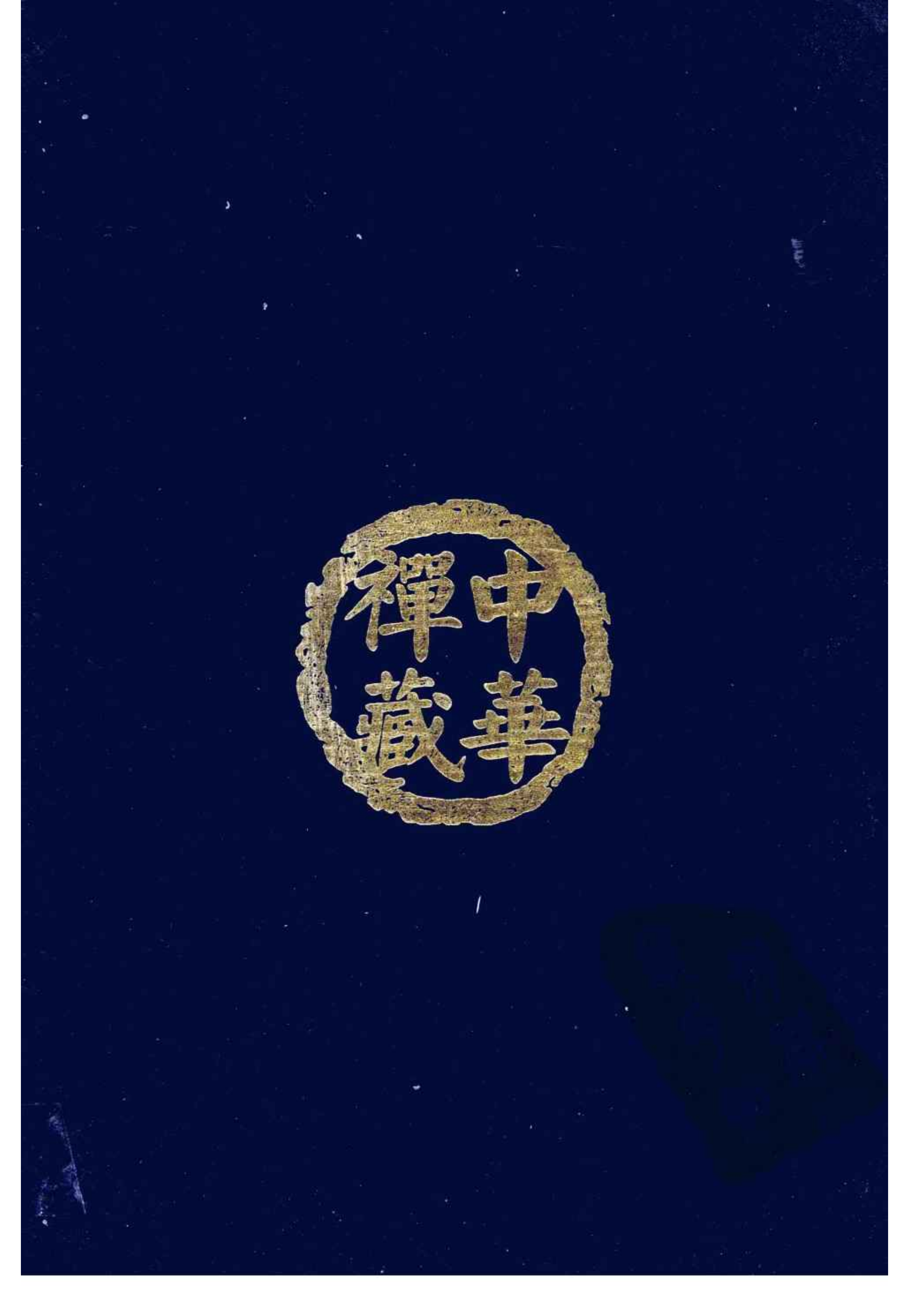

禪宗全書


中華禪藏

禪宗全書









藍吉富 主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禪宗全書／藍吉富主编．－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4.12
ISBN 7-5013-2602-9

Ⅰ.禪…　Ⅱ.藍…　Ⅲ.禪宗－文獻－匯编　Ⅳ.B946.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103681 號

責任編輯：王冠　于浩
封面設計：許冬麗



書名　禪宗全書（全 101 册）
著者　藍吉富 主编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 7 號）
發行　010-66139745，66175620，66126153，66174391（傳真），
66126156（門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河北三河燕郊古籍印裝廠
開本　880 × 1230 毫米　1/16
印張　4414
版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書號　ISBN 7-5013-2602-9/B · 108
定價　18000 圓

解　題

一、徑石滴乳集

編譯組

全書五卷。清．山鐸眞在編、石源機雲續編。主要輯錄徑山淨慈寺斷橋妙倫禪師派下諸祖的本緣及語要。由於斷橋妙倫爲無準師範的法嗣，故書中首列徑山無準師範禪師，接著以斷橋爲徑山第一世，收至第十七世，總計二百三十八人(除九名「語別見」者)。

依凡例所述，此書未竣，眞在即逝世，由嗣法門人機雲補輯完成。書中卷五收有眞在的列傳語要。

二、宗統編年

藍吉富

清．紀蔭撰。卅二卷。本書是一部收載釋尊時代至清初之間之禪宗史實的禪宗編年史籍。

作者紀蔭，清康熙時僧，住祥符寺。本書卷三十二末有光緒年間陸鼎翰後序，嘗略述其生平。並述其撰述此書之緣起及態度，其文云：

「(紀蔭)嘗以佛祖紀綱，宗師血脈，歷數千年來，記述之衆或體例未精，或徵采蹖駁，未足

爲千古正傳。……因博采經史釋乘，一仿朱子綱目體例，斷以周昭王二十二年，我佛降生爲始。迄國朝康熙二十八年，曰佛紀、祖紀、五宗紀。其自明萬曆四十三年以後，諸方之出處，附書年甲之下，曰略紀，以俟後之宗紀定而詳系焉。上下二千六百四十年間，紹述宗風之次序，授受法印之機緣，備及朝政興廢之有關釋氏者。淹貫翔核，融儒釋爲一貫。正其謬，闕其疑，自爲註，以發明之。謹嚴一遵史法。……當時以天童三峯二世，互相成褫，開悟來學。厥後子孫，各立門戶，分左右袒。……蔭雖三峯的裔，而中立無倚毗。」

陸氏後序所述內容，大體本諸此書卷前之凡例所載。茲據紀蔭此書之凡例內容。另擇要摘錄數則於次並略加說明。以見此書之特徵。（引號內文字皆凡例原文。）

一、「大道之統，歸於正宗。正宗之傳，統乎大道。故曰「宗統」。此所謂「宗統」，即宗門法統。以今語稱之，實即禪宗傳法系統，故此書可稱之爲禪宗法統編年史。

二、「佛法宗旨，隨機設化，編年紀事，據實徵時，其間紀註正變，一本紫陽綱目。他如五經、孔子家語、諸子、通鑑……。法門文字如釋迦譜……皆詳考合訂，不敢一字私涉臆見。」此可見紀蔭其書所受朱熹通鑑綱目體例之影響。其「不敢一字私涉臆見」之語，顯現其確有陸氏後序所說「謹嚴一遵史法」之治史態度。

三、「是編單紀宗紀，凡正傳宗統者，大書其嗣統示寂之年。昭法化也。支流旁出者，皆不具書。……諸方拈頌論議……切要者書之，否則不書。」

四、「……講律並書，儒道兼攝，昭宗統無外也。國政時事，有關宗統，須參考者，亦附書之。」作者此等態度，最切合今日治佛教史者之需要。由此亦可見此書與單述禪風之書（如五燈

嚴統）之不同。

五、「文獻俱闕，地異時遠，無從稽定者曰闕文。文獻並微，因時因事，不能無礙，未敢據定者，曰闕疑。自昔互有異同，至今確實考證者，曰考定。諸子百家別集中，參合可證者，曰別證。文闕獻微，據實准定，以俟後稽者，曰存考。」紀蔭此段有關史學方法之語句，實精闢之至。即衡諸吾國正統史學界，此等論調，實亦未多睹。於此亦可見吾國之佛教史學方法實不可忽，有大加整理之必要。

六、「迦文開宗垂統，為佛紀。迦葉以至黃蘗雲巖諸祖，紹統傳宗，為祖紀。五宗而後，承宗繼統，為宗紀。臨濟禹門、曹洞宗鏡，兩祖之下，諸方法化，正在繁衍，宗統未敢遂定。諸方之出處大略，隨年編至今康熙己巳，為諸方略紀。以俟後來補定。」

茲略誌全書大略如次：

卷一至二：佛紀。單紀釋迦牟尼佛事蹟。而未如五燈會元、嚴統等書之自七佛記起。此亦可見作者之別具史眼。

卷三至七：記迦葉以下之西天廿七祖弘法事蹟。

卷八至十：記達磨至慧能等東土六祖事蹟。

卷十一至十三：記南嶽、青原以迄洞山曹山，共十餘祖之弘化事蹟。

自卷三至十三，為祖紀。

卷十四至三十：五宗紀。記臨濟、曹洞、潙仰、雲門、法眼等五宗嫡傳諸祖之弘化事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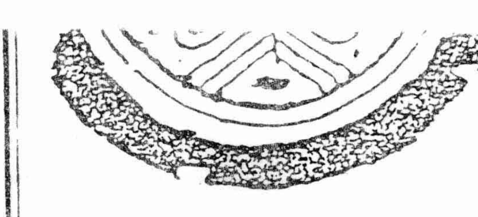
卷卅一至卅二：諸方略紀。記明萬曆四十三年以後，迄康熙二十八年間之禪門史實。

此書雖然僅記禪宗正統諸師之事蹟，然以甚具史法，故頗值今人參考。其書訂正舊傳禪宗史書(如「景德傳燈錄」等)之誤者多處。且有考定、有別證、有發明。故姑不論其成果是否爲必定可信，然能持此等史學立場，已迥非俗僧所能夢見矣。至其體例之依循「紫陽綱目」一事，吾人尤可依此以見儒家史學對佛家史學之影響。

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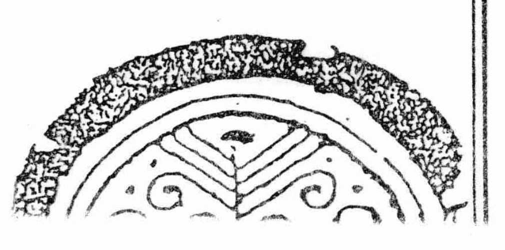
貳、宗統編年………………………九九

23



徑石滴乳集

清・山鐸眞在 編



序

徑石滴乳者山鐸在公所編道脈淵源之書也書垂成而在公脫去其得法門人石源雲公取而錄成之以彰先人之用以述宗統之全其編始自徑山探於曹石倉譚埽菴及錢牧齋三君子當萬曆啓禎之際天下皆知讀佛書而能遡派尋源惟三君子爲最悉三君子蓋親覩臨濟所書源流於徑山者也是時鼓獅絃者如林而袁了凡身受雲谷之祕悉大師自謂親得谷公鉗鎚博綜教典橫竪妙用如夢遊影響諸書未嘗不全提也故於雲居韶公有特覩焉或律以淑身或教以演義奚必人人豎拳而曰如來眞實妙義遂如此發明哉不知祕密眞機丞巳託之傳人藏之雪谷無事宣洩眞傍觀斯世之仰止矣余因讀雲公徑石滴乳而慨然有得於古人也楊岐踞臨濟之正宗應菴登金輪之正脈其始蓋寥寥其人而懸絲之緊惟超宗者得之何嘗板震而千人鉢鳴鐘動而食指雲下族鄧林之木不足供其杖材殫牝兕之種不能充其拂麈耶是編亦未必汗雪山之牛鏤刻亦未必盈雲藻之棟而讀其一語恍若霹靂之震天關識其德履捷若六馬之臨平坂直心顯然眞諦宛在大鑑之霧臨濟之祕非賴是書以發光哉誠宜貯之香囊書之樺皮直如親見斷橋面受徑山而無所疑貳矣非嫡承師乳而何能若是耶吾因有會於賢劫千佛之故也昔毗舍離城有千小兒執弓杖以亂其國王憂之小夫人知之於東樓上呼千小兒仰食其乳左乳放五百道右乳亦放五百道千小兒各各滿足皆知其母夫小夫人非眞兒母則千道之乳何能悉出惟千小兒各知其母各足其乳而千道之乳始爲眞滴也天下之闡揚法席者豈止千小兒哉要皆未得其母者也未得眞乳有左五百道右五百道在東樓間也時東城固有樓矣夫人懸兩乳以待千小兒矣或能於鏡交光處一承摩頂以入三摩地則徑石滴乳之刻吾知與正法眼藏羅湖野錄現無見頂相於眞丹世界矣山鐸在公之爲法門正統也石源雲公之爲師乳眞滴也惟具眼者自識之

旹

康熙二十一年十月初六日楚廣濟學人舒逢吉康伯氏題於東衙之黃牛院

徑山滴乳集凡例

一是書乃東林先師所彙集者。緣諸方燈錄於臨濟正宗斷續下諸祖或隱或現多有僅存傳法偈而法語機緣闕如者。因是博攷祖錄參以傳記合成全書集未竣而先師辭世存藁散失過半雲遷先志遍歷窮蒐凡遇一言半句宗眼圓明者靡不亟爲採入以完先師未了之願抑亦少盡小子繼述之職云

一燈以傳道統以繼脈道之不明統之不正先聖之所憂也先師之見法門之有壟斷憂深而慮遠故輯此書眞得憲章祖述之旨今刪繁取要詳略會同俾後之學者開卷而有得焉

一滴乳集單錄倫祖一派因諸方燈錄不以佛祖嫡傳慧命爲重專以我人私淑去取爲乖致令諸祖語錄行世者不多壽梓者亦鮮今詳採補入以補諸燈之闕略

一是書本爲流通宗眼第眞機兩竇各闡一方一時難以彙齊惟先得者先書後得者後紀未得者俟補

一諸錄載無盡燈伏牛理儀峯豢幻寄麻谿山清等於未詳者總未得其眞也今按諸公源流收彼本師之下俾知師承有在弗至湮沒

一性空聞下出月潭澄澄出鷲福愷愷出華山聞聞出天目定定出浮山智智出妙峯理其嗣裔久闕雲實不及採集俟補

一黃檗有諸書收在未詳惟弘覺緣於大休隨下雲閱大休錄見有公叙曰師於嘉靖二十一年示寂越二年而余始生又越十八年方始行脚至四十五歲方得打開夢眼云云據此有公雖得大休心印實未謀面是書亦復收於未詳不敢漏入正宗以紊統系也

一鷲湖心燈錄載之未詳其載機緣與蘭風華山錄內機緣相符據此則師承昭著何得云爲未詳但

鷲湖示寂後遂嗣者不收

黃州石門後學　機雲　識

徑石滴乳集目錄

今國本文作繇

太虛圓禪師

荊山理禪師法嗣

潙山方溪清禪師

伏牛天禪師法嗣

金臺空幻大覺禪師（不列章次）

了禪能禪師法嗣

法幢金禪師　昭覺竇藏通禪師

天寧宣禪師法嗣

牛頭吉菴祚禪師　徑山天才英禪師

翠峰山禪師法嗣

伏牛文若斌禪師（不列章次）

東方裕禪師法嗣

碧峰天運顯禪師

徑山潛禪師法嗣

碧峰道瑩瑛禪師　巽殿登禪師

寶峰柔禪師法嗣

育王傑峰遜禪師

徑山下第十世

◎振宗本支
徑宗接

天目進禪師法嗣

東塔野翁曉禪師

棲霞昇禪師法嗣

石門無盡海禪師

巫山松禪師法嗣

斗峰古音琴禪師　白雲寶明鑑禪師

西宗慶禪師法嗣

大千照禪師（不列章次）

鷲福澄禪師法嗣

天成無聞性愷禪師

石門濱禪師法嗣

石門佛勤宗紹禪師

萬峰方禪師法嗣

靈鷲中峰素禪師

斗峰高禪師法嗣

三角東巖喜禪師（不列章次）　西林無相頂禪師（不列章次）

金臺覺禪師法嗣

太平璉振宗禪師　徑山萬松林禪師

徑山下第十二世

敬畏空禪師法嗣

徑山無幻性沖禪師　祇園性曙和尚（語別見）

駱懶翁居士（有言志錄行世）

雲谷會禪師法嗣

曹溪憨山德清禪師

龍池聞禪師法嗣

天目闋風眞定禪師　鵝湖□□禪師

伏牛理禪師法嗣

佛巖不二眞際禪師

徑山下第十三世

徑山沖禪師法嗣

徑山南明慧廣禪師

天目定禪師法嗣

浮山朗日智禪師

佛巖際禪師法嗣

妙峰登禪師　白虎如幻禪師

白馬儀峯方彖禪師

徑山下第十四世

徑山廣禪師法嗣

普明鴛湖妙用禪師

浮山智禪師法嗣

妙峰徹庸周理禪師

白馬彖禪師法嗣

天臺聞谷廣印禪師

第五卷

徑山下第十五世

普明用禪師法嗣

雲峰衡石悟鈞禪師　金明介菴悟進禪師

永正一初悟元禪師

徑山下第十六世

金明進禪師法嗣

栢山素弘眞理禪師　萬年夢堂眞倪禪師

安化世高本則禪師　金明東殿璨禪師

妙峰素頴堅禪師　三角古壁文禪師

三埨主峯法禪師　金明晦巖炯禪師

三角天峰性禪師　　金明別傳化禪師
海月天殷啓禪師　　繡雪宦陳修禪師
衡山範禪師　　雲門旣白旭禪師
承天時現曇禪師　　高峰雪子淨禪師
東林山鐸在禪師　　鶴菴竹菴衍禪師
三塙妙雲雄禪師　　友可鐵容玄禪師
甘露逾祖覺禪師　　牧園企賢淸禪師
竺山呪菴證禪師　　龜巖豐上座
夢菴書記　　報恩松岫源禪師
太平素巖智禪師　　翠峯斐公琦禪師
玉芝玄暉性禪師　　普明雲菴量禪師
蓮花尼可度琛　　明心尼佛音戒
空諸羅居士　　約菴施居士
牧公謙大士　　道耕田居士
眞和陸居士　　眞慧陸居士
汝諧卜居士　　眞毅朱居士
振聲許居士　　眞寄李居士

永正元禪師法嗣

報本冲默開禪師　　東溪斷愚智禪師
耿惟眞藏禪師　　法雨行洪禪師
寓庵禪師　　永正通濟上座
杲如證菴主

徑石滴乳集卷之一

清　嗣祖沙門江州　眞在　編
嗣法門人齊安　機雲　續

大鑑下第二十世臨濟第十六世

杭州徑山無準師範禪師。劍州梓潼雍氏子。九歲依陰平山道欽出家。經書過目成誦。紹熙五年冬登具。明年夾成都坐夏。正法遇瞎堂高弟名堯者。請益坐禪之法。堯曰。禪是何物。坐底阿誰。師晝夜體究。一日於廁提前話有省。

石門雲曰。首座善舞太阿。使百尺竿頭做伎倆。底一見便能死盡偷心。乾坤別搆。所謂心不負人。面

無慚色

師謁育王佛照。照問何處人。師曰劍州。照曰帶得劍來麼。師隨聲便喝。照笑曰者烏頭子也亂作

破菴住秀峰。日有僧入室。菴打逐至法堂。時師解曰禪和家爭禪亦常事耳。菴曰豈不聞道我肚饑聞板聲要喫飯去。濟師聞不覺汗流夾背

破菴爲靈隱第一座。師復從一日同遊石筍菴。有道者請益曰猢猻子捉不住乞師方便。菴曰用捉作麼如風吹水自然成紋。師在傍大徹

東林在曰。城門失火殃及池魚

牧雲門頌曰。城門失火臭烟薰。殃及池魚邑盡焚無處更求三尺水。好看振鬣上青雲

南澗問頌曰。氣飲長虹已食牛。血漫漫地照人愁因風吹火無多力。春滿皇都四百州

南嶽際頌曰。眉間霜劍倚天寒。試展鋒鋩海樣寬石筍路逢沽酒店。三杯兩盞破愁顏

石門雲頌曰。霜飛六月禍私門。殃及平民已覆盆南北東西無處去。一拳打破鐵崑崙

破菴付師法偈曰。我若不見時。汝應不見見。見見非自心。自心常顯現。未幾破菴過天童掃塔。師偕往復拉月石溪同遊台雁。至瑞巖雲巢。留師分座。夜夢偉衣冠者持把茆見授。翌日明州淸涼專使至。師受請入院。見所伽藍神茅其姓。衣冠與疇昔所夢無異。陞座開法一香供破菴。三年遷焦山。期年遷雪竇。又三年被敕移育王。又三年嵩少林散席。徑山朝命以師補處。明年寺燬。師逆知其數。不動容經意。是年冬十月有旨召入內廷。上御修政殿引見。師奏對詳明。上爲色動。賜金襴僧伽衣。又宣入慈明殿陞座說法。帝垂簾而聽大悅。賜號佛鑑禪師。三年寺成。閱六年復燬。而多助雲至。不數年復還舊觀。去寺四十里。築室百楹接待雲水。額曰萬年正續。正續西數百步。結菴一區。爲歸藏所。上建重閣。祕藏先後所賜御翰。歛室東西偏奉祖師與先世香火。遇始生日爲飯僧佛事以贊冥福。蓋蜀乳師之先祀遂絕。祠奉以旌孝慕。上聞嘉歎

上堂。名不得。狀不得。取不得。捨不得。只麼得。且道得

箇甚麼三人證龜成鼈

問石梁頌云滚滚紅珠非眼血紙灰染作花蝴蝶

自從夢斷識莊周亂撒金錢飄黃葉

上堂若論箇事直是省要易會多是諸人自作艱難自作障礙所以尋常東廊西廊見諸人和南問訊山僧便乃低頭相接其實無他只要諸人識得長老是西川隆慶府人氏若識得便與諸人打些鄉談說些鄉話如今且未說你識得長老且各自知得自已鄉貫還知麼明州六縣奉化入鄉

上堂五峰門下百種全無禪床迫窄堂供蕭疎脚下踏著底破磚頭碎瓦片面前擡見底王獨獠李麻胡恁麼薄福住山眞箇孤負先哲良久雖然如是更點分明

上堂一夏已滿無事不辦遂府盃盂功州磁碗

淳祐戊申秋師築室明月池上榜曰退耕乞老于朝而舊疾適作己酉三月旦日陞座謂衆曰山僧既老且病無力與諸人東語西話今勉强出來將從前說不到的盡情向諸人抖擻去也遂起身抖衣曰是多少便歸方丈

十五日集衆區畫後事親書遺表及遺書十數言笑如常其徒以遺偈爲請師執筆書曰來時空索索去也赤條條更要問端的天台有石橋偈畢移頃而逝

東林在頌曰戰罷雄風笑倚樓虎頭虎尾一齊收

時人不諳風雲色腦後還絶觔解羞

停龕二七日上遣中使降香賜幣奉全身塟於正續之側塔曰圓照

徑山下第一世臨濟下十七世

徑山範禪師法嗣

台州天台國淸寺斷橋妙倫禪師姓徐台之黃巖人母劉氏夢月而孕年十八於永嘉廣慈院落髮見谷源於瑞巖聞麻三斤話有疑一日謁雲居見山堂偶閱楞伽至蚊蟲螻蟻無有言說而能辯事處頓省師往雪竇參佛鑑鑑以狗子因何有業識令師下語凡三十轉不契師曰可無方便乎鑑擧眞淨頌曰言有業識在誰云意不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師竦然良久忽聞口聲通身汗下於是脫然契證

中疊下疑脫疊字

徑山進頌曰。漏屋恰逢連夜雨。更多愁霧鎖柴門。
忽然雲盡孤輪湧。疊青山揷遠層
一初元頌曰。頂門一擊汗如油。捉敗當年老趙州。
自是黃河連底竭。一番驟雨一番愁
天巖啓頌曰。用盡機關欲斷窮。板脣一擊頂門通。
推開碧落松千尺。放出金烏子夜紅
藕菴衍頌曰。三春鶯囀綠蔭叢。漁父從容滑水東。
畢竟有貪香餌者。此來喜不泯施功
龍門性頌曰。陣雲角曉怒風號。蟻穴珠穿戰愈高。
欲遁賊身無處去。一回躍馬便衝霄
護國鐸頌曰。錦衣公子醉田家。倚檻披襟看落霞。
忽爾風翻荷葉動。池心獨露一枝花
石門雲頌曰。相逢把手御街遊。歷亂春光四百州。
電尾電頭通一線。黑風翻轉釣魚舟
佛鑑付師法偈曰。眞理直如絃。何言復何默。我今善
付囑。表心本無得。鑑移育王。師皆分座祇園。還瑞岩。
後住淨慈。室中嘗擧萬法歸一。以驗學者。凡下語不
契。即趁出。高峰於此打失眼睛

徑山進曰。斷橋老漢固是婆心。不免教壞人家男
女。高峰雖然打失眼睛。要且恩大難酬。金明要問
大衆。如何是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月似彎弓。少雨
多風
東林在曰。古佛垂慈血心片片。如慈明置劍。秘魔
擎叉。臨濟入門便喝。德山入門便棒。種種施設。要
人死盡偷心。不落透路。瑞岩慣設虎穽牢籠天下。
高峰如此打失眼睛。大似平地撞彩。要且不識萬
法歸一
徑山廣頌曰。侵晨出去晚頭歸。赤脚蓬頭滿面灰。
無底鍋燒無米飯。臭烟烽焞觜尖吹
上堂。德山低頭。夾山點頭。俱胝竪起手指頭。玄沙築
破脚指頭。拈拄杖曰。都來不出山僧拄杖頭。何以見
得。卓拄杖曰。一葉落天下秋
希覺銳曰。德山低頭刻舟求劍。夾山點頭剜肉作
瘡。俱胝竪起手指頭。栽角呼牛。玄沙築破脚指頭。
因誰致得。大衆要會。教忠拄杖頭。麼孤月照臨山
嶽。評幾多人□此中休

牧公謙頌曰口奇與百怪只在一毫端拈却毫端看霜花六月寒

讚夫峻頌曰幾座畫閣瓊樓數條花街柳巷從頭說與遊人總在長安市上

濟北弘頌曰西風昨夜到梧桐零落名園思未工婦婿直教歸未得幕簾斜對蓼莪紅

龍門淵頌曰細雨斜風一葉舟渠儂逞俊不知休一聲牧笛傳幽谷紅蓼汀前起白鷗

上堂舉雲門示衆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彩山因緣頌曰隱隱烟村聞犬吠欲尋尋不見人家忽逢橋斷溪迴處流出碧桃三四花

上堂舉慈明室中插劍一口草鞋一雙水一盆因緣頌曰百花叢裏鞭過俊逸風流有許多未第儒生倫眼覷滿懷無奈奮愁何

上堂荊山有玉獲得者不在荊山赤水有珠拾得者不在赤水衲僧有無位眞人證得者出入在面門驀拈拄杖曰會麼幽州江口石人蹲

上堂舉達觀穎示衆七佛是性隸萬法是心奴且道主人翁在甚處自喝曰七佛以下出頭又自諾曰各自祇候師曰喚七佛爲性隸指萬法爲心奴達觀自謂有出身路及乎自喝自諾又是奴隸邊事主人翁何曾夢見在大衆要見麼以拂子拂一拂曰曉來一陣春風動開遍園林百樣花

涗堂闇參師問臨濟遭黃檗三頓痛棒是否曰是師曰因甚大愚肋下築三拳曰得人一牛還人一馬師頷之闇禮拜

師一日入堂見闇危坐屹然師向耳邊吹一吹闇張眸視師欲言師震聲一喝闇後謂衆曰佛法不是小可昔被淨慈一喝只得魂飛魄散

臨終集衆入室作書辭諸山及魏國公公饋藥不受又遣人問曰和尚生在天台因甚死在淨慈師曰日出東方夜落西書偈而化

金明旭曰淨慈恁麼答話未免俗官看破

宜林能別曰不恁麼答亦被俗官看破

徑山下第二世

天台倫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方山寶禪師。潭陽葛氏子。隨父宦遊。一日
于杭之淨慈飯僧。偶閱六祖壇經。恍如舊習。乃舉黃
梅衣鉢因緣。問翚禪師。既不會佛法。爲甚又紹祖位
翚曰。不但祖師。大有人不會佛法。亦紹祖位。師曰。和
尚還紹祖位否。翚曰。若紹祖位。卽會佛法
　黃龍無上禰和尚曰。大小淨慈。答話不了
　劍叟是曰。淨慈大似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佛鑑孝韶住徑山。師與天界日等。結侶往參。盡得旨
要。一日忽疑興化四方八面來話。遂請益佛鑑。鑑曰
老僧不能爲汝說。汝但自看。師請益至再。終不爲說。
指參石橋。師禀命至彼。罄其機用。橋皆不諾。師猛力
參究。請益至十一度。一晚危坐。忽覩燈光面前豁然
次早入方丈。橋曰。子捉賊也。師禮拜曰。賊已收下。請
和尚驗贓。橋舉萬法歸一。師答。橋亦不肯。齋後普請
師手忘所舉。橋驀拈竟根示曰。是什麼。師乃大悟
　圓通究止參和尚落堂。舉石橋拈竟根方山大悟
　因緣問。復且你道。得力在甚麼處。且曰。方山在佛
鑑得體。石橋得用。如風吹水。自然成紋。若謂悟在
竟根。則埋沒先代參深肯
　徑山進頌曰。竟根拈起骨毛寒。好肉無端累灸瘢
　悟得單傳眞祕訣。風前總是活人丹
　東林在頌曰。抵死攀鞍不肯休。平原奪鼓覓封侯
　路傍藥餌纔拈起。化作神仙上酒樓
　石門雲頌曰。洗淸凡骨躍龍門。振鬣揚鬐鼓要津
　那畔不棲無影象。從教寶藏自甘貧
樵村師法偈曰。本無迷悟人迷悟。自家討記得少壯
時。而今不覺老。卽繼橋席。凡僧入室。輒竪拂子曰。是
甚麼。僧擬議。直打出。二十年少有契其機者
　黃尖顚戟易禪師曰。古人門庭。恁麼施設。近時搖
　尾乞憐。惟恐饑不解。腥臊不來臭
　石門雲曰。祇如師。僧家識得拂子。又作麼生。良久
　彈指一下
　金明旭拈。石門語識得拂子。買草鞋行脚
無盡燈參師。竪拂子曰。是甚麼。燈亦曰。是甚麼。師曰
與我除却四大洲道一句。燈從東過西。師垂左足。燈
從西過東。師垂右足。燈近前叉手而立。師以拂子便

打燈禮拜

金明旭曰禮拜卽得要且不識拂子

無盡問達磨西來未審傳箇甚麼師曰你道東土人曾少甚麼盡曰既不少神光爲甚立雪斷臂師曰止圖破家蕩產盡於言下大悟

僧問曹溪水派派朝東瑞巖水爲甚流向西師曰上座好惡不識曰此來問水答好惡不識那師曰瞎漢果然不識便打　問如何是佛師曰逃人犯夜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正抓著我癢處　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八角磨盤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八角磨盤空裏走

結制上堂爆烈燄于大千界內直下片雪飛舞舉鉗鎚于妙密場中就裏點鐵成金赤沙灘上枝林山中箇箇飡砒霜飲鴆毒冰稜上走劍刃上行所謂鑊湯無冷處汝等抱定枯樁守住死灰何日豆爆西菴今日爲汝爐內添炭好著精彩

上堂橫按拄杖顧視大衆曰彼此彼此便下座

上堂諸聖情存見網難透不立階級曠劫無門般若之智常明眞如之體獨露諸方學者心地不明皆因邪師雜糅如鸞作鷄似蚍戀窟自謂到家不肯見人間有聰明意識卜度儱侗眞如顢頇佛性誠可憫哉

師住瑞巖常設三問以驗學者曰眞正出格高流如良馬見鞭影而行中下之士何堪□糞□□□□□撐鐵船過海底人爲甚麼向針孔裏叫屈

髻珠囑月恒和尙頌曰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

既是臨濟大師爲甚入拔舌犁耕

石門雲頌曰澄潭無水月無緣滿載嬋娥醉碧天徹垢偶趨金殿過橫身帶惹御爐烟

玉峰乾頌曰邊霜昨夜墮關榆吹角當城片月孤無限塞鴻飛不度秋風吹入小單于

那邊不立者邊不行截斷中流爲甚不住

黃尖鈫頌曰半夜回舟入楚鄉月明山水共蒼蒼孤猿更叫秋風裏不是愁人亦斷腸

護國鐸頌曰直下全提殺活該聲前無路出塵埃海門迸出金星子萬象森羅吼似雷

師一日爲衆挂牌入室垂語曰南泉斬却猫兒時如
何衆下語不契適有一僕在傍曰老鼠做大師笑曰
好一轉語只是不合從你口裏出
全眞請上堂千斤石磙水上浮四兩葫蘆沉到底火
燒狗尾猪頭焦南辰竄入北斗裏
至元元年正月初七日書偈曰來無一物去無一物
盡却今時虛空鐵橛擲筆而逝
南華永宗本禪師頌船子公案笑中棄却竹林寺將
謂華亭有許多窮性命於橈下喪看來成敗自繇何
雪山法鑾禪師臨終謂衆曰老僧有一件事天來大
諸人還識麼維那曰不識師推出枕子曰者箇壍便
化室中異香經時不散
絕象鑑禪師頌洞山不安洞山有路透雲巖絕處教
通到者難拄杖頭邊開活路方知不隔一毫端
竹屋簡禪師頌鼓山聖箭靑童雙勒玉驄嘶淡白春
衫綠帶圍半夜歸來花底月金鞭敲落亂紅飛
藏室會珍禪師頌洞山辭雲巖掘起藍田一坐墳珊
瑚瑪瑙合糚成驢駝馬載休云寶禍及兒孫盡滅門

僧問臘月火燒山意旨如何師曰徧尋無莖草
竹山如圭禪師脫略異常一日遊佛殿聞風吹殿角
鈴聲倚杖脫去荼毗得舍利無數塔於佛殿之陰
徑山下第三世
瑞巖寶禪師法嗣
台州天台無見先覩禪師台之僊居葉氏子也宋咸
淳乙丑五月六日誕師少而資性穎秀嗜讀書過目
成誦父一日會沙門善公過而識之曰此法器也宜
毋滯鄉里率敬信善許諸遠冠從古田屋和尙薙染
於郡之天寧登具俾歸侍司旦夕以此道策進參方
山於西菴師問如何是佛法大義山張口吐舌示之
師罔措山以拄杖趂出往參天封珍理前話未竟珍
亦打復返西菴途中把滑有省及見山山問汝返何
速師曰和尙此時打某甲不得山曰天封與你道甚
麼師述途中因緣山又打
惟範琪曰方山與麼提持可謂烜赫古今華頂若
非臨濟兒孫幾乎打破蔡州
石門雲頌曰一箭西沉勢已危更加一箭破重圍

幾多撥剌生擒者猶把弓梢伴酒巵

師築室華頂精苦自勵因作務次渙然頓釋所疑往西菴呈解山一見契之乃付偈曰此心極廣大虛空比不得此道只如是受持休外覓

調寶和頌曰九轉靈丹仍化丹紫霞籠壁衆星攢壁開金鼎火光噴傾出直教天地寒

萬峰蔚久侍座下師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蔚進前問訊叉手而立師曰如何是道蔚曰道無可道師曰不道有不道箇甚麼蔚曰正要和尚疑著師曰疑著即錯蔚曰不疑亦錯師便喝蔚亦喝師曰言無再響蔚拂袖而出

示衆風冷冷日杲杲薝蔔花開滿路香池塘一夜生春草堪悲堪笑老瞿曇四十九年說不到阿呵呵拍禪床一下

上堂若論此事三世諸佛一大藏教詮註不及天下老和尚拈提不起直饒有傾湫之辯倒嶽之機一點也用不著諸仁者饑則喫飯困則打眠熱則乘凉寒則向火一一天眞一一明妙倘得踏步向前論禪論道誤將魚目爲珠錯認橘皮爲火不見道大機須透徹大用須直截不識東家孔丘翁却向他邦尋禮樂卓拄杖曰錯復學龐居士問馬大師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馬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士有省師頌曰一口吸盡西江水鷓鴣啼在深花裏縱饒直下便承當何啻白雲千萬里

小參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夢裏求形水中捉月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捕得老鼠打破油甕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彼自無瘡勿傷之也無計較中翻成計較無途轍中翻成途轍殊不知屠房酒肆全彰古佛家風鬧市紅塵顯出祖師巴鼻若也舉一明三目機銖兩何啻白雲萬里嗄花開花落任風吹自有淸香滿天地

示徐直翁長夏粮以同居殿閣松下一語一默喜不自勝且道與古人夏中不聞正因兩字是同是別請直翁下一轉語機先著眼未是俊流昔汾陽參七十餘員善知識後見首山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山曰龍袖拂開全體現汾又問師意如何山曰象王行處

絕孤踪汾陽於此大悟禮拜起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傍有僧曰汝見什麼道理便乃自肯汾曰正是我放身捨命處看他古人終不肯自小結果參禪縱有所省若不見人謂之擬禪悟迹不除翻成籠檻一切處爲之禁制坐在勝妙界中前輩謂之鶻臭布衫最難卸却更宜審諦第一不得向黑山下鬼窟裏作活計第二不得向急水上打毬子四威儀內急切用工驀然撥破面門元來只是舊時人更無絲毫爲障爲礙言多道遠勉之

元統甲戌五月一日遺誡汝等出家當行出家之行當念四恩難報信施難消努力以道爲重不可虛度時光常住十方僧物爲老病故毋得競爭人我增長無明鬪搆是非戒之愼之來日領大衆早爲焚化不須剃頭不用洗浴一爐猛火千足萬足

初二日辭世偈云現成句子不妨舉似虛空撲落須彌起舞奄然而逝壽七十臘五十即以卒之九日荼毗斂舍利建塔於寺西諡妙明眞覺禪師之號塔曰寂光

杭州鳳山一源靈禪師參方山於瑞巖充堂司一日入室請益趙州勘婆子話有省後住鳳山上堂舉世尊陞座文殊白椎公案師曰世尊已是錯說文殊已是錯傳新鳳山今日已是錯舉會麼字經三寫烏焉成馬

明州松巖秋江元湛禪師久從絕象遊後參方山得旨偶遊明之松巖愛其清勝不忍去遂趺坐石上俄有二虎踞坐其側若護衛狀師命之伏枕其背熟睡山民異之即其處搆精藍以居之師不涉世事法施之外猶如也將化則衆就龕說偈曰洗浴著衣生祭了跏趺晏坐入龕藏花開鐵樹泥牛吼一月長輝天地光復爲衆曰十五年後寺當火啓龕則火可止至期果然衆亟開龕師神色如生爪髮俱長

天台上雲峰無盡祖燈禪師四明王氏子參日溪誨公於天寧問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乞賜指示溪曰十二時中密密參究忽然觸著卻來再問師抗聲曰無常迅速生死事大語未終溪便喝師遂禮拜溪曰見何道理便爾作禮師曰開口即錯溪頷之尋參方山

得法卓錫上雲峰。影不出山五十年。
洪武二年二月八日示微疾。夜將半。顧左右曰。天向
明乎。曰未也。或曰。和尚正當此際何如。師破顏笑曰。
昔德山坐疾。僧問。還有不病者麼。德曰。有。曰如何是
不病者。德曰。阿哪阿哪。師良久曰。如此喚作病得否。
衆無語。師曰。色身無常。早求證悟。時至吾將去矣。侍
者執紙求偈。師曰。終不無偈。便未可死耶。侍者請益
堅。乃書偈曰。生滅與去來。本是如來藏。撥倒五須彌。
廓然無背向。投筆端坐而逝。
丁居士素以針工在方山座下。久之。冀明本分。山惟
東敲西擊。間毀罵諸方。凡有言說。皆流俗鄙士。老僧
不欲以惡毒中汝。丁一日剔琉璃有省。書偈呈山。提
起提起。放下放下。者點光明。照天照地。山喜其行業
淳素。乃印可之。

徑山下第四世

天台觀禪師法嗣

處州福林白雲智度禪師。姓吳。郡之麗水人。年十五。
從假禪師剃髮。深習禪定。徧參無有可其意者。復還
里之白雲。就澄禪師故基築室居之。後訪淨慈西峰。
俱不契。晚侍無見。問西來密意未審如何。見曰。待婆
羅峯點頭。即向汝道。師以手搖拽擬答。見便喝。師曰。
婆羅峰頂。白浪滔天。花開芒種後。葉落立秋前。見曰。
我家無殘羹剩飯也。師曰。此非殘羹剩飯而何。見頷
之。師禮拜。
宜林能曰。當日無見祖翁。推倒華山。壓殺赤縣神
州三百八十四家人。直教巨靈擡手不及。而今學
揚臨濟宗旨。石橋綱要。教他百千萬億婆羅峯一
齊點頭。猶未許他。何故。換骨洗腸重整頓。通身是
眼更須參。
石門雲頌曰。張鷟踏碎崑崙頂。雲鎖懸河凍鎖津。
劫外長風幸有在。一時吹綻上林春。
金明旭頌曰。泣發窮途逢驟雨。攀皷抵死到長安。
隴頭凱奏神明府。萬國山河一統看。
見付師偈曰。至大是此心。至聖是此法。燈燈光不差。
了此心者達。師辭見。囑曰。昔南嶽受大鑑記莂。後得
馬祖。授以心法。針芥相契。不在言多。勿掉三寸舌詮

人須眞正見解著于行履方爲報佛深恩耳師偑服久之復往長沙見方普雲居謁小隱大至正甲午還福林尋主龍泉普慈遷武峰太守何密菴參師學白雲謂五祖曰有數禪客自廬山來皆有悟入教伊說亦說得有來由舉因緣問伊亦明得教伊下悟亦下得祇是未在既有悟入因甚未在菴微笑師曰五祖道了因茲出一身白汗便明得下載清風你作麼生菴拂袖便行師曰居士且仔細菴更不迴首

復且問圓通白雲舉下載清風密菴拂袖便行意作麼生通曰你如何會且曰莫是他放捨身命處麼通曰如是如是

栢山理頌曰尋得桃源好避秦無端却被賊來侵而今匹馬溪前過敗國亡家恨轉深

東林在頌曰一曲平沙鋪落雁陽春白雪卒難和子期去後無知已消得枯桐恨幾多

洪武己酉詔徵天下高僧建法會於蔣山師應詔會事解嚴由京口過虎丘禮隆祖塔轉至杭州州人奉居虎跑秋趨華頂庚戌春示微疾仍還福林沐浴更衣索筆書偈曰無世可辭有衆可別大虛空中何必釘橛擲筆而逝荼毗舍利五色塔于院西世壽六十七臘五十三

鏡堂古禪師法嗣

平湖則中庋禪師上堂結制來天陰四十日今朝晴明好曬眼雖然臂肘不向外曲諸人分上也要檢點分明

上堂秋水潔秋雲白秋到梧桐風瑟瑟江上芙蓉落彩紅幾人夢斷識莊蝶

徑山下第五世

白雲度禪師法嗣

金陵天界古拙俊禪師松陵人少有神聰日記千言蒐窮羣典則曰吾儒風規之儀老莊幻化之術惟佛性義理智海淵深吾實不欺若欲窮諸玄歸妙悟眞宗無如禪道年二十往越州日鑄寺祝髮遍扣諸方不能灑脫遂結伴歸里立限壁觀九年每三年然一指歷然三指一日忽然瞥地聞白雲門風孤峻學者罕入其室師欣然往謁雲一見器之卽留首衆

師一日請益從上宗旨。雲上堂擧世尊拈花。平地骨堆。迦葉微笑。忍俊不禁。一俱翻成特地。師豁然大悟。以手搖曰。止止。雲擲拂子下座。師隨入方丈。雲詰之曰。你適纔見箇甚麼便與麼。師曰。若有見可見。則辜負和尙了也。雲深肯

東林在日。當門按劍。魔佛形消。毒鼓一撾。人天膽喪。其間聲不死者。原不在數。如風穴上堂。擧世尊以靑蓮目顧視大衆。乃曰。正當恁麼時。因緣首山瞥爾自肯。又潙山撥火。洞山觀影。俱皆聞聲即喪。古拙纔問從上宗旨。遂白雲輕輕撾動毒鼓。便解分身塵刹。得非靈丹九轉乎

石門雲頌曰。水晶宮出水晶水。太液池翻太液波。一夜好風吹不足。天明無奈雪深何

顯戟易頌曰。多年故舊忽相逢。逞與登樓話熱衆。最是一般難訴處。垂垂珠淚透心紅

白雲付師法偈曰。心中有自心。法中有至法。我今可付囑。心法無心法。衆欲推出世。師遁跡出山。留偈曰。半載相依唱祖機。幾番談道奉嚴威。出山便說臨時路。又是重添眼上眉。昭光殿經三十餘年。有平生最愛隈巖經三十餘年懶迸逆之句

師住南極日。單擧無字勘驗來學。諸方時號南無字。洪武間奉旨剃度千僧。至繁昌八峰山。衆請東婁山開堂。普說示衆。禪之一字。亦是强名。云何日參。在信而已。擬議即乖。開口即錯。若是發心不眞。志不猛利者。邊經冬。那邊過夏。今日進前。明日退後。久久摸索不著。便道佛法無靈驗。却向外邊記一肚抄部。如臭糟甕相似。是者般野狐精。直饒到彌勒下生。有甚交涉。眞正道流。若要脫生死。須透祖師關。祖關透。生死脫。不是說了便休。要將從上諸祖做箇樣子。趙州老人四十餘年不雜用心。爲甚麼事。長慶稜公坐破蒲團七箇。爲甚麼事。香嚴老師四十年方成一片。爲甚麼事。乃至歷代眞實履踐。克苦勵志。爲甚麼事。山僧今日口喃喃地。引古驗今。爲甚麼事。諸禪德。既有從上不惜身命。積功累德。妙悟親證的樣子。何不發大勇猛。起大精進。對三寶前深發重願。若生死不明。祖關不透。誓不下山。如是發願之後。截斷千差路頭。不

與萬法爲侶向長連床上七尺單前高挂鉢囊壁立千仞寬立限期急下手脚盡此一生做教徹去若辦此心決不相賺我今爲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

上堂八峰今日披毛戴角銜鐵搭鞍負五須彌遊四大海無處藏竄性命總在諸人手裏幸是可憐生若是箇平分風月把守封疆底自不走作直須者裏一拶粉碎

上堂魚躍於淵不能躍於階級之上太末蟲到處能緣不能緣於火燄之上衲僧家超佛越祖腰包天地鼻孔一缺不能補滿良久曰又爭怪得

上堂龍興海底浪湧山頭不疾一刻不遲一刻石火電光捫不及卒風暴雨避不及有般漢向者裏橫拖倒拽未免犯手傷鋒殊不知一聲霹靂青霄外雨霽雲收片月孤

上堂南方火爐頭有箇無賓主話至今三十年無人舉著趙州恁麼道已作屎臭氣諸人還撩起便行劍刃上走麼徧地橫屍直下免得麼八峰今日爲汝等据示去也汝等也須自救一半

少塔疑奉

永樂丁亥復奉旨天界一日示疾書偈曰兀兀突突運運騰騰都來打碎徧剎偏塵擲筆瞑目而逝塔全身塔於八峰山

徑山下第六世

天界俊禪師法嗣

普州道林月幻無際明悟禪師別號蚕骨蜀之安岳通賢鎮莫氏子年二十出家請益老宿坐禪之要後往樓山訪淸菩薩淸誨以趙州無字話師乃縛竹爲菴研勵無懈四指大書帖亦不顧只是拍盲做鈍工夫西江悟首座指參天界客無念過松隱咸皆稱賞其志及見白雲雲擧萬法歸一問師師答雲乃喝出一晚經行廊下雲入堂遂擒住曰大衆快將火來老僧擒下一箇賊師曰是家內人雲以手掩師口曰如何是家內事速道速道如是有省

宜林能頌曰大冶紅爐烹佛祖規模鎔盡片時間歸來古路橫秋色拄杖消飛日月斑

石門雲頌曰風來赤水珠含碧月到藍田玉吐光策馬巫山十二峽一聲猿斷九回腸

白雲一日謂師曰八峯汝師也毋宜滯此師返八峰峰曰還我照用來師曰若有照用即成障礙峰曰者斷著空佛也救不得師曰有無俱寂滅空佛悉皆非峰謂侍者曰者僧有福德相拈拄杖靠椅坐命師供說行脚師爲直敘峰曰你且去我不知你者樣工夫

師一日復上方丈峰震聲一喝拈拄杖作打勢師呈身就棒峰曰我棒頭有眼不打你者般死漢擲拄杖便出師拱立不動峰復還坐驀劄問曰大地平沉你在甚麼處師曰全露法王身峰曰萬法歸一一歸何處速道速道師曰不道峰曰因甚不道師曰亘古亘今峰曰亘古亘今且置你在西川什麼物恁麼來師良久峰曰啞子得夢向誰說

一日峰爲師更號無際師曰恁麼則無際亦未在天下老和尚盡向者裏成道歷代祖師盡向者裏成佛即今有說佛說祖底出來盡教遣出門去不如某甲者裏齁齁打睡峰笑曰者漢此後不受人瞞去也乃付偈曰一道不心光三際十方明何如明白中有明有不明

向誰說

師辭峰曰路逢達道者不將語默對將甚麼對師曰劈面攔腮掌擬議便劫渠峰曰子深得大機之用師出世道林

古庭參師曰子將從前做工夫處親似一遍庭實供說至見諸處叉手默然師曰子見諸處如何與我不同庭以兩手大展曰者箇非別師曰者箇還著言句也無庭曰實無一字師曰只此無一字處吾爲汝證明已竟

楚山參師曰數年來住在何處山曰我所住廓然無定在師曰汝有何所得山曰本自無失何得之有師曰莫不是學得來者山曰一法不有學自何來師曰汝落空也山曰我向非我誰落誰空師曰畢竟若何山曰水邊石出雨霽雲收師曰莫亂道只如佛祖來也不許縱你横吞藏教現百千神通到者裏更自不許山曰和尚雖見把斷要津其奈勞神不易師拍膝一下曰會麼山便喝師笑曰克家須是破家兒恁麼幹蠱也省力山掩耳而出

師至晚復召山詰曰汝將平昔次第發明處說來山

從實具對師曰還我無字意來山曰者僧問處偏多事趙老何曾涉所思信口一言都吐露翻成特地使人疑師曰如何是汝不疑處山曰青山綠水燕詩鶯啼歷歷分明更疑何事師曰未在更道山曰頭頂虛空脚踏實地師曰亦未在更道山乃禮拜師曰如是如是

　奐龍在曰道林門墻千尺得其堂奧者或鮮矣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深固幽遠無人能到偶披胸襟從卍字中湧出百寶光明雲與楚山相見楚山道頭頂虛空脚踏實地將謂有多少奇特

僧問透水透沙時如何師曰硬不破軟

　玉峰乾頌曰透透何曾透那邊秋光萬傾碧連天一聲漁笛千門曉釣罷歸來月滿船

正統九年應詔說法上大悅賜紫加妙心普濟禪師之號

上堂堯風淸宇宙舜日耀乾坤紫閣傳丹詔靈山一會新復舉憲宗迎佛舍利入大內現五色光百僚皆賀惟韓愈端立帝問百僚皆賀卿為甚不賀愈曰臣

〇同疑問

曾看佛經來佛光非靑黃赤白相此是龍神阿助之光帝曰如何是佛光愈無對師代曰陛下聖明難逃智照

　石門雲聖節上堂舉公案舉曰隆恩法門龍象憲宗一朝天子雖然賓主互叶道合君臣畢見千載一時未免撿點石門遇此太平盛世　皇上聖節有問如何是佛光敢道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

上堂踞虎頭把虎尾未是衲僧極則拈拄杖喝一喝下座

上堂隆恩一冬百種俱全祇少箇推筭的所以驢牛人撞著露柱

上堂德山托鉢饑虛逼人曾化搖鈴大似眼熱雲門餅趙州茶從頭勘過何異推門落臼將錯就錯若是七彎八彎三曲四曲一任銀山鐵壁空出衲僧爪牙不然饒伊向佛肚裏過來也只是箇能行的矢橛

上堂荒草渡頭開正眼如披雲霧見靑天平地上擡彩去獅子兒倍增勇猛把手拽向百尺竿頭一錐一劄尿急屎急一總放過三十年後破草鞋蓋得龜殼

住隆恩替你道箇轉身句子

杭州虎跑性天如皎禪師四明周氏子從正菴中受染謁古拙和尚領鉗鎚一夕推簾見月有省乃曰元來恁麼翌旦趨見拙便震聲一喝拙曰如爾得實耶師曰實即不得得即非實拙曰還何如是師近前問訊叉手而立拙曰還我向上一句來師便掩耳而出復呈偈曰午夜推簾月一彎輕輕踏破上頭關不須向外從他覓只麼怡怡展笑顏拙爲助喜後住武林虎跑臨終示衆文章佛法空中色名相身心鏡上烟唯有死生眞大事殷勤了辦莫遷延大衆且道如何了辦良久吾今無暇爲君說聽取松風澗底聲語畢而逝龕停七日顏色如生

何密菴居士法嗣

楊州田素菴大士示衆近來篤志參禪者少纔提箇話頭便被昏散二魔纏縛殊不知昏散與疑情正相對治信心重則疑情必重疑情重則昏散俱無

徑石滴乳集卷之一

徑石滴乳集第二卷永遠流通伏願共明般若道果恒新

徑石滴乳集卷之二

清　嗣祖沙門江州　眞在　編

嗣法門人齊安　機雲　績

徑山下第七世

東林悟禪師法嗣

金陵太岡月溪澂禪師禮圓照寺無著出家精究天台止觀有方僧謂師曰你向後爲法門甘露毋久滯此師乃請益佛法大意僧令自看一日偶閱傳燈見地藏舉肇論曰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始知山河大地草木昆蟲都善法要自此一錫徧參最後至東普道林呈所見林不諾師以林強抑出不遜語辭林知是法器遂負囊送至山門忽指黃犬曰者畜生爲甚有業識無佛性師於言下大悟

太陽聞禪師曰道林垂鈎四海月溪曳被龍門雖然通身徧身未免龍頭蛇尾還有爲月溪攙鎗奪

皷者麼出來與拄杖子相見
道林一日舉無字示徒師在傍深得奧旨付偈曰我
無法可付汝無心可受無付無受心何人不成就
石門雲曰牛喫禾馬腹脹復頌曰拈出當陽鬼見
愁據天棠價許誰酬一聲布穀千林曉春滿皇都
四百州
毒峯善參師問如何是無字曰本善一向競入道是
箇無字今日看來是口金剛王寶劍師曰如何是金
剛王寶劍曰寒霜皎皎輝古騰今師曰還我劍來曰
擬動即犯他鋒鋩師曰横按當軒時如何曰佛來也
殺祖來也殺師曰老僧來聻曰亦不相饒師曰殺敗
後如何曰且喜天下太平
師住太岡上堂揚眉瞬目也不得不揚眉瞬目也不
得揚眉瞬目不揚眉瞬目總不得太岡與你二便二
一便一還得麼一僧出師便打僧喝師又打僧連喝
兩喝師曰你說好喝那僧擬議師便喝
景泰初應詔住廣恩寺上日臨聽法甚悅賜號爲慈
普禪師三年勅歸一日室中出祖衣示徒曰此衣是

唐朝宮主所置今八百餘年矣祖祖相傳至東普先
師先師付與老僧若是克家種子方堪紹荷狐假虎
威焉敢希冀又曰如百丈侍馬祖祖侍南嶽嶽侍曹
溪六祖皆久久親炙磨光剉銳乃能豁徹重關覊鎖
埽盡微見窠臼深得大機大用可爲人天眼目
上堂高提祖印朗慧日於中天再振頹綱扇淳風於
末運旋機陷虎轉令屠龍但恁麼去二乘膽落十地
魂消放開一線妙契心宗坐却三叉相逢狹路拽在
蕩例了無向背密移一步地濶天空所以風搏妙翅
雷迸遊龍不即不離續四七二三祖之慧命不離不
即弘石橋雙徑祖之徽猷直下洞徹玄微就中拔見
肝膽兒孫匝地誰不丈夫隨行踏斷流水縱觀寫出
禽跡針鋒上不許衲僧蹲身諸人脚跟下爲甚黑漆
漆　問木馬吸乾滄海水魚龍蝦蟹以何爲命　問
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龍王爲甚失却定海珠
　問鯤化鵬眠在蚯蚓化百合何在　問爲甚鐵牛
眠少室　問向上一路羅籠不住呼喚不回大力量
人爲甚坐在百尺竿頭

師一日謂衆曰老僧明日遊天台常住宜速備辦監院曰和尚去甚麼時回師屈指示曰二五至五鼓坐脫時大風震起白光燭地塔全身於本山

壞空成禪師僧問如何是六不收師曰石敢當

金陵妙峰玄禪師僧問如何是異類師曰角邊腮搭黹眉底赤雙睛

廬山天池無爲一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牛拖犁馬拽磨

伏牛無礙堅禪師僧參師喝曰看劍僧曰幸是某甲若是別人一場禍事師曰那箇是別人試指出看僧掀倒禪床師曰幸是老僧若是別人打折你驢腰

金臺大容山古庭善堅禪師滇之昆明人參一歸何處話一日定中聞僧曰見無所見即眞見師於此頓然脫落

正統乙丑參無際得法說此大容山雲水不絕無際恐出世早命爲首座問曰子別在甚處師曰佛祖行不到處際曰還許人來否師曰坦然無礙際曰從上古人阿誰有超祖之智師曰黃檗際曰子見黃檗麼師曰縱是黃檗也須見擯際曰敢在我者裏說大話師曰正眼無私際曰觀子之見吾非子之師也師曰無有過量豈免貶剝際曰如是如是師後歸昆明古庭示寂古庭與盤山升峙至今二大士肉身存焉

舒州投子楚山幻叟荊壁紹琦禪師蜀之唐安雷氏子九歲從玄極通受業首參道林一日聞板聲有省復徧叩海舟月溪諸老咸稱賞之正統六年再參道林得法後出世天柱僧問如何是天柱境師曰潤瀾雲歸曉山高日出遲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額下眉遮眼腮邊耳搭肩曰如何是天柱家風師曰雲鎖炊松粉冰鐺煑月圓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海神撒出夜明珠曰學人不會師曰文殊失却玻璃盞

景泰五年還投子上堂僧問遠離□山來據投子海衆臨筵請師祝聖師曰鼎內長生篆峰頭不老松曰祝聖已蒙師的旨投子家風事若何師曰提瓶穿市過不是賣油翁曰只如祖師道不許夜行投明須到還端的也無師曰雖然眼裏有筋爭奈舌頭無骨曰趙州道我早猴白你早猴黑意作麼生師曰不因弓

矢盡未肯竪降旗問和尙今日陞座說法未審有何祥瑞師曰麒麟步驟丹霄外優鉢花開烈火中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雪消山頂露風過樹頭搖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神號鬼哭曰出匣後時如何師曰佛祖呑聲曰出與未出時如何師曰無鬚鎖子兩頭搖僧提起坐具師便喝僧擬議師便打乃曰毒蛇頭上揩癢猛虎口裏橫身也□恁般人始得適來者僧大似一員戰將敢來者裏□鼓攙旗惜乎龍頭蛇尾死在棒下若解轉身活路□然不犯鋒鋩所以道弄蛇須是弄蛇手不會弄蛇蛇咬殺復擧法燈示衆山僧本欲深藏岩穴隱遁過時蓋爲淸涼老人有未了公案不免出來爲渠了却時有僧問未審淸涼老人有甚未了公案燈拈拄杖便打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曰過在甚處燈曰過在我殃及你師曰大凡宗師出世先要拈出已見然後方可定斷古今看他法燈如此作略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幻叟今日亦爲蚕骨老人有未了公案出來爲渠了却若有問蚕骨老人有甚不了公案應聲便喝眼目定動連棒打出大衆山僧恁麼提持且道與法燈用處還有優劣也無若緇素得出許他是箇同參

上堂衆集師斂衣就座良久曰分明記取便下座

示修淨土上堂誰心無佛誰佛無心心佛殊名體無二致是故念佛念心念心念佛無念無心無心無佛心佛兩忘念不可得只者不可得處脫體分明纖塵不間是以眞機獨目偏界難藏山色溪聲頭頭顯露性相平等理事混融箇裏覓一毫自他淨穢之相了不可得何凡聖迷悟之有也於此果能豁開智眼頓悟其眞直下知歸不勝慶快還識心佛麼直須揣見虛空骨看取優曇火裏開

上堂顧視大衆曰只者些子請訛古今多少師僧到者裏開口不得思量不及擧揚不出驀拈拄杖曰今日爲甚却落在山僧手中以拄杖橫按曰橫也由我竪起拄杖曰竪也由我放下拄杖曰放下也由我以致卷舒殺活總由我又以拄杖向空中點一下曰正當恁麼時從上佛祖以至天下老和尙到者裏只得乞命有分衆中莫有爲佛祖出氣底麼良久卓拄杖

◎□□疑佇 豈
◎云歸去○ □疑直○□ □疑者裏
◎□疑激
◎□□疑究 只
◎□疑出
◎□疑入
◎□疑究
◎□疑益

一下曰截瞎金剛正眼章倒空王寶殿汝等諸人討
甚麼碗
示衆選佛場開定祖機辨明邪正在鉗鎚焉門涙暖
風雷動正是魚龍變化時衆中莫有衝波激浪者麼
良久以拂子打○曰機先一著覿面全提舉禪床一
下句外一言和聲揭露不許傍思顧□□容擬議分
踈昵得眼來劍去久矣□饒佛祖到□□只擯眉有
分何故蓋爲非□路可通非心識可測若是英俊衲
僧向未舉已前便當點首一笑猶較些子近世人心
不古學者不務真參實□□是接響承虛以學識依
通爲悟明穿鑿機緣爲參究破壞律儀爲解脫貪緣
據立爲□世以致祖風凋弊魔說熾然塞佛祖之坦
途瞽□天之正眼使吾祖教外別傳之道於斯委地
大□世尊於二□□□□□□□衆生心病預設多
□□垂規則故曰末世衆生□□□道無令求悟惟
□多聞增長我見又□□□□□□□使普令開
□□以結制安居剋□□□□之則□□生無礙故
□□結□□時也諸大德於九十日中還曾證悟也

◎□疑插
◎□疑故○ □□疑學人
◎□□疑頭 從○□疑不
◎□□□疑 悟參十
◎□疑念
◎□疑爲
◎□疑歷

□已悟者且置勿論如或未悟則此一期又是虛喪
了□若是真正□□以十方法界爲圓覺期場無論
百日千日□□□□但以學起話□□始一年□悟
參一年十年不□□□年及至二十年三十年盡平
生不悟決定不移此志只要見箇徹頭徹尾真實究
竟處方一放參之日所謂一□萬年豈虛語哉豎起
拂子諸大德還知落處麼幻叟今□□□□舌更□
諸人下箇註脚猛火鑄成金彈子當機捏碎又還□
等閒得失俱拈却風送潮音出□□
天順改元由匡廬歸蜀韓都候於方山建雲峰寺迎
師住持成化九年三月望日示微疾衆請末後句師
展兩手曰會麼復曰今年今日推車撞壁撞破虛空
靑天霹靂阿呵呵泥牛呑却老龍珠澄澄性海漚花
息泊然而逝壽七十僧臘六十一
普州大定太虛冲禪師問無際德山用棒臨濟行喝
還當得□際曰臨濟德山且止親切還我話頭來師
曰若論親切處和尚也須迴避際拈拄杖師便喝
重慶□西禪雪峰瑞禪師天奇瑞參師問無字意作

可疑否

麽生可乃移時方覺答曰澗底頑冰呑宇宙性湖明月匝天寒師大喝曰汝還有嫌凡愛聖底心掃妄求眞底見奇曰是師曰你若嫌凡愛聖斷般若之善根你若掃妄求眞絕諸佛之命脉震聲又喝曰眞又是誰妄又是誰凡又是誰聖又是誰奇豁然便禮拜

伏牛物外無念圓信禪師金臺高氏子生於宣德己酉九歲出家受具後首見無際於隆恩有省入天順己卯歸牛山結茆辛巳詔繁昌參月幻幻問何處來師曰牛山幻曰人在者裏牛灣師曰覿面不相識全體露堂堂幻曰雖然如是頭角不全在師曰某甲今日山行困幻復拈起竹篦曰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上座作麽生師曰有勞神用幻曰未在更道師便進前奪竹篦擲於地幻軒渠大笑師曰某甲罪過便禮拜幻乃撫而印之師菴居三十載開法伏牛僧問龐居士道一種沒絃琴惟師彈得妙某甲今日請和尚彈看師欬嗽一聲僧曰不會師曰鐘作鐘聲鼓作鼓響曰意旨如何師曰馬祖去世久矣問如何是卽心卽佛師曰富兒易驕曰非心非佛又作麽生師曰窮坑難滿曰某甲不會師曰若道卽心卽佛大似好肉剜瘡若言非心非佛何異灸瘡如艾直饒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也是平地乞交且道畢竟如何坐來拭几添香火粥罷呼童洗鉢盂

黃州石門山黃荊潔空圓通禪師上堂拂子未拈已前針錐徧地及向諸人面門一拂便覺有生有殺有權有實離文喪德伊誰之咎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石門不是痛處著艾要與古人抖筋抖骨所謂珠簾半捲剛羞面彩袖餘霞拂石苔

太平府八峰山廣善寶月潭禪師大慧參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慧曰東嶺上有雲師曰有雨雲無雨雲慧曰雨淋淋地師曰下後如何慧曰白浪滔天師曰盡大地是箇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燒却慧曰東海鯉魚呑却日

成化間一日撾鼓上堂化緣已畢大地山河絕消息黃金殿上無知音免教諸人空狼藉便化

素菴田大士法嗣

楊州天寧寺和菴忠禪師。僧參。師曰。甚處來。曰。嵩山
師曰。曾到五乳峯麼。曰。在彼過夏。師曰。聽月岩畔石
爲甚麼大底大。小底小。僧無對。師打曰。何曾到彼來
大雲入。曰。要到五乳峯麼。豎拂子曰。盡大地人向
者裏相見

四明法中正堪禪師。僧參。師豎拂子曰。你道喚作甚
麼。曰。寧可永劫沉淪。不向諸聖求解脫。師擲下拂子
復豎拳曰。你道者箇喚作甚麼。曰。學人終不作鬼窟
裏活計。師笑曰。龍蛇易辨。衲子難瞞。僧禮拜

佛跡頤菴眞禪師。示衆。青山疊疊。綠水滔滔。於斯會
得。獨步高超。雖然如此。也是尋常茶飯。古德云。欲窮
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乖古有言。機不離位。墮在毒海
語不驚人。陷於流俗。若擊石火裏別緇素。閃電光中
辨殺活。可以坐斷千差。壁立萬仞。還知有恁麼時節
也無。錯勘破了也。如今談禪者。脚跟點地。鼻孔撩天
具正眼者。落落罕聞。所以偏正不一。各立異端。堅執
已解。勿通實理。所謂正法難扶。邪法競興。古云。信有
十分。則疑有十分。疑有十分。則悟有十分。可將眼裏
所見。耳裏所聞。惡知惡見。奇言妙句。禪道佛法。貢高
我慢等心。徹底傾瀉。莫存毫末。只就向未明未了公
案上。距定脚跟。豎起脊梁。無分晝夜。無參處參。無疑
處疑。直得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呆椿椿地。却如箇有
氣的死人相似。心隨境化。觸著還知。打破髑髏。不從
他得。豈不慶快平生

徑山下第八世

太岡澄禪師法嗣

南京太岡夷峰寧禪師。杭州錢氏子。生而岐嶷。學止
不凡。年十二。博通經史。無濟世意。禮雪峰善和尙披
剃。親靈隱扣雪骨侍妙峰。有年。凡師所到。無有拆其
機者。後侍月溪。因僧請益。溪曰。佛法不是鮮魚。怕爛
却那。即打出。師在傍大悟

石門雲頌曰。丹奏宸衷隔翠微。珪璋屏列尚依依
徹簾忽聽金鐘曉。五鳳樓前各自歸

月溪付師法偈曰。心即能知心。法即可知法。今所付
法心。非心亦非法。師繼澄席

上堂。心王自在。法性無偏。一切佛事。水月空花。本來

寂節釋迦老子全身在汝眉毛鰭裏諸人會麼若不
會太岡替你下涅槃堂
上堂大凡提唱宗綱須具三要第一要明宗曉旨勘
辨邪正第二要識大道眞體不屬有無第三要解作
大師子吼威鎭一切具此三要如車有輪如鳥有翼
翼折不能高擧輪折不能轉運宗師家爲後學眼目
若不具此三要安能奮鎭一切然雖如是要在第一
句下領取
上堂一句子不作一句子會天無四壁萬里雲消佛
祖攢眉人天膽喪累我迦葉頭白齒黑一句子若作
一句子會誤他千聖萬賢頭出頭沒戴角披毛眼裏
沙耳裏水驀卓拄杖曰權且放過
上堂臨濟大師道第一句薦得堪與佛祖爲師第二
句薦得堪與人天爲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慈明
道第一句薦得和泥合水第二句薦得無繩自縛第
三句薦得四稜著地師曰慈明只解潑油救然不解
藥裏去病太岡卽不然第一句薦得山門頭與你商
量第二句薦得僧堂前與你商量第三句薦得寮舍
裏與你商量太岡雖恁麼擧諸人須向一念未擧以
前會得略較些子
成化二十一年奉　旨重修山門褒寵甚渥於弘治
四年九月三日示疾時羣鶴遶殿而逝奏賜圓明普
覺大師之號塔曰寂照
南京牛頭古心寶禪師楚湘郭氏子世業儒師讀中
庸至喜怒哀樂之未發渙然見諦禮南嶽瞿白爲師
造大潙圓具聞月溪應詔歸太岡乃折節參叩溪一
日擧無字始得徹悟景泰七年歸寂
黃梅東永福自秀禪師因僧問眞空不空如何是空
師曰劫外無奇絲毫絕相僧曰妙有不有如何是有
師曰隨緣施設豈混尋常僧曰空有雙絕如何不絕
師曰七長八短
靈隱性天宗杲禪師參月溪看無字公案一日失手
打破淨瓶有省景泰二年示寂偈曰幻軀五十七日
用事祕密打破祖師關晴空轟霹靂
天淵道湛一源禪師參月溪請益溪曰佛法不是鮮
魚怕爛却那遭痛打一頓一日見流水有省

蕊山古心安禪師僧問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爲甚有樓臺殿閣師曰藏盡楚天月猶存漢地星

南陽峻中嶸禪師上堂月溪老人胸藏北斗眼蓋乾坤嶸上座平生不幸觸他毒氣今日對衆剖露依然弄巧成拙卓拄杖曰吽吽泮吒娑訶

杭州天眞毒峰善禪師鳳陽吳氏子父宦遊廣東雷陽而生年十七出家初遇源明和尚示無字話師當下便能領解擧似明明曰我二十年看箇無字如蚊子上鐵牛纔學做工夫便有許多知見復曰觀子根器有異於人切莫途中教人喫去作長老悞汝大事師蒙誨即發願一味拍盲做工夫自誓此生以悟爲期慕無際道風入川參叩會際蒙詔赴京遂掩關不設臥具惟置小凳昏重去凳一日聞鐘聲有省說偈曰沉沉寂寂絕施爲獨著無蹤吼似雷動地一聲消息盡髑髏粉碎夢初回再往謁際適際遷化遂求證於月溪溪曰佛法不是鮮魚怕爛却那日爲東敲西擊暗垂勘驗一日侍溪園中坐次溪曰畢竟如何是無字意師曰贓賊分明溪曰賊即且置還我贓來師曰六六三十六溪曰未在更道師曰夜短睡不足日長饑有餘溪曰牛過牕櫺頭體四足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師曰了無一法當情管斷通身露地溪曰你即今在甚處安身立命師曰何處不稱尊後辭溪遊浙中掩關天目之萬峰菴月溪亦蒙旨欽錫歸金陵太岡遣書詔師付囑師適因事他出溪臨委息命送衣拂畀之師住山凡四十餘年天順間建西湖之三塔洎天目之招明吳山之寶蓮南山之甘露成化初掩關石屋後住天眞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前江潮急魚行澀後嶺風高鳥泊難壬寅示寂塔於本山

代州五臺孤月淨澄禪師天順改元返清凉代王請詣內披問道感光明庭煥王心大悅以師禮爲遂斥俸金建寺華嚴谷額曰普濟山居偈曰寰中獨許五臺高無位眞人伴寂寥一任諸方風浩浩常空兩眼視雲霄

懷空成禪師法嗣

光澤道惠禪師僧問浩浩靈源如何證得師乃叉手

當胸僧參師曰道得轉身句與你烏藤三十道不得
籮裏飯桶裏羹一任受用其僧無對
建寧斗峰德章淨滿禪師作務次見朗禪人有喜色
呼近前曰公案作麼生朗曰不會師大笑歸方丈

妙峰玄禪師法嗣

汝州風穴福緣廣禪師上堂一毛現神變一切佛同
說卓拄杖喝一喝下座

天池一禪師法嗣

神鼎寶藏淨玉禪師上堂古德道毫釐有差天地懸
隔師曰咄又曰青蘿夤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佇
出沒太虛之中以拄杖卓一卓下座

伏牛鑒禪師法嗣

仰山無隱正道禪師上堂者著子混沌已前現現成
成惡辣撩諸人隱隱地似覺有箇物舌尖有利劍吐
得却自然蕩蕩地與麼省事諸人自作艱難
大溈獨潭海昌禪師在伏牛受以鬼神覷不破參究
累日聞僧擧眉問拄劍有省後住溈山凡見僧參乃
曰看劍

洪州西山古岩從定禪師上堂道不用修但莫染汙
如寡敵衆念念在生死上著脚自然河淸海晏
杭州天竺行一秀禪師參伏牛看龐居士參馬祖機
緣有省住後雲水不絕一日謂侍僧曰風稍不禁便
坐化
龍牙鐵牛勒禪師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水
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問作麼生是玄之
又玄師曰死猫頭

古庭堅禪師法嗣

五臺山顯通大巍淨倫禪師雲南康氏子生於宣德
丁未正統間從無極泰芟染古庭住浮山師往叩室
中機契後住顯通上堂無孔鐵鎚當面擲黑漆崑崙
攔路坐莫有挨拶得入拈弄得出底出來道看僧問
如何是臺山境師曰不是天晴便是下雨曰如何是
境中人師曰金剛窟裏萬菩薩曰未審尋常所說何
法師曰淸風吹幽松近聽聲愈好問如何是佛法的
的大意師曰今年謝雨水農家好春麥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待飯僊山轉身即向汝道乃曰拈砒

霜作齷齪亦曾有也撒珍珠於瓦礫誰箇不然開眼
上樹特地喪全身夢昇兜率也是揚家醜未動情思
轉魔女盡成菩提寶器不勞腕力指娑婆便爲妙喜
淨邦長水瀉岳積而來瑯瑯覺冰消而去信脚踏翻
琉璃界等閑擊碎珊瑚枝

上堂三聖震威一喝正法眼裏撒沙南泉白刃高揮
古佛家風埽土何必不必探竿豈在人手湘南潭北
塔樣脫體持來不萌枝上放春同烈燄堆中飛片雪
有斯作略可謂其人誰家井底無天到處波心有月

上堂體相用三大齊彰塵塵攝入因果智五周頓證
法法圓融百城煙水不出一毫十世古今非移當念
紅藕花開水香觸著蝦蟆蟲𧕿邊鼻齊山低處闔展
開蟭螟子一莖眉百川競注而水體不流萬竅共號
而風本自寂金獅子不勞踞地水牯牛隨分納些動
容滿目家山依然青天白日

冬至示衆五頂瓊瑤堆千松珠玉枝盡臺山泉石烟
雲飛樓攙殿總是文殊一隻智眼眞光是汝諸人常
在于其中經行及坐臥還知從不曾動著他一莖眉
毛麼若也與麼見得便爾攝大千於毫端廣塵沙於
法界其或未然切忌東卜西卜老僧爲汝諸人眞實
告報今朝冬至一陽生珍重

示衆山高水濶月朗風淸松蒼石白夏暑冬寒如是
歷歷分明一一成現且道衲僧分上成得箇甚麼邊
事莫有道得者麼不妨出來道看若無老僧自道去
也拈拄杖便下座

示衆演祖道有則奇特因緣學似諸人欲說又被說
礙不說又被不說礙大小演祖大似靈龜曳尾一言
旣落人耳如何諱得老僧也有一則奇特因緣索性
學似大方令你倚門傍戶者一箇箇壁立千仞便下
座

示衆老僧者裏也不說東村李大郞太儉也不說西
社王二姉太奢也不會安角呼兎也不會添足畫蛇
早起一盂白粥午後一盌淸茶誰管他陳年爛葛藤
冷地開花展兩手曰汝等諸人來者裏討其麼乾木
查

師有山居吟無事山房門不開土堦春雨綠生
苔此心將謂無人委幽鳥一聲何處來後示寂塔於

本山

東山琦禪師法嗣

太平府八峯山性空聞禪師問楚山如何是佛山曰生鐵秤錘師曰如何是法山曰石頭土塊師曰如何是僧山曰黑漆拄杖師於此信入後請益茅山三問始得脫然山命師首衆

溧州金山寶禪師參楚山山問具得正眼當明向上一機如何是向上一機師曰靑山日卓午山曰猶未夢見在師曰木人拈玉線石女度金針山曰從上佛祖不傳之妙子作麼生領會師近前禮一拜山曰轉身一句速道將來師拂袖便出山曰放子三十棒師回身曰謝和尚垂慈山曰子雖有滔天之浪且無湛水之波師叉手默然山曰如是如是

中溪隱山昌雲禪師參楚山山問法諱甚麼師曰昌雲曰道號師曰隱山曰雲在山中隱如何又出師曰只因夜來鶴帶過上頭關曰忽被狂風吹散時如何師曰依舊靑天白鷺山笑之

太原府海雲深禪師楚山聞鐘聲問曰子還聞否師曰聞山曰你道說箇什麼師乃作鐘聲山曰只如鐘聲未發已前響在什處師曰未發已前山曰鐘聲絕後響歸何處師曰鐘聲絕後山曰耳是根響是塵知響者是什麼師曰非心不響非響不心山曰心豈有響乎師曰心雖非響響處分明山曰無響之時心在何處師曰心體湛然不逐響生不隨響滅蓋由兩耳處通是以聽用無礙

師出世辯慧接人臨終沐浴說偈而逝

唐安湛淵禪師上堂楚山大似逆鱗徑尺不可觸犯唐安偏向毒蛇頭上抓會他絕響無音還有說直至而今拄杖談衆中有聞得的當者麼若的當且道他說箇甚麼良久卓拄杖曰蒼天蒼天

古渝濟川洪禪師問楚山木母飛上色究竟天入摩醯眼裏作舞因什不見山曰多少人向者不見處打失鼻孔師曰如何是摩醯正眼山曰面門兩眼渾無事頂中一點耀乾坤

襄陽府大雲輿禪師與楚山外歸因有機緣師曰大衆久立請和尚回寺山曰那裏是寺師曰鐘聲響得

好山笑曰頭角彷彿鼻孔一般
安慶府石經山海珠祖意禪師楚山問趙州道無字意作麼生師曰只爲婆心切肝膽向人傾山曰不涉有無如何體會師曰到者裏無用心處山曰早是用心了也師曰不知山曰誰道不知師曰道者亦非山曰如是師禮拜
長松大心眞源禪師楚山問父母未生前試道一句看師曰道不得山曰因什道不得師曰他無口山曰又道無口師曰謝師答話山曰未在師叉手默然而立山曰如是如是
師出世常擧末後句勘驗學者
松潘大慈寺崇善上天智中國師彭縣人住松潘時番夷叛服不常師撫化莫不投服天順間累封國師
楚山過訪師呈悟繇山曰趙州因甚道特事也無師曰秋夜家家月春來處處花一雙靑白眼何處撒塵汝山曰善哉
石經谿堂祖裕禪師成都巨氏子從楚山學出世法因山閱般若經師諳前窮詰領旨山曰般若智用子今得矣師禮拜
三池月光常慧禪師簡州李氏子謁楚山契悟山曰佛祖本無言說凡有言說即非眞理離四句絕百非試道一句看師良久進前禮三拜依位而立山曰此是諸佛諸祖之所得二十三代之所授言語不可及處覿面相承點首默契子善護持珍重
翠薇悟空眞空禪師楚山問徹底窮源作麼生會師曰有星皆拱北無水不朝東山曰還假功用也無師曰功用卽不得山曰只此不可得處又作麼生師擬開口山震聲一喝師曰恩大難酬山曰善自保任
陝府玉峰如琳禪師參楚山默契山曰子到不疑地耶師曰某甲亦不向者裏住著山曰甚處住師曰有無俱不滯脫體絕思量山曰只者絕思量處正好思量師乃諾諾
天成古音韶禪師掩關次楚山問關中主在麼師曰他不曾出入師遂呈偈曰只此寂默非寂默非寂默中亦非絕渠儂面目已呈師動靜何曾有區別山可之

南京香嚴古溪覺澄禪師高陽張氏子受業於默菴每於禪寂中覺白水從鼻流出徧滿堂宇自意身心輕安後參楚山針芥相契
天順五年住高座寺結制小參三根椽下坐堆堆把定身心若死灰撥出爐中些子火驚天動地一聲雷衆中有不惜眉毛底出來道看良久曰眉間拶出金剛焰露柱燈籠盡放光
成化癸巳八月初九日盥沐端坐而化衆淒然師隨開目曰不須如是復瞑目

珪菴祖玠侍者侍楚山了明大事一日病作有痛苦聲山曰主人公在甚麼師曰秋風不扇桂蘂飄香山曰恁麼則徧界絕遮藏也師曰有眼覷不見山曰從今別後再得相見否師曰曠劫不違今何有見山曰然則子不會病耶師曰病與不病總不相干山執其手曰是甚麼師曰是祖玠之手山曰祖玠是誰師曰玠故非我亦不離我山歎曰善哉只箇不卽不離可謂妙契無生徹證圓常之道今子見理既明雖則年茂死亦何憾師振身端坐而逝

西禪瑞禪師法嗣

性空覺禪師嘗作顯宗歌曰達此宗無今古拶破虛空還自補聲色堆頭妙覺場放去收來無間阻體中妙夜半木人臨鏡照波斯南岸嚼寒冰塞北胡兒街市鬧用中玄石女吹笙碧樹巔趙州葫蘆挂東壁村中王老夜燒錢玄中玄妙中妙寶絲網裏關明珠須向暗中通一竅海潮音熾然說師子筋琴彈白雪南岸靑山笑點頭百年狐兎形摧滅

湖州東明曉菴昇禪師關東人年十九祝髮參德叢淳領旨扣雪峰得法師出世僧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師豎拂子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奈汝不會僧佇思師便打

棠城寶文洪印禪師古渝棠城張氏子禮雪峰蓄養有年因峰遷化未獲印可遂扣楚山值定王薨從三周除禪請山陞座師出問雷音動地選佛場開一會靈山儼然未散未審皇恩佛恩如何補報山曰蕩蕩堯風淸六合明明佛日照三千師曰玉梅破雪紅葉凋霜定王金容卽今何在山豎拂子曰在山僧拂子

頭上成等正覺放大光明師曰與麼偏界絕遮藏也山曰有眼覷不見師曰覷不見處不隔纖毫山曰未是妙師曰如何是妙山曰二邊俱抹過始見劫前人師曰蒙師點出金剛眼死去生來更不疑山曰俊哉衲子出語標宗不添爲西禪之嗣師曰人天證明謝師印可

出世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百不及一曰如何是相承底事師曰箇裏難容話機前一笑傳

無相眞禪師在東山作園頭楚山入園見師縛冬瓜架指瓜曰者箇無口因甚長如許大師曰某甲不曾息口一時山曰主人公還替你出力麼師曰全靠他山曰口出與老僧相見師禮拜山曰猶是奴兒婢子在師拈篾縛架山顧侍僧曰菜園有虫師後得法雪峰

太初性圓禪師頌何物最苦曰風前一曲動離愁惹得三塗苦未休回首寒潭空漾碧夕陽西去水東流

絜空通禪師法嗣

黔中正法雪光禪師族趙氏歷諸方至雪峰度夏聞舉嚴陽尊者問趙州公案有省舉似寂照照曰無功用處正好用功莫認些子光影有悞平生復結冬於景德一日定中聞岩瀑聲觸發默舉從上佛祖機緣一一透得遂往參絜空從頭舉似空曰不見道莫謂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道了便入寢室師自是茫無意緒懷疑不決一日見寒山詩吾心似秋月之句疑滯頓釋後菴居古山臨終書偈而逝

方湖德嚴悟本禪師參楚山道業純一乃白山曰不涉寒暑是什麼人山曰適來爲汝道什麼師擬對山喝曰擬心即乖師曰元來恁麼那山曰汝見箇甚麼道理師曰面目分明當機不露後參絜空得法

齊安石門山黃荊印空海禪師參絜空空擧無字令師下語四十轉不契師曰可無方便耶空擧恕中頌師於言下大悟

八峯潭禪師法嗣

鳳陽府槎山護國無用文全禪師濟南商河劉氏子年十九投靈岩祝髮初見月天蒙示法要次參別傳有省入傳問虛空粉碎大地平沉汝在什麼處安身

立命師曰昨夜泥牛吞皓月今朝木馬吐清風曰一歸何處遊師曰一自白牛歸雪嶺直至如今不見踪傳頌之復往金山謁無極矚師見覺月月問有草鞋錢麼師曰青山不露頂曰如何是應物現形師曰孤光明月普天輝萬象森羅全體現一日月入室坐次斟曰寒寒師便撥火爐向前月曰如何是火爐邊事師敲火爐三下月微笑而出入室次月拈拄杖曰者是拄杖子且道主在甚麼處師奪拄杖擲於地叉手而立月曰看者漢撞著拄杖子了也師拂袖便出後蒙印可出世樣山上堂法不孤起仗境方生道本無言因言而顯今來龍象交參諸山共處此非小緣感皇上之洪恩賢士大夫之佑護檀那喜捨僧衆清修安立禪期助斯聖化命山僧光揚宗眼令末運得種福田然雖如是猶未是衲衣下事在且道作麼生是衲衣下事僧問三乘即不問直指事如何師曰雙峰頂上鸛栖樹九龍山下鳥啼花曰西來祖意蒙師指東土相傳事若何師曰嶺上有風千古秀澗邊流水萬年清問如何是白水境師曰一片荒田堆四野三

南的原本有一行空處

間茆屋壯諸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白虎頭邊天子廟黑龍潭底帝王基曰人境兩忘時如何師曰蘇武不知青羝意七郎常恨白雞歸僧禮拜師拍案一下下座　僧參師問如何是高峯宗旨曰石馬嘶風居物外金雞高唱御樓前師曰有何奇特曰不遇知音者徒勞話歲寒師曰祖祖相傳相傳甚麼曰海底泥牛翻巨浪林中石女播清風師曰大地全彰是甚麼人受用曰東村李二哥師曰那山如何高曰只為强出頭師曰者山如何低曰說那不唧𠺕底師顧左右曰草裏有蛇曰照顧狗腿師曰阿哪阿哪

南京崇福寺大慧覺華禪師上堂舉拂子曰威音那畔原只是者箇今日目前也只是者箇以拂子上下拂曰若喚作拂子瞎却人天眼目不喚作拂子亦瞎却人天眼目大衆且道喚作什麼者裏會得便知迦葉微笑二祖覓心了不可得處紹如來之傳燈續祖庭之正脉聯二十八世之英華接三十四代之骨髓衆皆默然師以拂子擊曰千聖不識

嘉興府天寧寺默堂宣禪師初謁楚山順契微旨後

參入峰峰舉雲門放洞山三頓棒師語阻意路降叱之師頓忘寢食一日偶聞鄰單僧舉五百羅漢降毒龍師踴躍下單僧曰者漢顛耶師便與一掌及見峰峯曰開口即錯你露箇消息看師珍重禮三拜峰深肯一日付師偈曰竺國拈花旨嵩山斷臂宗人天殷付汝無始亦無終

出世天寧禪法一味不許學者看文書并作偈頌或有私作查實擯出臨終衆請遺偈師曰老僧平常無一言半句何蛇足為也端坐而逝

伏牛月天禪師因袒公參師曰甚處來袒曰少室師曰達磨隻履西歸如何見底袒曰天接白雲過水和明月齊師曰何不與我傳得境來袒近前展兩手曰請師看看師謂傍侍曰此子向後豎臨濟之柱石挺口山之門庭有日在袒乃禮謝

天寧忠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寂菴濬禪師頌夏末秋初曰寶殿瓊樓鎖玉虛堦除清碧影蒙糊頂門瞎却摩醯眼肘後空懸奪命符　僧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驢前馬後曰學人不會師曰者出庫奴好惡也不識

●也字更勘恐世字歟

明州用剛宗歡禪師參孤舟受三不是話天順初參和菴菴一日上堂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不去不住汝等作麼生師在傍得大休歇住後示衆大凡做工夫只要起大疑情不失正念千疑萬疑祇是一疑纔有間斷即落也見汝等做工夫未曾半月一月打成一片為得不走作果若真疑現前撼搖不動自然不怕惑亂又不得起一念歡喜心纔有絲毫異念即打作兩橛只管勇猛怒將去終日如箇死漢相似到者般時節那怕甕中走却鼈

佛跡眞禪師法嗣

黃梅廣福天然宗浩禪師因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擎茶過盞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奴顏婢膝

別峰寶芳溆禪師辭佛跡住後荷衣松食二十餘年致有傍嚴縛箇尖頭屋折脚床頭就石支之句　僧參師拈棒作舞曰你賊我也僧長嘘一聲而去

處州白雲無量滄禪師示衆二六時中隨話頭而行隨話頭而住隨話頭而坐隨話頭而臥心如栗棘蓬

相似不破一切人我無明五欲三毒之所吞噉施為動靜通身是箇疑團疑來疑去終日獃獃地聞聲見色管取囫地一聲去在

徑石滴乳集卷之二

徑石滴乳集卷之三

清　嗣祖沙門江州　真在　編

嗣法門人齊安　機雲　續

徑山下第九世

太崗寧禪師法嗣

杭州天目寶芳進禪師幼習儒因與同學會文覩芍藥花有省從坦然披剃坦誨以栢樹子話偏扣禪宗自謂諸方無出格鉗鎚一晚在天界佛殿經行聞燈花爆如雷震相似尋謁太崗便問如何是西來密密意崗下禪床搊住曰西來無意你道此間是什麼意師無對如是寢食俱忘一日登廁聞隣僧敲篛作聲忽然大悟乃懷香入室崗一見器之付偈曰祖祖無法付人人本自有汝受無付法急著傳於後

金明旭擧因緣畢乃曰夷峯鉗鎚嚴密門墻固不通風非天目老人亦不能破家蕩產大衆還有知此消息者麼良久卓拄杖下座

徑山進頌曰大地山河盡入官松風水月不相瞞滔滔只要源頭活何慮人間滄海乾

石門雲頌曰層巖傑閣襯仙遊襯得飛仙到上頭一腳踏翻生鐵甕春山花放酒盈樓

上堂拈花微笑節外生枝面壁安心畫蛇添足山僧這裏無禪可參無道可學直教一箇箇成佛作祖去汝等還信得及麼良久拍膝云劍號巨闕玉出崑岡

上堂截瓊枝寸寸是寶窮秘藏點點是金自出洞來踞虎頭把虎尾千個萬個只知陣後說兵書若龍是門躍過底天目有三十拄杖自領出去

上堂舉天目禮和尚曰季冬極寒萬木短殘惟有梅花十分清韻野橋流水外茅舍催籬傍山僧不會東皇意二喚寒香立晚陽師曰若作佛法會大衆將火把來照照者漢面皮厚多少若作蝸蟲小技會又道

野橋流水外茅舍短籬傍新天目未免狗尾續貂今
冬極寒柴炭俱難凍得泥牛脚縮石虎眉攢翻身北
斗面南看出頭乾外誰是我般般
示衆擧月溪垂問爲甚鐵牛眠少室師頌曰高名不
借金玉宣同子輿懷寶遊諸國其賴安仁君子風
僧參師云你道山僧眉毛落却幾莖僧云總不見得
師云參學高流眼在甚麽處僧云乾坤大地全在裡
許師乃喝出
示衆擧古庭堅因無際問子別我在甚處堅曰佛祖
行不到處際曰還許人來否堅曰坦然無礙因緣師
頌曰水邊林下舊生涯土覺柴床意味佳歸興忽然
動昨夜護將客思寄烟霞
正德十四年仲冬廿四日說偈別衆荼毗得五色舍
利無數墖於本山

天淵源禪師法嗣

金陵祖堂興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云靈龜曳
尾曰莫便是麼師曰杜撰禪和
住長墖示衆長墖既老且病不能傾心吐膽長篇闊
論謾悞汝等亦不要汝等廣知解透公案如本參疑
情便要和身拶入直向那邊更那邊立地回觀始知
世間産業資生皆從自性流出此猶是合頭語古人
謂之繫驢橛亦謂之貼肉汗衫在今諸方往往坐在
個裡佛法垂秋此其兆也在我長塔門下參要眞參
悟要實悟虛喪光陰殊爲可痛珍重
金陵棲霞突空昇禪師參天成不契謁太崗崗曰甚
處來曰天成曰天成鼻孔多少長曰與和尚一般
上堂法華道我爲法王於法自在又道是法住法位
世間相常住釋迦老子大似掩耳偸鈴棲霞前是山
門後是佛殿左是厨庫右是僧堂且道阿那個是常
住底相試出通個消息看良久云萬里片雲飛始盡
一輪明月挂烟蘿

德山安禪師法嗣

南嶽春山崇景禪師上堂擧臨濟示衆曰汝等諸人
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常向諸人面門出入汝若
不識但問老僧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眞人濟便打
曰無位眞人是什麼乾屎橛師曰臨濟大似一頭驢

少口疑合

要見麼咄良久曰一頭燒火兩頭烟兀兀難藏個白
拈樓碎窮年山鬼窟依然華藏水連天
西竺中天表禪師鳳翔人本儒家子幼歸釋氏後禮
水晶菴無著爲師謁古心機契
上堂個如露地白牛白頭角崢嶸赤日赫走向雪山
深處眠幾回入草尋不獲忽尋獲鼻孔依然欠扭捏

天眞善禪師法嗣

太湖法華鏡堂明禪師示衆學高沙彌看藥山山曰
你來也曰是山曰可煞濕曰不打者鼓笛雲岩曰皮
也無打什麼鼓道吾曰鼓也無打什麼皮彌曰大好
一場曲調師曰藥山父子大似丹鳳沖霄翔翺六□
雲殿鼓上作活道吾皮上作活正眼看來二俱□□
在若是生機之手別有道理

洞山惠禪師法嗣

嵩山別傳宗禪師示衆巖栖澗飲目雲霄只有松風
伴寂寥醒眼塗炊多劫夢看來天地一秋宮

仰山道禪師法嗣

蘄水華桂山能仁秋月澄禪師僧問如何是華桂境
師曰五葉千燈秀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雙眉聳半
空僧問盡大地是箇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燒却師曰
此去尤河將八里

八峰聞禪師法嗣

月潭澄禪師天順初住蘇之西禪晚遷薦福興陽澤
問不落古人窠臼請師速道師隨聲便喝澤曰此是
古人機用更乞曲施誘廸師連喝兩喝澤曰祖師玄
言忘功絕謂出格人來如何提携師曰木奴雙叉髻
出語不慚惶澤曰與麼則相逢不抵揖各自逞家風
師曰叱退文殊消息盡松風韻罷欲誰彈
師付無聞鎧偈曰蒙山三關八峰漏逗吾展付汝永
光橋後復囑曰宜飽研慇飲接續吾宗
末後示衆大機現前來風自辨扣鑰衝關垛生招箭
七佛以前消息諸禪德作麼生體取良久奄化
三祖天然銳禪師因性空學乳源上堂西來的的意
不妨難道衆中莫有道得者麼出來試道看時有僧
出禮拜乳便打曰是甚麼時節出頭來便歸方丈你
作麼生師曰和尚曾問甚麼人來空曰不會師作掀

禪床勢空曰西來的的意聻師曰濱兄若進方丈和尙莫說某甲答不得此話空曰還僧有喫棒分無喫棒分師拂袖便出

齊安石門黃莆濟舟濱禪師上堂回頭轉位直須戴角披毛喚作水牯牛千聖萬賢無出頭處以拄杖畫一畫云出得者個不妨顯些子作略

石門雲日直饒出得更參三十載

昭覺無礙通禪師初參通無極白古巖澂月溪俱不契後謁入峯峰誨以有句無句話參究旬日有省住後雲水四至

上堂魯祖常年面壁秘魔終日擎杈臨機不解通變驢年未許到家

上堂大道無向背至理絕言詮要識安身處泥牛海底眠

古溪澄禪師法嗣

成都西宗祐禪師上堂橫按拄杖曰父母未生前也只明者箇父母既生後也只明者箇豎起拄杖云大衆看看箇是甚麼熟碗鳴聲遂擲下歸方丈

涿州金山寂菴洪禪師示衆昔靈源謂圓悟曰衲子雖有見道之資若不深蓄厚養發用必峻暴非特無補教門將恐有招禍辱山僧最初在月溪會裡一十三載方與個事打作一團始無間斷得非深蓄厚養發用安有今日也汝等晚學若不深蓄厚養得少許自足欲廓神機終難極妙又安有補於叢林哉

龍門悟禪師法嗣

司空碧天朗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月穿潭底靜風過樹頭搖

示衆祇箇事不是容易底昔在大方參見數知識問他禪道宗旨盡有說底衲子學公案徵詰差別亦口吧吧底山僧將謂佛法止此及到龍門遭渠一拶好像布袋盛菱角一齊敗露道流要續佛祖命脉要明道眼能識邪正其餘殺人活人機要非平日之溫研一旦對機對境自然過去不得

玉峰乾曰近日學者多恃聰明不知者般工夫又不明教理惜哉

性空悅禪師法嗣

◎謹下疑脫以字

金山東巖亮禪師一日定中聞鷄鳴有省述偈呈空曰狗子佛性無有赤脚鬔頭亂走社散扶歸鄭三原是李二醉酒空笑而肯可

上堂一切法不有一切法不無會得轉身處東壁挂葫蘆

大雲興禪師法嗣

黃州師子巖玉峰鐵牛堅禪師在大雲處得其洒脫隱於桐山辟穀止食蒼朮一日別峯過訪密囑同行焚其菴請師南嚴未幾至白雲訪鑑和尙乃就齊安禪師舊基結茅一時衲子雲至遂成伽藍師潛機密用人無知者後無疾坐化塔於寺左

石徑裕禪師法嗣

萬松曉堂滿禪師久依石經一日偶閱演祖謂郭功輔曰人之性情固無常守隨化日遷自古佛法雖隆替有數而興衰之理未有不由教化而成昔江西南嶽諸祖之利物也扇以淳風節以清淨被道德教以禮義使學者收視聽塞邪僻絕嗜欲忘利養所以日遷善遠過道成德備而不知今之人不如古之人遠矣必欲參究此道適石經至師問如何是此道石以拳築口築之師良久石曰會麼師曰不會石曰好箇不會語未卒又築一拳師乃大悟

無相眞禪師法嗣

金谷巖大華嚴寺南宗勝禪師初依廣恩次謁浮山執甁巾久之一晚禮佛次山問誰師曰某甲山曰作麼師曰禮佛來山曰佛向你道甚麼師曰不曾道山曰你頭不曾點地那師曰下下點地山曰又謂不曾道師於言下豁然開解曰某甲會也山曰你會箇甚麼師曰吐露太分明山便喝師擬進語山曰拄杖不在手放汝二十棒師便出

上堂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釋迦老子從兜率天拖泥帶水下降皇宮脫珍御服著獘垢衣苦行成道地搖六震天雨四花將謂是箇人若是諸相非相卽見如來太遠生以拂子上下指曰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且道如來在甚麼處豈不見五天一隻蓬蒿箭攪動支那百萬兵不是雲門行正令幾乎錯認定盤星

天順甲申間纂佛祖宗派圖立碑於嵩山會善戒壇大殿前正續明教大師傳法正宗記爲天下禪宗萬世祖龍

淨慈休休禪師法嗣

杭州昭慶寺雪庭禪師字幻寄仁和桂氏子生於景泰丙子患痘風雙目短視夢中羅金神使令出家母兄不允成化間參休休翁於仙林寺一見契合遂出家受無字話十七剃染二十九登具三十五受休休翁印記又四年侍休於淨慈四十七開法昭慶

上堂擧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門云須彌山幸遇此僧當機不薦蹉過雲門直至於今攔街塞巷無存放處此僧若也下得一語道某甲者裏安放不得且請和尚撥過一邊非唯自己千古之下作箇自在快活閒人抑且拶得雲門忙手忙脚撒了收不得收了撒不得豈不丈夫然雖幻寄與麼也是勞人不少且道還有安放處也無自代云看取雲門道底

性空覺禪師法嗣

荊州玉泉能關主初參祖源海後依投子一日問有佛處不得住時如何子竪起拂子師曰無佛處急走過又作麼生子放下拂子云會麼師曰不會子曰兩頭不著千聖難窺這箇且住古人道藏身處沒踪跡沒踪跡處莫藏身意旨如何師曰不即不離子曰不即即箇甚麼不離離箇甚麼師擬對子便打一日因鷄飛徹見投子用處

示衆昨夜兎角起佛見今日龜毛起法見一齊貶向二鐵圍山眉稜與太虛相拄大海與須彌鬪額其餘王風主水者忍氣吞聲且道能上座還有非過也無吐舌云拔

廬山黃龍寺徹空通禪師示衆拄杖子穿却釋迦彌勒鼻孔文殊普賢運神變現覷也不敢覷著黃龍門下莫有腦後拔楔者麼咄屙屎送尿漢是你錯用心萬曆間爲慈聖皇太后祝釐詔至奉天門賜大藏供奉至今存焉

南竺橘禪師法嗣

三河寶鑑無聞明聰禪師上堂十五日已前瓶纏紙裏十五日已後拋頭露面正當十五日夜半庭前屈

膝坐毛頭星現齣臨門撞頭磕額底悄悄看
示衆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汝等諸人向甚麼處屙
示衆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
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山僧今日亦然有相見的出
來麼一僧出師戛拄杖下座正德壬申七月朔二日
入寂世壽六十有三

太初忍禪師法嗣

華亭無涯順禪師上堂龍吟枯木鐵笛無聲踏翻船
舷將謂別有順上座只好捕風捉影還信麼二十年
後有入證明師後二十年果示寂

天目秀禪師法嗣

南嶽雪巖清禪師依荊壁扣心法不敢容易入室一
日同澄禪師禮拜次師問三不是復擬開口璧以手
掩之師忽然省入次謁天目秀夾山覺師知法無二
印後結茅于古頭菴側
示衆舉斷橋倫和尚上堂云叢林冷冷無甚今時諸
方老宿雖則煨幾塊死柴頭各自煖熱門戶其奈東
挑西撥橫抗豎吹和自家底一齊烏了山僧者裡不
門大箇小箇乾箇濕箇畋拾堆在爐中火種尾兒深
與埋著待伊時節自到大衆時節到也以拂作撥火
勢云嗄烟燄逼人師曰用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又
曰好箇話端只是國清拈弄不出清上座今日與他
拈出也拈拄杖云大衆還見麼一僧出師曰不是龍
門客切忌遭點額以杖約退下座

印空海禪師法嗣

東滄證果如福禪師參寶月途中述偈曰古徑迢迢
任縱橫擦膵跌足可憐生只知雲傍杖頭起不覺懸
泉到項顙

方湖本禪師法嗣

斗方隱峰高禪師東巖參令看無字一日問曰汝還
記得活頭麼巖擬對師將拳驀擊巖口巖如此有省

默堂照禪師法嗣

太虛圓禪師示衆如未了悟須向蒲團上冷坐十年
二十年三十年看箇父母未生前面目

荊山理禪師法嗣

潙山古溪清禪師上堂衆集師拈拄杖曰丹鳳擬飛

晃鷂鶖群便曳杖下座

龍門淵曰謝公亭子偶登眺無限幽懷望裡生

了禪能禪師法嗣

黃梅法幢金禪師頌沙彌傳語因緣曰萬里家山一條鐵機深密固不容泄者僧亦面犯鋒鋩拄杖至今流鮮血

成都昭覺寶藏通禪師示衆舉月圓缺因緣頌曰圓缺持來問作家秋光醉得眼眯暋白蘋江上紅波湧錯認蘆花作雪花

天寧宣禪師法嗣

牛頭吉菴祚禪師聞東林悟道冠南北宗席師與古溪松菴同志參扣因門風孤峻難得入室後至天寧師資道契寧付偈曰心同虛空量法亦徧虛空不住虛空理授受繼吾宗

法舟參受以無字舟一日偶行廊廡間聞佛殿磬聲豁然即趨方丈師見而笑曰子著賊也師曰賊已收下請驗贓師曰贓聻舟振坐具曰猑籍猑籍師曰者掠虛漢猑籍箇甚麼舟一喝歸衆

杭州徑山天才英禪師上堂默堂和尚平地上湧起波濤虛空裡敲出木楔中人毒氣回來剛道親見寶月不知瞎却多少人眼啞洎合饒舌

東方裕禪師法嗣

南京碧峰寺天通顯禪師玉芝參師上堂偏學古德公案芝曰如何得不落人圈繢師掌曰是落不落芝平日所蘊泮然冰釋禮謝歸衆

師遊西湖宗鏡堂陞座曰此處正好說法芝從傍唱曰說法已竟師便下座

洞庭濬禪師法嗣

南京碧峯道瑩瑛禪師參洞庭見湖光瀲灔有省謂同舟曰佛性天眞不生不滅佛性即自性自性即佛性有無不計獨露眞如

異巖登禪師僧問學人參求知識或令提箇話頭或令疑箇話頭同也別也師曰纔學話頭當下便疑豈有二理一念提起疑情即現覆去翻來精研推究功深力極自得了悟師有釋疑集行世

雲棲袾曰此數語最爲精當今人頗有滯此二端

而不洪者蓋未嘗實做工夫故也

實峯柔禪師法嗣

育王傑峰定謐禪師上堂舉世尊初生頌曰瞿曇生下便驚羣爭似雲門一棒親盡道五更侵早起誰知更有夜行人

嬾菴參師曰祖師西來意你作麼生菴曰靜夜燒栢子清香到月邊師然之

不二際曰育王好個問端可惜發不著所以虎頭蛇尾反令者僧認個拈香擇火不知別有奇特佛殿當日若作育王待他與麼祗對便好把住云未在更道若是伶俐衲僧如龍得水變化莫測倘若站定脚跟不妨徹底掀倒要他至今起身不得

洪濟幻頌曰慈母心同稚子心愛憐終是困羣陰當初若解衝關去掣電驅雷也陸沉

上堂衆集師曰且散去老僧今日困靠拄杖下座

上堂古德道我有一機覿面提持如擊金石如奏簧篪不是知音誰其知古人提持箇事如古帝王書雲物歌大風一等語相似不特英風逼人而意在言外即覿面相逢不錯過者鮮矣

徑山下第十世

天目進禪師法嗣

嘉興東塔野翁曉禪師參天目目曰汝本是佛堂堂大度著甚來由師曰生死不明乞師指示目曰本自無瘡剜肉作麼師曰望和尚慈悲目低頭師方丈師愕然曰莫教人斷絕去麼遂袖香入室目曰子已到不疑之地何生死之懼哉師於言下豁然

石門雲頌曰不識黃金殿是家洛陽徒自覓生涯翻身擊碎蒼龍窟贏得一番風雨賒

天目上堂箭鋒相拄徒勞話會啐啄同時全還作者啐啄同時且置如何是箭鋒相拄底事師出禮拜起便喝目亦喝師又喝兩喝歸衆目卓拄杖下座

一日師從外歸目問甚處去來師云佛祖行不到處目云適有一人往彼處去子會麼師云不會目云爲甚不會師云若會則佛祖行到也目云如是如是即付師偈曰眞性本無性眞法本無法了知無法性何處不通達

龍珍胤頌曰。撥動冰盤珠轉轉。掣開金鎖寂寥寥。相逢謾說威音話。玉笛橫拈調自高

巫山巒禪師法嗣

建寧府斗峰古音淨琴禪師。禮亦石山主出家。與石論覺知緣我心起處。石叱之。師曰。我無心也。石曰。是汝知無所知覺無所覺者。師於言下頓脫身心。後遇靜見禪師。重加鬪掃。入蜀過南陽鷄鳴河有省

示眾。縱遇開示。一時難悟。要假話頭逼開心慧。工夫日久。百燂千煉。如鷄抱卵。煖氣久蒸。忽然一日時節到來。或遇因緣觸發。心目方得開悟。古云。是花各有開時節。春蘭秋菊不同途。凡作工夫。當離喧鬧。截斷眾緣。屏息雜念。單提本參話頭。至於行住坐臥。苦樂逆順。一切時中。不得忘失。念茲在茲。專心正意。切切思思。念念自究。返觀自己。這個能追能問底。是箇甚麼人。若能如是下疑。疑來疑去。疑到水窮山盡處。樹倒藤枯處。擬議不到處。心忘境絕處。忽然疑團迸散。心花朗發。大悟現前。頓見自己本來佛性。一段風光。非從外得。若得真有此見處。更要求覓高見宗匠決擇邪正。不可以此便休。如此纔名入門。譬名得地

古雪喆禮師。偈曰。青山常獨步。綠水不曾流。欲會西來意。嬰兒盡白頭

齊安白雲寶明鑑禪師。蜀人。參壽堂得法。出峽徧遊湘湖。於正德間卓錫黃岡白雲山巖處。澗飲。四方學者叢集。遂成伽藍

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曰。學人不會。師曰。一箇巴掌五箇指頭。問。如何是白雲山中人。師曰。納結三條篾。縱橫一字關

指月明舉公案了。乃曰。如此荅話。者僧未免在有無處著脚。明上座則不然。待云學人不會。向他道汝不會。我更不會。這僧若仍舊死墩墩地。劈脊便棒。何故。為人須為徹

嘉靖二年。遊大崎龜峯諸剎。十一月至苑。機訪道弘老宿。甚契。一日敘別曰。來不上此山。去亦不下此山。畢竟作麼生。言訖而逝。全身塔於殿後

薦福澄禪師法嗣

天成無聞愷禪師。鳳陽冷氏子。初謁薦福。福示以烏

窠吹布毛公案有省徧叩實方進無學才慧堂智皆
喜其工夫綿密後返薦福詰問鼓山聖箭話始得
脫然正德初住天成晩住道林師每接機拈拂子向
學者面前問是甚麼學者擬對師便打默菴同古溪
參菴欲問話先奪拂子然後致問師撫掌大笑歸方
丈
示默菴偈曰語是默默是說語默不到處佛祖心路
絕龜毛奪得出高層也落今時第二月千斤重担付
伊荷丕振吾宗弘正脈即令分座襄陽之龍池

石門濵禪師法嗣

齊安石門佛勤紹禪師僧問如何是奇特事師曰螺
螄吞却鴨僧云還別有麼師云有僧云如何是奇特
事師云螺螄吞却鴨

萬峯方禪師法嗣

靈鷲中峰素禪師僧問秋月團團因什缺却師曰紫
霧驚豹變僧佇思師便喝出

金臺覺禪師法嗣

舒州太平璉宗振禪師參金臺臺問丹霞燒木佛院
主為甚墮落鬚眉師曰覓火和烟得擔泉帶月歸臺
乃印可師一初終身三伏不浴嚴冬不爐臨終預辭
檀越及諸山端坐而逝

杭州徑山萬松慧林禪師郡之仁和沈氏子禮天目
平舒老人獲聞心要入京師宿通堂聞僧謂丹霞上
堂語大徹時伏牛空幻寓廣德師詣陳解遂得法
住徑山一日說偈曰七十六年萍跡何倚本無去來
應緣而已便寂

牛頭祚禪師法嗣

嘉興府天寧法舟道濟禪師秀水張氏子參吉菴通
徹菴付偈曰法法本無法今付無法法便於此承當
即此是心法
嘉靖初住金陵安隱上堂舉拂子召衆曰見麼又擊
一下曰聞麼既舉起便見擊著便聞妙眞如藏非思
非議應用泠泠汝諸人自不丈夫乃傍人門戶求知
求解韜晦家珍甘為寒乞將謂諸聖別有奇特
龍珍胤曰安隱透過銀山鐵壁從大解脫場出來
直與諸入覿面相呈諸人總被情封識鎖出頭不

得將謂聖遠乎哉及被拂子吞却空王寶座向諸人頂顙一拶諸人還覺痛麼

因羣鴉鳴有俗士問那一聲好那一聲不好師曰總是觀音入理之門

陸五臺問畫前原有易否師曰若無將甚麼畫曰畫後如何師曰原無一畫曰現有六十四卦何得言無師曰居士莫著文字好曰請師離文字發一爻看師召五臺臺應諾師曰者一爻從何處起

普明用曰畫前畫後論有論無總與大易無涉直饒一喚一諾爻相分明也未是衲僧極則畫前元有易否天寧老漢何不當頭便喚五臺待地應諾却好云元有易否陸公口裡必然別有所入且免後來許多週遮

龍興在曰諸人不得作祇龍興與你平實商量陸公祇問畫前有無消息你若畫前薦得許你參見伏羲畫後薦得許你參見法舟一爻未發處薦得許你參見陸公一總薦得畫前畫後皆是一卷大易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日用不離還薦麼

玉林琇頌曰倒垣破屋住幽林徹後通前不掩門轉北回南接影響可憐咫尺隔千層

一初元頌曰羲皇殿上話庖氏夫子庭前說仲尼共住都因不相識却教腦後擊金槌

熊南沙問設有人將劍來取師頭師還躲避否師曰若有不眨眼的將軍便有不怕死的和尚沙作揮劍勢師放身便倒沙曰好箇阿師死在劍下師起來呵呵大笑曰作麼作麼

施靜齋問一切法從這裏流出是否師喝曰一切法且置如何是這裏齋以扇擊椅師曰居士曾到這裏麼齋拂袖便出 即無礙禪師

精嚴佛開光上堂南寺佛點眼北寺佛放光若作奇特商量大似白日著鬼咄且置是事只如教中道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又云佛身充滿於法界且道這光明向甚麼處點卽是以拄杖作點勢云今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

郭平川指壁間佛問曰此佛何不放光師曰光遍十方未曾間斷公曰我何不見師曰又放光也

石門雲曰法舟被鐘聲塞破耳門頓覺通身靈活出世拈提脫略對機生氣逼人

庚申秋寢疾且革或勸起坐或請說偈師曰此皆文飾非吾事也以手搖曳而逝年七十有四坐五十二夏受教益千餘人入室弟子如淵大芹輩茶毗後墖其骨於別室中南嚮別室今廣爲禪悅堂而墖如故

伏牛斌禪師法嗣

齊安白虎山興善寺妙中玄禪師成化初寓興虎山

上堂僧問最初威音王末後樓至佛未審參見何人師豎拄杖曰會麼僧擬議師便打

碧峯顯禪師法嗣

湖州天池月泉法聚禪師嘉興富氏子讀壇經有省

浴佛上堂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只如孟夏漸熱自釋迦老子降生以至今日無纖毫變異之相時節既無變異當知巍巍相好亦無絲毫變異無端向四十九年說心說性說頓說漸致令後代兒孫啐啄不丈夫者總被惡水澆却即今狹路相逢不妨衆等也各各與他一杓不見道得人一牛還人一馬捨身與受身誰是報恩者豎拂子下座

元旦上堂撒眼流光如箭急今朝又是正月一家家門上貼桃符大鬼小鬼都竄匿猶有一箇不順陰陽的漢古貌堂堂無朕迹明逾日黑逾漆彎彎眼睛靚不及今日被山僧捉敗了也特與諸人報消息咄佛殿裏祝讚僧堂前雲集

陸五臺問東土千七百善知識即今向甚處去了師指庭樹鳴蟬曰者裡也有一箇曰聲響□□師曰喚作聲響即錯過也

徑山進曰玉芝與麼爲人不獨賓客看破亦將千七百知識埋在庭樹下至今起身不得若問新天池向道棒如雨點喝似雷奔陸公須是文章賓客知我衲僧別有長處

東林在曰二老扶豎箇賓主句塞海排山奔龍走象總出陸公門頭不得東林則不然待問即今在什處高聲呼曰陸公公應諾向道公若閒暇與老僧同遊徑山一回公若透聲透色便識席帽下原是舊時人

多雲天然慧禪師俗士問如何是道師曰卽今從什處來曰山後師曰什處去曰山後師曰且喜來去分明士禮謝師嘗應機皆曰善或曰善逝

廣惠連禪師法嗣

靖安龍門無礙辯禪師參廣慧受以萬法歸一話疑甚一日聞僧曰透過三波浪專聽一聲雷又僧曰何不道騎驢踏破洞庭波師忽有省

育王懸禪師法嗣

松竹大方寬禪師無礙理參師曰伏牛打七卽不問終南靜室意如何理曰伏牛打七泥團土塊終南靜室放大光明師震威一喝曰卽今光明在甚麼處理口口口口師呵呵笑曰如是如是

徑山下第十一世

東埨曉禪師法嗣

嘉興敬巽無趣如空禪師秀水施氏子性仁慈留心內典同法舟盤桓八年參野翁於東埨每呈見解翁與掃却一日謂師曰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唯在直下體取子若信得及可放下萬緣參個一歸何處師領旨後聞雞鳴有省卽薙染

石門雲頌曰夢乘口鶴登金闕一簇仙風生兩腋
邸店寒雞纔唱曉金烏啄破琉璃國

金明旭頌曰淺碧漸流春日暖仙翁乏侶又乘驢
道途不盡經華眼勒馬歸來月轉西

微學盛頌曰三番擬透禹門浪身在洪波隔逍遙
纔得春風通一線驀頭戴角直中霄

野翁付師法偈曰非法非非法非性非非性非心非非心付汝心法竟

掩關示衆三十餘年參請宗匠問法皆云無說問佛皆云無相幸得無相無說不覺頓空伎倆拗折主杖拍雙空手入玄關坐看陰陽消長偈曰窮子還歸長者宅善財參遍雜華林大千收拾毫端內推出口空掩上門

啓關自結玄關自活埋自吾閉也自吾開一拳打破玄關竅放出從前這漢來

上堂衆集師良久喝一喝曰禍出私門便歸方丈

上堂今日佳節七月七通身收拾巧來吃絕妙奇能

一併吞盡勿留些影跡向來弄巧叟天眞從今抱拙守愚直騰雲駕霧總成空百巧不如一老實如何是老實一句二便二二便一

新晴久雨初晴人皆喜悅綠柳舞薰風黃鶯啼不輟萬古祖師機一時都漏泄直下會得來依舊沒交涉何故一朝樹倒鶯不來莫把烏龜喚做鱉

梅雨梅風拂拂梅雨霏霏須彌山頭爛額香水海面皺眉池塘蛙鼓響如雷諸人會取西來意於斯薦得方知人人是五祖處處是黃梅大解脫門原無關鑰實際理地本是平夷若也未明任爾百鍊薰修徒自辛苦何也秖爲他眼邊耳畔覓黃梅依然拋却祖翁田地

示衆言前薦得已天涯句下承當路轉賒一擊鐵圍如粉碎海天空闊雁行斜

除夜時窮何似日窮好月若窮來歲亦然三十六旬□過了東村王老夜燒錢老漢並無一物應個時節因緣拈拄杖曰秖有這個無窮無盡歷劫經年今夜隨時送去免教涉廋□牽擲下曰歷劫得來今斷送

拍雙空手接新年

元宵畫角聲中薦得觀音未是作家彩燈影裏知歸室利謾誇好手恁麼告報與諸人也須笑破虛空口禪流若也未曾然再看鰲山顚倒走參

示衆鴻蒙未判天地未分先有一物時人呼爲正法眼藏亦名涅槃妙心今在諸人六根門頭顯現四威儀內昭彰拈拂子曰見麼若見通個消息

講師參師問經前一句遍婆虛空經後一句充滿天地包括一句函蓋乾坤正恁處時向什處下口講師無對

無幻補帳次師掃地至問曰做什麼幻曰補帳師曰誰帳要汝補幻曰和尚得恁麼惱亂人師便打幻作掃地勢師持帚而去

俞居貢參師曰聞居士在天心書院悟得些子氣息是否俞曰是師曰氣息聻曰在和尚開口處師曰非干汝事俞向前拱手師曰這個是書院裏學來底俞退身就位師曰乃見一斑俞曰某甲日用不忘者個師曰且得途中受用俞作滿空雲水有生涯句呈師

曰雲散水枯時生涯在什麼僉擬議師彈指一下曰在者裡僉於此有省

石門雲曰一座天心書院多少文章秀士在裡面光風霽月弘讚嘉猷無端遭滿空雲雨致令昧心者戀金馬步長安大似咫尺望帝鄉千里若是石門纔問伊雲散水枯他若擬議驀面好掌管取天心書院底一齊洒脫

湖邊步月次無幻至師曰明月與清風水天同一色人人在個中祇是出不得幻曰打草驚蛇作甚麼師曰汝又作麼生幻曰看脚下師大笑便歸

師與無幻經行次聞風撼槎榯樹聲師曰此樹風來獅子吼風寂便涅槃幻曰樹倒風息時獅子在什處吼師良久幻曰大好吼卽不是獅子師便掌

鐵容玄頌曰公子邀遊月滿樓佳人更調唱伊州便將席上春風起直到瀟湘水盡頭

陸五臺學僧問夾山承和尚有言二千年住此山未嘗舉著宗門事至東裝前去因緣曰此僧前日掀床後日濱去一言無措和尚可代一轉語得麼師曰者兩個有頭無尾漢夾山當此僧問時卽曰我向來不曾道著喚侍者擯出此僧不失乎有前無後賊過張弓者僧次日當夾山舉話處卽向空中打兩拳推一推埋了也亦免陣敗逃回曰是師曰且道者僧埋自已埋夾山曰俱埋了也師曰仔細切莫累我陸大笑師曰去也陸曰妙妙

龍興在曰作家宗師天然猶在廊廡貴客今日偶逢同心鼓舞扭結鴛鴦直得席劃蒼梧樂奏鈞韶使當日夾山極力處有今之陸公法道不致寂寥敬畏拔劍相助却被俗官看破

萬曆己卯仲冬付法於無幻說且謂曰來歲中秋五六日間吾欲行子宜來於期幻至師示微恙說偈曰生來死去空花死去生來一夢皮囊付於丙丁公白骨斷橋隨衆呵呵明月清風吟弄

佛曰方曰皮囊既付丙丁白骨交歸斷橋畢竟將什麼吟風弄月良久云爲見烟霞生背面因知星月繞簷楹

石門雲別佛曰皮囊付丙丁白骨歸斷橋畢竟將

甚麼吟弄良久曰長天秋水孤鶩落霞
晦牧密頌曰自從踏斷板橋霜茆店雞聲午夜長
砧杵重敲聲轉切行人始不費商量
師生於弘治辛亥年十月十八日終於萬曆庚辰八月十六日世壽九十塔於本菴

石門海禪師法嗣

隨州七尖峰大休宗隆禪師青州益都賈氏子一日挑水忘行撞壁有省作偈曰大地山河體性空那分行走與西東偶然撞著無私句萬水千山總一同諾無盡於河南乾明寺機契遂蒙印可

室中嘗垂三關語以驗學者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黃瓜茄子其僧不薦至一菴菴主問上座從甚處來僧曰七尖峯主曰有何言句僧曰某問西來意和尚相戲主曰試通看僧舉前話菴主設香遙拜曰大休古佛放光也其僧方悟

嘉靖二十一年十一月八日集衆書偈曰三際握來爲主杖十方元是舊袈裟泥牛石虎知消息踏破虛空便到家置筆端坐而逝塔於本山

斗峯琴禪師法嗣

建寧府斗峰天眞道覺禪師看爲法歸一有省述偈曰一手拍兮一手鼓無位眞人出格舞口中唱出無腔歌三千諸佛同一母往呈古音音可之

三角音禪師法嗣

義水高原山二祖南宗印禪師參三角請益趙州置掃箒撫掌大笑因緣角連打二掌師曰莫當得麼角又打師曰金鍮不辨玉石不分角大笑出法堂一日因僧誦風鈴偈曰銅唇鐵舌太尖新樓角懸來不計春言外百千三昧法因風說與箇中人師有省呈似角角可之

龍門性頌曰不是人斑是虎斑兩同牙爪露崢嶸
而今要見趙州老剎剎塵塵秃帚談
護國鐸頌曰荷葉羅裙一樣裁芙蓉笑臉兩邊開
直入池心看不見歌聲必定有人來

西林甯禪師法嗣

浠川華桂山能仁濟舟洪禪師九江桑落人禮西祖

解問爲師。一日送亡僧感絕世緣。參西林。林教看三不是領旨

一日僧參。師曰。什處來。曰。黃蘗。師曰。黃蘗有何言句曰。常謂眾曰。只教汝別求易。若教汝休歇最難。師曰有幾人會得。曰。常春大覺。師曰。上座。曰。某甲不會師曰。實不會耶。曰。實實不會。師曰。明日速回。伊必爲上座說。僧稟命返黃蘗。果於言下契悟

能仁在日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

萬曆辛丑年中秋翫月。次師指月謂心安曰。晦則吾行矣。至三十日沐浴坐脫。塔於寺西

天寧濟禪師法嗣

嘉興胥山雲谷法會禪師。嘉善懷氏子。參法舟。舟令看念佛語。一日受食碗忽墮地。豁然有省。偶閱宗鏡錄。大悟。舟特著臨濟二十七世源流付之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曰。莫更有奇特否。師曰。不得將龜作鱉

憨山清北遊。師出衣偈付之。囑曰。吾之大法在汝肩頭。愼勿容易。子當珍重。山唯唯拜受

今沐疑冰

師終有大光明。垂於後世。塔於棲眞寺之西。碑銘係袁了凡作

按牧雲錄公作清師塔銘後語其略曰。然我大師之續脈於祖也。按師自述。得雲谷向上巴鼻。深參力究。以至築著旋嵐偃嶽之句。方疑團[沐]釋。時有鼻孔向下之偈及鐵牛入水之說。益從是悟入。故多別參。一無日嗣。獨於谷師法感已深。尙叙荷法。準此。師本雲谷無疑。當自雲谷傳。法舟濟遡推至臨濟大師。則師嗣爲二十八世。雖然而的法淵旨。機用施設。實圓洞五宗。任運不立。絕弃死殺一家之振。何則派發於源。莫盛於曹溪之後。五宗過盛。則衰於盛昭代之初。劍去久矣。刻舟而覓。罔克肖之。捉死蛇耳。豈能力扶斯道哉

滴乳曰。世之搶行眷市。識者嗤而笑之。況宗乘絕續。慧命攸關。乃有確據者。如東林悟之八峯深所出天寧宜。宜出吉菴祚。祚出天寧濟。濟出雲谷會。會出憨山德清。此師師授受。祖祖相傳。黃童白叟之所共曉。近見少林續燈稿入大千潤下。是欲開天皇天王之諍端於後世也。南澗續燈存稿。誠禪宗續史法門金鏡。亦見編入未詳。因少林書出在前。存稿流通在後。故姑存以待具正法眼者。若張無盡點出湛堂金剛眼也。其足下見孫。罔知所自出之祖。亦學步邯鄲。直令識者嗤而笑之。予詳考清公南還會師物化。遂建塔院。募田以永守塔。計清公立師神主。不日明圓寂本師雲谷會禪師之神主乎。傍勸得法弟子德清立乎。又紫竹林顓愚衡公集所述淵源錄。牧齋作清公塔銘。有公嫡嗣雲谷之言。何一概抹殺。稱清公不即登祖師位。瓣香拈出。致令門外漢安

下語耳

嘉興精嚴寺冬溪方澤禪師嘉善任氏子參法舟一日舟舉龍潭參天皇語至何處不指示心要有省天寧解制秉拂佛法雖徧一切世間而未嘗有絲毫透露作麼生結雖未嘗有絲毫透露亦未嘗有絲毫蘊藏作麼生解故知百丈大師曲引初學爲此方便誑謼之辭其實不能結不能解也設有孟八郎漢出來道我能向百丈大師結不得處一結結斷直使天下衲僧忘前失後求出無門亦能向百丈大師解不得處一解解開直使天下衲僧七狼八藉竄身無地却甚奇特諸上座彼既丈夫我寧不爾良久擊拂子一下云咄

萬福愷禪師法嗣

襄陽府龍池寺默菴慧聞禪師語具闡章無師學僧問雲門如何是雲門一曲門曰臘月二十五師頌曰宮商不落調還高千古淳音法帝堯明月清風無價買盡情分付與漁樵

松竹寬禪師法嗣

伏牛無礙明理禪師汾州和氏子參松竹蔓大方和尚隨衆打七有一聲虛空碎獨露法中王之句後同月菴大圓入終南一日菴舉高峰銀山鐵壁語師頓悟述偈曰一覺心空疑便消拈來放出自逍遙運水搬柴全體現萬象森羅一性包又曰妙體如如本自空更無一物可追尋須彌頂上波翻浪太陽終不離乾坤過犬方求證方付偈曰付汝金襴廣利生空宗一震海河清性包萬象人天仰佛祖門中闡化機

徑石滴乳集卷之三

徑石滴乳集卷之四

清　嗣祖沙門江州　直在　編

嗣法門人濟安　機雲　續

徑山下第十二世

敬畏空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無幻性冲禪師字古滋秀水張氏子母卜氏誕師之夕夢橋上一鶴飛冲上天因名橋嬰時每

嘻不止唯以供具列於前卽輟卅歲率羣兒以瓦石作殿像羅拜旣納內青子嘗歎塵勞膠固曷得出離聞無趣乃本色道人欣然往參趣誨以教外別傳之旨有所契入遂薙染結菴徑山集無趣語及見趣趣曰曾做什麼來師曰買得一段田收得元本契請和尚僉押趣展閱曰這個是我的你的齊師曰莫搶奪行市趣擲下集本師便出

龍興在曰一人肘後懸符一人項竪摩醯二俱作家烜赫古今若作臨濟兒孫猶欠在何故敵勝從中出須憑師子兒

龍門性頌曰相逢各自展家風祖業兒孫用不窮
大海無涯資躍鯉長空萬里縱飛鴻

金明旭頌曰龍門久駐飛騰勢纔便風雷越晚潮
驚起泥牛穿碧海轉身一拶直冲霄

石門雲頌曰借婆衫子拜婆年體段風流出自然
更有一般純粹處御街掩袖月明前

拂拂春風搖地軸沉沉夜雨洗天根銀濤萬疊資
鱗躍鼓鬣雲蹦海嶽昏

無趣問徹骨徹髓道一句三玄三要絕遮護此二句中我欲取一句為法汝道取那一句好師曰和尚適來道那一句趣瞋目叱曰汝恁麼無記性師曰祇為和尚徹骨徹髓趣笑曰不然為子一人卽得爭奈大衆何師曰取卽不辭恐辜負先代畏我後人趣曰如是如是趣付偈曰師傳拈花宗我示微笑法親手展付汝持奉徧塵刹

金明旭曰無幻大似一顆走盤珠愈琢愈輝趣趣驗得號段分明也是句賊破家

師燒火次僧問如何是自性天眞佛幻云搬柴來僧搬柴了又理前問師云者奴子好惡也不知便打

徑山蓮頌曰大富須還長者家天然隨處有生涯
可憐不識衰中寶錯認眞金作赤沙

牧公謙頌曰脚下無行總不知因憐鵓鴒亦何癡
幾多負義忘恩者徒有雙雙兩道眉

鐵容玄頌曰長安年少惜花殘爭認慈恩紫牡丹
別有冰盤承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

潛夫峻頌曰桃源洞口尋春色野老頻呼在此中

遊徧園林猶借問不知身在萬花叢
兩客下棋次僧請益師曰若論此事如兩家著棋用
心鮮有不克者何則若也未知局面舉必全乖不善
權宜觸途遭喪秖爲他意馬散失狂象無鉤兵車不
識機關心粗常行險地不惟重重納敗將見皮破血
流若是主將威嚴士途平坦如是而炮不虛發發則
打破重圍兵不亂行誰肯直前退後天馬而追風八
面砷車而竟沒遮攔不惟致勝奏功畢竟風行草偃
且久曰太平本是將軍定不許將軍見太平
僧問如何是提婆宗師曰一字不著畫曰不問者個
師曰圓相不著圈
二祖雲徵曰要會一字不著畫圓相不著圈麼直
須倒退三千里
師住車溪二十餘年日與衲子商確大事罔不悅服
萬曆三十八年復住徑山上堂大道無向背至理絕
言詮迥出三乘高超十地萬法不到處特地光輝生
佛未分時靈源獨耀不落見聞不隨聲色直下無一
絲毫頭徧界全彰縱饒棒頭取證喝下承當猶是曲
爲今時倘或光景俱忘契心平等亦非的旨所以道
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到者裏絕
行絕解絕照絕用絕理絕事若倚天長劍凜凜神威
如鐵牛之機籠羅不住今日明眼人前不敢囊藏被
蓋八字打開拈拂子曰諸人還委悉麼耀古騰今秖
者是大千世界一閒身
因病僧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千株松下
角彎彎百草頭邊亂跨跳
能仁在日車溪恁般答話知天下後世千燈萬燄
當從其足下出者僧若有問殺閑黎价逼殺首座
處底手脚待車溪纔擬對便掩耳而出且要老漢
立地脫去
萬曆辛亥季冬初四日傳廣首座袈裟偈曰塩前付
囑無多子百萬人天那個尋未審是誰成漏泄至今
殃禍及兒孫
滴乳曰余致傳燈惟南嶽侍曹溪八載只道個說
似一物即不中招得追風馬子南明侍車溪八載
止換得個破袈裟且道與古人同也別也參

端坐而逝闍維塔於徑山壽七十二臘三十

雲谷會禪師法嗣

韶州曹溪憨山德清禪師字澄印全椒蔡氏子七歲見叔母生子又見叔死即抱生死去來之疑年十二禮南京報恩寺西林寧公爲師時嘉興雲谷會住棲霞報恩師執侍甚勤谷開發悟明心地師即請西林剃落盡燒所習外學謁無極受具聽講華嚴玄談有省乙丑谷結禪期於天界擧師入堂示以向上巴鼻辛未辭谷北遊谷曰吾之大法在汝肩頭愼勿容易邸中閱物不遷論至梵志出家頓了旋嵐偃岳之旨生死去來之疑乃作偈曰生死晝夜水流花謝今日乃知鼻孔向下乙亥禮文殊結茅五臺之龍門匡山徹空雲棲蓮池相繼入山與師語契辛巳仲冬慈聖皇太后爲神廟建祈儲道場於五臺大塔寺百有二十二日師與妙峯主其事壬午八月光廟誕生癸未春遁居東海牢山恢復那羅延窟慈聖再徵不得甲申乃得師輒賜內帑師倣古矯詔賑饑事以賑山東民丙戌慈聖頒藏經布金造寺賜額海印丁亥工竣即開爐鞴己丑請藏至南京報恩感寶塔放光乙未方士流言侵擴逮赴詔獄按驗無實坐以私創寺院戍雷州衛道出江西鄒元標迎至鐵佛菴與師一語投契頓翻前案丙申禮六祖抵戍寓城西坡公亭雷州饑癘師收埋骸骨爲討建盂蘭會說幽冥戒天大雨癘隨止戊戌修曹溪遁志戒靈通侍者酒歸侵田斥鬻舍屠門酒肆皆爲寶所大鑑之道勃焉中興

師擧雲門光不透脫有兩般病因緣頌曰天街花月影珊珊沉醉東風獨倚欄朝罷九重人靜後六宮猶尙整衣冠

擧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門曰須彌山頌曰天寒霜落月沉西清夜迢迢鶴夢迷海底日輪紅似火行人猶聽五更鷄

擧德山托鉢因緣頌曰閒看師子護調兒顚欠嚬呻力盡施爲著翻身聊一擲低頭歸去令全提甲寅夏慈聖賓天詔至師返僧服丁巳建法雲寺於廬山五乳峰下效遠公六時修淨業天啓壬戌復住曹溪癸亥十月十一日示微疾沐浴焚香集衆告別顧曰今

日截斷葛藤端坐而逝世壽七十八僧臘六十有夢遊集經論註解二十餘種乙丑歲龕歸五乳塔而藏爲崇禎癸未寧人復奉龕歸曹溪歷年二十端坐如生遂金漆塗體升座與六祖肉身相望就天峙岡舊塔院地供養名曰慈山院去南華寺半里許

中溪覺林居士李元陽生而穎悟過目成誦初得方士授導引之術以爲神僊必致後因讀楞嚴經大駭曰世有如是書乎遂留心內典樂與僧遊自號覺林居士在翰時常遊法席見雲谷遂蒙印可與默菴定堂二師爲方外契所著有禪源記及中溪類稿等書流行於世

龍池聞禪師法嗣

天目蘭風眞定禪師餘姚陳氏子夙有根器雅慕禪宗年二十禮天目璁公爲師未幾往五臺一十三載後至徐州鐵佛寺一夜因風吹殿門有省尋參龍池獲心印自此遊歷諸方三十餘秋江淮之間聲名大著師嘗頌隨緣赴感有盡微塵界菩提坐不動秋毫轉法輪之句師著冰壺宗鑑及維摩經註共二十七卷行世於萬曆壬午正月八日示微疾至十五日跏趺而逝

廣信府鵝湖□□□禪師郡之上饒朱氏子偶遇戚屬會道者談四生之義師於言下洞了物我平等大意往洛之大平落髮南歸焦山度臘聞江中推船有省偈曰夜靜江空闊推船囫囫聲不知何所往擠子半邊輕謁華山聞山拈一段生涯六不收話猛提七日身心脫然尋歸里中住靈山畫大圓相於壁間曰內寫莫教塗黑外寫勿使傷白有人向圈裏圈外下得註脚者許你學道無疑不然總是懞㦬後住鵝湖十年不立座元博山參以趙州無字話相契請居厥職贈以偈曰鵝湖十載虛元位一旦元何立少年兩箇眉毛八箇鬚須知佛祖不容前嘗匱無門鎖置方丈壁以驗諸方偈曰上古流傳鎖憑君智鑰開若無開鎖法相見不須來萬曆丁□二月晦日上堂說法置齋作別示偈曰八十餘年幻夢中鐵牛耕破太虛空臨行一句相分付半夜金烏帶日紅端坐而逝

伏牛理禪師法嗣

均州武當佛殿岩花眞際禪師神宗時爲慈聖皇太后轉大藏詔住靈應寺恩寵甚渥賜號不二大師上堂示衆秘魔叉祖雲壞井禾山鼓眼裡撒沙饑虛抑勒托鉢法堂喬拈拂子云者隊守古塚底不知出了多少今日落在佛殿手裏不穿却鼻孔定是翹却你眼睛何故不入洪波裏爭見弄潮人

徑山下第十三世

徑山沖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南明惠廣禪師鹽官韓氏子禮興善芹泉剃染志慕禪學恨其宗風不著偏遊講肆復歸掩關於無字話疑然始覺物理一致古湛聞有眞實志乃就關扣問便有師資之契遂啓關往謁古湛於車溪未幾卽入古湛舊隱之白雲山禁足三載徑山繼峰老宿請湛開法師每聞示誨必垂淚刻究一日偶拾片紙有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之句有省呈湛湛印可卽擧師首衆尋付偈曰得本無所得傳亦無可傳今付無傳法東西共一天

天鐸源頌曰八載巾瓶窮徹骨大千齊同一毫端可憐家破人亡處猶把封皮當信看

胡機郁頌曰頓絕狐疑遠探玄劫壺空處妙難詮而今穩坐蒲端上一鼓雷音徧大千

金明旭頌曰禹貢上承堯舜德盛明猶見漢唐心此時不必問端拱帝業持盈已到今

雨山越頌曰河出圖洛出書藍田產美玉赤水育玄珠仙姿不是人間種殼裏藏身供上廚

石門雲頌曰鑊湯踍跳上刀山氣擁眉間海樣寬回首死趨塗毒鼓血漫漫地照人寒

任徑山示衆五峯頭卓朔雙徑尾顚先喝石巖踍跳明月池傾天此四句一句中有殺人刀無活人劍一句中有活人劍無殺人刀一句中殺人刀活人劍俱有一句中殺人刀活人劍俱無伶俐衲僧簡點得出一生參學事畢

空諸性曰四句外尚有一句子百味具足不獨殺活也然雖南明終未能擧出在且道是那一句頁久云覷著則瞎

濟北弘曰楚黃紙貲一狀領過

示衆以拂子點●此相云徑山最初祇爲有此一著遂爾站定脚跟一挨一拶愈究愈遠忽一日不究而究不窮而窮不究不窮不覺晛空伎倆猛地回覷又畫一此相云原來只是這箇纔知者箇復打○此相云便是者箇諸昆仲且道者箇作麼生理會這裡具得一隻眼方許到家

示衆跳出金剛圈揣碎虛空骨剖開秘密藏放出塵沙佛大方闊步妙運寰中細剪白雲七片八片密羅黃菊一叢兩叢古佛心祖師意一齊漏泄堂堂龍象有許多眼耳爲甚不見不聞驀竪拂子隨擊禪床云向者裡一擧便見一擊便聞赤肉團上無物不有無物不空眞俗二諦於中顯現十聖三賢於中休息以無身爲身將空法作法其識也應萬有而不窮其寂也覓一法而不有者點靈明如珠在盤以此明心何心不明以此顯理何理不顯所以道有意相尋偏不見無心覷捕體全彰諸人須向脚跟下究取始得

除夕示衆前年年鼻孔無半邊去年年兩眼不能全今年年三十精骨獻靑天我禪已說了汝等作麼生

●契當作喫

参

元旦示衆新年佛法有趙二●契村酒醉倒李龐翳王三笑破口新年佛法無水上按葫蘆海底蓬塵起堂堂在半途古人提掇不得底徑山恁麼擧揚者裡還有佛法商量也無合掌問訊云元正啓祚萬物咸新

燈節示衆擧大慧上堂云正月十四十五雙徑椎鑼打鼓要識祖意西來看取村歌社舞師曰大慧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孔抖得散捏得聚可謂烜赫古今法王座上人天衆前爲甚照應不到徑山今日要與劈石分金你諸人也須識得祖意西來若認定村歌社舞大似燈影裡行未覩太陽在

示衆爲石嶺與汝相見了也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大衆作麼生說個相見的道理且道相見見個甚麼良久云露咬剎竿狗啣燈盞

示衆擧月幻返八峯峯曰還我照用來幻曰若有照用卽成障礙峯曰著厮著空佛也救不得幻曰有無俱寂滅空佛悉皆非師曰月幻氣識超羣如太阿出匣八峯潙門大啓若海納英流可謂立賓互叶照用

同施雖然還知八峯只解踞虎頭不解把虎尾麼
示衆昔竹山主禪師脫略異常一日遊佛殿聞風吹
殿角鈴聲倚杖脫去茶甌得舍利無數然我衲僧得
一機半解遯迹林泉久久操持掃盡廉纖末後乃有
如是作略近時師僧纔得一知半解就要爲人師範
韞工全無微細末透末後一著未免螃蟹下鍋何也
一回擲地作金聲九曲黃河清徹底
示衆學南院啐啄同時因緣師頌曰同時啐啄不同
時箭鐵飛紅打一鎚無限周遮頭腦裂干戈中立太
平基下座
示衆舉兩堂首座相見師頌兩岸夾流來滾滾一泓
活碧去綿綿師兄若解反身躑海底泥牛角指天
住永慶寺示衆箇般奇特妙難言驀直皐亭跳上天
帝釋鼻梁遭磕破波斯痛倒海門前
示衆張公作與李公友欲進李公一盃酒返被李公
進一盃好手手中呈好手大衆要見好手麼第一座
抽身便出師以拄杖打散師方丈
示衆甚麼物恁麼來石人舞袖笑盈腮泥牛入海無

◈師疑師

消息木馬嘶風越不回忽越回鐵壁銀山盡打開驀
拈拄杖畫一畫云這裡還有一重
示衆將心求佛墮在毒海離心意識趨向無門諸□
弟果能休去歇去以須彌山作四大海白浪滔天以
四大海作須彌山紅塵滿地烹虛空之髓而滋味嘗
新挑劫壺之燈而光明灼大者裡鈎錐不得那畔鞭
索徒施所以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
影開彌勒之樓閣法法全彰入普賢之行門頭頭不
捨到此只得木童歌白雪石女咏清泉按指則海印
發光動絃則音聲滿耳接拍既有伯牙座前誰是子
期
示衆古人喫三頓棒如龍得水似虎靠山羅籠不住
呼喚不回倒嶽傾湫平沉大地收來盡是馬簸箕簸
□□若是靈機活脫別展家聲著著該羅步步密還
到者裡須知日晝雞啼紅塵犬吠是佛是魔三十棒
管甚船來陸來或饑或飽一頓飯論甚明頭暗頭藏
身處沒踪跡布袋橫拖沒踪跡處莫藏身拄杖倒卓
大道祇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不是目前法非耳目

◈口疑兄

◈日字更疑

之所到大衆還知此消息麼良久云但得春風齊著力一時吹入我門來

示衆舉月溪澂禪師參東林悟和尚呈所見林不諾溪以林强抑出不遜語一日辭林林負囊送至山門忽指黃犬曰者畜生爲甚有業識無佛性溪於此大悟師曰東林垂手處大似逆鱗徑寸大岡悟去也是好肉剜瘡雖然如是者裡別有道理諸人不得草草承當

示衆舉則中上堂云結制來天陰四十日今朝晴明好晒眼雖然臂肘不向外曲諸人分上也要簡點分明師曰平湖結制來四十日雨淋淋底皐亭結制來四十日乾曝曝底諸人分上亦要檢點分明無論乾箇濕箇拈向一邊以拄杖卓一卓云諸人向者裡試說道理看

示衆落日如懸鼓峯前仔細觀霞光交大地一片錦山川汝等若作境話會辜負平生不作境話會亦辜負平生畢竟作麼生

慧頂棟曰我最初讀夾山猿抱子歸靑嶂裡鳥啣花落碧巖前覺意句泠泠然及徑山霞光交大地一片錦山川始知者個道理針劄不入水泄不通若非打破漆桶底不錯會也大難

示衆舉方山寶禪師因僧問如何是般若體師云八角磨盤如何是般若用師云八角磨盤空裡走師云瑞巖只解隨邪逐惡不解回櫓就岸倘問皐亭如何是般若體驀與一掌如何是般若用更與兩掌不特指出般若體用亦且知我衲僧門下別有爪牙

示衆舉方山和尚未出家時偶閱壇經恍如舊習乃舉黃梅衣鉢因緣問曰旣不會佛法爲甚又紹祖位鞏曰不但祖師大有人不會佛法亦紹祖位山曰和尚還紹祖位否鞏曰若紹祖位卽會佛法師曰瑞巖如齒齧木偶爾成文淨慈被伊一拶便乃平高就下唱道門中略較些子黃梅衣鉢未夢見在大衆要識黃梅衣鉢落處麼以拄杖卓一卓喝一喝下座

示衆僧問三世諸佛爲甚不知有師曰聰明反被聰明悞進云黧奴白牯爲甚却知有師曰棒打石人頭曝曝論實事僧禮拜師舉斷橋上堂云雁山雲台嶠

月或卷或舒或圓或缺兩兩三三朝遊暮往袈裟角拄杖頭挑底挑裏底裏不妨自怡自悅若到瑞巖定是打教棒折何故而今甚麼時節師曰古人赤心片片只要功論蓋代當日若有見義勇爲者待他正與麼道從旁走出震威一喝看他做甚麼手脚更喝兩喝下去瑞巖即有定亂之謀管取退身不及

示衆學天目進禪師問夷峯寧和尚如何是西來密密意峯下禪床擒住曰西來無意你道此問是甚麼意目自此寢食俱忘一日登廁聞僧敲籌作聲忽猛省師曰大岡有驅耕奪食之施無電激雷奔之作以致天目沉言滯句墮在機境及聞籌聲遭他恠笑若是徑山打開發天門戶一任赤驥追風精金躍冶何故青山無數行人少紅雨和烟墜綺羅

師在龍居首座寮僧問已到車溪更不爲人時如何師曰樓上春風時欲歇誰能攬鏡看愁眉僧擬進語師喝出

鐵容玄頌曰眞珠簾箔掩蘭房明月沉沉客漏長
環佩乍生春草碧嬌容應不復臨妝

雲庵量頌曰玉簫吹徹鳳凰臺古殿深沉曉未開
滿地落花春已去綠陰空鎖舊莓苔

僧問一念緣起無生超彼三乘權學等見阿誰緣起有生耶師震聲一喝僧禮拜

晦牧密頌曰雲收雨歇海天寬浪激因風起萬端
識得長江波是水沙鷗夜宿荻蘆灣

聞谷問了即業障本來空爲甚師子尊者被罽賓國王斬却師曰本來空曰爭奈頭何師曰本來空曰爲甚罽賓國王一手墮地師曰本來空

微塵盛頌曰柳汀斜對野人廳零落衰條伴曉江
正是霜風飄斷處寒鷗驚起一雙雙

因檀越飯僧知客行嚫維那唱云板首三分執事二分散衆一分師問侍者云汝是幾分僧無語師召知客曰何不與他僧亦無語師顧視大衆維那問訊出堂

雪次侍者推聰云滿山都是雪師云隨聲逐色漢僧云請和尚離聲色道一句師云滿山都是雪

晉明用曰者僧身挨白刃活得命來不妨好手徑

山費盡鹽醬究竟不獲稱心者裏有向聲色外別
運一句者麼良久曰切忌道滿山都是雪
東林在日者僧與麼問南祖與麼答固是一等平
懷曾明與麼批判未免當途栽棘東林要大膽道
個滿山都是雪只知龍向葛坡出不覺風雷舌上
生揮拂子下座
普請師擒作具領衆到山門適園頭洗菜磨頭晒巾
師指二人謂衆曰園有園頭磨有磨頭復指自身云
要者漢作麼衆無語師抛作具歸方丈
雲庵量頌曰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風冬有雪
若無閒事挂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
師主法十餘年惟淸白約衆孤潔自居傍門依戶之
徒畏如湯火僅爲湖獨親法乳師志在古道凡片紙
隻字誠般若之膠膠也
泰昌改元庚申仲冬念七日辰時囑後事畢奄然坐
逝茶毗塔於徑山普同塔皆從師志世壽四十五僧
臘二十三

天目定禪師法嗣

浮渡山華嚴寺朗日本智禪師曲靖李氏子禮白齋
薙染謁佛殿不二及性天輩後登天目參蘭風契旨
世稱叢林白眉一時王公大人執弟子禮慈聖皇太
后法寶駐錫金谷表師主其席
萬曆乙巳十二月念四日以水盥掌跏趺而逝訃聞
慈聖震悼憫鄭遂賜金返靈骨於浮山塔妙高之南
麓以從師志也有語錄若干卷行世

不二際國師法嗣

太原府臺山妙峯福登禪師山西平陽徐氏子從蒲
州萬固朗出家有願行普賢行始於讚嘆寺立關三
載遇異僧指示曰普賢行乃潛行密用謂一切心非
勞筋苦骨之謂也師遂南遊金陵參雲谷拈念佛
是誰話令參同憨山淸北遊參徧融圓嘯殿寶大千
潤諸公萬曆初再參大千於少林隱居臺山獲文殊
摩頂授記明神宗爲慈聖皇太后祝遐詔不二赴京
奉旨於臺與師盤桓累日機緣甚契一日被不二嘉
地一劄忽然大悟如是道望隆重至有猛虎開路善
薩送燈之事神宗夢師像徵赴京賜紫衣師號示寂

◎卻疑印

塔於臺山勅封眞佛子

黃州白虎山興善寺一然如幻禪師本郡朱氏子世業儒性仁慈常行放生等事因鄉試脫榜師曰吾出家志遂矣特往襄之草店寺薙染入伏牛山火堂結制謂不二得其頴悟不二卽可以法萬曆間慈聖皇太后建首楞嚴道場祕宗詔入便殿賜紫並洪濟之號表歸隱廬山黃龍同徹空慈山數人復白蓮社戊午年黃州太常官公遊山謁師道風率文學何其祥等請住志公白虎道場不數年還復舊規

上堂釋迦心血達磨眼睛阿誰無分只是不許忘想所謂得之於心伊蘭作旃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園昔安國問僧一語具得失兩意汝作麼生道僧舉拳曰不可喚作拳頭也安國不肯師亦舉拳別曰祇爲喚着個作拳頭大衆向者裏下得一語恰當始知毫釐有差天地懸隔

掩關二十二載崇禎癸未二月十五日無疾坐化荼毗瑩淋山河之乾方世壽八十四僧臘四十一嗣法弟子四人

◎口疑劫

夔州白馬寺儀峯方彖禪師達州羅氏子參金佛山雲庵和尚令看如何是鬼神口不破之機三年有省出峽遍謁知識結茅雙溪一日午炊聞甑中作聲忽大悟作偈有白雲青嶂點頭之句嘗遊浙中庵於杭之清平眞寂印公蚤年嘗依之一日舉青峯丙丁童子來求火話詰之曰青峯恁麼道法眼恁麼道爲甚麼有悟不悟印曰初以識心湊泊所以不悟後乃直下承當故乃大悟師遽舉拳揮案一下厲聲曰恁麼汝今大悟耶印擬議師便痛罵趁出印直汗流浹背於茲憤志力參

萬曆壬辰間歸白馬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兩頭燒火一頭烟師手中嘗執鼗鼓一面書蟲子一面書犇字凡應機多舉而搖之示寂塔於龍神山

◎乃相疑改編

濟乳曰據永覺賢傳眞寂印公塔銘乃記剪於師印有語錄乃細門審調行世

◎口疑十

徑山下第十四世

徑山廣禪師法嗣

建寧府普明鴛湖妙用禪師杭州海寧鄭氏子年口

七禮與善濟舟爲師受業於南明和尚謁無幻請益參禪之要一日於徑山禪堂偶閱思益梵天經註有省卽呈偈曰鐵壁銀山誰敢摧賊身驀地捋將來相看元是舊相識當下慚惶笑臉開呈明明見而呵之自此誓不作偈頌畢提本參而自逼拶南明因病篤擧香嚴偈問師師纔開口明便喝師復擬開口明又喝師點頭

石門雲頌曰珊瑚盞盛靈龜血更酌茶蘼茜翠香因憶王喬雙羽健鬆鬖一醉罄壺觴

師侍南明明問斷頭船作麼生架三脚驢作麼生騎師低頭下去明深喜尋付偈曰無傳無受法無傳無受心付與無手者掣斷虛空筋

石門雲頌曰子陵灘下老漁翁展轉拋竿力已窮剛獲赤鱗嚴上去一聲雁落碧波中

師雖荷大法終不自肯後因閱羅湖野錄至白雲提省五祖處始得脫然無礙

石門雲頌曰及盡今時踞虎頭揭天聲價有誰酬其中更有深秋意海上清浮玉一鉤

上堂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便打曰如何是學人心師曰欲攫游龍蝘蜓竟上曰畢竟如何師連棒打出下座

空諸性頌曰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堪笑漁翁成鈍置扁舟何處採仙溪提正令髑髏穿吹毛凛凛逼人寒

師訪湛然和尚師問目前無法意在目前其旨如何湛云聞令師出關是否師曰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又作麼生湛揖云請出我要止靜師便出

徑山進頌曰狹路相逢一段奇灼然賓主禮無虧就中便有些訛處不是苦心人不知

牧公謙頌曰大鵬搏颶蒼龍出海動弦別調旁觀色改相語相攜自縱橫明州有個憨布袋

無依鑒頌曰鳳管鸞簫隔彩霞不知牆外是誰家重門深鎖無尋處徑有碧桃千樹花

師訪密雲禪師雲豎拳曰見麼師曰見雲曰見個甚麼師曰大家在這裏雲休師拂袖便出

石門雲頌曰平展家風雨不虧翺翔九萬各稱奇

◎賞罰要訣

雲屋若解翻身轉白鼻崑崙笑滿眉

師與雪嶠大師翫月次嶠指月曰者半個在那裡去了師良久云會麼嶠曰也只得半個師曰者半個在那裡去了嶠亦良久師曰也只得半個相與大笑

徑山進頌曰眉端掛劍寒光如電互換臨時穿楊之箭咄何似秦時轑轢鑽

主峰法頌曰夜夜蟾蜍掛碧天清光何處不周圓都來弄巧翻成拙彼此瞞須見一邊

吼山震頌曰峩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江浸不流此夕管絃休接拍風情恐動玉關愁

闇齋黃康憲隨任廣東入山作別同日臨行一句乞師指示師曰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

隨座若論佛法普明無下口處今日偶見新山門舉我拄杖子浪蕩遊行穿過東子嶺直到火燒橋失脚一跌落在深溪幸舊佛殿出手相扶以致到家穩坐新山門見拄杖浸亦不會乾打又不會還將謂別有奇特所以叫屈要山僧剖斷人天衆前不敢覆藏新山門三十棒舊佛殿三十棒何故法令之初賞罰要

◎□般若　◎□緣運　◎□□□甚麼僧

明下座

中元黃蘇門朱聯岳二孝廉請上堂云法身流轉於五道業累繫墜於三途苦果恒漸輪迴不息故我大覺世尊憫物興慈□緣赴感運般若智渡迷津而登覺路導滯魂以證無生汝等諸人欲乘大願於斯領略於斯徹證何物不濟何苦不離淨土穢邦不出臺端慈雲忍水總在方寸其或未然更須一念心清淨一念心光明一念心無礙心清淨是眞佛心光明是眞法心無礙是眞□眞佛無形眞法無相眞道無體三即一一即三此猶屬名言未是究竟眞正道流須向那邊覷破轉過身來纔息踏程直到箇裡淨躶躶赤條條一肩擔荷三世諸佛十方菩薩乃至西天四七東土二三並天下老和尚總不出此向上全提渾無趣向且中元普濟一句又作麼生喝一喝云頭頭盡是光明藏處處無非解脫場

萬如禪師請上堂僧出師蓦豎拂子云會麼僧云恁麼則直截當機舉四衆盡知恩師打云獨你不知僧便喝師云者喝落在□□□又喝師又打乃豎拂子

口曇南

云大衆會麼者箇親從□明先師處得來先師從車
溪移下挂搭遡自涓涓田黃面瞿曇在靈山會上拈
花示衆惟迦葉破顏微笑瞿曇曰吾有正法眼藏涅
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付囑與汝汝
廣流傳勿令斷絕自是展轉至二十八祖達磨大師
以震旦多大乘法器航海西來六傳曹溪法衍二派
曰青原曰南嶽嶽又四傳而至臨濟濟十七傳至斷
橋橋十三傳至我南明先師先師付託於病僧延至
今日恰我如如長老敦請病僧陞座舉揚向上宗乘
雖是據款結案也要諸人共知且道知箇甚麼良久
瞎驢妄受靈山記遞代相傳到此時復舉芭蕉示衆
云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
你拄杖子師頌曰從無容賜雪中炭確有人添錦上
花損益非干□與辱世情偏向有錢家擊拂下座
嘉興諸師同如如微禪師遡源流法衣布衲等至請
上堂菓子嶺頭火燒橋畔有則莫大因緣不是倒鬼
橫拖亦非順水把篙大衆會麼驀拈法衣云此是唐
朝宮中所製遞相傳遠無端鈍置病僧病僧撇向墻

口曇穆

墻堆頭冷眼亦不相對蓋有金粟密兄在今日拈來
重新光彩正是祖禰不了殃及兒孫拈拂子云指揮
舊麈尾野干多驚怕又拈法卷云惟有這箇無用處
惹得時人添話欄去年有箇白拈賊未曾見我先竊
下如今且向靜處收藏他日有箇踏翻船子拂袖便
行底定是鑽龜打瓦諸大德不得覷著覷著則瞎復
拈拄杖云舊店斯開衆中還有識貨者麼僧出禮拜
起師連棒打退復舉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
不現前不得成佛道師頌云獨坐幽篁靜理琴林深
花雨晝沉沉不知春到時多少祇見簷前翠靄深
石雨禪師同衆護法請陞座即心即佛猶是誵訛非
心非佛可無趣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穿花蛺蝶
深深見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恁麼得點水蜻蜓
款款飛普明恁麼舉揚抓著靈峰痒處憶知拋家散
宅闊步大方峭巍巍孤迥迥淨躶躶赤洒洒踏倒諸
聖頂額把住凡靈要路雖然有時一任把住有時一
任放行有時放行中把住有時把住中放行還知栴
檀林裡純是栴檀獅子窟中無非獅子麼衆中或有

箇伶俐漢。出來道普明無端露布。藍峰蘊底。山僧但向伊道。祇因曾與同床睡。是故深知被底穿

除夕天寒。作九歲殘。須守翠杯。拈菓大家知有。大衆且道。有箇甚麼者裡鶻得。不妨拈尾作頭。向三條椽下七尺單前。撩轉磨裙。忘餐廢寢。然祇個事不在動用中。亦非眉睫上。所以趙州凡見僧參。便問曾到此間麽。僧云曾到。州云吃茶去。或云不曾到。亦云吃茶去。院主問和尚。爲甚曾到不曾到。俱教吃茶去。州呼院主。主應諾。州云吃茶去。趙州主張箇事。與衲僧平貼商量。院主不識好惡。至遭一杓臭水。普明者裡不管他吃茶不吃茶。只要伊單刀直入。一僧便出。師喝一喝。曳拄杖下座

元旦上堂。古道修然回鳳曆。堯歌舜頌樂無疆。雲籠丹桂金莖秀。雨沐瓊林玉葉長

崇禎壬午十月十一日辰時。索筆書偈曰。生也錯。死也錯。鐵彌擊斷黃金索。擲下筆云咄。遂寂。世壽五十有六。僧臘三十有九。茶毗塔靈骨於本山。爪塔與善。順治間。遷骨塔於與善。與爪塔相望

浮山智禪師法嗣

妙峯徹庸周理禪師。雲南人。其家世力農。幼歲出家。資鈍語蹇。因禮觀音號。豁然大悟。十八歲見頓悟要論維摩經。知所用心處。又以空觀習定。大有得力處。及讀大慧中峯諸書。乃知用無所用。得無所得處。而未敢足也。邂逅密藏和尚。印證四楞。始覺貼地。丁巳謁天童悟。童一見便問。萬里到此。費却多少草鞋錢。師曰。某甲乘船而來。童曰。來此作甚麼。師曰。有事借問得否。童曰。你在甚麼處。師曰。和尚還見麼。童取杖。師便喝。童打。師接住。送一送。童曰。你作甚麼。師曰。和尚要杖便送還。童大喜。師機語往往例此。而氣吞諸方。金陵諸縉紳。增城葉公。修齡楊公等。輩爲方外交。陞座示衆云。大衆還會麼。釋迦老子來也。若也不會。山僧爲汝諸人饒舌去也。祇如教中道。法性徧在一切處。一切衆生及國土。三世諸佛。無有餘。亦無形相而可得。又道天上天下。無如佛者。既道無形相而可得。又謂一切無有如佛者。汝等諸人。作麽生商量。良久云。善來世尊。安然而住。拈拄杖下座

上堂上前一步不如退後一步上前一步死退後一步亡只如不進不退未免死水浸殺諸人作麼生是出身之路

崇禎丙子年入寂有谷響集行世

白馬豢禪師法嗣

黃州西陵天臺聞谷廣印禪師別號掌石嘉善周氏子父珊母趙氏夢禪率甲士護門覺而生師兒時左眼角常有瑜影父命習儒不願乃逕杭開元剃染一日指法界圖問其師曰十法界從心生心從何處生師不能對時儀峯結廬清平山師往參理前問峯曰汝要會須從妙悟始得乃令看雲門露字久之閱七賢女遊屍陀林話忽有省見峯峯舉丙丁童子來求火話詰之曰青峯法眼一般恁麼道爲甚有悟不悟師曰初以識心湊泊所以不悟後以直下承當乃大悟也峯舉拳揮案勵聲曰恁麼則汝大悟耶痛喝驅出師直得汗流夾背自是益力參究年二十四會峯還蜀師乃謁無幻冲于法華山禁足白雲峯下於荒座主參馬祖因緣未決一日觀黃瑞香花忽大悟述偈曰刦是虛空講得經碌磚瓦礫正堪聽向來扭揑壞生鼻錯認葫蘆作帝瓶於是首衆坐禪徑山蓮居永慶諸處萬曆壬子興復眞寂戊午退隱楚之黃安天臺次於建寧創寶善晚歸眞寂

崇禎丙子臘月十七示寂塔全身於孔青山之陽壽七十一臘五十八

徑石滴乳集卷之四

徑石滴乳集卷之五

清　嗣祖沙門江州　眞在　編

嗣法門人齊安　機雲　續

徑山下第十五世

普明用禪師法嗣

建寧府紫雲峯衡石悟鈞禪師錢塘潘氏子幼而穎悟慧性不凡總角時矢志出塵二十受具卽徧歷諸方雖有所契終不自諾復謁佛日方深得洞上微旨佛日與鴛湖友善爲晚年多疾以不得其嗣爲已憂

佛日放道吾與夾山話事遂指師參鴛湖於普明徹圓常一日鴛問化人問幻士谷響答泉聲欲識吾宗旨泥牛水上行意旨如何師曰夢眼見空花鴛曰臨濟有一句子你又作麼生師便喝鴛便打師又喝鴛又打師禮拜鴛曰元來是瞎驢師拂袖便出鴛命掌院事

崇禎辛巳鴛湖退居四衆請師開法上堂僧問昔日無趣老人今朝衡石和尚如何是源遠流長古今不異師曰開池見明月揮塵動清風曰雲峯一滴水大地蒙承恩師曰會取未來的乃曰雲生寶樹風敲翠竹勸破鷄鳴偏地塗毒者是無趣老人的落處即今還有知落處的麼有即出來通箇消息良久擊拂子下座

師住雲峯一時緇素畢集順治乙酉間隆武仰師道風詔至內殿詳問法要師以本色奏對隆大悅賜紫並號及追謚鴛湖正覺大師增曰妙莊嚴丙戌四月初四日示寂世壽三十四僧臘一十五有演義答響等錄十五卷行世

空諸性曰臨濟一宗自斷橋無趣祖下付授益嚴迨鴛湖而三枝競秀師居其長當干戈擾攘之餘目擊流離悲心益切一時文武大臣薦拔祈禱致遐無虛日夫以師法道使天假之年當必與金明承正聞浙唱和大為佛祖輝耀者運逢草昧曇鉢先萎鳴呼惜哉

嘉興府金明寺介菴悟進禪師字覺先姓張本郡人母賀氏夢日輪入懷而誕幼不從兒嬉喜遊寺院見佛像則依依不忍去及冠習舉子業常緇內典志慕禪宗禮龍池微禪師祝髮因病臥聞匠斧斫大木聲有省即呈微微頷之

師參鴛湖纔踏門鴛云是甚麼師擬對鴛震威一喝師豁然契悟乃掩耳而出

三角文曰洪鐘在架遇物必鳴攜劍臨鋒方稱作者當時普明老人雖向此盧頂上凿開一線苟不遇鶻眼龍睛亦未見有今日也所以云積谷堆金易求響得客難今日不肖兒孫恁麼判斷不是妄拈祖父遺言只貴沙盆扶起敢問現前大衆還有

共相證明者麼以拄杖一卓曰放出斷橋車溪水
一任滔滔滿五湖
石門雲頌曰打破鴻濛竅掀翻碧落圖少林梅蘆
玉春色滿皇都
龍興在頌曰敲出金鰲五色髓撲碎驪龍明月珠
天上人間俱結舌一段風流出鏡湖
古林如頌曰拂拂春風上苑香游人不禁醉壺觴等
閑觀破東君面勒馬歸來月轉廊
天柱峻頌曰萬壑銀濤漲禹門揚鬐鼓鬣有鯨鯤一
聲霹靂驚天地直得風雷宇宙昏
夢堂倪頌曰狹路相逢驀一拶根源徹底不知緣
迅雷斷送黃昏雨四海漫漫皺黑風
龍門性頌曰纔承恩命處東宮不與尋常體段同
石火光中明下載江南江北動悲風
希覺銳頌曰醉倚花闌日未斜却將旅館認爲家
陽春一曲堪回首處烟村噪暮鴉
鴛湖欠安師侍次鴛命茶問曰汝字覺先喚甚麼作
先師曰且喜今日得自在鴛曰如何是覺後師曰請
和尚尊重鴛曰汝還分得先後麼師良久鴛便喝師
曰只管吃茶鴛曰如何是吃茶的事師曰柿裹腐乾
都在者裏鴛曰意作麼生師曰一口吞盡鴛曰是甚
麼滋味師曰甜者甜鹹者鹹鴛曰未在更道師禮拜
曰謝茶鴛深肯
金明旭曰大丈夫當鑪不避火迸臨場豈諱截舌
機旭是曾明四世孫敢言未在若是金明待他道
被我一口吞盡驀豎竹篦曰者箇婁曾明若出得
者隻手老漢吞了底也須吐出
曾明上堂衆集乃擧拂子曰世尊拈一枝花老僧擧
一枝拂且道是同是別師出禮三拜歸位明付師法
偈曰沿流一段事竟無頭與尾付與獅子兒哮吼滿
天地
鐵容立頌曰琵琶起舞換新聲總是關山離別情
撩亂邊愁聽不盡高高明月照長城
主峰法頌曰相逢狹路難迴避腦後一槌便見腮
不是虎鬚[illegible]倒捋至今那得化龍才
金明旭頌曰偶擕枯桐上國遊動絃別調意悠悠

當頭驀拶悲風起代代兒孫抱杷憂
僧參師曰你是高峰僧那曰是師曰既是高峯爲甚在我脚下僧無話師打出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金風吹繡水桐葉落莓苔
胡機都曰若是英俊衲僧腦門有蓋自知金颼一
夜來階砌梧桐葉我意似秋雲我心如皎月
崇禎癸未冬住徑山結制上堂僧問堯天舜日野老謳歌諸護臨筵欣聞法要師曰天長地久曰一句語中含日月片言自此振宗風師曰却被上座道著乃曰今日諸方結制未免攢花簇錦巧妙尖新縵天布網打鳳羅龍底句子賺誤於人徑山別資一路爲汝諸人鉗口結舌冷湫湫去寒巖枯木去一念萬年去任他機似鐵牛句如電閃管取崖州萬里
住餘杭廣福上堂舉廣福惟尙禪師呈偈覺印印豎拳曰正當恁麼時作麼生尙掀倒禪牀印便喝尙曰賊過後張弓便出師曰覺印如王秉劍當斷不斷惟尙轅門衝擊逞俊不禁若據令而行各與二十拄杖且道新廣福具甚麼眼
住武康天池上堂舉雪菴示衆曰乍住城隍寺無東又缺西汝纔擡眼看我便放頭低鬚髮白如雪身心爛似泥本來無佛法何處是全提師曰若論全提佛法身心甚處得來天池則不然城市山林總一同聞聲見色不曾聾識得大蟲原是虎玄沙恰似謝三翁
住錘溪太平端節上堂今朝又是五月五大鬼拍手小鬼舞驀然撞著桃符神雙手搥胸叫冤苦大慧恁麼道恰似官債未了被鈎人一拶神頭鬼面一齊現出太平與你些子禁方卓拄杖曰今朝正値五月五不用雄黃并艾虎理能伏豹澤藏山雲散青天日卓午復卓一下
順治戊子住金明上堂娑婆世界以音聲爲佛事香積世界以香飯爲佛事金明者裏以破院爲佛事還見麼破禪堂灰頭土面破佛殿馬頷驢腮破山門鞏拳持杵破佛閣待月眼雲破鐘樓知音者少令一隊破衲僧居此以破破不破破破不破不破不破底還用無窮直教七通八達若是超宗異目向者裏輕輕

◎口疑嶷
◎口疑不

拶著拍拍相應呼之以牛自能拖犁拽耙喚之以馬
便乃銜鐵負□山僧只得另眼相看將破破底相待
衆中有箇□開劈不破底麼出來金明與作破破去
也良久以拄杖旋風打散歸方丈
上堂問按倚天長劍奮踞地獅威學人上來請師一
接師便喝僧曰者是方便門頭句如何是正令全提
句師又喝僧擬進語師便打乃舉白雲端曰若端的
得一回汗出便向一莖草上現瓊樓玉殿若未端的
得一回汗出縱有瓊樓玉殿被一莖草蓋却師曰白
雲不是好心金明者裏向不與人枷鎖你諸人端的
得一回汗出頭頭玉殿處處瓊樓端的一回汗不出
頭頭總玉殿處處亦瓊樓還知落處麼甜瓜徹蔕甜
苦瓠連根苦
示衆東熱鬧西熱鬧忙忙業識不知老苦他烈燄熾
炎炎獨我陶朱靜悄悄夏蟲若解識寒冰鐵牛洪不
被蚊咬忽被咬驚起楊岐三脚驢百億須彌都踏倒
師嘗垂三問勘驗學者一日既是天封室理應絕此
絕彼爲甚有迎有送　獅子窟中因甚有狗　范蠡
越國大夫因甚居吳地
癸丑九月二十三日沐浴更衣書偈辭衆而逝世壽
六十有二僧臘三十有七荼毗骨白如玉牙齒不壞
骨塔於隱川大慈菴齒塔於楚黃石門山之黃荊
嘉興府永正寺一初悟元禪師姓曹郡之當湖人生
而岐嶷端愨喜趺坐十歲乞父教佛經能解妙義十
五即參究宗乘二十豁然大悟禮興善弘遠爲師參
普明執侍久之明一日問我心裏不安你還得太平
也未師曰蒼天蒼天又一日入室明竪拳曰道一句
看師便掌明大笑師禮拜於是機契返興善掩關十
有餘載
順治辛卯住永正上堂花笑春風格外眞規頓現漁
歌曲水就中消息全彰向上拈提不礙通人唱和隨
宜施設何妨達者商量寒時添衲熱則披襟休云覓
火和烟得饑來喫飯倦即打眠莫道擔泉帶月歸握
一拳大千香水海傾盡無餘舒一掌百億須彌盧拈
來有據所以道大人得大機大智得大用設或情塵
未脫翳眼猶存

示衆以拄杖卓一下云道得也被他穿却鼻孔道不得也被他穿却鼻孔時有僧問道不得穿却鼻孔即且止道得因甚也穿却鼻孔師擲拄杖便歸方丈

示衆問僧有一句子未打鼓前分付諸人了也若也會得方可商量如或未然豈堪共語拈拄杖一時打散歸方丈

舉六祖曰我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麼時荷澤會出衆曰是諸法之本源乃神會之佛性頌曰橫將玉笛迎風吹不犯宮商調自奇最惜能邀仙子出被人喚作鷓鴣辭

僧參舉雪峰淘米話未了師劈頭打云殘羹餿飯不勞拈出僧罔措師云學語之流直打出

僧參纔展坐具師便打僧云謝和尚慈悲師云山僧今日失利

尼問那箇是學人本來面目師曰一場出醜尼禮拜師曰衆眼難瞞

康熙戊午五月十九日東通諸檀咸集舉師合掌叙別而逝壽六十四臘四十二塔于丈室

◎□疑麼
◎□□疑祖師
◎□疑由

徑山下第十六世

金明進禪師法嗣

武康栢山資壽寺素弘眞理禪師漳州海澄陳氏子初參玉林諸宿不能洒脫次謁介菴於天池契旨順治庚子住栢山上堂朔風凜凜寒威彌亘六合慧日明明光華普照大千佛祖機關一時漏洩金剛正眼一齊豁開性燥漢遑著便行不丈夫的有甚語話分諸佛出世千言萬言與人解粘云縛鼻祖西來橫說豎說只要明心達本且道本作麼生達心作麼生明縛作麼生去粘作麼生解莫巍巍堂堂是明心達本耶洒洒落落是解粘去縛耶若與麼解會只成得個韓獹逐塊□是衲僧行履處大衆要會衲僧行履處□驀拈拄杖卓一卓下座僧參師問三世諸佛歷代□□爲甚麼出者裡不得僧擬議師便打

石門雲頌曰飛霆激電龍翻海偃嶽旋嵐總黑風
兩岸蘆花吹作雪半隨流水半飄空

師隨衆作務嘗爲虎說戒虎不復作祟□是遐近緇素尊其道德以不及見師爲恨

康熙癸卯□□月十六向朱君行家募柴歸謂衆曰吾事畢矣即歸方丈坐化世壽五十五臘二十八

永嘉萬年夢堂眞倪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云破糞箕上堂目前無法獨露眞常意在目前阿誰搆取不是目前法轉換他一句子不得非耳目之所到聲色難瞞大衆到這裡也須透過始得上堂卓主杖一下云大衆會麼者裏會得不妨歸家穩坐還會麼復卓拄杖

北京安化世高本則禪師順治辛丑住湧泉上堂遇良工逢妙手端的人前設哮吼崑崙倒跨上須彌直得翻身藏北斗放出南山鱉鼻蛇八臂那吒遭一口咄者段風光誰不知有諸昆仲靈雲不知有見桃花而悟道香嚴不知有聞擊竹以明心楊岐不知有一燈明千古寶壽不知有幾片生薑辣萬年忽猫叫師云猫子上座又爲□□道破了也胡餅裏更討甚麼汁擊如意云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上堂拈拄杖云山僧拄杖子昨夜忽抽條今朝剛吐蓮一花五葉開香透乾坤豁不假劫外之春風豈應

空□□疑譌 人

今時之律呂卓一下云數聲野鶴驚天至無限魚龍衝浪來越格風流從此振大家拍手舞三台

嘉興府金明寺東巖瑩禪師姓鮑徽州人嘗著樂道歌曰君不見山中樂道常知足三條短篾腰間束歲久年深百念消破瓦鐺邊上一個也不榮也不辱半升三斗是吾祿每日支筇澗上遊又見牧童驅野犢嘆韶華如轉燭世事奔波何了局偷得清閒快活居是佛是仙都莫做又不見自古夷齊耻周粟商山□四皓有高蹈竹林茅舍放胸懷種菓栽蓮遠塵俗於此樂是眞福猶勝公侯積金玉隨緣任性且逍遙塊石枕眠歌一曲阿呵呵舒兩目有誰瀟洒天地間笑殺從他喚顚禿僧問如何是到家底消息師曰待汝站定脚跟即自汝道

建寧府妙峯益菴素頴鑒禪師莆田陳氏子寓普明中秋示衆中秋八月半桂轂圓瑤璨清光何處無石樓尤好玩君不見江西馬簸箕鉤賊破家良可歎供養修行物外超至今流落没崖岸昨夜三更月到窻嘉州大象與陝府鐵牛索鬧爭這舊公案却要妙峯

爲他判斷山僧向他道有利無利不離行市各打二十棒趂出二俱無著漸惶直去日本國祖欵欵地擊鼓唱個菩薩蠻好快活阿汝諸人青天白日向這裡討甚碗以拄杖一齊打散

康熙癸亥季夏無病而寂荼毗烟燄結緣頂骨牙齒舌頭俱不壞塔於蘸岩

蘄州三角山龍門資教寺古壁文禪師襄陽人姓程氏師卓錫廬山漢蓮院順治丁酉開法浠川之萬壽己亥遷三角

上堂閉門造車開門合轍孤峯頂上二俱不立遇朝雪散長空千山共成一色忽然地爐灰飛燒殺庭前古栢急急口下雲頭救來一天星月仔細檢點打刀原是邠鐵一道清光射斗牛四壁寒林風瑟瑟驀拈拄杖得得攪羹須趂爐烟熟癸卯夏命灌沐拜辭金明老人像入室端坐說偈而逝塔于本山

嘉興府三塔景德寺主峰圓法禪師徽州人原籍應天沐國公之後裔也仕郎將忽心花發現遂薙髮爲僧參金明明豎拂子師便喝明曰從上佛祖盡向這裏流出你還見麼師曰從上佛祖盡從這裏來

宜林能曰者裏出天衢蹈捷蹼者裏來監車輾破官街莫恠相逢不下馬也曾拍拍舞三台

宗如昇曰金明撩頭三塔撩尾父子互換足可覩光若是從上來事只管在語言上卜度者多不錯會者少

石門雲頌曰海客乘槎欲探源仙都遊遍不知尊一朝花下親回首始信冥冷起化鵬

己酉秋月作書辭秋岳曹司農與衆護法畢施博居士問曰和尚此去還是往天堂下地獄師展兩手示之士禮拜師珍重而逝荼毗得舍利無數塔于本寺之乾

嘉興金明晦巖眞烱禪師嘗頌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曰仙娥肌骨本風流紅粉慵施下玉樓雲珮霜環零落盡刧教無處可遮羞

蘄州三角龍門天峰性禪師黃梅王氏子郎仲暄公之後裔生而淡泊幼習靑箱喜出世學每讀竺典徹日忘倦及世異飄然四方至浙之君溪禮金沙智混

薙染服勤數載一日思生死事大往叩石奇于雪竇令參本來面目話刻究累日有省述偈呈奇奇乃首肯後參金明入門便喝明亦喝師又喝明即拈棒師曰老漢今日敗缺明便打師曰轉見不堪明便休次日陞座師出問長年為覓知音少今日相逢事若何明曰放你三十棒師震威一喝明顧衆曰看取這員戰將師拂袖歸衆順治乙未秋明謂師曰此事須是箇人方能擔荷觀汝見地超卓毋久滯此是冬出世松江清涼菴丁酉遷小貞種福院戊戌歸里衆請重興多雲山康熙己酉夏三角古和尚謝世衆請示席甲寅黃梅紳士請復興東禪福及菩提等處凡師到處即成伽藍

上堂僧問纔離秀水便跨雲間未審第一義如何舉唱師曰突出難辨曰入鄽垂手舊日家風作麼生是斬新一句師曰截流透海乃曰道人眼則原無定向動若風行草偃水到渠成遇物即宗圓音暢美一句該羅千差坐斷汝等諸人到者裏須知轉身一步拈拄杖卓一卓下座

◎師下無傳

翠峰裴公琦禪師

嘉興府金明寺別傳真化禪師本郡屠氏子年十九依介和尚剃染受具參三不是話有省命掌記室明一日以衣拂付之出世秦溪師性恬淡凡上堂示衆隨機開導不容人錄

廣陵海月天岩真啓禪師如皐冒氏子從法中出家小參孔子不識字達磨不會禪人却不信烏大如山魚大如海人却不信父少于子弟長于兄人却不信明星午現紅輪夜照人却不信海月與麼說諸人不信諸人與麼說海月不信諸人不信海月不信且道是同是別顧左右云畢竟作麼生復顧左右云參

太倉問梅院宦陳永修禪師武林李氏子上堂僧問如何是繡雪境師曰曲徑幾回苔蘚積雪堂深處竹風清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扶節揀點間花落信步移看碧水澄僧云向上事又作麼生師便打上堂山僧有一句子久欲說向諸人因世事太忙不曾啓齒今日偶閒何妨細說汝等各宜聽取便下座示衆庭畔陰濃兩久如醉堤邊楊柳含珠吐翠池塘蛙鼓

響如雷林下禪和打噎唖阿呵呵會不會卓拄杖云日高花影重風暖鳥聲碎

師問舜曰子近日作麼生舜云上是天下是地師云大有人不肯汝舜云要他肯有何益師便打舜云大有人不肯和尚師云作麼舜云切莫教壞人家男女師云立沙爲甚不肯靈雲舜云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師頷之

癸卯春仍歸老問梅嘗謂衆曰時光迅速汝等急須照顧脚跟孟冬二十七日示微疾至三十晩呼行者取湯沐浴趺坐既去時山鳥哀震林木

南康府雲門既白仁旭禪師參金明明以杖畫地曰向這裡道一句師以具打圓相明便打師喝明曰亂喝作麼師拂袖便出初住廬山五老峯每與衲子盤桓無不悦服後遷雲門一日謂衆曰道得個轉身句又有懸崖撒手句道得個撒手句又有末後句試道個消息看衆罔措師曰不會那老僧自道去也即端坐說偈擲筆而化

泉州承天寺嬾若眞曇禪師字時現晉江鄭氏子因

觀奕小參棊逢敵手難藏拙詩到重吟始見工衲僧家竿木隨身臨機制勝亦如此局頗乎相類靜時棋止動則棋行照用同一雙關而並走事理兼至一截角而斜飛埋兵挑鬭何妨擊此攻彼單刀直入貴在破壘先登傍邊作勢豈能侵關門戸靠角求活錯過多少城池三軍失利爲是遲了半刻突圍而出終是賊後張弓隨人高下因爲失策縱爾饒半落在第二故曰握籌猶屬後輸贏一著先諸人要識者一著先的道理除非打破大鐵網踏翻倒垂蓮殺活自由方稱國手點撿將來衲僧本分極則猶少一著在如何是衲僧極則未分黑白妙難施文彩縱彰一局棋畫斷中間十九路方能坐享太平甚臨終沐浴說偈而逝荼毘隻履不壞至今供奉於清源山

湖州高峯淨名菴雪子淨禪師上堂擧正靜和尚指芍藥花問行者不作紅色會不作白色會你作何色會曰紅底紅得好白底白得好正曰汝猶被色轉曰除却紅白請和尚別道正曰紅底紅白底白師頌曰不作紅不作白除却兩般休漏泄杜宇聲聲叫落暉

春風狠藉枝頭血

江州廬山東林興龍寺山鐸眞在禪師別字竹菴姓李桑落人生而夙知不樂舉子業以先廢髮爲郞將因將犯法斬之師心凜然卽詣匡廬東林薙髮因閱高峰錄疑拖死屍句徧參諸方究其行解相應聞介老人有古人風特造其室一見如有夙契遂折節焉明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麽師曰露明曰昨日有人與麽道三十棒趂出了也師曰要打便打說甚昨日隨聲便掌明約住曰者瞎驢亂作那師擬進語明便打師復擬進語明又打師豁然契證

天鐸源頌曰行到山窮水盡處翻擲獅迅太弛張却將三尺龍泉劍捏作還魂尋魄香

印宗奇頌曰歷偏千峯與萬峯白雲深處見翔踪

石門雲頌曰碎出金鸞五色隨冲開碧落萬重杉翻身直上最高頂激電驅雷縱遠鴻

祇因客不龍門宿霹靂飛騰送遠帆

次早入室明曰昨日公案未圓師打露柱一掌曰又要重說偈言明曰怎奈公案何聲未絕師震威一喝明亦喝師又喝明曰三喝四喝後又作麽生師連喝兩喝明曰識此一喝恩大難酧師禮三拜明深肯遂出源流付之

印宗奇頌曰驀地恰逢沽酒店你杯我盞破窮愁相携深入桃花塢那管人間春復秋

金明旭頌曰海天空濶泛輕舟逞盡風流不肯休驚起蒼梧枝上鷺直冲雲際過滄洲

石門雲頌曰壞垣破屋無今古四壁通同渾不遮倏爾西風撼桂子簷前驚起數聲鴉

康熙甲辰春歸住東林乙巳秋遷楚蘄華桂巳酉移西陵之碧雲四衆川赴商確佛祖公案無不悅服

上堂及盡去也地幹天旋龍吟霧起虎嘯風生正當恁麽時尋常做手脚底以沙門一隻眼印定森羅萬象便能口吸西江身藏北斗將三寸龜毛攪斷黃河一葉栗蓬劈開華藏頭頭現法法彰牛溲馬浡耀古輝今塵塵說剎剎談白牯貍奴吼雷掣電故先德曰入理深談以無功而會旨又曰明明古路不屬玄微一念普觀廓然空寂與化汾陽及我鶯湖諸祖得此

一著提王庫刀用殺活機克振濟北家聲揭示人天正眼山僧今日亦以此著不惜賊私和盤托出敢將雲門餅趙州茶雪峯毬拋向當陽擕得底大好受用倘有出格高流更烹露地牛割蒼梧鳳剖明月珠以千聖不傳向上一著破破的相待何故鐵牛踏破玄關皴野老謳歌樂太平

辛亥九月十五日以微疾示衆有記取明年今日日之語一衆駭異時有僧出問和尚尊意如何師曰三百八十四壬子又七月初旬謂徒衆曰吾欲歸里宜速備之衆以爲常往遂買驢一頭以代步師顧而笑曰吾行非驢所堪自此諄諄誡衆修潔九月初八日入城辭衆檀越并諸山耆宿至十一歸山十二陞座開導其略曰吾身後不許學哀開孝效世俗所爲及化錢等事不許造塔須將靈骨拋乘江河利生不得故違十五日辰刻沐浴焚香端坐書偈而逝闍維起骨得其精白齒亦不壞數珠分心如故黃安道俗頂禮泣下如喪考妣師生天啓辛酉十一月十九日世壽五十二僧臘二十八

太倉穢菴竹菴眞衍禪師偶閱圓覺經菩薩設問今者四大各離妄身當在何處遂撫几長嘆人生不明個事徒爲僧相於本分中無所益也於是徧參一日聞板聲忽然有省造金明參介和尚執侍逾年隱于婁東因疾退隱東關康熙丁巳七月十七日寅時索筆書偈曰生平孤子杜門守拙吾道雖涼仗後昆烈喝一喝擲筆而逝塔于金墅鎮蓮花寺右

圓印尼參師曰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且道笑個甚麼印一喝師曰者一喝落在甚麼處印曰不妨疑著師竪拂子曰者個聻印曰不得妄通消息師曰適來山僧道甚麼印曰前言何在師曰山僧年邁印曰年邁卽得便禮拜

嘉興府三塔景德寺妙雲眞雄禪師姓徐金華武義人父仲芳官登州都司誕師署中及彌襁每見佛僧輒生欽悅九歲喪母時世運多艱芳歎曰大丈夫不能定亂莫若入空門趣佛乘乃棄官從華嚴自化薙染師亦依芳祝髮禮靈隱具德受戒領竹篦話參究靡懈偶至北高峯篤疑忘返據眸見月心境廓然自

爾覓圓頓釋且抵察衆咎違規師怡然笑曰若不登高望怎知滄海寬德歷舉公案詰之無不了了遂謂本陳祖印費隱箬菴浮石玉林牧雲一初諸老機鋒不讓無可師意嘗聞介和尚門風高峻道重諸方即造金明明問雲封獅窟向背無門汝從何入師曰從門入者不是家珍明曰汝是行脚僧爲什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師曰今日親見和尚明曰你看老僧眉毛落了幾莖師曰生也明便打師曰不入洪波裏怎見弄潮人明曰你見何道理恁麼道師拂袖便出尋命茶明拈菓曰者是醍醐是毒藥師曰舌頭在和尚口裏明曰你作麼生會師便喝明置菓師前曰試吞吐看師作禮曰謝和尚茶明即令參堂遂安維那次遷監院壬子元旦明上堂拈拂子召衆曰世尊說法四十九老僧開堂二十五靈山拈出一枝花金明竪起一柄拂且道是同是別師出衆禮拜曰且喜老漢今日嘗地明竪拂曰只者個竪窮三際橫徧十方且道承誰恩力師曰粉骨碎身未足酬明打一拂子師禮拜了依位立明即著從上源流幷法偈付之

康熙癸亥出世臨清州大悲寺上堂師喝一喝曰若論第一義諦諸佛列祖口挂壁上雖則官不容針新長老也只得傍開一線拈拄杖卓一卓曰莫有不顧性命底出來與拄杖子相見僧問毗盧頂上草生青金剛脚下死蛇橫即且置玉殿苔封意旨如何師曰白雲籠碧樹誰識聖堯顏曰天時地利四衆咸和慶祝一句又作麼生師曰山河天子壽世界法王身曰蠡湖滴乳傳芳承舊店重開法化新師曰也要大家出隻手曰一句渾超諸有象千載黃河今又清師曰好個消息曰學人禮拜有分師打曰且莫詐明頭問撥草瞻風瓦礫生光如何是大悲境師曰雲眠斷碣鳥宿迦頭曰人傑地靈素緇駢集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眼生眉下耳搭腮邊曰人境已蒙師指示正令全提事若何師劈脊便打僧曰作家宗師天然猶在師曰同道方知乃曰剎竿竪起古店重鋪打開寶藏還出家珍撒向諸人面前一任取足與麼會得猶較些子不與麼會拄杖子別滋一路蓦卓一下曰碎波旬窟宅展佛祖家聲須憑著個握金剛王劍懸肘後靈

符要是其人山僧今日承請檀大命義不容辭斬荐
披榛鑿開生佛面目墾土掘石露出本地風光頓教
寒灰發燄枯木生春石獅哮吼驚起青山頭卓朔木
馬嘶風踏斷黃河水倒流莫有向者裏薈得一隻眼
底麼㝎久卓杖云手握金鞭問歸客夜深誰共御埃
行復舉介菴和尙住金明上堂破禪堂灰頭土面破
佛殿驢䭾馬䭾破山門拳拳持杵破佛閣待月眠雲
破鐘樓知音者少令一隊破衲僧居此以破破不破
破破不破不破不破底運用無窮直教七通八達若
是超宗異目山僧只得另眼相看將破破底相待衆
中有斫不開劈不破底麼出來金明與你破破去也
師曰遮壺中日月用將外鉗鎚號令人天權衡佛祖
不無者老漢扶豎臨濟綱宗要且未在山僧當時若
在將坐具展開畫〇此相捲作一團拋向背後展兩
子云諸看他如何合煞諸人恁麼會得然燈佛與你
同參卓拄杖云換骨洗腸重整頭通身是眼更須參
辛未夏嘉禾衆紳士請住三塔龍淵上堂揮拂子曰
垂鈎四海祇釣鯨鯢據座拔衣爲求知識驀豎拂曰

過去已過去未來尙未來今日正當山僧說法直須
以大圓覺爲伽藍安住平等一如法說令現前緇素
亦如法得解然後同聲相應同氣相和悉使魔外絕
跡生佛普該入一微塵現無邊身相坐毫端內轉大
法輪山河大地明暗色空情與無情總在個裏頭出
頭沒喝一喝曰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潮東
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卯生日戌生月
其右法頌曰銀缸倒漢大浸稽天晴開海日夢覺
心懸可惜孤雁一聲聲休驚他獨宿眠
處林光頌曰榑桑將曉陽烏動晩翠千峯玉兔生
淨洗銀河渾一事滿天碧落散瑤晶
晦岳旭頌曰金烏急玉兔速東復西如轆軸赫奕
難擬淸光可掬飛上若木兮喚醒人間春夢踏碎
珊瑚兮影搖千江水綠晷運推移念四門宮宮春
到三十六
天乳啼頌曰一對菱花遞互彰佳人晝夜巧梳粧
人間天上無相似傾國傾城世莫雙
天癡善頌曰鴛鴦繡出頗稱奇一個東飛一個西

縱使同眠只獨宿金針從不把君知
天鑿豐頌曰不待火而熱不待水而凉朝夕不停
機洞然括八荒智者應無昧迷流徒自喪借陰惟
大禹片片皆文章
僧問如何是三類化身師曰闍黎會殺人麼曰我王
庫內無如是刀師打曰不是我同流□僧問如何是
不退地師曰官憑文書私憑契約、□僧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戶外風敲竹曰明甚麼邊事師曰庭
前蝶舞花曰學人不會師曰滿園桃李綻風送落莓
苔僧無對師便打
師在金明時一初和尚至明命師領衆出迎初問范
蠡湖海月光天你爲什被斷貫索絆倒師曰被和尚
帶累初舉杖曰識得者個麼師奪得擲于地初曰者
無禮漢教我師兄打你去師曰不得倚勢欺人便與
一掌初攛取棒師便行初見明曰者漢惱亂人不少
明曰師弟莫著賊耶初曰煩師兄替我出場氣明顧
師師作禮云老老和尚請坐就奉茶來抽身便出初
顧明相與大笑曰俊哉衲子

僧問色身敗壞即不問如何是堅固法身師曰八臂
那吒撲帝鐘曰請師明示師曰石人推倒五須彌
建寧府浦城友可山鐵容玄禪師別字寄翁上堂三
十餘年獨穴居增寒不禁草縈裾禪心已作三冬雪
一任他生作馬驢爲甚如此坐久腰痛
上堂衆纔集師便下座知事把住問和尚因什不示
一言便下座師曰早晨喫了兩碗冷粥肚裏有些不
停當少待圊去來爲汝等說衆罔措師便歸方丈
上堂半窗圖畫梅花月莫作等閒看一枕波濤松樹
風不可糊亂聽大衆要知此事大煞漏逗
上堂山僧昨日赴個村齋咬著一粒黑光沙直到今
朝牙痛不止不能與諸兄弟說黃道白便下座
僧辭師問甚處去曰有住處即來向和尚道師曰你
是持戒人爲什不守清規曰和尚莫以罪罪人好師
曰我不以罪罪你古人道喫粥了洗鉢去意作麼生
曰昨夜夢裏有人問此話恰值某愛睡不曾答他師
休去□僧問如何是妙體師曰坑坎堆阜瓦礫荊棘
如何是妙用師曰敲空作響擊木無聲

鎮江府甘露寺逾嶽覺禪師姓張楊州人從南京清涼劍門剃落歷參諸老無不嘉歎既謁金明問諸方參得底拈向一邊道得也打道不得也打師便喝明曰除却者喝更道看師曰特來親近和尚明拈拂打曰是賞是罰師禮拜明又打師豁然悟入乃曰將此身心奉塵刹明度拂子師接得打毀僧云是則名為報佛恩明曰子當珍重

和碩額駙石將軍元旦請上堂僧問凍雲乍展千山露化日高昇宇宙清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師曰春風纔一陣何處不花開曰今日安南將軍請師陞座祝延一句又作麼生師曰百年三萬六千日惟有今年最吉祥云法界恩光普乾坤色轉新如何是甘露境師曰金輪調御三千界如何是甘露人師曰玉階鵷官萬國春云恁麼則法化弘敷四衆均沾去也師曰裂破闍黎舌頭乃卓拄杖曰水銀落地個個皆圓古鏡臨臺塵塵煥彩春風纔度萬物咸新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立地成佛將軍殺人不眨眼殺人不眨眼將軍立地成佛如珠走盤盤走珠驀竪拄杖曰六生

玉葉金枝秀奕奕芬芳不計年

康熙己巳住京都開化寺壬申孟夏示疾翛然說偈而逝塔于甘露寺右龍世壽六十一僧臘□□□語錄若干卷行世

北京牧園企賢廣清禪師山陰金氏子世業儒幼而敏慧偶遊梵刹志樂出塵從雲門剃度依三宜孟習教參林野於天童林問世尊良久外道因何悟去師曰知音不在頻頻舉林打曰還知者一棒落處麼師曰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林曰牛過窓欞為什尾巴過不得師曰和尚今日却被某甲捉敗林曰者捺虛漢師拂袖便出最後謁金明明問大事未明如喪考妣且置因什大事已明亦如喪考妣師曰愁人莫向愁人說明曰你向什麼處用心師曰泥裏何必洗土塊明伸一足曰我脚何似驢脚師禮拜曰不因夜來雁怎見海門秋明打一拂子印以偈曰教網重重透禪源脉脈通更明心法法努力振綱宗

上堂僧問法揚帝闕道闡鑫湖向上提持作麼生道師曰一棒一條痕曰華頂風規隨處建立祖師心印

如何指示師曰火爐飛出鐵烏龜曰大機大用正令
當行過量人來將何接待師便打僧一喝師連棒打
退廼曰五十餘年牧一牛登山涉水未曾休於今高
挂鞭繩也掉尾拳頭性巳柔只是隨分納些些山悠
悠更水悠悠說甚拈花微笑斷臂安心那效慈明貼
榜僧堂洞山掇退菓桌者隊老古錐無風興浪播揚
家醜自不丈夫牧園者裏把定封疆更不畫蛇添足
爾等眉生眼上耳搭腮邊又來者裏覓甚麼椀卓拄
杖云各請歸堂喫茶
康熙庚申孟春師示疾至四月十二日門人圓淨領
衆詣方丈求垂示師曰山僧素來不涉迷悟漸疾三
月累得通身骨露若人如是會得管取超佛越祖復
謂衆云古人道法身病色身即是法身色身病法身
即是色身今蒙大衆問我病源山僧徧觀法界覓病
根起處了不可得故曰病入膏肓神醫拱手復說偈
大喝一聲便吉祥而寂世壽六十二僧臘四十一
興化竺山吼菴證禪師示衆學僧問首山如何是學
人親切處山曰五九盡日又逢春曰畢竟事如何山
日冬到寒食一百五師頌曰春暖平川鶯語淸笙歌
從此悅行人反嗟策馬擁寒者孤負東君用意深
平湖靑蓮寺夢菴覺禪師別字一味嘉興范氏子禮
金明披緇命掌記室有年深入丈室後住靑蓮參扣
無虛日示衆學世尊於自恣日因文殊三處過夏迦
葉欲白椎擯出纔拈椎乃見百千萬億文殊盡其神
力椎不能舉世尊遂問汝擬擯那個文殊迦葉無對
師曰文殊三處度夏擾亂淸規迦葉白椎欲擯驚羣
動衆世尊問處因循使人斷鬭若是正令而行三人
喫棒有分何故靑蓮門下
西陵報恩松岫源禪師上堂舉龐居士語未竟王公
華出問既是巳成的佛用選作麼師曰拖犁拽耙
太平素巖智禪師麻城人上堂彩雲影裏神仙現手
把紅羅扇遮面急須著眼看仙女莫看仙人手中扇
舉扇云者個是扇子且道仙人在甚麼處擲扇躬身
云者個是仙人扇子在甚麼處汝等諸人向者裏著
得一隻眼不妨水邊林下任性逍遙倘或未然咬定
牙關拚命做去自然水到渠成

舉洞山麻三斤話頌曰如何是佛三斤麻槎根繩子縛烟霞等閒識得鈎頭意笑殺東村王大媽著有金剛決疑行世

玄暉性禪師

建寧曾明雲菴眞量禪師甌寧謝氏子上堂麻三斤乾矢橛且置一邊德山棒臨濟喝放過一著諸人還知獅子爪牙獰龍頭角麼脫身一色坐遺影不落同風顯大功

小參饑來喫飯困來打眠衲僧門下不費鑽研祇如古德道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堦前狗尿天是明什麼邊事向道莫行山下路果聞猿叫斷腸聲

秀州蓮花可度尼崔安田氏季子也父官以指揮坐口而歿尼年七歲見父屍感嘆曰人生如此何益便有出塵志但不自由四十往扣三宜禪師于梵受復謁介菴和尙于金明遂求落髮明再三弗許尼即憂憤嘔血盈盈明憫其誠乃爲剃染命看萬法歸一話寢食都忘不朞年而氣幾絕一日見明明問一歸何處尼訴所以明日本自現成用許多氣力作麼尼覺心意平貼

尼呈偈曰脫體風流意莫窮堂堂獨露主人公朝來換水焚香課盡在尋常日用中明可之

檇李明心佛音尼姓葉濮鎭人幼喪母延僧誦經見地獄畫相卽心動不茹葷矢志出家父爲締姻尼死誓不從遂投庵落髮苦行數載禮金明圓具明命看父母未生前話刻死久之一日登樓踏板作聲有省乃呈明明愈加煅煉至育從今識得娘生面自是出羣一丈夫之句尼一日在羅廣文家禰衡羅問如何是日用得力句尼以針作劄勢適歲暮羅問汝將甚麼度歲尼豎拳羅曰還別有麼尼曰來朝向居士道甲寅菊月既望沐浴端坐說偈而化

廣文羅開麟居士號空諸檇李人幼歲讀書便能琢磨孔顏落處故受用不與人同一日隨父衡陽公過敬畏菴値石車禪師上堂不信有宗門事乃忽之順治丙戌間父母繼歿險阻備嘗內兄施約菴每於失意中啓發謁東塔林野禪師次參無熱首座及費隱禪師費展兩手云會麼士茫然費云當面錯過士於

此信入戊子參金明介和尚深造井臼一晚落堂擧香板命衆下語士近前奪香板曰和尚把柄已在弟子手裡介顧衆曰這一期祗得個俗漢士擲香板介肯之士著有華嚴疏鈔金剛摸像家門拈頌共若干卷行世

別駕項謙居士號芙菴襄毅公七世孫大金吾俊卿子也未致仕時參博山來余集生皆有機語及解綬與古南門天界盛等爲方外交最後謁介和尚於金明因緣甚契乃呈偈曰聊聞舉著便承當好肉無端已剜瘡著眼機先看端的頂門誰不帶扶桑介印可士嘗擧郁山主過橋喫撲公案曰衆兄弟一眼覷天兩脚踏地且道明珠在甚麼處良久云春在草頭上王孫幾箇知有究心錄行世

陸燦居士號調實秀水人幼失怙恃無干於世嘗遊叢席與知識盤桓不忍捨順治丁酉造金明明命看萬法歸一話三載偶聞三頓棒話如貧得寶述偈呈明明曰此是意識所作猶在半途未是到家消息士服膺庚子再參明指座上古瓶士作頌甚恰明意一日有僧乞錢士如數封定曰道得即與僧曰我年老矣士曰四大有老這箇豈有老耶僧以手點胸士曰試拈出看僧進前士便掌

文學陸霦居士字玄度性恬淡嘗閱竺典猶如夙肄乃謁明菴天童平陽二隱諸宿有機語刻載行錢壬辰參金明明問曾見知識否士曰六七位明曰那一位得意士曰若得意即不來也明笑曰莫瞞老僧士請開示明曰此事不從外得要明心地須看話頭士唯唯而退一日因行折足頓了厥旨偈曰十字街頭親磕著一回白汗頂門通石人扶起呵呵笑伸脚原來縮脚中呈明明深肯

文學朱燮憲居士字欽臣因鼎革有出世志而未果辛卯聞患血症乃謁金明請益參究法要明曰居士看一念未生以前這病根從甚處得來如此頻頻看去亦莫嫌鬧取寂亦莫厭凡求聖昔蘇黃得力處不越此也士如教命病果愈一夜擡頭見月光皎潔乃悟入連述數偈其略曰五色雲開萬象清一輪心月徹天明虛空落地無消息世界何勞用一塵呈明明

明溫州

日汝骨氣猛利志性果敢可名眞毅焉
明經李灊字皎門好浮屠學嘗繙內典年二十二遇
廣漫禪師示不思善不思惡那個是本來面目之話
參之往謁摟寧斯端二公機語甚契丙午與空諸羅
子盤桓遂造金明參介和尚適鐘鳴介問鐘鳴耶耳
鳴耶士曰一串穿却介喝曰還穿得者箇麼士禮拜
曰恩大難酬茶次介曰百丈野狐話你作麼生會士
乃覆却茶杯介曰只如不落不昧又作麼生士以茶
杯仰上而立介曰除却者些伎倆試道一句看士便
喝介曰亂喝作麼士曰和尚莫作恠介便打士禮拜
一日侍次介問臺山婆子趙明如何勘破士曰趙老
舌頭無骨介頷之即示偈曰趙州衝口疾走婆子減
竈添兵太平日定輸贏勳勞到處標青史撒手長安
莫問程遂命名眞弘
文學許振鐸居士字無聲自幼敬信三寶最喜楞嚴
莊老等書聞介和尚道風即歸信領話頭精勤體究
累年一日入室請益介舉扇一拍士豁然有投機偈
介可之囑令操履然務實而不務虛辛酉孟冬感微

恚臨終說偈曰我名振聲聲從何來法名眞聲聲今
何往人道我佛法中人直是寃枉曾讀孔孟幾行書
且喜也不入者黨阿呵呵亭午天空月朗朗遂悠然
脫去

謫孔曰與宇一輩按金明進祖親筆聯芳所錄近有數
席宴稱進嗣法嗣雲辭致語錄諸書該無實據未便收
入集內

永正元禪師法嗣

秀水報本冲默眞開禪師湖廣人參永正問甚處來
師曰新城正曰未發足以前好與一頓師以坐具一
拂正便打師少頃呈頌正接了更索師曰和尚將謂
別有那正深肯
示衆舉石霜參汾陽知臨濟道出常情因緣師頌曰
倒腹傾腸舉似人其如不薦屈難伸一朝捉敗非輕
處眼蓋乾坤氣宇新
東溪退菴斷愚眞智禪師嘉興人參永正問靈雲道
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因什玄沙却道
未徹在正曰直不藏曲師曰未審徹底人如何受用
正曰饑則喫飯倦即打眠師禮拜執侍二十載

示衆擧香嚴上樹因緣師頌曰一等垂提向上機無
錐地漢做來奇當場不畏傍觀眼別有威聲動四維
康熙乙卯住永正丁巳季秋二十日命撾鼓集衆師
竪拳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各各努力莫作等閑復
曰生平懶開口別衆無他語端坐斂雙眸逢人莫錯
擧且道畢竟如何喝一喝遂寂墖于方丈

耿惟貫藏禪師參永正正問諸佛未出世人人鼻孔
撩天出世後因甚杳無消息師曰坐斷天下舌頭正
曰未在師即呈頌曰塗毒聲前未解聞藏鋒袖裏得
堪爭當陽突出無巴鼻打失摩醯正眼睛正曰之至
晩落堂拈師頌問者是有巴鼻底作麼是無巴鼻底
意旨師便喝正曰還別有麼師曰有即有不堪擧似
正曰因甚不堪擧似師曰恐嚇殺天下人正拈拂子
便打師禮拜正又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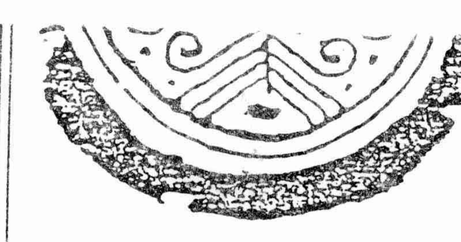
法雨行洪禪師參永正正問何處來師曰崇得正曰
曾親近阿誰師曰天童報恩福嚴正曰更見何人師
曰兩眼對正竪拳曰向者裏道句看師曰道破即不
堪正曰未在師曰和尚要重說偈曰那正便打師曰
恩大難酬正又打師禮拜後再參正問風雨淋漓遠
涉不易脚跟下曾打溼也未師震聲一喝正曰猶帶
泥水在師曰只爲和尚老婆心切正便打師禮拜正
可之

寓庸禪師參永正依止數載一日正問子一向在此
如何行履師曰著衣喫飯正曰此外更有事麼師曰
有則辜負和尚正曰若道無亦辜負老僧師珍重禮
三拜正便打

永正通濟上座再參正擧拂子云諸佛未出世祖師
不西來還有者個消息麼師便喝正曰祇如諸佛出
世祖師西來又且如何師曰衆生度盡正曰座主見
解師曰和尚又如何正便喝師豁然曰謝師慈悲便
禮拜正便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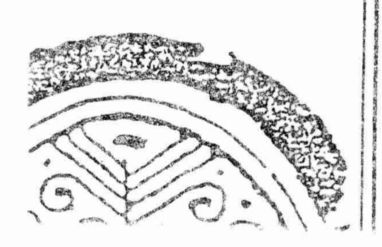
杲如證菴主再參永正問向在什處槑跟主曰從來
不覆藏正曰如何是你不覆藏底主曰山靑水綠雀
噪鴉鳴正曰莫是舊時面目麼主曰溪山雖異雲月
是同正曰未在更道主便喝正打一如意云向者裏
道一句看主禮拜正然之

卷之五終



宗統編年

清・紀蔭 撰



宗統編年進
呈奏疏
江南常州府武進縣祥符寺臣僧紀蔭謹
奏
恭惟
皇帝陛下道涵天地德貫古今
睿智宣聰謨訓蔚虞周之盛
皇猷允塞文章煥羲禹之隆兩儀之內無物不仰
賴生成三教之中無人不欽承化育洋洋光輝
盛大之日蕩蕩名教興揚之時竊臣僧數澤蜎
微山林樗廢幼習鄒魯既識字以無多長慕禪
宗復究心而未盡百凡荒昧俯仰愧慚祇於世
道人心每切攸同之念時乎宗傳慧脉實深從
上之思不揣顓愚輒相採考會儒釋之淵源參
聖賢之壼域仿史例以編年垂宗統於後世燃
松滴露既兀兀以成書持鉢沿門遂孜孜而付
梓玆蓋伏遇
皇帝陛下聖化熏陶仁風漸被裁成無外統中天調
御之
君師纖鉅不遺現盛世慈祥之
佛祖筆削心承願就
至尊之斧鉞流通念切希同藏典以施行但瞻
九重萬里未由蒲伏以謁丹墀何幸一日千秋得聆
謦欬而親函丈不避狂妄之誅徑申冒昧之請
玆因法叔玉泉和尚入
覲之次謹陳
皇清一統萬年頌一章敬申草野傾向化日之葵忱
併所纂宗統編年一部懇求法叔代呈
御前伏乞
陛下萬幾之暇俯賜電覽倘蒙
日月光燭幽微不責謬略之瘢疵大施蕩平之教
訓寵錫冠序敕許頒行庶
王言穆穆示大道之康衢
聖誨皇皇寶
鴻章於法苑臣僧誓將泉壑餘生炳香頷手而祝
無疆更矢刹塵微願瀝膽捐軀以圖上報臣僧

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不勝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奏
康熙三十二年三月十一日

宗統編年序

經明道之書也史記事之書也經通則人心之義理斯見史達則古今之得失有徵合而兼之者其唯春秋乎孔子當周室衰微乾綱解紐之際慨然以斯文爲已任就魯史而寓王法敘倫敦典褒德貶罪而善以勸惡以懲其志存乎經世一筆一削功等於抑洪水驅猛獸而其大意則主乎正人心術此春秋之經兼史而爲聖賢傳心明道之要典也吾道一以貫之大要不出忠恕能盡已之心推已之心以及人而大道不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一貫之旨吾夫子實於洙泗杏壇一花拈出而西方聖人之教吾夫子亦未嘗不先逗其機也列子述商太宰問聖於孔子孔子以博學多識自居而不居於聖於三王五帝以任

仁義智勇稱之而弗知其聖及宰嚭問乃動容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以今觀之西方聖人之教吾夫子蓋嘗先逗其機也天地民物之間古今升降之際必有厥終厥始而究極指歸世教存而不論蓋人道參天位地而不可語於範圍之外者也然朝聞夕可之言夫子深切歎之而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如子貢者尙且歎爲不可得聞則今之凡得聞於吾夫子者皆夫子之文章而已矣嗚呼世愈後道愈微而一貫之旨幾何其不悖謬也西方聖人之教該攝恒沙詳周法界慈雲旦聚廣被無方慧日晨躋光明亘遠蓮河葱嶺曷勝象貝之書鹿苑竹林未罄龍藏之典自祖衣東被繼佛履西遊學溯淵源之人豈無紀載之傳然而各述宗風譜系或淆近遠並垂語錄流行莫識後先所以學海波瀾遊之者罔臻閫奧宗門關鍵探之者罕辨脩途自非心源泉湧智辯雲飛何以尙論千秋提衡兩端者矣夫椒祥衍和尙德齊龍樹才擬馬鳴髫齔遊刃於儒門肯綮奏刀於法苑神

應不窮辨濟鹿驢羊之小學智通無累按雞園猿沼之眞燈發廣大心示眞實語拈微妙理開方便門會佛祖以成書作吾宗之信史續慧燈於迦葉以火傳薪結法集於阿難持瓶瀉水因時記事貫一部十七史之菁華紀月編年昉二百四十年之筆削信矣法門龍象亘哉方外春秋道洽大千使聞未聞者忽省雷音之旨化均百億俾見未見者欣睹滿月之文具葉翻風甘露彌於識種寶華注雨慧水溢於身田闡教脂那接引之方無量疏源身毒利濟之益靡涯豈特從上諸方鷲王標其髓液將使九流百氏列派盡以朝宗儒釋不背而相資理事各適以爲用人心既正大道自明其與六經諸史互相表章當來之金鏡末法之寶炬也恭惟

今上皇帝陛下聖學天縱亶作君師

皇極懋昭彰同文於千古

宸猷允塞垂王化於萬年金輿玉軸一統輯告成之書華袞威鉄羣賢纂前朝之典洋洋乎光輝廣大之日濟濟乎名教興隆之時而宗統編年際斯成就文章黼黻於以藻飾太平心法宗風將來綿亘治運寧唯紙皮筆骨藏名山而俟後起行見刻木鑄金布國門而質大方矣不避衰慵歡喜敬序皈依

三寶弟子七十八老人許之漸法名濟霈頓首謹譔

序

癸亥五月渡湖訪祥符湖公和尚留宿藏雲舊室時公有編修僧史之願即事漫成二詩其一曰破浪乘風得得來湖山高臥許追陪曠懷欲發古人秘薄俗每令中念灰鼓吹詞壇嗟末學棟梁法苑望奇材他年僧史編成後先寄須教老眼開其二曰歎息吾衰入夢鄉唯餘蝴蝶滿匡牀孤燈綿歷歲月古千偃溯翻齒頰香石上苔紋留馬蹟天邊星彩射龍光禪流波靡今尤甚猶幸僧中有此郎蓋志喜也已巳夏公手扎函宗統編年來蓮峰山舫曰和尚不靳一言序之靑炷香展卷曰斯誠千古闕典亦千古盛事佛祖紀綱宗師血脉藉以永傳其有功於法苑豈啻一縷千鈞第草草勞人何能發揚大意表白深心然念和

尙數年心血幾爲枯瘁不惜身命然大法炬爲最後末劫照耀人天敢不贊歎申明昭告天下後世夫著述難事也而況於持論宗門持論宗門不易也而況於編定宗統繫之歲年斯誠難之又難矣無徹見今古之明眼無大公無我之直心而不出之以眞才達識亦何能洞闡精微張皇要眇使單傳直指之道彰明較著於目前佛祖宗師之機輝煌歷落於後日而且會儒釋之淵源明聖凡之極致提一心宗統攝百氏寶網帝珠燦交光之涉入香河獅乳拈一味以密融不綦難中之難歟所以自古及今未有人嘗及之者況乎時風澆薄知見日漓不念苦心唯存私見者往往有之今編年擴大同之道域撤一貫之藩籬哲人奧旨久而愈彰古德眞風聞斯興起大書特筆不遺提挈宣明條目綱領具見隱微嚴謹唯和尙之才之識足以激揚鏗鏘而眼明心公無絲毫隔礙故取二千餘年佛心祖髓向筆尖上流注眞常作未來金鏡躋程嬰杵臼之用心不是過也讀是編者循年核實舉法知時千秋文獻足徵一會靈山未散從此人登般若之航家達菩提之路矣先師退翁老人嘗有是志而未遑寶雲月兄和尙嘗欲成法苑春秋及僧寶翼徵等書而未就今公克承先志丕著宗猷舉其所甚難者而易爲之成

昭代蔚然之鉅典展從上未敷之鴻緒青以衰颯頹光猶幸躬逢其盛甯不亟爲前後千古稱慶乎在昔有宋哲后尊尙祖道吳中道原禪師輯傳燈錄成上之詔詞臣楊億等討論頒入大藏鐔津契嵩禪師著傳法正宗記獻之闕下宰相韓琦翰林歐陽修諸公鄭重歎美亦詔入大藏

今上聖天子崇文重法度越前皇將見此書上達

宸聰石渠天祿之間當有補袞調羮扶起正法輪者則玆編流通黼黻太平助揚盛化又不止法苑增華緇門藉重已也

皇淸康熙二十九年歲次庚午春二月穀日華山沙門晚青槃譚譔

宗統編年目錄

曹洞宗第十六世大明寶祖師
曹洞宗第十七世王山體祖師
曹洞宗第十八世雪巖滿祖師

卷之二十五

臨濟宗第十五世臥龍先祖師
臨濟宗第十六世徑山範祖師
曹洞宗第十八世雪巖滿祖師
曹洞宗第十九世萬松秀祖師
曹洞宗第二十世雪庭裕祖師

卷之二十六

臨濟宗第十七世仰山欽祖師
臨濟宗第十八世高峰妙祖師
曹洞宗第二十世雪庭裕祖師
曹洞宗第二十一世少室泰祖師
曹洞宗第二十二世寶印遇祖師

卷之二十七

臨濟宗第十九世中峰本祖師
臨濟宗第二十世聖壽長祖師

曹洞宗第二十二世寶印遇祖師
曹洞宗第二十三世香巖才祖師
曹洞宗第二十四世萬安嚴祖師

卷之二十八

臨濟宗第二十一世萬峰蔚祖師
臨濟宗第二十二世聖恩持祖師
臨濟宗第二十三世東明昱祖師
曹洞宗第二十四世萬安嚴祖師
曹洞宗第二十五世少室改祖師
曹洞宗第二十六世嵩山斌祖師

卷之二十九

臨濟宗第二十四世翼善慈祖師
臨濟宗第二十五世高峰瑄祖師
臨濟宗第二十六世金陵瑞祖師
臨濟宗第二十七世龍泉聰祖師
曹洞宗第二十七世定國從祖師
曹洞宗第二十八世嵩少載祖師
曹洞宗第二十九世宗鏡書祖師

宗統編年目錄終

佛祖宗統單傳世系之圖

釋迦文佛
西竺初祖迦葉
二祖阿難
三祖商那和修
四祖優波毱多
五祖提多迦
六祖彌遮迦
七祖婆須蜜
八祖佛陀難提
九祖伏䭾蜜多
十祖脇尊者
十一祖富那夜奢
十二祖馬鳴
十三祖迦毗摩羅
十四祖龍樹
十五祖迦那提婆
十六祖羅睺羅多
十七祖僧伽難提
十八祖伽耶舍多
十九祖鳩摩羅多
二十祖闍夜多
二十一祖婆修盤頭
二十二祖摩拏羅
二十三祖鶴勒那
二十四祖師子比丘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
二十六祖不如蜜多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
西天二十八 東震旦第一 祖菩提達磨
東震二祖鄴都可
三祖羅浮璨
四祖蘄春信
五祖東山忍
六祖曹溪能
七祖 南岳讓 青原思
八祖 馬祖一 石頭遷
九祖 百丈海 藥山儼
十祖 雲嵒晟 黃檗運 首建潙仰宗潙山祐
單傳十一祖 開宗第一 洞山价 臨濟玄 仰山寂
二祖 曹山寂 興化奬 雲居膺
三祖 南院顒 同安丕 單傳十三開宗一世雲門偃
四祖 風穴沼 鳳棲志
五祖 首山念 梁山觀 單傳十五開宗第一世法眼益
六祖 汾州昭 太陽玄
七祖 石霜圓 投子青
八祖 楊岐會 芙蓉楷

九祖 白雲端 丹霞淳
十祖 五祖演 長蘆了
十一祖 昭覺勤 天童珏
十二祖 虎丘隆 雪竇鑑
十三祖 歸宗華 天童淨
十四祖 華藏侁 鹿門覺
十五祖 臥龍先 普照辨
十六祖 徑山範 大明寶
十七祖 仰山欽 王山體
十八祖 高峰妙 雪嵒滿
十九祖 中峰本 萬松秀
二十祖 聖壽長 雪庭裕
二十一祖 萬峰蔚 少室泰
二十二祖 聖恩持 寶印璁
二十三祖 東明昱 香巖才
二十四祖 翼善慈 萬安嚴
二十五祖 高峰瑄 少室政
二十六祖 金陵瑞 嵩山斌
二十七祖 龍泉聰 定國從
二十八祖 圓通寶 嵩少載
二十九祖 禹門傳 宗鏡書

宗統歷年世代次第之圖

天皇 — 地皇 — 人皇
伏羲 — 神農 — 黃帝
少昊 — 顓頊 — 帝嚳 — 帝堯 — 帝舜
夏 — 商

周 起昭王二十六年 列國十二 — 東周 戰國七 — 秦
漢 篡國新 — 東漢 — 後漢 — 魏 吳 — 晉 兩晉間十六國 — 東晉
宋 — 齊 — 梁 — 後梁 — 陳
魏 — 東魏 — 北齊 — 西魏 — 後周
隋
唐 — 後梁 — 後唐 — 後晉 — 後漢 — 後周
蜀 — 吳 — 閩 — 楚 — 吳越 — 南漢 — 南唐 — 後蜀 — 南唐 — 北漢
宋 — 南宋 — 元 — 明
遼 — 金
皇清一統萬年

宗統編年凡例

一大道之統歸於正宗。正宗之傳統乎大道。故曰宗統。

一佛法宗旨隨機設化。編年紀事據實徵時。其間紀

註正變一本紫陽綱目他如五經孔子家語諸子通鑑左傳國語戰國策史記漢書唐鑑新舊唐書五代史十九史諸史詳節讀史管見續通鑑皇明通紀諸書法門文字如釋迦譜古今佛道論衡弘明廣集大唐內典神州塔寺三寶感通錄開元釋教錄大唐高僧傳內法傳宋高僧傳歷代三寶記景德傳燈錄傳法正宗記佛祖統記佛祖歷代通載佛祖綱目聖冑集五燈會元指月錄總傳燈錄諸家語錄及甄正辨僞等錄（皆詳論道教中事者）皆詳考合訂不敢一字私涉臆見

一是編單紀宗統凡正傳宗統者大書其嗣統示寂之年昭法化也支流旁出者皆不具書其間參佐宗化年月有徵者倣先經終義之例書出處顚末於其寂之年以彰輔化諸方拈頌論議因時闡明宗旨切要者書之否則不書

一全提密證不涉語言大道眞宗豈存功蹟然有係於法化有關乎宗統者皆大書焉講律並書儒道彙纘昭宗統無外也國政時事有關宗統須參考者亦附書之非關宗統者雖彪炳史傳皆不具書

一凡正傳宗統者書某宗第幾世某處祖示寂而不書名有諡加諡非正傳宗統者講書法師律書律師禪則方書禪師不敢濫也書寂書名有諡加諡應化聖賢難以格定者不在此例來往參承或稱禪師或單書名者皆有深意微義具存非輕率也有隱而須發者夾註發明之

一文獻俱闕地異時遠無從稽定者曰闕文文獻並徵因時因事不能無礙未敢據定者曰闕疑自昔互有異同至今確實考證者曰考定諸子百家別集中參合可證者曰別證文闕獻徵據實准定以俟後稽者曰存考

一迦文開宗垂統爲佛紀迦葉以至黃檗雲巖諸祖紹統傳宗爲祖紀五宗而後承宗繼統爲宗紀臨濟禹門曹洞宗鏡兩祖之下諸方法化正在繁衍宗統未敢遂定諸方之出處大略隨年編至今康熙已已爲諸方略紀以俟後來補定

一法門廣大知見淺近茲編聊爲草創擁篲豈能遂

稍成書蒐討未周當從補入大綱細目不全不合
者仰新
大方宗匠垂教刪定以永眞傳
皇清康熙二十八年歲次已巳
佛誕日臨濟三十四世後學新安沙門釋紀蔭槃譚
謹述於夫椒祥符之大中堂

宗統編年總論

祥符紀蔭曰蓋聞聖王之治天下也本乎格致誠正施之修齊治平盡性踐形事天立命是以首出庶物建極乘乾一人有道萬國咸甯唐虞之化於變時雍夏商之間政刑並用爰及周衰道微政弛人心壞亂篤生孔孟明道德以敘彝倫行仁義而正風俗漢唐以降教化不興法度是守漸騖於外失其本心又以諸家龐雜大道支離程朱出而闡明約束之聖學雖顯然以爲章句致身之塗鮮見成己成物之士斯文將喪叔世何堪蚩蚩者氓固不可使之知而坦坦者道亦何可不使之由也夫語大莫載六合之外豈可存而不論語小莫破聖人豈眞有不知能然而洪荒以前渾沌先是何狀九州之際溟渤終於何底滄桑見見生死歷然將來世數何終人物何止藉曰方圓一氣一氣之始何以彌綸太極兩儀無極之初是何境象性本於天而天之所以爲天則曰無聲無臭至矣得之有命而命之所以爲命則曰莫之致而致焉是豈原始要終聖賢有所未盡抑亦察倫明物變化示於幾微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參贊位育終日乾乾大人之所以爲大人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各從其類可與知能民物之所以爲民物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斯天下之達道也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人之極致性命之本源達大道之體而無殊盡一心之量而不變者非智超劫外行徧寰中其孰能與於斯乎惟法王之

見靈現

出三界也洞徹一心了明萬有眞心本性一切圓融天人由行業以分途善惡從眞妄而異趣心有眞妄善惡而性則純眞至善眞善之名亦無以加焉唯心有眞妄善惡是以悟心之眞而善者有四聖焉謂佛與菩薩緣覺聲聞是也迷心之眞而善惡雜糅者有六凡焉謂人天鬼神三道地獄餓鬼畜生三途是也人可不言天則匪一居須彌山治四部洲爲四天王天居人間頂超日月明爲忉利天(有三十二天幷帝釋爲三十三天)此之二天未離地居上之於虛空中朗然安住身有光明日月不及如是一類名燄摩天上昇精微不接下界乃至劫壞三灾不及名兜率陀天更上有樂變化天他化自在天如是等天未離乎欲通名欲界上之有三梵天(梵衆梵輔大梵天)名初禪天上之有少光天無量光天光音天名二禪天上之有少淨天無量淨天徧淨天名三禪天上之復有福生天福愛天廣果天無想天名四禪天其間復有五不還天無煩天無熱天善見天善見天色究竟天以上諸天未離形色通名色

界上之復有空處天識處天無所有處天非想非非想處天如是等天無業果色名無色界天之次復攝十種仙一地行仙二飛行仙三遊行仙四空行仙五天行仙六通行仙七道行仙八照行仙九精行仙十絕行仙仙之與天迥然不同仙以人身而戀長生處海山島天則福德化生自在無礙上品之仙不能及下品之天是皆不了眞心隨業妄報不値佛化沉溺長途者也鬼神多門各以業報受生其中因爲善而夾雜妄緣正直聰明之士忠孝節義之流未諳眞常皆爲業苦復有修羅四趣所攝(謂天人鬼畜)因多嗔業致感斯倫三途則隨三業(貪嗔癡)輕重以受報杳杳昏衢誰從拯救匪佛垂慈少能脫苦此之六凡皆迷一心致趨多報天之與人以福德殊非眞謂蒼蒼茫茫高而無極不識不知也聲聞因修四諦(苦集滅道)見道緣覺謂覺十二因緣(無明緣行等)證道此二聖流自了生死不能利他菩薩則修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萬行廣度衆生名爲大乘圓滿行解具證三身(法報化)盡妙覺性成無上

道斯名爲佛佛者覺也先知先覺徧滿十方非一非異不可思議釋迦文佛則此娑婆之化身也通一化土總攝世界則三千大千通一壽量點盡塵墨尙無窮無盡閻浮洲乃大千界之一八十年適因減劫之時（此界爲南閻浮洲佛世壽七十九年）降生兜率示道成也見處王宮示尊勝也脫屣世榮示世苦也因覩生老病死等事出家示世無常也出家苦行示眞修實證也降魔示正能摧邪也成道示證本有也三七思維示妙法難喩也漸說三乘曲垂方便也五戒十善以接人天隨其欲樂也彈偏斥小歎大褒圓開發大機廣相成就也四攝法慈攝無遺也四悉檀三根等度也四十九年說法十二部隨機接引也末後拈花付囑密傳心印也佛之出世唯欲人人共了此心心之知見萬別千差非以正法印印之則不契圓宗皆非了悟此正法印離言說相唯證乃知此教外別傳不立文字也如來說法一則教通一則宗通教乃言詮宗則大意的的大意直指人心見性忘言當下成佛此宗傳自迦葉以及阿難西天二十八世歷歷傳持光昭正眼列皆法身大士應世宣化傳達摩氏以般若智光遐照東震遂躬航海達於梁朝由梁歷魏止於少林面壁九年直接二祖傳至曹溪分爲南岳靑原南岳靑原後復分爲臨濟曹洞潙仰雲門法眼五宗一華五葉二桂昌昌潙仰雲門法眼三宗不數傳而止唯臨濟曹洞傳至於今闡佛眞宗宣揚法化單提向上不涉功勳以心印心初無剩迹眞傳正脉遞代相承宗統昭然歷年可按用是遠遡迦文降神之年當此土周昭王甲寅之歲以及於今二千餘年正續大法方來未艾謂之宗統編年以見佛法大意不離時節因緣世出世間皆與時爲消長約而論之如春夏秋冬互相成就造化之妙無能名焉是知佛與聖人設化不同其歸則一悟心之士各各契眞觸途之流往往成滯是自過咎於佛何尤又以宗門施設覷捕無從鐵壁銀山攀仰莫及棒喝交加賓主歷然黑白未分正偏宛爾眞符密印唯眞子得之不在常山大吼雄威非獅兒

當之鮮不腦裂纖毫不隔天地懸殊入此門中莫存知解順行逆用一一皆我眞機若見凡情彼彼誰能測識非此宗眼難瞞豈不渾同魔異宗苟通也千途異轍入密室以消融妙藥神針起膏肓於瞑眩依時垂範逐類行慈功孰大焉用斯偉矣合而言之佛之所謂自覺儒之所謂明明德也佛之所謂覺他儒之所謂親民也佛之覺行圓滿儒之在止於至善也佛儒之修證同也佛之淸淨法身即天命之性也佛之圓滿報身即率性之道也佛之千百億化身即修道之教也其體用同也但淺深大小在造其極與未盡其量耳施之治世治不離世故吾儒之道不外庶物之間而聖人就易就近以裁成乎過與不及而適於時中聖人之所以爲聖也施之出世出不離世故我佛之教不出一心之外而宗師當前當處以指示其本所固有而歸於無得宗師之所以爲宗也不離世而治世道無在而無不在也不離世而出世道無不在而無在也故曰時也明乎時而權實通焉明乎時而本末貫焉矣

宗統編年別問

問曰洪荒以前渾沌先是何狀九州之際溟渤終於何底世數何終人物何止也祥符曰虛空無邊劫數無量世界無盡不可思維詎能擬議劫之長短界之勝劣皆隨心所見心所種種成就今就一劫一世界而言劫之爲言時數也即世也界之爲言方位也衆生爲情界正報也方位爲器界依報也凡界總成住壞空爲一大劫謂之世界二十小劫成二十小劫住二十小劫壞二十小劫空一增一減而成小劫積八十小劫而成一大劫劫初人壽皆八萬四千歲身有神光日月未出人壽減至二萬歲時迦葉佛出世人失神光日月出照四天下今世史所稱盤古洪荒三皇各一萬八千歲考其時乃迦葉佛之後第九小劫之末減矣所云混沌者乃身光初失日月未出之時非眞天地開闢也詳見佛紀中世界無盡佛智乃知今就娑婆世界而言此世界在華藏莊嚴世界海中華藏海中

央有香水海名無邊妙華光出一蓮華持一世界種名普照十方熾然寶光明中列二十重佛刹(刹土卽界也)其第十三重爲娑婆世界毗盧遮那佛之報土釋迦文佛其分身娑婆世界僅當一世界種十九分之一釋迦化土有百億須彌百億四天下僅當娑婆界微塵數之一然華藏莊嚴世界海特微塵數世界海中之一海耳此無盡世界海悉依虛空虛空在大覺中一浮漚耳故楞嚴經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有漏微塵國皆依空所生又曰十方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於太虛世界如此廣大心量如是包容故曰法界量同太虛衆生心智自小人第知肉團之心藏於方寸腔中而抑知性體之心圓攝無盡邊際乎須彌(梵語此云妙高)山深入大海八萬四千由旬(梵語此云限量也四十里爲一由旬)高出大海八萬四千由旬四方面各爲一天下謂一大部洲四方爲四天下四大部洲各一天王統攝爲四王天人失神光之後世間黑暗日月天子從四天出見繞須彌山腰周行照一四天下諸星宿佐之

便有晝夜須彌山頂爲忉利三十三天以次而上有夜摩天兜率天變化天他化自在天梵世天此名一世界帝釋爲忉利天主今道教所稱玉皇是也如此一千世界一千日月一千須彌山一千四天下一千四天王天一千三十三天一千夜摩天一千兜率天一千樂變化天一千他化自在天一千梵世天總爲第二禪天所覆名小千世界一千箇小千世界百萬日月百萬須彌山百萬四天下乃至百萬梵世天一千二禪天總爲第三禪天所覆名中千世界一千箇中千世界百億日月百億須彌山百億四天下乃至百億梵世天百萬二禪天一千三禪天總爲第四禪天所覆名大千世界(億有四等一以十萬爲億二以百萬爲億三以千萬爲億四以萬萬爲億今言百億者以千萬爲億也)此大千世界爲一化佛世界當娑婆界微塵數之一大海之下爲金輪堅八萬四千由旬金輪之下復水輪深六十八百千由旬水輪之下爲風輪所攝持其風輪量廣六萬八十俱胝(梵語此云百億)風輪之下乃依空輪而凝然靜住空無所依結業成熟世

界前後左右上下十方次第安住圍繞周匝四大部洲為南閻浮提洲又云贍部即此土是人壽減後增至二萬歲時有鐵輪王出治一南洲東弗于逮(此云勝身)洲人壽增至四萬歲時有銅輪王出治東南二洲西瞿耶尼(此云牛貨)洲人壽增至六萬歲時有銀輪王出治東西南三洲北鬱單越(此云勝處)洲此洲人與長壽天報等人壽增至八萬四千歲時有金輪王出治東西南北四大部洲皆有大威力十善治世地居天子治一國為粟散王九州瀛渤此一國土界也此世界之略也詳具華嚴經中佛住正覺世間為法界圓融太虛無欠無餘法界參合世界為四法界謂事法界理法界理事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如來法身居常寂光為法性淨土亦徧微塵依於山河大地色相之土凡聖同居事理交互不即不離入四種法界而攝化衆生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豈曲士之可談凡夫之能信哉積剎那呼吸而成時積時成日積日成月積月成歲積歲成劫為增漸損為滅劫滅壞時有大小三

災劫滅時有小三災人壽減至三十歲時天不降雨地大亢旱草菜不生思欲見水尚不可得何況飲食人民饑饉而死殆盡為饑饉災人壽減至二十歲時疾疫大行種種諸病染者皆死死亡殆盡為疾疫災人壽減至一十歲時人懷鬬諍見即相戕手執草木即成兵仗殺害無遺為刀兵災大三災者劫欲壞時有七日出見大地山裂四海水消千世界及初禪天皆悉火熾洞然無餘為火災初禪天已下七番火災之後世界復成又於壞劫之時降霔大雨滴如車軸地下水輪湧沸上騰大千世界至二禪天水皆漂蕩如水消鹽壞盡無餘為水災二禪天已下七番水災之後又經七番火災世界復成又於壞劫之時從下風輪有猛風起名毗嵐風三千大千世界上至三禪天悉皆飄散如空飂塵為風災此大三災世數人物之終始也問曰儒釋之體用修證既同所以造極而未盡其量者可得聞乎祥符曰法界皆一心所見儒釋之修證體用不出一心此心無二豈得不同大同之原

在於無我凡夫執我不達本心聖人無我能盡此性此性盡處卽淺可以資深無小而不具大實無極之可造量之可盡佛教攝化十方融通三世十方三世一念全該如來智入三世而無來往身於十方成等正覺修行三大阿僧祇劫普度一切衆生盡法界性佛圓證焉儒教聖人以道治世適可而止致位育於中和能參贊乎天地平常之理只在時中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中體原無十方三世之隔子臣弟友皆道之際和氣豈有我人衆生之分儒教聖人蓋世間之佛也佛蓋出世間之聖人也人在世間盡聖人之道尙何處而非佛哉人出世間盡佛之道尙何處而非聖人哉此心原一體也此道斯一貫焉造極而未盡量悟徹此心當自知之耳問曰世間三教竝稱然乎否乎祥符曰率性之謂道道也者吾性體之一條通暢大路也此通暢大路一任東西南北各適其適而歸家者自罷問程老聃莊列諸子皆已騰身千仞之上徘徊瞻顧此大路欲人不昧南北東西而自尙不能不滯迹於南北東西焉者也大士攝化多密乘權老聃莊列諸子當世相紛爭人心轇轕之際而以淸淨曠達之言蕩滌之亦如人病熱惱而醫者下一服淸凉散也其有功於世敎人心孰大焉讀其書得其大意俱可就路還家守其言執其知解只自迷方小歇若也蕩平南北東西豁然一條通暢大路彌貫十虛見前無隔則步步踏佛階梯時時誕登道岸何教之有三然之與否乎問曰西竺九十六種外道及此土諸異端何也祥符曰心外有法謂之外道心外有法則不達本心諸見橫生謂斷見世間一切皆歸斷滅也常見世間一切長久不滅也亦斷亦常見世間一切亦斷滅亦恒常也非斷非常見世間一切亦非斷滅亦非恒常也此四種見單複參錯之有六十四種西天竺修道者不悟自心妄自窺測各執一見與道相背所以謂之外道如南北東西各爭一路而不達通暢十虛之當前大路也此種外道一經點撥多有當下知歸者至於異端遠離道路別尋蹊徑多以小術小數

簧惑於人有蔽其雲霧而不知非者由不識本心不逢良導故也世尊初學道時亦先歷試邪法然知非即捨乃證菩提廣以大乘而爲度脫若執悟不悔將來難於救度如來說爲可憐憫者問曰即以佛教言有講有律今皆並行何以稱宗統而編年也祥符曰道之在人心如水然水散流爲四瀆百川而朝宗於海四瀆百川之水歸海而成一味海者四瀆百川之宗也故言海而四瀆百川之水統之矣今夫道一也而弘道之迹不一曲順機宜隨時施設其立法也必有所宗久而日淪於迹漸失其宗如水汎濫橫行而以鄰國爲壑者有之矣此宗之不明無以統之也宗統創述必徵乎時因時明宗大統斯在是以釋迦文佛雪山成道之時即欲一切衆生同證此道而觀機垂慈遂有四十九年之教其教也一音演說一一皆宗而衆生隨類得解失佛本懷故於靈山一花拈出全體付授迦葉四十九年之大宗昭然揭日月而中天之統垂於後唯法身大士能契此宗傳持密護具體而

微者有演佛之經以爲教爲有奉佛之儀以爲律爲其始也皆宗之所攝而其漸也究妙失宗遂支離之教忘其爲詮宗之言律忘其爲表宗之行飲水分河統斯渙矣時移世異隱顯微茫甚而淆濁涇渭溟涬河漢統斯淆矣此皆宗統不明年歷無徵以致考信無從滔滔天下徒深望洋之歎也佛祖聖賢以及諸子百家之道不外一心心之全體圓澄如海性海湛然支流遍注圓湛性海妙極一心遍注支流散周法界今之畫佛祖聖賢及諸子百家而區別之者是不曾體究此心量之到極則處喩猶觀水者只觀其瀾而未溯其源若體究此心量之到極則處則佛祖聖賢諸子百家歸源又豈有二乎誠能溯源於海而萬派千波之迴瀾自消釋矣今以性海之大宗統心源之流注滙四瀆百川而循流知源一滴全潮初無二水杯盎溝洫江淮濟泗水無不在即海無不在也在在明宗法法統攝編年考實質之今古而無疑百世以俟後起而不惑嘗有教律之不融儒釋之不合哉問曰

從上說法不說心言道不言性宗門中事不貴說破今論列亹亹豈不令人目爲知解宗徒乎詳符曰從上無所謂法也所說之法因時而已佛初說華嚴時豈非稱性而談直示心體無如衆生之不能領會也乃不動覺場而遊鹿苑因而說四諦法說十二因緣法說種種六波羅蜜法四十九年之間所說之法豈有他哉皆欲衆生了悟此心修證此心而已悟證此心方復本性末後拈花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又付法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是佛不但不說心亦併不說法也文殊請佛再轉法輪佛咄曰文殊謂吾曾轉法輪耶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痕盡垢除光始見心法雙亡性卽眞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二祖覓心了不可得與安心竟後來三拜依位而立得祖之髓佛佛祖祖道豈有二乎哉六祖從無住生心得悟於五祖言下見自本性開東山法門大闡般若未嘗不直示人明心見性也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卽如如佛衆生妄緣夾雜知見橫生知見立知卽無明本未能洞徹心性先於心性上想念紛馳意識卜度是以祖師爲之直截根源全提向上曹溪拈出一相三昧一行三昧南岳融爲無相三昧五宗建立設大法藥以治方來名言斷理路絶欲人於擬議思量罣見凡情不到處命根大死一回然後却活轉來有自由分重著精彩深入宗旨堂奧方可入泥入水爲人解粘去縛使一切人得大受用一切法得大自在否則坐在潔淨地上擊石火閃電光久久只成得箇自了漢以不透從上大法單明空劫不明目前頭尾不得相稱也傳至今日依稀彷彿者掠得些小光影倚一棒一喝爲躱身計將龐三觔乾矢橛等古德機緣扭捏扯合聊略成語謂之爲法機昧終始而矇盰儱侗者正自不少也指迷途者引之歸家救飄墮者令其到岸今何時哉從上來事將草昧矣而不明揭之以性體心宗表繫之以法脉綱要將來大事因緣荒沉墜於地矣區區幾句長語閒言能

令開佛知見存祖血脉乎。苟明自心。見本性。透徹
宗旨。說破不說破。藥出金瓶。爲救病也。執藥成病
誰之過歟。今之硬作主宰。法見未亡者。恐望知解
宗徒十步五步耳。汝若知時節。吾奪復再三哉。問
曰。心宗無二。佛祖聖賢諸子百家。既同此心。何以
佛法人難信向也。祥符曰。心體喩如虛空。宿障喩
如浮雲。浮雲能蔽虛空。宿障能覆心體。浮雲不蔽。
則虛空廓然。宿障不覆。則心體自見。宿障不出二
種。謂理與事。智者宿習慧業。多爲理障。凡夫習近
見聞。多爲事障。佛法除破理事二障。與衆生初心
不合。是以遽難信受。然長空萬古。浮雲一時。眞性
本覺。理事之障。豈終礙也。時主理彰。良佐因緣耳。
蔭初習鄒魯學時。偶見佛經。竊疑曰。使佛果索隱
行怪。欺世矯異之徒。亦何能使天下後世敬奉如
此。若非矯妄。則其言字字不虛。如經所說。可不信
受。因決志出家。漸入漸深。愈遠愈近。今而知世之
疑議佛者。皆猶是最初習鄒魯學時見解也。世豈
有饑而見粒食不餐。寒而逢布帛不服者。未之有

也。佛法之爲益於人。甚於菽粟布帛。而衆生曠劫
饑虛法身凍餒。幸値良緣。信受無庸緩矣。問曰。佛
經祖錄。亦浩瀚矣。今諸方出處。亦繁多矣。如編年
所載。不掛一漏萬乎。祥符曰。唯唯否否。經錄浩瀚。
明其大意。而浩瀚可括。以精微出處繁多。擧其大
端。而諸凡亦何能詳盡。孔子作春秋。微辭隱義。時
措時宜。撥亂反正而已。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列國
之事。止於斯乎。玆編聊存宗統大意云耳。諸方出
處事蹟。煌煌今古。不能磨沒者。自有其錄行世。掛
漏之失。愚何知焉。紀蔭博地凡夫。荒田小草。三毒
未除。二嚴全缺。見未窺於聖賢。而敢測度聖賢。識
未達於今古。而輒衡量今古。愚昧之罪。方自深於
衡皇流遁之緣。甯人必其信向。所冀佛祖慈光不
遺。圭竇隙影。宥狂妄之多愆。憫顓蒙之一念。野干
牛偈。帝釋翹勤。私陀一經。輪王給侍。毋以人廢。幸
將量容。謹矢十願。微忱仰祈十方昭鑑。一願三途
拔苦。慈悲所緣。緣苦衆生。菩提所度。度盡法界。今
玆宗統編年中所述。自賢劫第四尊釋迦文佛以

下西天東土列代祖師及諸方見坐道場名山說法諸大善知識凡爲佛祖善知識慈心道念所普攝之衆生暨十方五濁已造逆惡重罪謗毁三寶墮大邪見見在三途苦趣中受報者皆承佛祖善知識慈悲心菩提心光明之所照注而一念回光當下拔苦拔苦之後皆修正道永滅三途同成佛果二願九界齊資未登佛地皆有見障已極圓乘方爲量周盡十方際見在聖凡居菩薩乘者在緣覺聲聞位者在天仙籍者生人倫中者及滯鬼神修羅趣墮異類旁生者皆圓徹一心進修萬行直趨寶所不戀化城無餘涅槃一時滅度妙莊嚴路不涉輪迴大解脫門齊登覺岸三願普懺罪愆悟心之士習氣未除含識之流無業不造況自無始以來直是等虛空際債實積於多生報豈逃乎永劫從今一念達本性空爍車轟於烈日扇猛燄乎清風凡有罪業無不消融縱屬冤愆俱相解釋清淨光明方處處以無礙道場佛國祈步步以先登四願同修福慧佛爲世尊以其兩足道本大備豈可偏枯癡報終沉狂華蕪果行解未能相應理事何以無礙從今一切皆發大心剎剎塵塵身心奉重時時處處正念見前三身四智以齊彰六度萬行而普攝五願共證菩提本覺之性生佛無殊圓證之時古今一致直下一心頓悟當前萬法圓該生西方而成自性之彌陀覲兜率而禮吾心之彌勒居娑婆而見住世之迦文新新作佛處處成道無三世去來之分無彼此自他之別帝網光舒寶燈燄照六願護持正法智光常照則迷途不昧正法住世則邪見不興龍華正法住世年數久長者慈氏曠劫果純衆生薰修根熟也今佛正法住世僅五百年者時當減劫五濁障深也今當末後又逾五百年鬪諍堅固之時解脫禪定既如角中之麟多聞塔廟亦等星中之月正法護持亦甚難事然般若智光運照未息大乘氣象隱躍猶存微言未墮大旨堪尋即今宗旨之傳持庶令慧命以接續所願持護以永眞機頭目髓腦當不靳於愛憐屏障金湯亦何辭乎捍衛韋天之杵摧魔孽以無

遣梵釋之香熏人天而普利七願消融諸見法性
波瀾誰謂涅槃易曉識情畛域方知差別難明魔
子披緇每每獅蟲自食明眼落井往往蛙沸爭鳴
各立藩籬時分牆壍儒指佛老爲異端釋藐天人
爲凡界道流昧昧妄指靑牛度關釋氏區區欲與
玄門角勝甚至一室之內矛盾互施太虛之中塗
割交受此皆一時之見偶有差殊因而多種之門
謬開同異豈知佛身充滿法界無非赴感隨緣心
體圓攝十方總是分光散影三淸乃覺皇示見老
君是迦葉東來大士利生由淨土而肇誕羲農聖
人教世隱儒童而應生孔孟世人豈能遂信古佛
豈其我欺卽老卽釋卽釋卽儒道並行而不悖法
並化以相資兩掌何嫌於十指闔戸原屬乎一家
到極歸宗一切平等諸方旂皷毋閃爍以崩騰大
匠斧斤貴引繩而正直貶剝提持楔出空中之楔
愼弗橛繫枯樁稱揚贊歎空印鏡裏之空何須泥
摹死迹額手斯時會心千古八願樹立眞宗眞宗
淡薄無五味鹽醬之可染指沾脣而希取一嘗者

望崖退矣所以面壁老人折齒受毒古德云若欲
舉揚宗旨法堂前草深一丈今之浩浩不道無禪
然謂之樹立眞宗則太遠在從今稽首仰祝眞師
說眞法行眞道毋狥世緣而秉從上仰山秉願不
遺風穴以澌零大慧秉公直指楊岐之正脉九鼎
單絲大地含靈命脉所繫萬年一念千秋凡聖統
緒斯存九願
帝道遐昌
聖皇統馭
當今天子卽如來盛世昌期見在太平眞樂土仁風
蕩蕩盡率土以同文至治巍巍攝三教而無外振
古之化未若茲也居今之時不其盛歟無疆有慶
歷劫石而難窮不朽無爲數塵墨而何限永爲衆
生長延覆幬十願法輪常轉法住法位世相常住
天地位萬物育中和霶霈以周流爲臣忠爲子孝
君父安樂而悅豫各安其生各遂其所世間之法
輪常轉也法無定相遇緣起宗三世熾然說無間
歇微塵毫端小大見盡出世間之法輪以常轉也

凡屬見聞覺知。無不明心見性。風柯月渚。孰倦流傳。水鳥樹林。時資道妙。以茲十願。盡世未來。見聞隨喜。俱結佛法之緣。讚助修行。具證眞常之果。伏惟三寶。咸賜證明。俯及四生。同承攝受

宗統編年卷之一

震澤祥符寺沙門釋　紀蔭　編纂

參學門人　秉山秉岳　秉岱秉叡　等　同校錄

常州天甯寺沙門釋　淸如　重校

佛紀上

佛具十號（如來。應供。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佛者覺也（佛。梵語也。此云覺者）。覺具三義。一者自覺（悟性眞常。了惑虛妄）。二者覺他（運無緣慈。度有情界）。三者覺行圓滿（窮源極底。行滿果圓）。故名爲佛

釋迦牟尼佛（梵語中天梵語同於梵天。故云梵語）釋迦（姓也）牟尼（名也）華言（華夏之語）能仁寂默。又稱釋迦文佛。賢劫（劫梵語。具云劫波。華言分別時節。賢劫見在劫也。以劫中多生賢聖。故名賢劫）第四尊佛也。（人壽從初八萬四千歲歷百年減一歲如是減至人壽十歲則止復過百年則增一歲如是增至八萬四千歲此一減一增爲一小劫如是二十減增爲一中劫總成住壞空四中劫爲一大劫成劫者世界初成立也有二十小劫第一小劫因過去劫壞空之後第二禪光音天空中布金色雲注大洪雨積風輪上結爲水輪有大風起吹水成沫而成須彌等山時一切有情皆集光音天中其福滅者下生世間最初有一天子從光音天沒來生大梵天中是爲梵王其壽六十小劫第二小劫光音諸天來生初禪梵世天中爲梵輔天其壽四十小劫第三小劫光音諸天復有來生梵世天中爲梵衆天其壽二十小劫如是漸漸下生欲界天中有福盡者化生爲人飛行自在無有男女之相地湧甘泉味如酥蜜因試嘗之遂生味著失其神光世間大暗黑風吹海漂出日月置須彌山腹照四天下乃有晝夜彼時衆生由就地味顏色粗悴復食自然粳稻殘穢在身便生二道成男女根宿習力故便生淫欲夫妻共住光音諸天後來生者遂入胎中因多貪著粳米不生第四小劫乃至二十小劫皆悉一減一增名爲成劫住劫者世界安住也有二十小劫第九小劫人壽減至五萬歲時第一尊拘留孫佛出世減至四萬歲時拘那含牟尼佛出世減至二萬歲時第三尊迦葉佛出世減至一百歲時今第四尊釋迦牟尼佛出世第十小劫人壽減至八萬歲時第五尊彌勒佛出世乃至第十小劫於增劫中樓至佛出世諸佛次第出興滿足一千尊已上二十小劫皆悉一增一減名爲住劫壞劫者世界滅壞也有二十小劫火災起時壞至初禪天始從地獄終至梵天有情衆生經十九增減劫次第壞盡唯器世間空曠而住乃至一切有情都盡最後一增減劫方壞器世間有七日從海底出大海盡竭須彌崩壞風吹猛燄燒上梵天悉成灰燼乃至三千世界一時燒盡名爲壞劫空劫者世界空虛也有二十小劫壞劫之後自初禪梵世以下世界空虛猶如黑穴無晝夜日月唯大黑暗名爲空劫通成住壞

（空爲劫今見住賢劫釋迦牟尼第四尊佛也）釋迦譜曰劫初王曰民主生子名珍寶珍寶生好味好味生靜衰靜衰生頂生乃至師子頰生子名淨飯（佛之父王）從民主以來皆刹利種姓（王種姓也）王閻浮洲（閻浮此云勝金樹名洲從樹得名南贍部洲也）

祥符紀蔭曰世典所載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四象變化而庶類繁相傳首出御世者曰盤古氏又曰渾敦氏夫曰太極生兩儀而太極生於無極又曰盤古生於太荒莫知其始渾敦者未昭晰之謂也此蓋闕疑存而不論非原始要終之論也厥後三皇（天開於子爲天皇地闢於丑爲地皇人生於寅爲人皇）繼御兄弟各一萬八千歲夫一萬八千歲當滅劫迦葉佛出世之後矣則所云盤古渾敦者乃人失神光日月初分晝夜之時也此世界中成就一切皆屬日月光明日月未有以前自然茫昧莫考增劫時人皆行十善道佛可不出劫漸滅則善漸少惡漸多故佛出世慈悲垂化今釋迦佛當滅劫百年之後化迹娑婆（釋迦乃化身佛也娑婆華言堪忍此世界名）故爲十方佛所讚歎有謂三皇一萬八千歲當作一萬八百歲以當一元（自有天地至於窮盡謂之一元）十二會（一元有十二會一會有一萬八百年子會生天丑會生地寅會生人至戌會則閉物而消天亥會則消天而消地子會則又生天而循環無窮）之數非眞有一萬八千歲之理者此蓋以干支陰陽歲時消長之見妄自窺測又烏知人壽最初皆八萬四千歲乎八萬四千歲由於行十善道十善道法開之有八萬四千門乃唯心之所感召也又甯知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佛與一切衆生當前一念圓攝無盡乎不了本心況論諸見此我佛所以出世也有謂佛之言多劫者誕也世固積月而成歲積歲而成世又安知其不積世而成劫耶苟謂耳目不接而謂之不然上古之時今亦未嘗親覩之也謂之爲誕可乎

大覺璉曰妙道之理聖人嘗寓之於易至周衰先王之法壞禮義亡然後奇言異術間出而亂俗遠我釋迦入中土醇以第一義示人而始末設爲慈悲以化衆生亦所以趨於時也自生民以來淳朴未散則三皇之教簡而素春也及情竇日鑿五帝

之教詳而文夏也時與世異情隨日遷故三王之
教密而嚴秋也昔商周之誥晉後世學者故有不
能曉此當時之民聽之而不違則俗與今如何也
及其弊而爲秦漢也則無所不至矣故天下有不
忍願聞者於是我佛如來一推之以性命之理冬
也天有四時循環以生成萬物聖人設教迭相扶
持以化成天下亦猶是而已矣

周（古公亶父所居之地武王因以爲有天下之號其先祖后稷爲堯農師有功封於邰別姓姬氏傳至文王爲西伯仁聖化民子發立爲武王伐商而有天下都鎬京）

昭王（康王子名瑕在位五十一年按謚法儀容恭美曰昭）

周昭王甲寅二十六年

世尊釋迦牟尼佛降生中天竺淨飯王宮（天竺又作身篤宣云印度印度者日月之別名也其土賢聖導物如日月明照故名印度天竺有五中天竺居五竺之中東至震旦五萬八千里夏至之日日正中時表晷無影居一四天下之中佛從中道故降生中天竺）
佛歷劫修行（修行三大阿僧祇劫）值然燈佛授記於此劫作佛
於迦葉（此云飲光）佛世位登補處上生兜率陀（此云知足）天
名護明大士及應運時至卽觀五事（一者觀諸衆生熟與未熟二者觀時至與未至三者觀諸國土何處居中四者觀諸種族何族貴盛五者觀過去因緣誰最眞正堪爲父母）
廣利天人衆已（廣如經載）乘六牙白象發兜率宮
無量諸天燒香散花隨從侍衛滿虛空中放大光
明普照十方摩耶（此云大幻）夫人（淨飯王后）於眠寤之際見
菩薩乘六牙白象騰虛而來從右脇入身見於外
如處琉璃夫人體安如服甘露顧見自身如日月
照心大歡喜菩薩於母胎中處栴檀樓閣廣博妙
嚴如虛空等爲諸天人廣作法事具如普曜經言
當此土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四月初八日自摩
耶夫人右脇誕生（夫人遊藍毗尼園見無憂樹花芳茂擧手攀之菩薩從右脇出）
生時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地湧金蓮花自然
捧雙足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
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時兜率諸天子見菩薩下
生各各願爲眷屬聽法供養多有下生王舍城及
諸國土者種種瑞應具如經說
祥符蔭曰佛與衆生同一體性佛既上下獨尊衆
生亦然獨則萬物皆備於我尊則不被物物之所
蓋覆衆生昧此廣大性體故不能隨處作主遇緣
卽受一切蓋覆而不能蓋覆一切佛纔降生便

揭出獨尊二字以示性體之量雪山道成歎曰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圓證此獨尊也末後靈山會上一花拈出全提密付此獨尊也獨尊之旨全體證得斯佛出世一期事畢矣

考定 先賢紀佛生年互有不同依法顯傳推佛生時則當殷世武乙二十六年甲午依沙門法上答問則當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依像正紀當周平王四十八年戊午依後周沙門釋道安用羅什年紀及石柱銘則當周桓王五年乙丑依梁趙伯休於廬山遇弘度律師得佛滅後衆生點記推則當周貞定王二年甲戌依隋翻經學士費長房歷代三寶記准敎律及經史推則當周莊王九年癸巳景德傳燈錄佛祖通載佛祖綱目俱作二十六年甲寅傳法正宗記作周昭王九年甲寅按周昭王元年己丑則甲寅合是二十六年辯正評法顯傳乖殊河漢未可依據法琳謂像正記罕見依憑又謂道安與什造次謬陳傳述之過費氏但據莊王時恒星爲驗而云佛生未知恒星別由他事今以初祖入定雞足之年當周孝王五年丙辰徵之則當從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以昭王甲寅至孝王丙辰共一百二十三年而佛滅於穆王五十三年壬申去孝王五年丙辰初祖入定時四十四年與傳燈通載綱目合徵而可信穆王元年庚辰至壬申合五十三年有作三十六年幷五十二年者皆誤唐貞觀十三年勅遣刑部尙書劉德威等問法琳法師何故佛生傳述乖紊無的可依法琳列陳眞妄定昭王甲寅歲生穆王壬申歲滅南山宣律師問天人曰此土互說佛誕不同如何定指天人答曰皆有所以弟子夏傑時生天具見佛之垂化且佛有三身法報二身則非人所能見唯法身大士見之唯有化身普被三千百億天下則有百億釋迦隨人所感前後不定俱在大千之中殷周隨機感化各別法報二身常自湛然不足疑也

別證 周書記昭王即位二十六年甲寅歲四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泛漲井水溢出山川震動有五色光入貫太微亘於西方盡作青紅色太史蘇由占之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一千年外聲教及此照王即敕鐫石記之埋於南郊天祠前

祥符蔭曰佛具三身清淨法身猶若太虛體無來去圓滿報身如望夜月徧界澄輝千百億化身猶水中月應物見形其生也爲度有情出生死海其滅也一期化擧示有涅槃非同幻質之留礙豈合世相以拘墟念證眞常者佛無一時而不生生實無生心融空有者佛無一時而不滅滅豈斷滅於諸說之不一見感應之無方合先後之攸同定古今之一致以西天諸祖年數及達摩來梁之年合推當從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四月初八日佛降生爲是（周正建子）

天龍浴太子身

佛既生巳時四天王即以天繒接太子身置寶几上釋提桓因（忉利天主）手執寶蓋大梵天王手執白拂侍立左右難陀龍王等於虛空中雨清淨水一溫一涼灌太子身身黃金色三十二相（一足安平二足下千輻輪）

三手指纖長。四手足柔軟。五手足縵網。六足跟滿足。七足趺高好。八腨如鹿王。九手過膝。十馬陰藏。十一身縱廣。十二毛孔生青色。十三身毛上靡。十四身金色。十五身光面各一丈。十六皮膚細滑。十七七處平滿。十八兩腋滿。十九身如師子。二十身端直。二十一身圓滿。二十二四十齒。二十三齒白齊密。二十四四牙白淨。二十五頰車如師子。二十六咽中津液得上味。二十七廣長舌。二十八梵音深遠。二十九眼色如金精。三十眼睫如牛王。三十一眉間白毫。三十二頂上肉髻

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一日月照一四天下。爲一世界。一千日月照千四天下。爲一小千世界。一千千日月。照一千千四天下。爲一中千世界。一千中千世界。爲一大千世界。曰三千大千世界者。語互也。三千大千世界。爲一化佛國土。天龍八部。天列三界。欲界天。色界天。無色界天。龍有四生。卵生。胎生。濕生。化生。夜义勇健神。有三種。地行夜义。在空夜义。天夜义。乾闥婆。天樂神。阿修羅。此云非天。似天而非天也。四趣所攝。迦樓羅。金翅鳥。緊那羅。天伎神。摩睺羅伽。大蟒神。八部皆翊衛侍從於佛於虛空中。伎樂讚歎。不可稱數。

發明　佛之出世。爲度衆生。故放光明。感觸有情。

淨飯王將太子往詣天寺。天像起立。禮太子足

宮侍往白淨飯王。生太子種種瑞相。王即嚴儀仗入藍毗尼園。見太子身相好殊異。歡喜踴躍。前抱太子。置於七寶象輦之上。與諸臣從。隨侍入城。經梵天寺。時王未識三寶。奉事梵天。即將太子往詣天寺。梵天形像。皆從座起。禮太子足。而語王言。大王當知。今此太子。天人中尊。虛空天神。皆悉敬禮。云何而令來此禮我。王及臣從。皆驚異。

發明　佛出三界。一切中尊。一切天人。皆蒙度脫。梵天位在初禪。未離生死。以天視佛。譬郡邑長之視天子。且天衆多因佛力。而得脫障生天。亦猶郡邑之尊。有不承王命者乎。世人不達大道。佛天無別。是鄉里之氓。只知郡邑之尊。而罔識九五之貴。其分然也。

名太子爲薩婆悉達華言頓吉

王還宮。已集臣衆。議定太子名。諸婆羅門此云淨行道學即共論議。而白王言。太子生時。所有諸瑞。莫非吉祥。當名太子。爲薩婆悉達

阿私陀此云無比仙瞻敬太子相好。決定當成佛

淨飯王普勅羣臣。令訪多聞有智者。占相太子。時有仙人阿私陀。以神通力。騰空而來。見王曰。知生太子。見種種瑞相。願得瞻見。王即抱太子出。欲令禮仙人。阿私陀仙急止王曰。此是三界天人中尊。云何而令禮於我耶。仙人即起合掌。禮太子足。具見三十二種相好已。忽然悲泣。不能自勝。王大怪之。仙人欷歔答言。太子相好具足。若在家者。年一十九爲轉輪王。若出家者。成等正覺。廣度天人。然

太子諸相明顯必當學道成無上尊以法利生廣
度天人爲世間眼但恨我今年壽將盡生無想天
不覩佛興不聞經法故自悲耳無想天精研捨定心身灰凝圓四禪
摩耶夫人命終生忉利天太子姨母摩訶波提乳養太子如母無異
太子生滿七日母摩耶夫人命終以生太子功德
上生忉利天 發明 太子在兜率天時自知福德威重無有女人堪受禮者因觀察摩耶夫人壽命將終餘有十月七日之期故托之生是善權方便諸佛無異
乙卯二十七年
太子年二歲處王宮
丙辰二十八年
太子年三歲處王宮
淨飯王爲辦童子玩好之具無不珍備時舉國人
民皆行仁惠五穀豐熟風雨以時皆是太子福德
所致
丁巳二十九年
太子年四歲處王宮
戊午三十年
太子年五歲處王宮

淨飯王勅車匿等五百青衣給侍太子
己未三十一年
太子年六歲處王宮
庚申三十二年
太子年七歲就學具無師智
凡諸典籍技藝天文地理皆悉自然知之不由師
授 發明 五地菩薩一切世間有學皆悉修習無不明達況佛已滿圓覺成無上智耶
辛酉三十三年
太子年八歲處王宮
壬戌三十四年
太子年九歲處王宮
癸亥三十五年
太子年十歲處王宮校試
與從弟提婆達多此云天授難陀此云歡喜等試力校射一
切無與等者莫不歎服恭敬
淨飯王集會羣臣灌太子項立爲太子
甲子三十六年
太子年十一歲處王宮

乙丑三十七年

太子年十二歲處王宮

丙寅三十八年

太子年十三歲處王宮

丁卯三十九年

太子年十四歲處王宮出遊觀化

太子啓王出遊觀化。到諸城門。有所見。感歎而回

戊辰四十年

太子年十五歲處王宮

己巳四十一年

太子年十六歲處王宮

庚午四十二年

太子年十七歲處王宮納妃

淨飯王爲太子擇妃。有女名耶輸陀羅此云華色顔容端正。智慧才德。超過一切。王爲納之。更增伎樂。晝夜娛侍太子。太子納妃。不相接近。王深疑。恐不能男

辛未四十三年

太子年十八歲處王宮復納妃

淨飯王以太子不近耶輸。復廣求賢女。乃得瞿夷此云明太子雖納。亦不接近。太子默念。恐父王以種嗣爲礙。乃以手指妃腹曰。却後六年。爾當生男。妃遂有娠

發明 菩薩無欲。所以示見妻息。不撥世緣耳。羅雲於天變沒化生。不由父母合會而生。又是本願所致。世人毋以俗念懷疑也

壬申四十四年

太子年十九歲二月八日出家

太子欲求出家。而自念言。當何所遇。卽復啓王出遊於四門。見生老病死等事。復遇見淨居天人所化作沙門披法服者。悲喜交集。而作思惟。此老病死。終可厭離。於是夜子時。有淨居天人。於窗牖中叉手白言。出家時至。可去矣。於是諸天捧所乘馬足。超然凌虛。逾城而去。發大誓願曰。不斷八苦生。老。病。死。愛別離。寃憎會。窮貧因求不得。八苦不成無上菩提此云道終不還也。淨飯王思甚。遣大臣勸諭還宮者萬計。確然不回廣如經載

發明 道可以隨處修。佛必從僧中成。千佛必由。三世無別。若不出家。生死不了。家爲苦聚。一切業障。由之而生。出家眞因。一切道業。由之成就。世間夢幻。轉眼卽空。恩愛會當別離

富貴何能長久聰明受累愚蒙無知生死海中誰能度脫佛示出家斷一切愛離一切妄超出天人決了生死始從一念繼至成佛故曰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為又曰腳頭只有些兒路千劫還君一度行

或謂祥符曰出家之法以余觀之何其悖也何者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今則髡其顚刈其鬚斯不為毀傷乎父母者生我者也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不孝以無後為大今則背棄其親動之千里生絕甘旨死無蒸嘗於孝何居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出家則君臣之義邈然遠之何以為忠斷絕人倫不顧似續使舉世而出家不幾世界空虛乎欲正人君子不非之且求其信何可得也祥符曰子言是也山僧三十年前亦嘗言之今將明以告子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固所以為孝也今孝如大舜能保父母不死乎能保父母死而身體髮膚不毀傷乎父母死而不能救父母死而身體滅壞髮膚毀盡漠然不以為念顧鰓鰓恤一已之身體髮膚吾未見其所以為孝也且所云不虧其體不辱其親非僅形骸之謂也能守其身克全乎所以為身者方可謂之不毀傷出家之法何爭於鬚髮而必去之髡其頂者示已脫俗不復同於世相顧形思義務所當務也子知出家何所為乎為了生死也生死不學佛道不能了佛道非棄捨世緣不能學故不從淺近起見而惟深遠是圖暫違其親終欲度脫其親也終欲進親於道俾吾親得免幻軀報謝之苦共證眞常淨樂之域也口體之養晨昏之奉孝之小者也以道事親度脫其親孝之大者也舉世間之孝又孰有大於出家者乎子以為遠君臣之義是不忠也而抑知山林中人晨香夕鐙祝延北闕兢兢焉無日不以國王水土之恩為念乎且五戒十善清嚴攝物所以默扶王化者又豈子之所得而知者耶至謂舉世出家則有世界空虛之慮何其抱杞人之憂若是岌岌也舉世沉淪貪愛躭著利名如何得能出家若能出家則梵行清白福德同天純善無惡皆為賢聖天人豈藉穢欲而生賢聖則各正性命子未知夫人天凡聖之由死生幽明之故吾又何能一一為子饒舌哉從

古至今正人君子不知其幾幾也未之知者自不能不議之疑之已知之者信之尊之而莫能窺測其極致恨知之晚悔不身先之者亦復何限何子言之易易也

太子自以所佩劍斷除鬚髮以七寶衣易麤布僧伽黎 此云割合重複衣 服之 佛佛出家剃除鬚髮服僧伽黎表法同也 發明 世尊種種示見皆以調攝衆生無非佛事故一一特書昭佛佛道同不離世相而不即世相也

菩薩入檀特山修道習定 以後稱菩薩成等正覺後稱佛

於阿藍迦藍處習不用處定 廣如經載 發明 佛已歷劫道成所以然者調攝衆生也故經云以無心意無受行而悉摧伏諸外道先歷試邪法示諸方便發諸異見合覆菩提

癸酉四十五年

菩薩在檀特山修道 未出家以前太子書年出家以後菩薩不書年

甲戌四十六年

菩薩在檀特山修道　發明 正人修邪法邪法亦成正故書修道

初至檀特山習不用處定三年知非便捨

乙亥四十七年

菩薩復至鬱頭藍弗處修道習非非想定

丙子四十八年

菩薩修道習定

丁丑四十九年

菩薩修道習定知非便捨

戊寅五十年

菩薩入象頭山修道行苦行

昭王己卯五十一年

菩薩同諸外道苦行日食麻麥

穆王 昭王子名滿在位五十五年按諡法布德執義曰穆

穆王庚辰元年

菩薩修道行苦行

辛巳二年

菩薩修道行苦行

壬午三年

菩薩修道行苦行

癸未四年 景德傳燈錄作三年者誤

菩薩苦行滿沐浴於尼連河受天化女所獻乳糜

降魔　發明 菩薩觀察十種義故示見降魔乃至菩薩從兜率降生以及涅槃一一具有十

種深義示見如華嚴離世間品所明

菩薩詣畢鉢樹下天帝化人擷瑞草以藉坐景雲祥風四起紛披天魔念菩薩道成且受折抑率衆作難窮見可怖可欲諸境菩薩泊然不動以指指地地大震魔皆顛仆於是降之

祥符蔭曰魔佛不二只在一心不善用心佛即是魔善用其心魔即是佛魔佛無體唯在當人佛之與魔間不容髮且佛非魔不成一一順逆境界皆為增上因緣魔非佛不伏可怖可欲諸境伎倆皆窮而定慧慈威何所不攝學道人能入佛入魔佛魔不異即魔即佛魔佛兩忘至竟魔佛無依入即何有其於道也斯庶幾乎

菩薩入定成道

菩薩於二月（周正建子即今十二月）七日之夕入正三昧至八日明星出時廓然大悟成等正覺乃歎曰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

祥符蔭曰道也者如大王路不離當處初無隔礙衆生與佛體用俱同觸途成滯乃成衆生行解圓滿遂成佛果解圓行滿只能如道之量而於道不增毫釐觸途成滯亦只背道之量而道未嘗因之減失是以佛成道也無所不成而實無所成斯以謂之根本不動智衆生觸途成滯究可就路還家一舉步間便與道體不隔斯以謂之差別妙慧智佛具此智方乘大乘而成正覺若無此智設修於道只證二乘及生淨土而不成佛佛道圓成不離當前一念衆生念念可以成道一念純眞十方坐斷涅槃生死猶若空華聖見凡情俱為夢幻若來祖師門下正好買草鞋行脚在

阿難陀生（梵語阿難陀華言慶喜以世尊成道日生故名）

甲申五年

佛初轉法輪度憍陳如等五人

佛成道已思惟已所得法甚深難解唯佛與佛乃能知之今此衆生邪欲所障迷惑不信反生誹謗當墮惡道甚可悲憫大梵天王及諸天等申禮勸請佛受其請曲垂方便遂詣波羅奈國（此云江遶城）鹿

援疑投

野苑中爲五人（一阿若憍陳如此言無知佛之舅氏二頞鞞此云馬勝佛之家族三跋提此云小賢佛之家族四十力迦葉亦名婆敷亦佛之舅五拘利太子斛飯王之長子乃佛從兄弟也）宣說四諦（苦集滅道）三寶（佛法僧也）乃成（佛爲佛寶四諦爲法寶五人爲僧寶）也五人證果（得法眼淨及無生智）　發明（亘夜長寢無人能覺慧日未出明星前見陳如等初受法味初入法流初登眞諦初入聖證在一切人天羅漢之前故具書之）

時有五百商主以蜜麨奉供於佛佛念過去諸佛受食儀式用鉢多羅（梵語鉢多羅華言應量器）時四方天王知佛心念各持其一鉢奉佛佛受四王之鉢累置掌上按令成一使四際相見呪願受食已即授商人三歸（令歸依佛法僧）三寶

乙酉六年

佛在象頭山爲龍鬼等說法　發明（佛處衆會爲衆說法難以具書）

或問牟子（漢初平時人名未詳作理惑論）（今書其始初凡近一二以槩一切）曰夫至實不華至辭不飾言約而至者麗事寡而達者明故珠玉少而實瓦礫多而賤聖人制七經之本不過三萬言衆事備焉今佛經卷以萬計言之億數非一人力所能堪也僕以爲煩而不要矣牟子曰江海所以異於行潦者以其深廣也五嶽所以別於邱陵者以其高大也若高不絕山阜跛羊凌其巔深不絕涓流孺子浴其淵麒麟不處苑囿之中吞舟之魚不遊數仞之谿剖三寸之蚌求明月之珠探枳棘之巢求鳳凰之雛必難獲也何者小不能容大也佛經前說億載之事道萬世之要太素未起太始未生乾坤肇興其微不可握其纖不可入佛悉彌綸其廣大之外剖析其窈妙之內靡不紀之故其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多多益具衆衆益富何不要之有雖非一人所堪譬若臨河飲水飽而自足焉知其餘哉問曰佛經衆多欲得其要而棄其餘直說其實而除其華牟子曰否夫日月俱明各有所照二十八宿各有所主百藥並生各有所愈狐裘備寒絺綌御暑舟輿異路俱致行旅孔子不以五經之備復作春秋孝經者欲明道德正人心耳佛經雖多其歸一也何棄之有哉

佛爲優婁頻螺迦葉兄弟三人說法（并度其弟子一千人）

發明（佛度弟子。無量無數難以盡書。今依經載書上首一二。以槩其餘）

丙戌七年

佛度舍利弗（此云身子）目連（采菽氏）等

舍利弗初師梵志沙然有二百五十弟子。於路逢頞鞞比丘威儀庠序。因問師法。頞鞞爲舉諸法從緣生偈。一聞卽得初果。來至佛所七日。達一切法證阿羅漢。因同目連歸佛。目連聞法經十五日乃得四果。二人爲佛左右面弟子（舍利弗智慧第一目連神通第一）

丁亥八年

佛定出家沙門同稱爲釋

佛告諸比丘。有四大河同入海已。無復本名。同名爲海。四族出家學佛道者。並稱釋迦弟子。以從佛生育法身成就道力也（四河。東恒伽。南新頭。西婆叉。北私陀。四族。西竺四姓）

戊子九年

佛度摩訶迦葉證阿羅漢果（梵語摩訶迦葉。此云飲光氏。以身光蔽。衆得名）

佛在拘耶尼國爲婆陀和等說般若

長者須達與太子祇陀共作精舍供佛　發明（經實重佛故書）

舍衛國有大臣曰須達。巨富好施。賑給貧獨。時號給孤長者。因娶兒婦到王舍城護彌長者家。見其騷騷辦具。大設供養。躬自執勞經理事務。將以請佛及比丘僧。須達聞佛僧名。歘然起敬。心情悅豫。問護彌言。何名佛僧。具答所以。須達感念。敬企。卽求見佛。一瞻相好及聞妙法。身心開朗。成須陀洹（初果也）長跪問佛。舍衛城中。聞法易度更有人否。佛言人多信邪。難染正教。須達白佛。唯願垂慈屈臨舍衛。使彼衆生除邪就正。佛告須達。出家之法與俗應別。彼無精舍云何棲息。須達白言。弟子能起願見聽許。但不知法式。願得僧一弟子共往勅示佛默然允可。命舍利弗同往到舍衛城。案行諸地無可意處。唯太子祇陀有園。其地平正。其樹鬱茂不遠不近。正得處所。須達謹白太子。具陳其意。太子云我此園林。用以遊觀。何所乏少。須以相買。須達再三殷勤。敬以禮懇太子。以其情摯難却。謂呼價高當不能買。語須達言。汝若能以黃金布地。令間無空者。便當相與。須達曰。諾。敬依價命。太子言

我戲卿耳須達白言太子不應戲言乃以象負金滿八十頃太子念言佛必大有道德能使斯人輕寶乃爾乃捨園中樹木并起門樓共以奉佛須達與舍利弗圖度起立精舍以妙栴檀爲泥塗佛房地十二浮圖七十二講堂三千六百間房五百樓閣佛告阿難今此園地須達所買林樹門樓祇陀所施當號曰祇樹給孤獨園長者後生兜率陀天

己丑十年

佛在柳山爲純眞陀羅王等說法

庚寅十一年

佛在穢澤爲阿掘摩說法

佛昇忉利天爲母說法

留夏九十日優塡王思甚命匠以上妙栴檀雕佛形像事之及佛從忉利天下像亦出迎佛三呼像三應佛曰汝於當來作大法事然無爲眞佛實在已躬波斯匿王聞優塡王雕栴檀像乃召巧匠寫紫磨金成如來像佛記之曰若有衆生於佛滅後造立形像種種供養與佛無異是人來世必得念佛淸淨三昧以至成佛謹按栴檀佛像在西土一千二百八十五年來東土龜茲六十八年涼州十四年長安一十七年江南一百七十三年淮南三百六十七年復至江南二十一年汴梁一百七十七年北至燕京居聖安寺十二年北至上京大儲慶寺二十年南還燕宮內殿居五十四年元丁丑歲三月燕宮火尚書石抹公迎還聖安寺居五十九年至元十二年乙亥遣大臣孛羅等四衆備法駕仗衛音伎奉迎萬壽山仁智殿丁丑建大聖萬安寺二十六年己丑自仁智殿奉迎於寺之後殿計自優塡王造像之歲至元延祐三年丙辰凡二千三百有七年至皇淸今上康熙二十八年己巳見供大內凡二千六百八十年祥符蔭曰此像教之緣起也及今二千餘年而衆生覩相莊嚴利益無邊不可思議謂非佛之無緣慈攝悲願深重能如是乎若能瞻仰取足證得已躬無爲眞佛淸淨三昧方信佛身充滿普見不動而衆生與佛不作兩概不隔纖毫矣

辛卯十二年

佛還摩竭國爲弗沙王等說法

壬辰十三年

佛爲彌勒說修行本起經

癸巳十四年

佛歸王宮爲父王說法王大信證令宮人受齋戒法

佛成道十年父淨飯王思一相見遣梵志優陀耶往迎還宮優陀禮佛具白王意見佛威德爲天龍四衆所尊遂求出家聞法便證羅漢佛告優陀佛本出家誓得成道還度父母今已道成必當還國但於國人有所感動方堪信化汝今已得神足可先歸見神變却後七日佛當還宮優陀受勅從空而還往到本國見種種神變王及臣民莫不驚喜知佛當來即勅國中嚴潔道塗盛陳儀仗如轉輪王千乘萬騎出破四十里奉迎世尊佛及弟子整衣持鉢發來王城釋梵四天聞佛還國皆來侍送四天前導梵天侍右帝釋侍左諸比丘衆皆隨佛後八部天龍香華幢旛布滿空際諸天伎樂節奏熙和佛適進路三千國土六反震動百歲枯樹皆生華實久涸溪澗自湧甘泉王遙見佛於大衆中如星中月如日初出相好嚴身晃如金山悲喜禮佛共相慰問大臣百官皆稽首禮擁迎入城足蹈門閾地爲大動天雨衆華樂器皆鳴國中人民所有疾苦一切皆息婦女珠環相櫟作聲地中寶藏自然發見懷異心者皆共和同懷姙母人身心安樂產端正子百鳥異獸相和欣鳴蒙其光潤皆脫業障地獄休息餓鬼飽滿一切衆生皆沾利益佛入王宮爲父說法王得證道耶輸瞿夷禮佛受戒羅雲佛之子也稽首禮佛奉佛印環佛語父王及諸臣曰此吾之子緣吾化生無復懷疑也宮人大小咸受戒法及八關齋

明教嵩曰聖人之道以善爲用聖人之善以孝爲端爲善而不先其端無善也爲道而不在其用無道也用所以驗道也端所以行善也行善而其善未行乎父母能溥善乎驗道而不見其道之溥能爲道乎是故聖人之爲道也無所不善聖人之爲善也未始遺親親也者形生之大本也人道之大恩也唯大聖人爲能重其大本報其大恩故方其成道之初登天先以道諭其母氏應命還其故國爲父說法而其國皆化聖人可謂與人道而大順也養不足以報父母以德報之德不足以達父母

以道達之嗚呼可謂至矣

靈巖儲刻孝經序或曰孝經爲儒家開宗明義之書沙門釋子自有五千四十八卷百韋陀典何取於越俎爲也弗也世出世間舍孝無從矣我沙門嘗遭滅物絕倫之謗盍沙門或舍來耜或舍舟車負販兒童時或一字不到眼或長而茫失即天資近古懵無證據其舍丹鉛服三事衲者始不過舉鄒魯之聖經爲富貴之先導經云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又云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不體聖心則章句而已矣我沙門半月半月誦梵網心地品一則曰慈悲心孝順心二則曰孝順心慈悲心非慈悲孝順則非正語正見自非正語正見安能生一切衆生正語正見哉世尊道成先度父母古人生五十方知四十九年之非弘儲明年甲辰六十較古人十年而孔子七十二制孝經告備於天假我數年庶幾言立則弘儲不敢自必也

王遣其族五百貴子從佛出家

佛從弟阿難白佛願垂剃度佛令著袈裟衣成僧竟已次第禮諸沙門至優波離心自念言是我家僕不能爲禮佛告之曰學道唯論前後不問尊卑佛法猶如大海悉受萬川四流不避汙淨宜棄自大折驕慢幢阿難受誨心淨如空稽首作禮天地大震衆會同歎善哉善哉爲道等心除自高意

佛往摩竭提國

佛爲摩竭提國瓶沙王說法王以竹園精舍供佛

佛勅竹林住持舍利弗統之靈山住持大迦葉統之

佛勅目連取羅雲出家 即羅睺羅佛之子也

甲午十五年

乙未十六年

佛復還王城

丙申十七年　丁酉十八年

　爲釋種說法八萬四千人皆證初果

戊戌十九年

佛還王宮省父病四天王等赴喪

淨飯王臥病思見佛及羅雲等佛在靈鷲山天耳

遙聞知父命將終。告勅阿難羅雲等。父王淨飯今得重病。應往覲省。即放光明。光照一切。及王之身。王蒙光觸。如栴檀風吹。悅身心。患苦頓息。知佛當來。見斯光瑞。王見佛來。散意踴躍。不覺起坐。佛告父王。莫復愁悒。父王道德純備。無有缺減。命雖欲終。當生淨域。時佛出金色臂。伸手舒光。著王心上。王合掌心禮於佛。便爾命終。諸釋衆臣。以衆香汁沐浴王身。飾以白氎。及諸繒帛。斂以金棺。奉置七寶莊校獅子座上。燒香散華。垂覆眞球羅網。佛共難陀。於座之前。肅恭而立。阿難羅雲。居棺之後。即時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欲界一切諸天。與無數百千眷屬。俱來赴喪。四方天王。統諸鬼神龍衆。百千萬億伎樂如雲。俱來赴喪。皆共發哀。擧聲啼哭。時難陀等白佛長跪。願欲擔棺。佛念當來世人兇暴。不孝父母。不報育養之恩。爲是之故。躬行法化。自欲擔於父王之棺。時四天王竊共思議。佛爲三界中尊。一切之父。雖躬行化。云何擔棺。俱共長跪。同白佛言。我等是佛弟子。從佛聞法。成須陀洹。我曹宜代世尊擔父王之棺。佛聽許之。四王肩棺。擧國悲仰。佛執香爐。在棺前導。威光益顯。如萬日照臨。詣於墓所。靈鷲山中。有千羅漢。乘空而來。稽首白佛。欲勅何事。佛勅往大海渚。取妙栴檀。以爲香薪。香薪積已。金棺置上。擧火焚之。佛爲四衆說法。令出生死。遠離欲火。悟世無常。發心求道者不可勝計。爾時諸王各持五百乳瓶。以用滅之。競共收骨。盛置金函。以起塔廟。而供養之。淨飯王生淨居天

明教嵩終孝章曰。父母之喪。沙門服衰絰則非所宜。當服大布。過斂則以時往其家。送葬或扶或導。三年必心喪。靜居修行。以資父母之冥。遇喪期忌日伏臘。必營供祀。誦居師之喪。必如喪其父母。稟戒十師之喪。則有降殺。覩佛泥洹之時。大衆撫膺泣血。吾徒臨喪。可不哀乎

宗統編年卷之一

宗統編年卷之二

佛紀下

穆王己亥二十年

佛在六欲天說大集經

如來成佛十六年知諸菩薩堪能住持大乘法藏卽於欲色二界中間大寶坊內說大集經

祥符蔭曰四十九年三轉法輪五時八教總不出剎那際三昧中如說法華六十小劫時會聽者謂如食頃佛佛道同今古不異又豈可以世間時數情量測定之耶諸所說法本不局於時雖隸以年推就經傳所載者紀之以槩其餘學者當默識心通思過半矣

庚子二十一年

佛住世說法度生 發明 佛住世四十九年無非說法度生其間竺乾遼隔時代渺茫難以定稽年次之下通書說法度生以槩之其有關於宗統者總於末後書列

辛丑二十二年

佛住世說法度生

仁王般若云二十八年說摩訶般若靈山八載說法華經

佛始制戒律命優波離綱紀大衆

佛命阿難爲侍者 發明 慶持法得人也

壬寅二十三年 癸卯二十四年 甲辰二十五年

乙巳二十六年 丙午二十七年 丁未二十八年

戊申二十九年 己酉三十年 庚戌三十一年

辛亥三十二年

佛姨母大愛道 卽摩訶波提 求出家

佛還迦維衛國大愛道稽首白佛言我聞女人精進亦可得道今我敬信願得出家受持法律以學於道佛止之曰無以女人入我法律而出家也若如此者淸淨梵行當必不久正法住世卽易衰微大愛道再三哀求佛不聽許阿難見而憫之稽首代懇且曰大愛道多有善意佛初生時躬侍養育今求出家何不聽許佛曰我非不知大愛道於我有恩今我成佛於大愛道恩亦不淺以從於佛得受五戒歸依三寶信道見諦此之恩德非世可比

但聽女人出家則於佛法有所障礙譬如稻田蕣穢叢雜必敗良苗女人出家清淨大法不久衰弱假使必求出家者須令盡壽奉行八敬之法譬如防水善治提塘勿令漏失其能如是可入律法大愛道恭喜奉行遂度出家後證阿羅漢果佛記正法當千歲興盛以度女人故至五百歲而漸衰微

壬子三十三年　癸丑三十四年　甲寅三十五年
乙卯三十六年　丙辰三十七年　丁巳三十八年
戊午三十九年　己未四十年　庚申四十一年
辛酉四十二年　壬戌四十三年　癸亥四十四年
甲子四十五年　乙丑四十六年　丙寅四十七年
丁卯四十八年　戊辰四十九年　己巳五十年
庚午五十一年
辛未五十二年

佛付囑摩訶迦葉傳持宗統幷勅阿難副貳傳化

佛在靈山會上有大梵王以金色波羅花獻佛佛陞座拈起示衆是時衆皆默然摩訶迦葉破顔微笑佛顧而命之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復至多子塔前命摩訶迦葉分座令坐以僧伽黎付之幷勅阿難副貳傳化無令斷絕而說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復告之曰此金縷僧伽黎衣傳付於汝轉授補處至慈氏佛出世迦葉承勅稽首敬受

安隱忍曰道大同而弘道之迹不能同道絕同而合道之符不能異不能同也故先聖之建立有差不能異也雖變變化化而不出從上相承之法眼所謂宗旨也佛不云乎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付囑摩訶迦葉夫涅槃妙心卽吾人本具之廣大心體也正法眼藏卽雙明雙暗同死同生之金剛眼也心卽眼眼卽心實相而無相者也如國之印璽然無前際無後際無中際一印而文理備焉世尊非此眼不能辨迦葉之一笑迦葉非此眼不能契世尊之拈花乃至四七二三授受之際非此眼不能驗其淺深偏全之候所謂啐啄同時人境俱奪名言斷理路絕壁立萬仞

而從上佛祖要人於此壁立萬仞聞見智識所不到處豁開向上故終日言而未嘗言也非無言也言之中無言也及其變也知解橫生故不得不變而爲機鋒爲棒喝又其弊也不得不變而定宗旨宗旨定若三代之禮樂備焉雖千聖繼出不能易矣夫言論之弊也弊於知解而棒喝之弊也弊於亂統故從棒喝悟者知亂統之病而建同喝四喝料簡立要函蓋截流等綱宗臨濟雲門是也從機語悟者知知解之病而建四禁五位六相種種三昧門等綱宗曹洞潙仰法眼是也以要言之不出實相無相無相實相之法印所謂變變化化而合道之符不能異者此也是故符合雖三祖之惡疾不得不以衣鉢付之而符之未合雖首座之脫化洛浦之聖節猶在點額之例正法眼藏果易言哉惟其不易言也故先聖秘之而聽其悟耳

祥符蔭曰四十九年隨機設化方便接引四衆純熟末後一花拈出大事了畢亘古亘今徹頭徹尾一會靈山儼然未散豈虛語哉

佛付囑國王大臣護持正法

祥符蔭曰佛法廣大如太虛空攝受成就一切非一切之所能攝受成就國王大臣有一不從佛法因緣中來者乎有一非佛法之所攝受成就者乎則佛法之能護持國王大臣國王大臣之不能護持佛法也明矣若然靈山會上佛何以付囑國王大臣護持正法乎佛付囑國王大臣護持正法者攝受成就國王大臣也爲國王大臣計也蓋國王大臣宿植善根今秉權位護持正法則近善知識邪僻不興民知正道聖化自端上行下效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是佛因其地位而接引之使不致於善根退失福盡淪墜也國王大臣能體佛心融通大道不離一心修十善業制御天下顯正摧邪斯眞不負靈山付囑者也若不達大道遂福營爲藉以資培善果則可謂能得佛當日付囑之旨則未也人能弘道國王大臣當自護持其正法而佛法自在其中若謂興隆三寶折伏魔外是護持邊事是以從諦測正偏知淺之乎視護持佛法矣

佛法何事不深明佛法而能護持佛法者未之有也凡爲國王大臣者其審思之

穆王壬申五十三年（景德傳燈錄作五十二年者誤）

佛示涅槃（梵語涅槃華言滅度）　發明　華嚴經云如來應正等覺作佛事已觀十種義故示般涅槃所謂示一切行實無常故示一切有爲非安隱故示大涅槃是安隱處無怖畏故以諸人天樂著色身爲見色身是無常法令其願住淨法身故示無常力不可轉故示一切有爲不隨心住不自在故示一切三有皆如幻化不堅牢故示涅槃性究竟堅牢不可壞故示一切法無生無起而有聚集散壞相故諸佛世尊作佛事已所願滿已轉法輪已應化度者皆化度已應受記莂成記莂已法應如是入於不變涅槃

佛至拘尸那城（此云角城）告諸大衆吾今欲入涅槃以手摩胸告衆曰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各各瞻仰取足勿令後悔若謂吾滅度非我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我弟子時百萬億衆悉皆契悟文殊請佛再轉法輪佛咄曰文殊吾四十九年住世未曾說一字汝請吾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耶遂往熙連河側娑羅雙樹下從其面門放大光明徧照三千大千世界十方六趣一切衆生遇斯光者罪垢消除種成佛因爰及天人龍神羅漢大士情與無情俱來勸請求莫涅槃佛受純陀最後之供已說偈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乃右脇累足泊然宴寂摩耶夫人從忉利天來佛復起爲說法特示雙足化婆耆摩訶迦葉最後至出雙趺示之

祥符蔭曰如來不出世亦無有涅槃譬澄空月影臨萬水水淸月見水濁月隱衆生心淨佛即出世衆生心垢佛即涅槃又如日月照四天下東方出時西方隱沒非日月遂隱沒也如來於此土衆生化緣已畢示見涅槃於他方世界隨緣度生未嘗涅槃也局於凡情聖見均之不見如來故佛以紫磨金色之身炳示大衆令其不離當前了悟眞際一衆機熟悉契無生斯又衆生心垢佛乃降生衆生心淨便涅槃也故曰佛不住佛名眞涅槃

佛三昧（此云正定）火闍維（焚化也）金色身天人分請舍利起塔供養　（梵語舍利此云骨身舍利者佛從最初發金剛心以戒定慧光熏熏有漏三業生身凝瑩而成其色不定小大圓直如露如粟如珠如菽又因禪定行道願力三者所熏故有定動及隨願所見之異堅固如金剛水火不能變溺代代高僧凡三學圓滿者皆有之但曰堅固子非若佛之光明靈變）

也

佛示寂已大人弟子競以香薪荼毗（火化也）之香薪燼後今棺如故爾時大衆即於佛前以偈頌曰凡俗諸猛燄何能致棺熱請尊三昧火闍維金色身於時金棺從座而舉高七多羅樹（多羅又云貝多此云岸棄可書實高四十九尺）往反空中化火三昧（化火三昧者火光三昧也）須臾灰生得舍利（此云堅固子）八斛四斗迦維衛等八大國王嚴整四兵各求舍利天龍亦來求分供養乃分爲三分一分與諸天一分與龍王一分復分爲八分與八國王俱起七寶塔供養後阿育王以阿闍世王所供塔中舍利分造八萬四千寶塔散布閻浮洲（經傳有作佛壽八十癸酉年十二月十五日涅槃今從祖錄考定壬申年二月十五日）

別證（周書記穆王五十三年壬申二月十五日平旦暴風忽起損舍折木地動天陰西方白虹十二道太史扈多占曰西方聖人卒矣又穆王之世數見西方光氣亘天）

祥符蔭曰至道絕迹妙法離言眞佛無爲不墮諸數圓周法界豈直誕於王宮普見羣心甯眞謝乎雙樹但以羣萌長寢爰施無緣之慈百億分身乃應娑婆之界重願弘慈憫茲忍土十方諸佛所共讚揚是以降神天竺示域中之尊標號釋迦爲四生之父脫屣儲宮捨金輪如臠芥修行苦行攝邪外以歸眞道既大成功斯普利三千界內無不被其光明十法界中皆蒙其教化天龍攝受神鬼歸依情與無情俱承度脫未來過見一念了知誇毀稱揚平等普攝非天中極天聖中至聖何以至於斯爲然此一佛化儀尙屬千燈影見若也圓尋覺海則眞湛寂無邊無邊性海佛與羣生分量不殊常住眞心羣生於佛絲毫靡間若能就體而求自然當下具足眞俗不異凡聖一如其在孔氏之言曰在明明德卽佛之所謂自覺也在新民則覺他也在止於至善則覺行圓滿也深淺雖殊其致則一故曰佛非有他但盡此心量耳

五臺居士陸光祖曰佛道廣大不獨尊而敬之者生大福卽輕之詆之侮之讐之者亦終將得益焉如入栴檀之林或躪蹴焉或斬伐焉皆染香氣以出也又曰余世業儒誦孔子之言甚謹嘗撿國朝故事竊見太祖高皇太宗文皇所以尊崇佛與特

吳既刻大藏經板貯兩京又數出內帑金印造數千部頒天下郡邑名藍延高僧講演而屬四民共聽焉余始諰諰然疑豈佛氏之教有出吾儒上哉不然聰明聖智莫如我二祖何信之之篤如是試取內典觀之則廣大無際如望溟渤而莫得其涯涘也久之稍窺端緒則如昏衢之覩日月而仰其燭照也又久之會文歸已稍獲其用則如布帛菽粟不可一日闕也然後知二祖之見淵哉遠矣夫自儒道而下九流百氏之奧禮樂德藝之微性命之精事物之粗方內方外世出世間之法大藏靡不具焉凡至理密義諸家累千萬言而不能發者以一言發之瞭如也佛法之淺淺勝他教之深深詎不信夫

幻寄瞿汝稷曰世之誕佛者皆比於范縝之神滅者也而神滅非聖人所立教也夫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即心也即道也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聖人所以參贊化育者也是豈形之所及也惟聖人為能窮神而庸愚固未嘗亡特不知其即道耳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不知則一狥於形於是遺範圍天地之廣大而自狹秉曲成萬物之微妙而自殘終日役役不過耳目口腹聖人愍焉故諭之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謂之道復慮人之自畫而高遠之謂非已所及也故曰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堯之所以堯窮此神也桀之所以桀昧此神也是神者溯之無始推之無終豈形生而始生形滅而隨滅哉形有盡而神無窮故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而縝之言曰形即神也神即形也形生而神生形滅而神滅藉如縝言操則存者形存歟舍則亡者是亡歟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百骸九竅六臟誰能然歟心不在焉視而不見夢說築巖豈日所矚處今而憶昔在吳而知越何形之能然縝亦不思甚矣履帝武敏而生棄杜伯關弓伯有為厲墳典所載未易悉與是皆迦文之所倡乎故縝之言形即神也形滅神滅非聖人所立教也君子之所棄也是

使人重形而遺神淪胥以溺者也何以言之謂形即神則舍形無我舍形無我則凡形之所欲皆我之所欲而以禮義維之是强也是外鑠也神不滅而謂滅則堯桀均盡顏跖均生均生則縱佚者自適均盡則好修者徒勞於是示之以餘慶惑之以百殃則見以爲茫昧而難徵也揭之以仁義則以爲仁義攖人心揭之以性善則以爲性惡則以爲善惡混幾何其能信之於是聿皇得喪徽纆貪毒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沉淪昏衢莫能自出旋復流浪爲苦無已如來智入三世圓應衆機五時說法海墨不可勝紀其流入震旦者纔海墨之一滴其語報則徵之三世其語性則盡之妙覺知三世之報則堯桀不均盡知性覺之妙則性善無所疑故下焉者得其說必惕於三世之報惡不俟懲而革善不俟勸而行矣上焉者得其說則妙契性善之眞居仁由義若耳聽目視何有攖吾心哉是以聖賢之教得如來而大暢惜哉緇之不講謂神滅形滅而詆佛也惟如來之教能窮此神之

廣大微妙語其大則天地者無盡大海之一漚耳元會運世者無盡時劫之一瞬耳語其妙則無聲無臭此之空諦也精一執中此之尸波羅蜜也一言演爲無量義竟古今而推之莫能竟也儒墨之是非黃老之祕密與夫百家之雄辯一言而蔽之而有餘也佐堯而堯佐舜而舜父以之而慈子以之而孝護世以之而護諸衆生帝釋以之而離愛梵天以之而勝慧二乘以之而迴向眞乘菩薩以之而證入妙覺四聖六凡無根不被故其言必王於海墨也河沙妙德罔越窮神故其要必歸於一乘也世出世法莫不竭盡而無餘矣是以世之與王莫不尊尙列代名卿宿儒或行峻一世或文雄百代龍翰鳳雛之彦蘭薰雪白之賢歸命法流頤眞靈夜者數之更僕未易終也考其人之操履事業皆彪炳史冊故未嘗以嗜此而壞世間法也使道德之緒不出於六藝性命之微無過於諸儒則彼固皆含六藝之腴入諸儒之室何肯悅誕辭而釋徽言就僻行而豔大道乎是棄縞紵而求短褐

之類也非人情矣嗟乎四大假合也百年日暮也昔之所歷於今奚存今之所存又何可恃至愛終離大業終棄神之未窮茫茫安託適百里而不得其所託則皇皇焉浩劫之適何翅百里七趣紛遝所託非定狃百年之得喪而輕浩劫之流浪可不謂大哀耶故濟我於一時者不及濟我於一世者也俾我一世得所安者不如使我浩劫得所安者也求濟我於浩劫者非如來之教而何姑未敢論受果登地策能汎瀾覺海少漑餘潤則契根根塵塵靡不周徧法界故不獨可以窮神亦可以窮形色之原矣於是纒蓋不能縻陰陽不能控修兮其翔洎兮其集得固如也喪亦如也未遊焉者不獨喪之爲喪既遊焉者不獨得之爲得念念滅盡而非斷古今不異而非常畢化沙界而豈無事默然宴坐而萬行嚴往來生死未嘗生死出入淨穢初無淨穢豈將來而後證審於今而不誣是以究曠劫於刹那拔九類於半偈莫尙如來之教矣

佛說諸經宗旨　發明　一代時教雖以周知而偏學也其有當於宗統者節書之而諸家拈頌中稍平易者書一二以附焉

經題六字

僧問地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甚麽字藏曰看取下註脚　幻寄曰有以漚和二字釋此者是以柏樹子話爲三界唯心同一鼻孔座主見也

徑山杲頌曰以字不成八字非爍迦羅眼不能窺一毛頭上重拈出憤怒那吒失却威

金剛經云無我相無人相

南嶽讓頌曰我相人相憑底模樣鼻直眉橫何曾錯向

圓覺經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眞實

徑山杲頌曰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

一切障礙卽究竟覺

雪堂行頌曰枯樹雲充葉凋梅雪作花擊桐成木響蘸雪喫冬瓜長天秋水孤鶩落霞

南嶽讓頌曰握則爲拳開則成掌放下手來是一是兩

楞嚴經佛謂阿難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

海印信頌曰見不及處江山滿目不覩纖毫花紅柳綠白雲出沒本無心流水滔滔豈盈縮

一人發眞歸元此十方空皆悉銷隕

尼無著頌曰一人發眞歸元十方虛空銷隕試問楊岐栗蓬何似雲門餬餅

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

天目禮頌曰不汝還兮復是誰殘紅落滿釣魚磯日斜風動無人掃燕子銜將水際飛咄咄是無等等呪

阿難復白佛言若此妙明眞淨妙心本來徧圓如是乃至大地草木蠕動含靈本元眞如卽是如來成佛眞體佛體眞實云何復有地獄鬼畜生

南嶽儲頌曰閒田一畝贏來日入種麻得麻種豆得豆

佛告阿難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

雪竇顯頌曰全象全牛瞖不殊從來作者共名模如今要見瞿曇老刹刹塵塵在半途

天童悟頌曰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

若能轉物卽同如來

白雲端頌曰若能轉物卽如來春至山花處處開自有一雙窮相手不曾容易舞三臺

法華經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

朴翁銛頌曰世間相常住黃鶯啼綠樹鳳個可憐生動著便飛去

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

有僧誦此忽有疑日夕不置偶聞鶯聲豁然開悟遂續前語爲偈曰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春至百花開黃鶯啼樹上

如來如實知見三界之相無有生死若退若出亦無在世及滅度者非實非虛非如非異不如三界見於三界如斯之事如來明見無有錯謬

圓極岑頌曰峋嶁峰前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無目仙人纔一見便應撫掌笑嘻嘻雲暗蒼龍化葛陂

就中一句是正頌有人檢點得出許你具一隻眼

諸經公案凡聖之所同然曰公今古之所不易曰案

發明　如來說法皆方便隨機顯密普攝其間有覿面全提因事直指不落言詮不涉意解者節書之爲公案諸家拈頌附焉

佛一日陞座大衆集定文殊白椎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佛便下座

芭蕉徹拈曰忙忙者市地普天○三峰藏拈曰人人都向世尊未陞座前會取蚤已錯了也

雪竇顯頌曰列聖叢中作者知法王法令不如斯會中若有仙陀客何必文殊下一椎

佛因黑氏梵志獻合歡梧桐花佛召梵志放下著梵志放下左手一株花佛又召梵志放下著梵志又放下右手一株花佛又召梵志放下著梵志曰吾今兩手俱空更教放下個甚麼佛曰吾非教汝放捨其花汝當放捨外六塵內六根中六識一時捨却無可捨處是汝放身命處梵志於言下悟無生忍法

佛拈隨色摩尼(此云如意)珠問五方天王此珠而作何色時五方天王互說異色佛藏珠復擧手曰此珠作何色天王曰佛手中無珠何處有色佛曰汝何迷倒之甚吾將世珠示之便强說有青黃赤白色吾將眞珠示之便總不知時五方天王悉自省悟

佛因五通仙人問佛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一通佛召五通仙人仙人應諾佛曰那一通你問我

翠巖芝曰五通如是問佛如是答要且不會那一通徑山杲曰今時有一種弄泥團漢往往在那一通處錯認定盤星

佛因普眼菩薩欲見普賢不可得乃至三度入定徧觀三千大千世界覓普賢不可得而來白佛佛曰汝但於靜三昧中起一念便見普賢於是普眼菩薩纔起一念便見普賢向空中乘六牙白象

佛一日勅阿難食時將至汝當入城持鉢阿難應諾佛曰汝能持鉢須依過去七佛儀式阿難便問如何是七佛儀式佛召阿難阿難應諾佛曰持鉢去

葉庵諒頌曰迴環父子情步步隨流水他日問師兄剎竿扶不起

佛因自恣日文殊三度過夏迦葉欲白椎擯出纔拈椎乃見百千萬億文殊迦葉盡其神力椎不能擧佛遂問迦葉你擬擯那個文殊迦葉無對

城東有一老母與佛同生不欲見佛每見佛來卽便迴避雖然如此回顧東西總皆是佛遂以手掩面乃至十指掌中皆是佛

佛因文殊至諸佛集處値諸佛各還本處唯有一女人近於佛坐而入三昧文殊乃白佛云何此人得近佛而我不得佛告文殊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繞女人三帀鳴指一下乃托至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佛曰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人定不得下方過四十二恒河沙國土有罔明菩薩能出此女人定須臾罔明大士從地涌出作禮佛佛勅罔明出罔明却至女子前鳴指一下女子於是從定而出

五雲逢曰不惟文殊不能出此定但恐如來也出此定不得

圜悟勤頌曰大定等虛空廓然誰辨的女子與瞿曇據令何條直師子奮迅兮搖蕩乾坤象王回旋兮不賚餘力孰勝孰負誰出誰入雨散雲收青天白日君不見馬駒踏殺天下人臨濟未是白拈賊

佛照光頌曰一畝之田三蛇九鼠仔細看來是何面觜

◎神變人

佛因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佛良久外道歎曰
佛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作禮而去阿難
白佛外道得何道理稱歎而去佛曰如世良馬見
鞭影而行

佛因外道問昨日說何法佛曰說定法外道曰今日
說何法曰不定法外道曰昨日說定法今日何說
不定法佛曰昨日定今日不定

溈山喆拈曰。佛大似看樓打樓。大溈即不然。待
問昨日說定。今日何說不定。但云非汝境界。

佛因有異學問諸法是常耶佛不答又問諸法是無
常耶佛亦不對異學曰佛具一切智何不對我佛
曰汝之所問皆爲戲論

佛因長爪梵志索論義預約曰我義若墮當斬首以
謝佛曰汝義以何爲宗志曰我以一切不受爲宗
佛曰是見受否志拂袖而去行至中路有省乃歎
曰我義兩處負墮是見若受負門處粗是見不受
負門處細一切神天二乘不知我義墮處惟有佛
諸大菩薩知我義墮處回至佛前曰我義兩處負
墮故當斬首以謝佛曰我法中無如是事汝當回
心向道於是五百徒衆一時投佛出家證阿羅漢

天衣懷頌曰。是見若受破家門。是見不受共
誰論。匾擔驀折兩頭脫。一毫頭上見乾坤

佛因波斯匿王問勝義諦中有世俗諦否若言無智
不應二若言有智不應一一二之義其義云何佛
言大王汝於過去龍光佛時曾問斯義我今無說
汝今無聽無說無聽是爲一義二義

薦福懷曰。波斯匿王分明問。佛分明答。賓
主歷然。作麼生說個無說無聞底道理

佛因文殊忽起佛見法見威神攝向二鐵圍山

佛一日陞座默然而坐阿難白椎曰請佛說法佛云
會中有二比丘犯律行故我不說法阿難以他心
通觀是比丘遂乃遣出佛還復默然阿難又白適
來爲二比丘犯律是二比丘已遣出佛何不說法
佛云吾誓不爲二乘人說法便下座

詳符蔭曰。佛以雅思淵才。文中之王。舌覆大千。而
其靦面提持處。乃如此。何待靈山拈花。乃爲密付
哉。故曰。五宗建立。只完得個拈花公案。靈山拈花。
只完得個降生公案。上下稱尊。只完得個衆生公
案

佛法住世（末法九千八百五十二年後楞嚴般舟三昧先滅餘經次第滅唯彌陀經在後滅）

佛法住記云。正法（正證也。謂聞法修行即能證果。）住世一千年。由女人出家減五百年。據善見論云後為比邱尼說八敬還得一千年。又天人答宣律師曰佛錫杖住龍宮中鎮伏惡魔復令正法增住四百年。是則正法住世總一千四百年。像法（像者似也。聞法修行不能證果僅似正法時也）住世一千年。又由錫杖在龍宮中因緣復令像法增住一千五百年。是則像法住世總二千五百年。末法（謂人雖聞法不能修行證果。為末法時也）住世一萬年。又由錫杖在龍宮中因緣復令末法增住二萬年。是則末法住世總三萬年。

歷年表曰。粵惟浩劫難窮。此洪荒而無始。大千等見如朗月以臨空。一念普觀三際詎有今古之分。法身圓攝十虛。豈有去來之迹。然即所示見者以窺端倪。就化儀中而徵實際。一期法化可得稽焉。降神當此土周昭王甲寅之年。至壬申歲一十九年。佛為太子處王宮。示從人道中尊處極榮貴之位而不貪。居至恩愛之中而不染。所以警世無常。務登道岸。眞出世間之大雄。超三界之丈夫也。從昭王癸酉至穆王四年癸未。佛出家修行。降魔成道。示離世間入法界。無法不證。無道不成。成等正覺。超出一切。所以見身修證。為物作則。洵正徧知之調御。兩足（福足慧足）尊之導師也。從甲申五年至壬申穆王五十三年。其間四十九年。三轉法輪度無量眾。一音演唱。（佛以一音為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五時（華嚴。阿含。方等。般若。法華涅槃時也）宣敷。八教（頓。漸。秘密。不定。藏。通。別。圓。為八）被機。大事了畢。示佛道圓成。一切眾生咸令開示悟入也。末後緣熟。化周拈花。密付示心法無裁眞宗綿亙也。佛應世處王宮一十九年。出家修道十二年。說法度生四十九年。共示世壽七十九年。涅槃於周穆王五十三年壬申。至東漢孝明皇帝辛酉。金身入夢。共一千一十年。至梁武帝大通元年丁未。達磨氏西來。共一千四百八十二年。至今

皇清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共二千六百三十八年

祥符蔭曰。佛道無上。佛境難思。唯佛與佛乃能知之。茲所編者。譬滄海中一滴之涓。潤太虛際毫端

之微芒然卽毫微以融攝太虛太虛不別就涓滴
而朝宗湛海湛海攸同山河大地全露法王之身
萬象森羅不出一法所印佛不出世而出世佛不
度生而度生擬議思量覿面千里矣

宗統編年卷之二

宗統編年卷之三

震澤祥符寺沙門釋　紀蔭　編纂
參學門人　秉岳 秉宗 秉岱 秉文 等　同校錄
常州天甯寺沙門釋　清如　重校

祖紀

祖具二義曰本曰述本其道而述之也達摩氏曰
亦不覩惡而生嫌亦不覩善而勤措亦不捨智而
近愚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量通佛心兮
出度不與凡聖同躔超然名之曰祖

西天祖師

西天竺國也諸祖乘願利生傳持宗統託跡西竺至二十八傳般若智光運照東土大乘荷法者方乃應運迭興

安隱忍曰西天諸祖生而神悟皆法身大士應世
繼統當時被其化者動至千萬而於授受之際卒
皆一人可見正法眼藏之不易透而佛祖心印之
不易合也觀夫臨機勘辨以道合道之言若谷響
空音不留朕迹卽甘蠅之射不能喩其準石火之
光不能喩其捷裴將軍之舞劍不能喩其盤礴變
化非大死却活功照俱絕其孰至此哉後之人以
心性道理依逕之迹用相彷彿獅乳驢乳固同一
色要在具眼英傑辨之

第一世祖

摩訶迦葉尊者摩竭陀國人姓婆羅門父號飲
澤母號香至梵語迦葉此云飮光蓋以身光得
名摩訶云大以別於三迦葉也淸淨自居修杜
多行禮佛於竹林精舍佛於衆中稱歎行業第
一後因拈花因緣付法如佛紀所載

穆王癸酉五十四年

第一世祖摩訶迦葉尊者嗣宗統四十四年

祥符䕃曰佛以大道住持開宗垂統祖師受勑傳心說法使正宗不墜智眼常明法王世系毋容緐忝故首書之凡後正傳宗統者皆然

甲戌五十五年

祖結集佛大藏

祖告諸比丘曰佛已荼毗金剛舍利非吾等事宜當結集法眼毋令斷絕乃勑衆曰如來弟子且莫涅槃得神通者宜赴結集於是得神通者悉赴耆闍崛山畢鉢羅窟時阿難爲漏未盡不得入會後證阿羅漢果乃入祖告衆曰此阿難比丘有大智慧所聞佛法如水傳器無有遺餘可請彼集修多羅藏(修多羅華言契經即法也)優波離持律第一爲衆紀綱令與五百羅漢結集毗奈耶藏(毗奈耶華言善治即律也)祖共諸大阿羅漢等結集阿毗曇藏(阿毗曇華言無比法即論也)

共王乙亥元年

(共王名緊扈穆王子在位十二年按謚法旣過能改曰共)

祖住世傳法　發明(竺乾遠隔事蹟難稽首尼通以住世傳法槩之)

丙子二年　丁丑三年　戊寅四年

己卯五年　庚辰六年　辛巳七年

壬午八年　癸未九年　甲申十年

乙酉十一年　共王丙戌十二年

(懿王名囏共王子在位二十五年按謚法溫柔賢善曰懿)

懿王丁亥元年　戊子二年　己丑三年

庚寅四年　辛卯五年　壬辰六年

癸巳七年　甲午八年　乙未九年

丙申十年　丁酉十一年　戊戌十二年

己亥十三年　庚子十四年　辛丑十五年

壬寅十六年　癸卯十七年　甲辰十八年

乙巳十九年　丙午二十年　丁未二十一年

戊申二十二年　己酉二十三年　庚戌二十四年

懿王辛亥二十五年

(孝王名辟方懿王弟在位十五年按謚法慈惠愛親曰孝)

孝王壬子元年　癸丑二年　甲寅三年

乙卯四年

丙辰五年

祖住世傳法

祖付囑阿難傳持正法

阿難一日問祖曰。佛傳金縷袈裟外。別傳個甚麽。祖召阿難。阿難應諾。祖曰。倒却門前刹竿著。乃告阿難曰。今將正法付囑於汝。汝善守護。聽吾偈曰。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法。阿難作禮奉命

祖入定雞足山以待彌勒

祖念既傳法已。當遵佛勅。念佛舍利諸塔皆在諸天。乃凌虛徧禮已。復以夙約辭阿闍世王。遂入雞足山。自念我今持僧伽黎經五十七俱胝六十百千歲。至彌勒出世。終不致壞。乃以禪定持身語山神曰。若阿闍世王及阿難來山。當爲開。開已復合」

祥符蔭曰。初祖紹統住世四十四年。當世尊大法廣化之後。機緣純熟。護持密嚴。無迹可見。且乾隔別無從廣稽。如來一代大教。首宣結集。誠不忝佛勅紹隆慧命者矣。乃以禪定持身。俟見慈氏。非眞如來使擔荷大法者。疇克能之

第二世祖

阿難尊者。王舍城人。姓利利帝。父斛飯王。實如來從弟也。多聞無礙。世尊以爲總持第一

丁巳六年

戊午七年

第二世祖阿難尊者嗣宗統三十七年

祖住世傳法

己未八年　庚申九年　辛酉十年

壬戌十一年　癸亥十二年　甲子十三年

乙丑十四年　孝王丙寅十五年

彝王名燮孝王子在位十六年 按謚法安心好靜曰彝

彝王丁卯元年　戊辰二年　己巳三年

庚午四年　辛未五年　壬申六年

癸酉七年　甲戌八年　乙亥九年

丙子十年　丁丑十一年　戊寅十二年

己卯十三年　庚辰十四年　辛巳十五年

彝王壬午十六年

厲王名胡彝王子在位十七年并共和三十四年 按謚法殺戮無辜曰厲

厲王癸未元年　甲申二年　乙酉三年

丙戌四年　丁亥五年　戊子六年
己丑七年　庚寅八年　辛卯九年
壬辰十年
癸巳十一年（景德傳燈錄作十二年誤）

祖住世傳法

祖付囑商那和修正法　示涅槃

祖將入涅槃於恒河中流跏趺而坐。阿闍世王毗舍離王皆在河側。說偈勸請莫般涅槃。祖答偈曰。二王善嚴住。勿爲苦悲戀。涅槃當我靜。而無諸有故。復念我若向一國。則諸國或爭。應以平等度諸有情。遂於恒河中流將入寂滅。是時山河大地六種震動。雪山有五百仙人覩茲瑞應。飛空而至。禮祖足而白言。我當於長者而證佛法。願垂大慈。度脫我等。祖默然受請。即變殑伽河悉爲金地。爲其仙衆說諸大法。復念先所度脫弟子應當來集。須臾五百羅漢從空而下。爲諸仙人出家受具。其仙衆中有二羅漢。一名商那和修。二名末田底迦。祖知是法器。而告之曰。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迦葉入定而付於我。我今將滅。復付於汝。汝受吾教。當聽偈言。本來付有法。付了言無法。各各須自悟。悟了無無法。說偈已。復以正法眼囑累商那和修。而命末田底迦於罽賓國敷演大法。言已。踴身虛空。現十八變。入風輪奮迅三昧。而分身四分。一分惠忉利天。一分惠娑竭羅龍宮。一分惠阿闍世王。一分惠毗舍離王。各造寶塔而供養之。

必有誤在

祥符蔭曰。祖侍佛傳法。結集大藏。厥功懋矣。紹統之後。傳法利生。化行平等。要之去佛未久。正法凝然。羣機未渙。水老鶴之言。特一時愚擬之偶然者耳。未可以參祖化也。故削而不書

第三世祖

商那和修尊者。亦名舍那婆斯。姓毗舍多。父林勝。母憍奢耶。摩突羅國人也。有胎六年而生。梵云商諾迦。此云自然服。乃西域九枝秀草名。出則聖人降生。尊者生而此草出。昔如來行化至摩突羅國。見一青林枝葉茂盛。語阿難曰。此林地名優留荼。吾滅後一百年。有比邱名商那和

修於此轉妙法輪後百歲果誕和修出家證道受慶喜尊者法眼至此林遂降二火龍龍受三歸遂施其地以建梵宮

厲王甲午十二年

第三世祖商那和修尊者嗣宗統六十二年

乙未十三年

祖住世傳法

丙申十四年　丁酉十五年　戊戌十六年

己亥十七年 是年民以王虐畔襲王王出奔二相周召相與協和共輔太子故稱共和

共和庚子元年　辛丑二年　壬寅三年

癸卯四年　甲辰五年　乙巳六年

丙午七年　丁未八年　戊申九年

己酉十年　庚戌十一年　辛亥十二年

佛入滅一百年 自此百年之後源同派別分爲上座大衆二部三百年後復分爲九部十一部絲麻相紊水乳相溶各執一端具體而微矣

壬子十三年

癸丑十四年

祖住世傳法　阿育王造塔供佛舍利　發明造塔建剎 不書此供養莊嚴之始故書之

佛昔與諸比丘行乞有一童子心念世尊相好手捧細沙著佛鉢內歡喜合掌而發願言以惠施善根令得一天下一繖蓋王即於此處生得供養諸佛爾時佛授記曰佛滅度百年之後此童子於巴連弗邑統領一天下轉輪王姓孔雀名阿育正法治化又復廣布我舍利當造八萬四千塔後童子生於巴連弗邑日月護王宮爲太子父王崩鐵輪飛降王閻浮提後因比丘化導遂發宿世善根乃至王舍城取阿闍世王佛塔中舍利作八萬四千金銀瑠璃玻瓈篋盛佛舍利又作八萬四千寶瓶以盛此篋役使諸鬼神勅令於閻浮提城邑聚落滿一億家立一寶塔 震旦凡十九處洛陽長千鄮山臨淄成都五處最顯著

甲寅十五年　乙卯十六年　丙辰十七年

丁巳十八年　戊午十九年　己未二十年

庚申二十一年　辛酉二十二年　壬戌二十三年

癸亥二十四年　甲子二十五年　乙丑二十六年

丙寅二十七年　丁卯二十八年　戊辰二十九年

己巳三十年　庚午三十一年　辛未三十二年
壬申三十三年　癸酉三十四年
共和甲戌三十五年　是年爲宣王元年
宣王名靜厲王子在位四十六年按諡法聖善周聞曰宣
宣王乙亥二年　丙子三年　丁丑四年
戊寅五年　己卯六年　庚辰七年
辛巳八年　壬午九年　癸未十年
甲申十一年　乙酉十二年　丙戌十三年
丁亥十四年　戊子十五年　己丑十六年
庚寅十七年　辛卯十八年　壬辰十九年
癸巳二十年　甲午二十一年
乙未二十二年景德傳燈錄作二十三年者誤
祖付囑優波毱多正法　入三昧見十八變化火自焚

祖化緣既久。思付法者。尋於吒利國得優波毱多。以爲給侍。因問毱多曰。汝年幾耶。答曰。我年十七。祖曰。汝身十七。性十七耶。答曰。師髮已白。爲髮白耶。心白耶。祖曰。我但髮白。非心白。毱多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祖知是法器。後三載。遂爲落髮受具。而以法眼付囑之。付法偈曰。非法亦非心。無心亦無法。說是心法時。是法非心法。付法已。即隱於罽賓國南象白山中。後於三昧中。見毱多徒衆多儕慢。乃往彼正之。毱多見師至。頂禮次。祖以右手上指。即有香乳自空而注。問毱多曰。汝識之乎。毱多不測。遂入三昧觀察。亦不能測。乃請曰。是果何三昧耶。祖曰。是謂龍奮迅三昧。如是五百三昧。汝皆未知之。復曰。如來三昧。辟支不識。辟支三昧。阿羅漢不識。吾師阿難三昧。而我不識。今我三昧。汝豈識乎。是三昧者。心不生滅。住大慈力。遞相恭敬。其至此者。乃可識之。於是毱多弟子皆伏而悔謝。祖復爲說偈曰。通達非彼此。至聖無長短。汝除輕慢意。疾得阿羅漢。五百比邱聞偈已。依教奉行。皆獲無漏。祖乃見十八變火光三昧。用焚其身。毱多收舍利。建塔於梵迦羅山。

祥符蔭曰。香乳空注。疾除輕慢。心不生滅。住大慈力。迭相恭敬。乃可識之。後世傳法利生者。可深長

思矣

第四世祖

優波毱多尊者亦名優波崛多又名鄔波毱多叱利國人也姓首陀父善意十七出家二十證果紹祖行化時號無相好佛前此傳法者皆具禪法律三藏自後律教別行橫分五部傳法者唯整律之大綱而已

宣王丙申二十三年

第四世祖優波毱多尊者嗣宗統六十五年

丁酉二十四年

祖住世傳法

戊戌二十五年　己亥二十六年

庚子二十七年

祖應阿育王請 發明受請不書此祖師應供之始故書之

阿育王建寶塔已經四十年白耶舍上座言可有比丘爲佛受記當作佛事否我當往詣彼所供養恭敬上座答曰佛涅槃時告阿難言我般涅槃百歲之後有長者子名優波毱多當出家學道號無相好佛王問今已出世否答曰已證果傳法今住優留蔓茶山中王勅羣臣嚴駕欲往祖遙知之思惟若彼王來將無量衆驚擾山谷殺害微蟲誠爲不便卽將一萬八千阿羅漢衆徑至巴連弗邑阿育王見祖自來大喜踴躍設種種供養作諸佛事如傳所載

辛丑二十八年　壬寅二十九年　癸卯三十年

甲辰三十一年

乙巳三十二年

祖入定降魔

祖行化至摩突羅國得度者甚衆由是魔宮震動波旬愁怖遂竭其魔力以害正法尊者卽入三昧觀其所由波旬復伺便持瓔珞縻祖頸祖出定取人狗蛇三尸化爲華鬘耎言諭波旬曰吾此華鬘酬汝瓔珞波旬大喜引頸受之卽復三尸蟲蛆臭壞盡其神通莫能去之乃升六欲天告諸天主天詣梵王求其解免彼各告言十力弟子所作神變我輩凡陋何能去之波旬曰然則奈何梵王曰汝

可歸心尊者卽能除斷復示偈曰若因地倒還因地起離地求起終無其理波旬聞已卽下天宮至祖所禮足哀懺祖曰汝自今而往於佛法更不相嬈乎波旬曰誓向佛道祖曰汝可自唱皈依三寶波旬合掌三唱而三尸悉除踴躍作禮而去

丙午三十三年　丁未三十四年　戊申三十五年
己酉三十六年　庚戌三十七年　辛亥三十八年
壬子三十九年　癸丑四十年　甲寅四十一年
乙卯四十二年　丙辰四十三年　丁巳四十四年
戊午四十五年　宣王己未四十六年

幽王名宮涅在位十一年按諡法動靜亂常曰幽

幽王庚申元年　辛酉二年　壬戌三年
癸亥四年　甲子五年　乙丑六年
丙寅七年　丁卯八年　戊辰九年
己巳十年　幽王庚午十一年

平王名宜臼在位五十一年按諡法執事有制曰平

平王辛未元年　壬申二年　諸侯寖盛政出方伯
癸酉三年　甲戌四年　乙亥五年
丙子六年　丁丑七年　戊寅八年
己卯九年　庚辰十年　辛巳十一年
壬午十二年　癸未十三年　甲申十四年
乙酉十五年　丙戌十六年　丁亥十七年
戊子十八年　己丑十九年　庚寅二十年
辛卯二十一年

佛滅後二百年

壬辰二十二年　癸巳二十三年　甲午二十四年
乙未二十五年　丙申二十六年　丁酉二十七年
戊戌二十八年　己亥二十九年
庚子三十年景德傳燈錄作三十一年者誤

祖住世傳法

祖付囑提多迦正法眼藏

祖在世化導證果最多每度一人以一籌置於石室其室縱十八肘廣十二肘充滿其間最後有一長者子名曰香衆來禮祖求出家祖問曰汝身出家心出家答曰我求出家非爲身心祖曰不爲身心復誰出家答曰夫出家者無我我故無我我故

心入亦入

卽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卽是常道。諸佛亦常。心無形相。其體亦然。祖曰。汝當大悟。心自通達。宜依佛法。僧紹隆聖種。卽爲剃度。授具足戒。仍告之曰。汝父夢金日而生。汝可名提多迦。如來以大法眼藏次第傳授。以至於我。今以付汝。聽吾偈言。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

祖示涅槃

付法已。祖乃踴身虛空。見十八變。却復本座。跏趺而逝。提多迦以石室內籌茶毗之。收舍利建塔供養

祥符蔭曰。宗門凡聖等忘。不尙通力。然祖滅皆示神變者。定慧力深。自然成見。非有心强爲也

第五世祖

提多迦尊者。摩伽陀國人也。初名香衆。父夢金日自屋而出。照耀天地。前有大山。諸寶嚴飾。山頂泉湧。滂沱四流。後遇毱多尊者爲解之曰。寶山者。吾身也。泉湧者。法無盡也。日從屋出者。汝今入道之相也。照耀天地者。汝智慧超越也。因爲更今名。梵云提多迦。此云通眞量。尊者聞已。踴躍述偈云。巍巍七寶山。常出智慧泉。回爲眞法味。能度諸有緣。毱多尊者亦說偈曰。我法傳於汝。當見大智慧。金日從屋出。照耀於天地。祖禮謝

平王辛丑三十一年

第五世祖提多迦尊者嗣宗統四十九年

壬寅三十二年

祖住世傳法

癸卯三十三年　甲辰三十四年　乙巳三十五年

丙午三十六年　丁未三十七年　戊申三十八年

己酉三十九年　庚戌四十年　辛亥四十一年

壬子四十二年　癸丑四十三年　甲寅四十四年

乙卯四十五年　丙辰四十六年　丁巳四十七年

戊午四十八年

己未四十九年魯隱公元年　孔子春秋編年始此

庚申五十年　辛酉五十一年

桓王諱林平王孫在位二十三年按諡法克敬勤民曰桓

桓王壬戌元年　癸亥二年　甲子三年
乙丑四年　丙寅五年　丁卯六年
戊辰七年　己巳八年　庚午九年
辛未十年　壬申十一年　癸酉十二年
甲戌十三年　乙亥十四年　丙子十五年
丁丑十六年　戊寅十七年　己卯十八年
庚辰十九年　辛巳二十年　壬午二十一年
癸未二十二年　甲申二十三年

莊王桓王子諱佗在位十五年　按諡法武而不遂曰莊

莊王乙酉元年　丙戌二年　丁亥三年
戊子四年
己丑五年景德傳燈錄作七年者誤

祖住世傳法

祖度仙人彌遮迦付正法眼

祖至中印度彼國有八千大仙彌遮迦爲首聞祖至率衆瞻禮謂祖曰昔與師同生梵天我遇阿私陀仙授我仙法師逢十力弟子修習禪那自此報分殊途已經六劫祖曰支離累劫誠哉不虛今可捨邪歸正以入佛乘彌遮迦曰昔阿私陀仙授我記云汝到後六劫當遇同學獲無漏果今也相遇非夙緣耶願師慈悲令我解脫祖即度出家命諸聖授戒其餘仙衆始生我慢祖示大神通於是俱發菩提心一時出家祖乃告彌遮迦曰昔如來以正法眼藏密付迦葉展轉相授而至於我我今付汝當護念之乃說偈曰通達本法心無法無非法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

祖示涅槃

說偈已踴身虛空作十八變火光三昧自焚其軀彌遮迦與八千比丘同收舍利於班茶山中起塔供養

祥符蔭曰世人不知仙佛之分往往煉形養氣貪戀仙術冀圖長生不達大道枉用工夫棄金擔草誠爲可惜譬如遠客思歸於路多涉郵園祇增旅夢廻環家鄉迢遞耳復有躭迷喪失以致孤露伶俜將來不知何所底止夫人於茫茫生死海中生一脫離之念豈非背塵合覺之時乃以不遇良師

空遭困頓。一時受誤。累劫支離。覩於尊者。可以泠然矣

第六世祖

彌遮迦尊者中印度人

莊王庚寅六年

第六世祖彌遮迦尊者嗣宗統五十五年

辛卯七年

祖住世傳法

壬辰八年　癸巳九年　甲午十年

乙未十一年　丙申十二年　丁酉十三年

戊戌十四年　己亥十五年

釐王諱胡莊王子在位五年按謚法有罰而還曰釐

釐王庚子元年　五霸次興

辛丑二年　壬寅三年　癸卯四年

甲辰五年

惠王諱閬釐王子在位二十六年按謚法柔質慈民曰惠

惠王乙巳元年　丙午二年　丁未三年

戊申四年　己酉五年　庚戌六年

辛亥七年　壬子八年　癸丑九年

甲寅十年　乙卯十一年　丙辰十二年

丁巳十三年　戊午十四年　己未十五年

庚申十六年　辛酉十七年　壬戌十八年

癸亥十九年　甲子二十年　乙丑二十一年

丙寅二十二年　丁卯二十三年　戊辰二十四年

己巳二十五年　庚午二十六年

襄王諱鄭惠王子在位三十二年按謚法辟地有德曰襄

襄王辛未元年

佛滅後三百年此後龍猛菩薩造中論。提婆諸大論師。造百論

壬申二年　癸酉三年　甲戌四年

乙亥五年　丙子六年　丁丑七年

戊寅八年　己卯九年　庚辰十年

辛巳十一年　壬午十二年　癸未十三年

甲申十四年景德傳燈錄作十七年者誤

祖住世傳法

祖付婆須密正法示涅槃

祖遊化至北天竺國。見雉堞之上。有金色祥雲。歎

曰斯道人氣也必有大士爲吾嗣乃入城於闤闠間有一人手持酒器逆而問曰師何方來欲往何所祖曰從自性來欲往無處曰識我手中物否祖曰此是觸器而負淨者曰師識我否祖曰我即不識識即非我復謂之曰汝試自稱名氏吾當後示本因彼說偈曰我從無量劫至於生此國本姓頗羅墮名字婆須蜜祖曰我師提多迦說世尊昔遊北印度語阿難言此國中吾滅度後三百年有一聖人姓頗羅墮名婆須蜜而於禪祖當獲第七世世尊記汝汝應出家彼乃置器禮祖側立而言曰我思往劫嘗作檀那獻一如來寶座彼佛記我曰汝於賢劫釋迦法中宣傳至教今符師說願加度脫祖即與披剃復圓戒相乃告之曰正法眼藏今付於汝勿令斷絕乃說偈曰無心無可得說得不名法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祖說偈已入師子奮迅三昧踴身虛空高七多羅樹却復本座化火自焚婆須蜜收靈骨貯七寶函建浮圖置於上級

宗統編年卷之三

宗統編年卷之四

第七世祖

婆須蜜尊者北天竺國人也

襄王乙酉十五年

丙戌十六年

第七世祖婆須蜜尊者嗣宗統四十七年

祖住世傳法

丁亥十七年　戊子十八年　己丑十九年

庚寅二十年　辛卯二十一年　壬辰二十二年

癸巳二十三年　甲午二十四年　乙未二十五年

丙申二十六年　丁酉二十七年　戊戌二十八年

己亥二十九年　庚子三十年　辛丑三十一年

壬寅三十二年

頃王諱壬臣襄王子在位六年
按謚法甄心動懼曰頃

頃王癸卯元年　甲辰二年　乙巳三年

丙午四年　丁未五年　戊申六年

匡王諱班頃王子在位六年
按謚法貞心大度曰匡

匡王己酉元年　庚戌二年　辛亥三年

壬子四年　癸丑五年　甲寅六年

定王諱瑜匡王弟在位二十一年按謚法安民法古曰定

定王乙卯元年　丙辰二年

丁巳三年

道教聖人老子生於楚 九月十四日生于楚國陳郡苦縣賴鄉曲仁里父姓韓名乾字元畢母曰精敷孕八十年而生于李樹下因以爲姓名耳字伯陽身長四尺六寸額凸眉䰄反唇騫鼻鱗尖胯闊聃耳鑿頭謚曰聃

祥符蔭曰三教之道用處不同孔氏之教倫理道德無過不及遵而行之時中聖人也老子之教清淨無爲澹泊守玄遵而行之清修善人也達秉彝之原盡心性之量則非佛道孰從哉三代而後人根不一儒釋而外自應有老子之教介於二者之間收攝流品昔吳尚書令闞澤對孫權曰若將孔老之教比校佛法遠之遠矣所以然者孔老設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如來說法諸天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明矣老子生於周定王三年佛滅於穆王五十三年相去三百四十五年

定王戊午四年　己未五年　庚申六年

辛酉七年　壬戌八年　癸亥九年

甲子十年　乙丑十一年　丙寅十二年

丁卯十三年　戊辰十四年　己巳十五年

庚午十六年

辛未十七年 景德傳燈錄作十九年者誤

祖住世傳法

祖付佛陀難提正法　入慈心三昧示寂

祖行化至迦摩羅國廣興佛事於法座前有智者自稱我名佛陀難提今與師論義祖曰仁者論即不義義即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難提知師義勝心即欽服曰我願求道霑甘露味祖遂與剃度而授具戒復告之曰如來正法眼藏我今付汝汝當護持乃說偈曰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即入慈心三昧時梵王帝釋及諸天衆俱來作禮而說偈言賢劫衆聖祖而當第七位尊者哀念我請爲宣佛地祖從三昧起示衆曰我所得法而非有故若識佛地離有無故語

已還入三昧示涅槃相難提卽於本座起七寶塔以供全身

第八世祖

佛陀難提尊者迦摩羅國人也姓瞿曇氏頂有肉髻辯才無礙

定王壬申十八年

第八世祖佛陀難提尊者嗣宗統五十五年

癸酉十九年

祖住世傳法

甲戌二十年　乙亥二十一年

簡王諱夷定王子在位十四年 按諡法平夷不膋曰簡

簡王丙子元年　丁丑二年　戊寅三年

己卯四年　庚辰五年　辛巳六年

壬午七年　癸未八年　甲申九年

乙酉十年　丙戌十一年　丁亥十二年

戊子十三年

己丑十四年

祖住世傳法

靈王諱泄心簡王子在位二十七年 按諡法亂而不損曰靈

靈王庚寅元年　辛卯二年　壬辰三年

癸巳四年　甲午五年　乙未六年

丙申七年　丁酉八年　戊戌九年

己亥十年　庚子十一年　辛丑十二年

壬寅十三年　癸卯十四年　甲辰十五年

乙巳十六年　丙午十七年　丁未十八年

戊申十九年　己酉二十年

庚戌二十一年

儒教聖人孔子生於魯 十一月初四日生于魯國兗州鄒邑縣平鄉昌里按殷本紀孔子父姓叔梁名紇爲鄒邑縣宰先娶鄒氏女生子孟皮不才後娶顔氏女曰徵在禱于尼邱山神而生孔子生而有異身長九尺六寸腰帶十圍垂手過膝河目海口龍顙方額鳳頤燕頷虬髭虎視有中和之德衣莊而嚴色溫而厲有四十二表自易姓曰孔名丘字仲尼先祖殷之後裔頌考叔弗何至紇移居魯易姓叔梁孔子追昔殷宋之後以子配一更姓孔氏

辛亥二十二年

佛滅後四百年時彌羅國五百羅漢依法智論造毗婆沙論

祥符蔭曰佛教之有論猶儒書之有註疏也聖賢之言垂教後世非註疏而理不詳明如來之教廣

度衆生非諸法身大士闡論發明則久而執法相
生諸見難融朱程集註乃孔孟之羽翼大士造論
實法苑之功臣也

壬子二十三年　癸丑二十四年　甲寅二十五年

乙卯二十六年　丙辰二十七年

景王諱貴靈王子在位二十五年按謚法出義而濟曰景

景王丁巳元年　戊午二年　己未三年

庚申四年　辛酉五年　壬戌六年

癸亥七年　甲子八年　乙丑九年

丙寅十年景德傳燈錄作十二年者誤

祖付囑伏駄蜜多正法　示寂

祖行化至迦提國毗舍羅家見舍上有白光上騰謂其徒曰此家有聖人口無言說眞大乘器長者出致禮問何所須曰我求侍者長者曰我有一子名伏馱蜜多年已五十口未曾言足未曾履祖曰如汝所說眞吾弟子伏馱聞之遽起禮拜以偈問曰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祖以偈答曰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即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伏馱聞偈已便行七步祖曰此子昔曾値佛悲願廣大慮父母愛情難捨故不言不履耳長者遂捨令出家祖尋投具戒付法說偈曰虛空無內外心法亦如此若了虛空故是達眞如理伏馱承祖付囑即超身虛空散衆寶華說偈讚曰我師禪祖中當得爲第八法化衆無量悉獲阿羅漢爾時祖即起本座見大神變却復本座儼然寂滅衆即其所建塔以閟全身

◆投疑授

◆偎字原本不明

存考伏駄聞之景德傳燈錄作尊者見之謂祖便許其見也傳法正宗記作其父母即持其子而與則是先但聽其所言後始見其子形父母持而出見祖也

第九世祖

伏馱蜜多尊者迦提國人也姓毗舍羅

景王丁卯十一年

第九世祖伏馱蜜多尊者嗣宗統四十八年

戊辰十二年

祖住世傳法

己巳十三年　庚午十四年　辛未十五年

壬申十六年　癸酉十七年　甲戌十八年
乙亥十九年　丙子二十年　丁丑二十一年
戊寅二十二年
己卯二十三年
老聃卒
庚辰二十四年　辛巳二十五年
敬王諱丐景王子在位四十五年按謚法合善典法曰敬
敬王壬午元年　癸未二年　甲申三年
乙酉四年　丙戌五年　丁亥六年
戊子七年　己丑八年　庚寅九年
辛卯十年　壬辰十一年　癸巳十二年
甲午十三年　乙未十四年　丙申十五年
丁酉十六年　戊戌十七年　己亥十八年
庚子十九年　辛丑二十年　壬寅二十一年
癸卯二十二年
祖至中印度
甲辰二十三年　乙巳二十四年　丙午二十五年
丁未二十六年　戊申二十七年　己酉二十八年

庚戌二十九年
祖攝化異論
中印國王信邪祖弼持赤旛化諸異論改邪歸正
辛亥三十年　壬子三十一年　癸丑三十二年
甲寅三十三年景德傳燈錄作三十五年者誤
祖付囑脇尊者正法　入三昧湼槃
祖行化於中印度有長者香蓋携一子而來瞻禮曰此子處胎六十年當有一仙謂此兒骨相非常今遇尊者可令出家祖即與落髮羯磨之際祥光燭座感舍利三七粒見前自此精進忘疲祖遂付法說偈曰眞理本無名因名顯眞理受得眞實法非眞亦非僞偈已即入滅盡三昧而般湼槃收舍利建塔於那蘭陀寺

第十世祖
脇尊者中印度人性氏未詳精進不眠脇不至席遂稱脇尊者本名難生以處胎六十年將誕之夕母夢白象載一寶座座置一明珠入門乃生生而神光燭室體有奇香及長離穀食絕無

礙滓

敬王乙卯三十四年

第十世祖脇尊者嗣宗統（四十五年）

丙辰三十五年

祖住世傳法

丁巳三十六年　戊午三十七年　己未三十八年

庚申三十九年　辛酉四十年

壬戌四十一年

孔子卒於魯（時年七十三歲四月己丑孔子蚤作負手而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孔子曰賜予疇昔之夜夢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寢疾七日而沒葬魯城北泗上門弟子集魯論語凡二十篇）

祥符蔭曰三皇以前渲風汋穆五帝之始伏羲畫八卦造書契而治世之道始肇其端神農藝五穀辨藥石而民免饑虐夭札黃帝作制度立星官定氣運車爲文明之漸非復樸野之初矣唐堯之時風氣漸開人文漸著帝德光被四表而黎民於變時雍克明峻德實發聖學之源中庸九經亦始於

此開後世聖人之教者堯也虞舜重華上協恭己無爲而天下治明明德於天下舜則有之堯之命舜者曰允執厥中舜之命禹則益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此十六字之傳爲治世心學之大要禹無間然德盛神化而其功爲不可及也湯武順天應人與時偕行文質損益變化適中堯舜性之全體是道湯武身之修道設教三代之季春秋之際岑岌乎難言之矣孔子聖德天生而好古敏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不得其位以道教天下後世如春風之行萬物日月之貫四時三皇五帝以來之道至孔子集厥大成治世之教無以加焉者也及孔子之門者顏回曾參端木賜閔損等爲最顏子生知近道竭才卓立不幸蚤卒孔子傷之有喪予之慟曾子克己省察盡心忠恕以一唯傳一貫之道釋明德新民修齊治平之要而孔子之聖學以傳孔子生鯉伯魚亦蚤卒鯉生伋字子思子思子作中庸發明孔子之道本於天性成於人道誠明參贊極之無聲無臭而與天地合其德矣

孔子之道傳於子思子思後傳孟子聖脉淵源澤流後世孔子作春秋絕筆於西狩獲麟以天道終此西方聖人之教將化行震旦之祥也自三皇建極以來至春秋西狩獲麟庚申之歲凡歷三百二十六萬七千年迦文佛滅後凡四百七十年

或謂祥符曰天地死生之故孔子非不知之葢不欲明言耳祥符曰聖人無隱曰若然則孔子未之知乎祥符曰聖人無所不知曰何以不明言也祥符曰聖人嘗繫易矣繫之辭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又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孔子之言如此而謂之不知可乎然孔子聖人猶是人也擬之於天則有間矣而曰天生德於予天之於佛夫何如哉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佛則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孔子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又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又子絕四毋意必固我從心所欲不踰矩焉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孔子葢天地間之聖人也天地間之聖人而何必求之以天地之外哉佛葢出世之大聖人也知見廣大具六神通唯其具宿命通則一念超入無際唯其具天眼通則一瞬徧周太虛是故天地死生之極致非佛孰能了了宣揚如指諸掌乎非佛法孰能一念圓證頓離眞妄乎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君子之道民鮮能也久矣

或曰易之所謂精氣爲物者以陰精陽氣聚而成

物神之伸謂人之生也遊魂爲變者以魂遊魄降散而爲變鬼之歸謂人之死也此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也其義何居祥符曰此其所以未了生死之本也生死之本本於一心非陰陽二氣聚散之謂也其曰聚而成物物何以聚其曰以死爲歸歸於何所不可茫茫造化無自而聚杳杳無知歸於斷滅也知生死本乎一心陰陽魂魄之說皆一念圓攝而無遺其詳晰楞嚴言之矣覽之自當洞若觀火宋儒之言似也而非孔子之旨孔子曰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非天地之道不出此心乎思之則自得矣

或曰易之所謂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者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聖人則之理而已矣非眞有所謂天也祥符曰理固可以則天而不可謂天爲理卽以詩書孔子之言證之如曰天降下民不可謂理降下民也如曰天視自我民視不可謂理視自我民視也如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不可謂在理左右也如曰上帝旣命不可謂上理旣命也如曰天生德於予不可謂理生德於予也如今九五之尊稱天子不可謂理子也儒之言天亦彰明較著矣但居人境而未能上徹乎天界故極而稱之曰上帝仰而望之曰彼蒼者天蓋其視天固已高高而不可逾矣抑知天地之大亦自我一心而建立哉

或曰易有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願聞其說祥符曰此一陰一陽宜作體用看繼宜作發用看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也成宜作體具看我固有之矣非由外爍我者也故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問曰治世之敎儒宗尙矣儒宗道統孟子而後可得聞乎今學士經生皆宗朱子而象山議論知見及良知良能之說可參合乎祥符曰儒宗道統至孟子而大綱未墜秦漢之間紛然龐雜旣未可語夫聖學之醇卽唐昌黎振起斯文推尊聖學其功未爲不鉅然亦未可語夫大道之要至宋濂溪周子博學力行著易說易通上接洙泗下逮河洛

明道伊川兩程子承其學。發孔孟心傳之秘蘊。為後世理學之淵藪。秦漢而後實稱周程。新安朱子經書集註會諸儒之全而得治世之要。講學尊經。使後世學者。確然有畫一之章程可行可守。朱子誠有功於聖學者矣。橫渠張子見二程後。深明易理而有意復三代之治。故今之學者皆曰周程張朱。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等。皆遊二程之門。上蔡之說一轉而為張子韶。再轉而為陸子靜。象山陸子幼時問其父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之至忘寢食。後因讀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元來無窮。乃援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象山蓋已豁然貫通而明吾心之全體大用。會萬物之表裏精粗矣。明陽明龍溪兩王氏。良知良能之說。近

於象山。合而論之。朱子之格物致知。是會用歸體。下學上達。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而可以弗畔也。陸子之知致格物。而曰六經皆我註腳。即周子之無極而太極。無極而太極。非謂太極之前有個無極。無極生出那太極來。無極而太極。蓋欲人之不執太極以為極。不執太極以為極。而易之體用。千變萬化。不可端倪。格物致知。知致物格。初非兩樣。大學先言知止而后有定。後言致知在格物。條目亦自了然。中庸言自誠明天之道。自明誠人之道。誠則明。明則誠。始終何嘗二致。但修道立教。主乎中庸。陸子之言高明者德性可尊。而朱子之言中庸之道不離問學也。尊德性而道問學。可分乎。不可分乎。教化雖有經權。道體初無隔礙。苟志於道。何庸分門別徑於其間哉。

問曰。宋時理學諸儒。究心禪宗。潛有師承證悟者。未一如茂叔之於晦堂東林。（周敦頤字茂叔。春陵人。初見晦堂心。問教外別傳之旨。心諭之曰。只消向你自家屋裏打點。孔子謂朝聞道。夕死可矣。畢竟以何為道。夕死可耶。顏子不改其樂。所樂何事。但於此究竟。久久自然有箇契合處。又扣東林總。總曰。吾佛謂實際理地。即實實

23

無妄誠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資此實理。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正此實理。天地聖人之道。至誠而已。必要著一路實地工夫。直至於一旦豁然悟入。不可只在言語上會。又嘗與總論性及理法界。事法界。至於理事一交徹。冷然獨會。遂著太極圖說語。語出自東林口訣。一日忽見窗前草生。乃曰。與自家意思一般。作偈曰。昔本不迷今不悟。心融境會豁幽潛。草深窗外松當道。盡日令人看不厭。嘗曰。吾此妙心。非東林啓廸無由表裏洞然。

南軒栻之於卍菴顏。張南軒栻字敬夫。問道於卍菴道顏。豁然有省。留偈曰。聞聲見色只如常。熟察精麤理自彰。脫似虛空藏碧落。曾無少剩一毫芒。後方疾革。定叟求教。栻曰。謹絕人欲之私。融天理之妙。語訖而逝。

春伯涫答儒佛之問。程顥字伯淳。世稱明道先生。有問儒佛同異。顥曰。公本來處還有儒佛否。

定夫審同異之辯。游酢字定夫。官監察御史。師事二程。呂居仁問曰。定夫既從二程學。又從諸禪遊。則儒釋兩家。必無滯閡。敢問所以不同何也。酢答曰。佛書所說。世儒亦未深考。嘗見伊川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所從出哉。此事須親到此地。方能辨其同異。前輩往往不曾看佛書。故詆之如此。而其所破佛者。乃佛書正不以爲然者也。

龜山亦有所得於東林。楊時字中立。世稱龜山先生。嘗與東林總論形色天性。有所得。和陳瑩中絕句曰。畫前有易方知易。歷上求玄恐未玄。白首紛如成底事。蠹魚徒自老青編。

晦菴之於妙喜開善。熹字元晦。號晦菴。婺源人。少年不樂讀時文。喜閱大慧語。悟昭昭靈靈一著。嘗致書開善謙。曰。向蒙妙喜開示。從前記持文字。心識計較。不得置絲毫許在胸中。但以狗子話時時提撕。願投一語。警所不逮。謙答曰。某二十年不能到無疑之地。後忽知非勇猛直前。便是一刀兩段。把這一念提撕狗子話頭。不要商量。不要穿鑿。不要去知見。不要强承當。熹於言下有省。有齋居誦經詩曰。端居獨無事。聊披釋氏書。暫息塵勞累。超然與道居。門掩竹林幽。禽鳴山雨餘。了此無爲法。身心同晏如。又曰。佛氏之學。與吾儒甚相似。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看他是甚麼見識。又曰。佛家有三門。曰教。曰律。曰禪。禪者不立文字。直下識心見性。律法甚嚴。毫髮不容罪過。教有三項。曰天台教。曰慈恩教。曰延壽教。延壽教南方無傳。其學近禪。天台教專理會講解。慈恩教亦只是講解。吾儒若見得道理透。就自己心上理會得本領。便是兼得禪的。講說辯訂。便是兼得教的。動繇規矩。便是兼得律的。看來今人多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皆是不能使船。嫌溪曲耳。過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過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語有之。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世間萬事須與迷妄就嗜慾著。無一不是戲劇。眞不堪著眼也。瑞巖和尙每日間常自問。主人公。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今時學者却不如此。

皆於禪學實有徹證。師承俱秘而不言何也。祥符蔭曰。名教有儒釋之分。道心無異同之別。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源。詩云。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之右之。無不有之。唯其有之。是以似之。儒門君子。不欲深造以道。思自得之則已。如欲深造以道。思自得之。而不究心禪宗證悟助發。而能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源者。未之有也。元公晦菴等諸子。皆確有證悟。唯其有之。是以似之。所以著述闡明聖人。從上相承之道要。而心傳無間。理事交徹表裏

洞然爲後學之模楷作治世之章程良有以也但儒釋門庭天然各別治世出世之教不可相涉如晝夜之不相到如陰陽之不同用迦文說法不及儒宗豈佛塵刹分身有遺迹哉誠以有可使由而不必使知者顯密之機所宜然也迦文之教未至知迦文者孔子而已孔子所謂西方之人有聖者焉迦文是也西狩獲麟教流此土之象麟者聖人之瑞西者迦文之方孔子書之喜其道之將至也元公晦菴諸子主持儒宗何獨不然易地皆同歸源無二大凡造詣貴醇而教化主一一則使人趨向有定志醇則使人踐履不分馳儒門不顯言禪學者欲以醇一之教正人心也人心正則大道自明資深逢源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法身大士豈分城塹於其間識世間工巧伎藝尚資助發方臻其妙矧學道者而可有所不造其極乎夫死生之際孔聖非絕而不言也其所以爲教與宗門之機用有相似處而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者深見道之不可不聞而死之不可以昧昧焉已也又其朝聞之道決非所謂仁義忠信也明矣學佛知儒又何嫌焉

或問孟子闢異端距楊墨世人不察以異端爲佛老願明其說祥符蔭曰異端者非聖人之道而別爲異端者也聖人之道自其身心而言身欲修而心欲正自其家國而言家欲齊而國欲治修身正心之道在誠意致知格物以明其明德也齊家治國之道在於孝事君弟事長而明其明德於天下也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君無父異於聖人之道矣孟子闢之距之以其異於聖人之道也我佛設教首重君親而孝與忠實務乎其深且遠者佛制戒律一則曰孝順心再則曰孝順父母出家學道志在先報君親之恩而非棄倫絕物以背馳名教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佛之慈悲則擴乎仁之全體羞惡之心義之端也佛之禁戒則充類至義之盡辭讓之心禮之端也佛之清淨威儀則盡天理節文而極人事之儀則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佛之光明通達則智周內外而見

徹古今孟子之所謂仁義禮智皆聖道之大端而佛教實統大端之全無以異也孟子道性善而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佛之言曰一切含靈皆有佛性而各具如來智慧德相孟子之言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佛直示人明心見性而日在天同天在人同人其言其教無以異也無以異而何以曰異端聖人之道用處不同此猶就其形迹言之若究其指歸審其精要則用處實無不同也使孔子孟子之時而佛教已入此土孔子孟子亦必信其道同而不以爲異觀孔子之答商太宰問聖可知矣而孔子豈過爲推許哉又豈非孔子之言而列子妄相稱述者哉孟子之言實與佛教暗合而韓文公旣未深入佛教又未詳觀楊墨之所以異於聖道處及佛教之所以始終不異於聖道處而槩以孟子之距楊墨爲異端卽以異端目佛氏之徒加之以無父無君棄倫絕物之罪嗚呼其亦未深求夫聖人之道而審思其同異也誠深求夫聖人之道而審思其同異孔孟與佛豈有二乎哉卽以形迹言孔子棲棲四方孟子周遊列國又豈區區以家室爲念晨昏拜跪爲急哉其與學佛氏之徒相去蓋亦不甚遠也則佛老非異端亦甚明矣何疑於孟子闢楊墨而有妨於佛教乎莊列諸子南華等篇世多以爲放又以爲寓言初非放也亦非寓言也思之當自得矣

敬王癸亥四十二年　甲子四十三年

乙丑四十四年　丙寅四十五年是年元王立改元又爲元王元年

元王丁卯二年　戊辰三年　己巳四年

元王諱仁敬王子在位六年按謚法行義說民曰元

庚午五年　辛未六年

貞定王壬申元年癸酉二年　甲戌三年

貞定王諱介元王子在位二十八年按謚法淸白守節曰貞紀行不爽曰定

乙亥四年　丙子五年　丁丑六年

戊寅七年　己卯八年　庚辰九年

辛巳十年　壬午十一年　癸未十二年

甲申十三年　乙酉十四年　丙戌十五年

丁亥十六年　戊子十七年　己丑十八年

庚寅十九年　辛卯二十年
佛滅後五百年
壬辰二十一年　癸巳二十二年　甲午二十三年
乙未二十四年　丙申二十五年　丁酉二十六年
戊戌二十七年
己亥二十八年
祖付富那夜奢正法　入寂
祖至華氏國。憩一樹下。右手指地而告衆曰。此地變金色。當有聖人入會。言訖。卽變金色。時有長者子富那夜奢。合掌前立。祖問曰。汝從何來。曰我心非往。祖曰。汝何處住。曰我心非止。祖曰。汝不定耶。曰諸佛亦然。祖曰。汝非諸佛。曰諸佛亦非。祖因說偈曰。此地變金色。預知有聖至。當坐菩提樹。覺華而成已。夜奢復說偈曰。師坐金色地。常說眞實義。回光而照我。令入三摩諦。祖卽度出家。復具戒品。而付法說偈曰。眞體自然眞。因眞說有理。領得眞眞法。無行亦無止。祖付法已。卽現神變。而入涅槃。化火自焚。舍利自空而下。不可勝數。四衆盛以衣裓。隨處建塔供養

第十一世祖
富那夜奢尊者。華氏國人。姓瞿曇氏。父寶身。有子七人。祖最少。幼與諸兄異尙。嘗曰。若遇大士坐於道場。我則詣彼親近隨喜。及遇脇尊者。受法傳化
考王庚子元年
考王諱嵬貞定王子在位十六年按謚法德行有成曰考
第十一世祖富那夜奢尊者嗣宗統五十九年
辛丑二年
祖住世傳法
壬寅三年　癸卯四年　甲辰五年
乙巳六年　丙午七年　丁未八年
戊申九年　己酉十年　庚戌十一年
辛亥十二年　壬子十三年　癸丑十四年
甲寅十五年　乙卯十六年
威烈王諱午考王子在位二十四年按謚法彊毅執正曰威秉德尊業曰烈
威烈王丙辰元年丁巳二年　戊午三年

己未四年　庚申五年　辛酉六年
壬戌七年　癸亥八年　甲子九年
乙丑十年　丙寅十一年　丁卯十二年
戊辰十三年　己巳十四年　庚午十五年
辛未十六年　壬申十七年　癸酉十八年
甲戌十九年　乙亥二十年　丙子二十一年
丁丑二十二年　宋司馬光集通鑑始於此年　戊寅二十三年
己卯二十四年

安王 諱驕威烈王子在位二十六年按謚法好和不爭曰安

安王庚辰元年　辛巳二年　壬午三年
癸未四年　甲申五年　乙酉六年
丙戌七年　丁亥八年　戊子九年
己丑十年　庚寅十一年　辛卯十二年
壬辰十三年　癸巳十四年　甲午十五年
乙未十六年　丙申十七年　丁酉十八年
戊戌十九年 景德傳燈錄作十四年者誤
祖付馬鳴正法　圓寂
祖教被無量得果者且五百矣因至波羅奈國有一長者來趣其會祖謂衆曰汝等識此來者耶佛記聖者馬鳴紹吾法者也於是馬鳴致禮問曰我欲識佛何者即是祖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馬鳴曰佛既不識焉知是乎祖曰既不識佛焉知不是曰此是鋸義祖曰彼是木義祖却問鋸義者何曰與師平出馬鳴因問木義者何祖曰汝被我解馬鳴豁然省悟遂求剃度祖謂衆曰此大士者昔為毗舍利國王以其國有一類裸人如馬裸露王運神通令蠶以衣之後生中印度馬人感戀悲鳴故號馬鳴如來懸記滅度後六百年馬鳴當於波羅奈國摧伏異道度人無量今正是時遂付法偈曰迷悟如隱顯明暗不相離今付隱顯法非一亦非二付法已即見神變湛然圓寂衆興寶塔以閟全身

第十二世祖

馬鳴大士波羅奈國人也又謂大士鳴琴馬感悲鳴故稱馬鳴大士亦名功勝善能開誘感導羣心造甘蔗論十萬偈

安王己亥二十年

第十二世祖馬鳴大士嗣宗統五十六年

祖作起信論

佛滅後六百年來。弘法大士。依三界唯心立性宗。依萬法唯識立相宗。各立門庭。不能融通。互相是非。祖乃作起信論以一之。會相歸性。依一心法。立眞如生滅二門。眞如顯眞心不迷之體。性不礙相也。生滅顯一心隨緣染淨之用。相不礙性也。人能識破妄相。會歸一心。所謂歸源無二。斯爲一路涅槃門也

庚子二十一年

祖住世傳法

辛丑二十二年　壬寅二十三年　癸卯二十四年

甲辰二十五年　乙巳二十六年

烈王丙午元年　丁未二年　戊申三年

烈王諱喜安王子在位七年按諡法秉德尊業曰烈

己酉四年　庚戌五年　辛亥六年

壬子七年

顯王癸丑元年　甲寅二年　乙卯三年

顯王諱扁烈王弟在位四十八年諡法未詳

丙辰四年　丁巳五年　戊午六年

己未七年　庚申八年　辛酉九年

壬戌十年　癸亥十一年　甲子十二年

乙丑十三年　丙寅十四年　丁卯十五年

戊辰十六年　己巳十七年　庚午十八年

辛未十九年

佛滅後六百年

壬申二十年　癸酉二十一年　甲戌二十二年

乙亥二十三年　丙子二十四年　丁丑二十五年

戊寅二十六年　己卯二十七年　庚辰二十八年

辛巳二十九年　壬午三十年　癸未三十一年

甲申三十二年　乙酉三十三年　丙戌三十四年

丁亥三十五年　戊子三十六年　己丑三十七年

庚寅三十八年　辛卯三十九年　壬辰四十年

癸巳四十一年

甲午四十二年景德傳燈錄作三十七年者誤

⊕除當删倒

祖付迦毗摩羅大法眼藏　入定示滅

祖行化至華氏國說法之次忽有老人座前仆地祖謂衆曰此非庸流當有異相言訖不見俄從地湧出一金色人復化爲女子右手指祖而說偈曰稽首長老尊當受如來記今於此地上宣通第一義說偈已瞥然不見祖曰將有魔來與吾校力有頃風雨暴至天地晦冥祖曰魔之來信矣吾除當之即指空中見一大金龍奮發威神震動山嶽祖儼然於座魔事隨滅經七日有小蟲大若蟭螟潛形座下祖以手取之示衆曰斯乃魔之所變盜聽吾法耳放之令去魔不能動祖告之曰汝但歸依三寶即得神通遂復本形作禮懺悔祖問曰汝名誰耶眷屬多少曰我名迦毗摩羅有三千眷屬祖曰盡汝神力變化若何曰我化巨海極爲小事祖曰汝化性海得否曰何爲性海我未嘗知祖即爲說性海曰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六通由茲發見迦毗摩羅聞言遂發信心與徒衆三千俱求剃度祖乃召五百羅漢與授具戒復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當付汝汝聽偈言隱顯即本法明暗元不二今付悟了法非取亦非離付囑已即入龍奮迅三昧挺身空中如日輪相然後示滅四衆藏真體於龍龕

祥符蔭曰祖師未聞正法時多皆外道魔羅纔聞性海便成正覺洵乎至理一言轉凡成聖也放下屠刀千佛一數人亦何多自畫乎

宗統編年卷之四

宗統編年卷之五

第十三世祖

迦毗摩羅尊者華氏國人也初爲外道有徒三千通諸異論後於馬鳴尊者得法造無我論一百偈此論至處無魔不摧

顯王乙未四十三年

第十三世祖迦毗摩羅尊者嗣宗統五十八年

丙申四十四年
祖住世傳法
丁酉四十五年　戊戌四十六年　己亥四十七年
庚子四十八年
慎靚王諱定顯王子在位六年謚法未詳
慎靚王辛丑元年壬寅二年　癸卯三年
甲辰四年　乙巳五年　丙午六年
赧王諱延慎靚王子在位五十九年按謚法喪國心慽曰赧
赧王丁未元年　戊申二年　己酉三年
庚戌四年　辛亥五年　壬子六年
癸丑七年　甲寅八年　乙卯九年
丙辰十年　丁巳十一年　戊午十二年
己未十三年　庚申十四年　辛酉十五年
壬戌十六年　癸亥十七年　甲子十八年
乙丑十九年　丙寅二十年　丁卯二十一年
戊辰二十二年　己巳二十三年　庚午二十四年
辛未二十五年　壬申二十六年　癸酉二十七年
甲戌二十八年　乙亥二十九年　丙子三十年

◆護疑獲

丁丑三十一年　戊寅三十二年　己卯三十三年
庚辰三十四年　辛巳三十五年　壬午三十六年
癸未三十七年　甲申三十八年　乙酉三十九年
丙戌四十年　丁亥四十一年　戊子四十二年
己丑四十三年　庚寅四十四年　辛卯四十五年
壬辰四十六年景德傳燈錄作四十一年者誤
祖付囑龍樹大法　示寂
祖領徒至西印度。彼有太子名雲自在。仰尊者名。請於宮中供養。祖曰。如來有教。沙門不得親近國王大臣有勢之家。太子曰。今我國城之北有大山焉。山有一石窟。可禪寂於此否。祖曰。諾。即入彼山。行數里。逢一大蟒。祖直前不顧。盤繞祖身。祖因與授三歸依。蟒聽訖而去。祖將至石窟。復有一老人素服而出。合掌問訊。祖曰。汝何所止。答曰。我昔嘗爲比丘。多樂寂靜。有初學比丘數來請益。而我煩於應答。起嗔恨想。命終墮爲蟒身。住是窟中。今已千載。適遇尊者。獲聞戒法。故來謝爾。祖問曰。此山更有何人居止。曰。此去十里。有大樹蔭覆五百大

龍其樹王名龍樹常爲龍衆說法我亦聽受耳祖遂與徒衆詣彼龍樹出迎曰深山孤寂龍蟒所居大德至尊何枉神足祖曰我非至尊來訪賢者龍樹默念曰此師能決定性明道眼否是大聖繼眞乘否祖曰汝雖心語我已意知但辦出家何慮吾之不聖龍樹聞已悔謝祖卽與度脫及五百龍衆俱授具戒復告之曰今以如來大法眼藏付囑於汝諦聽偈言非隱非顯法說是眞實際悟此隱顯法非愚亦非智付法已卽見神變化火焚身龍樹收五色舍利建塔

第十四世祖

龍樹尊者亦名龍勝豪貴家生少能誦四韋陀典善知衆藝才辯神明因作妖術敗出家誦盡閻浮經論自謂一切智人大龍愍之接入龍宮廣閱法藏遂爲龍衆所歸遇摩羅尊者付法所化國王外道無數造大智度論中論十二門論等數十部（性宗祖述於此）

癸巳四十七年

第十四世祖龍樹尊者嗣宗統（五十七年）

甲午四十八年

祖住世傳法

祖入龍宮閱藏傳華嚴經下本歸　發明（華嚴經乃法報佛及法身大士所說非化佛及應化聖賢所說故不入前時敎之列○龍宮閱藏在未付法前附書于此）

祖入龍宮看藏見華嚴經有三本上本十三世界微塵數偈一四天下微塵數品中本四十九萬八千八百偈一千二百品下本十萬偈四十八品上本非佛不能知中本惟住地菩薩乃能知之遂記下本回歸西土傳至東震僅八十卷三十九品乃前分三萬六千偈尙有六萬四千偈九品在西土

雲棲宏曰宋儒有言讀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此說高明者自知其謬庸劣者遂信不疑開邪見門塞圓乘路言不可不愼也假令說讀一部易經不如看一艮卦然且不可況佛法耶況佛法之華嚴耶華嚴具無量門諸大乘經猶是華嚴無量門中之一門耳華嚴天王也諸大乘經侯封也諸小乘經侯封之附庸也餘可知矣

俟疑僕

乙未四十九年　丙申五十年　丁酉五十一年
戊戌五十二年　己亥五十三年　庚子五十四年
辛丑五十五年
壬寅五十六年

祖至南印度化諸外道

祖行化至南印度。彼有外道五千與大幻術王與國人。靡然從之。不知向佛。祖感慨憫之。易其威儀。白衣持旛。每俟王出則趨其前。或隱或顯。如是者七載。王一日忽異之。問曰。汝何者而前。吾行追之不得。縱之不去。祖曰。吾是智人。知一切法。王曰。汝知諸天今何所爲。祖曰。天今與修羅方戰。王曰。何以明之。祖曰。頃則徵矣。俄有戈戟手足自空紛然而下。王遂大敬信。命諸外道皆歸禮祖。祖悉化之。令歸三寶。

癸卯五十七年　甲辰五十八年
乙巳五十九年　是年西周亡
東周君惠公立七年
惠公丙午元年　丁未二年　戊申三年

己酉四年　庚戌五年　辛亥六年
佛滅後七百年
壬子七年　是年周亡畢國七雄相次歸秦
秦都咸陽今西安府其先柏翳佐舜有功賜姓嬴後有非子封于秦秦仲始大莊襄并周而有天下國號秦
莊襄王諱楚孝文王子在位三年按謚法武而不遂曰莊辟地有德曰襄
秦莊襄王癸丑二年前壬子年改元
甲寅三年
始皇帝諱政實姓呂氏在位并天下即帝位共三十七年
秦王政乙卯元年　丙辰二年　丁巳三年
戊午四年　己未五年　庚申六年
辛酉七年　壬戌八年　癸亥九年
甲子十年　乙丑十一年　丙寅十二年
丁卯十三年　戊辰十四年　己巳十五年
庚午十六年　辛未十七年　壬申十八年
癸酉十九年　甲戌二十年　乙亥二十一年
丙子二十二年　丁丑二十三年　戊寅二十四年
己卯二十五年　庚辰二十六年　是年秦并六國自立爲始皇帝

始皇辛巳二十七年　壬午二十八年
癸未二十九年 沙門室利防等一十八人來自西域帝惡其異俗以付獄俄有金剛神碎獄門而出帝懼印厚禮遣之
甲申三十年　乙酉三十一年　丙戌三十二年
丁亥三十三年 是年築長城
戊子三十四年 是年秦燒詩書諸子百家語

寶雲潛曰震旦聖人之徒其在震旦者讀震旦聖人之書則不能見震旦聖人之書之眞也西方聖人之徒其在震旦者讀西方聖人之書則實能見西方聖人之書之眞也夫震旦中西方聖人之徒之於西方聖人地之相去如此其遠也其風氣習俗不能無殊越也而震旦中西方聖人之徒實能見西方聖人之書之眞震旦中震旦聖人之徒讀震旦聖人之書萬不及震旦中西方聖人之徒者此其故何也嬴秦氏則震旦之一大界限也震旦國自秦焚書已前則猶之大河已北也自秦焚書已後則猶之大河已南也震旦歷代聖人之書非不詳且備也李斯薛作挾籍一空至漢始除挾書之律而名書間出夾雜眞僞後來唐宋諸家各繹其說以爲震旦聖人之書而聖人之大經大法往往雲埋霧塞而不可問而西方聖人之書自白馬馳經已來雖音書傳譯而聖人之旨未有改也故震旦中震旦聖人之徒不能見西方聖人之書之眞而震旦西方聖人之徒能見西方聖人之書也眞也

西方疑震旦

己丑三十五年
祖付法於迦那提婆　入月輪三昧示寂

南印度人多信福業祖爲說法遍相謂曰人有福業世間第一徒言佛性誰能覩之祖曰欲見佛性先除我慢彼曰佛性大小祖曰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死不生彼聞理勝悉回初心祖於座上見自在身如滿月輪一切衆惟聞法音不覩祖相彼衆中有長者子名迦那提婆謂衆曰識此相否衆曰目所未覩安以知之提婆曰此是尊者現佛性體相以示我等蓋以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言訖輪相即隱復居本座而

說偈言身見圓月相以表諸佛體說法無其形用辨非聲色彼衆聞偈頓悟無生咸願出家以求解脫祖即爲剃髮命諸聖授具乃付法於迦那提婆而說偈曰爲明隱顯法方說解脫理於法心不證無嗔亦無喜付法已入月輪三昧廣見神變復座凝然入寂及七日天雨舍利尊者復於座指空語衆曰昔拘那舍佛弟子摩訶迦尊者有三願一爲佛時凡有聖士化度則天澍雨及其身皆爲舍利二大地所生皆堪爲藥療衆生病三凡有智者皆得所知微妙以通宿命今雨舍利摩訶迦神力也言已復寂迦那提婆與衆建塔閟其全身

祥符蔭曰祖證寶相般若才辯無礙故於座上見滿月輪使一切衆唯聞法音而不覩相復住月輪三昧凝然入寂蓋定慧等持逐佛體性者矣

祥符蔭曰別傳之道不立文字非棄文字也昔尹焞問朱晦菴曰易乾坤二卦斯可矣晦菴曰聖人設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後世尚不能了坤乾二卦豈能盡也既而曰子以爲何人分上事對曰聖人分上事曰若是聖人分上事乾坤二卦亦不須況六十四卦乎是知道非語言文字詳明辨別孰從即會其眞而領其全乎馬鳴龍樹諸祖豈非傳佛心印而悟正法眼藏者乎各著論辯摧邪顯正非不能忘言也救世之心切也今之昧昧固陋者謬扯不立文字之名以蓋已之粗鄙而且不識語言文字爲何等槩以一言蔽之曰文字禪噫文字禪豈易言哉是猶貧兒傭丐欲博一餐之利且無從而詫笑大富長者之揮金濟衆爲虛費則亦不自知其量也已

第十五世祖

迦那提婆尊者南天竺國人也姓毗舍羅初求福業兼樂辯論後謁龍樹祖將及門祖知是智人先遣侍者以滿鉢水置於座前尊者覩之即以一針投之而進欣然契會祖即爲說法不起於座見月輪相語具龍樹祖章

秦始皇庚寅三十六年

第十五世祖迦那提婆尊者嗣宗統五十一年

辛卯三十七年

祖住世傳法

二世諱胡亥始皇子在位三年

二世壬辰元年　癸巳二年

甲午三年是年二世爲趙高所殺

漢都長安姓劉氏

高帝諱邦字季以布衣起兵破秦滅楚而成帝業在位十二年

漢高帝乙未元年　丙申二年十月五星聚東井

丁酉三年　戊戌四年　己亥五年

庚子六年　辛丑七年　壬寅八年

癸卯九年

甲辰十年

祖折伏外道

祖至巴蓮弗城。聞諸外道欲障佛法。計之既久。祖乃執長旛入彼衆中。彼問祖曰。汝何不前。祖曰。汝何不後。彼曰。汝似賤人。祖曰。汝似良人。彼曰。汝解何法。祖曰。汝百不解。彼曰。我欲得佛。祖曰。我灼然得佛。彼曰。汝不合得。祖曰。元道我得。汝實不得。彼曰。汝既不得。云何言得。祖曰。汝有我故。所以不得。我無我我。故自當得。彼辭既屈。乃問祖曰。汝名何等。祖曰。我名迦那提婆。彼既夙聞祖名。乃悔過致謝。時衆中猶互興問難。祖折以無礙之辯。由是歸伏

乙巳十一年　丙午十二年

惠帝諱盈高帝子在位七年

惠帝丁未元年　戊申二年　己酉三年

庚戌四年　辛亥五年　壬子六年

癸丑七年

少帝呂高后臨朝稱制共八年

少帝甲寅元年　乙卯二年是年少帝廢

高后丙辰三年　丁巳四年　戊午五年

己未六年　庚申七年　辛酉八年

文帝諱恒高帝中子在位二十三年慈惠愛人曰文

文帝壬戌元年　癸亥二年　甲子三年

乙丑四年　丙寅五年　丁卯六年

戊辰七年　己巳八年　庚午九年

辛未十年　壬申十一年　癸酉十二年
甲戌十三年　乙亥十四年　丙子十五年
丁丑十六年　戊寅後元元年　己卯二年
庚辰三年

祖付羅睺羅多正法　示寂

祖至迦毗羅國彼有長者曰梵摩淨德。一日園樹生耳如菌味甚美。唯長者與第二子羅睺羅多取而食之。取已隨長盡而復生。自餘親屬皆不能見。祖知其宿因。遂至其家。長者乃問其故。祖曰汝家昔曾供養一比丘。然此比丘道眼未明。以虛霑信施故報爲木菌。惟汝與子精勤供養。得以享之。又問長者年多少。曰七十有九。祖乃說偈曰。入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汝年八十一。此樹不生耳。長者聞偈已。彌加歎伏曰。弟子衰老不能事師。願捨次子隨師出家。祖曰昔如來記此子當第二五百年。爲大教主。今之相遇蓋符宿因。卽與剃髮而付法眼。偈曰。本對傳法人。爲說解脫理。於法實無證。無終亦無始。付法已入奮迅定。身放八光而歸寂滅。

學衆興塔供養

第十六世

羅睺羅多尊者。迦毗羅國人也

辛巳後元五年

第十六世祖羅睺羅多尊者嗣宗統四十八年

壬午五年

祖住世傳法

癸未六年　甲申七年

景帝諱啓文帝子在位十六年布義行剛曰景

景帝乙酉元年　丙戌二年　丁亥三年
戊子四年　己丑五年　庚寅六年
辛卯七年

佛滅後八百年

壬辰中元元年　癸巳二年　甲午三年
乙未四年　丙申五年　丁酉六年
戊戌後元元年　己亥二年　庚子三年

武帝諱徹景帝子在位五十四年威彊睿德曰武

武帝辛丑建武元年始建年名　壬寅二年

癸卯三年　甲辰四年　乙巳五年

丙午六年　丁未元光元年　戊申二年

己酉三年　庚戌四年　辛亥五年

壬子六年　癸丑元朔元年　甲寅二年

乙卯三年　丙辰四年　丁巳五年

戊午六年　己未元狩元年　驃騎將軍霍去病討休屠王獲其金人率長丈餘帝以爲大神列于甘泉宮不祭祀但令燒香禮拜　庚申二年

辛酉三年　壬戌四年　癸亥五年

甲子六年　乙丑元鼎元年　丙寅二年

丁卯三年

戊辰四年

祖付僧伽難提法眼　示寂

祖行化至室羅筏城有河名曰金水其味殊美中流復見五佛影祖告衆曰此河之源凡五百里有聖者僧伽難提居於彼處佛志一千年後當紹聖位語已領諸學衆遡流而上至彼見僧伽難提安坐入定祖與衆伺之經三七日方從定起祖問曰汝心定耶身定耶提曰身心俱定祖曰身心俱定何有出入提曰雖有出入不失定相如金在井金體常寂祖曰若金在井若金出井金無動靜何物出入提曰言金動靜何物出入言金出入金非動靜祖曰若金在井出者何金若金出井在者何物提曰金若出井在者非金若金在井出者非物祖曰此法不然提曰彼義非著祖曰此義當墮提曰彼義不成祖曰彼義不成我義成矣提曰我義雖成法非我故祖曰我義已成我無我故提曰我無我故復成何義祖曰我無我故成汝義提曰仁者師誰得是無我祖曰我師迦那提婆證是無我難提以偈讚曰稽首提婆師而出於仁者仁者無我故我欲師仁者祖以偈答曰我已無我故汝須見我我汝若師我故知我非我難提心意豁然即求度脫祖曰汝心自在非我所繫語已即以右手擎金鉢舉至梵宮取彼香飯將齋大衆而大衆忽生厭惡之心祖曰非我之咎汝等自業即命難提分座同食衆復訝之祖曰汝不得食皆由此故當知與吾分座者即過去娑羅樹王如來也愍物

歸跡汝輩亦莊嚴劫中已至三果而未證無漏者也衆曰我師神力斯可信矣彼云過去佛者卽竊疑焉難提知衆生慢乃曰世尊在日世界平正無有邱陵江河溝洫水悉甘美草木滋茂國土豐盈無八苦行十善自雙樹示滅八百餘年世界邱墟草木枯悴人無至信正念輕微不信眞如惟愛神力言訖以右手漸展入地至金剛輪際取甘露水以琉璃器持至會所大衆見之卽時欽慕悔過作禮於是祖命僧伽難提而付法眼偈曰於法實無證不取亦不離法非有無相內外云何起難提聞命敬奉勤至復說偈讚曰善哉大聖者心明逾日月一光照世界暗魔無不拔祖付法已安坐歸寂四衆建塔

第十七世祖

僧伽難提尊者室羅筏城寶莊嚴王之子也生而能言常讚佛事七歲卽厭世榮以偈告父母曰稽首大慈父和南骨血母我今欲出家幸願哀愍故父母固止之遂終日不食乃許其在家出家號僧伽難提命沙門禪利多爲之師積十九載未嘗退倦每自念言身居王宮何爲出家一夕天光下屬見一路坦平不覺徐行約十里許至大巖前有石窟焉乃燕寂於中經十年値羅睺羅多尊者得法受記

武帝己巳元鼎五年

第十七世祖僧伽難提尊者嗣宗統三十九年

庚午六年

祖住世傳法

辛未元封元年　壬申二年　癸酉三年

甲戌四年　乙亥五年　丙子六年

丁丑太初元年　戊寅二年　己卯三年

庚辰四年　辛巳天漢元年　壬午二年

癸未三年　甲申四年　乙酉太始元年

丙戌二年　丁亥三年　戊子四年

己丑征和元年　庚寅二年　辛卯三年

壬辰四年　癸巳後元元年　甲午二年

昭帝諱弗陵武帝子在位十二年改元者三聖聞周達曰昭

昭帝乙未始元元年　丙申二年
丁酉三年　戊戌四年　己亥五年
庚子六年　辛丑元鳳元年　壬寅二年
癸卯三年　甲辰四年　乙巳五年
丙午六年
丁未元平元年
祖付伽舍耶多法　立化
祖行化至摩提國忽有凉風襲衆身心悅適非常而不知其然祖曰此道德之風也當有聖者出世嗣續祖燈乎言訖以神力攝諸大衆遊歷山谷食頃至一峯下謂衆曰此峯頂有紫雲如蓋聖人居此矣即與大衆徘徊久之見山舍一童子持圓鑑直造祖前祖問汝幾歲耶曰百歲祖曰汝年尚幼何言百歲曰我不會理正百歲耳祖曰汝善機耶曰佛言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不如生一日而得決了之祖曰汝手中者當何所表曰諸佛大圓鑑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彼父母聞子語即捨令出家祖攜至本處受具戒訖名伽耶舍多他時聞風吹殿鈴聲祖問曰鈴鳴耶風鳴耶舍多曰非風鈴鳴我心鳴耳祖曰心復誰乎舍多曰俱寂靜故祖曰善哉善哉繼吾道者非子而誰即付法眼偈曰心地本無生因地從緣起緣種不相妨華果亦復爾祖付法已右手攀樹而化大衆議曰尊者樹下歸寂其垂蔭後裔乎將奉全身於高原建塔衆力不能舉即樹下起塔

第十八世祖

伽耶舍多尊者摩提國人也姓鬱頭藍父天蓋母方聖嘗夢天神持鑑因而有娠凡七日而誕肌體瑩如瑠璃未嘗洗沐自然香潔幼好閑靜語非常童持鑑出遊遇難提尊者得法

宣帝戊申本始元年
宣帝（初名病已更名詢武帝曾孫在位二十五年改元者七聖善周聞曰宣）
己酉二年
第十八世祖伽耶舍多尊者嗣宗統（六十一年）
祖住世傳法
庚戌三年　辛亥四年　壬子地節元年

癸丑二年　甲寅三年　乙卯四年
丙辰元康元年　丁巳二年　戊午三年
己未四年　庚申神爵元年　辛酉二年
壬戌三年　癸亥四年　甲子五鳳元年
乙丑二年　丙寅三年　丁卯四年
戊辰甘露元年　己巳二年　庚午三年
辛未四年
佛滅後九百年北天竺天親無著造瑜伽唯識等論
壬申黃龍元年
元帝諱奭宣帝子在位十六年改元者四行義悅民曰元
元帝癸酉初元元年　甲戌二年
乙亥三年　丙子四年　丁丑五年
戊寅永光元年　己卯二年　庚辰三年
辛巳四年　壬午五年　癸未建昭元年
甲申二年　乙酉三年　丙戌四年
丁亥五年　戊子竟甯元年
成帝諱驁元帝子在位二十六年改元者七安民立政曰成
成帝己丑建始元年　庚寅二年

辛卯三年　壬辰四年　癸巳河平元年
甲午二年　乙未三年　丙申四年
丁酉陽朔元年　戊戌二年　己亥三年
庚子四年　辛丑鴻嘉元年　壬寅二年
癸卯三年　甲辰四年　乙巳永始元年
丙午二年　丁未三年
戊申四年

祖付鳩摩羅多法　示寂

祖領徒至大月氏國。見一婆羅門舍有異氣。祖將入彼舍。舍主鳩摩羅多問曰。是何徒衆。祖曰。是佛弟子。彼聞佛號。心神竦然。即時閉戶。祖良久扣其門。羅多云。此舍無人。祖曰。答無者誰。羅多聞語。知是異人。遽開關延接。祖曰。昔世尊記曰。吾滅後一千年。有大士出見於月氏國。紹隆玄化。今汝值吾。應斯嘉運。於是鳩摩羅多發宿命智。投誠出家。授具訖。付法偈曰。有種有心地。因緣能發萌。於緣不相礙。當生生不生。祖付法已。踴身虛空。見十八變。化火三昧。自焚其身。衆以舍利建塔

第十九世祖

鳩摩羅多尊者。大月氏國婆羅門之子也。昔爲自在天人。見菩薩瓔珞。忽起愛心。墮生忉利。聞憍尸迦說般若波羅蜜多。以法故升梵天。以根利故善說法要。諸天尊爲導師。以繼祖時至。降月氏國。受舍多尊者記。

成帝己酉元延元年

第十九世祖鳩摩羅多尊者嗣宗統三十四年

庚戌二年

祖住世傳法

辛亥三年　壬子四年

都水使者劉向集列仙傳。檢藏得梵本佛經六十餘卷。編入仙傳。

癸丑綏和元年

甲寅二年

哀帝諱欣。元帝庶孫。在位六年。改元者二。恭仁短折曰哀。

哀帝乙卯建平元年　丙辰二年

丁巳三年　戊午四年　己未元壽元年

庚申二年

平帝諱衎。元帝庶孫。在位五年。改元者一。布綱治紀曰平。

平帝辛酉元始元年　壬戌二年

癸亥三年　甲子四年　乙丑五年

孺子嬰宣帝玄孫立三年

丙寅居攝元年　丁卯二年　戊辰初始元年

己巳新莽始建國元年　庚午二年　辛未三年

壬申四年　癸酉五年　甲戌天鳳元年

乙亥二年　丙子三年　丁丑四年

戊寅五年　己卯六年　庚辰地皇元年

辛巳二年

壬午三年　是年漢立春陵戴侯之曾孫玄。改元更始。後詔封爲淮陽王。

祖付闍夜多法　示神變入寂

祖至中天竺國。有大士名闍夜多。問曰。我家父母素信三寶。而常縈疾瘵。凡所營作。皆不如意。而我鄰家久爲旃陀羅行。而身常勇健。所作和合。彼何幸而我何辜。祖曰。何足疑乎。且善惡之報有三時焉。凡人但見仁夭暴壽。逆吉義凶。便謂亡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隨。毫釐靡忒。縱經百千萬劫。亦不磨滅。時闍夜多聞是語已。頓釋所疑。祖曰。汝

雖已信三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依識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心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法門可與諸佛同矣一切善惡有爲無爲皆如夢幻闍夜多承言領旨卽發宿慧懇求出家既受具祖告曰吾今寂滅時至汝當紹行化跡付法眼偈曰性上本無生爲對求人說於法既無得何懷決不決又云此是妙音如來見性清淨之句汝宜傳布後學言訖卽於座上以指爪剺面如紅蓮開出大光明照耀四衆而入寂滅闍夜多建塔以奉全身

祥符蔭曰大道不言禍福至理自有休咎吉凶影響善慶惡殃書傳亦明言之矣但三時交互毫釐靡忒非智眼周知不能洞悉觀祖之言世有疑者可憭然矣若能了知業識依心心本清淨則靈心知性立命知天一切自由又豈有心外之惑乎

宗統編年卷之五

宗統編年卷之六

第二十世祖

闍夜多尊者北天竺國人也智慧淵沖化導無量

癸未更始元年

甲申二年

第二十世祖闍夜多尊者嗣宗統五十二年

祖住世傳法

東漢

光武皇帝 諱秀復興漢室在位三十三年改元者二能紹前業曰光克定禍亂曰武

光武乙酉建武元年　丙戌二年

丁亥三年　戊子四年　己丑五年

庚寅六年　辛卯七年　壬辰八年

癸巳九年　甲午十年　乙未十一年

丙申十二年　丁酉十三年　戊戌十四年

己亥十五年　庚子十六年　辛丑十七年

壬寅十八年　癸卯十九年　甲辰二十年

乙巳二十一年　丙午二十二年　丁未二十三年
戊申二十四年　己酉二十五年　庚戌二十六年
辛亥二十七年
佛滅後一千年此後東土應化諸聖賢相次迭論明道
壬子二十八年　癸丑二十九年　甲寅三十年
乙卯中元元年　丙辰二年　京師醴泉出飲者疾愈
丁巳三年
明帝諱莊光武帝子在位十八年改元者一照臨四方曰明
明帝戊午永平元年　己未二年
庚申三年
辛酉四年
帝感夢金身光臨殿廷命使西行尋求佛經　發明
昔帝感夢見時至緣應也如來滅度已千餘年大法東漸羣機啓廸然後禪宗應運直接上根無上法利自帝肇之謂非靈山會上親承付屬而能然乎
帝夢神人金身丈六項有日光飛行殿廷欣然悅之博問羣臣通人傅毅對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曰佛飛行虛空身有神光帝之所夢將毋是乎帝悅然遣中郎將蔡愔博士王遵秦景等一十八人往大月氏中天竺國尋求佛法

別證　梓潼帝君云予受業報爲邛池龍羈于積水之下連年旱虐水復爲泥身既廣大無穴可容烈日上臨內外熱惱諸鱗甲中各生小蟲咂囓困苦一日晨涼天光忽開五色雲氣浮光而過中有瑞相紺髮螺旋念容月瑩山靈河伯萬衆稽首讚歎喜躍動天地天香繚繞隨處生春予乃仰首哀號乞垂救度萬靈諸聖咸謂予曰此西方大聖正覺世尊釋迦文佛也今以教法流行東土隨致化身將往中國爾既遭逢宿業可脫予乃身自踴躍入天光中具陳往昔報應之理世尊答言善哉帝子汝于向來孝家忠國又復憫世生渡持心因果未周讐敵相爭以人我相與殘忍還怒于物業債當償今復自悔欲求解脫汝于此時復有寃親之想與夫瞋恚愚癡念否予聞至理心地開明內外豁然如虛空住自顧其身隨念消滅復爲男子得灌頂智予歸依焉

祥符蔭曰詳夫佛氏之爲教也本乎一心成於萬行不住於相不滯於空見天人之原明死生之致於世有益於人無損乃徒執其形迹而不究其指歸謂之爲空謂之爲棄倫遺世謂之爲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是亦未嘗就當人之身心生死而切實思之者也夫今此身生何以生死何以死不可茫茫無著也此心之體何所際何以能盡其量不可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也佛教非空也以不執著萬行爲相猶如世之大功不宰也佛非棄倫遺世也

正思以道報夫君親四重之恩而思以道脫此愛憎牽纏之苦也至於不耕不織亦復何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於爲道也佛未嘗强人之不欲也道未嘗不可以隨地而求也今之不信佛而弁棄絕夫道也謂之何哉

或問祥符曰禪宗何以不徑來此土而先之以夢感經像何也且佛何以不見化此土而化之以像法又何也祥符曰佛雖大慈不應無緣道雖本有必須機感佛生西竺尙然說法四十九年曲引羣生漸令純熟各各諦信知有不疑而後拈花微笑始暢出世本懷況此土衆生心思剛强根器不一驟以無上大道直指示之夫孰從而信之行之哉以故像法先來示夢感動亦猶四十九年之垂慈也歷年四百六十餘年經律廣演人人知有然後達摩於梁大通元年傳佛心印而來直接上根廣設法藥亦猶佛之末後拈花也此土衆生未嘗有緣感佛此佛所以不見化此土也此土衆生雖未嘗於佛有緣而佛運無緣慈廣度衆生此以像法化之而信者疑者讃之謗之俱沾其法化也故曰謗佛是成佛因謗之之久則自信矣唯弁不知謗則猶遠之遠矣奈之何哉

壬戌五年　癸亥六年　甲子七年

乙丑八年　丙寅九年　丁卯十年

戊辰十一年

使奉像經還

愔等從天竺求得優塡王所畫佛像及四十二章經並請沙門摩騰竺法蘭同歸十二月三十日至洛陽帝問騰曰法王出世何以化不及此騰對曰迦毗羅衞國者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之中心也三世諸佛皆在彼生乃至天龍鬼神有願行者皆生於彼受佛正化咸得悟道餘處衆生無緣感佛佛不往也佛雖不往光明及處或五百年或一千年外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化導之帝信重之詔立寺於西雍門外額曰白馬奉供佛像壁畫千乘萬騎莊嚴圍繞又於南宮淸涼臺及開陽城門上圖佛儀像以示臣民　按唐沙門道宣後漢傳譯佛經錄序曰教流源起實

本姬周秦政殄之遺蹤間出劉向校書天祿閣往往見有佛經及向刪列仙傳云七十四人已見佛經據此則經法之來及應化之士不自漢明之世但以自此已後敎乃大顯三寶昭然故肇列之

己巳十二年

庚午十三年

沙門竺法蘭譯出本行經幷十地斷結四十二章經

此譯經之始故書

辛未十四年

五嶽諸山表請焚經驗法　道士呂惠通等感化出家

此震旦出家之始

正月一日五嶽道士上表曰五嶽十八山觀太上三洞弟子褚善信等一千三百一十人死罪上言臣聞太上無形無名無極無上虛無自然大道出於造化之前上古同遵百王不易今陛下道邁羲皇德高堯舜竊承陛下棄本逐末求敎西域所事乃是胡神所說不參華夏願陛下恕臣等罪聽與試驗臣等諸山道士多有徹視遠聽博通經典從元皇已來太上羣錄太虛符呪無不綜練達其涯極或策使鬼神呑霞飮氣或入火不燒履水不溺

□□□疑法亂正更勘

□疑邪

或白日昇天隱形不測至於方術無所不能願與其比校一則聖上意安二則得辨眞僞三則大道有歸四則不亂華俗臣等若比對不如任聽重決如其有勝乞除虛妄勅遣尙書令宋均引入長樂宮以今月十五日可集白馬寺道士等便置三壇壇別開二十四門南嶽道士褚善信華嶽道士劉正念恒嶽道士桓文度岱嶽道士焦德心嵩嶽道士呂惠通霍山天目山五臺山白鹿等八山道士祁文信等都合六百九十人各持靈寶眞文太上玉訣三元符籙等五百九卷置於西壇茅成子許成子黃子老子等二十七家子書有三百三十五卷置於中壇饌食奠祀百神置於東壇帝時御行殿在寺南門以佛舍利經像置於道西十五日齋訖道士等以柴荻和檀沉香爲炬繞經而泣曰臣等上啓太極大道元始天尊衆仙百靈今胡□□□人主信□正敎失蹤玄風墜緒臣等敢置經壇上以火取驗欲使開示羣心得辨眞僞使縱火焚經經從火化悉成灰燼道士等相顧失色大生怖

懼將欲昇天隱形者無力可能禁劾鬼神者呼策不應各懷赧愧南嶽道士費叔才自感而死太傅張衍語褚善信曰卿等所試無驗即是虛妄宜就西來眞法善信曰茅成子云太上者靈寶天尊是也造化之初謂之太素斯豈妄乎衍曰太素有貴德之名無言教之稱今子說有言教即爲妄也信便默然次將梵本火然赫奕不燬時佛舍利光明五色直上空中旋環如蓋遍覆大衆映蔽日光摩騰法師踴身高飛坐臥在空廣見神變於時天雨寶華在佛僧上又聞天樂感動人情大衆咸悅歎未曾有皆繞法蘭請說法要蘭乃出大梵音歎佛功德亦令大衆稱三寶說善惡諸業皆有果報六道三乘諸相不一以說出家功德其福最高初立佛寺同梵福量時有司空陽成侯劉峻與諸士庶等千餘人出家及四嶽諸山道士呂惠通等六百二十人出家徐夫人王婕妤等與諸宮人婦女等二百三十人出家至月末以來日日供設種種行施法衣瓶器並出所司便立十寺七寺安僧在城外三寺安尼在雒城內唐太宗焚經臺時門徑蕭蕭長綠苔一回登此一徘徊青牛謾說函關去白馬親從印土來確實是非憑烈燄要分眞僞築高臺春風也解嫌狼籍吹盡當年道教灰祥符蔭曰凡人習常見近不有生疑孰啓信梵經角法焉知非乘權示見以顯大法之正眞廸群生之信向乎顯宗之朝躬幸辟雍養老問難王侯子弟莫不受經殊方遣子入學洋洋濟濟蓋文明盛大之廷也使佛法果有一毫虛僞邪僻彼桓榮李躬之倫見識備遂不逮今時之人而昧昧無言乎至其威德光明昭示一切使目擊者心歸抗衡者意伏決非有術而能使之然也後起者可以思矣

壬申十五年　　癸酉十六年

甲戌十七年

祖付婆修盤頭正法眼藏　示神變入滅

月支國王躬詣問法祖曰大王來時好道今去亦如來時王歎服後至羅閱城敷揚頓教彼有學衆惟尙辯論爲之首者名婆修盤頭此云偏行常一食不

臥六時禮佛清淨無欲爲衆所歸祖將欲度之先問彼衆曰此偏行頭陀能行梵行可得佛道乎衆曰我師精進何故不可祖曰汝師與道遠矣設苦行歷於塵劫皆虗妄之本也衆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譏我師祖曰我不求道亦不顚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慾心無所希名之曰道時偏行聞已發無漏智歡喜讚歎祖又語彼衆曰會吾語否吾所以然者爲其求道心切夫絃急則斷故吾不讚令其安住樂地入諸佛智復告偏行曰吾適對衆挫抑仁者得無惱於衷乎偏行曰我憶念七劫前生常安樂國師於智者月淨記我非久當證斯陀含果時有大光明菩薩出世我以老故策杖禮謁師叱我曰重子輕父一何鄙哉時我自謂無過請師示之師曰汝禮大光明菩薩以杖倚壁畫佛面以此過慢遂失二果我責躬悔過以來聞諸惡言如風如響況今獲聞無上甘露而反生熱惱耶惟願大慈以妙道垂誨祖曰汝久植衆德當繼

吾宗聽吾偈曰言下合無生同於法界性若能如是解通達事理竟祖付法已於其座上以首倒植象娑羅樹枝奄然而化衆欲闍維百千人舉之不能乃至諸羅漢以神力舉之亦不能動衆乃炷香祝之遂頹然委地闍維收舍利建塔

第二十一世祖

婆修盤頭尊者羅閱城人姓毗舍佉父光蓋母嚴一家富無子禱於佛塔夢呑明暗二珠因孕經七日有羅漢名賢衆至其家光蓋設禮賢衆端坐受之嚴一出拜賢衆避席云回禮法身大士光蓋疑之賢衆曰汝婦懷聖子當爲世慧燈日故吾避之然當一乳而生二子一名婆修盤頭則吾所尊者也二名芻尼昔如來雪山修道芻尼巢於頂上佛既成道芻尼受報爲那提國王佛記云汝至第二五百年生羅閱城毗舍佉家與聖同胞今無爽矣後果誕二子尊者婆修盤頭年十五禮光度羅漢出家感毗婆訶菩薩與之授戒後於闍夜多尊者得法

明帝乙亥永平十八年

第二十一世祖婆修盤頭尊者嗣宗統四十三年

章帝諱炟明帝子在位十三年改元者三溫克令儀曰章

章帝丙子建初元年

祖住世傳法

丁丑二年　戊寅三年　己卯四年

庚辰五年　辛巳六年　壬午七年

癸未八年　甲申元和元年　乙酉二年

丙戌三年　丁亥章和元年　戊子二年

和帝諱肇章帝子在位十七年改元者二不剛不柔曰和

和帝己丑永元元年　庚寅二年

辛卯三年　壬辰四年　癸巳五年

甲午六年　乙未七年　丙申八年

丁酉九年　戊戌十年　己亥十一年

庚子十二年　辛丑十三年　壬寅十四年

癸卯十五年　甲辰十六年

殤帝諱隆和帝少子在位一年

和帝乙巳元興元年

丙午延平元年

安帝諱祜章帝曾孫在位十九年改元者五寬容和平曰安

安帝丁未永初元年　戊申二年

己酉三年　庚戌四年　辛亥五年

壬子六年　癸丑七年　甲寅元初元年

己卯二年　丙辰三年

丁巳四年景德傳燈錄作殤帝十二年者誤

祖付摩拏羅正法　示寂

祖行化至那提國彼王名常自在有二子長名摩訶羅次名摩拏羅王問祖曰羅閱城土風與此何異祖曰彼曾三佛出世今王國有二師化導王曰二師者誰祖曰佛記第二五百年有二神力大士出家繼聖一卽王之次子摩拏羅吾雖德薄亦當其一初那提國有惡象為害拏羅生而象息至是三十年矣人尙不知其所以息王方同祖語忽使者報有衆巨萬逼城王憂之祖曰拏羅出患解矣王試命拏羅出拏羅遂出城南向衆撫腹大喝城為震動羣衆顛仆頃皆離散至是人始知三十年

之安以拏羅也王大敬信命拏羅依祖出家祖卽與授具付法偈曰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付法已踴身高半由旬屹然而住四衆告曰願尊者無爲神通我輩欲收舍利遂復座入寂闍維舍利建塔

第二十二世祖

摩拏羅尊者姓刹帝利父常自在王命依盤頭尊者出家傳法

安帝戊午元初五年

第二十二世祖摩拏羅尊者嗣宗統 四十八年

己未六年

祖住世傳法

庚申永寗元年　辛酉建光元年　壬戌延光元年

癸亥二年　甲子三年　乙丑四年

順帝 諱保安帝子在位十九年改元者五慈和徧服曰順

順帝丙寅永建元年　丁卯二年

戊辰三年　己巳四年　庚午五年

辛未六年　壬申陽嘉元年　癸酉二年

甲戌三年　乙亥四年　丙子永和元年

丁丑二年　戊寅三年　己卯四年

庚辰五年

辛巳六年 時有張陵在蜀自號天師作道書二十四卷論章醮之法章醮起此

壬午漢安元年　癸未二年　甲申建康元年

冲帝 諱炳順帝子在位一年

乙酉永嘉元年

質帝 諱纘章帝玄孫在位一年

丙戌本初元年

桓帝 諱志章帝曾孫在位二十一年改元者七克敵服遠曰桓

桓帝丁亥建和元年

沙門支婁迦讖譯經 譯者翻譯也謂翻譯西竺之語轉成東震之言又譯之言易也謂以此方之言易顯彼土之法也周禮掌四方之語各有其官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今通西言而云譯者蓋漢世多事北方而譯官兼善西語故摩騰始至譯四十二章經後遂因之也佛經東來歷朝設立譯場命官分職各有專司合而翻譯錯綜經文乃成一譯主明練顯密通貫華梵者主之次筆受通明竺乾字學者主之次綴文學通三藏義博羣書者主之次度語詳核言音者主之次證梵明洞竺乾事理知華語不失梵義者主之次證禪語會心宗明法大意者主之次潤文通內外學明達佛旨者主之次證義考證文義辨對明審者主之次校勘次監護以上諸員漢唐歷代上自帝王公卿鴻儒

碩士。方充是任。蓋重慎之至也。陳思王曹植。每讀佛經。留連嗟玩。以爲至道之宗。轉讀七聲。升降曲折。淸颺和婉。因倣演之以爲梵唄

識月支國人。以是年來洛陽。同河南淸信士孟福張蓮等共譯出經二十一部合六十三卷。至中平年訖。發明大法東來宣譯者廣。難以具書。書其大者。以槩其餘。爲欲詳檢者。有歷代三寶記及大唐內典等書可考也

戊子二年

己丑三年

沙門安淸來洛邑等處譯經

淸安息國王太子。名淸。字世高。讓位出家。以是年振錫來儀。至於洛邑。廣事宣譯。到靈帝時。二十餘年。共譯出經一百七十六部。合一百九十七卷

桓帝庚寅和平元年

辛卯元嘉元年

佛滅後一千一百年此後西竺東震諸賢聖相次譯經弘法

壬辰二年　癸巳永興元年　甲午二年

乙未永壽元年　丙申二年　丁酉三年

戊戌延熹元年　己亥二年　庚子三年

辛丑四年　壬寅五年　癸卯六年

甲辰七年

乙巳八年

祖化度西印土王出家證果

祖付鶴勒那正法　示寂

祖至西印土。彼國王名得度。瞿曇種族。事佛精進。一日於行道處。忽見一塔。高尺四寸。欲舉以供養。竭衆力莫能舉。王大會四衆。問所由。衆莫能知。祖曰。此阿育王塔。感王精進。故見耳。王曰。敢問法要。祖曰。佛法能具七事。去三物乃可學。王問三物七事爲何。祖曰。所去三物。貪嗔癡。所具七事。大慈歡喜無我勇猛饒益降魔無證人。所以明了不明了。以此耳。王聞已曰。至聖難逢。世樂非久。即傳位太子。出家七日而證四果。祖深加慰誨曰。汝居此國。善自度人。今異域有大法器。吾當往化。得度曰。師應跡十方。動念當至。甯勞往耶。祖曰。然。於是焚香遙語月支國鶴勒那比邱曰。汝敎道鶴衆。道果將證。宜自知之。時鶴勒那爲彼國王寶印說修多羅

偈忽覩異香成穗王曰是何祥也曰西印土摩拏羅尊者將至此信香也王與鶴勒那俱西嚮作禮祖亦以手東向三點於地答之即辭得度與其具通衆淩虛趣月支國鶴勒那與寶印迎祖至王宮供養異日鶴勒那問祖曰我止林間已經九白（印土以一年爲一白）有弟子龍子者幼而聰慧我於三世推窮莫知其本祖曰此子於第五劫中生妙喜國婆羅門家嘗以栴檀施於佛宇作槌撞鐘受報聰敏爲衆欽仰又問我有何緣而感鶴衆祖曰於第四劫中嘗爲比邱當赴會龍宮汝諸弟子咸欲隨從汝觀五百衆中無有一人堪任妙供時諸弟子曰師嘗說法於食等者於法亦等今既不然何聖之有汝即令赴會坐是濫食報爲羽族師弟夙緣故今相隨鶴勒那曰以何方便令彼解脫祖曰吾有無上法寶汝當聽受化未來際乃說偈曰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鶴衆聞偈飛鳴而去祖即踴身空中呈十八變返座指地發一神泉復說偈曰心地淸淨泉能潤於一切從地而湧出偏濟十方世（宗鏡作徧滿十方際）偈已泊然寂滅鶴勒那與寶印王建塔以奉全身

第二十三世祖

鶴勒那尊者月支國人姓婆羅門父千勝母金光以求子禱於七佛金幢夢須彌頂有神童持金環云我來攻誕而天雨華國王以其有神徵乳於宮中宮嬪育之即分身各爲其子有千許王曰我無儲嗣將育爾爲太子今者千身孰爲正子哉言已一子放光忽皆不見而見於其父母家王莫能如何七歲覩民間淫祀怒其宰殺入廟叱之廟貌遂隳鄉黨稱之爲聖子至年二十二出家棲一林間九白誦大般若感鶴衆相隨三十得法於摩拏羅尊者

桓帝丙午延熹九年

第二十三世祖鶴勒那尊者嗣宗統（四十三年）

丁未永康元年

佛教至東土一百年

祖住世傳法

靈帝諱宏章帝玄孫在位二十二年改元者四

靈帝戊申建寧元年		己酉二年
庚戌三年	辛亥四年	壬子熹平元年
癸丑二年	甲寅三年	乙卯四年
丙辰五年	丁巳六年	戊午光和元年
己未二年	庚申三年	辛酉四年
壬戌五年	癸亥六年	
甲子中平元年	黃巾作亂	乙丑二年
丙寅三年	丁卯四年	戊辰五年

獻帝諱協靈帝子在位三十一年改元者三聰明睿智曰獻

獻帝己巳初平元年　牟子作理惑論（牟子未詳名字漢初平中選世求志篤信佛教著理惑論三十七篇極其明白梁律師僧祐收載弘明集）

庚午二年	辛未三年	壬申四年
癸酉興平元年	甲戌二年	乙亥三年
丙子建安元年	丁丑二年	戊寅三年
己卯四年	庚辰五年	辛巳六年
壬午七年	癸未八年	甲申九年
乙酉十年	丙戌十一年	丁亥十二年

戊子十三年

己丑十四年

祖爲中印土無畏王說法

祖付師子比邱法眼、示寂

祖行化至中印土。爲其王無畏海說法。感日月天子禮拜其前。王目見之。乃問祖日月國土總有多少。祖曰。千釋迦所化世界。各有百億迷盧日月。我若廣說。卽不能盡。王聞忻然。時祖演無上道。度有緣衆。有上足龍子早夭。其兄師子博通强記。事婆羅門。將葬龍子而衆力舉其柩不能動。祖謂師子曰。昔汝弟欲冥福汝。而塑一佛像。汝方信婆羅門。投於地。今汝弟雖謝世。猶欲感悟汝。故示斯異。汝亟供像柩斯舉矣。師子奉命而柩舉。未幾婆羅門師死。師子乃歸依尊者。問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祖曰。汝欲求道。無所用心。曰。既無用心。誰作佛事。祖曰。汝若有用。卽非功德。汝若無作。卽是佛事。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故師子聞是語已。卽入佛慧。時祖忽指東北問曰。是何氣象。師子曰。我見

氣如白虹貫乎天地復有黑氣五道橫亘其中祖日其兆云何曰莫可知矣祖曰吾滅後五十年北天竺國當有難起嬰在汝身吾將滅巳今以法眼付囑於汝善自護持乃說偈曰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可得得時不說知師子比邱聞偈欣愜然未曉將罹何難祖乃密示之言訖見十八變而歸寂闍維畢分舍利各欲與塔祖復見形空中而說偈曰一法一切法一切一法攝吾身非有無何分一切塔大衆聞偈遂不復分就獻都場而建塔

第二十四世祖

師子比邱尊者中印度人姓婆羅門

獻帝庚寅建安十五年

第二十四世祖師子比邱尊者嗣宗統五十年

辛卯十六年

祖住世傳法

壬辰十七年　癸巳十八年　甲午十九年

乙未二十年　丙申二十一年　丁酉二十二年

戊戌二十三年　己亥二十四年

庚子二十五年　是年十月魏曹丕廢帝爲山陽公稱魏黃初元年

後漢

昭烈皇帝　諱備卽帝位於蜀在位三年改元者一明德有勞曰昭有功安民曰烈

昭烈皇帝辛丑章武元年魏黃初二年

壬寅二年　吳黃武元年孫權稱大帝於吳

優婆塞此云近事男　支謙譯維摩等經

謙字恭明月支國人漢末遊洛受業於支亮亮字紀明受業於支讖時稱天下博知不出三支謙細長黑瘦眼多白而睛黃時人爲之語曰支郞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避亂歸吳孫權聞其才慧拜爲博士使輔導東宮謙以大敎雖行而華梵未盡翻譯之美旣妙善方言乃廣收衆經舊本從黃武元年迄建興末年其間首尾三十餘載共譯經一百二十九部一百五十二卷備得聖義詞旨文雅

癸卯三年　帝禪建興元年

後皇帝　諱禪昭烈帝子在位四十一年改元者四

後皇帝甲辰建興二年　乙巳三年

丙午四年　丁未五年 魏明帝叡泰和元年

戊申六年　己酉七年

庚戌八年 吳黃龍元年　辛亥九年

壬子十年 吳嘉禾元年　癸丑十一年 魏青龍元年

甲寅十二年　乙卯十三年

丙辰十四年　丁巳十五年 魏景初元年

戊午延熙元年 吳赤烏元年　己未二年

庚申三年 魏少帝芳正始元年　辛酉四年

壬戌五年　癸亥六年

甲子七年　乙丑八年

丙寅九年　丁卯十年 吳赤烏十年

沙門康僧會感得舍利放光吳主信禮造建初寺 建寺

不書此書以康僧感化故也

康僧會康居國大丞相長子世居天竺事親孝出家勵行甚峻爲人弘雅有識量篤志好學明達三藏博覽六經天文圖緯多所綜涉杖錫東遊以吳赤烏十年初達建業營立茅茨設像行道時吳初覩沙門未知其道疑爲矯異有司奏聞權乃召會問有何靈驗會曰如來遷迹忽已千年遺骨舍利神曜無方昔阿育王起塔八萬四千夫塔寺之興以表遺化也權以爲誇誕乃謂會曰若得舍利當爲造塔如其虛妄國有常刑會乃三七精誠果獲舍利擧朝集觀五色光炎照曜上騰權大肅然驚禮曰希有之瑞也乃卽爲建塔以始有佛寺號建初寺因名其地爲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興

戊辰延熙十一年　己巳十二年 魏嘉平元年

律師曇摩迦羅 此云法時 譯僧伽戒本　發明 如來滅後戒乃大師

震旦戒法始此故書

佛教初來未知戒律比丘出家剪髮而已曇摩迦羅及曇無德等精善律宗乃立羯磨 此云作法懺悔 受具足也謂戒法具足　中夏戒律始此

庚午十三年　辛未十四年 吳太元元年

佛滅後一千二百年

壬申十五年 吳元鳳元年權薨　癸酉十六年 吳亮立改元建興

甲戌十七年 魏廢帝髦正元元年 吳五鳳元年

乙亥十八年　丙子十九年 魏甘露元年吳泰平元年

丁丑二十年　戊寅景耀元年（吳主亮廢休立改元永安）

己卯二年

祖付婆舍斯多正法　示償宿業

祖遊化至罽賓國有沙門波利迦（或云波黍迦）本習小乘禪觀其學徒有五曰禪定曰知見曰執相曰捨相曰不語祖謂持不語者曰佛教勤行般若執爲不語而反佛說耶謂捨相者曰佛教威儀具足梵行清白豈捨相耶謂執相者曰佛土清淨自在無著何執相耶謂知見者曰諸佛知見無所得故此法微妙覺聞不及無爲無相何知見耶四衆皆服從惟禪定師達摩達者聞四衆義屈憤悱而來祖曰仁者習定何當來此既至於此何云習定彼曰我雖來此心亦不亂定隨人習豈在處所祖曰仁者既來其習亦至既無處所豈在人習彼曰定習人故非人習定我當來此其定常習祖曰人非習定定習人故當自來時其定誰習彼曰如淨明珠內外無翳定若通達必當如此祖曰定若通達一似明珠今見仁者非珠之徒彼曰其珠明徹內外悉定我心不亂猶若此淨祖曰其珠無內外仁者何能定穢物非動搖此定不是淨達摩達聞已遂作禮曰我於學道蓋虛勞耳尊者幸有以教我愍懇哀請祖曰諸佛禪定無有所得諸佛覺道無有所證是眞解脫酧因答果世之業報於此法中悉不如是達摩達曰蒙祖開悟心地朗然祖既攝五衆名聞遐邇方求法嗣遇一長者引一子問祖曰此子名斯多當生便拳左手年二十矣終未能舒願尊者示其宿因祖覩之卽以手接曰可還我珠童子遽開手奉珠衆皆驚異祖曰吾前報爲僧有童子名婆舍吾嘗赴西海齋受䞋珠付之今還吾珠理固然矣長者遂令出家祖會衆圓具授以前緣故名婆舍斯多祖卽謂之曰吾師密有懸記罹難非久如來正法眼藏今當付汝汝應保護普潤來際偈曰正說知見時知見俱是心當心卽知見知見卽於今祖說偈已以僧伽棃密付斯多俾之他國隨機演化斯多受教直抵南天祖謂難不可以苟免獨留罽賓時本國有外道二人一名摩

日多二名都落遮學諸幻法欲共謀亂誑爲釋子潛入王宮其王彌羅崛遂滅毁釋教秉劍至尊者所問曰師得蘊空否祖曰已得蘊空王曰離生死否祖曰已離生死王曰既離生死可施我頭祖曰身非吾有何恡於頭王即揮刃斷尊者首白乳湧高數尺王之右臂旋亦墮地七日而終太子光首歎曰吾父何故自取其禍延衆懺悔時象白山有仙人深明因果言師子與羅崛往世皆爲白衣以嫉法勝故陰戕於崛乃今償焉遂以祖報體建塔

祥符蔭曰佛祖俱償定業非定業不可逃也大人境界順逆等觀刀割香塗施受平等業既定矣佛祖尙不可逃衆生豈可恬然日造而不知懼乎且世間嬌嬌自好者尙且恩怨分明況佛祖出世導師宿業不償而以通力免乎酧因答果世之業報於此法中悉不如是祖蓋明言之矣業性本空夢幻何有又豈可徒以世間情見測之耶至付法藏傳等諸書之謬妄（敎家謂師子尊者償業相傳法人於此便絕云）前賢已詳證之茲不復論

考定　東山契嵩傳法正宗論云祖償宿業以甲歷計之當在丁卯爲魏少帝芳正始八年吳赤烏十年今以鶴勒那祖明示吾滅後五十年北天竺有難嬰在汝身之言考之祖寂于前漢獻帝己丑建安十四年至後漢己卯景耀二年正當五十年定祖償業於是年與寶林傳等書相合爲不謬東山蓋一時之訛也

宗統編年卷之六

宗統編年卷之七

第二十五世祖

婆舍斯多尊者罽賓國人姓婆羅門父寂行母常安樂初母夢得神劍因而有妊既誕拳左手後遇師子尊者付法

後帝庚辰景曜三年（魏景元元年）

第二十五世祖婆舍斯多尊者嗣宗統（六十七年）

辛巳四年

祖化伏外道潛隱南天

祖至中印度國王迦勝設禮供養有外道無我尊

先爲王禮重乃於王前論義冀勝祖自重謂祖曰我解默論不假言說祖曰孰知勝負彼曰不爭勝負但取其義祖曰汝以何爲義彼曰無心爲義祖曰汝旣無心豈得義乎彼曰我說無心當名非義祖曰汝說無心當名非義我說非心當義非名彼曰當義非名誰能辨義祖曰汝名非義此名何名彼曰爲辨非義是名無名祖曰名旣非名義亦非義辨者是名當辨何物如是往返五十九番外道杜口信伏祖念師子尊者遇難卽辭王南邁至南天潛隱山谷王天德迎請供養王有二子長曰德勝凶暴而色力充盛次曰不如蜜多和柔而常嬰疾苦王以問祖爲陳因果王敬信受有呪術師忌祖置毒食中祖知而食之彼反受毒遂投出家

沙門朱士衡於洛講道行般若經（東震講經之始）

壬午五年　癸未炎興元年（是歲漢亡）

甲申（魏咸熙 吳興元）元年　乙酉（魏咸熙二年卽晉太始元年 吳甘露元年）

沙門曇摩羅奈譯經

沙門曇摩羅奈晉言法護本姓支月支國人歷西域解三十六國語及書從天竺國賚梵冊來因居燉煌遂稱竺氏後詣洛陽江左起太始元年迄永嘉二年譯出般若法華等經共二百一十部合三百九十四卷

晉（都洛陽 司馬氏）

武帝（諱炎廢魏主奐爲陳留王帝爲世祖武皇帝在位二十五年改元者三）

武帝丙戌太始二年（吳寶鼎元年）

丁亥三年

佛教來東土二百年

戊子四年　己丑五年

庚寅六年（吳建衡元年）　辛卯七年

壬辰八年（吳鳳皇元年）　癸巳九年

甲午十年　乙未咸甯元年

丙申二年（吳天璽元年）　丁酉三年（吳天紀元年）

戊戌四年　己亥五年

沙門僧會寂（舊僧寂始此）

武帝庚子太康元年　（是歲吳亡）

辛丑二年

會稽鄮縣舍利塔從地感見　發明塔寺不書此書以感異也

幷州離石人劉薩訶生畋家弋獵為業得病死甦見一梵僧語曰汝罪重應入地獄吾愍汝無知且放汝今洛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古塔及浮江石像悉阿育王所造可勤求禮懺罪得消滅醒後改革前習出家學道更名慧達如言南行至會稽海畔山澤處處求覓莫識基緒悲塞煩惋投告無地忽於中夜聞土下鐘聲卽遷記其處剡木為刹三日間忽覽塔及舍利從地湧出靈塔相狀青色似石而非高一尺四寸方七寸五層露盤似西域于闐所造面開窗宇四周天全中懸金磬繞塔身上並是諸佛菩薩金剛聖僧等像狀極微細瞬目注睛乃有百千像見面目手足咸具備焉神力聖迹非人智所及也今在大銅塔內

壬寅三年　癸卯四年　甲辰五年

乙巳六年　丙午七年　丁未八年

戊申九年　己酉十年

惠帝諱衷武帝子在位十七年

惠帝庚戌永熙元年　辛亥元康元年

壬子二年

沙門法炬等譯經

炬等前後譯出樓炭等經共一百四十二卷

癸丑三年　甲寅四年　乙卯五年

丙辰六年　丁巳七年　戊午八年

己未九年　庚申永康元年

辛酉永甯元年自永寧之後所在十六國五涼四燕二趙三秦大夏幷蜀為十六國雜晉魏間

壬戌大安元年　癸亥二年

甲子永興元年漢高祖劉淵元熙元年成都王李雄建興元年

乙丑二年　丙寅光熙元年成都晏平元年

懷帝諱熾惠帝弟在位六年改元者一仁慈短折曰懷

懷帝丁卯永嘉元年　戊辰二年漢永鳳元年

己巳三年

庚午四年漢烈宗劉聰光興元年

沙門佛圖澄自西竺至洛陽　神異不測呪鉢生青蓮摹石勒石虎多所感化

辛未五年漢嘉平元年成玉衡元年　是年帝為劉曜所執遷于平陽

壬申六年帝遷平陽晉六年存正統也

愍帝諱業武帝孫在位四年改元者一在國遭憂曰愍

愍帝癸酉建興元年

石佛像浮海至吳郡迎供通玄寺　發明佛事雲興塔廟鼎建。神蹤異蹟。不可枚稱。昭垂東西。載有典章。故不具書。此書表異也

吳郡吳縣松江滬瀆口。漁者遙見海中有二人見浮遊水上。疑爲海神。延巫祝備牲牢迎之。風濤彌盛。駭懼而返。有奉佛居士吳縣華里朱膺聞之曰。將非大覺之降靈乎。乃潔齋共東靈寺尼及信佛者數人。至瀆口稽首迎之。風波遂靜。浮遊二人隨潮入浦。漸近漸明。乃知石像。將欲捧接。人力未展。飄然就起。便舁還通玄寺。看像背銘。一名維衛。一名迦葉。莫測時代。而書迹分明。以事表聞。朝廷勅聽留吳郡供養今蘇州開元寺石像是

甲戌二年　乙亥三年漢建元元年

丙子四年帝降漢西晉亡

西晉二京建寺一百八十所。譯經一十三人。共七十三部

東晉

元帝諱睿姓牛冒司馬氏在位六年始建國都曰元

元帝丁丑建武元年　戊寅大興元年漢光初元年

己卯二年漢改號趙後趙石勒建元　庚辰三年

辛巳四年　壬午永昌元年

明帝諱紹元帝子在位三年改元者一讀恕不行曰明

明帝癸未大甯元年　甲申二年

乙酉三年趙光初八年後趙七年

祖付不如蜜多正法　示寂

六年前德勝即位。惑外道說。因詰祖曰。師子尊者已遇罽賓國王難。何緣付法。祖出師子尊者所付僧伽棃示勝。勝命焚之。衣出五色光。薪盡如故。勝乃追悔致禮。初勝欲抑尊者不如蜜多往諫。因囚之。至是立出蜜多。蜜多遂求出家。祖問曰。汝欲出家當爲何事。蜜多曰。我若出家不爲其事。祖曰。不爲何事。蜜多曰。不爲俗事。祖曰。當爲何事。蜜多曰。當爲佛事。祖曰。王子智慧天至。必諸聖降迹。即度出家。侍祖六年。後於王宮受具。羯磨之際。大地震動。乃付法偈曰。聖人說知見。當境無是非。我今悟

眞性無道亦無理不如蜜多受偈已問衣可傳乎
祖曰此衣爲難故假以證明汝身無難化被十方
何假傳衣不如蜜多作禮祖見神變化三昧火自
焚平地舍利可高一尺德勝王建浮圖閟之

成帝 諱衍明帝子在位十七年改元者二安民立政曰成

第二十六世祖

不如蜜多尊者姓刹帝利南印度王子

成帝丙戌咸和元年

第二十六世祖不如蜜多尊者嗣宗統 六十三年

法師西竺惠理至杭州 發明杭州建刹信法之始故書

理自西竺來初至杭見一山巖秀麗曰此吾中天
竺靈鷲山之小嶺也不知何年飛來佛在世時多
爲仙靈所隱洞中舊有白猿遂呼之應聲而出因
名其峯爲飛來卽其地建兩刹曰靈鷲靈隱杭州
佛法始此

丁亥二年

祖住世傳法

戊子三年 後趙太和元年 己丑四年 是年前趙亡

庚寅五年 後趙建平元年 辛卯六年 壬辰七年

癸巳八年 甲午九年 趙石弘延熙元年

乙未咸康元年 趙石虎建武元年 丙申二年

丁酉三年 戊戌四年 己亥五年

庚子六年 辛丑七年

壬寅八年

廷議沙門敬禮應否尙書令何充等詳議不應致拜

庾冰議僧應致拜王者尙書令何充等奏曰不變
其修善之法所以通天下之志也冰復謂矯形違
度抗俗傲禮非所以示名教也充等復奏曰潛操
冥修實有裨於王化忘身抱一未嘗見其貢高直
以出世之法超出情表歷代明聖不爲之制無虧
王度冰猶以爲不可復下制謂國體憲章尊卑宜
陳略其禮敬二之則亂充等三上章執奏曰漢魏
逮晉不聞異議尊卑憲度無或暫虧沙門守戒專
一不以形骸而慢禮敬國家待以師法出於自然
禮儀之外不令致拜是令專一守法也冰議遂寢

康帝 諱岳成帝弟在位二年改元者一溫柔好樂曰康

康帝癸卯建元元年　甲辰二年

穆帝 諱聃康帝子在位十七年改元者二布德執義曰穆

穆帝乙巳永和元年　丙午二年

丁未三年　戊申四年　己酉五年

庚戌六年　辛亥七年

佛滅後一千三百年

壬子八年　癸丑九年

甲寅十年 符秦健皇始元年都長安　乙卯十一年 秦主生壽光元年

丙辰十二年　丁巳升平元年 秦王符堅永興元年

戊午二年　己未三年 秦甘露元年

庚申四年　辛酉五年

哀帝 諱丕初封瑯琊王在位四年改元者二

哀帝壬戌隆和元年　癸亥興寧元年

甲子二年　乙丑三年 秦建元元年

帝奕 即位五年改元者一

帝奕丙寅太和元年

法師剡沃州山道林支遁寂

遁字道林。陳留關氏子。或曰河東林慮人。聰明秀徹。太原王濛。陳郡殷融。甚雅重之。家世事佛。蚤悟眞乘。隱餘杭山。沉思卓立。涉講肆。善標大意。而章句或脫略。謝安聞而喜之曰。此乃九方歅之相馬也。王洽。劉恢。殷浩。許詢。郄超。孫綽。桓彦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謝長遐。袁彦伯等。並一代名流。皆深塵外之契。還吳。華山立支山寺。今號支硎。晩欲入剡。時謝安爲吳興守。貽書曰。人生如寄。風流得意之事。頃爲都盡。終日慽慽。觸事惆悵。唯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王羲之時在會稽。素聞遁名。未之信。聞遁還剡。詣之。歎服不能已。請住靈嘉寺。俄於沃州小嶺立寺。處衆怠惰者。座右銘以勗之。晩移石城山。又立棲光寺。木食澗飲。多所撰述。講維摩於山陰。許詢爲都講。名流咸集。遁竪一義。衆謂詢無以措。詢設一難。亦謂遁不復能通。至竟兩家辨論精晰不窮。凡在聽者。無不心折。哀帝頻遣使徵請出都。止東安寺。涉三載。上書皇帝。許還東山。資給發遣。事事豐厚。一時名流並餞送焉。時蔡子叔先至。近遁而坐。謝安後至。値蔡暫起。

謝便移就其處蔡還舉謝席擲地謝不以介意其爲時賢所慕如此嘗有遺遁馬者受而養之或問之曰愛其神駿耳後有餉鶴者遁曰爾沖霄之物甯爲耳目之玩乎遂放之以太和元年閏四月四日終於剡春秋五十有三遁善草隷臨寂著切悟章落筆而逝

發明　像法東垂以後摩騰入漢以來晉魏之間碩德名流應化如雲難以悉書書其道韻冷然風標可見者數人以槩之若廣尋高蹤有列傳可考也

祥符蔭曰年來春秋之際每登支硎流覽林麓坐放鶴亭撫馬蹟坡未嘗不追懷高風逸韻於千載之下也嘗與品松道者從北峯瞻禮石塔嵯峨秀出於古松流泉之間制度精緻摩挲久之傳中載窆於餘姚塢此或公之衣鉢塔也明末淸初高松汰如中峯蒼雪二法師相次說法於其地二楞堂在焉趙高士凡夫劬支硎澗中石曰明月松間照淸泉石上流可爲公千秋寫照而汰蒼二公抑遁潛之流亞歟

丁卯二年

佛教來東土三百年

戊辰三年　己巳四年　庚午五年

簡文帝諱昱在位二年

簡文帝辛未咸安元年　壬申二年

孝武帝諱曜簡文帝子在位二十四年改元者二

孝武帝癸酉寧康元年

甲戌二年

法師剡岬山道潛寂

潛字法深瑯琊王氏丞相武昌郡公敦之弟也年十八出家二十四講法華大品聽衆恒滿五百永嘉初避亂渡江中宗元皇及肅宗明帝丞相王茂弘太尉庚元規竝欽風德尋隱剡山哀帝再詔暫起應之時簡文爲相彌敬潛常於簡文座中遇沛國劉惔惔嘲之曰道者何以遊朱門潛曰君自覩其朱門我無分於蓬戶潛素懷不樂乃啓還山時支公道林遣使求買岬山之側沃州小嶺欲爲幽棲之處潛答曰欲來輒給未聞巢由買山而隱春秋八十九寂於山館烈宗詔曰潛法師理悟虛遠風鑒淸貞棄宰相之榮襲染衣之素山居人外篤

勤匪懈方賴宣道以濟蒼生奄然遷化用痛於懷可賻錢十萬馳驛送葬孫綽以濬遠大之量似劉伯倫而高深之致劉所不及也沙門敕葬自濬始

乙亥三年

丙子太元元年

栴檀佛像到長安

丁丑二年太史奏有德星見外國分野當有聖人入輔

戊寅三年　己卯四年

庚辰五年

王晞出家答楊氏苕華書書何訓俗也

晞東莞名家子天姿秀發事親以孝聞年十六聘同郡楊德愼女字苕華姿容絕代墳籍淹通比玉臨風卿鄰馨羨將欲成禮晞忽感念世相無常捨俗出家更名僧度苕華聞之乃貽度書謂髮膚不可傷毀宗祀不可頓廢何不顧世名教顯自襟期曜翹爍之姿於盛明之世遠休祖考之靈近慰人神之願并贈詩五章其一曰大道自無窮天地長且久巨石故叵消芥子亦難數人生一世間飄若風過牖榮華豈不茂日夕就彫朽川上有餘味日斜思鼓缶清音可娛耳滋味可適口羅紈可飾軀華冠可曜首安事自剪削耽空以害有不道妄區區但令君恤後晞答書曰夫事君以治一國未若弘道以濟萬邦事親以成一家未若弘道以濟三界髮膚不毁俗中之近言耳但吾德不及遠未能兼被以此爲愧然積簣成山亦冀從微之著也且披袈裟振錫杖飲清流詠般若雖王公之服八珍之饍鏗鏘之聲煒曄之色不與易也若能懸契則同期於泥洹矣且人心各異有若其面卿之不樂道猶我之不慕俗矣長當與卿別離矣萬世因緣於今絕矣歲聿云暮時不我與學道者當以日損爲志處世者當以及時爲務卿年德並茂願勿以道人爲念而坐失盛年也又報詩五章其一曰機運無停住倏忽歲時過巨石會當竭芥子豈云多良由去不息故令川上嗟不聞榮啓期皓首發清歌布衣可煖身誰論飾綺羅今世雖云樂當奈後生何罪福良由己寧云遑恤他苕華得書感悟亦

畢身失志學道睎專精佛法不知所終
祥符蔭曰世人狃於習俗狎於宴私貪營室家暫時之歡忘生死長夜之苦覩睎公此書亦可以少知梗槩矣出世大人法喜以爲妻禪悅以爲樂視世之沾沾聲色者不啻天人之視蟻慕羶蠅趨穢也故書以風世焉

孝武帝辛巳六年

帝初奉佛法建精舍於殿內引諸沙門居之　發明 奉佛立寺不書此書以帝能尊道而不知所以尊也

祥符蔭曰帝王事佛當推大道以廣仁風體一心而用萬事區區崇奉莊嚴此有爲功德梁武之所以見絕於達摩氏也又況建精舍於殿內引諸沙門居之乎帝固不知佛法之大端而當時無僧能以第一義示之者此達摩氏西來之所以不容已也

壬午七年

癸未八年 秦建元十九年

秦遣符丕攻晉襄陽釋道安入秦　發明 國事不書此書以釋道安故也

祥符蔭曰沙門之法固以弘化爲務然須風規絕俗與世相忘道安雖能弘法化傾動時流乃至世主勞師勤民啓端鼓釁亦可謂不善養晦之機而於法華四安樂行曾亦未之深思也已

釋道安姓衛常山扶柳人世業儒性聰而貌寢年十二出家驅役於田啓師求受經師與經可五千言賫入田執勞如常因息就覽暮歸更求受他經師曰昨經未讀今復求耶答曰已闇誦師雖異之而未信復與經減一萬言賫還如初師執經覆之不差一字驚嗟而敬異之遣遊學至鄴師佛圖澄與語嗟歎衆以其形輕怪之澄曰此人遠識非爾儔也澄講安每覆述衆難鋒起挫銳解紛一衆折伏爲之語曰漆道人驚四鄰避石氏亂渡河登陸渾山棲隱俄慕容俊逼陸渾遂南投襄陽宣通佛法四方學士競往師之時習鑿齒以才自負藉安高名先書通好及是聞安至造之稱四海習鑿齒安應之曰彌天釋道安鑿齒與謝安書云來此見

釋道安故是遠勝無變化技術可以惑人之耳目無重威大勢可以整羣心之參差而肅肅洋洋自相尊敬恨足下不同日而見之其爲時賢所重類如此晉孝武皇帝承風欽德遣使通問詔曰安法師居道訓俗豈直規濟當今方乃陶津來世俸給一同王公時符堅素聞安名每欲致之遣符丕攻襄陽獲之謂僕射權翼曰朕以數十萬之師臨襄陽唯得一人半謂安一人習鑿齒半人也既至長安大弘法化初沙門各依師姓安以爲宜以釋命氏後見阿含四河入海之言遂爲定式安外涉羣書善文辭長安中衣冠子弟多依師之著僧尼軌範佛法憲章等天下則之

甲申九年　姚萇自稱秦王是爲後王

乙酉十年　秦王丕大安元年

丙戌十一年　秦王登大初元年

丁亥十二年

法師江東瓦官寺竺法汰寂

汰東莞人與道安同學才辯不逮而儀範過之與安分化南北沿江東下時桓溫鎮荊州遣使迎供至都止瓦官寺太宗簡文皇帝深相敬重王侯公卿莫不信向講席之下名士如堵黑白塡門領軍王洽東亭王珣太傅謝安允加欽敬春秋六十有八訃聞烈宗詔曰汰法師道播八方澤流後裔奄爾喪逝痛貫於懷可賻錢十萬曇壹慧遠皆從學於汰

戊子太元十三年

祖至東印度度梵志　付般若多羅正法　示寂

祖行化至東印度其王堅固奉外道師長爪梵志祖至王問曰師來何爲曰將度衆生曰以何法度曰各以其類度之梵志卽化一大山於祖頂上勢且下壓祖指之山遽移在彼衆頂上復以手按地地動五百外道皆不能立梵志術懼懺禮祖復按地地靜指山山滅王異曰大治齋集諸外道懇祖預會祖初不欲行而知所會地將陷乃往王曰師肯來耶祖曰吾非應供來救死耳此地已爲龍窟須臾當下陷王恐與其衆如高原反顧其地已淵然成湫矣王益敬信祖爲演法且曰王國有聖人

當繼我法先是東印有婆羅門子年二十幼失父母不知名氏或自言瓔珞人遂名曰瓔珞童子丐行閭里有問汝行何急即曰汝行何緩問何姓即曰與汝同姓人莫測之一日王與祖同車而出瓔珞稽首於前祖曰汝憶往事否珞曰我念往刼中與師同居師演摩訶般若我演甚深修多羅今日之事蓋契昔因祖顧王曰此大勢至菩薩也繼後出二人一人化南印度一人緣在震旦九年却返此方即以昔因故名爲般若多羅付法偈曰眞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爲智付法已即辭王曰化緣已終將歸寂滅願王於最上乘無忘外護即還本座見形如日少頃復呈十八變出三昧火自焚雨金色舍利王以金塔閟之

第二十七世祖

般若多羅尊者東印度人

己丑太元十四年

第二十七世祖般若多羅尊者嗣宗統六十九年

法師道安寂

正月二十七日有一異僧出入安室手指西北即時雲開見樓閣如幻出曰彼兜率天也二月八日跏趺而逝安每疏經義必求聖證一日感龐眉尊者躡安出所製似之尊者欽歎以爲盡契佛心仍許以密助弘通安識其爲賓頭盧因設日供門弟子通其業者數十人有法遇者傳教長沙徒衆數百中有一人私飲遇縱而不舉安廉知之即封荊以寄遇抱荊泣曰董衆無狀遠遺師憂於是俯伏受譴安左臂有一肉串隆起如印捋可上下而不出腕時號印手菩薩

祥符蔭曰弘願度生之士非上生內院親覲慈氏即往生安養棲神蓮胎者蓋覲慈氏則當來輔贊弱承化儀而西方位登不退再來娑婆克從本願也其他奉刹奉塵雖各密行難思然兜率西方二途實當前道岸之捷徑安遠二公開方便涅槃門於直指禪宗未來之日可謂善治般若舟航之先導者矣

庚寅十五年

祖住世傳法

祖因東印度國王請齋次王乃問諸人盡轉經師獨爲何不轉祖曰貧道出息不隨衆緣入息不居蘊界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非但一卷兩卷

法師慧遠結念佛蓮社

遠鴈門樓煩賈氏子幼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博綜六經宿儒英達莫不服其深致師事道安法師豁然而悟曰儒氏九流皆糠粃也與弟慧持投簪受業以大法爲己任安公歎曰使道流東震其在遠乎届潯陽見廬峯清勝足以息心始住龍泉精舍繼就法師慧永之招居西林刺史桓伊尋搆東林禪苑延居之背負香爐傍臨瀑布泉壑清幽遊者神肅感阿育王像自寒溪寺移至時晋室式微天下奇才絕俗之士多隱居不仕彭城劉程之豫章雷次宗鴈門周續之新蔡畢穎之南陽宗炳張萊民張季碩等並依之遠勵衆精修淨業共結蓮社一心念佛刻志安養程之著發願文王喬之等爲念佛三昧詩以見志

祥符蔭曰東林淨業普攝三根蓮漏芳聲於今振響是蓋表裏禪宗廣敷法化者也然念非口誦佛豈持名念即佛而自性彌陀不隔西方佛即念而唯心淨土非從外覓其於禪也又豈有阡陌之分水乳之別乎況慈願深重不可思議今之粗教兒童井臼婦女一稱南無皆決定當來成佛蓮胎可期世之泯擲時光妄營黑業茫茫苦海臨溺思援者其速於念佛一門作救急上策哉

辛卯十六年　壬辰十七年

癸巳十八年

旃檀佛像至江南

甲午十九年 秦苻崇延初元年崇爲涼滅後秦姚興皇初元年

乙未二十年　丙申二十一年 後魏皇始元年

安帝 諱德孝武帝子在位二十二年改元者三

安帝丁酉隆安元年　戊戌二年 魏天興元年

己亥三年 秦弘始元年

庚子四年

律僧曇翼感阿育王所造聖像見於長沙寺

沙門曇翼事道安以律行見稱令分化江楚締構長沙寺取材巴陵君山感山靈見夢丹誠祈請感舍利降於金瓶項誓之間光采五色照滿一室寺成歎曰寺立僧集而聖像未覩昔阿育王所造容儀神瑞皆多布在諸方何其無感不能招致乃專精懇惻請求誠應忽有一像見於城北光相衝天時白馬寺僧先往迎接不能令動翼乃往禮請捧接飄然而起迎歸長沙寺見像光上有梵字曰阿育王造

祥符藍曰精誠所感無有不通況大慈弘應神瑞無方者乎此之像見實以翼之願力而然校之石像浮海時節因緣異矣書之以示世之崇顧行者

辛丑五年（秦弘始三年）

鳩摩羅什至秦長安譯經

鳩摩羅什（此云童壽）天竺國人以後秦弘始三年入長安共譯經九十八部合四百二十五卷

壬寅元興元年

癸卯二年

法師東林慧遠著沙門不禮王者論

太尉桓玄軍經廬山要遠出虎溪遠稱疾玄自入山見之退謂人曰實乃生所未見俄而玄欲沙汰衆僧教僚屬曰沙門有能伸述經誥暢說義理或禁行循整足以宣寄大化其有違於此者悉皆罷道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列遠與玄書曰佛教陵遲穢雜日久每一尋至慨愧盈懷常恐運出非意淪胥將及竊見清澄諸道人教實應其本心夫涇以渭分則清濁殊勢枉以直正則不仁自遠此命既行必二理斯得然後令飾偽者絕假通之路懷眞者無負俗之嫌道世交興三寶復隆矣因廣玄條制玄從之昔成帝幼沖庾冰輔政以爲沙門應禮王者尙書令何充等奏不應敬禮官議悉同充等門下承冰旨爲駁同異紛然竟莫能定玄欲申前議乃與遠書令述所以不敬意遠答書謂沙門方將以棄忘之道與天下同往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沙門塵外之法不應致敬王者玄意遂寢及篡位卽下書曰佛法弘大所

不能測諸道人勿致禮也遠乃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謂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民情未變俗迹同方內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出家者遁世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世典同遁世則宜高尚其迹故能拯溺俗於沉流拔玄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近開人天之路如令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固已協契皇極在宥生民矣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也云云

沙門竺法曠寂

曠下邳皐氏子事後母以孝聞躬耕力養喪闋出家事沙門曇印爲師印有道行曠竭誠事之印嘗疾篤曠七日夜至誠禮禱至第七日忽五色光發帳印體所苦頓愈止於潛靑山石室棲風立操卓爾不還謝安爲吳興守步訪展敬坐林樾間烹泉論道移日謝灑然歎服簡文帝遣堂邑太守曲安遠詔問起居幷諮以妖星曠答詔曰昔齊景修福妖星移次陛下唯當勤德政以塞天譴有頃災滅

興甯中東遊禹穴若耶郄超謝慶緒並結塵外之交時方疫疾曠以慈善願力遊行村里所至疾除百姓德之沙門道鄰造無量壽佛殿伐木值旱不能運材曠呪之水發溪漲孝武皇帝欽風詔至京事以師禮止於長干寺遂寂散騎常侍顧愷之爲傳讚　發明神僧異蹟載傳記者多不勝書書曠德行昭然以爲世則

甲辰三年　魏天錫元年

乙巳義熙元年

沙門法顯還自天竺

顯以安帝隆安三年發長安遊歷天竺遠尋靈跡求晉所無經律經涉諸國學梵書語抄寫僧祇尼戒本阿毗曇心論等共二十四卷以是年泛海達於揚都居道場寺譯經

丙午二年　　丁未三年　　戊申四年

己酉五年　魏永興元年　秦弘始十一年

三藏法師鳩摩羅什寂於長安

什神情鑒徹篤性仁厚應機領會鮮有其匹道生僧肇道融僧叡等皆從什學姚主以伎女十人侍

之寂後火焚舌根不壞

祥符薩曰佛教東來大法草昧沙門自西竺至者多以神迹顯化啓信羣機譯經詮法者尙華梵隔礙未盡其美迨什廣宣法義二乘敎典始洽淵源什之功大矣特以宿障之累未罄所蘊惜哉

秦以道䂮爲僧正資侍中立僧統衆始于此 發明立僧制衆始于秦爲僧受秩始于䂮故書法如此

時關中出家者衆頗多猥濫秦主患之乃以道䂮戒律精嚴遂置僧正詔䂮爲之資侍中給侍吏

祥符薩曰僧置統制非法也梵網經曰凡國王大臣好心受佛戒者勿作是統官制衆安籍記僧破毀三寶之罪蓋僧學出世法自有佛法戒律治之佛法戒律自有其宗師主之國王大臣但加意護持宗師而佛法自治必假王法資秩是以世間法加於出世間法倒置甚矣秦主固一時權宜而道䂮遂安受侍中之秩致使後來碩德高流多加卿寺之銜末法比邱悉行膜拜稱臣之禮作俑之罪䂮其難以懺哉百丈大智祖定淸規只立法堂而不立佛殿表當代主法爲尊其尊法重僧爲何如也凡主法與爲僧者其當知所以自尊自重而毋爲獅蟲自食可也

庚戌六年　辛亥七年　壬子八年

癸丑九年

甲寅十年 魏神瑞元年

法師慧永往生淨土 發明往生淨土者多難悉書一二以槩其餘

永住西林三十年絕志塵囂一心安養鎭南將軍何無忌至虎溪慧遠從徒數百人高言華論舉止可觀而永衲衣半脛荷錫持鉢松下飄然而來神氣自若無忌歎曰永公淸散之風乃多於遠公也義熙十年示微疾忽斂衣合掌求屣欲起如有所見衆咸驚問永曰佛來迎我言訖而化異香七日乃歇

乙卯十一年

丙辰十二年 秦永和元年 魏太常元年

法師廬山東林慧遠示生淨土

遠住廬山三十年影不出山尅志西方三覩聖相

沉厚不言七月晦夕於般若臺前方從定起見阿彌陀佛身滿虛空圓光之中有諸化佛觀音勢至左右侍立又見水流光明分十四支流注上下演說妙法佛告遠曰我以本願力故來安慰汝七日後當生我國又見佛陀耶舍慧持慧永劉遺民在佛之側前揖遠曰師志在先何來遲耶遠乃謂弟子曰吾始居此三覩聖相今復再見吾生淨土必矣至八月六日乃端坐入寂壽八十四從遠遊者僧濟道敬曇順皆先後生淨土遠神韻嚴肅凡接近者莫不斂慄懷才負氣者每欲發問輒心悸汗流至竟不敢出一語其伏物蓋衆如此羅什入關遣書通好什答書以護法菩薩勗之秦主姚興欽仰德風致書道殷勤請作大智度論序安帝自江陵旋京師輔國何無忌勸遠候迎遠稱疾帝遣使勞問遠致書帝復詔答謝靈運負才傲俗一見肅然心服所著文集十卷行世

祥符蔭曰淨土之教肇自遠公繼其芳者永明壽禪師而後雲棲宏大師實纘東林之緒一時士夫信向不減宗劉之儔公與持公稱難兄弟而公高風碩德遠近尊信上下感孚蓋道德精嚴內外無間者也當時陶元亮實預其會聞鐘攢眉此正其曠達處至沽酒延之決無是事後世往往以之藉口故削而不書

丁巳十三年 是歲姚秦亡　戊午十四年

恭帝 諱德文在位二年改元者一

恭帝己未元熙元年　庚申二年 宋永初元年 晉亡

東晉立寺一千七百六十八所譯經二十七人共二百六十三部

宋 姓劉氏都建康

武帝 諱裕在位三年改元者一

武帝辛酉永初二年　壬戌三年

少帝 諱義符在位一年

少帝癸亥景平元年 魏主燾始光元年

文帝 諱義隆在位三十年改元者一

文帝甲子元嘉元年

三藏法師求那跋摩譯出沙彌威儀經律分異記七

部合三十八卷戒法至此始備

乙丑二年

丙寅三年

道人杯渡寂

渡神化莫測嘗浮大杯以渡故呼杯渡跣足荷一蘆圖遊吳鄉圖於地盡力移之不能動有窺見四小兒者坐圖中眉目如四天王見網師從乞魚網師怒不與渡乃拾兩小石投水中俄有兩牛鬬觸其網碎不復見牛吳人朱靈期自高麗還阻風至一洲見一寶寺拜其僧乞速還鄉其僧問曰識杯渡道人否曰識之其僧取北壁一囊一錫及鉢并書著函中曰寄杯渡并授青竹杖令置舫前三日便至石頭渡忽至開書大笑取鉢擲空復接曰不見此鉢四千年矣遂作一鉢歌廣陵村舍有李姓者事之甚謹一日忽索袈裟李辦未至渡曰暫出至暮不歸合境聞有異香跡之見渡歛一敗袈裟於地晏然而寂頭前脚後皆生蓮花鮮香逼人數日後有人從北來云見渡負蘆圖行向彭城彭城有貧家延麥飯渡甘之如飴 發明杯渡蓋應化聖賢也本無生死何以書寂書寂聊示化迹也如渡者多難以悉書書一二以存密化之顯著者

丁卯四年

戊辰五年魏神䴥元年

己巳六年

庚午七年魏境十月十三日昏星見竟日

辛未八年

壬申九年

癸酉十年魏延和元年

甲戌十一年

法師竺道生寂於廬山法座

生鉅鹿人姓魏家世仕族穎悟異常事汰公爲師解義奇拔志學之年便登講席宿學名流莫敢抗其詞辯入廬山幽棲七年鑽仰大法不憚勤苦與叡嚴二公同遊長安從什公受業還都止青園寺太祖文皇深加歎重常設會帝親同衆僧午飯咸疑日向晚帝曰始可中耳生曰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遂取鉢便食一衆從之歎其樞機得衷王弘范泰顏延之並從問道生剖析經旨得意忘筌守文之徒多相與競時涅槃經先至京都止六卷生覽其幽微乃說一闡提人皆得成佛衆未

能信識擴之切生於大衆中正容誓曰若我所說反於經義者請於見身卽招癘疾若與實相不相違背者願捨壽之時據獅子座拂衣遊吳登虎邱山旬日之中學徒響至尋返廬山後涅槃大本至果稱闡提悉有佛性與生所說合生乃陞法座講說經旨神色開朗德音駿發聽者莫不悅悟法席將畢忽見麈尾飄然而墜端坐正容隱几而寂顏色不異宛似入定葬廬山之阜

祥符蔭曰世傳生公入虎邱聚石講法頑石爲之點頭今點頭石在焉而本傳不載同時有鑒叡二公皆講筵義虎姚興稱叡公乃四海之標領非獨鄴衞之松柏鑒公著般若無知論遠公撫几稱歎又著不眞空論物不遷論般若無名論皆妙達眞宗詞義圓徹什公之門一時蔚盛可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矣

乙亥十二年 魏太延元年　丙子十三年

丁丑十四年　戊寅十五年　己卯十六年

庚辰十七年 魏太平眞君元年　辛巳十八年

壬午十九年　癸未二十年　甲申二十一年

乙酉二十二年

丙戌二十三年 魏太平眞君七年

魏主燾謬信崔浩毀像法沙門惠始杖錫至魏庭

發明像法之興廢者迹也無關宗統曷爲書此書之以垂戒後世也

燾先奉佛因崔浩與道士寇謙之善謀傾佛法時太子晃被讒見疑晃事沙門玄高爲師令太子懇誠懺罪崔寇遂譖太子幷及高收高縊殺之後燾偶入僧寺見有兵器燾怒誅寺僧浩因進說盡殺沙門焚經毀像寇諫之不從苦與浩爭曰卿從今受禍滅門矣沙門惠始甚有神異跣行泥塗初不汚足而色鮮白世號白足在山入定知燾毀法乃杖錫宮門有司奏云有一道人足白於面云欲入見屢依軍法斬而不傷遂至殿庭燾大怒自以所佩劍斬之體無餘異取北園虎投之虎皆潛伏不敢視燾方禮悔迎上殿頂禮悔慼始爲說法明辨因果燾大生愧懼遂感癘疾通身發瘡痛苦難忍崔寇二人次發惡疾崔後滅族

祥符蔭曰佛法之在人心如月之於水然水清月見水濁月隱人心無妄佛法全彰人心不明佛法不顯非佛法有隱顯之殊由人心有明暗之別也水雖有清濁澄空之朗月何虧人自造孽殃其於佛法也何損況以法眼觀之順逆無非佛事興廢總屬空花茫茫生死苦趣中不知何因而得報爲人又不知何因而得爲國王爲大臣乃不究明眞心扶植正道一念謬信造孽無端亦可悲矣故書之以示儆焉

丁亥二十四年　　戊子二十五年

己丑二十六年

庚寅二十七年 魏太平眞君十一年　六月魏崔浩伏誅滅族

辛卯二十八年

佛滅後一千四百年

壬辰二十九年　魏主燾爲中常侍宗愛所弑

癸巳三十年 魏興安二年

魏主成帝濬佛隆奉佛法

孝武帝 諱駿文帝子在位十一年改元者二

孝武帝甲午孝建元年 魏興光元年

乙未二年 魏太安元年　丙申三年

丁酉大明元年

祖付菩提達摩正法眼藏　示寂

祖至南印度先是彼王名香至尊重供養度越倫等又施無價寶珠時王有三子曰月淨多羅曰功德多羅曰菩提多羅其季開士也祖欲試其所得乃以所施珠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否月淨功德皆曰此珠七寶中尊固無踰也菩提曰此是世寶未足爲上於諸寶中法寶爲上此是世光未足爲上於諸光中智光爲上此是世明未足爲上於諸明中心明爲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光辨於此既辨此已即知是珠既知是珠即名其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寶即見衆生有道心寶亦然祖歎其辯慧乃復問曰於諸物中何物無相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又問於諸物中

何物最高曰於諸物中人我最高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大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祖知是法器以時尚未至且默而混之及香至王厭世衆皆號絕菩提多羅獨於柩前入定經七日而出遂依祖求出家既受具祖告曰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囑汝聽吾偈曰心地生諸種因事復生理果滿菩提圓花開世界起祖付法已即於座上起立舒左右手各放光明二十七道五色晃耀又踴身虛空高七多羅樹化火自焚空中舍利如雨大衆建塔收供

祥符蔭曰靈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歷觀諸祖未承大法之前種種示見知見不一一經法化如空水相融初無剩迹傳佛密印以紹眞宗授受得人能事告畢師資相得間不容髮時節因緣固有自在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宗統編年卷之七

宗統編年卷之八

祖紀

東土祖師

西天二十八
東震旦第一 世祖

諱菩提達磨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也得法於般若多羅尊者尊者謂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達磨者通大之義也更今名祖問當往何國作佛事尊者曰汝雖得法未可遠遊且止南天待吾滅後六十七載當往震旦設大法藥直接上根愼勿速行衰於日下又問彼有大士堪爲法器否千載之下有留難否尊者曰汝所化之方獲菩提者不可勝數吾滅後六十餘年彼國有難水中文布自善降之汝至南方勿住彼惟好有爲功業不見佛理汝傳法印不可久留聽吾偈曰路行跨水復逢羊獨自棲棲暗渡江日下可憐雙象馬二株嫩桂久昌昌又問此後更有何事尊者曰從是已去一百五十年而有小

難聽吾讖偈曰心中雖吉外頭凶川下僧房名不中為遇毒龍生武子忽逢小鼠寂無窮又問此後如何曰却後二百二十年林下一人當得道果聽吾讖曰震旦國中無別路要假兒（一作姪）孫脚下行金雞解銜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復演諸偈皆預讖佛教隆替事具寶林傳及聖胄集）祖恭稟教義服勤左右迨尊者順世遂演化本國

宋孝武帝戊戌大明二年（魏太安四年）

西天二十八
東震旦第一　世少林祖嗣宗統（在西竺六十七年來震旦九年航海三年通共七十九年）

發明（西天稱名處難稽也此土稱處不敢名也）

己亥三年

祖留化本國度攝六宗

時有二師一名佛大先二名佛大勝多本與祖同學佛陀跋陀小乘禪觀佛大先既遇般若多羅尊者捨小趣大與祖並化時號為二甘露門矣而佛大勝多更分徒而為六宗第一有相宗第二無相宗第三定慧宗第四戒行宗第五無得宗第六寂靜宗各封己解別展化源祖喟然歎曰彼之一師已陷牛跡況復支離而分六宗我若不除永纏邪見言已微見神力至有相宗所問曰一切諸法何名實相彼衆中有一尊長薩婆羅答曰於諸相中不互諸相是名實相祖曰一切諸相而不互者若名實相當何定耶彼曰於諸相中實無有定若定諸相何名為實祖曰諸相不定便名實相汝今不定當何得之彼曰我言不定不說諸相當說諸相其義亦然祖曰汝言不定當為實相定不定故即非實相彼曰定既不定即非實相知我非故不定不變祖曰汝今不變何名實相已變已往其義亦然彼曰不變當在在不在故故變實相以定其義祖曰實相不變變即非實於有無中何名實相薩婆羅心知聖師懸解潛達即以手指虛空曰此是世間有相亦能空故當我此身得似此否祖曰若解實相即見非相若了非相其色亦然當於色中不失色體於非相中不礙有故若能是解此名實相彼衆聞已心意朗然欽禮信受祖瞥然匿跡至無相宗所而問曰汝言無相當何證之彼衆中有

波羅提者答曰我明無相心不見故祖曰汝心不見當何明之彼曰我明無相心不取捨當於明時亦無當者祖曰於諸有無心不取捨又無當者諸明無故彼曰入佛三昧尚無所得何況無相而欲知之祖曰相既不知誰云有無尚無所得何名三昧彼曰我說不證證無所證非三昧故我說三昧祖曰非三昧者何當名之汝既不證非證何證波羅提聞祖辨析即悟本心禮謝於祖懺悔往謬祖記曰汝當得果不久證之此國有魔非久降之言已忽然不見至定慧宗所問曰汝學定慧為一為二彼衆中有婆蘭陀者答曰我此定慧非一非二祖曰既非一二何名定慧彼曰在定非定處慧非慧一即非一二亦不二祖曰當一不一當二不二既非定慧約何定慧彼曰不一不二定慧能知非定非慧亦復然矣祖曰慧非定故然何知哉不一不二誰定誰慧婆蘭陀聞之疑心氷釋至戒行宗所問曰何者名戒云何名行當此戒行為一為二彼衆中有一賢者答曰一二二一皆彼所生依教無染此名戒行祖曰汝言依教即是有染一二俱破何言依教此二違背不及於行內外非明何名為戒彼曰我有內外彼已知竟既得通達便是戒行若說違背俱是俱非言及清淨即戒即行祖曰俱是俱非何言清淨既得通故何談內外賢者聞之即自慚服至無得宗所問曰汝云無得無得何得既無所得亦無得得彼衆中有寶靜者答曰我說無得非無得得當說得得無得是得祖曰得既不得得亦非得既云得得得得何得彼曰見得非得非得是得若見不得名為得得祖曰得既非得得得無得既無所得當何得得寶靜聞之頓除疑網至寂靜宗所問曰何名寂靜於此法中誰靜誰寂彼衆中有尊者答曰此心不動是名為寂於法無染名之為靜祖曰本心不寂要假寂靜本來寂故何用寂靜彼曰諸法本空以空空故於彼空空故名寂靜祖曰空空已空諸法亦爾寂靜無相何靜何寂彼尊者聞祖指誨豁然開悟於是六衆咸誓歸依

庚子四年 魏和平元年

祖留化天竺

辛丑五年　壬寅六年　癸卯七年

甲辰八年

明帝 諱彧在位八年改元者二

明帝乙巳泰始元年 先稱景和元年

丙午二年 魏天安元年　丁未三年 魏皇興元年

佛教來東土四百年

戊申四年　己酉五年　庚戌六年

辛亥七年 魏延興元年　壬子泰豫元年

蒼梧王 諱昱在位四年改元者一

蒼梧王癸丑元徽元年　甲寅二年

乙卯三年　丙辰四年 魏承明元年

順帝 諱準在位三年改元者一

順帝丁巳昇明元年 魏太和元年　戊午二年

己未 五月前宋昇明三年 五月後齊建元元年 是歲齊代宋

宋立寺一千九百一十三所譯經二百一十部

齊 姓蕭氏

高帝 諱道成代宋在位四年

高帝庚申建元二年　辛酉三年

壬戌四年

武帝 諱賾在位十一年

武帝癸亥永明元年

甲子二年齊范縝作神滅論 書何著邪見也

齊司徒王子良奉佛范縝盛稱無佛著神滅論以為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有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

祥符蔭曰縝此論謂人死神滅蓋斷見也邪見有六十四常見斷見亦常亦斷見非常非斷見單複綜錯之有六十四見均之不達大道執著邪見也今世間作此斷見者多是以撥無因果豈知此形雖滅愚者業識未泯至人智照無方安得形亡而神滅乎縝尚未知邪見之邊表又何足以語夫佛道之圓妙哉當時蕭琛曹思文難之詳矣刀沒而利盡固也利盡而刀存其謂之何

沙門對制稱名著為令

沙門法獻玄暢於帝前稱名或稱貧道帝訝之以問中書王儉儉曰漢魏佛法初來對上稱謂載記無聞至宋魏始盛沙門多稱貧道而預坐帝曰稱名始得宜可著令以爲定式

祥符蘂曰出家之法對衆稱名上可以通於帝王次可以施於一切其稱貧道貧衲者非所宜至稱臣僧則起於晩季蓋率土之濱莫非草莽之臣而世外之人未忘於世間之禮當引分也趙宋時因受勅開堂稱臣僧而後世効之遂爲時式愚以爲對衆宜稱僧稱名對制當稱臣齊之著令亦一時之見也

乙丑三年　丙寅四年

丁卯五年

姬光生是爲二祖 發明諸祖未嗣統時皆書名徵君父前臣子稱名之義也

父寂武牢人以無子禱祈既久一夕有異光照室母遂懷妊生而名之曰光

戊辰六年　己巳七年　庚午八年

辛未九年　壬申十年　癸酉十一年

明帝諱鸞在位五年

明帝甲戌建武元年　乙亥二年

丙子三年　丁丑四年　戊寅永泰元年

東昏侯名寶卷在位二年

東昏侯己卯永元元年

庚辰二年 魏景明元年

和帝名寶融在位一年

利帝辛巳中興元年

齊譯經二十八出經律論等四十七部凡三百五十卷

梁姓蕭氏都建康

武帝名衍代齊在位四十八年改元者七

武帝壬午天監元年　陶弘景造太清經及衆醮儀十卷道經安撰述者不勝書皆一二以明邪見惑世爲可歎也

癸未二年

甲申三年 魏正始元年

帝著捨道發願文

四月八日帝製文發願永棄道教其略曰經云發

菩提心者卽是佛心一切散善不得爲喩弟子蕭衍比因愚迷就事老君累葉相承深此邪法今捨舊習歸依正因願使未來童眞出家廣弘經教化度含識共證菩提甯在正法中長淪惡道不樂歸依老子暫得神仙陟大乘心永離邪見唯願諸佛證明菩薩攝受弟子蕭衍和南升重雲殿對僧俗二萬餘人發願懺悔十一日勑門下曰大經中說九十六種唯佛道是正餘皆邪也朕捨道事佛冀歸於正公卿能入此道者各可發菩提心老君周公孔子等雖是如來弟子（經云老子爲迦葉菩薩孔子爲儒童菩薩俱應生震旦）然止是世間之善不能革凡成聖云云

發明（終帝之世其捨身講經等不具書書此以見帝之正信弘願爲不易及也）

祥符蔭曰仙術長生未了一心不達大道終墮輪迴周孔世間聖人尚不能出天地範圍之外又豈能了生死業緣之極致乎佛教頓悟自心則十方三世一念圓攝眞照妄消善惡俱泯湛然圓覺名大涅槃是知欲了生死等以正道廣度含生非佛教無從矣武帝捨道發願之文眞一切人天所宜遵聽愼毋以先入之見自溺泥塗長淪苦趣也

乙酉四年　丙戌五年　丁亥六年

戊子七年（魏永平元年）

己丑八年

三藏法師菩提流支譯經

支北天竺國人從魏永平二年至天平年間共歷二十餘載共譯楞伽等經論三十九部合一百二十七卷

勑沙門僧旻撰衆經要鈔

帝以法海浩博淺識窺尋卒難該究因勑莊嚴寺僧旻等集撰衆經要鈔一部計八十八卷

庚寅九年　辛卯十年

壬辰十一年（魏延昌元年）　癸巳十二年

甲午十三年

禪師寶誌公寂（書禪師始此）

發明（誌法身大士應化聖賢機用語言皆全提向上不可以心思意解者其先來東震成熟西來直指之機乎故書禪師）

誌應迹金陵東陽出家鍾山宋齊間屢著神異帝一日詔問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答曰十二文

問其旨如何答曰在書字時節刻漏中帝益不曉
肯詔畫工張僧繇寫誌像僧繇下筆輒不自定誌
遂以指剺面門分披出十二面觀音妙相殊麗或
慈或威僧繇竟不能寫他日與帝臨江縱望有紫
栴檀泝流而上誌以杖引之即以屬供奉官俞紹
令雕誌像頃刻而成神彩如生所垂語句及大乘
讚十二時歌皆直示大道逈絕言詮是年冬無疾
而終然一燭以付後閤舍人吳慶帝聞歎悼厚禮
葬於鍾山獨龍阜王筠撰碑

乙未十四年

帝勅僧紹編集三藏目錄　勅沙門寶唱撰集經律
儀制

帝以國土謐安皆承三寶恩德天龍默祐之功乃
勅莊嚴寺僧寶唱撰集建福禳災禮懺祈願等儀
制合於經律者帝親覽授以備行持

丙申十五年 魏熙平元年

丁酉十六年

祖留南天度異見王

祖化被南天聲馳五印經六十載度無量衆後值
異見王欲毀佛法王故祖之姪也祖憫之欲開其
蒙而六衆亦各念佛法有難師將何所匡濟祖遙
知衆意彈指應之六衆悉聞云此我師信響也皆
至祖所祖曰一翳蔽空孰爲翦之前無相宗宗勝
欲行祖曰汝雖辯慧道力未全且與王無緣勝辭
祖竟至王所廣陳法要王曰汝今所解其法何在
宗勝曰如王治化當合其道王所有道其道何在
王曰我所有道將除邪法汝所有法將伏何人祖
不起於座懸知宗勝義墮召波羅提曰宗勝不稟
吾語與王論屈汝急往救波羅提曰願假神力言
訖雲起足下遂乘以見王王正問宗勝忽見惕然
忘其所問而顧波羅提曰乘空來者是正是邪提
曰我非邪正而來正邪王心若正我無邪正王雖
驚異而驕慢方熾即擯宗勝令出波羅提曰王既
有道何擯沙門我雖無解願王致問王怒而問曰
何者是佛提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提曰我
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提曰性在作用王自不見

王曰於我有否提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見提曰若出見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見當爲我說波羅提卽說偈曰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見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偈已心卽開悟悔謝前非諮詢法要王復問波羅提師承爲誰提曰大王之叔菩提達摩也王聞遽勅近臣迎祖至王宮祖爲王懺悔往非王聞泣謝隨詔宗勝歸國近臣曰宗勝被謫時已捐軀投崖矣祖曰勝尙在召之當至初勝受擯恥不能正王遂投身危崖俄有神人以手捧承置於巖上勝曰我忝沙門當與正法爲主不能抑絕王非是以捐身自責神何佑助願示所以於是神人乃說偈曰師壽於百歲八十而造非爲近至尊故熏修而入道雖具少智慧而多有彼我所見諸賢等未嘗生珍敬二十年功德其心未恬靜聰明輕慢故而獲至於此得王不敬者當感果如是自今不疎怠不久成奇智諸聖悉存心如來亦復爾勝聞偈欣然遂宴坐巖間至是王遣使山中召勝祖謂王曰知勝來乎王曰未知祖曰再命乃來耳使者至山而勝辭果再命乃至

戊戌十七年魏神龜元年

姬光出家宴坐香山

光少則超然博極載籍尤善談老莊後覽佛乘遂盡棄去依寶靜禪師出家名神光徧學大小乘義年三十三返香山終日宴坐

己亥十八年

沙門慧皎奉勅撰高僧傳成

始於後漢明帝永平十年終至梁天監十八年凡四百五十三載共二百五十七人附見者二百餘人開爲十例一曰譯經二曰義解三曰神異四曰習禪五曰明律六曰遺身七曰誦經八曰興福九曰經師十曰唱導凡十科所敘皆散在衆記刪衆一處述而無作合序錄爲十四卷號曰高僧傳

祥符蔭曰普通以前直指之道未來東震最上風

規無聞焉而譯經弘法之士皆大龍香象神力變化未有以奮發沉錬之其習禪者皆四禪八定而非祖師立地超脫頓漸絕迹之旨故皎之所列十科以德業言其中雜糅疊出者亦有之然蒐揚之功不爲無補於法苑也

庚子普通元年　辛丑二年　壬寅三年

癸卯四年

梁太子綱編法寶集

甲辰五年

祖留化南天 共六十七年

乙巳六年 魏孝昌元年

祖發南天竺航海來東土

祖念般若多羅六十七載之記復思東震旦國佛記一千年後般若智燈運光於彼遂囑弟子不若蜜多羅住天竺傳法而躬至震旦乃辭祖塔別學侶慰勉於王曰當勤修白業吾去一九即回王聞祖言涕淚交集曰此國何罪彼土何祥奴既有緣非吾所止唯願不忘父母之國事畢丞回王即具大舟躬率臣僚學衆送至海壖而別

丙午普通七年

祖航海東來 泛重溟凡三周寒暑達于南海

丁未大通元年

佛教來東土四百六十年　發明 書佛教來東土止於是年此後舉書宗統以宗統教也

東土第一世祖菩提達磨尊者自南天竺來

九月二十一日達於廣州刺史表聞帝遣使賷詔迎請

考定 景德傳燈錄作普通八年丁未五燈會元作普通七年庚子又作或曰普通八年丁未佛祖統紀作以梁大通元年達南海佛祖歷代通載作丁未改元大通初祖菩提達摩來梁佛祖綱目作普通元年十一月至金陵今考景德傳燈錄作普通八年丁未丁未是也普通止七年作八年非也五燈會元作普通七年庚子普通七年其年丙午年甲差誤也傳法正宗記作普通元年庚子或曰普通八年丁未此未定之詞也謹按般若多羅親記祖云吾滅後六十七載當往震旦多羅之寂在宋孝武大明元年丁酉從戊戌至梁普通五年甲辰爲六十七年此六十七年祖留南天竺從梁普通六年魏孝昌元年乙巳祖辭南竺當在斯年三周寒暑以梁大通元年丁未至廣州此確證也佛祖統紀及佛祖歷代通載皆相合其日丁未改大通王怡長曆甲子數有普通八年若然則傳燈所稱普通八年亦自有由而丁未又正相合以是合證定祖于大通元年丁未至

梁與跨水逢羊之讖前後相符萬無可疑者也

別證　陶宗儀輟耕錄陶華陽譜曰大同二年丙辰君年八十一變眼或方夢勝力菩薩授菩提記乃詣鄮縣禮阿育王塔自誓受戒世傳呂纔從鍾離權受劍訣後二百餘年來參黃龍誨機始覺佛言不修正覺別得生理休止深山大島絕于人境報盡還來散入諸趣晚年始堅此願唐志有所著草堂法師傳當時佛敎雖隆禪宗未聞圓覺以大通元年至以是年去留臺城十九日度君不及相見圓覺初祖諡○百丈淸規尊祖章云初祖梁普通八年丁未九月二十一日至南海十月一日至金陵十九日渡江北十一月二十三日屆于洛陽至丙辰歲十月五日端居而逝十二月二十八日塟熊耳山

祖至金陵帝問法不契

十月一日至金陵帝問卽位來造寺寫經度僧有何功德祖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祖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眞功德祖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遂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祖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祖曰不識帝不悟

祖屆洛陽寓少林面壁

祖知帝不契機是月十九日潛回江北十一月二十三日屆洛陽寓止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人莫之測謂之壁觀婆羅門

祥符蔭曰聖賢佛祖設化因時作止語默無非敎也孔子見學者多從事於言語而曰予欲無言又曰吾無行而不與聖人亦何嘗不欲人忘言會道哉佛教東來至梁之時經律論等譯出者凡有五千四百餘卷語言文字不爲不多矣天下僧至二百餘萬寺院凡四萬餘所帝王捨身講法化儀莊嚴不爲不盛矣於是初祖以並無功德蕩修行之執相者以面壁九年折文言之外求者直指人心頓證大道西來大意與孔氏之教若合符節也

戊申二年

祖寓少林　勅沙門智藏等撰義林八十卷

己酉中大通元年魏永安元年

魏主遣使至少林徵祖前後三至不赴

魏主聞祖寓少林遣使齎詔徵前後三至祖不顧

魏主彌加欽尙

梁主捨身同泰寺地震百僚三請復位帝捨身講經非一書此以槩之

九月十五日帝捨身於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

釋御服持法衣行淸淨大捨素牀瓦器親爲大衆講涅槃經地大震羣臣以錢億萬奉贖表請還宮三請乃許十一月一日駕還宮

祥符蔭曰以世治言之武帝過矣以佛法言之此菩薩行也疇則能之若其了悟中道契第一義諦於廓然不識之答其於祖也豈不覿面親承乎而乃當前失之惜哉

庚戌二年

魏遣使賫衣鉢就少林供祖三辭堅請受之

魏使賫摩衲袈裟二領金鉢銀水瓶繒帛等物來少林供祖祖固讓三返魏主意彌篤祖乃受之自爾緇白之衆倍加信向

辛亥三年 魏普泰元年

祖在少林

壬子四年 魏永熙元年　癸丑五年

甲寅六年 東魏天平元年是年魏分爲二　熒惑入南斗

僧神光來參

僧神光者久居伊洛博覽羣籍善談玄理每歎曰孔老之教禮術風規莊易之書未盡妙理近聞達摩大士住止少林至人不遙當造玄境遂詣祖參承祖晨夕端坐面壁莫聞示誨

神光斷臂安心

光自惟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饑布髮掩泥投崖飼虎古尙若此我又何人其時十二月九日値夜大雪光夜侍堅立不動遲明積雪過膝祖顧而憫之問曰汝久立雪中欲求何事光悲淚曰惟願和尙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羣品祖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眞乘徒勞辛苦光聞祖誨勵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於祖前祖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爲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遂因與易名曰慧可乃問諸佛法印可得聞乎祖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可曰我心未甯乞師與安祖曰將心來與汝安可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與汝安心竟

祥符蔭曰此是東土第一箇樣子學道求法者急

菩提

乙卯大同元年西魏文帝寶炬大統元年東魏天平二年

祖付慧可正法眼幷授袈裟表信

祖止少林越九年欲返天竺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言所得乎有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祖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祖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蘊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祖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依位而立祖曰汝得吾髓乃顧慧可而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展轉囑累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幷授汝袈裟以爲法信各有所表宜可知矣可曰請師指陳祖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後代澆薄疑慮競生云吾西天之人言汝此方之子憑何得法以何證之汝今受此衣法却後難生但出此衣幷吾法偈用以表明其化無礙至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潛符密證千萬有餘汝當闡揚勿輕未悟一念回機便同本得聽吾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度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祖又曰吾有楞伽經四卷亦用付汝卽是如來心地要門令諸衆生開示悟入吾自到此凡五度中毒我嘗自出而試之置石石裂緣吾本離南印來此東土見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遂踰海入漠爲法求人際會未諧如愚若訥今得汝傳授吾意已終

祖往禹門太守楊衒之問道

祖與徒衆往禹門千聖寺止三日有期城太守楊衒之蚤慕佛乘問祖曰西天五印師承爲祖其道如何祖曰明佛心宗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又問此外如何祖曰須明他心知其今古不厭有無於法無取不賢不愚無迷無悟若能是解故稱爲祖又曰弟子歸心三寶亦有年矣而智慧昏蒙尙迷眞理適聽師言罔知攸措願師慈悲開示宗旨祖知懇到卽說偈曰亦不覩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勸措亦不捨智而近愚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兮

過量通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躔超然名之曰祖衒之聞偈悲喜交幷曰願師久住世間化導羣有祖曰吾即逝矣不可久留根性萬差多逢患難衒之曰未審何人弟子爲師除得否祖曰吾以傳佛祕密利益迷途害彼自安必無此理衒之曰師若不言何表通變觀照之力祖不獲已乃爲讖曰江槎分玉浪管炬開金鎖五口相共行九十無彼我衒之莫測禮辭而去

丙辰大同二年 魏大統二年 東魏天平三年

東土第一世少林圓覺祖示寂

時魏氏奉釋禪儁如林議論多與祖違祖玄風所被有識咸歸彼徒生嫉數加毒藥莫能中傷至第六度以化緣旣畢遂端居而逝時十月五日十二月二十八日葬熊耳山建塔定林寺曰空觀

安隱忍曰達摩大師初破六宗其意銳甚及乎東來震旦六番受毒而不言謗議沸騰而不辯其弘法之心乎方其不契於梁不容於流支之徒機亦危矣稍有爭論安能默坐九年以傳二祖耶予以是知傳佛心宗者不可執一方便而進退有時也

祥符蔭曰初祖東來爲傳法也二祖得髓而能事已畢其他何鄙焉義學之徒狃於聞見駭聞直指別傳夫誰能不惑無怪其嫉之深也使東土之人皆卽聞而信之祖亦無庸汎重溟矣面壁九年至今凜凜猶生千載之後法周沙界伊誰之力歟藉非祖來以眞宗持之迦文之教流行震旦不知作何底止潛符蜜證道豈在空言哉

宗統編年卷之八

宗統編年卷之九

第二世祖

諱慧可造少林安心得法逮初祖西歸乃闡化

武帝丁巳大同三年 魏大統三年 東魏天平四年

第二世鄴都祖嗣宗統 五十一年

戊午四年 發明 西天遐隔故書祖住世傳法明宗統有在也東土止書某年資事闡

宗統者而不書住世傳法明遼近昭然文獻足徵也

己未五年東魏興和元年

詔取初祖遺履少林寺供養

宋雲奉使西域回遇初祖於葱嶺見手携隻履翩翩而逝雲問祖何往曰西天去雲歸具奏其事帝令啓壙唯空棺一隻革履存焉舉朝爲之驚歎奉詔取遺履於少林寺供養

梁主撰初祖道行碑

初帝遇初祖因緣未契及聞化行魏邦遂欲自撰祖碑而未暇也及聞宋雲事乃成之刻石鍾山

庚申六年　辛酉七年　壬戌八年

癸亥九年　甲子十年　乙丑十一年

丙寅中大同元年

丁卯太清元年

湘東王記室虞孝敬撰內典博要三十卷

戊辰二年　己巳三年　或問梁武事佛而困殍臺城佛法之驗安在也答曰梁報各有因緣佛法一切平等梁武奉佛蓋登道岸將來決證菩提臺城之報乃往昔已定之業于今會值亦復何尤具正信者自可鑒此疑也

文帝諱綱在位二年

文帝庚午大寶元年北齊天保元年

法師慧聞遙禀龍樹祖

聞北齊高氏因閱龍樹祖大智度論發明中道遂遙禀承是爲台宗二祖

辛未二年北齊天保二年

祖度僧璨作北齊天平二年者誤

有一居士年踰四十不言名氏聿來設禮而問祖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祖曰將罪來與汝懺士良久曰覓罪了不可得祖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士曰今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祖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佛法無二僧寶亦然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祖深器之即爲剃髮曰是吾寶也宜名僧璨其年三月十八日於光福寺受具自茲疾漸愈

祖回示向居士書偈

向居士幽棲林野木食澗飲北齊天保初聞禪盛

化乃致書曰影由形起響逐聲來弄影勞形不識形爲影本揚聲止響不知聲是響根除煩惱而趣涅槃喩去形而覓影離衆生而求佛果喩默聲而求響故知迷悟一途愚智非別無名作名因其名則是非生矣無理作理因其理則爭論起矣幻化非眞誰是誰非虛妄無實何空何有將知得無所得失無所失未及造謁聊申此意伏望答之祖回示曰備觀來意皆如實眞幽之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謂瓦礫豁然自覺是眞珠無明智慧等無異當知萬法卽皆如愍此二見之徒輩申辭措筆作斯書觀身與佛不差別何須更覓彼無餘居士捧披祖偈乃申禮覲密承印記

佛滅後一千五百年

元帝名繹在位三年

元帝壬申承聖元年

癸酉二年

祖付僧璨衣法

僧璨執侍經二載祖遂囑累付以衣法偈曰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花生本來無有種花亦不曾生叉曰汝受吾教宜處深山未可行化當有國難般若多羅懸記所謂心中雖吉外頭凶者是也吾亦有宿累今往酬之汝諦思聖記勿罹世難俟時傳化

祖度僧那

那馬氏子少而神儁年二十一講禮易於東海聽者如市投祖出家自是手不執筆盡棄世典惟一衣一鉢一坐一食奉頭陀行後謂門人慧滿曰祖師心印非專苦行但助道耳若契本心發隨意眞光之用則苦行如握土成金若惟務苦行而不明本心爲愛憎所縛則苦行如黑月夜履於險道汝欲明本心者當審諦推察遇色遇聲未起覺觀時心何所之是無耶是有耶既不墮有無處所則心珠獨朗常照世間而無一塵許間隔未嘗有一剎那頃斷續之相

甲戌三年

祖往鄴都化導

詔國內一切禪師入臺供養應供不書此書以其普也

慧思諷法師慧聞

思武津李氏子頂有肉髻牛行象視辭親入道及稟具常習坐日唯一食晝夜攝心乃往受學聞大師經三七日獲宿智通悟法華三昧

敬帝名方智在位三年

敬帝乙亥紹泰元年　丙子太平元年西魏禪周

丁丑二年梁禪陳又陳永定元年

陳姓陳氏

武帝名霸先代梁在位三年

武帝戊寅永定二年

法師慧思造金字經

思嘗示衆曰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已求莫從他覓覓即不得得亦不眞以末法多難發大誓願修行度世造金字摩訶般若波羅蜜及法華經二部函以七寶琉璃發願普見色身盡未來際爲衆講說令衆生信不退惡法消除善緣成就至彌勒佛出世說般若時金經出見光明震耀見聞證道於十方佛界亦復如是

己卯三年

文帝名蒨在位七年改元者二

文帝庚辰天嘉元年齊乾明元年

智顗諷大蘇山

顗字德安荊州華容人七歲聞僧誦法華經忽自記憶十五禮佛誓志出家十八依果願寺僧法緒剃度二十進具謁光州大蘇山慧思大師思示以普賢道場說四安樂行顗入觀三日悟法華三昧獲旋陀羅尼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

辛巳二年周保定元年齊太寧元年　壬午三年齊河淸元年

癸未四年　甲申五年

乙酉六年　彗星見

栴檀佛像至淮南

丙戌天康元年

臨海王丁亥光大元年

戊子二年

大師慧思自大蘇山往南嶽

思嘗以般若法華二經爲衆發解命門人智顗代

講至一心具萬行有疑請決思曰汝所疑乃大品次第意耳未是法華圓頓旨也吾昔於夏中一念頓發諸法見前吾既身證不必致疑遂以是年至南嶽謂衆曰吾寄此山止期十載吾身前曾歷此處指示宿蹟宛然猶在又指一林泉勝異處曰此古寺也吾昔曾居俾掘之基址猶存自此化道彌盛陳主屢致供訊目爲大禪

宣帝 名頊在位十四年

宣帝己丑大建元年 齊武平元年

智顗辭南嶽往金陵闡化

顗辭思往金陵宣化凡說法辯才無倦以五時 華嚴阿含方等般若法華涅槃 判如來一代教相以四教 頓漸秘密不定 判化儀以四教 藏通別圓 判化法謂法華爲一乘妙典出五重玄義 釋名辯體明宗論用判教相 以釋之依一心三諦示三止觀 空假中 一一觀心念念不可得復示六即 一理即佛即本體以化眺名相者二名字即佛令未除妄想者聞名信解三觀行即佛令因解修觀返源達本四相似即佛觀行功深發相似用五分眞即佛得眞如用一念成佛六究竟即佛無明永盡證無所證故 通具三身 法報化 隨居四土 一常寂光土法身居之二實報無障礙土登地菩薩所居三方便有餘土四淨穢同居土並爲應化上二乘凡夫所居 身土互融權實無礙晝夜宣演生四種益具四悉檀門人灌頂編記之爲天台教 顗傳章安頂頂傳縉雲威威傳東陽威威傳左溪朗朗傳荊溪然皆以教觀輔翼禪宗後因安史之亂會昌之廢五代兵火之變幾至失傳螺溪尋訪舊聞天台一宗復弘江浙傳至四明荊溪中興教觀至明雲棲宏復闡明之迄今曲水蓮居皋亭龍溪之間傳持未泯諸方講席目爲性宗

大士傅善慧寂

慧示跡雙林廣弘法化如傳所載嘗有偈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四月二十四日示衆曰此身甚可厭惡衆苦所集須愼三業精勤六度若墮地獄卒難得脫常須懺悔弟子問師之發跡可得聞乎曰我從第四天來爲度汝等次補釋迦故大品云有菩薩從兜率天來諸根猛利疾與般若相應即吾是也言訖趺坐而逝七日後有沙門法猛持繡彌勒像及九乳鐘來鎮其龕

庚寅二年　辛卯三年　壬辰四年

癸巳五年

甲午六年　五月周主宇文邕毀像法　發明大道無形。不可毀也。邕所毀者。乃像法耳。故書法如此

沙門慧遠道琳抗論廷辯法師靜藹刎身狥法

發明　遠排衆出對。琳抗論酧酢。雖不能迴邕之妄。然衛法救世之心盡矣。至藹痛切捐生捧心而逝。其悲懸血誠。不可泯也。故並書之

毀法詔下。沙門慧遠排衆出對與邕反復論辯。邕皆屈無對。道琳與邕議論二十餘日酧酢七十番。邕亦不能屈。然邕決欲行法師靜藹聞詔下慨然詣闕上表。引見極陳禍福。指證明白。邕爲改容。顧已行之詔不可返。謝遣欲官之。藹退而泣曰何忍見之。遂入終南山號泣七日夜。撰三寶錄二十卷。坐磐石自條其肉。弃腸胃掛松枝上。捧心而逝

乙未七年

丙申八年

法師智顗謝遣徒衆隱天台山佛隴峯

丁酉九年　周主邕感癘疾。殂。邕入地獄受大極苦。求隋文帝救之。見冥報記

性宗第三世南嶽大師慧思寂

思習慈忍行。奉持三聚戒。將順世囑門人常修法華般舟念佛三昧方等懺悔。期於見證。是年六月二十二日屏衆泯然而逝

戊戌十年　己亥十一年　庚子十二年

辛丑十三年　是年隋代周。又爲隋開皇元年

隋姓楊氏。都長安。天下爲一

壬寅陳大建十四年。隋開皇二年

長城公名叔寶立。七年

癸卯陳後主叔寶至德元年。隋開皇三年

甲辰至德二年。開皇四年　乙巳三年。五年　丙午四年。六年

丁未陳禎明元年。隋開皇七年

祖韜光晦跡

祖於鄴都化導四衆皈依。凡三十四年。遂韜光混迹變易儀相人莫之測　發明　祖雖儀衆。尙有六年。然既混迹韜光。宗統之紀。當止於是年

第三世祖

諱僧璨。不言姓氏邑里。以白衣謁二祖。得度傳法後隱舒之皖山。往來太湖縣司空山。後周毀法時。祖深自韜晦。居無常處。積十餘載人無知

0141

者至是二祖韜光祖乃紹化

戊申 陳禎明二年 隋開皇八年

第三世羅浮祖嗣宗統十九年

隋文帝 名堅代周在位二十四年改元者二

文帝己酉開皇九年 是年陳亡天下爲一

庚戌十年　辛亥十一年

壬子十二年

祖示沙彌道信解脫法門

有沙彌(梵語沙彌此云勤息)道信者年十四來禮祖曰願和尚(梵語和尚此云力生謂一切道法由此師之力而生也)慈悲乞與解脫法門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祖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

癸丑十三年

第二世鄴都大祖祖示寂

祖韜光六載以宿業故因至莞城縣匡救寺說法有憤嫉之者興謗於邑宰祖怡然委順而化時年一百七歲

安隱忍日永明壽禪師垂誡云學道之門別無奇特只要洗滌根塵下無量刧來業識種子汝等但能消除情念斷絕妄緣對世間一切愛欲境界心如木石相似直饒未明道眼自然成就淨身又云深嗟末世只學虛頭全無實解步步行有口口談空自不實業力所牽更教人撥無因果便說飲酒食肉不礙菩提行盜行婬無妨般若生遭王法死陷阿鼻諸佛出來也無救你處若割心肝如木石相似便可食肉若喫酒如喫屎尿相似便可飲酒若見端正男女如死屍相似便可行婬若見己財他財如糞土相似便可侵盜饒你鍊得到此田地亦未可順汝意在直待證無量聖身始可行世間逆順事古聖施設豈有他心只爲末世僧尼少持禁戒恐賺他向善俗子多退道心所以廣行遮護千經所說萬論所陳若不去婬斷一切淸淨種乃至若不去酒斷一切智慧種如何後學略不聽從自毀正因反行魔說夫永明無量壽之應身觀其垂誡與楞嚴三決定義同一慨切後代魔子或借二祖調心之言爲口實如刻糞作旃檀佛說名爲可

憐憫者昔玉泉皓禪師製犢鼻裩書歷代祖師名字有狂僧效之皓見而詬曰汝具何道理敢以爲戲事耶嘔血無及矣僧尋於鹿門如所言而逝夫酒仙蜆子皆散聖中人應時而出以救一期之病非傳佛心宗者所宜效颦也至於末後一段光明輔疑爲信今之大言不慚者能如是乎

或謂之祖住世一百七歲韜光混迹皆爲償債而然祥符曰似則似也然祖之方便有非一切所能測識者唯證乃知毋庸擬議也

甲寅十四年　乙卯十五年　丙辰十六年

丁巳十七年

性宗天台第一世智者大師智顗寂於剡東石城寺

十一月十七日帝遣使至天台詔迎顗將行告門人曰吾今往而不返汝等當成就佛隴南寺一依我圖門人曰若非師力豈能成辦顗曰乃是王家所辦汝等見之吾不見也二十一日到剡東石城寺百尺石像前不進二十四日顧侍者曰不久應去大士來迎吾其西矣門人智朗請曰不審何位何生顗曰吾不領衆必淨六根損己利他獲預五品耳命筆作觀心偈示諸法門綱要訖趺坐而逝壽六十臘四十

祥符蔭曰止觀玄義皆圓極一心妙該萬法當禪宗初來未大舉揚之時而師能表裏導引之至其玉立精嚴淨業成就則又師之緒餘也

戊午十八年　己未十九年　庚申二十年

辛酉仁壽元年

詔天下建舍利塔（書何著普也）

帝龍潛時遇梵僧授舍利一裹曰檀越他日爲普天慈父此大覺遺靈留與供養帝作七寶箱貯之是年六月十三日詔岐州等三十州各建塔帝親以七寶箱奉三十舍利置於御座燒香禮拜曰願弟子常以正法護持三寶救度一切衆生乃取金瓶瑠璃瓶各三十以瑠璃瓶盛金瓶置舍利於其內薰陸爲泥塗蓋而印之諸沙門各奉而行初入州境總管刺史夾道步引四部大衆威儀齋肅共以寶蓋旛幢華臺珠幔種種音樂盡來供養圍繞

限十月十五日午時同下石函帝於是時執珪降階率文武百僚燒香及舍利入塔處處表聞皆有感應

壬戌二年

祖付道信衣法

信服勞九載後於吉州受戒侍奉尤謹祖屢試以玄微知其緣熟乃付衣法偈曰華種雖因地從地種華生若無人下種華地盡無生

癸亥三年

祖適羅浮山

祖告道信曰昔可大師付吾法後往鄴都行化三十餘年今吾得汝何滯此乎乃適羅浮山

甲子四年

煬帝名廣在位十三年按諡法好內遠禮曰煬

煬帝乙丑大業元年

祖自羅浮山還著信心銘

信心銘曰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見前莫存順逆違順相爭是爲心病不識玄旨徒勞念靜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舍所以不如莫逐有緣勿住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止動歸止止更彌動惟滯兩邊甯知一種一種不通兩處失功遣有沒有從空背空多言多慮轉不相應絕言絕慮無處不通歸根得旨隨照失宗須臾返照勝却前空前空轉變皆由妄見不用求眞惟須息見二見不住愼莫追尋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由境滅境逐能沉境由能境能由境欲知兩段原是一空一空同兩齊含萬象不見精麤甯有偏黨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小見狐疑轉急轉遲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任性合道逍遙絕惱繫念乖眞昏沉不好不好勞神何用疏親欲取一乘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爲愚人自縛法無異法妄自愛著將心用心豈非大錯迷生寂亂悟無好惡一切兩邊良由斟酌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眼若不寐諸夢自除

心若不異萬法一如一如體玄兀爾忘緣萬法齊觀歸復自然泯其所以不可方比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既不成一何有爾究竟窮極不存軌則契心平等所作俱息狐疑盡淨正信調直一切不留無可記憶虛明自照不勞心力非思量處識情難測眞如法界無他無自要急相應惟言不二不二皆同無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延促一念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同大忘絕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卽是無無卽是有若不如是必不須守一卽一切一切卽一但能如是何慮不畢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

丙寅二年

第三世羅浮鑑智祖示寂　發明禪宗初來祖師弘道傳法居無定止二祖稱鄴都三祖稱羅浮者以曾過化存神故從稱之也

祖還山逾時士民奔禮大設檀供祖爲四衆廣宣心要訖於法會大樹下合掌立化時十月十五日也四衆建塔供養塔曰覺寂

祥符蔭曰祖信心銘如取香水海中乳注之七寶瓶以灌一切凡聖頂蒙其一滴者無不透體清涼當下受用後來法海波瀾盡從這裏流出千古而下其尙知所朝宗乎毋爲飲水區河之見也

第四世祖

諱道信姓司馬氏世居河內後徙於蘄州廣濟縣生而超異幼慕空宗諸解脫門宛如宿習旣嗣祖法攝心無寐脇不至席者六十年

丁卯大業三年

第四世蘄春祖嗣宗統四十五年

沙門靜琬創刻石藏經

幽州智泉寺沙門靜琬慮三災壞劫時大法湮沒乃創刻石藏經板封於涿州之西白帶山山有七洞洞洞皆滿由大業至唐貞觀十二年願未終而化門人導暹法儀等相繼五世而經亦未完歷唐及宋代不乏人元至正間有高麗沙門慧月續其緒尙未卒業明無聞爲其事顚末具載雲居各碑記

祥符蔭曰末劫衆生非佛法何以拯濟但其福薄障深難逢佛法南嶽思大師誓以願力住世奉持佛法俟見慈氏琬公創刻石經爲三災苦海作大津梁二師之大行弘慈眞塵剎身心護持法脈者

矣

戊辰四年　己巳五年　庚午六年

辛未七年　壬申八年　癸酉九年

甲戌十年　乙亥十一年　丙子十二年

丁丑十三年

祖抵吉州解賊難

時隋季兵起羣盜圍吉州七旬不解萬衆惶怖祖愍之教令念摩訶般若時賊衆望雉堞間若有神兵乃相謂曰城內必有異人稍稍引去圍遂解

隋文帝寫經四十六藏十三萬卷修治故經四百部造金銅檀像六千餘萬尊修治故像一百五十萬九千尊宮內造刺繡織成像畫像五彩珠幔以億計崇葺寺宇五千餘所番譯經論垂五百卷煬帝置翻經館四時供養無乏

祥符廕曰世俗之見每以作福費財爲言試觀隋朝莊嚴佛事如是其盛而當時海宇之大戶財之富冠絕古今未嘗少損是知福報從心供養三寶則其量無盡若貪吝自封轉瞬泡幻終歸於空譬如有嘉種良田而不善加種穫付之碩鼠荒茨也亦可悲夫

唐 姓李氏 都長安

高祖 名淵受隋禪而有天下在位九年

高祖戊寅武德元年　己卯二年

庚辰三年　辛巳四年　壬午五年

癸未六年

甲申七年

祖返蘄春破頭山

乙酉八年　夏沙汰僧道　太白經天　帝傳位

傅奕上疏請除佛法上詔百官議其事唯太僕卿張道源是奕言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人者無法當治其罪又曰地獄之設正爲是人典儀李師政上內德論三篇懇切詳明上悟奕等挾私不獲已乃詔沙汰天下僧道

祥符廕曰沙汰治世之教是也而實有功於佛門傅奕之所以言沙汰者非也而原未知夫佛法佛法之波靡由於僧衆之汎濫汰其不如法者而佛

法自嚴此正佛之所以付囑國王大臣者其意有在也而凡世之爲國王大臣者當體世尊付囑之意顯密護持申明大道毋狥私見共正人心斯得之矣李君之論可謂精識讜議者也

丙戌九年

太宗（名世民在位二十三年）

太宗丁亥貞觀元年　分天下爲十道（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劍南。嶺南）

戊子二年　己丑三年　庚寅四年

辛卯五年

祖度栽松道者

祖住破頭山學侶雲臻有栽松道者年已耄禮祖而請曰法道可得聞乎祖曰汝已老脫有聞其能廣化耶儻若再來吾尚可遲汝道者禮拜而去

壬辰六年

性宗天台第二世法師章安灌頂寂

頂住天台嘗著涅槃玄義疏安洲溪流湍急歲常溺人頂誓曰若此溪平當於此演法俄白沙漲漫平如玉鏡乃講光明法華以答靈惠頂每宴坐有天花飄墜其側八月日室有異香合掌稱佛及二大士名而化

癸巳七年　甲午八年　乙未九年

丙申十年　丁酉十一年

戊戌十二年

祖度弘忍

祖一日往黃梅縣路逢一小兒骨相奇秀異乎常童問曰子何姓答曰姓卽有不是常姓祖曰是何姓答曰是佛性祖曰汝無姓耶答曰性空故無祖默識其法器俾侍者至其母所乞令出家母以宿緣故殊無難色遂捨爲弟子名弘忍

己亥十三年

庚子十四年

相宗法師華嚴帝心法順寂

順降迹雍州萬年杜氏如晦族長也神異炳著帝嘗苦勞熱詔問何以蠲除順曰但頒大赦聖躬自安帝從之疾頓瘳因錫號曰帝心大弘華嚴圓頓

之旨作法界觀普作法身頌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猪左膊上五月寂門人智儼傳其教

二祖支下第三世禪師慧滿寂

滿滎陽張氏子嗣法僧那後奉頭陀行唯蓄二鍼冬則乞補夏則捨之所至伽藍破柴製履住無再宿持鉢周行聚落隨得隨散索爾虛閑有請宿齋者曰待天下無僧滿方受請嘗示人曰諸佛說心令知心相虛妄今乃重加心相深違佛意又增論議殊乖大理於陶冶中坐化

辛丑十五年

壬寅十六年

祖入牛頭山度懶融

祖遙觀牛頭山氣象知彼有異人乃躬自尋訪問寺僧此間有道人否曰出家兒那個不是道人祖曰阿那個是道人僧無對別僧曰此去山中十里許有一懶融見人不起亦不合掌莫是道人麼祖遂入山見融端坐自若曾無所顧祖問曰在此作甚麼融曰觀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融無對便起作禮曰大德高棲何所祖曰貧道不決所止或東或西融曰還識道信禪師否祖曰何以問他融曰嚮德滋久冀一禮謁祖曰道信禪師貧道是也融曰因何降此祖曰特來相訪莫更是宴息之處否融指後面曰別有小菴遂引祖至菴所繞菴惟見虎狼之類祖乃擧兩手作怖勢融曰猶有這個在祖曰這個是甚麼融無語少選祖却於融宴坐石上書一佛字融覩之竦然祖曰猶有這個在融未曉乃稽首請說眞要祖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闕少與佛何殊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嗔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臥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融曰心旣具足

何者是佛何者是心祖曰非心不問佛問佛非不心融曰既不許作觀行於境起時心如何對治祖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强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眞心任徧知汝但隨心自在無復對治卽名常住法身無有變異吾受璨大師頓教法門今付於汝汝今諦受吾言只住此山向後當有正人達者紹汝玄化（先是融幽棲石室有百鳥銜花之異至是絕迹後法席之盛擬黃梅）

癸卯十七年

祖四詔不起

帝嚮祖道味欲瞻風采遣使詔祖赴京祖上表遜謝前後三返堅以疾辭第四度命使曰如果不起取首來使至山諭旨祖引頸就刃神色儼然使異之回以狀聞帝彌加欽歎就賜珍繒以遂其志

甲辰十八年

乙巳十九年

三藏法師玄奘西域回至西京詔百官具儀仗迎經像

發明（教法東來譯經請法者不可勝紀別有載籍皆不具書此書何嘉法師之願力超于人也）奘以貞觀二年離唐西逝求佛大乘經論以決羣疑經涉寒暑一十七年備歷艱難險阻誓志不回奉身前邁周覽大小百三十國佛之遺蹟一一躬瞻致敬所獲二乘三藏梵冊總六百五十七部將抵西京具表奏聞時帝在洛陽見表大悅勅西京留守左僕射房玄齡使有司迎待奘聞帝欲問罪遼濱恐稽緩不及乃倍途而進於貞觀十九年正月二十七日至都亭驛明日二十八己丑左僕射梁國公房玄齡承勅遣右武侯大將軍侯莫陳實雍州司馬李叔愼長安縣令李乾祐並普勅四衆嚴設迎供之具齊集朱雀街其從如雲儀仗周列金花散彩珠珮流音旛幢導前爐薰殿後奉迎新至經像於弘福寺數十里內都人士子內外官僚瞻仰歌詠闐噎道旁有司恐相騰踐各令當處燒香散花無得移動時衆同見天見五色綺雲周匝紛郁至寺而合奘所得舍利一百五十粒金銀栴檀寶像七尊並經論等具供弘福寺奘以二月己

亥見帝於儀鸞殿帝迎慰甚厚廣問山川風俗欲奘偕征高麗奘謝辭願就少林譯經帝令卽就弘福寺翻譯勅玄齡供給所須詳見本傳

丙午二十年

奘等譯經上表以聞帝親揮翰製序御慶福殿詔帝撰大唐三藏聖教序何嘉信法也

奘坐百官侍令弘文舘學士上官儀宣讀序文凡七百八十一字奘表謝帝復報手書

丁未二十一年

戊申二十二年

祖付弘忍衣法

偈曰華種有生性因地華生生大緣與性合當生生不生付法已遂以學徒委之祖一日告衆曰吾昔武德中遊廬岳登絕頂望破頭山見紫雲如蓋下有白氣橫分五道汝等會否衆皆默然忍曰莫是他後佛法分枝否祖曰善

己酉二十三年

高宗名治在位三十四年

高宗庚戌永徽元年

辛亥二年

第四世蘄春大醫祖示寂

閏九月四日祖忽垂誡門人曰一切諸法悉皆解脫汝等各自護念流化未來言訖安坐而逝壽七十有二塔於本山曰圓寂

安隱忍曰汾陽無業禪師曰古德道人得意之後茅茨石室向折脚鐺中煑飯喫過三二十年大忘人世隱跡巖叢君王命而不來諸侯請而不赴豈同我輩貪名愛利如短販人又僧問大珠如何是大涅槃珠云不造生死業是大涅槃曰如何是生死業珠曰求大涅槃是生死業圓覺經云生死涅槃猶如昨夢夫涅槃且不可求況餘事耶

佛滅後一千六百年

宗統編年卷之九

第五世祖

諱宏忍。黃梅縣人也。先爲破頭山中栽松道者。請法於四祖。祖許以再來。乃去。行水邊見一女子浣衣。揖曰。寄宿得否。女曰。我有父兄可往求之。曰。諾我即敢行。女首肯之。即回策而去。女周氏季子也。歸輒孕。父母大惡逐之。女無所歸。日傭紡里中。夕止於衆館之下。已而生一子。以爲不祥。棄濁港中。明日見之。泝流而上。氣體鮮明。大驚異。遂舉之。成童隨母乞食。里人呼爲無姓兒。逢一智者歎曰。此子缺七種相。不逮如來。後遇四祖得法。嗣化破頭山

唐高宗壬子永徽三年

第五世東山祖嗣宗統二十一年

四月八日。四祖塔戶自開

儀相如生。自後遂不敢復閉

癸丑四年　　甲寅五年　　乙卯六年

丙辰顯慶元年

丁巳二年

道人千歲寶掌寂　發明　掌從初祖悟法。何以不書嗣法。以印證皮髓時。掌不與也。掌應化聖賢。密跡難定。故書法如此

掌中印度人。周威烈十二年丁卯降神。受質則左掌握拳。七歲祝髮乃展。因名寶掌。魏晉之間東遊此土。入蜀禮普賢。留大慈。常不食。日誦般若千餘卷。有詠之者曰。勞勞玉齒寒。似迸巖泉急。有時中夜坐。階前神鬼泣。一日謂衆曰。吾有願住世千歲。今六百二十有六矣。故人以千歲稱之。旋遊五臺。復南歷衡嶽。黃梅。匡廬。尋入建業。會初祖入梁。就而扣請。悟無生忍。武帝高其道。臘延供內庭。未幾如吳。述偈曰。梁城遇導師。參禪了心地。飄零兩浙遊。更盡佳山水。遂徧探兩浙名山。後居浦江之寶嚴。與朗禪師友善。每通問。遣白犬馳往。朗則使青猿。故有題朗壁者云。白犬銜書至。青猿洗鉢回。云顯慶二年正旦。手塑一像。至九日成。謂門人慧雲曰。此肖誰。雲曰。與和尚無異。即澡浴易衣。趺坐。謂

雲曰吾住世已一千七十二年今將謝世聽吾偈曰本來無生死今亦示生死吾得去住心他生復來此又囑曰吾滅後六十年有僧來取吾骨勿拒言訖而逝入滅五十四年有剌浮長老自雲門至塔所禮曰冀塔洞開少選塔戶果啓其骨連環若黃金浮卽特往秦望山建窣堵波奉藏以周威烈丁卯至唐高宗顯慶二年實一千七十二年其在此土蓋歷四百餘歲云

四祖支下第一世禪師牛頭山法融寂

邑宰蕭元善請住建初寺辭不克先是善請就寺講大般若經至滅靜品地爲震動遂命入室上首智巖付以法印將下山謂衆曰吾不復踐此山矣時鳥獸哀號踰月不止山前有四大桐樹仲夏之月忽然凋落時顯慶元年也至二年正月二十三日不疾而逝窆於雞籠山融生緣延陵韋氏行化歸里創今天甯寺 皇淸康熙丁卯過菴輪禪師重建大殿題丈室曰懶融堂云

戊午三年　己未四年　庚申五年

辛酉龍朔元年

壬戌二年

沙門威秀表明不拜君親詔依議

四月十五日勅令僧道咸施俗拜京師大莊嚴寺沙門威秀上表徵引經律所以不拜之故及歷朝會典崇奉之意表上集百官中臺議時朝宰五百三十九人請不拜三百五十四人請拜至六月勅不拜君而拜父母尋以道重於所生罷拜親之詔如秀議

祥符蘊曰佛制出家不拜君親佛以法眼明見無差非悖倫傲上也以君爲國主雖有化育之恩僧出世學道志出三界之外得道者重其道未得道者申其志歷代帝王咸令不拜著有令典自宋奉勅住山致有稱臣膜拜者俯狥一時乃踰佛制當時以道自守者或不然今則去古愈遠僧稱知識者蓋爲知時引分未得堅持篤守其道帝王盛有雅重三寶者而無遠公秀公其人表章之何必古道之盡復也至親則生我一世之色身而凡爲僧者以道報親度其親無量刧生死之苦使親得知

有法身向上事以此校之勝於生育色身之恩多矣故親在所不拜不然儼然學佛祖之道而岸傲悖謬烏乎敢亦何以受一切人天禮拜而使之信服乎

大士善導化生淨土

導不知何處人貞觀中見西河道綽九品道場講誦觀經（綽篤志淨土有僧定中見其數珠如七寶大山爲衆講十六觀經將二百遍聽者掐珠念佛響振林谷念佛日以七萬爲限貞觀二年寂衆見化佛空迎天花下散）大喜曰此眞入佛之津要修餘行業迂僻難成惟此法門速超生死於是晝夜禮誦激發四衆每入室長跪念佛并力竭不休雖時寒氷亦須流汗出則爲人演說淨土法門三十餘年不暫睡眠般舟行道方等禮佛護持戒品纖毫不犯好食送厨麤惡自奉乳酪醍醐皆不經口凡有襯施用寫彌陀經十萬卷畫淨土變相三百壁壞寺廢塔所至修營然燈續明常年不絕三衣瓶鉢不使人持行不共衆恐談世事長安道族傳授淨土法門者不可勝數或問念佛往生耶曰如汝所念遂汝所願乃自念一聲有一光明從其口出十至於百光亦如之其勸世偈曰漸漸雞皮鶴髮看看行步龍鍾假饒金玉滿堂豈免衰殘病苦任是千般快樂無常終是到來惟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一日忽謂衆曰吾將西歸乃登樹投身而逝同時有僧懷感得念佛三昧見佛金色玉毫來迎而化

癸亥三年

譯大般若經畢

三藏法師玄奘以己未年奉勅於玉華宮譯大般若至是年冬十月二十三日繙畢凡六百卷進上帝嘉歎曰今觀佛經之若是瞻天望海莫測高深以儒道九流方之如河灐之類溟渤也而世云三教齊致者是妄談耳

甲子麟德元年

三藏法師玄奘寂

春正月五日寂於玉華宮表聞上震慟罷朝三日公卿傷悼上鳴咽悲不能勝謂羣臣曰法師今寂四生失大導師何異苦海方割舟揖遽沉闇室猶

昏燈炬斯掩言已嗟惋不止恩勅再三卜襄葬事

祥符蔭曰法師抗志輕生涉險求法闡唐風於異域揭慧日乎中天闢芘四生法流千古可謂法苑之元勳緇林之備美矣

乙丑二年　丙寅乾封元年

丁卯二年

律師京兆西明寺澄照道宣寂

宣丹徒人母夢月貫其懷復夢梵僧語曰汝所妊者梁朝律師僧祐祐則南齊剡溪僧護也在胎十二月九歲能賦習業如舊聞厭棄世榮十六依律師智頵出家專精克念感舍利見於寶函受具智律久之晦迹終南山谷地泉湧雪瑞草披芳有異徵遷豐德寺時有羣龍易形男女來禮謁及異人常獻奇花珍果非世所有者善處士孫思邈詔充西明寺上座同三藏法師玄奘譯經時廷勅令僧拜上啓止之精修戒行三衣皆紵一食唯菽每感天人梵釋等往來諮受律相及毗沙門天王太子那吒密侍神蹟多端秘而不言撰法門文記廣弘明集續高僧傳三寶錄羯磨戒疏行事鈔義鈔等二百二十餘卷春秋七十二臘五十二將寂之前有天來庭除禮白曰師當生覩史天持物一包云是棘林香云乃安坐十旬而化時十月三日靈昌太守李邕工部郎中嚴厚本各撰碑頌以久居終南故稱南山為塔曰淨光

祥符蔭曰如來滅後戒乃大師如搆華堂當培基址未有了明體性而撥棄毗尼者縱身心之解脫必清淨以無依律師辯洽精嚴提綱振紀誠可謂法門憲章禪流砥柱者也

戊辰總章元年

西明寺釋道世撰法苑珠林成

凡一百卷始從刧量終於雜記分門別序十稔乃成蘭臺郎李儼為之序

己巳二年　庚午咸亨元年

辛未二年

居士盧慧能來參經八月付衣

居士盧慧能自新州來參謁祖問曰汝自何來盧

曰嶺南祖曰欲須何事盧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
人無佛性若爲得佛盧曰人即有南北佛性豈然
祖令隨衆作務盧曰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
性即是福田未審和尚教作何務祖曰這獦獠根
性太利著槽廠去盧禮足而退便入碓坊服勞於
杵臼晝夜不息經八月祖知付授時至告衆曰正
法難解不可徒記吾言持爲己任汝等各自隨意
述一偈若語意冥符則衣法皆付時會下七百餘
僧上座神秀者學通內外衆所宗仰咸推稱曰若
非尊秀疇敢當之神秀竊聆衆譽不復思惟乃於
廊壁書一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
拂拭莫使惹塵埃祖因經行忽見此偈知是神秀
所述乃讚歎曰後代依此修行亦得勝果其壁本
欲令處士盧珍繪楞伽變相及見題偈在壁遂止
不畫各令念誦盧在碓坊忽聆誦偈乃問同學是
何章句同學曰汝不知和尚求法嗣令各述心偈
此則秀上座所述和尚深加歎賞必將付法傳衣
也盧曰其偈云何同學爲誦盧良久曰美則美矣

了則未了同學訶曰庸流何知勿發狂言盧曰子
不信耶願以一偈和之同學不答相視而笑盧至
夜密告一童子引至廊下盧自秉燭請別駕張日
用於秀偈之側寫一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
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祖後見此偈曰此是
誰作亦未見性衆聞祖語遂不之顧逮夜祖潛詣
碓坊問曰米白也未盧曰白也未有篩祖以杖三
擊其碓盧即以三鼓入室祖告曰諸佛出世爲一
大事故隨機大小而引導之遂有十地三乘頓漸
等旨以爲教門然以無上微妙祕密圓明眞實正
法眼藏付於上首大迦葉尊者展轉傳授二十八
世至達磨居於此土得可大師承襲以至於今以
法寶及所傳袈裟用付於汝善自保護無令斷絕
聽吾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
無性亦無生盧跪受訖問法則既受衣付何人祖
曰昔達磨初至人未之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
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不復傳也且當遠隱
俟時行化所謂受衣之人命如懸絲也盧曰當隱

何所祖曰逢懷卽止遇會且藏盧禮足已捧衣而出是夜南邁大衆莫知祖自後不復上堂大衆疑怪致問祖曰吾道行矣何更詢之復問衣法誰得耶祖曰能者得於是衆議盧行者名能卽共奔逐

壬申三年

僧惠明追及盧行者得法而回

行者南行兩月至大庾嶺僧惠明本將軍同數百人來欲奪衣鉢明先及之行者擲衣鉢於石曰此衣表信可力爭耶明擧衣鉢不能動乃曰我爲法來不爲衣也行者曰汝既爲法可屛息諸緣勿生一念吾爲汝說明良久行者曰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惠明言下大悟復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密意旨否行者曰與汝說者卽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邊明曰惠明雖在黃梅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飮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師惠明師也行者曰汝若如是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明又問惠明今宜何往行者曰逢袁則止遇蒙則居明禮辭還至嶺下謂衆曰向涉崔嵬杳無蹤跡當別道尋之趁衆遂散明後居袁州蒙山避祖諱更名道明

癸酉四年

道人萬回入王宮詔度爲僧

回閿鄕張氏子弱齡笑傲佯狂鄕黨莫測有兄萬年久征遼左母思其音信回曰此甚易爾乃告母往至暮而還及持到書鄕里驚異因號萬回回與龍興沙門大明少相狎嘗往來其室屬給諫明崇儼夜過寺見回左右神兵侍衛儼大駭一日回令家人灑掃云有勝客來是日玄奘自西國還訪回回問印度風境了如所見奘作禮圍繞稱是菩薩帝知其異詔入宮度爲沙門時有扶風僧蒙須者先在宮內每日回來回來及回至須曰替到當去旬日而須逝回神異多端館於集賢院給侍二美人嘗有偈曰明暗兩忘開佛眼不繄一法出蓮叢眞空不壞靈智性妙用常存無作功聖智本來成佛道寂光非照自圓通

祥符蔭曰神異變通乃小乘顯化之所爲大乘法

印一切平等聖凡情二俱不涉如同者偈句圓明蓋密機混世乘權利物者也塵世中如同者多但凡夫難測識耳

甲戌上元元年

乙亥二年

第五世東山大滿祖示寂

祖一日告衆曰吾今事畢時可行矣即入室安坐而逝塔曰法雨

第六世祖

諱慧能姓盧氏其先范陽人父行瑫武德中左官南海之新州遂占籍焉母李氏感異夢覺而異香滿室黎明有僧來語瑫曰此子可名慧能語畢不知所之祖不飲母乳遇夜神人灌以甘露三歲父喪母守貧鞠育幼則樵採資養一日鬻薪於市聞客誦金剛經悚立聽之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處冷然感悟而問客曰此何法也客曰此金剛經黃梅忍大師教人恒誦祖聞勃然思出家求法乃乞於一客為母備歲儲遂辭母直抵韶州遇高士劉志略結為友尼無盡藏者即志略之姑也嘗讀涅槃經祖暫聽之即為解義尼敬異之告鄉耆艾請居寶林寺四衆營葺俄成寶坊祖曰本求大法止此何為遂棄之抵黃梅呈偈後三更入室五祖徵其初悟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語祖言下大徹遂啓五祖曰一切萬法不離自性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五祖知悟本性乃告曰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若識本心見自本性即名大丈夫天人師佛遂傳衣法隱於漁獵隊中經四載

丙子儀鳳元年

第六世曹溪寶林祖嗣宗統三十八年

祖至法性寺法師印宗請開法

正月八日祖至廣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師講涅槃經暮夜風颺刹旛二僧抗論一日風動一日旛動往復不已祖曰非風旛動仁者心動印宗竊聆竦

然異之延祖上席徵詰奧義知祖受法黃梅於是印宗執弟子之禮乃告四衆曰印宗具足凡夫今遇肉身菩薩因請出所傳衣鉢悉令瞻禮至十五日集諸名德爲祖剃髮二月八日就法性寺智光律師授滿分戒其戒壇卽宋求那跋陀三藏之所立也三藏記云後當有肉身菩薩在此壇受戒又梁末眞諦三藏於壇之側手植二菩提樹謂衆曰却後一百二十年有大士於此樹下演無上乘度無量衆祖受戒已於樹下開示大法宛如宿契（印宗會參黃梅有所證悟）

丁丑二年

祖開法曹溪里人陳亞仙捨山成寶林寺

韶州刺史韋據請於大梵寺說法幷受心地戒門人幷記法性寺所說者成錄目爲壇經乃至曹溪寶林寺見堂宇湫隘不足容衆欲廣之遂謁里人陳亞仙乞檀越一坐具地亞仙唯唯祖以坐具一展盡罩曹溪四境四天王出見四隅亞仙願盡捨爲寶坊遂成蘭若一十三所

懷讓生（是爲南岳）

四月八日生於金州杜氏生時白光燭天太史奏白氣應於玄象在安康之分帝問是何瑞太史對曰國之法器不染世榮帝傳勅金州太守韓偕親往存慰見讓炳然殊異性惟恩讓乃安名懷讓

戊寅三年

禪師雙峯（卽牛頭山）第二世智巖寂

巖曲阿人姓華弱冠遇人身長七尺六寸隋大業中爲郎將頻立戰功年四十乞出家宴坐定中覩異僧謂曰卿八十生出家宜加精進嘗在谷中入定山水瀑漲怡然不爲動有舊從軍者入山訪之謂曰郞將狂耶何爲住此答曰我狂欲醒君狂正發感悟歎息而去後謁融得法還住石頭城壽七十八示寂室有異香經旬不散顏色不變遺言水葬臘三十有九

己卯調露元年

庚辰永隆元年

法師台宗第三世法華智威寂

威嗣章安頂住天台鍊丹山剪棘刈茅班荊爲座聚石爲徒晝講夜禪每登座有紫雲覆頂如寶蓋鳥雀旁止自然馴狎衆苦乏水浚一石井纔三尺日給千衆冬夏無竭十一月二十八日趺坐而化異香在室七日不散東陽威傳其教時謂小威

辛巳開耀元年

壬午永淳元年

律師西京恒濟寺懷素寂

素京兆人姓范氏母李夢雲雷震駭有娠誕之夕神光滿室占者云此子極貴當爲王者之師年十歲禮玄奘法師出家依法礪律師學戒得其指南著疏十卷幷四分律記上元三年詔住西太原寺尋歸恒濟撰俱舍論疏十五卷及經律疏鈔共五十卷壽七十四臘五十三奄然坐逝時聞空中天樂劉亮葬之日有鴻鶴繞塔悲鳴至暮乃散南康韋皐撰記素辭翰彙美尤精於律云

相宗慈恩第一世法師窺基寂

基尉遲氏父左金吾將軍松州都督江由縣開國公諱宗其鄂國公德則諸父也母裴氏夢攬月輪吞之有孕年十七奉勅爲玄奘法師弟子凡百經論一覽無遺切問近思勤於著述造疏計將百本尋遊五臺登太行感異夢採得彌勒上生經恍然曰得此慈氏令我造疏通其義乎遂援毫次筆鋒有舍利纍纍而隕二七粒大如含桃色亦可愛次零然而下者如黃粱粟粒感歎希有疏遂不日而成先是奘公從西域法師戒賢親授瑜伽師地唯識宗而基盡領其妙愜廓源流天下後世稱之爲三乘法相顯理宗慈恩教與宣律師善宣忽其坦率一日過談宣每有天使侍役是日基去方來宣怪其遲對曰適大乘菩薩在此金剛翼從者多我曹不得前耳十一月十二日寂壽五十一基矢願生兜率寂之日身光爛然一名乘基高宗製讚稱百本疏主云

祥符蔭曰祥符寺在太湖中爲七十二峯之首創建於唐貞觀年間相傳三藏法師奘公從西竺歸遊東南見此山形彷彿靈鷲因呼爲小靈山屬基

公開法爲傳中載公貌豐碩長八尺氣蓋萬夫項有玉枕十指羅紋皆盤折如印見者讋伏然心慈善每出以三車自隨又稱三車法師晩節祈生內院循戒彌篤云

中宗名顯

中宗癸未弘道元年

甲申嗣聖元二月文明元九月太后光宅元年

乙酉垂拱元年　丙戌二年

丁亥三年

懷讓出家

讓幼樂佛書有三藏玄靜過舍告其父母曰此子若出家必獲上乘廣度衆生至是年方十二辭親往荊州玉泉寺依弘景律師出家

戊子四年　己丑永昌元年　庚寅天授元年

辛卯二年

壬辰如意改長壽元年

禪師仁儉說法王宮

儉即騰騰和尚四月武后詔迎入宮儉視后良久曰會麼曰不會曰老僧持不語戒言訖而去進短歌十九首有曰修道道無可修問法法無可問迷人不了色空悟者本無逆順八萬四千法門至理不離方寸識取自家城郭莫謾尋他州郡不用廣學多聞不要辯才聰俊不知月之大小不管歲之餘閏煩惱即是菩提淨華生於泥糞人來問我若爲不能共伊談論寅朝用粥充饑齋時更餐一頓今日任運騰騰明日騰騰任運心中了了總知且作佯癡縛鈍

癸巳二年　甲午延載元年

乙未天冊萬歲元年

沙門實叉難提等譯華嚴經

初武后聞于闐有梵本華嚴大經遣使求之幷請善梵學者一人隨經以來於是于闐國王以實叉難提此云覺喜遣來應命乙未三月詔入大遍空寺翻譯

沙彌法藏開示華嚴宗旨

藏姓康康居國人初杜順傳晉譯華嚴法界觀於

智儼藏久侍儼盡得其教儼滅藏以巾幘說法武后度爲僧乙未詔藏開示華嚴宗旨方序經題白光昱然自口而出須臾成蓋停空后大悅賜號賢首

禪師牛頭山第三世慧方寂

方延陵人嗣牛頭巖住山十載不出林樾四方學者雲集八月一日謂衆日吾將他適衆見五百許人髻髮後垂狀如菩薩各持旛花而來迎請乃寂山林變白溪澗絕流者七日道俗哀慕聲動山谷壽六十七臘四十

禪師慧安神秀應詔入王宮

安秀俱得法五祖安棲嵩少初隋煬帝嘗徵不赴高宗召亦不赴至是春秋已百餘武后以師禮同秀迎入內道場供養后問安甲子多少曰不記生死之身有若循環環無起盡識心流注無有間斷見漚起滅者乃妄想耳從初識至動相滅時亦只如此何年月可記乎天下之人稱老安國師

丙申萬歲通天元年

丁酉神功元年

懷讓來參　發明（曹溪以後參承者衆雖以具書傳宗統及一二年月有徵者以槩之）

讓受戒後習毗尼藏一日自歎曰夫出家者爲無爲法天上人間無有勝者時同學坦然同謁嵩山安禪師安啓發之乃直詣曹溪禮祖祖問甚處來讓曰嵩山來祖曰什麼物與麼來讓無語（後經八載忽悟）

戊戌聖歷元年　己亥二年　庚子久視元年

辛丑長安元年

賢首法師法藏應詔講華嚴

詔藏講新譯華嚴至華藏世界品地震動召對問帝網十重玄門海印三昧藏敷宣有緒玄旨通貫后聞驚異藏指殿隅金獅子爲喻譬之至一毛頭獅子百億毛頭獅子后乃豁然

壬寅二年

禪師牛頭山第四世法持寂

持江甯人受法牛頭方嗣其席終金陵延祚寺

癸卯三年　甲辰四年

乙巳神龍元年帝復位

祖印懷讓所悟

讓居八年一日忽悟曰說似一物卽不中祖曰還
可修證否讓曰修證卽不無汚染卽不得祖曰只
此不汚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旣如是吾亦如是西
天般若多羅讖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應
在汝心不須速說

梵僧般剌蜜諦賫楞嚴梵夾至高州

時相國房融流高州就制止寺同諦翻譯融筆授

禪師智隍參祖悟道

隍初參五祖自謂已得正受結菴長坐積二十年
祖弟子玄策遊方至河朔聞隍名造菴激以勤求
法要隍遂捨菴徑來謁祖祖垂開抉卽於言下豁
然契悟前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其夜河北士
庶聞空中聲云隍禪師今日始得道也後回河北
開化四衆

僧志徹禮謁曹溪

徹初名行昌姓張少任俠自南北分化二宗主雖
忘彼我而徒侶競起愛憎北宗忌祖傳衣囑行昌
剌祖祖預知其事置金十兩於座間昌懷刃入室
祖舒頸就之昌揮刃者三都無所損祖曰只負汝
金不負汝命昌驚仆久而方蘇求哀悔過願出家
祖以金授曰汝且去他日易形而來吾當攝受昌
遂宵遁出家精進一日過曹溪謁祖曰蒙和尙赦
罪今雖出家苦行難報深恩其惟傳法度生乎弟
子嘗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乞和尙慈悲祖便
與之宣說昌如醉醒說偈曰因守無常心佛演有
常性不知方便者猶春池拾礫我今不施功佛性
而見前非師相授與我亦無所得祖曰汝今徹也
宜名志徹禮謝而去

遣使薛簡奉詔迎祖以疾辭

詔云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
乘二師並推讓云南方有能禪師密受忍大師衣
法可就彼問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師願師慈念
速赴上京祖上表辭疾願終林麓簡問曰京城禪
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

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祖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言如來若坐若臥。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無生無滅。是如來淸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淸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耶。簡曰。弟子回京。主上必問。願師慈悲指示心要。傳奏兩宮及京城學道者。譬如一燈然百千燈。冥者皆明。明明無盡。祖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故淨名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簡曰。明喩智慧。暗喩煩惱。修道之人。若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祖曰。煩惱即是菩提。無二無別。若以智慧照破煩惱者。此是二乘見解。羊鹿等機。上智大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祖曰。明與無明。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減。在聖賢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祖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不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不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淸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表奏師語。有詔謝祖。幷賜摩衲袈裟。絹五百尺。寶鉢一口。

十二月十九日勅改古寶林爲中興寺

行思來參令首衆

思吉州劉氏子。幼歲出家。每羣居論道。思惟默然。後參祖。問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甚麼來。思曰。聖諦亦不爲。祖曰。落何階級。思曰。聖諦尙不爲。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令首衆。

玄覺參

覺永嘉戴氏子。精止觀法門。因閱維摩經。發明心地。後遇左谿激勵。與玄策同參。祖初到。振錫繞祖三匝。卓然而立。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來。生大我慢。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曰。體即無生。了

本無速曰如是如是於時大衆無不愕然覺方具威儀禮拜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曰本自無動豈有速耶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耶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曰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

丙午二年

五祖支下禪師東都天宮寺大通神秀寂是爲北宗

秀開封尉氏人姓李捨儒服出家久侍東山誓心苦節以樵汲自役五祖深器重之武后欽風召至都下於內道場供養特加禮敬王公士庶望塵拜伏中宗復位尤加崇重大臣張說嘗問法要執弟子之禮寂後勅羽儀法物殯於龍門帝送至橋王公士庶皆至葬所張說及徵士盧鴻一各爲碑誄秀爲兩京法主三帝國師禮敬尊崇異於常等

祖示智通三身四智偈

通看楞伽經約千餘遍不會三身四智禮祖求解其義祖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卽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卽名四智菩提通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祖曰旣會三身便明四智若離三身別譚四智此名有智無身也卽此有智還成無智偈曰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七果因轉但用名言無實性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

丁未景隆元年

五祖支下國師嵩嶽慧安寂

安辭返嵩嶽三月三日囑門人曰吾死將尸向林中待野火焚之俄爾萬回公來見安猖狂握手言論旁侍傾耳都不體會至八日閉戶偃身而寂春秋一百二十八門人遵旨舁置林中果野火自然闍維得舍利八十粒

戊申二年

法師荊州玉泉寺恒景振錫還山

景習天台止觀三被詔入內爲受戒師奏乞歸山詔中書門下及學士於林光宮設齋餞送帝親賦

詩學士中書令李嶠等應和景捧詩振錫而行天下榮之

證聖大師泗洲僧伽寂

伽神化事迹具載本傳三月三日寂勅就薦福寺起塔忽臭氣滿城上祝送歸臨淮言訖異香騰馥

乾符中謚證聖大師

己酉三年

勅賜中興寺額爲法泉新州舊居爲國恩寺

庚戌景雲元年

睿宗名旦在位二年

祖示一相三昧一行三昧

祖示衆略曰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人具此三昧決獲菩提

祥符廕曰初祖示入道之要不出理行二種今祖垂示一相一行三昧融凡聖之情見發本體之妙用眞實達道者日用親證方契如如否則觸處猶存隔礙未能念念與道相應也

辛亥二年

壬子太極元年玄宗先天元年

祖付法

祖告懷讓行思等曰吾忝受忍大師衣法今爲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汝等性根淳熟堪任大事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頓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

祥符廕曰祖當法運中開羣機淳熟之時其所說法如大雲時雨普潤皆萌厥後一物不中的脚下騰踏馬駒建立無相三昧直接大機大用不落階級底嶺南消息盡從這裏去一花五葉二桂昌昌頓悟花情菩提果就達摩氏之道於是乎岳立雲擎昭昭天下矣

禪師懷讓往衡嶽居般若寺

度沙彌希遷

問曰和尙百年後當依附何人祖曰尋思去

祖命弟子往新州國恩寺建報恩塔

玄宗名隆基

玄宗癸丑開元元先天二年

祖辭衆歸新州

祖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等速理舟楫大衆留甚堅祖曰諸佛出見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衆曰師從此去蚤晚可回祖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及示讖垂誡等如錄所載

法師京兆大薦福寺義淨寂

淨從咸亨二年出西域經二十五年歷三十餘國得梵本經論四百部以天册元年乙未仲夏還至洛陽天后親迎於上東門命修文館大學士李嶠兵部侍郎張說等二十餘人同於薦福寺翻譯弘法之功不在奘下寂勅塔龍門北岡

第六世曹溪大鑑祖示寂

八月三日祖示衆已沐浴端坐至三更奄然遷化異香彌空白虹委地林木改色禽獸哀鳴遠近緇素如失所天

十一月十三日奉祖龕并衣鉢歸曹溪

時廣韶新三州官僚暨門人僧俗爭迎眞身莫決所之乃焚香禱曰香烟指處師所歸焉時香烟直貫曹溪乃奉龕歸曹溪塔曰元和靈照入塔時白光自塔起上亘天三日始散

祖春秋七十六三十四傳衣三十八剃髮說法三十八年

歷年表曰自西竺一祖嗣統於周穆王癸酉至貞定王辛卯佛滅五百年爲正法住世之初九祖者躬承聖記密持心印東震聖人之教顯示倫常世賴以治而人心尙有約束自貞定王壬辰至東漢光武辛亥佛滅一千年大法行於西竺者周徧純熟而東震聖人之教燬於秦厖出於諸子漢儒之矯雜人心日失其眞不可收拾若非佛法攝受之則漸不可救於是金身應夢像法東垂所以慈濟四生陰翊王化者至矣自壬辰至梁武帝丁未大通元年佛滅一千將五百年大教東來已四百六十年三乘內典廣事翻研梵行高流咸資神用化儀既洽宗旨未申般若智光於焉運照少林初祖雖則直接上根然實無機不被無法不周安心懺

罪大地衆生聞斯二者尙何佛之可成法之可說。自丁未至唐玄宗癸丑開元二年二百餘年之間。六世相承正位凝命眞機密用厚植深培佛祖之道至曹溪而始集此後南嶽靑原分燈照世心宗綿亘雖無分今古然化隨時異道以人弘時節因緣間不容髮也

宗統編年卷之十

宗統編年卷之十一

第七世祖

諱懷讓金州杜氏子住南嶽般若寺

唐玄宗甲寅開元二年

第七世南嶽祖嗣宗統三十一年

靑原祖同嗣宗統二十七年　發明南嶽靑原同紹曹溪正脈臨濟實統五宗。直接單傳。故書法如此。

六祖支下禪師永嘉玄覺寂

覺住溫江學者輻輳號眞覺十月日辭衆端坐入滅覺嘗著證道歌感定中觀見字字皆成金色時有梵僧傳歸西竺翻成梵筴稱爲東土大乘經

乙卯三年

丙辰四年

五祖支下第二世禪師嵩嶽元珪寂

珪伊闕人嗣嵩嶽宴隱於嶽之龐塢一日有神人率羣從來謁覩其貌奇偉非常乃問曰善來仁者何爲而至神曰師甯識我耶珪曰佛與衆生吾一目之豈分別耶神曰吾此嶽神也能生死於人師安得一目我哉珪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神稽首曰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願授以正戒珪曰汝既乞戒即既戒矣戒外無戒又何戒哉師曰此理也我聞茫昧止求師戒我身爲門弟子珪即秉爐正几曰付汝五戒若能奉持即應曰能曰謹受教珪曰汝能不婬乎曰我亦娶也珪曰非謂此也謂無羅欲也曰能珪曰汝能不盜乎曰何乏我也焉有盜

取哉。珪曰。非謂此也。謂享而福淫不供而禍善也。曰能。珪曰。汝能不殺乎。曰實司其柄。焉曰不殺。珪曰。非謂此也。謂有濫誤疑混也。曰能。珪曰。汝能不妄乎。曰我正直焉有妄乎。珪曰。非謂此也。謂先後不合天心也。曰能。珪曰。汝不遣酒敗乎。曰能。珪曰。如是爲佛戒也。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以有心爲物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不爲精。後天地死不爲老。終日變化而不爲動。畢盡寂默而不爲休。信此則雖娶非妻也。雖饗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也。雖醉非惽也。若能無心於萬物。則羅欲不爲婬。福淫禍善不爲盜。濫誤疑混不爲殺。先後違天不爲妄。惽荒顚倒不爲醉。是謂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無佛無衆生。無汝及無我。孰爲戒哉。神曰。我神通亞佛。珪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神竦然避席跪啓曰。可得聞乎。珪曰。汝能戾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汝能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流乎。曰不能。珪曰。是謂五不能也。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卽滅定業。佛能知群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爲三不能也。定業亦不牢久。無緣亦是一期。衆生界本無增減。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爾。神曰。我誠淺昧未聞空義。師所授戒。我當奉行。今願報慈德。效我所能。珪曰。我觀身無物。觀法無常。塊然更有何欲耶。神曰。師必命我爲世間事。展我小神功。使已發心初發心。未發心不信心。必信心。五等人目我神蹤知有佛有神。有能有不能。有自然有非自然者。珪曰。無爲是。無爲是。神曰。佛亦使神護法。師寧隳叛佛耶。願隨意垂誨。珪不得已而言曰。東巖寺之障莽然無樹。北岫有之而背非屏擁。汝能移北樹於東嶺乎。神曰。已聞命矣。然昏夜必有喧動。願師無駭。卽作禮而去。珪門送之。見儀衛逶迤如王者之狀。其夕果有暴風吼雷。棟宇搖蕩。珪曰。神言徵矣。衆可無怖。詰旦和霽。則北巖松栝盡移東嶺。森然行植。珪謂其衆曰。毋令外知。至是年丙辰。囑門人曰。吾

◈入藏八

始居衡嶽吾滅汝當置吾骸於彼言訖若委蛻焉
詔諡三祖鑑智禪師塔曰覺寂之塔 從淮南節度使張延賞疏請也
詔曹溪塔主令韜赴闕辭疾不起
韜依六祖出家祖寂爲塔主帝聆其德風詔令赴
闕韜以疾辭

丁巳五年

律師光州道岸寂
岸潁川唐氏名家子少多奇槩遊學江淮討論百
氏遂洗心出家堅修律儀深入禪慧常居會稽龍
興寺中宗親率六宮請法稟戒圖像於林光宮御
製讚曰戒珠皎潔慧流清淨身局五篇心融入定
學綜眞典觀通實性維持法務綱統僧政律藏冀
兮傳芳象教因乎充盛歷總名藍極承帝眷力辭
還山以是年八月十日右脇而逝門人皆極一時
之選禮部侍郎姚奕撰碑記

戊午六年

己未七年

瑜伽教主金剛智至自西域勅迎就慈恩寺 瑜伽教始此梵

◈傳燈附

語瑜伽此云相應謂三業清淨表裏如一也吾佛設
教一死生之理達鬼神之情通幽明之故慈悲所緣
緣苦衆生以顯密語令衆生直悟本心脫離業苦其
名曰灌頂眞言如以甘露直灌頂門透體清涼除人
熱惱也始於阿難施食不空三藏宣密言於唐土梁
集大德纂爲水陸科儀以通三界幽顯靈祇自此僧
徒因爲瑜伽佛事然必須戒行精嚴理觀通達方能
加持感應若自破律儀借營私食非惟無益損失多
多不可
不懼也
智南印度人傳通三藏及瑜伽密部以開元己未
達於番禺來京勅就慈恩寺尋徙薦福凡所住之
剎必建大曼拏羅灌頂道場作法祈雨無不立應
玄宗深敬信之異跡赫然傾動內外不空三藏等
皆師事之理無不通事無不驗隨問剖陳如鐘虛
受至於語默興居凝然不改喜怒逆順無有異容
瞻禮者莫知津涯自然率服

庚申八年

辛酉九年

禪師神會詔住南陽龍興寺

壬戌十年

癸亥十一年

祖度道一

一在衡嶽日唯坐禪祖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禪圖甚麽一曰圖作佛祖乃取一磚於彼前菴石上磨一曰磨作甚麽祖曰磨作鏡一曰磨磚豈得成鏡耶祖曰磨磚既不成鏡坐禪豈得成佛一曰如何卽是祖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卽是打牛卽是一無對祖又曰汝學坐禪爲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卽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一聞示誨如飲醍醐禮拜問曰如何用心卽合無相三昧祖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又問道非色相云何能見祖曰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一曰有成壞否祖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見道也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華無相何壞復何成一蒙開悟心意超然

大慧杲曰而今禪人理會道牛喩心車喩法但只明心法自明矣但只打牛車自行矣且喜沒交涉若恁麽馬祖驢年也不能得悟去

祥符蔭曰佛祖設教因時而已拈花之旨西天諸祖以及東土六祖以前皆直示心源一言契證大鑑而後機緣漸熟知解横生於是設大法藥以藥之逈絶言思不容擬議穿却一切鼻孔坐斷天下舌頭不入虎穴不得虎子不透重關總非活路打車打牛實全潮之一滴五宗之岷源也

甲子十二年　乙丑十三年　丙寅十四年

丁卯十五年

律師京師崇聖寺文綱寂

綱會稽孔氏子十二齡出家力學切究毗尼操有彝撿口無溢言爲四方來學所歸定力感通靈迹非一奉勅京都翻譯濡朝檀施盡用莊嚴累歷名藍二十餘所刺血書經六百卷中宗孝和皇帝事以師禮疊承恩施悉付常住八月十五日寂春秋九十有二滑臺太守李邕撰碑記

義解沙門中嶽嵩陽寺大慧禪師一行寂

行鉅鹿張氏子丱歲不羣禮普寂禪師出家寂嘗設大會有高士盧鴻自袖撰文置之几謂寂曰此

文將數千言字僻文古請求朗雋者宣之當須面指擿而授之寂呼行行至覽而微笑鴻怪其輕脫及衆集行登堂抗音莊誦一無遺誤鴻愕視久之歎不能已乃遊學律冊之外旁涉陰陽讖緯之書尋訪算術至天台見一院古松數十步門枕流淙淙然岑寂行立於門屏聞院中布算其聲簌簌然而相謂曰今日當有弟子自遠至求算法計合到門無人導達耶又除一算子而謂侍者曰門前水合西流弟子當至行承其言而入稽首盡受其訣門前水復東流玄宗聞之詔入試之命取宮籍以示行流覽一周覆籍誦之如瀉水玄宗不覺降榻曰師眞神聖也漢洛下閎造歷云八百歲當差一日有聖人定之屬大衍歷出行正其差謬編開元大衍歷五十二卷及歷律志玄宗密問社稷祚運行無語徐對曰陛下有萬里之行復封一合子若彈丸內貯物搖之有聲進曰有急則開及幸蜀到成都啓之則藥中蜀當歸也前有橋曰萬里云又曰社稷畢得終吉後昭宗初封吉王及太子德王爲梁滅故行先言之開元十五年十月八日隨駕幸新豐身無諸患忽然沐浴更衣趺坐怡然而寂帝趨視之悲愴不勝詔有司葬於銅人原諡曰大慧禪師御撰塔銘行著攝調伏藏六十卷釋氏系錄一卷疏七卷

戊辰十六年

禪師希遷受具戒於羅浮

遷自六祖寂後上下羅浮往來三峽間是年從羅浮受戒歸曹溪夢與六祖同乘一龜泳於深池覺而曰吾與師乘靈智遊性海久矣又何夢耶

希遷至青原

遷每靜坐寂若忘生第一座發之曰祖非教汝默坐尋思也今行思和尙出世吉州汝因緣在彼遷直詣靜居參禮祖曰子何方來遷曰曹溪祖曰將得甚麼來曰未到曹溪亦不失祖曰若恁麼用到曹溪作甚麼曰若不到曹溪爭知不失遷又曰曹溪大師還識和尙否祖曰汝今識吾否曰識又爭能識得祖曰衆角雖多一麟足矣遷又問和尙自

離曹溪甚麼時至此間祖曰我却知汝溢晚離曹溪曰希遷不從曹溪來祖曰我亦知汝去處也曰和尚幸是大人莫造次他日祖復問遷汝甚麼處來曰曹溪祖乃舉拂子曰曹溪還有這個麼曰非但曹溪西天亦無祖曰子莫曾到西天否曰若到即有也祖曰未在更道曰和尚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學人祖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

己巳十七年

禪師牛頭山第五世智威寂

威江甯陳氏子受法牛頭持爲江左學者所歸二月十八日寂延祚寺壽七十七

庚午十八年

義學沙門京兆西崇福寺智昇撰開元釋教錄

自後漢明帝永平十八年丁卯至唐開元十八年庚午凡六百六十四載中間傳譯緇素總一百七十六人所出大小二乘三藏聖教及聖賢集傳并及失譯人名總二千二百七十八部合七千四十六卷先是道真道宣等各有晉魏漢等錄而重出誤入者多昇乃重經撰次爲二十卷最號精詳又續內典錄圖紀各一卷文筆高博法苑重之

辛未十九年

南嶽祖付道一等法眼

一侍奉九秋日益玄奧入室弟子總有六人祖各印可曰汝等六人同證吾身各契其一一人得吾眉善威儀(常浩)一人得吾眼善顧盼(智達)一人得吾耳善聽理(坦然)一人得吾鼻善知氣(神照)一人得吾舌善談說(嚴峻)一人得吾心善古今(道一)又曰一切萬法皆從心生心無所生法無能住若達心地所作無礙非遇上根宜愼辭說

希遷持書到南嶽

靑原祖令遷持書與南嶽祖曰汝達書了速回吾有個鈯斧子與汝住山遷至彼未呈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師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遷曰甯可永劫受沉淪不從諸聖求解脫祖便休(玄沙曰大小石頭被南岳推倒直至如今起不得)

靑原祖付希遷法

遷回青原祖問子返何速書信達否遷曰書亦不通信亦不達去日蒙和尚許個鈯斧子祇今便請祖垂一足遷便禮拜尋辭往南嶽

祥符蔭曰明暗偏正回互尊貴之旨不消拈出蚤已密印全提矣

禪師道一居建陽佛迹嶺

壬申二十年

瑜伽教主灌頂國師洛陽廣福寺金剛智寂

智於開元十一年奉勅翻譯瑜伽密部十八年又譯諸陀羅尼等法要八月既望於洛陽廣福寺命諸門人曰白月圓時吾當去矣遂禮佛寂然而化壽七十一臘五十一葬於龍門伊川之右勅謚灌頂國師弟子中書侍郎杜鴻漸述碑紀德

癸酉二十一年

禪師道一遷於臨川

甲戌二十二年

乙亥二十三年

瑜伽教主洛京聖善寺無畏寂

畏本天竺烏荼國王讓位於兄出家學道遊中天竺遇達摩掬多授以總持瑜伽密教乃徧禮聖迹入雞足山爲迦葉尊者剃髮神蹟炳著非一折伏九十六宗使異學歸正掬多曰汝與震旦有緣畏乃禮辭途中屢作法利至大唐西境夜有神人白曰此東非弟子界也文殊師利實護神洲禮足而退睿宗知畏將達中國詔將軍史獻出玉門塞以候來儀開元初玄宗夢與眞僧相見姿狀非常躬以丹青寫之殿壁及畏至與夢符帝悅重之尊爲教主甯薛王巳降皆跪席捧器爲奉勅住西明寺翻譯經呪畏性恬澹靜泊然禪觀面奉接儀形者若蓮華敷於淨沼咨承言說者如甘露潤於心田不動聲色消伏羣機神力密嚴無礙不戀開元二十年求還西域優詔留之十月七日無疾而化壽九十九臘八十帝聞訃震悼具威儀護喪事定慧所薰全身不壞累朝旱潦皆就祈請無不徵驗龕供龍門西山廣化寺

祥符蔭曰大道不尙功勳亦猶至治歸於無爲恭

已垂裳不廢臯夔臣鄰之化金剛無畏輩之密護宗持可謂禦侮疏輔之臣也

丙子二十四年

禪師道一至南康龔公山居之

先是此山峯岫魑魅所居人莫敢近犯者災釁立生及師至當宴息時有神紫衣玄冠致禮言捨此地爲清淨梵場自是猛鷙毒螫變心馴擾

南嶽祖遣僧往江西觀化

一闡化江西祖問衆曰道一已爲衆說法未見有個消息來因遣一僧往囑曰待伊上堂時但問作麼生伊道底言語記將來僧如命而往回謂祖曰伊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祖然之

安隱忍曰此塞心性義路之錮鎖摧生死魔軍之利劍而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指南車也金圈棘蓬穿入鼻孔者蓋自此始但不可向癡人說夢耳

丁丑二十五年　戊寅二十六年　己卯二十七年

庚辰二十八年

第七世吉州靑原弘濟祖示寂塔曰歸眞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祖曰廬陵米作麽價十二月十三日陞座告衆跏趺而逝

靑原第二世祖

諱希遷高要陳氏幼而徇齊鄉民多殺牛祀鬼神以義止之數毀祠奪牛俗以之化後造曹溪得度見靑原得法

辛巳二十九年

石頭希遷祖嗣靑原宗統五十年

衡山南寺之東有石狀如臺乃結庵其上名石頭南嶽祖常指學者來參衆乃集鬼神多顯迹聽法祖皆與授戒法

壬午天寶元年　癸未二年

甲申三載正月改年曰載

第七世南嶽般若寺大慧祖示寂塔曰最勝輪

第八世祖

諱道一漢州什邡縣人姓馬氏故俗稱馬祖容貌奇異牛行虎視舌過鼻足下有二輪文幼歲於本邑羅漢寺出家受具於渝州圓律師嗣南

嶽開法江西

乙酉四載

第八世江西馬祖嗣宗統四十四年

南康郡守裴公入龔公山問道

裴公躬勤諮稟祖直示心源每至海霞斂空山月凝照心與境寂道隨悟深

詔名僧碩學赴內道場與本淨禪師論道

淨絳州張氏子受記曹溪住司空山中使楊光庭採藥入山見淨還奏闕庭詔至內道場正月十五日詔與兩街禪學共揚佛法

丙戌五載

制天下度僧尼並令祠部給牒 祠部給牒始此然限僧制衆非知佛法者也故書之以著作俑之非

丁亥六載

戊子七載

己丑八載

懷海參爲侍者

海丱歲離塵三學該練參祖命侍左右

庚寅九載

禪師惟儼從石頭來

儼十七出家納戒衡嶽博通經論嚴持戒律一日歎曰大丈夫當離法自淨誰能屑屑事細行於布巾耶首造石頭之室便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慈悲指示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子作麼生儼罔措頭曰子因緣不在此且往馬大師處去儼稟命恭來禮祖仍伸前問祖曰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者不是子作麼生儼於言下契悟便禮拜祖曰子見甚麼道理儼曰某在石頭處如蚊子上鐵牛祖曰汝既如是善自護持

辛卯十載

佛滅後一千七百年

壬辰十一載

雙峯第四世禪師潤州鶴林徑山玄素寂

侍者懷海悟道

海侍祖經三載一日侍祖行次見一羣野鴨飛過祖曰是甚麼海曰野鴨子祖曰甚處去也海曰飛過去也祖遂把海鼻扭海負痛失聲祖曰又道飛過去也海於言下省悟却歸侍者寮哀哀大哭同事問曰汝憶父母耶曰無曰哭作甚麼海曰我鼻孔被大師扭得痛不徹同事曰有甚因緣不契海曰汝問取和尙去同事問祖曰海侍者有何因緣不契祖曰是伊會也同事歸寮曰和尙道汝會也海乃呵呵大笑次日祖陞座衆纔集海出卷却席祖便下座

癸巳十二載

甲午十三載

祖令惟儼返石頭

儼侍奉三年祖一日問子近日見處作麽生儼曰皮膚脫落盡唯有一眞實祖曰子之所得可謂協於心體布於四肢既然如是將三條篾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儼乃辭祖返石頭一日在石上座次石頭問曰汝在這裏作麽曰一物不爲頭曰恁麽則閑坐也曰若閑坐卽爲也頭曰汝道不爲不爲個甚麽曰千聖亦不識頭以偈讚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祇麽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石頭垂語曰言語動用沒交涉儼曰非言語動用亦沒交涉頭曰我這裏針劄不入儼曰我這裏如石上栽花頭然之

祥符蔭曰石頭指令往江西馬祖示令返石頭古人心眼洞明何嘗分河飲水哉又曰將三條篾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可見擔荷此事不在門庭施設也明矣

法師台宗第五世左溪玄朗寂

朗嗣東陽威宴坐左溪三十年精約自持弟子湛然等數十人傳其敎

乙未十四載　范陽安祿山擧兵反

丙申　天寶十五載至德元

肅宗名亨在位五年改元者四

肅宗丁酉二載

禪師懷海再參付法

海再參侍立次祖目視繩牀角拂子海曰即此用離此用祖曰汝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海取拂子竪起祖曰即此用離此用海掛拂子於舊處祖振威一喝海直得三日耳聾遂付正法

戊戌乾元元年復以載爲年　　己亥二年

庚子上元元年

勅使至曹溪請六祖衣鉢歸內供養詔塔主令韜赴闕以疾辭

禪師大鑑支下洛京荷澤寺眞宗大師神會寂

會襄陽高氏子年十三至曹溪禮祖祖一日告衆曰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會出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祖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汝向後只成得個知解宗徒後於洛陽闡明祖化大爲王臣欽信五月十二日寂塔於洛陽寶應寺勅諡眞宗大師

辛丑二年

禪師大鑑支下司空山大曉本淨寂

詔禪師南陽慧忠至待以師禮

忠諸暨冉氏子得法曹溪居南陽白崖山黨子谷四十餘年不下山道行聞於朝勅中使孫朝進賫詔徵赴京居千福寺待以師禮

壬寅寶應元年

律師餘杭宜豐寺靈一寂

一精持戒律品行淸高禪誦之餘詩歌不輟與襄陽朱放南陽張繼安定皇甫曾范陽張南史吳郡陸迅東海徐凝景陵陸鴻漸爲塵外之友同時會稽曇一晉陵義宣俱以高雅見稱寂年方三十五右金吾衛兵曹參軍獨孤及撰碑塔於虎林東峯

代宗名立在位十七年

代宗癸卯廣德元年

詔諡初祖菩提達摩曰圓覺大師塔曰空觀

甲辰二年

石頭祖移庵梁端

祖一日見負米登山者愍之明日即移庵下梁端

乙巳永泰元年

詔奉六祖大師衣鉢歸曹溪

五月五日帝夢六祖大師請衣鉢。七日遣鎭問大將軍劉崇景頂戴而送。勅刺史楊瑊曰。朕之國寶。卿可於本寺如法安置。專令僧衆親承宗旨者。嚴加守護。勿令遺墜

丙午大歷元年

洪州連帥路嗣恭請祖開元寺開堂

四方學者雲集座下。僧問和尙爲甚麼說卽心卽佛。祖曰爲止小兒啼。曰啼止時如何。祖曰非心非佛。曰除此二種人來如何指示。祖曰向伊道不是物。曰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祖曰且教伊體會大道

洪州廉使參

問弟子喫酒肉卽是。不喫卽是。祖曰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廉使禮謝

丁未二年

詔謚四祖曰大醫禪師塔號慈雲

戊申三年

詔禪師徑山道欽問法要賜號國一

二月詔曰。朕聞江左有蘊道禪人。德性氷霜。淨行林野。朕虛心瞻企。渴仰懸懸。有感必通。國亦大慶。願和尙遠降中天。盡朕歸向。不違願力。應物見形。今遣內侍黃鳳宣旨。特到詔迎。速副朕心。勅令本州供送。凡到州縣。開淨院安置。官吏不許謁見。疲師心力。弟子不算多少。聽其隨侍。帝見鄭重咨問法要。供奉勤至。司徒楊綰一見歎禮。退而告人曰。此實方外之高士也。難得而名焉。詔號國一禪師

詔謚五祖曰大滿禪師塔號法雨

己酉四年

禪師懷海住洪州大雄山

巖巒峻極。故號百丈。祖寄三甕醬去。海集衆上堂開書了。拈拄杖指甕曰。道得卽不打破。道不得卽打破。衆無語。海打破歸方丈

安隱忍曰。馬祖以三甕醬寄百丈。可疑也。百丈上堂一時打破。又可疑也。不善疑而求善悟。譬若首燕而之越也

國師雙峯下六世惠忠寂

忠嗣牛頭威平生一衲食唯一鐺虎爲巡守鵲爲移巢寂之夕有瑞雲凝覆天樂聞空

祥符蔭曰雙峯融未聞道前百鳥銜花諸天送供及見四祖後日負米供衆故其支下多有德化感異然斷際祖謂其未知有向上關棙子非貶剝諸方語也具向上全提眼目者自知之

庚戌五年

辛亥六年

律師會稽開元寺曇一寂

一禪律之外囊括百氏與張說宋璟蘇瓌陸象先賀知章等善著四分律疏十卷天寶十四載浙江潮激錢塘一率律學千人念摩訶般若莊嚴伍胥以祈潮退夢一神人衣冠甚偉稽首謝曰蒙垂法施即改波流未逾旬時漲沙五十里大歷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寂壽八十臘六十一制服執紼者江淮之南河洛之表殆入人雪涕各各增悲爲會稽徐浩撰碑紀其德

壬子七年　癸丑八年

甲寅九年

三藏法師京兆大興善寺大辯廣智不空金剛寂

不空北天竺人行五部灌頂法神應不測玄宗肅宗皆師重之代宗恩渥彌厚寂聞輟朝三日勅開府李元琮知護喪事火浴得舍利一百八十粒

乙卯十年

禪師大鑑支下南陽大證國師慧忠寂

忠將涅槃辭帝帝曰師滅度後弟子將何所記忠曰告檀越造取一所無縫塔帝曰就師請取塔樣忠良久曰會麼帝曰不會忠曰有弟子應眞却知此事可詔問之十二月十九日右脇而逝詔應眞問前語眞良久曰聖上會麼曰不會眞以偈進曰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琉璃殿上無知識

丙辰十一年　丁巳十二年　戊午十三年

己未十四年

德宗名适在位二十六年

德宗庚申建中元年　　辛酉二年

壬戌三年

法師台宗第六世國淸湛然寂

然荊溪戚氏子。智者五世孫。左溪朗公嗣。著法華釋籤疏記各十卷。止觀輔行傳弘訣十卷。法華三昧補助儀一卷。方等懺補闕儀二卷。略維摩疏十卷。維摩疏記三卷。重治定涅槃疏十五卷。金錍論十妙不二門等。盛行於世。學士梁肅撰傳。稱其爲法門命世云

癸亥四年

法師澄觀註華嚴疏

觀字大休。會稽夏侯氏子。生於開元戊寅。身長九尺四寸。垂手過膝。口四十齒。目光夜發。晝乃不眴。天寶七載出家。肅宗二年丁酉受具。奉詔入內。勅譯華嚴。初至德中。卽以十事自勵。曰體不捐沙門之表。心不違如來之制。坐不背法界之經。性不染情礙之境。足不履尼寺之塵。脇不觸居士之榻。目不視非儀之綵。舌不味過午之餚。手不釋圓明之珠。宿不離衣鉢之側。從牛頭忠。徑山欽。問西來宗旨。受華嚴圓教於京師詵禪師。大歷三年。代宗詔入內。與大辯正三藏譯經。爲潤文大德。旣而辭入五臺大華嚴寺。覃思華嚴。以五地聖人棲身佛境。心體眞如。猶於後得智起世俗心。學世間解。緣是博覽六藝圖史。九流異學。華夏訓詁。竺經梵字。及四圍五明。聖教世典等書。靡不該洽。是年下筆著疏。先求瑞應。一夕夢金容當陽山峙。光相暉暉。因以手捧咽。面門旣覺而喜。以謂獲光明偏照之徵。自是落筆無停思。乃以信解行證。分華嚴爲四科。理無不包。覩每慨舊旣未盡經旨。唯賢首國師頗涉淵源。遂宗承之。製疏凡歷四年而文成

甲子興元元年

詔謚二祖曰大祖禪師

乙丑貞元元年

居士龐蘊來參　蘊全家入道。可稱解脫塵勞者。故書

蘊字道玄。衡陽人。世業儒。少悟塵勞。志求眞諦。初謁石頭。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頭以手掩

其口。豁然有省。後與丹霞爲友。一日石頭問曰。見老僧以來日用事作麽生。曰若問日用事。卽無開口處。呈偈曰。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爲號。邱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頭然之。曰子以緇耶。素耶。士曰願從所慕。遂不剃染。後參馬祖。問曰。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麽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士於言下頓領玄旨。後以舟盡載珍貨數萬沉之湘流。舉室修行。有女曰靈照。常鬻竹漉籬以供朝夕。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圞頭共說無生話

丙寅二年　　丁卯三年

戊辰四年

祖登建昌石門山

春正月。祖遊石門山。見林壑平坦。謂侍者曰。吾之朽質。當於來月歸茲地矣。歸遂示疾。院主問。和尙近日尊候如何。祖曰。日面佛。月面佛

第八世江西洪州開元大寂祖示寂塔曰大莊嚴

二月一日寂。祖世壽八十。僧臘六十。入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得法者八十四人。其參承機緣。各見別傳。茲不具書。丹陽公包佶爲碑。紀述權德輿銘塔

安隱忍曰。大師應般若多羅之讖。爲震旦第一法王。觀其施設。如石季倫讌客。雖厠牖卑穢之地。羅列雜寶。客隨手而得之。往往揖婢爲夫人。錯愕遷避。自謂入崇之室。及其登廣筵。罰巨觥。照以明月之珠。使綠珠歌於前。十丈珊瑚。一擊粉碎。又不覺爽然自失。此大智之得於扭鼻而失於最後之一喝。臨濟所謂吹毛用了急須磨是也。夫虎豹之威信乎其猛矣。或不免於戈戟。吞舟之魚。信乎其大矣。或難逃於巨浸。騏驥之駒。瞬目而馳千里。人得而縻之。以其跡在耳。惟龍則不然。大而溟渤。小而杯盎。閒莫不卷舒自得。排山嶽。興雲雨。過而不留變化而莫窮。得此道者。謂之龍奮迅三昧。馬大師其是乎。變三十四祖之法式。融其弊。掃其轍。若疾雷之破山。使心性解路之偷心。閒之立死。如金翅

烏王直取龍呑然後翺翔九天不住虛空不離於空不爲空性之所留住我爲法王於法自在不特龍變而已後來臨濟雲門潙仰法眼各建寶幢不過一爲拈出豈於三日耳聾外別有宗旨哉然則今之不透重關認悟中迷爲實法者與客之登厠得寶時節等耳

沙門金陵惠炬集寶林傳

先是崔寇難作付法藏傳失於次序多見差謬炬乃往曹溪寶林同西竺勝持三藏重共參校祖偈幷唐初以來傳法宗師機緣行世曰寶林傳

宗統編年卷之十一

宗統編年卷之十二

第九世祖

諱懷海福州長樂王氏子參馬祖嗣法住百丈

德宗己巳貞元五年

第九世百丈祖嗣宗統二十六年

庚午六年

禪師智常開法歸宗

常嗣馬祖住廬山歸宗江州刺史李渤問常曰敎中謂須彌納芥子渤即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談否常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是否曰是常曰摩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何處著渤俛首而已異日渤又問一大藏敎明得箇甚麼邊事常擧拳示之曰還會麼曰不會曰這箇措大拳頭也不識

青原下第二世石頭無際祖示寂塔曰見相

祖著參同契曰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人根有利鈍道無南北祖靈源明皎潔枝派暗流注執事原是迷契理亦非悟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回

而更相涉不爾依位住色本殊質象聲元異樂苦暗合上中言明明淸濁句四大性自復如子得其母火熱風動搖水濕地堅固眼色耳音聲鼻香舌鹹醋然依一一法依根葉分布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覩明暗各相對比如前後步萬物自有功當言及用處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進步非近遠迷隔山河固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十二月二十五日示寂壽九十一

祥符蔭曰南嶽靑原分江西石頭兩宗石頭參同契全提明暗回互事理相涉之旨寶鏡三昧五位君臣盡從這裏去其言曰進步非近遠迷隔山河固石頭路滑豈虛語哉

靑原第三世祖

諱惟儼絳州韓氏子首造石頭令往江西馬大師處言下契悟歸嗣石頭

辛未七年

靑原下第三世藥山祖嗣石頭宗統四十四年　發明馬祖

石頭之後應書道悟祖分嗣宗統以雲門法眼兩宗所自來也因有闕疑以俟後補

壬申八年

祖立禪林淸規

祖以禪宗傳持大法化儀未備乃博約折中設立制範首立方丈以尊主法不立佛殿唯樹法堂以親承法印當代爲尊也來參學衆盡列僧堂朝夕參請以道爲務主法者稱和尙上堂陞座說法大衆雁立側聆示依法而住也齋粥隨宜二時均徧行務普請上下均力示同衆無私也立兩序分列東西助揚法化也立列職各司其事專領庶務也有過舉罰公擯出院示淸衆無染也其諸軌度高簡詳序號曰百丈淸規天下禪林遵而行之

祥符蔭曰今日之淸規非祖當日所立之淸規也祖尊主法尙不立佛殿何得有如今之繁文等事一增改於宋僧贊甯再修飾於元僧德煇而從上之宗風法式掃土盡矣靈隱禮和尙嘗切歎欲釐正之南嶽儲和尙欲成宗門典禮一書以告方來

俱有志未就後有志於敦祖從古者其幸加之意焉

禪師希運來參

運幼於閩縣黃蘗山出家身長七尺額有圓珠後遊天台路逢一僧與之談笑如舊相識熟視之目光射人頗有異相乃偕行屬溪水瀑漲捐笠植杖而止其僧率運同渡運曰兄要渡自渡彼卽褰衣躡波若履平地回顧曰渡來渡來運曰咄這自了漢吾蚤知揑怪當斫汝脛其僧歎曰眞大乘法器吾所不及言訖不見至洛京行乞吟添鉢聲有一嫗出扉間曰太無厭生運曰汝猶未施責我無厭何耶嫗笑而掩扉運異之進與語多所發藥須臾辭去嫗告曰可往南昌見馬大師至南昌馬祖已示滅遂往石門謁塔時祖結廬於塔旁乃往參祖祖問巍巍堂堂從何方來曰巍巍堂堂從嶺南來祖曰巍巍堂堂當爲何事曰巍巍堂堂不爲別事祖深器之曰某甲特來禮拜福緣淺薄不及一見未審平日有何言句願聞開示祖遂舉再參馬祖因緣運聞之不覺吐舌祖曰子已後莫承嗣馬大師麼曰不然今日因師舉得見馬祖大機大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他日已後喪我兒孫祖曰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今甚有超師之見運便禮拜一日運問從上宗乘如何指示祖良久運曰不可教後人斷絕去也祖曰將謂汝是個人乃起入方丈運隨後入曰某甲特來祖曰若爾則他後不得孤負吾

禪師曇晟參

經二十年因緣不契後造藥山

禪師雙峯支下第七世徑山國一大覺國師道欽寂

欽鶴林素嗣崔趙公問弟子出家得否欽曰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爲崔有省十二月寂壽七十九臘五十塔於龍興禪院刺史王頵撰碑

癸酉九年

禪師靈祐參

祐長溪趙氏子年十五剃染受具究大小乘教嘗遊方至國淸寺與寒山拾得往松門夾道寒作虎

吼三聲祐無對寒曰自從靈山一別迄至於今還相記麼祐又無對拾拈杖曰老兄喚這箇作什麼祐又無對寒曰休休不用問他自從別後已三生作國王來總忘却也是年祐年二十三遊江西參祖祖一見許之入室遂居參學之首一日侍立次祖問誰對曰靈祐祖曰汝撥爐中有火否祐撥之曰無火祖躬起深撥得少火舉示曰汝道無這箇聻祐自是發悟禮謝陳其所解祖曰此乃暫時岐路耳經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己物不從他得故祖師云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只是無虛妄凡聖等心本來心法原自備足汝今既爾善自護持

甲戌十年

乙亥十一年

禪師普願至池陽

願新鄭王氏子受業於大隗山大慧禪師受戒於嵩山嵩律師歷遊講席教海淹通後入大寂之室頓然忘筌得遊戲三昧掛錫池陽南泉塑谷刋木

參入疑人次同

以搆禪棲蓑笠飯牛躬耕足食不下南泉山三十餘年諸方目為郢匠

從諗至南泉

諗曹州郝鄉郝氏子童稚披剃未納戒便隨本師行脚抵池陽參普願本師先入事了諗方入事願在方丈內外見諗來參便問近離甚處諗曰近離瑞像願曰還見立瑞像麼諗曰不見立瑞像只見臥如來願乃起坐曰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諗曰有主沙彌願曰那箇是你主諗近前躬身曰孟春猶寒伏惟和尚尊體萬福願乃喚維那曰此沙彌別處安排本師先歸諗遂留參一日問願如何是道願曰平常心是道諗曰還可趣向也無願曰擬向即乖諗曰不擬爭知是道願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豁豈可強是非耶諗於言下大悟

丙子十二年

法師澄觀應詔入京

詔河東節度使禮部尚書李詵迎法師澄觀入京觀至詔同罽賓國三藏般若同譯華嚴後分梵冊帝親預譯場一日不至卽差僧寂光依僧欲云皇帝國事因緣如法僧事與欲淸淨觀承睿旨翻宣旣就進之詔令開示華嚴宗旨帝大悅賜紫方袍號敎授和尚相國齊抗鄭餘慶高郢請撰華嚴綱要相國李吉甫侍郎歸登駙馬杜琮請述正要又爲南康王韋臯相因武元衡著法界觀玄鏡僕射高崇文請著鏡燈說文司徒嚴綬司空鄭元刺史陸長源請撰三聖圓融觀節度使薛華觀察使孟簡中書錢徽拾遺白居易給事杜羔等請製七處九會華嚴界圖心鏡說文又與僧鍒靈邃等製華嚴圓覺四分中觀等經律論關脉三十餘部

丁丑十三年　戊寅十四年　己卯十五年

庚辰十六年

辛巳十七年

藥山祖登山長嘯

祖一夜登山經行忽雲開見月大嘯一聲應澧陽東九十里許刺史李翶嚮祖風屢請不赴乃躬謁祖祖不顧翶性褊急乃曰見面不如聞名拂袖便出祖曰太守何得貴耳賤目翶回拱謝問曰如何是道祖以手指上下曰會麼曰不會祖曰雲在青天水在瓶翶欣然作禮述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話雲在青天水在瓶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峯頂月下披雲嘯一聲翶又問如何是戒定慧祖曰這裏無此閑家具翶罔測祖曰太守欲保任此事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裏行閨閤中物捨不得便爲滲漏翶作復性書約三千言翶韓愈門人

律師南嶽雲峯法證寂

壬午十八年　癸未十九年　甲申二十年

順宗乙酉永貞元年

順宗名誦在位一年

憲宗名純在位十五年

憲宗丙戌元和元年

丁亥二年

禪師靈祐往潙山

司馬頭陀自湖南來百丈白祖曰潭州大潙山水奇絕可成一大道場聚千五百衆乞和尙分一枝佛法王化此山祖令集衆曰若能對衆一語出格者卽令潙山闡化卽指淨瓶問曰不得喚作淨瓶喚作什麼華林覺爲第一座曰不可喚作木楔也祖不肯祐時充典座出衆踢倒淨瓶祖笑曰第一座輸却山子也遂遣祐往是山峭絕复無人烟祐率蘿而登拾橡爲食與猿猱爲伍山下居民稍稍知之

祥符蔭曰此選擇住持之始也當時潙山一荒絕無人之境而祖必珍重對衆擇遣豈非人傑地靈而地以人重耶祐畢丁食櫟不五年於蛇虎叢中成象龍法席迄今大潙名垂霄壤可謂不負祖之愼畀矣

禪師大鑑下第三世荊州天皇道悟寂

悟婺州東陽張氏子神儀挺異幼而生知年十四懇求出家父母不許遂減食飮父母不得巳許之及出家精修梵行風雨昏夜宴坐丘塚離諸怖畏謁徑山國一受心法服勤五載復謁馬祖重印前解依止二夏後謁石頭問曰離却定慧以何法示人頭曰我這裏無奴婢離個甚麼曰如何明得頭曰汝還撮得虛空麼曰恁麼則不從今日去也頭曰未審汝蚤晚從那邊來曰道悟不是那邊人頭曰我蚤知汝來處也曰師何以贓誣於人頭曰汝身見在曰雖然如是畢竟如何示於後人頭曰汝道誰是後人從此頓悟罄殫前二哲匠言下有所得心後居天皇客無貴賤皆坐而揖江陵尹右僕射裴公稽首問法接之無加禮裴愈歸向元和丁亥四月示疾命弟子先期告終至晦日大衆問疾悟驀召典座座近前悟曰會麼曰不會悟拈枕子拋於地上卽便告寂壽六十臘三十五

戊子三年

禪師大鑑下第三世荊州天王寺道悟寂

悟渚宮崔氏子漢子玉之裔十五出家二十三受戒三十謁石頭頻沐指示而不契次謁忠國師三

●直疑眞

十四與國師侍者應直南還謁馬祖祖曰識取自心本來是佛不屬漸次不假修持體自如如萬德圓滿悟於言下大悟祖囑曰汝若住持莫離舊處悟蒙旨已使返荊門去郭不遠結草爲廬節使來訪不爲加禮使怒擒悟擲江中及歸見徧衙火發且聞空中天王神嗔責聲遂哀悔設拜烟燄頓息宛然如初乃躬往江邊迎悟見悟在水都不濕衣益自敬重於府西造天王寺供之龍潭信問從上相承底事如何悟曰不是明汝來處不得信曰這個眼目幾人具得悟曰淺草易爲長蘆僧問如何是玄妙之說悟曰莫道我解佛法好曰爭奈學人疑滯何悟曰何不問老僧曰卽今問了也悟曰去不是汝存泊處悟常云快活快活及臨終時叫苦苦又云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當時被節使抛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悟擧枕子云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無對便入滅時十月十三日年八十二坐六十二夏

闕疑 景德傳燈錄叙馬祖法嗣共一百三十八人七十五人見錄餘無機緣語句不錄其一百三十八人中無天王道悟禪師名叙石頭法嗣二十一人首天皇道悟禪師列龍潭崇信禪師于其後宋高僧傳亦然此疑之可闕者一也五燈會元曰按景德傳燈錄稱青原下出石頭遷遷下出天皇悟悟下出龍潭信信下出德山鑒鑒下出雪峯存存下出雲門偃玄沙備再傳爲法眼益皆謂雲門法眼二宗來自青原石頭雖二家兒孫亦自謂青原石頭所自出不知其差誤所從來久矣道悟同時有二人一住荊南城西天王寺嗣馬祖一住荊南城東天皇寺嗣石頭其下出龍潭信者乃馬祖下天王道悟非石頭下天皇道悟也此疑之可闕者二也指月錄載南岳青原宗派法嗣未定二人曰荊州天皇道悟禪師嗣石頭住城東弟子三人慧眞文賁幽閑協律符載撰碑傳燈所錄悉同符碑而誤以龍潭信列師法嗣天王道悟嗣馬祖住城西弟子一人龍潭崇信荊南節度使邱玄素撰碑又唐聞人歸登南岳碑圭峯荅裴相國宗趣狀權德輿馬祖塔銘皆以天王爲馬祖嗣佛國白逵纂頌呂夏卿張無盡皆著辨證傳燈之誤獨其時同其地同其參謁石頭馬祖同故猶不能不闕疑此疑之可闕者三也

祥符蔭曰大凡古今疑信之間有疑而難信者有信而無可疑者其疑貞信可以決也惟可疑而實可信既可信而猶不能無疑其信其疑須平其心公其見毋執一時一己之私此古之所以有闕文也天皇天王景德傳燈及五燈會元諸家文獻皆非無徵徵則皆可信信則疑不必闕然佛祖出世無非爲一大事因緣雲興電拂甯爭剩迹于釋迦萬彌勒彼此何分況同爲大鑑之後均闡達摩之

道謂其出自石頭固迦文之後裔也謂其出自馬祖亦迦文之後裔也必欲定其信史兩家之執一紛然何妨闕爲疑文千古之大同自在故兩存天皇天王而書其系曰大鑑下第三世以俟後之詳定焉

可疑河

己丑四年

禪師曇晟造藥山

曇參百丈二十年因緣不契遂造藥山祖問甚處來曰百丈來祖曰百丈有何言句曰尋常道我有一句子百味具足祖曰鹹則鹹味淡則淡味不鹹不淡是常味作麼生是百味具足的句晟無對祖曰爭奈目前生死何曰目前無生死祖曰在百丈多少時曰二十年祖曰二十年在百丈俗氣也不除他日侍立次祖又問百丈更說甚麼法曰有時道三句外省去六句內會取祖曰三千里外且喜沒交涉祖又問更說甚麼法曰有時上堂大衆立定以拄杖一時趁散復召大衆衆回首丈曰是甚麼祖曰何不蚤恁麼道今日因子得見海兄晟於言下頓悟便禮拜

庚寅五年　辛卯五年

壬辰七年

詔諡曹溪六祖大鑑禪師塔曰靈照（從南海經略馬總請也河東柳宗元撰碑）

癸巳八年

潙山道場成

祐畢丁五年一日念道在接物利生獨居非是乃出至山口語蛇虎曰我若於此山有緣汝等各自散去若其無緣我充爾腹言訖蟲虎四散祐乃回山未幾懶安上座至禪學稍集衆營梵宇連帥李景讓奏號同慶寺風動天下四方輻輳歸之

慧寂至潙山悟旨

寂韶州懷化葉氏子年九歲於廣州和安寺投通禪師出家十四歲父母取歸欲與婚媾寂不從遂斷手二指跪致父母前誓求正法以報劬勞父母乃許再詣通處而得披剃未登具即遊方初謁躭源已悟玄旨後參潙山問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

潙寂曰有主曰主在甚麽處寂從西過東立潙異之寂問如何是眞佛住處潙曰以思無思之妙反思靈燄之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眞佛如如寂於言下頓悟自此執侍前後盤桓十五載一日又問子旣稱善知識爭辨得諸方來者知有不知有有師承無師承是義學是玄學子試說看寂曰慧寂有驗處但見僧來便竪起拂子問伊諸方還說這個不說又曰這個且置諸方老宿意作麽生潙歎曰此是從上宗門中牙爪又問大地衆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子作麽生知他有之與無曰慧寂有驗處時有一僧從面前過寂召曰闍黎僧回首寂曰和尚這個便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潙曰此是師子一滴乳迸散六斛驢乳

甲午九年

第九世洪州百丈大智祖示寂塔曰大寶勝輪

祖上堂曰靈光獨耀逈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卽如如佛僧問對一切境如何得心如木石去祖曰一切諸法本不自言空不自言色亦不言是非垢淨亦無心繫縛人但人自虛妄計著作若干種解會起若干種知見生若干種愛畏但了知法不自生皆從自己一念妄想顚倒取相而有知心與境本不相到當處解脫一一諸法當處寂滅當處道場又本有之性不可名目本來不是凡不是聖不是垢淨亦非空有亦非善惡與諸染法相應名人天二乘界若垢淨心盡不住繫縛不住解脫無一切有爲無爲縛脫心量處於生死其心自在畢竟不與諸妄虛幻塵勞蘊界生死諸入和合逈然無寄一切不拘去留無礙往來生死如門開相似夫學道人若遇種種苦樂稱意不稱意事心無退屈不念名聞利養衣食不貪功德利益不爲世間諸法之所滯礙無親無愛苦樂平懷麤衣遮寒糲食活命兀兀如愚如聾稍有相應分若於心中廣學知解求福求智皆是生死於理無益却被知解境風之所漂溺還歸生死海裏佛是無求人求之卽乖理是無求理求之卽失若著無求復同於有求若著無爲復

同於有爲故經云不取於法不取非法不取非非法又云如來所得法此法無實無虛若能一生心如木石相似不被陰界五欲八風之所漂溺卽生死因斷去住自繇不爲一切有爲因果所縛不被有漏所拘他時還以無因縛爲因同事利益以無著心應一切物以無礙慧解一切縛亦云應病與藥祖凡作務執勞必先於衆正月十七日寂世壽九十有五

寂音洪覺範祖廣錄曰佛語心宗法門旨趣至江西爲大備大智精妙頴悟之力能到其所安此中雖無地可以棲言語然要不可以終去語言也故其廣演之語大別禪者法執而今之五家宗趣皆此錄森列如井之在海其淸涼甘滑泄苦濁毒所不同而本則無異實也

安隱忍曰先聖教人悟後還來舊處行又曰但一切仍舊今之錯認此言者不少夫君臣父子僧俗長幼乃至百工貴賤各有常儀卽悟後亦當安分設見已同聖人而輕放肆志惡得謂之仍舊歟今

會疑會

學者纔涉參尋便將禪師二字貼在面上東奔西走爲求出世可謂不仍舊之甚矣況乃猖狂妄作不避譏嫌使高視之士疑慢宗乘中下之流展轉造業痛哉觀百丈所說所行而不慘革眞土木無心矣

禪師馬祖支下虔州西堂大覺智藏寂

藏骨表殊衆入大寂之室大寂嘗令藏詣長安通書於忠國師忠問汝師說甚麼法藏從東過西立忠曰只這個更別有藏從西過東立忠曰這個是馬師的仁者作麼生藏曰蚤巳呈似和尚了尋又令送書與徑山國一禪師書中作一圓相徑山發緘於圓相中著一點却封回後受記荊貞元七年開堂李尙書翺問馬大師有甚麼言教藏呼李翺翺應諾藏曰鼓角動也住西堂時有一俗士問有天堂地獄否藏曰有曰有佛法僧寶否藏曰有曰和尙莫錯否藏曰汝曾見尊宿來耶曰會參徑山和尙藏曰徑山向汝道什麼曰他道一切總無藏曰汝有妻否曰有藏曰徑山和尙有妻否曰無藏

日徑山和尙道無即得士禮謝而去僧問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藏曰怕爛却那壽八十臘五十五四月八日寂憲宗諡大宣教禪師塔曰元和證眞宋穆宗重諡大覺禪師

第十世祖

諱希運閩人也額間隆起如珠往南昌參馬祖値巳寂乃見百丈嗣法

乙未十年

第十世黃檗祖嗣宗統三十四年

潙仰宗首建第一世

諱靈祐福州長溪趙氏子參百丈嗣法開潙山道場

嗣潙山法同建宗旨袁州仰山祖

諱慧寂韶州懷化葉氏子年十四斷二指跪致父母前誓求正法以報劬勞依南華寺通禪師得度初謁耽源後參潙山嗣法共建宗旨天下稱曰潙仰宗

潙仰祖首建宗統 發明 何以不書嗣宗統曰以潙仰首建也禮曰別子爲祖

代或伐歟

繼別子爲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圓覺六傳至曹溪分爲南岳青原南岳青原後分五宗五宗既定各宗始別之祖以定宗統不書嗣者尊首建也然則臨濟奚以書曰以承嗣來源單傳世系有在也

或問祥符曰帝王歷世獨尊一統之經佛祖開宗何列諸家之紀祥符曰治統與道統不同治統以天下爲家帝王誕膺天命君臨萬邦大統集焉春秋首書王正於魯史之元年者大一統也五霸之强必黜之不使奸此統也吳楚之竊必外之不使僭此統也又治統必天命人歸而大統始集故周文王在侯服五十年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撫方夏商命未革而周統不膺至武王代商大統始集焉綱目書始皇二十六年乃繼周統高祖功成五年方接秦亡晉始於平吳而不始於泰和唐始於滅盜而不始於武德正統之歸間不容髮治統必世次相承天下不可一日無君道統則今古可紹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然幾微之間千差萬別所以佛祖垂統不許無師自悟千佛列祖必躬承記莂乃稱法王法王治統則以法界爲家以立法開宗爲統立法因時所以救知見之不一開宗設教所

以示綱要之大同其間父子投機君臣合妙此溈仰曹洞所以前踵宗統也法王治統即集於道統故建統開宗而年歷紀焉昭法化相宣也法界之在人心不一不異人人悟證此心人人自成宗統五家樞要密嚴於以善承拈花微笑上下獨尊之旨可以五宗而統百千萬億無盡藏宗可以百千萬億無盡藏宗而統於五宗以統於拈花微笑上下獨尊之大宗非如八百國之閏位分封實如一太虛之圓容普攝也溈仰雲門法眼三宗不數傳而中斷相承世數湮沒無徵故闕而不書溈仰開宗而溈仰之後統爲雲門法眼開宗而雲門法眼之後統爲道統非如治統之隔礙也心承千古者自融會貫通焉耳矣

丙申十一年

溈山祖送鏡與東平

寂祖住東平溈山祖令僧送書并鏡一面寂祖上堂提起示衆曰且道是溈山鏡東平鏡若道是東平鏡又是溈山送來若道是溈山鏡又在東平手裏道得則留取道不得則撲破去也衆無語祖撲破便下座

禪師馬祖支下隱峯寂

峯邵武鄧氏子屢參馬祖石頭後於馬祖言下相契元和中登五臺路出淮西屬吳元濟阻兵兩軍交鋒未決勝負峯曰吾當少解其患乃擲錫空中飛身而過兩軍將士仰觀鬭心頓息峯旣顯異慮成惑衆遂入五臺於金剛窟前將示滅問衆曰諸方遷化坐去臥去吾嘗見之還有立化也無曰有曰還有倒立者否曰未嘗見有峯乃倒立而化亭亭然其衣順體時衆議舁就茶毗屹然不動遠近瞻覩驚歎無已峯有妹爲尼時亦在彼乃拊而咄曰老兄疇昔不循法律死更熒惑於人於是以手推之僨然而踣遂就闍維收舍利建塔

丁酉十二年

戊戌十三年

禪師馬祖支下信州鵞湖慧覺大義寂

義衢州須江徐氏子嗣法馬祖李翺問大悲菩薩

用千手眼作麼義曰今上用公作麼憲宗詔入麟德殿論道有一法師問如何是四諦義曰聖上一帝三帝何在又問欲界無禪禪居色界此土憑何而立禪義曰法師只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法師曰如何是禪義以手點空法師無對帝曰法師講無窮經論只這一點尚不奈何帝問何者是佛性義對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默契益加欽重正月七日寂壽七十四勅諡慧覺禪師見性之塔

禪師馬祖支下京兆章敬寺大覺懷惲寂

惲泉州同安謝氏子受大寂心印初住定州柏巖次止中條山元和初詔居上寺有僧來參繞座三匝振錫而立惲曰是是其僧復到南泉亦繞座三匝振錫而立泉曰不是不是僧曰章敬道是和尚為什麼道不是泉曰章敬即是是汝不是十二月二十二日寂塔於灞水曰大寶相

禪師馬祖支下婺州五洩山靈默寂

默毗陵宣氏子參馬祖密契玄機入天台居白沙猛虎馴擾後居五洩頗著異蹟三月二十三日沐浴焚香端坐告衆曰法身圓寂示有去來千聖同源萬靈歸一吾今漚散奚假興哀倘固違言非吾弟子時有僧問和尚向甚麼處去默曰無處去曰某何不見默曰非眼所覩言畢奄然而化壽七十二臘四十一高僧志閑撰行錄

己亥十四年

帝遣中使迎佛骨至京師貶韓愈為潮州刺史

正月中使自鳳翔法門寺塔迎佛指骨入內供養二月具威儀歷送諸寺俱養王公士民瞻奉唯恐弗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切諫上大怒將加愈極刑裴度崔羣為言愈雖狂發於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潮州刺史

祥符蔭曰唐昌黎與宋之歐陽司馬諸公雖以文名世然實未聞大道毋怪乎其不知佛法也昌黎到郡以表哀謝勸東封泰山冀召已以述作則其當時諫佛骨也特狗名使氣之所為耳豈忠臣事君不顧其身之謂乎及祀神海上謁見大顛憤鬱悲躁之情不覺逡巡自失史稱退之性愎訐當時

俱疑供

皆薄其爲人。與李紳同列恥居其下。數上疏訟其短。今觀退之上閤下諸公書求哀乞憐之態。出自至情。使愈而果聞道。豈若是乎。即此可以知佛法之當學矣。其文章不過波瀾流動。能洗從前衰靡耳。黃山谷謂愈見大顚後。文章理勝。而排佛之詞亦少沮。誠道其實也。嘉祐中。有西蜀龍某者。摘退之言行悖戾先聖者。條攻之。凡二十篇。退之生平蹈僞踈脫。盡露底裏。歐陽文忠見之。歎曰。退之復生。不能自解免矣。王荊國嘗曰。人有樂孟子距楊墨也。而以排佛老爲己功。嗚呼。莊子所謂夏蟲者。其斯人之謂乎。道。歲也。聖人。時也。執一時而疑歲者。終不聞道。夫春起於冬。而以冬爲終。終天下之大道者。其釋氏乎。不至於是者。皆所謂夏蟲也。司馬景文新史。極詆佛。至謂佛不過一槁人耳。又謂其精微不出於吾書。其誕吾不信。嗚呼。景文活人也。於天下後世爲何如。而一槁人乃能感化如此。則其爲槁人也。亦不可得而知之。神聖矣。景文非神聖。又何足以知夫神之所以爲神。聖之所以爲聖哉。不知而極詆之。景文亦何心乎。東坡謂其爲聰明之所障。較其精微不出吾書。誕而不信之語。可謂詳至（文載別傳）。圓通秀居法雲時。神宗遣中使降香并磨衲。仍傳聖語表朕親至之禮。皇弟荊王俱日夕問道座下。景文方登庸。以佛法太盛。將經營之。秀曰。公聰明人。類英傑。非因佛法。不能爾遽忘願力乎。景文意憬然。從此不敢復言佛法之非。歐陽文忠修唐書。撰五代史。凡所載釋氏之事並皆削去。後官洛中。一日遊嵩山。却去僕吏。放意而往。至一山寺。入門修竹滿軒。公休於殿陛。旁有老僧閱經自若。與語不甚顧答。公心異之。曰。道人住山久如。曰。甚久也。又問誦何經。曰。法華經。公曰。古之高僧臨生死之際。類皆談笑脫去。何道致之耶。對曰。定慧力耳。又問今乃寂寥無有。何哉。老僧笑曰。古人念念定慧。臨終安得散亂。今人念念散亂。臨終安得定慧。文忠大驚。不自知膝之屈也（謝希深嘗作文記其事）。觀此則知昌黎司馬歐陽等諸公。其始所爲。皆爲虛名所刼持。而障於聰明者也。然究皆晚而

自悔有所得於佛法而止今之聰明文章不及三公者萬一又不知三公晩年之造詣纔事呫嗶學操觚讀原道本論等書而乃以新史退之排佛老之功比於孟子欲效尤之噫其亦自墮夏蟲之見而不覺後來嚴冬栗冽時屈蠖重壞瞻天日以無從始悔從前之謬妄也詎不悲夫凡此之言非爲佛法饒舌實爲自外於佛法者不惜婆心也幸愼思之

庚子十五年

穆宗名恒在位四年

穆宗辛丑長慶元年

禪師馬祖支下汾州大達國師無業寂

業商州上洛杜氏子得旨於馬祖尋詣曹溪徧歷廬嶽天台擧充兩街大德笑而不受曰非吾志也後遊上黨爲節度使李抱眞所重旦夕瞻奉業有倦色乃之緜上復南下至西河刺史董叔纏請住開元業曰吾緣在茲不可却也雨大法雨垂二十年幷汾緇白無不向化凡有致問皆答之曰莫妄想憲宗屢遣使徵召皆辭疾不赴暨穆宗即位思一瞻禮乃命兩街僧錄靈阜等齎詔迎請曰皇上此度恩旨不同常時願和尙且順天心不可言疾也業微笑曰有何德累煩聖上且請前行吾從別道去矣乃沐浴剃髮至中夜告弟子惠愔等曰汝等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同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即爲境惑一爲境惑流轉不窮汝等當知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影如響無有實者故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常了一切空無一物當情是諸佛用心處汝等勤而行之言訖跏趺而逝茶毗日祥雲五色異香四徹所獲舍利瑩若玉珠弟子等貯以金棺藏於石塔塔曰澄源

梅屋常曰荊國王文公嘗問張文定公曰去孔子百年而有孟軻此後追孔孟者爲誰何吾道之寥寥乎文定沉吟久之曰有人第恐過之耳曰誰耶文定曰南嶽讓嵩山珪馬祖石頭丹霞無業若此

類孔孟之教。譬勒不住。故歸釋氏矣。文公深肯之。其後張無盡聞之歎曰。達人之論也。然嵩山汾州蓋祖庭之旁出者。其感應超絕。說法沛然如此。則南嶽而下的傳正續。宗師世教。譬勒不住。端可見矣。二三公之讜論。渠不信夫。

宗統編年卷之十二

穆宗壬寅長慶二年

祖住筠州黃蘗

上堂大衆纔集祖拈拄杖一時打散復召大衆衆回首祖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祖一日揑拳謂衆曰天下老和尚總在這裏我若放一線道從汝七縱八橫若不放過不消一揑時有僧問放一線道時如何祖曰七縱八橫曰不放過時如何祖曰普問如何是道如何修行祖曰道是何物汝欲修行自是黃蘗門風盛於江表

睦州道明禪師來參命居第一座

明睦州人江南陳氏之後目有重瞳面列七星彰相奇特持戒精嚴學通三藏參黃蘗契旨於祖居第一座首衆（後居開元織蒲養母諸方高其風咸以尊宿稱）

發明（禪林職事不書此書以尊宿不忝其職也）

祥符蔭曰首座之職眼目人天輔成師學如廷之一個臣斷斷休休盡公無私者方可爲之靑原一到曹溪今首衆以不落階級也睦州之在黃蘗乃能推轂濟祖後來發悟雲門令嗣雪峯其心眼爲何如者叢林以得人乃與大書曰睦州道明禪師來參命居第一座繼書義玄問法於其後歸啓迪之功於首座者不小而祖之命職得人益可見矣

義玄問法祖三度賜棒

玄參黃蘗三年行業純一首座觀而問之曰上座在此曾參問否曰不曾參問不知問個甚麼座曰何不問堂頭和尚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玄便去問聲未絕祖便打玄下來座曰問話作麼生玄曰某問聲未絕和尚便打某不會座曰但更去問玄又問祖又打如是三度問三度被打

祥符蔭曰但向問聲未絕便打處一覷覷破黃蘗臨濟無立地處矣

安隱忍曰三問三打古今惟黃蘗一人又止於接臨濟一用若再用則效顰者蠭然而起矣況千問千棒萬問萬打可至今日而無弊乎昔者昭覺勤禪師常曰近來諸方盡成窠臼五祖下我與佛鑑

佛眼三人結社參禪如今丞見漏逗出來佛鑑下有一種作狗子叫鵓鴣鳴取笑人佛眼下有一種覷燈籠露柱指東畫西如眼見鬼我這裏且無這兩般病妙喜曰擊石火閃電光引得無限人弄業識學了便會了豈不是佛法大窠窟勤不覺吐舌乃曰休管他我以契證爲期若不契證斷不放過妙喜曰契證即得若只恁麼傳將去舉了便會了硬作主將擊石火閃電光業識茫茫未有了日勤深肯之噫證之一字惟宗旨可以辨驗否則金鍮混雜孰敢誰何

義玄不契首座啓令參大愚

玄白首座曰丞承激勸問法累蒙和尚賜棒不領深旨願且辭去座曰汝若去須辭和尚了去座先啓祖曰問話上座雖是後生却甚奇特若來辭方便接伊已後爲一株大樹覆蔭天下人去在玄來日辭祖祖曰不須他去只往高安灘頭參大愚必爲汝說玄到大愚愚曰甚處來曰黃檗來愚曰黃檗有何言句曰某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有過無過愚曰黃檗與麼老婆心切爲汝得徹困更來這裏問有過無過玄於言下大悟乃曰原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愚搊住曰這尿牀鬼子適來道有過無過如今却道黃檗無多子你見個甚麼道理速道速道玄於大愚肋下築三拳愚拓開曰汝師黃檗非干我事

義玄從大愚回黃檗

玄辭大愚却回黃檗祖問這漢來來去去有甚了期玄曰只爲老婆心切祖復問甚處去來曰奉慈旨參大愚去來祖曰大愚有何言句玄舉先話祖曰大愚老漢饒舌待來痛與一頓玄曰說甚待來即今便打隨後便掌祖曰這風顛漢來這裏捋虎鬚玄便喝祖喚侍者曰引這風顛漢參堂去（大愚住洪州高安歸宗智常禪師法嗣）

潙山舉問仰山臨濟當時得大愚力得黃檗力仰曰非但騎虎頭亦解把虎尾

安隱忍曰臨濟當時在黃檗處喫棒直得盡大地草木一時放大光明帝釋梵王贊歎不及可惜許

◆宣鑒

被大愚老婆驀面印破未免平地上喫交而今諸方老宿道臨濟悟得棒頭拂著的道理且道臨濟還肯麼諸仁者只如臘月三十日到來眼光落地了鋸解斧劘又不知痛金抹香塗又不知喜正當與麼時這棒頭拂著的向甚麼處著還會麼我恁麼道且作死馬醫又曰睦州三勸問話而黃檗三打既不悟又指參大愚正見三老鉗錘妙密處臨濟立宗旨盡在此也今人但知黃檗三問三打遂倚一棒為極則若無郢匠之手雖萬打安能活人

宣鑒參龍潭付法

鑒劍南周氏子丱歲出家受具精究律藏於性相諸經貫通旨趣嘗講金剛經時謂之周金剛後聞南方禪席頗盛鑒氣不平乃曰出家兒千劫學佛威儀萬劫學佛細行不得成佛南方魔子敢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我當摟其窟穴滅其種類以報佛恩遂擔青龍疏鈔出蜀至澧陽路上見一婆子賣餅因息肩買餅點心婆子指擔曰這個是甚麼文字鑒曰青龍疏鈔婆曰講何經鑒曰金剛經婆曰我有一問你若答得施與點心若答不得且別處去金剛經道過去心不可得見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那箇心鑒無語婆遂指令去參龍潭至法堂曰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見信於屏風後引身曰子親到龍潭鑒無語遂棲止焉一夕侍立次信曰更深何不下去鑒便揭簾而出見外面黑卻回曰門外黑信點紙燭度與鑒鑒擬接信便吹滅鑒豁然大悟便禮拜信曰子見箇甚麼鑒曰某甲從今後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至來日信陞座曰可中有箇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向孤峯上立吾道去在鑒遂取疏鈔於法堂前舉火炬曰窮諸玄辨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焚之

癸卯三年

甲辰四年

禪師雙峯下第六世鳥窠道林寂

林徑山欽嗣見秦望山長松盤屈如蓋遂棲止其

上有侍者會通一日辭曰會通爲法出家和尙不垂慈誨今往諸方學佛法去林曰若是佛法吾此間亦有少許曰如何是和尙佛法林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通遂領悟（通先爲六宮使德宗甚眷遇懇求出家遂賜歸休下求師得度號侍精勤後居招賢寺俗姓吳名元卿杭州人）白居易守杭時入山謁林曰禪師住處甚危險林曰太守危險尤甚曰弟子位鎭江山何險之有林曰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林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林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白作禮而退二月十日無疾告侍者曰吾今報盡言訖坐亡

禪師石頭支下鄧州丹霞天然寂

然本業儒入京應擧宿於逆旅夢白光滿室偶遇禪者謂之曰選官何如選佛曰選佛當於何所禪者曰今江西馬大師處是選佛之場仁者宜往遂造江西馬祖一見顧而撫之曰南嶽石頭是汝師也遂抵石頭執爨役凡三年剃髮後再謁馬祖錫號天然杖錫參方後住丹霞壽八十八六月告門人曰具湯沐吾將行矣乃戴笠策杖受履垂一足未及地而化勅諡智通禪師塔曰妙覺膳部員外郞劉軻撰碑

敬宗（名湛在位二年）

敬宗乙巳寶歷元年

禪師北宗支下壽春三峯山道樹寂

樹唐州聞氏子多才幹而沉靜虛豁徧歷名山得法於北宗秀至壽州三峯結茅而居常有野人服色素樸言談詭異化見種種神奇如此涉十年覩之者皆不能測後寂無影響樹告衆曰野人作多般伎倆眩惑於人只消老僧不見不聞伊伎倆有窮吾不見不聞無盡壽九十二告寂

丙午二年

禪師義玄再參付法

玄半夏上黃檗山見祖看經乃曰我將謂是個人元來是唵黑豆老和尙住數日辭去祖曰汝破夏來何不終夏去玄曰某暫來禮拜和尙祖便打趂令去玄行數里忽疑此事劫同終夏後又辭去祖

曰甚處去曰不是河南便歸河北祖便打玄約住與一掌祖大笑乃喚侍者將百丈先師禪板几案來玄曰侍者將火來祖曰不然子但將去已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去在

安隱忍曰濟悟後棒喝交馳機鋒穎脫諸方老宿業已稱之又云中路忽疑此事葢濟上綱宗所由設也實覺曰但有纖疑在便不得天迴地轉然豈欲天迴地轉以誇耀其能葢以毫末不通卽是遮障障者無明也非黃檗盡其機用與之連根截斷古今到此者幾人是故臨濟初住鎮州便立種種宗旨以鍛學者之病曾爲浪子偏憐客其悲願可想見也

禪師馬祖支下常州芙蓉山大寶太毓寂

毓金陵范氏子禮牛頭忠出家內外精融深詣虛襟衆無能測受印於大寂之室元和十三年止於毗陵義興芙蓉山道俗歸化相國崔羣出鎮宣城以寶歷元年延居禪定寺明年告歸齊雲山九月朔儼然示滅壽八十臘五十八相國韋處厚奏諡大寶禪師楞伽之塔

文宗名涵在位十四年

文宗丁未太和元年

禪師馬祖支下南嶽西園曇藏寂

藏嗣江西貞元二年深入衡嶽後結茅西園嘗東厨有一大蟒長數丈張口呀氣毒燄熾然侍者請避之藏曰死可逃乎彼以毒來我以慈受毒無實性激發則强慈苟無緣冤親一揆言訖其蟒按首徐行倏然不見

戊申二年　己酉三年　庚戌四年

辛亥五年

禪師馬祖支下天目山千頃院明覺寂

覺河內猷氏子風流蘊藉力學性成入大寂之室偏歷衡嶽天台於徑山負薪數夏面黧手胝不以爲勞結茅西湖之畔范陽盧中丞嚮風請住大雲寺元和十五年隱天目山是山特秀基跨四郡有上下龍潭深不可測覺棲遁未久有白鹿毛質詭異俯首來歸土人謂爲山神共營禪宇嘗大旱

野火蔓延將及林際僧惶懅覺曰倘與此山有緣
火當速滅少選雷雨驟作火遂熄焉遠近驚歎
壬子六年　　癸丑七年
甲寅八年
青原下第三世澧州藥山祖示寂
祖久不陞座一日院主白云大衆久思和尙示誨
曰打鐘著時大衆纔集祖便下座歸方丈院主隨
後問云和尙許爲大衆說法爲甚麽一言不措祖
曰經有經師律有律師爭怪得老僧十月六日臨
示寂連聲呼曰法堂倒法堂倒衆皆持柱撑之祖
揮手曰不會我意乃告寂塔於院東隅
祥符蔭曰藥山祖於大寂言下悟得在石頭處如
蚊子上鐵牛底道理一物不爲石上栽花有一句
子待特牛生兒卽向汝道非情識到甯容思慮潛
行密用如愚若魯此寶鏡三昧之所由立也故曰
力在逢緣不借中
禪師馬祖支下尊宿池州南泉普願寂
大夫陸亘與太守護軍等皆北面尊禮壽八十七
臘五十八冬十二月二十五日示疾之時有白虹
貫於禪室西峯巨石崩聞數十里當晝有乳鹿繞
禪座而號衆咸異之告門人曰星翳燈幻亦久矣
勿謂吾有去來也言訖而逝墨巾泣血赴喪會葬
者相滿道途哀號之聲震於崖谷門弟子契元文
暢等凡九百人膳部員外郞史館修撰劉軻撰文
道行
祥符蔭曰當馬駒蹴踏之時王老師高風大化振
拔汪洋如大海迴瀾中天柱蒼寒屹然攀仰莫及
其垂尊宿之範於今古者乎
青原第四世祖
諱曇晟鍾陵建昌王氏子生有自然胎服右袒
少出家參百丈二十年後嗣藥山住潭州雲巖
乙卯九年
青原下第四世雲巖祖嗣藥山宗統七年
禪師藥山支下潭州道吾山修一大師宗智寂
智豫章海昏張氏子密契心印於藥山居長沙道
吾海衆歸附年六十七九月十一日示疾而逝塔

◆語錄師

於石霜勅謚修一大師寶相之塔南嶽高行僧玄泰撰碑頌

丙辰開成元年

相宗法師大安國寺大達端甫寂

甫天水趙氏子母夢梵僧出囊中舍利使吞之而娠傳唯識於安國素法師德宗徵見大悅賜紫詔侍皇太子於東朝順宗親之如昆弟恩禮特隆憲宗待之若賓數幸其寺常承注問皆契眞乘由是天子益知佛爲大聖人其教有大不思議事詔率四衆迎請佛骨於內供養掌內殿法儀講涅槃唯識以開誘道俗者凡一百六十座壽六十七西向右脇而寂茶毗得舍利三百餘粒賜謚曰大達塔曰玄秘裴休撰碑柳公權書

禪語良价造雲巖有省

价初參潙山問無情說法話不契潙山指令造雲巖价遂承命來參便問無情說法甚麼人得聞祖曰無情得聞曰和尙聞否祖曰我若聞汝卽不聞吾說法也曰某爲甚麼不聞祖竪起拂子曰還聞麼曰不聞祖曰我說法汝尙不聞豈況無情說法乎曰無情說法該何典敎祖曰豈不見彌陀經云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价於此有省乃述偈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聲方得知

丁巳二年

行僧五臺山善住無染焚身（苦行聯衆故書）

戊午三年

相宗法師鎭國淸涼大師澄觀寂

觀歷九朝（玄宗以至文宗）爲七帝門師（代宗以下皆師事之）春秋一百有一僧臘八十有八身長九尺四寸垂手過膝目光夜發晝視不瞬才供二筆聲韻如鏡三月六日將寂謂其徒曰吾聞偶運無功先聖悼歎復質無行古人恥之無昭穆動靜無綸緒往復勿穿鑿異端勿順非辨僞勿迷陷邪心勿固牢關諍大明不能破長夜之昏慈母不能保身後之子當取信於佛無取信於人眞理玄微非言說所顯要以深心體解朗然見前對境無心逢緣不動則不孤我

矣言訖而逝帝以聖祖崇仰輟朝三日臣民縞素奉全身塔於終南山賜塔號曰妙覺相國裴休奉勅撰碑

己未四年

禪師良价過水覩影悟旨

价問雲巖祖曰某有餘習未盡祖曰汝曾作甚麼來曰聖諦亦不爲祖曰還歡喜也無曰歡喜則不無如糞埽堆頭拾得一顆明珠又問擬欲相見時如何祖曰問取通事舍人曰見問次祖曰向汝道甚麼又問百年後忽有人問還邈得師眞否如何祗對祖良久曰祇這是价沉吟祖曰价闍黎承當個事大須審細价猶遲疑因過水覩影大悟前旨有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

禪師馬祖支下明州大梅山法常寂

常襄陽鄭氏子幼通羣籍性度剛峻謁大寂問如何是佛寂曰即心是佛常即大悟遂之四明梅子眞舊隱處結茅幽棲寂聞遣僧徵驗之曰大師近日佛法又別向道非心非佛常曰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他非心非佛我只即心即佛寂曰梅子熟矣山旁有石庫相傳神仙貯藥之所每有靈氣光怪一夕夢神人語之曰君非凡夫石庫中有聖書受之者爲地下主不然亦爲帝王師常於夢中答曰昔僧稠不顧仙經其卷自亡吾以涅槃爲樂豈羨天仙耶居四十年衲徒六七百衆九月十九日示衆曰來莫可抑往莫可追從容間聞鼯鼠聲乃曰即此物非他物汝等諸人善自護持吾今逝矣言訖示滅荼毗收五色舍利建塔進士江積撰碑

庚申五年

武宗名炎在位六年

辛酉會昌元年

禪師大鑑支下第五世圭峯草堂寺定慧宗密寂

密果州西充何氏子元和二年謁遂州圓圓曰汝當大弘圓頓之教次謁荊南忠公洛陽照公皆以

大乘期之詣上都以師賓禮見淸京觀觀曰毗盧華藏能從我遊者其唯汝乎回住鄠縣草堂寺未幾遷終南圭峯太和中徵至都天子而下悉歸慕參叩相國裴休獨稱入室密以禪教相非乃著禪源詮以通之賜紫方袍相國蕭俛尙書溫造咨受法要開成中僞甘露事宰臣爲中官屠戮王涯賈餗舒元輿李訓等奔入終南山訓求剪髮尋趙鳳翔時仇士良知之捕密入左軍面詰其罪將加害密怡然曰識訓年深豈遇厄而不濟今日之事死固甘心中尉魚恒志奏釋之朝士聞之扼腕出涕壽六十二臘三十四坐滅塔于圭峯謚曰定慧禪師塔號青蓮

青原下第四世潭州雲巖無住祖示寂

冬十一月二十六日祖喚主事僧令備齋來日有上座發去遂示寂壽六十茶毗得舍利一千餘粒勅謚無住大師淨勝之塔

寶鏡三昧曰如是之法佛祖密付汝今得之宜善保護銀盌盛雪明月藏鷺類之弗齊混則知處意不在言來機亦赴動成窠臼差落顧佇背觸俱非如大火聚但形文彩即屬染汚夜半正明天曉不露爲物作則用拔諸苦雖非有爲不是無語如臨寶鏡形影相覩汝不是渠渠正是汝如世嬰兒五相完具不去不來不起不住婆婆和和有句無句終不得物語未正故重離六爻偏正回互疊而爲三變盡成五如荎草味如金剛杵正中妙挾敲唱雙舉通宗通塗挾帶挾路錯然則吉不可犯忤天眞而妙不屬迷悟因緣時節寂然昭著細入無間大絕方所毫忽之差不應律呂今有頓漸緣立宗趣宗趣分矣即是規矩通宗趣極眞常流注外寂中搖繫駒伏鼠先聖悲之爲法檀度隨其顚倒以緇爲素顚倒想滅肯心自許要合古轍請觀前古佛道垂成十劫觀樹如虎之缺如馬之馵以有下劣寶几珍御以有驚異狸奴白牯羿以巧力射中百步箭鋒相值巧力何預木人方歌石女起舞非情識到寧容思慮臣奉於君子順於父不順非孝不奉非輔潛行密用如愚若魯但能相續名主中

主

禪師惟政入終南山避讐（後二年武宗毁法）

政。平原周氏子。得法於普寂。爲北宗秀第三世。結廬太乙。太和中。文宗嗜蛤蜊。海民供遞甚勞。一日御饌中有擘不張者。帝以其異。焚香祝之。乃開見菩薩形儀。梵相具足。遂奉貯以金粟檀合。賜興善寺。令僧衆瞻禮。宣問羣臣。斯何祥也。相國李德裕奏曰。臣聞終南山有惟政禪師。大明佛法。可召問之。乃詔入宣問。政曰。物無虛應。此乃啓陛下之信心耳。故經云。應以此身得度者。卽見此身而爲說法。帝曰。菩薩身已見。未聞說法。政曰。陛下覩此爲常耶。非常耶。信耶。不信耶。帝曰。希有之事。朕深信焉。政曰。陛下已聞說法竟。帝大悟。詔天下寺院各立觀音像。留政內道場。累乞歸。詔住聖壽寺。武宗卽位。政忽入終南山。或問其故。曰吾避讐焉。可已乎。及後廢教。其菩薩像忽失所在。（高僧傳作恒政）

曹洞宗首建第一世祖

諱良价。會稽俞氏子。禮五洩默禪師出家。受具嵩山。首參南泉。次參潙山。嗣法雲巖。住洞山

嗣洞山法同建宗旨曹山祖

諱本寂。泉州莆田黃氏子。少業儒。年十九出家於福州靈石。二十五圓具。尋謁洞山。得旨嗣法。造曹溪禮祖塔。自螺川還止臨川。以志慕六祖。乃名山爲曹。大闡洞山宗猷。共設法藥。道合君臣位。彰偏正。天下翕然宗之。共稱曰曹洞宗

壬戌二年

青原下第五世曹洞宗第一世洞山祖嗣雲巖宗統

同法嗣曹山首建曹洞宗

書法（書嗣統。同臨濟。書同建。同潙仰。）

安隱忍曰。單傳之道。自大鑑已後。裂爲五宗。言詮雖異。未有不因事建立者。據悟繇可考也。洞山初見雲巖。已悟無情說法之旨矣。又於默然良久處沉吟不決。非得其半而昧其全乎。故雲巖曰。如臨寶鏡。形影相覩。汝不是渠。渠正是汝。後過水覩影大徹。述偈云云。曹山亦有偈曰。渠無我卽死。我無渠卽餘。渠如我卽佛。我如渠卽驢。父子祖孫。立言

垂教何其似敷石頭參同契多明暗回互之旨雲巖寶闡明之而洞山父子大彰其道師法淵源其來尚矣

或問祥符曰世尚唐虞不聞並稱帝歷周開文武何同紀王年今潙仰曹洞歲月後先旺化彼此何以並紀宗統同編歲年祥符曰法王宗統不侔於世主之治統治統無二王之經雖同時閏位而大統必有專歸宗統有大同之化是以一世界佛說此法不可說世界佛說亦然主伴圓融遠近互合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初非儱侗之言抑豈瞞旰之說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非惟理事無礙實乃事事無礙入斯法界乃可明宗會此宗趣方堪垂統道並行而不悖何彼此之殊法交互以相彰甯後先之別潙仰曹洞並紀同編正如放勳重華合稱唐虞之盛文謨武烈丕肇成周之隆紀歲年而不局歲年在世史亦有之矣孟子不云乎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智者大師悟法華三昧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豈欺我哉

禪師馬祖支下杭州鹽官海昌院悟空齊安寂

安唐系之英深避世榮終秘氏族母夢日光祥而誕有神光下燭數歲異僧款門見而摩頂曰鳳穴振儀龍宮藏寶紹終之業其在斯乎及丱亟請出家父母訶止之安曰祿利之養止於親耳冥報之利不其遠耶珪組之榮止於家耳濟拔之益不其廣耶二親感其言聽依本郡雲琮禪師剃染詣南嶽智嚴律師乞戒聞大寂祖開法江西振錫造焉寂委蛻安肅禮心喪時春秋已逾七十遊越之蕭山法樂寺見古屋頹垣荒寒可掬乃宴坐烟蘿未久之間海昌有法昕者肇葺禪居請安主法四方參衆翕然響至安不言寒暑不下堂廡無流眄無傾聽而挺身魁岸相好莊嚴眉毫紺垂顱犀圓聳望之者如仰嵩華而揖滄溟曾無測其高深也時宣宗爲武宗所忌隱曜緇林周遊叢席將至海昌安懸知之接待有異乃語之曰時節至矣無滯泥蟠囑以佛法而津之行後武宗崩左神策軍中尉

諷宰臣百官迎而立之聞安巳寂愴悼久之勅諡悟空大師御製詩篇追悼焉

癸亥三年　毁像法築望仙觀於禁中　發明書毁像法

於上築望仙觀於下見爲方士所惑也明矣

時有方士趙歸眞授帝以延年之術寵遇無比每一對揚排毁釋氏與羅浮道士鄧元起南嶽劉玄靖等同謗佛法欲盡芟除乃下詔廢天下釋教

法寶大師玄暢抗表論諫弗聽

暢纂輯古今經史上表箴論諫帝爲趙歸眞蠱惑巳深不省

祥符薩曰宇文邕滅佛法隋開皇辛亥歲太府丞趙文昌入冥見邕受極罪寄語文帝拔救周世宗澄汰勅立僧帳大漸之時見招惡報亦有入冥見其與贊成澄汰者同受刑獄此皆記載明見彰彰不誣然則武宗不悔於後來歸眞能登於仙籍者未之有也噫以一時之愚惑受無窮之劇報凡諸王臣其愼鑒哉

甲子四年　乙丑五年　丙寅六年

宣宗名忱在位十三年

宣宗丁卯大中元年

詔復興佛法禪師龜洋慧忠隱迹入山

忠嗣草庵義嗣曹山會昌勅詔天下廢釋氏教及宣宗即位詔重興之而忠笑曰仙去者未必受籙成佛者未必須僧遂過中不食不宇而禪迹不出山者三十年以三偈自見曰雪後始知松栢操雲收方見濟淮分不因世主令還俗那見雞羣與鶴羣多年塵土自騰騰雖著伽黎未是僧今日歸來酬本志不妨留髮候然燈形容雖變道常存混俗心源亦不昏試讀善財巡禮偈當時豈例是沙門

禪師宣鑒開法德山至羲來參

武陵太守薛延望再崇德山精舍號古德禪院請鑒居之大闡玄風上堂若也於己無事則勿妄求妄求而得亦非得也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寂而妙若毫端許言本末者皆爲自欺何故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

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終爲無益矣泉州柯氏子少落髮稟戒習經律諸部值沙汰隱於鄂州湖邊來參德山上法堂瞻視山曰作麼矣便喝山曰老僧過在甚麼處曰兩重公案乃下參堂山曰這個阿師稍似個行脚人至來日上問訊山曰闍黎是昨日新到否曰是曰甚麼處學得這虛頭來曰全豁終不自謾曰他後不得孤負老僧

禪師義存自洞山來參德山有省

存泉州南安曾氏子久歷禪會在洞山作飯頭淘米次洞問淘沙去米淘米去沙存曰沙米一時去洞曰大衆喫甚麼存遂覆却米盆洞曰據子因緣合在德山遂謁德山問從上宗乘學人還有分也無山打一棒曰道什麼存曰不會至明日請益山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存有省

祥符蔭曰古人一言半句能洞見學者之精神如洞山之於雪峯者不一而足師資之間豈不在眼明心直哉德山之道以巖頭雪峯而大峯一傳而得雲門三傳而得法眼兩宗發源於雪峰而皆濬自洞山阡陌無分水乳一色古人何嘗有彼此之見乎

◈校讐欄

戊辰二年

第十世洪州黃檗斷際祖示寂塔曰廣業

祖晦跡洪州開元刺史裴休延入府署執弟子禮及鎮宛陵建刹延祖亦以黃檗名之休一日托一尊佛於祖前跪曰請師安名祖召曰裴休休應諾祖曰與汝安名竟休禮謝休一日以所解一編呈祖祖略不披閱良久曰會麼裴曰未測祖曰若便恁麼會去猶校些子若也形於紙墨何有吾宗休乃呈偈一章曰自從大士傳心印額有圓珠七尺身掛錫十年棲蜀水浮杯今日渡漳濱一千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花結勝因擬欲事師爲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祖答偈曰心如大海無邊際口吐紅蓮養病身自有一雙無事手不曾低揖等閑人祖在鹽官殿上禮佛次時宣宗爲沙彌問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長老禮拜當何所求祖曰

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常禮如是事沙彌曰用禮何為祖便掌沙彌曰太粗生祖曰這裏是甚麼所在說麤說細隨後又掌

寂音洪題祖錄曰斷際之所養峻嚴廣大其語言斷斷如藥石深可以治晚世學者之病是知其言蓋所養也卷舒放肆驅逐邪妄開闢正信直明一心以歸合佛祖之言可謂深涉宕肆大哉洋洋乎光明之言也

歷年表曰自南嶽青原分嗣大鑑於開元二年至大中二年凡一百三十五年南嶽中更大慧大寂大智斷際四世大慧以無相三昧心地法眼直接上根六人共證法體而大寂獨得吾心三十年不曾少鹽醬江西宗旨從此建立般若多羅之讖大寂躬實膺之振威一喝三日耳聾大機大用隱顯莫測如神劍光鋩四照望其鋒而影懾心伏矣清規定千古之法式譬之三代之始制禮作樂而教化備焉斷際三頓棒下開悟臨濟無多子佛法一時分付坐斷天下人舌頭愈密愈嚴愈廣愈大精微變化傑立弘施於是乎不可端倪矣青原中更青原石頭藥山雲巖四世青原垂一足以示石頭石頭著參同契全提明暗回互之旨藥山一物不為石上栽花有一句子百味具足待特牛生兒時向汝道雲巖以寶鏡三昧示洞山洞山得曹山深明的旨共唱嘉猷洞上玄風播於天下參同契及寶鏡三昧歷歷數百言亦如虞廷允執厥中而授禹則增為一十六字也溈山從百丈撥火得悟建立門風得仰山父子投機交互增輝垂範設教總之從曹溪一相三昧一行三昧中流出因時錯綜設化隨機於以護持涅槃妙心闡明正法眼藏悟處端的體道精深所以縱橫合妙絕毫絕釐如山如嶽也

宗統編年卷之十三

宗統編年卷之十四

震澤祥符寺沙門釋　紀蔭　編纂

參學門人　秉昺 秉密 秉品 秉符 等　仝校錄

常州天甯寺沙門釋　淸如　重校

五宗紀

宗具多義曰始初受命也曰本流源所自出也曰繼傳統紹述也曰法立法垂緒也曰主大綱主要也曰尊道德可尊也曰衆衆所崇仰也臨濟曹洞潙仰雲門法眼五祖各首建宗旨故曰五宗

三峯藏曰命將者必以兵符悟心者必傳法印符不契卽爲姦僞法不同則爲外道自威音以來無一言一法非五家宗旨之符印也昔人證之遂默契其微而不分後人似之故建立其宗以防僞法法自明心心相印豈若室中密授之死法耶嘗試原之一〇中螽具五宗宗旨矣五宗各出一面然有正宗第一先出臨濟宗旨此相拋出直下斷人命根於一〇中賓主輥輥直入首羅眼中所謂沿流不止問如何眞照無邊說自他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是也次則雲門三句一字關也潙仰圓相本於此也法眼談教義於六相之外曹洞分回互於黑白之交只一〇中五宗具矣

安隱忍曰五宗各出一面謂各出〇相之一面以接人也如洞宗以五位回互或因偏以顯正或卽正以攝偏或兼至而背向俱非或兼却而通身尊貴皆卽一面而通諸面者也至臨濟宗則直下全拋出矣故以臨濟爲正宗非箇偏也猶曰五宗之長也昔吉祥元實禪師覩星月燦然有省而未悟宗旨曉趨天衣方丈天衣聰問曰五位君臣如何話會實曰我這裏一位也無衣令參堂而謂侍者曰這漢有個見處奈不識宗旨何入室次衣令行者五人分序而立實至俱召實上座實於是密契宗旨述偈曰一位纔彰五位分君臣合處紫雲屯夜明簾卷無私照金殿重重隱至尊知此者可與言圓相之開合矣知相之開合可與論五宗之同異矣

或問祥符曰五宗何以立也祥符曰以悟處不同

人根復異垂慈立法各主其要以定綱宗如世之三代文質因革損益互有不同而要之使人歸於中道也大道之原一尙不立何有於五一心之極道尙難名何有於宗然會一心而歸大道其本末偏全之候始終小大之間非一一洞明不能毫釐無間五祖各以其所悟之全體立宗垂統以詔天下後世天下後世非透徹其所立之宗大法不明大道未達猶殊方異俗未可與言王化之全者也故曰五宗建立只完得個拈花公案異流同源殊途一致非如世之分疆立界各自稱尊後之區別門庭者或亦未之思夫

首建臨濟宗 東土單傳第十一 臨濟宗開宗第一世祖

諱義玄曹州南華邢氏子幼而穎異長以孝聞

精究毗尼博賾經論參黃檗嗣法住鎮州臨濟

宣宗己巳大中三年　正月五色雲中佛見金身

首建臨濟宗第十一世祖嗣宗統 一十九年

書法 諸宗書嗣某宗統者表宗系不紊也臨濟書嗣宗統者表單傳正脉也

發明 禮別子爲祖繼別子爲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達磨之傳以南岳青原爲別子臨濟曹洞等則南岳青原後之別子也五宗既定當各宗其始別之祖以承宗統焉而臨濟遠遡達摩者明單傳之統有在也

威字更勘

祖開法鎮州臨濟上座普化克符佐之　發明 佛祖出世各有佐揚濟祖開宗二上座成褫之功不可泯故大書之

學侶雲集祖一日謂普化克符二上座曰我欲於此建立黃檗宗旨汝且成褫我二人珍重下去三日後普化却上來問和尙三日前說甚麼祖便打三日後克符上來問和尙前日打普化作甚麼祖亦打

三峯藏曰原來臨濟不曾自立宗旨亦不但是黃檗宗旨逆而推之迦葉釋迦七佛威音一派威旨幸從這裏建立不被斷貫宗禪壞却只今還有抹得煞者麼個個縛來好與三十棒貫圖天下太平復頌曰三日前三日後普化克符俱漏逗如今臨濟到三峯與他一鏃三關透

䄉符蔭曰濟祖不合平地上自栽荊棘引得天下人揑目生花卽今還有似淸風度荊棘林者麼亦好縛來與他三十棒何故從前汗馬何須問且只

重論蓋代功

祖示人境縱奪克符上座領旨

祖至晚小參曰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克符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祖曰煦日發生鋪地錦嬰兒垂髮白如絲符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祖曰王令已行天下遍將軍塞外絕烟塵符曰如何是人境俱奪祖曰并汾絕信獨處一方符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祖曰王登寶殿野老謳歌符於言下領旨

克符頌曰奪人不奪境緣自帶諸訛擬欲求玄旨思量反責麼驪珠光璨爛丹桂影婆娑覩面無差互還應滯網羅奪境不奪人尋言何處眞問禪禪是妄究理理非親日照寒光澹山搖翠色新直饒玄會得也是眼中塵人境兩俱奪從來正令行不論佛與祖那說聖凡情擬犯吹毛劍還如值木盲進前求妙會特地斬精靈人境俱不奪思量意不偏主賓言不異問答理俱全踏破澄潭月穿開碧落天不能明妙用淪溺在無緣

祖示三玄要

僧問如何是眞佛眞法眞道乞師開示祖曰佛者心清淨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處處無礙淨光是三即一皆是空名而無實有如眞正作道人念念心不間斷自達摩大師從西土來祇是覓個不受人惑的人後遇二祖一言便了始知從前虛用工夫山僧今日見處與佛祖不別若第一句中薦得堪與祖佛爲師若第二句中薦得堪與人天爲師若第三句中薦得自救不了僧便問如何是第一句祖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曰如何是第二句祖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曰如何是第三句祖曰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乃曰大凡演唱宗乘一句中須具三玄門一玄中須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

神鼎諲舉曰若人問神鼎如何是第一句曰蒼天蒼天如何第是二句曰有甚麼驢漢如何是第三句曰近前來向你道纔近前便打若恁麼會得也不孤負祖師西來若是從頭一一問過幾時得休佛法不是磨稜合縫的道理似這一脉說話須是久在他門風來始得直是嫌佛不作嫌法不說方可如是仔細珍重

天童悟曰今日陞座有乞老僧說第一句者老僧不覺失笑殊不知第一句乃古人之方便耳若執第一句爲實則達摩單傳之旨撲地了也又不知未作意時分明覿體見前纔擬心來乞說時脚跟下巳蹉過了直饒恁麼見得領略得巳是言中取則句裏承當落在第二句了也所謂承言者喪滯句者迷且作麼生是不承言不滯句者還委悉麼不知誰是個中人獨是出頭天外學

三峰藏曰句中只具一玄一要權實照用與汝分了也且道臨濟爲何說三這裏明得方不孤負先宗切莫亂統若道是一又是瞎漢

南嶽儲曰一句中具三玄三玄立則一句破矣一玄中具三要三要立則一玄破矣故曰以玄銷玄以要銷要又曰退翁嘗說建立卽是掃蕩掃蕩却成建立非無謂也臨濟初謂黃檗佛法無多子後來建立黃檗宗旨于一心上唱明三眞首出三句以定綱宗實有所本也世尊於靈山會上拈起一枝花迦葉便破顏微笑豈非無多子之佛法世尊不合與賊過梯無端道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付囑摩訶迦葉故臨濟以無多子之法演成三句正見佛佛祖祖同一鼻孔而今十個五雙誰不道臨濟建立曾有一人具眼看破此老是掃蕩前來板定個三句首尾次第毫不可移換審如是成什麼禪宗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堪與佛祖爲師無疑矣如何又說得他祇堪與人天爲師人天爲師亦無礙如何又好喚他自救不了則三句之次第顯然掃蕩盡情三句爲之掃蕩而三玄立矣豈非建立之掃蕩乎他當日劈口吐出個黃檗佛法無多子則他在學地時蚤巳建立了也後來開演三眞建立三句正掃蕩前面無多子的佛法豈非掃蕩時卽是建立

安隱忍曰臨濟最初三寸甚密及乎學了又道個有權有實有照有用大似把火行山汾陽雖解別轉旃鎗未免使人向難分處作證據三峯老子一串穿却猶是看樓打樓箇點將來總欠惺在安隱不惜眉毛爲你下個註脚乃拈起拂子曰會麼若

向玄中薦得泥牛帶月眠霄漢正在半途若從要裏翻身石女拋梭足錦文全亡功照然雖如是醍醐毒藥一道而行

寶雲潛曰天下之言臨濟者非臨濟之意臨濟之意在法其無法故馬祖曰無門爲法門而世之刻畫臨濟者皆竭力於有法故非臨濟之意也臨濟之意在法之不測而世之刻畫臨濟者唯恐測之不盡而言之不定故非臨濟之意也臨濟之意在古今法有因革損益變化無方如鬼神不可端倪而世之刻畫臨濟者唯恐古異於今今異於後故非臨濟之意也臨濟之意在說一句法而世之刻畫臨濟者曲爲破碎說自說他無所不至而都不知一句之旨故非臨濟之意也臨濟之意單提第一句故其言曰一句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猶孔子之傳易而言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知時之乘六龍則知一句之具三要而世之刻畫臨濟者穿鑿三句惟恐鑿之不工而不知臨濟單用第一句故非臨濟之意也臨濟之意如洛書之圖用逆也而世之刻畫臨濟者知順不知逆故非臨濟之意也臨濟之意在無心可以說法而世之刻畫臨濟者大略主於有心而后說法故非臨濟之意也臨濟之意言立而言自變有隨時而變者矣有隨地而變者矣有隨人而變者矣而世之刻畫臨濟者入其玄中而杳不知其爲變故不知臨濟之意也如古塔主者又何足責也

寶華震曰一棒一喝一句下悟去目前無一法可當情者正是最初一步耳若乃認定便是實法繫縛人矣故三峯師翁嘗言之直須入三玄以銷盡出三要以了盡當知玄非玄妙之玄法乃無法之法

祥符蔭曰句有甚麼第一第二第三只在薦得時看下落三玄三玄又作麼生具全在演唱宗乘時具分曉謂之三者如∴字如摩醯眼分不得合不得自然而分自然而合亦如洞山五位究竟只得一位然一位立自然而有五位面目若不得五位

參合則位不圓位不圓則墮偏墮正落在聖凡故日正中妙挾通回互擬議鋒鋩失却威金剛透匣誰能曉唯有那吒第一機

祖示四喝

示衆曰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劍有時一喝如踞地師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汝等作麼生會衆擬議祖便喝

祖禁參徒學喝

祖應機多用喝會下參徒亦學喝祖曰汝輩總學我喝我今問汝有一人從東堂出一人從西堂出兩人齊喝一聲這裏分得賓主麼汝且作麼生分若分不得已後不得學老僧喝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祖還有賓主也無祖曰賓主歷然乃召衆曰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首座

祖示四賓主

示衆參學之人大須子細如賓主相見便有言論往來或應物見形或全體作用或把機權喜怒或見半身或乘師子或乘象王如有眞正學人便喝

◈山疑出

先拈出一個膠盆子善知識不辨是境便上他境上作模作樣便被學人又喝前人不肯放下此是膏肓之病不堪醫治喚作賓看主或是善知識不拈出物祇隨學人問處即奪學人被奪抵死不肯放此是主看賓或有學人應一個淸淨境出善知識前知識辨得是境把他拋向坑裏學人言大好善知識知識即云咄哉不識好惡學人便禮拜此喚作主看主或有學人披枷帶鎖出善知識前知識更與安一重枷鎖學人歡喜彼此不辨喚作賓看賓大德山僧所舉皆是辨魔揀異知其邪正

僧問克符禪師如何是賓中賓符曰倚門傍戶猶如醉出言吐氣不慚惶曰如何是賓中主符曰口念彌陀雙拄杖目瞽瞳人不出頭曰如何是主中賓符曰高提祖印當機用利物應和語帶悲曰如何是主中主符曰橫按鏌鎁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曰既是太平寰宇爲甚麼却斬癡頑符曰不許夜行剛把火直須當道與人看

安隱忍曰臨濟有四賓主有賓主句同中有別而別中自同不可混也臨機勘辨之際魔宮佛國一時見前譬如觀音大士百千手眼或慈或威或定或慧隨學家立地處與之奪之如珠之走盤圓轉

◆校同較勅·

橫斜千態萬狀所言四者殊不出盤之候而巳昔善財童子偏參五十三人善知識於知識所各得恒河沙等無量法及見無厭足王之慘虐勝熱婆羅門之熾然婆須密女之淫艷諸外道種之差別未免望崖自屈何故垢淨未忘而三昧之量未銷也故云但可入佛不能入魔直至大樓閣中從三昧起忽然打失布袋便將從前所得玄妙盡底揚却十方坐斷一法不留方契善財本來面目然非五十三老驅耕奪食擒縱變化不能至此耳

祖示照用

示衆曰我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時照用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先照後用有人在先用後照有法在照用同時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敲骨取髓痛下針錐照用不同時有問有答立賓立主合水和泥應機接物若是過量人向未舉巳前撩起便行猶校些子

汾陽昭曰先照後用且共汝商量先用後照汝也是個人始得照用同時汝作麼生當抵照用不同時汝作麼生湊泊

瑯琊覺曰先照後用露師子之爪牙先用後照縱象王之威猛照用同時如龍得水致雨騰雲照用不同時提獎嬰兒撫憐赤子此是古人建立法門爲合如是不合如是若合如是紀信乘九龍之輦不合如是項羽失千里之騅還有爲瑯琊出氣的麼如無山僧自道去也卓拄杖

安隱忍曰先師三峯藏嘗云待心死而伏誅須切用前之照先擒下而去縛略挑後用之燈實照用之眞虎譬如神醫刮骨療病必見病而下刀若確定一方妄加針割是重增一病矣古德云纔有所重便成窠臼夫學者之窠臼不一而宗師之照用臨時自古聖人莫不皆爾如夾山之接洛浦大覺之接興化所謂心死而伏誅擒下而去縛者也蓋二公之病在有一概硬禪之主宰所以纔問便喝將謂禪道如是而巳賴二大老臨之以法鏡使其無逃隱處然後乞命於我故一言而起其痼疾所云略挑用後之燈是也

23

庚午大中四年

辛未五年

　佛滅後一千八百年

存奬禪師圓具

壬申六年

行僧成都福威寺定蘭然臂

癸酉七年

詔天下祖塔未賜諡號者所在以聞太常考行頒賜

溈山首建第一世大圓祖示寂

祖一日謂仰山曰。寂子速道莫入陰界。仰山曰。慧寂信亦不立。祖曰。子信了不立。不信不立。曰。只是慧寂更信阿誰。祖曰。若恁麼即是定性聲聞。曰。慧寂佛亦不見。上堂示衆曰。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左脇書五字云。溈山僧某甲。此時喚作溈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溈山僧。喚作什麼即得。凡敷揚宗教四十餘年。首建宗旨。三十五年。壽八十三。臘六十四。春正月十九日示寂。勑諡大圓禪師。塔曰清淨。

仰山祖傳示九十七種圓相（共一百零二相除去重出五相九十七個正）

辟符蔭曰。溈仰父子機深。開鑿人天眼目。以垂範百世。故仰山所立宗旨。即書於溈山之後。非曰交互增輝也。但欲學者於無名無相處。更進一步耳。

三位
- 信位 〇
- 入位 〇
- 無位 〇

〇三照
- 然燈前〇
- 正然燈〇
- 然燈後〇

三昧
- 無相 〇
- 同相 〇
- 異相 〇

三類
- 有情類 ㊎(牛)
- 異類 〇
- 無情類 (日)落處　(舌)　(⊙)

三界
- 佛界 (圖)　〇　〇　〇
- 生界 (尾)　(角)　〇　〇
- 魔界 (女)　拜　(叉)　交拳

末前句〇——◎　第一句　方圓任器　頭角全彰

日用句〇——〇　第二句　體用互收　名言不立

末後句○——○——⊙

修羅三昧 擎日月勢 ○

女人三昧 羅刹不隱 ○第三句 ○

隱顯無私 傍通遣眸 山 水

○ 雲)(⌒ ◎ ∴

生 尾 ⊕把手 ○ ⊕ ⊙

∴ ∴ 井 羽 ◎ ○

◎ ○ ○○ ● 大 ⊖

心 人 ∴ 天 四 木

臣 山 心 八 ∴ 七

○ ⊖ ⦶ 圭 知 于

○ ⊙ 空 ∴ ○ □

○ 文 門 ○ 言 ∴

○ 半 ◎ 三 宗 泉

日山 ○ 佛 卍

開爲百二十。合爲九十七。一十九種門施設

一垂示三昧門　二問答互換門

三性起無作門　四緣起無礙門

五明機普互門　六暗合賓主門

七三生不隔門　八即約明眞門

◈當下頓脫時字

九用了生緣門　十就生顯法門

十一冥府生緣門　十二三境順眞門

十三隨機議生門　十四海印收生門

十五密用靈機門　十六啐啄同時門

十七隨隨收放門　十八卷舒無任門

十九一多自在門

祥符蔭曰。仰山祖懸應西天祖師付囑圓相之記。實果位聖人。未登具。即謁耽源。源謂曰。國師當時傳得六代祖師圓相共九十七個。授與老僧。乃曰。吾滅後三十年。南方有一沙彌到來。大興此教。次第傳授。無令斷絕。我今付汝。當奉持。遂將其本付祖。祖接得一覽。便將火燒却。耽源一日問。前來諸相甚宜秘惜。祖曰。當看了便燒却也。源曰。吾此法門無人能會。唯先師及諸祖師諸大聖人方可委悉。子何得焚之。祖曰。慧寂一覽。已知其意。但用得。不可執本也。源曰。然雖如此。於子即得。後人信之不及。祖曰。和尚若要。重錄不難。即重集一本呈上。更無遺失。後耽源上堂。祖出衆作此○相。以手拓

23

呈却叉手立源以兩手相交作拳示之祖進前三步作女人拜源點頭祖便禮拜後因僧參問和尚還識字否祖曰隨分僧以手畫此○相拓呈祖以衣袖拂之僧又作此○相拓呈祖以兩手作背拋勢僧以目視之祖低頭僧遶祖一匝祖便打僧遂出去又祖坐次有僧來作禮祖不顧其僧乃問師識字否祖曰隨分僧乃右旋一匝曰是甚麼字祖於地上書十字酬之僧又左旋一匝曰是甚麼字祖改十字作卍字僧畫此○相以兩手拓如修羅掌日月勢曰是甚麼字祖乃畫此○相對之僧乃作婁至德勢祖曰如是如是此是諸佛之所護念汝亦如是吾亦如是善自護持其僧禮謝騰空而去時有一道者見經五日後遂問祖祖曰汝還見否道者曰某甲見出門騰空而去祖曰此是西天羅漢故來探吾道道者曰某雖覩種種三昧不辨其理祖曰吾以義爲汝解釋此是八種三昧是覺海變爲義海體則同然此義合有因有果卽時異時總別不離隱身三昧也觀此則知九十七種圓相皆佛祖直示全提百千法門河沙妙用皆從此出而不與百千法門河沙妙用爲侶祖稱東土小釋迦其一十九門施設非妙得祖佛機宜何能縝密盡善如此後之一橛頭禪觸處偏枯者須一一透過如陣清風過荊棘林了無掛礙日用方可見行此事人天眼目載五峯良五觀悟謂圓相總有六名曰圓相曰暗機曰義海曰字海曰意語曰默論有云畫此(牛)相者乃縱意畫此(佛)者奪意(人)此爲相肯○此爲許相見◡此爲學函索蓋答者當以此◠相則函蓋相稱(ᑕ)此爲抱玉求鑑答者當於其中書某字答之(厶)此爲鉤入索續答者當於厶字側添亻乃問者鉤入答者索續共成寶器相(仏)此爲已成寶器相答者於中書土字答之此爲玄印玄旨相獨脫超前衆相不著也審如是是猶市賈私爲誌驗三尺牧豎語之故卽無不喻雖有聖智不問不可强解矣謂入聖位者所建法幢乃如是乎傀儡登場癡人說夢良可悲夫

祥符藴曰華嚴經偈云如來得菩提實不繫於日

諸佛出世以大事了畢爲一期方便祖師紹佛傳法化緣示見亦不過空中電影不住長空所以諸祖行蹟年月或闕而不詳以法垂後世雖千古不隔目前如親承面稟也又心燈光照焰布無涯非如世間箕裘嗣續乃稱紹述潙仰雲門法眼三宗迄今正眼昭然流輝並耀浩劫有窮斯文未泯豈謂其傳世未永宗統遂湮乎編年闕疑正所以示信心燈綿亘古今彼此不隔一線帝綱重重交光涉入後起明宗者百世不惑是在其人矣

甲戌八年

乙亥九年

禪師存奬來參

侍中張重起戎壇於涿郡請奬統領講筵奬罷講參祖爲侍者一日元安（是爲洛浦）來參祖問甚處來安曰鑾城來祖曰有事相借問得麼安曰新戒不會祖曰打破大唐國覓個不會底人也無參堂去奬隨後請問曰適來新到是成褫他不成褫他祖曰我誰管你成褫不成褫奬曰和尚祇解將死雀就地彈不解將一轉語蓋覆却祖曰你又作麼生奬曰請和尚作新到祖遂曰新戒不會奬曰却是老僧罪過祖曰你語藏鋒奬擬議祖便打至晚祖又曰我今日問新到是將死雀就地彈就窠子裏打及至你出得語又喝起了向青雲裏打奬曰草賊大敗祖又打

丙子十年　　丁丑十一年

戊寅十二年

禪師慧然住鎮州三聖院存奬禪師爲第一座

然初參仰山後嗣祖開法三聖奬佐之爲首座常曰我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個會佛法底人然聞之乃問曰你具箇什麼眼便恁麼道奬便喝然曰須是你始得

己卯十三年

存奬禪師至大覺爲院主

魏府大覺和尚（名號闕）嗣祖住魏府大覺奬爲院主一日覺喚院主我聞你道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個會佛法底人你憑個什麼道理與

麽道獎便喝覺便打獎又喝覺又打獎來日從法堂過覺召院主我直下疑你昨日這兩喝獎又喝覺又打獎再喝覺再打獎曰某於三聖師兄處學得個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願與某個安樂法門覺曰這瞎漢來這裏納敗闕脫下衲衣痛與一頓獎於言下領旨

考定 獎在三聖首衆於大覺爲院主詳考其時皆在咸通年前盖祖大中初開法鎮州臨濟三聖大覺及獎等先後從之參悟逮咸通以後祖因兵革欲離河北而三聖大覺各俱領院獎南方行脚已回河北其佐三聖大覺當在斯時於大覺言下薦得臨濟先師於黃檗處喫棒底道理者乃後來錄此公案在濟祖已寂之後追述其意而序之非獎當時口道之語歷錄諸書皆因記錄而誤承之者也

禪師馬祖支下第二世普化振鐸而化

化嗣盤山積輔弼臨濟將示滅乃入市謂人曰乞我一箇直裰人或與披襖或與布裘皆不受振鐸而去祖令人送與一棺化笑曰臨濟饒舌便受之乃辭衆曰普化明日去東門死也至明日郡人相率送化出城化厲聲曰今日葬不合青烏乃曰明日南門遷化至明日出南門人又隨之化又曰明日出西門方吉至日人出漸稀出已還返人意稍怠第四日自擎棺出北門外振鐸入棺而逝郡人奔走出城揭棺視之已不見惟聞空中鐸聲漸遠莫測其繇

宗統編年卷之十四

宗統編年卷之十五

懿宗 名漼在位十四年

懿宗庚辰咸通元年

祖應默太尉請

祖因丁兵革欲離河北太尉默君和於城中捨宅爲寺亦以臨濟爲額延祖祖受其請居之

從諗禪師住趙州觀音院

諗行脚時參祖方將洗脚祖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諗曰恰值老僧洗脚祖近前作聽勢諗曰會即便會啗啄作麽祖便歸方丈住觀音院示衆云老僧行脚時除二時齋粥是雜用心餘外更無別

吹疑喫

用心處又曰老僧此間卽以本分事接人若隨伊根機接自有三乘十二分教若是不會誰之過歟又曰老僧將一莖草作丈六金身用把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諗曰汝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諗曰庭前栢樹子曰和尙莫將境示人諗曰我不將境示人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諗曰庭前栢樹子問新到曾到此間麼僧曰曾到曰喫茶去又問僧僧曰不曾到諗曰喫茶去院主問曰爲甚曾到也云喫茶去不曾到也云喫茶去諗召院主主應諾諗曰喫茶去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諗曰無曰上至諸佛下至螻蟻皆有佛性狗子爲甚却無諗曰爲伊有業識在又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諗曰有曰既有爲甚入這皮袋裏諗曰知而故犯有官人問和尙還入地獄否諗曰老僧末上入曰大善知識爲甚麼入地獄諗曰我若不入阿誰教化汝馬大夫問和尙還修行也無諗曰老僧若修行卽禍事曰和尙若不修行教甚麼人修行諗曰大夫是修行底人曰某甲何名修行諗曰若不修行爭得撲在人王位中餧得來赤凍紅地無有解出期大夫乃下淚拜謝

洞山祖建立五位君臣等宗旨嗣法曹山唱明之

祖初住新豐次盛化於洞山示五位君臣頌曰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舊日嫌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分明覿面別無眞休更迷頭猶認影正中來無中有路隔塵埃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兼中至兩刃交鋒不須避好手猶如火裏蓮宛然自有沖天志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還歸炭裏坐

上堂向時作麼生奉時作麼生功時作麼生共功時作麼生功功時作麼生僧問如何是向祖曰喫飯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奉祖曰背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功祖曰放下钁頭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共功祖曰不得色曰如何是功功祖曰不共乃示頌曰向聖主由來法帝堯御人以禮曲龍腰有時鬧市

頭邊過到處文明賀聖朝奉 淨洗濃粧爲阿誰子規聲裏勸人歸百花落盡啼無盡更向亂峯深處啼功 枯木花開刧外春倒騎玉象趂麒麟而今高隱千峯外月皎風淸好日辰共功 衆生諸佛不相侵山自高兮水自深萬別千差明底事鷓鴣啼處百花新功功 頭角纔生已不堪擬心求佛好羞慚迢迢空刧無人識肯向南詢五十三

僧問曹山祖五位君臣旨訣祖曰正位卽空界本來無物偏位卽色界有萬象形正中偏者背理就事偏中正者捨事入理兼帶者冥應衆緣不墮諸有非染非淨非正非偏故曰虛玄大道無著眞宗從上先德推此一位最妙最玄當詳審辨明君爲正位臣爲偏位臣向君是偏中正君視臣是正中偏君臣道合是兼帶語僧問如何是君曹山祖曰妙德尊寰宇高明朗太虛曰如何是臣祖曰靈機宏聖道眞智利羣生曰如何是臣向君祖曰不墮諸異趣凝情望聖容曰如何是君視臣祖曰妙容雖不動光燭本無偏曰如何是君臣道合祖曰渾然無內外和融上下平祖又曰似君臣偏正言者不欲犯中故臣稱君不敢斥言是也此吾法宗要乃示偈曰學者先須識自宗莫將眞際雜頑空妙明體性知傷觸力在逢緣不借中出語値教燒不著潛行須與古人同無身有事超岐路無事無身落始終復作五相◒偈曰白衣雖拜相此事不爲奇積代簪纓者休言落魄時正中偏向 ◓偈曰子時當正位明正在君臣未離兜率界烏雞雪上行偏中正 ◉偈曰燄裏寒氷結楊花九月飛泥牛吼水月木馬逐風嘶正中來功 〇偈曰王宮初降日玉兎豈能離未得無功旨人天何太遲兼中至共功 ●偈曰渾然藏理事朕兆卒難明威音王未曉彌勒豈惺惺兼中到功功

祥符蔭曰洞山宗旨得曹山而顯所以稱曹洞宗近或依圓鑑圖今詳審參同契旨改正明暗正偏瞭然指掌新豐父子敲唱分明矣

祖示五位王子

一曰朝生一曰末生一曰誕生一曰化生一曰內

生

僧問石霜諸如何是朝生王子霜曰白衣爲上輔直指禁庭中如何是末生王子霜曰徧途方覺貴漸進不知尊如何是誕生王子霜曰貴裔非常種天然位至尊如何是化生王子霜曰政威無比況神用莫能儔如何是內生王子霜曰重幃休勝負金殿臥淸風

祥符蔭曰洞山功建立功勳王子蓋稟嚴臣奉子順之旨功勳明奉君王子表順父也有內紹外紹之分金提半提之別與五位功勳互相表裏人根利鈍法有頓漸當時石霜可謂壎篪叶奏有謂其建自石霜者謬也有以朝生配正中偏末生配偏中正誕生配正中來化生配兼中至內生配兼中到者有以誕生列第一位朝生列第二位末生列第三位內生列第四位化生列第五位者有以內生爲第一位當正中來化生爲第二位當正中偏末生爲第三位當兼中至朝生爲第四位當偏中正誕生爲第五位當兼中到者有以誕生統攝四位謂誕大也生也朝生誕於朝而生末生誕於末而生化生誕於化而生內生誕於內而生亦猶正中來之正偏兼帶始終圓貫而謂誕生猶有待者即待朝末等而生而誕之所以爲誕實不生故曰欲識誕生王子父鶴沖霄漢脫銀籠者順逆縱橫一一合妙如安公破句讀楞嚴不妨見道神而明之方契立法之旨若執一定以方破圓則是癡人說夢矣寶鏡三昧重離六爻疊三變五之言紛紛不一可類推也

祖示三種滲漏

祖因曹山辭付以寶鏡三昧已復曰末法時代人多乾慧若要辨驗眞僞有三種滲漏一曰見滲漏機不離位墮在毒海二曰情滲漏滯在向背見處偏枯三曰語滲漏究妙失宗機昧終始濁智流轉於此三種子宜知之

寂音洪曰大般若經曰應觀欲界色界無色界空善見是菩薩作此觀時不令心亂若心不亂則不見法若不見法則不作證又曰若金翅鳥飛騰虛

空自在翺翔久不墮落雖依於空戲而不據空亦不爲空之所拘礙昔洞山大師立五位偏正以標準大法約三種滲漏以辨衲子非意斷苟爲皆本佛之遺意今叢林聞滲漏之語往往鼻笑雖洞山復出安能爲哉

祖示綱要

一敲唱俱行偈曰金針雙鎖備叶路隱全該寶印當風妙重重錦縫開二金鎖玄路偈曰交互明中暗功齊轉覺難力窮忘進退金鎖網鞔鞔三不墮凡聖事理亦名不涉偈曰事理俱不涉回照絕幽微背風無巧拙電火爍難追

曹山祖示三墮

示衆曰凡情聖見是金鎖玄路直須回互夫取正食者須具三種墮一者披毛戴角二者不斷聲色三者不受食時有稠布衲問披毛戴角是甚麼墮祖曰是類墮曰不斷聲色是什麼墮祖曰是隨墮曰不受食是甚麼墮祖曰是尊貴墮乃曰食者卽是本分事知有不取故曰尊貴墮若執初心知有自己及聖位故曰類墮若初心知有己事回光之時擯却色聲香味觸法得甯謐卽成功勳後却不執六塵等事隨分而昧任之則礙所以外道六師是汝之師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食者卽是正命食也亦是就六根門頭見聞覺知祇是不被他染汚將爲墮且不是同向前均他本分事尙不取豈況其餘事耶

祖示四禁

示偈曰莫行心處路不掛本來衣何須正恁麼切忌未生時

安隱忍曰洞上宗道合君臣位分貴賤由正偏而及秉帶自奉向以至功功如指與拳舉一該五混則知處類之弗齊妙無以加矣但辭多典雅理亦春融若鏡之照花雖情理俱絕而娟娟可愛是故蓄情之士對之情生抱理之夫觀之理著此情滲漏之所以設也夫情之所結因見不忘情見相私語成窠臼片瑕千累衆病一源故曹山立三墮以明尊貴設四禁以辟邪途捐不賞之功絕末然之

渦渠無國土何處逢渠我本無瘡勿傷之也後世不曰洞曹而曰曹洞其在此乎

辛巳二年

壬午三年

定上座參祖

定參問如何是佛法大意祖下禪牀擒住定擬議祖與一掌定佇思旁僧曰定上座何不禮拜定方作禮忽大悟後南遊路逢巖頭雪峯欽山學祖赤肉團上無位眞人面門出入話巖頭不覺吐舌雪峯曰臨濟大似白拈賊欽山曰何不道赤肉團上非無位眞人定擒住曰無位眞人與非無位眞人相去多少速道速道欽山被擒罔措巖頭雪峯曰這新戒不識好惡觸忤上座且望慈悲定曰若不是這兩個老漢㧞殺這尿牀鬼子

存奬禪師住大名府興化

禪師百丈支下杭州大慈寰中寂

中蒲坂盧氏子頂骨圓聳其聲如鐘出家於并州童子寺受心印於百丈結茅於南嶽一日南泉至問如何是庵中主中曰蒼天蒼天泉曰蒼天且置如何是庵中主中曰會即便會莫忉忉泉拂袖而出趙州問般若以何爲體中曰般若以何爲體趙州大笑而出中明日見趙州掃地問般若以何爲體趙州置箒拊掌大笑中便歸方丈住大慈示衆曰山僧不解答話只能識病又曰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問道者衆山素缺水中擬飛錫夜夢神人告之曰勿宅之詰朝見二虎以爪跑地泉自湧出味甘如飴有僧自岳至乃曰童子泉涸矣移來在此

祖至河府王常侍迎以師禮

祖拂衣南邁至河府府主王常侍與諸官請祖陞座山僧今日事不獲已曲順人情方登此座若約祖宗門下稱揚大事直是開口不得無你措足處山僧此日以常侍堅請那隱綱宗還有作家戰將直下展陣開旗麼對衆證據看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祖便喝僧禮拜祖曰這個師僧却堪持論

癸未四年

詔法師知玄爲悟達國師總教門事

甲申五年

全豁禪師住鄂州巖頭

豁住巖頭示衆但明取綱宗本無實法不見道無實無虛若向事上覷卽疾若向意根下尋卒摸索不著又曰此是向上人活計只露目前些子如同電拂如擊石火截斷兩頭灑然自在若道向上有法有事眞啘嗚聲塗糊汝繫罩汝古人喚作繫驢橛若將實法與人土亦消不得又曰欲得易會但知於聲色前不被萬境惑亂自然露倮倮地自然無事送向聲色前蕩蕩地恰似一團火燄相似觸著便燒更有甚麼事不見道非是塵不侵自是我無心又曰若是有筋骨底不用多諸處行脚也須帶眼始得莫被人謾不見道依法生解猶落魔界夫唱教須一一從自己胸襟中吐得出來與人爲榜樣又曰是句亦剗非句亦剗自然轉轆轆地露倮倮地飽齁齁地不解却不解齩不見道却物爲上逐物爲下又曰纔有所重便成窠臼古人喚作貼體衣病最難治又曰無依無欲便是能仁古人道置毒藥安乳中乃至醍醐亦能殺人這箇不是汝習學得底莫錯認門頭戸口賺汝臘月三十日赤團團地無益

禪師曹洞支下第四世泉州龜洋慧忠寂

忠住龜洋遁世不出山一日謂衆曰衆生不能解脫者情累爾悟道易明道難問如何得明道去忠曰但脫情見其道自明矣夫明之爲言信也如禁蛇人信其呪力藥力以蛇綰弄揣懷袖中無難未知呪藥等力者怖駭棄去但諦見自心情見便破今千疑萬慮不得用者是未見自心者也忽索香焚罷安坐而化

乙酉六年

大鑑下第五世鼎州德山見性大師宣鑒寂

鑒居德山門庭高峻十二月二日告衆曰捫空追響勞汝心神夢覺覺非竟有何事言訖安坐而化祥符蔭曰德山出雪峯存存出雲門偃爲雲門宗又存出玄沙備備出羅漢琛琛出淸凉益爲法眼

宗是爲二宗之祖同時與臨濟並稱以棒喝提挈大綱訶佛罵祖眞不忝大雄後勁云

丙戌七年

禪師義存開法雪峯

存阻雪巃山於巖頭簽言下大徹嗣德山咸通中登閩之象骨山雪峯創立禪院學徒奔萃法席之盛卓冠天下四十餘年衆恒一千五百

禪師馬祖支下第三世徑山無上鑒宗寂

宗嗣鹽官安住徑山爲第二世法席之盛冠於江浙三月五日集衆說法端坐而化法嗣洪諲繼其席

祖北至大名府嗣法小師存獎趨侍迎居興化東堂

先是祖因兵革拂衣南適王常侍延以師禮時蒲相蔣公禮請祖將應之獎聞趨省至中條太尉中令何公專使迎祖獎翼行旋至府下止觀音寺江西禪院問道者簪裾繼踵道俗連肩未期年獎迎居東堂

丁亥八年

首建臨濟宗第一世慧照祖示寂

祖無疾四月十日示衆偈曰沿流不止問如何眞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禀吹毛用了急須磨復謂衆曰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三聖然出曰爭敢滅却和尙正法眼藏祖曰已後有人問你向他道甚麼然便喝祖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言訖端坐而逝塔全身於府西北隅曰澄靈

住鎭州保壽嗣法小師延沼臨濟祖塔記曰師諱義玄曹州南華人也俗姓邢氏幼而頴異長以孝聞及落髮受具居於講肆精究毗尼博賾經論俄而嘆曰此濟世之醫方也非教外別傳之旨卽更衣遊方首參黃檗次謁大愚其機緣語句載於行錄旣受黃檗印可尋抵河北鎭州城東南隅滹沱河側小院住持其臨濟因地得名時普化先在彼佯狂混衆聖凡莫測師至卽佐之師正旺化普化全身脫去乃符仰山小釋迦之懸記也適丁兵革師棄去太尉默君和於城中捨宅爲寺亦以臨濟

爲額迎師居焉後拂衣南邁至河府府主王常侍延以師禮住未幾卽來大名府興化寺居於東堂師無疾忽一日攝衣據座與三聖問答畢寂然而逝時咸通八年丁亥孟陬月十日也門人以師全身建塔於大名府西北隅勅諡慧照禪師塔號澄靈合掌稽首記師大略

靈巖儲臨濟祖塔重建碑曰少林氏之言曰行解相應超然名之曰祖六傳至盧氏子提挈一相一行三昧大其門應西天般若多羅之記生南嶽讓讓生泐潭一南嶽以一物不中之解證有修無染之行泐潭氏超然於卽心卽佛非心非佛渾焉周匝廓爾懸殊創大機大用接百丈海西來法式至海濱大悉備以已所得得見過於師之黃檗運東土宗旨大段三變臨濟氏挺出集十代之大成出古今之獨斷博也厚也高也明也以言乎道發靈山以來未發之妙以言乎行開東西歷世未開之門廣大精微詳嗣法保壽延沼記中余小子弘儲何能贊益澄靈寶塔建自唐咸通丁亥歷四百餘年洪流衝裂又三百年三十三世孫超覺念我祖道滿天下而無以副脚下子孫執箒瞻依之篤切走告江南北諸孫共襄塔事塔成銘屬弘儲銘曰更七百年還舊觀斯文不泯終古傳河流嶽立同永綿

靈巖儲臨濟祖塔源流序曰源流之見始於昭覺昭覺臨濟十一世孫手書臨濟正宗記付佛日宗杲著見載藉議者謂昭覺特出手定抑上有因承西天諸祖說偈相傳從一祖至二祖至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告香至王子菩提多羅曰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囑汝聽吾偈曰心地生諸種因事復生理果滿菩提圓花開世界起此西天源流之可據者也達摩念東震旦國佛記後五百歲般若智燈運光於彼遂囑弟子不若密多羅住天竺傳法而躬至震旦從震旦初祖至黃梅五祖告盧能曰諸佛出世爲一大事故隨機大小而引導之遂有十地三乘頓漸等旨以爲教門然以無上微妙秘密圓明眞實正法眼藏

付於上首大迦葉尊者。展轉傳授二十八世。至達摩。届於此土。得可大師。承襲以至於今。以法寶及所傳袈裟。用付於汝。善自保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盧跪受訖。問法則既受。衣付何人。祖曰。昔達摩初至。人未之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不復傳也。此震旦源流之可據者也。臨濟承曹溪以來。四世傳至禹門。爲臨濟二十九世。唐宋佛法盛。時家喻戶曉。源流不待問。迨其衰也。至有明嘉隆。山水微茫。僅存一綫。禹門稟圓通法。付四人。一曰天童圓悟。一曰報恩圓修。一曰雲門圓信。一曰淨明圓蓮。天童於天啓甲子付淨慈法藏。丁卯付大溈如學。次第付梁山海明。徑山通容。金粟通乘。寶華通忍。龍池通微。天童道忞。雪竇通雲。鶴林通門。善權通賢。天童通奇。報恩付竹林本豫。報恩通琇。南澗通問。石霜通際。雲門付海岸居士黃端伯。弘儲爲淨慈藏和尚子。茲因善權法孫斷指超覺。將興復臨濟祖塔。特上靈巖請文記臨濟源流。弘儲不文。祇據本支宗派。依次序述。付石河出崑崙。導積石。不遡其源。而循其流者。無以盡經天帶地之勢也。後世永鑑哉

三峯僧鑒青臨濟祖師塔頌曰。靈山正法眼。付屬大龜氏。慶喜及商那。次第傳眞訣。如是密相承二十餘八葉。香至最小男。棄榮猶敝屣。親稟般若多記名爲達摩。應讖泛重溟。遠届支那國。遊歷梁魏間。面壁棲嵩少。號曰婆羅門。訪求大乘器。直指佛郎心。講徒且驚擾。置毒不能傷。慈心三昧力。可師鸞鳳姿。根勝無倫匹。五嶽峭頭顱。千頃涵胸臆。妙辨類懸河。異花隨墜落。每一談論時。宿師盡辟易。終疑缺囪胡。別有安心要。變服毀形軀。立雪羣勤懇。一言了此心。三拜得其髓。啓迪甘露門。分燈照無盡。從茲五六傳。衣法雙流衍。信心久成熟。衣止遂不傳。大法遍塵沙。得道如林藪。二桂久傳陰。一粒重喞粟。金雞聲轉高。馬駒足何闊。踏殺天下人。莫能行籌數。一子坐大雄。迎喝聾雙耳。苟非靈行僧。大機誰辨的。吾祖法中王。應用同垂跡。氏族及

纘闍具如傳所述三學備研幾三業還純粹三年
不飛鳴三度遭鞭策大法若雲披大用如雷迅大
宗續大雄大志恢大業大樹廕人天大龍霈雲雨
熱惱頓清涼枯槁咸需溉三句非縱橫三眞非竝
別三要絕離鍻三玄善闢闔三世同一儀三乘同
一航法說種種殊皆爲從上式字字解脫幢句句
光明藏如世大慈航能渡諸漂溺如世大寶聚能
濟諸貧窮如世大樓櫓能却諸寃敵如世大城壍
能拒諸魔軍是故七百年燈燄彌增熾令行吳越
區一人大威力誰云塔有壞壞者非其眞離相與
離名全密還全主然於不壞相而復示摧頹蔓草
與寒烟漏覆黃金國如師所建立縱奪各隨時勿
以人境乖而昧全體用譬如鏡中像姸醜各不同
隨遇輒了然初非鏡分別譬如摩尼光靑黃隨色
轉色相本非珠珠亦不外是譬如春與花不可岐
爲二花落知春歸春實無來往譬如石中火擊之
乃成燄破石覓踪由畢竟無形段譬如淸淨月散
影諸江湖水月不相知印見宛然在譬如水結氷

日照還成水融結狀雖差濕性終無改斷公知此
義堅固最初心眞金等聚沙復覩巍巍相千秋表
眞仗萬世成具瞻刦燒無能侵嵐風莫能撼是知
取相者終不達無生棄相亦復然五十笑百步欲
超權學見成毁二俱空空見倂銷亡寶幢赫然湧
無雜無動搖非常非斷滅斯爲無縫樣五眼莫能
窺星月掛闌干烟霞生戶牖一切諸天人敬心常
守護我今說是頌處處見祖師惟有逸格人乃能
深諦信或於筆尖上散作翰墨香或於紙素中透
出文字障或於淸淨境解脫無纖塵或於差別緣
顯見無窮義或於熱喝內威猛如象王或於痛棒
頭翻擲同師子或主賓言論或照用施呈或全或
抑揚或偏或喜怒何處非全身何物非生面苟能
如是見今古常見前變化絕端倪眉目日相拄不
離跬步間展禮眞儀訖

堯封灊臨濟慧照祖塔重建碑後記曰往讀桐江
釣叟姚桐壽樂郊私語載與括蒼劉氏遇於海鹽
之橫山劉氏謂南龍一支從峨嵋並江而東竟不

知其結局頭從通州泛海至此乃知海鹽諸山是南龍盡處天目雖爲浙右鎮山然勢猶未止蜿蜒而來右東跨浙左帶苕霅直至長牆秦駐之間而止於是以平崧諸山爲龍左抱以長江淮泗之水以慶紹諸山爲虎右繞以浙江曹峨之水諸水率皆朝拱於此而後乘潮東出前復以朝鮮日本爲案此南龍一最大地也非周孔其人不足以當之然而無有乎爾吾恐山川亦不忍自爲寂寂若此也按樂郊私語序時則至正癸卯又歷三百年辛丑老師補住金粟南潛隨侍覽山川形勢之大致徵欄江釣叟之舊聞我天童老和尚拔九地之雷於此我三峯老和尚發天竊之軔於此所謂非周孔其人不足當之者隔三百年驗如玉符而臨濟之道至是炳然若赫日之中天矣古記稱震旦國三大幹龍皆始於崑崙北條出河海以入於海爲冀燕之分中條出河南自秦隴三輔入豐沛汾晉派伊洛東而淮泗以入於海爲雍豫靑徐之分南條出江南自陝右分出西鄙廻巴蜀踰荊衡入黔中東而匡阜南極嶺海東北渡閩粵跨三吳自浙右以入於海爲梁荊揚之分夫冀州天地之一樞要也儒者亦言冀州好風水古帝王之所都滹沱河在眞定府城南自雁門來經靈壽等縣至直沽入於海我臨濟祖之所縱轡而馳也而大名爲禹貢冀兗二州之域魏州興化則澄靈之塔在焉故讀保壽沼所作臨濟慧照禪師塔記及英華所載公乘億魏州獎公塔碑而登歎山川形勢源流順逆之故往往與道法相關攝蓋山水之大機在逆猶古兵法以正合以奇勝其用以逆而千古禪宗綱領亦未有不以順爲體以逆爲用者也故從曹溪發源天南北而爲南嶽一逆也又北而爲臨濟一逆也臨濟已上自順而逆夫三吳又天地之一樞要也臨濟南而爲揚岐雲蓋有會祖塔焉又南而爲虎邱虎邱有隆祖塔焉臨濟以下自逆而順而及天童三峯至於老師臨濟之道大行吳越使小釋迦沒而不食其言順而逆逆而復順冀州爲北樞吳越爲南樞而山川大勢與道法相終始者

大字疑衍

亦可以考而見矣

庵主道膺爲洞山室中領袖

膺先遊方至翠微問道會有僧自豫章來盛稱洞山法席遂造洞山祖問汝名甚麼曰道膺祖曰向上更道曰向上卽不名道膺後結庵三峯天人送供祖問子近日何不赴齋曰每日自有天神送食祖曰我將謂汝是個人猶作這個見解在汝晚間來膺晚至祖召膺庵主膺應諾祖曰不思善不思惡是甚麼膺回庵寂然宴坐天神尋覓不見三日乃絶祖一日問作甚麼曰合醬祖曰用多少鹽曰旋入祖曰作何滋味曰得祖大問大闡提人作五逆罪孝養何在曰始成孝養自爾祖許爲室中領袖

寂祖開法曹山

寂辭洞山遂造曹溪禮塔還止臨川有佳山水因定居焉以志慕六祖乃名山爲曹

宗統編年卷之十五

宗統編年卷之十六

臨濟第二世祖

諱存獎姓孔氏鄒魯闕里之裔孫也於薊三河縣盤山甘泉院出家大中五年圓具九年棄講參臨濟嗣法住魏州興化

懿宗戊子咸通九年

臨濟第二世魏州興化祖嗣宗統二十一年

祖開堂興化

拈香曰此一炷香本爲三聖師兄三聖於我太孤本爲大覺師兄大覺於我太賒不如供養臨濟先師僧問四面八方來時如何祖曰打中間底僧便禮拜祖曰昨日赴個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躲避得過

己丑十年

禪師慶諸復住石霜

諸廬陵新塗陳氏子初抵潙山爲米頭後參道吾智嗣其法初住潭州石霜後隱長沙瀏陽人莫識

。若因僧舉洞山解制上堂。秋初夏末兄弟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諸曰。何不道出門便是草。洞山祖聞之驚曰。瀏陽乃有古佛。自是僧衆迎諸再住石霜

洞宗第一世瑞州洞山悟本祖示寂

祖示疾。令沙彌傳語道膺。乃囑曰。他若問和尚安樂否。但道雲巖路相次絕也。汝下此語須遠立。恐他打汝。沙彌領旨去傳語。聲未絕。蚤被膺打一棒。將圓寂。祖謂衆曰。吾有閑名在世。誰人爲吾除得。衆無對。時有沙彌出曰。請和尚法號。祖曰。吾閑名已謝。僧問和尚違和。還有不病者也無。祖曰。有。曰。不病者還看和尚否。祖曰。老僧看他有分。曰。未審和尚如何看他。祖曰。老僧看他不見有病。祖乃問僧。離此殼漏子。向甚麼處與吾相見。僧無對。祖示偈曰。學者恒沙無一悟。過在尋他舌頭路。欲得忘形泯蹤迹。努力殷勤空裏步。乃命剃髮澡身披衣。聲鐘辭衆。儼然坐化。時大衆號慟。移晷不止。祖忽開目謂衆曰。出家人心不附物。是眞修行。勞生惜死。哀悲何益。復令主事辦愚癡齋。猶衆戀慕不已。延七日。食具方備。祖亦隨衆齋。畢乃曰。僧家無事。大率臨行之際。勿須喧動。遂歸丈室。端坐長往。塔曰慧覺

祥符蔭曰。祖與濟祖同時王化。建立宗旨。廣大精微。互盡美善。迄今昌昌二桂。奕奕交榮。靈山一花。芳傳未艾。源深流長。其信然矣

禪師道全繼席洞山

全初參洞山。問如何是出離之要。祖曰。闍黎足下烟生。全當下契悟。遂繼席。一衆悅服

曹洞宗第二世祖

諱道膺。幽州玉田王氏子。童丱出家於范陽延壽寺。二十五成大僧。初參翠微。尋謁洞山。爲室中領袖。嗣其法

庚寅十一年

曹洞宗第二世雲居祖嗣宗統三十三年　發明　洞山寂。而曹山儼然無恙也。不書曹山者。表雲居嗣統也。然則雲居嗣統。何不俟曹山寂後。曰雲居曹山。雁行也。宗旨既定。曹山能事畢矣。潙仰父子也。潙山寂而仰山在。亦止不書。子洞山寂後。即以雲居嗣統者。重傳持也。錄

祖之囑曰毋令斷絕千古法脈豈不賴得人哉

祖開法洪州雲居

祖登歐阜冠世絕境就樹縛屋而居號雲居衲子追求而集散處山間樹下久成苦架說法其下示衆佛法有什麼事行得即是但知心是佛莫愁佛不解語欲得如是事還須如是人若是如是人愁箇甚麼若云如是事即難自古先德醇素任眞元來無巧他根本脚下實有力即是不思議人握土成金若無如是事饒汝說得簇花簇錦相似人總不信受又曰暫時不在如同死人豈況如今論年論月不在如人常在愁什麼家事不辦欲知久遠事祇在如今如今若得久遠亦得亦人千鄉萬里歸家行到即是是即一切總是不是即一切總不是又曰升天底事須對衆掉却十成底事須對衆去却擲地作金聲不須回頭顧著自餘有什麼用處不見二祖當時博覽三藏如觀掌中因什麼更求達摩安心將知此門中事不是等閑所以道智人不向言中取得人豈向說中求又曰一切事須

❀今疑合

向這裏及盡始得無過若一毫去不盡即被塵累豈況更多差之毫釐過犯山嶽古人道學處不玄盡是流俗閨閣中物捨不得俱爲滲漏

辛卯十二年

壬辰十三年

文偃參尊宿睦州明得悟尊宿指今見雪峰

偃嘉興張氏子生知天縱落髮受具探窮律部以己事未明參尊宿明明纔見來便閉却門偃乃扣門明曰誰曰某甲曰作甚麼曰己事未明乞師指示明開門一見便閉偃如是連三日扣門至第三日開門偃乃拶入明便擒住曰道道偃驚不暇答明便推出曰秦時轅轢鑽遂掩門損偃右足偃從此悟入明乃指見雪峰到莊見一僧問上座今日上山去那曰是曰寄一則因緣問堂頭和尚祇是不得道是別人語上座到山見和尚上堂衆纔集便出握腕立地曰這老漢項上鐵枷何不脫却僧一依教峰見這僧與麼道便下座攔胸把住曰速道速道僧無對峰拓開曰不是汝語曰是某甲語

曰侍者將繩棒來曰是莊上一浙中上座教某甲來道曰大衆去莊上迎取五百人善知識來偃亦曰上山峯纔見便曰因甚得到與麽田地偃乃禮拜

癸巳十四年

信宗（名儼在位一十五年）

信宗甲午乾符元年　乙未二年

丙申三年

禪師師備開法玄沙

備閩縣謝氏子父以漁爲業因夜泛船墮水備鼓棹而救見水中月乃云先達有言一切諸法皆如水月若父存與其同業只益三途之苦今旣不可救莫若捨緣出家報父恩也於是斷髮受具芒鞵布衲食纔接氣宴坐終日與雪峯存親厚存以其苦行呼爲頭陀嘗携囊出嶺擬欲遍參忽築破脚指血流痛楚歎曰是身非有痛從何來是身是苦畢竟無生休休遂不出嶺依存咨決心要一日存召曰備頭陀何不遍參去曰達摩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存然之稱曰備頭陀再來人也後忽夢父來謝曰荷子出家我得生天存住雪峯備入室又閱楞嚴發明心地自是應機敏捷與修多羅冥契諸方玄學有所未決必從之請益辭峯結屋梅溪後住玄沙衆相尋而至遂成叢林上堂曰佛道閑曠無有程途無門解脫之門無意道人之意不在三際故不可升沈建立乖眞非屬造化動則起生死之本靜則醉昏沈之鄕動靜雙泯卽落空亡動靜雙收顢頇佛性必須對塵對境如枯木寒灰臨時應用不失其宜鏡照諸像不亂光輝鳥飛空中不雜空色所以十方無影像三界絕行蹤不墮往來機不住中間意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鐘鼓不相交句句無前後如壯士展臂不借他力師子遊行豈求伴侶九霄絕翳何用穿通一段光明未曾昏昧夫佛出世者元無出入蓋名相無體道本如如法爾天眞不同修證祇要虛閑不昧作用不涉塵泥箇中若纖毫不盡卽爲魔王眷屬句前句後是學人難處所以道一句當機八萬法門永

前字更勘

絕生死直饒得似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道人行處如火銷氷終不却成氷箭既離弦無返回勢所以牢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若到這裏步步登立不屬邪正識不能識智不能知動便失宗覺即迷旨二乘膽戰十地魂驚語路處絕心行處滅直得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而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花若與麼見前更疑何事沒棲泊處離去來今限約不得心思路絕不因莊嚴本來清淨動用語笑隨處明了更無欠少古德云情存聖量猶落法塵己見未忘還成滲漏不可道持齋持戒長坐不臥住意觀空凝神入定便當去也有甚麼交涉西天外道入得八萬劫定却數滿後不免輪廻蓋為道眼不明生死根源不破夫出家兒即不然不可同他外道也如今甚麼處不是汝甚麼處不分明甚麼處不露見何不與麼會去如實未有發明切須在急時中忘餐失寢似救頭然如喪身命冥心自

劫疑却

救放捨閑緣歇却心識方有少許相親若不如是明朝後日盡被識情帶將去有甚麼自繇分又諸行無常是生滅法世間難信之法具大根器方能明達今生若徹萬劫亦然古德云直向今生須了劫誰能累劫受餘殃又曰玄沙遊徑別時人切須知三冬陽氣盛六月降霜時有語非關舌無言切要詞會我最後句出世少人知

丁酉四年

禪師黃檗下尊宿睦州道明寂

明住睦州示衆汝等諸人還得箇入頭處也未若未得箇入頭處須覓箇入頭處若得箇入頭處已後不得孤負老僧時有僧出禮拜曰某甲終不敢孤負和尚曰蚤是孤負我了也尋常見衲僧來即閉門或見講僧乃召曰座主主應諾明曰擔板漢上堂裂開也在我捏聚也在我時有僧問如何是裂開曰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眞如解脫即心即佛我且與麼道你又作麼生曰某甲不與麼道曰盞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曰如何是捏聚明乃斂

手而坐。一日陞座。曰首座瓚。曰在。寺主瓚。曰在。維那瓚。曰在。曰三段不同。今當第一。向下文長。付在來日。下座。又示衆。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既明。如喪考妣。一日召門人曰。此處緣息。吾當逝矣。乃跏趺而寂。火焚舍利如雨。收靈骨建塔。壽九十八。臘七十六

祥符蔭曰。尊宿眼明心公。故其機用超妙。如拔九地之雷。如嘘萬里之風。而鯤鵬之變化。神龍之奮迅。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巍然兩宗。脫穎於指顧之下。而不以自私。千載而後。尊之爲尊宿。與南泉。趙州。鼎立而三宜也

戊戌五年　己亥六年

庚子廣明元年　十二月賊黃巢入長安。帝走興元。黃巢僭號自稱大齊皇帝。改元金統

禪師南泉下衢州子湖利蹤寂

蹤嗣南泉。願住子湖。於門下立牌曰。子湖有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即喪身失命。示衆曰。諸法浩浩。何絆何拘。汝等於中。自生難易。心源一統。綿亘十方。上上根人。自然明白。歷歷分明。無有不是。只少箇丈夫之志。致見如斯疲勞。欲得易會麼。自古及今。未有一個凡夫聖人出見汝前。亦無有一善語惡語到汝分上。爲甚麼故。爲善善無形。爲惡惡無相。既已無我。把甚麼爲善惡。立那個是凡聖。汝信否。還保任否。有甚麼迴避處。恰似日中逃影。還逃得麼。子湖山下有陶家。無子。夫婦日夕焚禱。蹤一日過而問曰。爾何所祈。陶告之故。蹤曰。汝施我竹。我施汝子。陶遂施竹。其夕感異夢。隨舉一男。衆因號神力禪師

辛丑中和元年　正月帝幸成都

禪師船子下灃州夾山傳明善會寂

會廣州廖氏子。初住夾山。上堂。有僧問。如何是法身。會曰。法身無相。曰如何是法眼。會曰。法眼無瑕。時道吾智在座中。不覺失笑。會便下座。請問道吾。某適來對這僧話。必有不是。致令上座失笑。望不吝慈悲。吾曰。和尚一等是出世。未有師在。會曰。甚處不是。望爲說破。吾曰。某甲終不說。請和尚却往華亭船子處去。會曰。此人如何。吾曰。此人上無片

瓦下無卓錐和尙若去須易服而往會乃散衆束裝直造華亭船子纔見便問大德住甚麼寺會曰寺卽不住住卽不似船子曰不似似個甚麼會曰不是目前法船子曰甚處學得來會曰非耳目之所到船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船又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鉤三寸子何不道會擬開口被船子一橈打落水中會纔上船船子又曰道道會擬開口船子又打會豁然大悟乃點頭三下船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淸波意自殊會遂問抛綸擲釣師意如何船曰絲懸綠水浮定有無之意會曰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船曰釣盡江波金鱗始遇會乃掩耳船子曰如是如是遂囑曰汝向去直須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吾三十年在藥山祇用斯事汝今已得他後莫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裏钁頭邊覓取一個半個接續無令斷絕會乃辭行頻頻回顧船子遂名闍黎會乃回首船子竪起橈子曰汝將謂別有乃覆舟入水而逝會自此幽遯至咸通庚寅復開席夾山道吾復遣僧往問如何是法身仍答曰法身無相如何是法眼仍答曰法眼無瑕僧歸擧似道吾吾曰這漢此回方徹僧問如何是夾山境會曰猿抱子歸靑嶂裏鳥啣花落碧巖前示衆曰百草頭薦取老僧鬧市裏識取天子十一月七日召主事曰吾與衆僧話道累歲佛法深旨各應自知吾今幻質時盡卽去汝等善保護如吾在日勿得雷同世人輒生惆悵言訖奄然而逝諡傳明大師塔曰永濟

祥符蔭曰悟後貴須遇人蕩却師承邊事方能大法自在觀夾山之於船子世之竹葉精靈可以泠然愧避矣然不得道吾發藥則自墮於雲霧而不知非此啓廸之功不可緩也當時夾山已開堂蓄衆道吾當衆笑之不以爲嫌乃虛心下問一聞船子卽散衆直造此一段風規豈今之高頭强項者能望其後塵乎至船子囑曰莫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裏钁頭邊覓取一個半個接續尤爲末法抱道者頂門金針云

曾聞斷髮造石霜

聞僖宗第三子僖宗幸蜀親王宗室皆逃亡聞斷髮逃遊人無知者造石霜諸慶諸與語歎異曰汝乘願力而來乃生帝王家脫身從我火中蓮也

壬寅二年

通玄禪師開法末山隆濟

玄初參德山時已臘高門風益峻獨奇玄然玄不大徹辭謁洞山與語喜撫之曰掌有神珠白晝示人人且按劒況玄夜乎子可貴也曰但不識珠耳儻識亦無晝夜洞稱爲俊士洞入滅玄廬塔旁三年學者依從日盛玄曰太平時世饑餐困臥復有何事吾本無事汝與麼來相尋是無事生事無事生事道人所忌何不各自歇去中和初寓塔北遊久之南還寓止豫章南平鍾王執弟子禮玄厭城居王爲買末山建精舍號隆濟以延之學者雲集

癸卯三年　五月李克用破黃巢收復長安

禪師百丈支下韶州慶圓智大安寂

安繼席潙山豫章廉使崔公敦崇禮譽咸通十四年詔號延聖大師賜紫袈裟安室中每問僧有句無句如藤依樹子意旨如何僧問黃巢軍來和尚向甚麼處迴避安曰五蘊山中僧曰忽被他捉著時如何安曰惱亂將軍春秋九十一十月二十二日奄然坐化於怡山丈室贈圓智大師塔號證眞博陵司空相國及詩人周朴仰慕篤重著詩文禮頌焉

甲辰四年　乙巳光啓元年　丙午二年

丁未三年

禪師德山下鄂州巖頭全奯寂

奯德山嗣住巖頭光啓之後中原盜起衆皆避地奯端居自若一日賊大至奯知宿緣乃順化焉門人焚之獲舍利四十九粒起塔

祥符叢曰巖頭初謁臨濟後參德山鰲山阻雪打脫雪峯漆桶托鉢堂前重摑德山塗毒四藏鋒末後句天下人不奈伊何乃一棹烟波孤行於芳草渡頭迄今流風遺韻凛然與曲彔牀擁千百衆者同其高躅噫道豈在形迹間哉

祖付慧顒正法

顒生緣河北叅祖於興化祖付以法印

祖擯克賓維那

祖一日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爲唱導之師賓曰不入這保社祖曰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曰總不與麼祖便打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饡飯一堂次日祖自白椎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即便出院

戊申文德元年

禪師道吾下石霜慶諸寂

諸嗣道吾智不出霜華二十年學衆多有常坐不臥屹若株杌天下謂之枯木衆齊已貫休泰布衲等俱在座下皆以吟詠爲佛事而泰更力於禪秀才張拙甞與泰等道話一日謂泰曰三師中何不選一人爲長老㳟少已休等以詩筆見長泰曰先輩何失言也堂頭和尚肉身菩薩會下一千五百人如我輩者七百餘人勝我輩者七百餘人拙愧服乃同上拜謁諸問先輩何姓曰姓張名拙曰覔巧了不可得拙自何來拙遂有省呈偈曰光明寂照遍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見六根纔動被雲遮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眞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是空華諸肯之二月日安坐而化壽八十二臘五十九

祥符蔭曰道吾雲巖同出藥山之門敲唱雙行有似巖頭之於雪峯洞山五位王子石霜互闡明之酥酪醍醐皆出於乳而味則同中有異矣劉陽古佛推自洞山住山三十年一衆如枯木然貫休齊己輩不妨聯吟座下先師意旨首座與九峯各出一隻手此從上宗門中爪牙也

臨濟第二世魏州興化廣濟祖寂

堯封潛正訛記曰景德傳燈錄魏府興化存奬禪師爲後唐莊宗師莊宗一日謂師曰朕收大梁得一顆明珠未有人酬價師曰請陛下珠看帝以手舒開幞頭脚師曰君王之寶誰敢酬價碑文師化於文德元年七月十二日唐僖宗文德元年戊申去後唐莊宗同光元年癸未凡三十六年則非莊宗明矣今考其時舒幞頭脚者蓋晉王李克用而

誤爲其子莊宗存勗也按僖宗廣明元年庚子黃巢入長安帝走興元黃巢僭號中和二年壬寅李克用將沙陀兵趣河中三年癸卯五月李克用破黃巢敗復長安詔以李克用爲河東節度使四年甲辰五月黃巢趣汴州李克用追擊大破之秋七月時溥獻黃巢首八月進李克用爲隴西郡王傳燈錄所謂敗大梁得一顆無價寶珠者也其稱朕者以莊宗而訛也碑又言大德奉先師之遺命於龍紀元年八月二十二日於本院焚我眞身用覩法相即示寂次年己酉昭宗元年也而五燈會元謂後唐莊宗車駕幸河北回至魏府行宮詔師問曰朕收得中原獲得一寶及龍頤大悅賜紫衣師號皆不受等語皆因莊宗而訛也史之闕文豈不信哉傳燈錄師滅後勑諡廣濟大師塔曰通寂而不見於塔碑得之塔碑之後也傳燈錄師爲魏府大覺禪師院宰時覺一日問曰我常聞汝道向南行一迴拄杖頭未曾撥著一個會佛法底人汝憑什麼道理有此語師乃喝覺打之師又喝覺又打來日師從法堂過覺召曰院主我直下疑汝昨日行底喝與我說來師曰存獎平生於三聖處學得底盡被和尚折倒了也願與存獎個安樂法門覺曰這瞎驢卸却衲帔待痛決一頓師即言下領旨雖同嗣臨濟而常以覺爲助發之友其事在臨濟示滅之先不待辨而明而五燈會元諸書訛而爲師於言下薦得臨濟先師於黃檗喫棒底道理此先師二字蓋從拈香法語不如供養臨濟先師之句而訛也佛祖綱目竪存獎禪師開法興化於僖宗乾符元年甲午則在晉王之前也皆異於塔碑又祖塔碑左記曰當周之時西方有聖人曰釋迦氏東土有聖人曰仲尼氏東土聖人生魯國而西方聖人已示滅四百年矣當是時東土之人固未知有西方聖人也而東土聖人始知之而始名之其後東土聖人滅六百年西方聖人之教乃至於東土又歷年東土得達摩氏傳西方聖人不傳之心印又歷年東土五宗拔起以應一花之瑞而首承臨濟氏之宗祧者實東土聖人之孫也其事

景德傳燈錄闕焉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六十八碑第二十五釋碑第十九宣州新興縣寺碑後載魏州故禪大德奬公塔碑作者公乘億碑曰和尚姓孔字存奬家本鄒魯即闕里之裔孫也南潛年來欲集僧寶獻徵意盖在拾遺而補闕也公乘億興化塔碑則非獨拾遺而補闕也西方聖人東土聖人風教設施之同異後世子孫之會通以端俗學之岐塗以定人天之眼目實在於是盤山甘泉著其抽簪三統講筵明其義虎京華水國表其遊跡仰山璧指及其同聲臨濟止觀音寺江西禪院補實壽之佚文未期遷化克盡荼毗之禮證三聖之同侍南顛門外通衢之左興化舊基舍利一千餘粒德儀殊勝建塔於府南貴鄉縣薫風里附於先師之塔志也父子存亡始終靡間昭垂萬古矣余特悲世之奉教於東土聖人者於東土聖人之心法皆背而馳而岸然自謂於東土聖人之教若執干戈以捍禦焉噫亦異矣夫東土聖人仲尼氏二傳而為子思氏親得東土聖人之心法著中庸其第一句曰天命之謂性非世之所謂天命者也世所謂天命云者所以開近世天主邪說之漸而子思氏之言則西方聖人之心也其末後句曰無聲無臭非世之所謂無聲臭也世之所謂無聲臭云者所以承宋儒混茫一氣之訛而子思氏之言則西方聖人之心也夫東土聖人仲尼氏二傳之孫手著中庸以闡東土聖人之道則仲尼氏之心也闕里裔孫親承臨濟以傳西方聖人之心則亦仲尼氏之心也此世儒之所不察也

安隱忍曰祖英挺天縱如虎生三日氣便食牛與洛浦俱為臨濟侍者然皆坐在一悟視天下無人微大覺夾山則一墮無尾巴隊中矣浦嗣夾山不忘最後之得而化嗣臨濟使濟上宗風不致滅裂蓋師友力也師既脫韉於大覺便有驅耕奪食之手後來接人不輕放過故子孫十餘世皆光明照人其淵源承接有自來矣昔法雲杲公入圓通璣道者之室一語相合而圓通稱賞之明日秉拂機思遲鈍衆大笑杲為之置茶慚無以自處偶打翻

茶具因而有省於是機鋒迅捷無敢當者未幾謁眞淨復大悟此等公案甚多使後世讀之如明鏡當臺妍醜自見存録亘有以也近世衲子叙悟由槩多修飾凡師匠發藥之語或臨機挫抑之言盡情删去甚欲改換師承所示之偈頌惟褒揚者存之夫所貴從師爲能與我解黏去縛若一皆稱贊又安在其爲師匠耶因及化之悟繇一幷拈出以見古今之不逮悲夫

祥符蔭曰宗師垂示鑑定機宜病治末流之病如良醫設藥透徹膏肓觀興化之於大覺及接見同參擯克賓維那等公案天下後世師資上下之間可以不言喻矣而猶岸然呶呶是何異於負販兒童安在其爲親承決擇稱人天祖佛師哉其時寇盜充斥雲擾烟馳以致化迹訛傳甚多遺漏然存大意於千載祖可謂不忝滹沱後勁矣

宗統編年卷之十六

宗統編年卷之十七

臨濟第三世祖

諱慧顒河北人嗣興化住汝州南院一名寶應

昭宗名傑在位一十六年

昭宗己酉龍紀元年

臨濟第三世汝州南院祖嗣宗統四十二年

祖上堂曰赤肉團上壁立千仞僧出問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尙道祖曰是僧便掀倒禪牀祖曰這瞎驢亂做僧擬議祖便打趁出

八月二十二日荼毗興化祖全身得舍利一千餘粒諡廣濟塔曰通寂

庚戌大順元年　時天下分裂霸據一方者凡十三處西秦吳吳越燕楚前蜀荊閩南漢後蜀南唐殷東漢

嗣潙山法同建宗旨潙仰宗第一世智通祖示寂書法同曹山

祖自仰山開法遷觀音接機利物爲禪宗標準將遷化前數年有偈曰年滿七十七老去是今日日

輪臣當午兩手攀膝屈至大順庚戌時在韶州東平山將入滅有數僧侍立祖示偈曰一二二三子平目還仰視兩口無一舌此是吾宗旨言訖以兩手抱膝而逝年七十七諡智通塔號妙光

存考　按仰山距溈山祖人滅時凡三十八年一傳爲西塔光穆霜山景通龍泉文喜新羅順支南塔光湧等共六人南塔湧再傳爲淸化全付芭蕉慧淸等共五人西塔穆再傳爲資福如寶一人芭蕉淸三傳爲興陽淸讓幽谷法滿等共四人資福寶傳眞邃德韶等亦四人而此後傳燈無考又自西塔而後諸師皆年代不載准文喜禪師載開成二年趙郡具戒咸通三年至洪州觀音院見仰山言下頓了心契仰山令典常住光啓三年錢王請住龍泉廨署大順元年錢王表薦賜紫衣乾甯四年又奏師號曰無著光化二年示寂餘俱寥寥語句僅以存其大端今並闕焉以俟後來詳考雲門法眼亦同此例也

辛亥二年　壬子景福元年　癸丑二年

甲寅乾甯元年

乙卯二年

禪師臨濟支下灌溪志閑寂

閑館陶史氏子初參臨濟祖後參末山然住灌溪嗣臨濟五月一日問侍者曰坐死者誰曰僧伽問立死者誰曰僧會閑乃行七步垂手而逝

禪師溈山支下徑山洪諲寂

諲嗣溈山住徑山九月日院前檉樹忽萎廚內飯如金色諲令鳴鐘集衆陞座曰牟尼掩足迦葉藏峯彼彼不落見聞一句莫教人說汝須急切各自知時法界雖長世人景促佛法非遠大道不迷孝順住持如吾在日久立珍重遂入滅

禪師洞山支下九峯通玄寂

玄嗣洞山由末山遷九峯二月十七日誡衆曰無虛度光陰無虛消信施既已出家惟道是履名大丈夫言訖遂寂然在定至三月二十日乃化

丙辰三年

延沼生於餘杭劉氏

丁巳四年

戊午光化元年

禪師華嶽玄偉纂聖胄集成

偉編次貞元已來宗師機緣行世曰聖胄集

禪師南泉下尊宿趙州觀音院眞際大師從諗寂

諗住趙州觀音院燕趙二王同至院見諗諗端坐不起燕王問曰人王尊耶法王尊耶諗曰若在人

王人王中尊若在法王法王中尊二王歡然敬服乃同供養諗志效古人住持四十餘年道滿天下所有言句諸方傳播尊爲古佛壽一百二十歲祥符蔭曰南泉趙州皆稱尊宿如歲寒松栢挺秀丹山碧嶂間時花芳草對之異矣住持四十餘年未嘗以一事告檀越繩牀一角折以綳繫殘薪支之噫高風碩德所以冠卓古今也

禪師夾山下澧州洛浦（或作樂普）元安寂

安夾山會嗣初爲臨濟侍者濟稱之爲門下一隻眼箭後辭臨濟住夾山住菴夾山修書招之乃服膺語具本傳住洛浦上堂曰末後一句始到牢關鎖斷要津不通凡聖尋常向諸人道任從天下樂欣欣我獨不肯欲知上流之士不將佛祖言教貼在額頭上如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鳳縈金網趣霄漢以何期直須旨外明宗莫向言中取則是以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應和指南一路智者知疏八月誡主事曰出家之法長物不留播種之時切宜減省締搆之務悉從廢停流光迅速大道玄深苟或因循曷由體悟冬示微疾不倦請參十二月二日午時與僧問答罷便告寂

禪師潙山支下鄧州香嚴智閑寂

閑青州人徧參諸方在百丈時性識聰敏參禪不得洎丈遷化遂參潙山山問我聞汝在百丈先師處問一答十問十答百此是汝聰明靈利意解識想生死根本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閑被一問直得茫然歸寮將平日看過底文字從頭要尋一句酬對竟不能得乃自歎曰畫餅不可充饑屢乞潙山說破山曰我若說似汝汝巳後罵我去我說底是我底終不干汝事閑遂將平昔所看文字燒却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且作個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乃泣辭潙山直過南陽覩忠國師遺跡遂憩止焉一日芟除草木偶抛瓦礫擊竹作聲忽然省悟遽歸沐浴焚香遙禮潙山讚曰和尚大慈恩踰父母當時若爲我說破何有今日之事乃有頌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

機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
上機溈山聞得謂仰山曰此子徹也仰曰此是心
機意識著述得成待某甲親自勘過仰後見閑曰
和尙讚歎師弟發明大事你試說看閑舉前頌仰
曰此是夙習記持而成若有正悟別更說看閑又
成頌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
有卓錐之地今年貧錐也無仰曰如來禪許師弟
會祖師禪未夢見在閑復有頌曰我有一機瞬目
視伊若人不會別喚沙彌仰乃報溈山曰且喜閑
師弟會祖師禪也閑初開堂溈山令僧送書幷拄
杖至閑接得便哭蒼天蒼天僧曰和尙爲甚麼如
此閑曰祇爲春行秋令閑有偈曰子啐母啄子覺
母殼子母俱亡應緣不錯同道唱和妙云獨脚
祥符蔭曰聰明障道爲其難透脫也香嚴得力於
師友糞掃堆頭一擊而了所以啐啄俱亡應緣不
錯後之學者應無俟騰口說矣

己未二年

庚申三年

禪師仰山支下杭州龍泉無著文喜寂
喜仰山嗣嘉禾禦兒朱氏子七歲出家開成二年
登戒咸通三年禮仰山於豫章觀音院言下了契
充典座有異蹟七年旋浙右止千頃山十年居龍
泉古城院乾符六年避地至湖州餘不亭刺史杜
孺休請居仁王院光啓二年錢武肅王疏請住龍
泉大順元年賜紫乾甯四年賜師號曰無著十月
二十七日夜中時告衆曰三界心盡卽是涅槃言
訖跏趺而寂春秋八十夏六十塔於靈隱西塢天
祐二年叛兵發塔肉身不壞髮爪俱長吳越王重
加封瘞
祥符蔭曰無著神異炳著是再來果位中人仰山
東土小釋迦故一時參承之士如南塔光湧著山
每對人稱之曰此子是肉身佛栴檀林中無穢草
師子窟中無異獸法化之隆隱顯莫測此所以爲
護持正眼者歟

辛酉天復元年

嗣洞山法同建宗旨曹洞宗第一世撫州曹山祖示

寂　書法（曹山爲洞山子同建宗旨爲曹洞第一世故書法如此）

祖住仰山南平鍾王雅重致禮敦請祖但書隱山山居頌一首付使者曰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遇之猶不顧郢人那得苦追尋六月日問知事今日是幾何日月曰六月十五日曰曹山平生行脚到處只管九十日爲一夏明日辰時吾行脚去及時焚香宴坐而化

或問祥符曰洞山寂後曹山住世尙三十二年雲居旣稱曹洞二世何不嗣統於曹山寂後曹山旣遜統矣而書其寂於雲居三十二年此三十二年曹山毋乃贅旒乎祥符曰佛祖付正法眼以毋令斷絕爲囑洞宗傳持於今者皆雲居之後雲居嗣法洞山曹山同建宗旨者也以宗旨言曹山合洞山而成一世洞山寂而曹山不單書者曹山統於洞山所以從洞山尊洞山也不然洞山寂而曹山單書是二宗統矣洞山寂而書雲居嗣統者尊曹山爲一世也今之傳持洞宗者皆雲居之後而並尊曹山合洞山爲一世稱曹洞者大同之道無彼此也曹山旣遜位而書其寂於雲居三十二年者如唐之玄宗傳位於天寶十五載而崩於肅宗之寶應元年宋高宗禪位於紹興二十三年而崩於孝宗淳熙十三年何贅旒之有雲居嗣統爲第二世自當並尊曹山爲第一世亦如宋太宗以弟而承兄太祖正統則兄弟而祖宗焉統序昭然百世不易仰山之寂亦然潙仰雲門法眼三宗止於首建濟洞編年歷世相次者二枝嫩桂久昌昌祖識光垂至今未艾也

師禪了悟補住曹山

壬戌二年

曹洞宗第二世洪州雲居弘覺祖示寂（天福作者誤）

祖住持三十餘年道徧天下衆至千五百人南昌鍾王師尊之願以爲世世師天復元年秋示微疾十二月八日爲大衆最後開方便門敘出世始末是年正月三日問侍者今日是幾對云初三祖曰三十年後但云祇這是乃端然告寂

祥符蔭曰江河之行萬里未聞源淸而流濁法脈

相承宗眼相照如空鏡交融不合而合觀雲巖洞山雲居三世可瞭然矣

曹洞宗第三世

諱　丕生緣傳燈失載

癸亥三年

曹洞宗第三世洪州鳳棲山同安祖嗣宗統約十三年

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祖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兎懷胎入紫微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祖曰金果朝來猿摘去玉花晩後鳳銜歸新到參祖問甚處來曰湖南祖曰還知同安這裏風雲體道花檻璇璣麼曰知祖曰非公境界僧便喝祖曰短販樵人徒誇書劍僧擬進語祖曰劍甲未施賊身已露

存考　按雲居傳同安丕丕傳鳳棲志志傳梁山觀觀傳太陽玄丕與志傳燈諸錄皆不載其生緣示寂之年月考太陽玄以宋咸平三年庚子觀歿辭塔出山至太陽謁堅禪師堅欣然讓法席使主之是梁山寂于咸平三年之際也從唐天復三年癸亥至宋咸平庚子爲九十餘年而同安鳳棲梁山三世三世之間各准三十年爲一世以定宗統細故雖則脫畧微茫無徵而大旨粲然不失存之以俟後來考定云

禪師道簡繼席雲居

簡范陽人童子剃落受滿分戒徧遊叢席後謁雲居與語連三日大奇之誡令刻苦事衆於是簡躬操井臼同樵爨徧掌寺務不妨商略古今衆莫有知者以臘高爲堂中第一座先是高安洞山有神靈甚雲居祖住三峯時神受服役旣來雲居神亦隨至舍於枯樹之下而樹茂號安樂樹神雲居將順寂主事僧白曰和尙即不諱誰可繼者曰堂中簡主事意不在簡謂當揀擇堪說法者僉曰第二座可然姑請簡意簡必辭簡旣夙受記莂即攝衆演法主事大沮簡察知之一夕遯去其夕安樂樹神號泣詰旦衆追至麥莊悔過迎歸聞空中連聲唱曰和尙來也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曰隨處得自在問維摩豈不是金粟如來曰是曰爲甚麼却在釋迦會下聽法曰他不爭人我問路逢猛虎時如何曰千人萬人不逢爲甚麼闍黎偏逢問孤峯獨宿時如何曰閑却七間僧堂不宿阿誰教汝孤峯獨宿問古人云若保任此事直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意旨如何曰高峯深海逈絕孤危

似汝闔閭中軟煖麽簡契悟精深履踐明驗對機應物度越格量天下宗師之壽八十餘無疾而化

甲子天祐元年　八月朱全忠弑帝於椒殿立太子柷爲昭宣帝雖立而不改元仍稱天祐○此後唐末幷五代註紀

乙丑二年

禪師長沙下四明雪竇常通寂

通嗣長沙岑住雪竇鬱然盛化七月集衆焚香付囑訖合掌而逝

丙寅三年

禪師幼璋住瑞龍

璋受白水仁印住靜天台值浙東饑疫璋於溫台明三郡收瘞遺骨數千時謂悲增大士錢王建瑞龍寺請璋住持

禪師慧稜住招慶

稜往來雪峯玄沙二十年坐破七箇蒲團不明此事一日捲簾忽大悟曰也大差也大差捲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是何宗拈起拂子劈口打峯舉謂沙曰此子徹也曰未可此是意識著述更須勘過始得至晚峯詰稜曰備頭陀未肯汝在稜乃頌曰萬象之中獨露身惟人自肯乃方親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氷峰乃曰不可更是意識著述泉州刺史王延彬請稜住招慶開堂日彬朝服趨侍曰請師說法曰還聞麽彬設拜稜曰雖然如此恐有人不肯僧問如何是正法眼稜曰有願不撒沙

祥符陰曰靈雲勤見桃花悟道玄沙曰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香嚴閑擊竹了悟仰山曰更須勘過始得稜公坐破七箇蒲團捲簾徹見天下而玄沙猶恐其屬意識邊事古人師友之間不肯輕易放過如此眞玉火三日而見性詎不信夫

禪師文邃住欽山

邃嗣洞山祖住澧州欽山一日巨良來參問一鏃破三關時如何曰放出關中主看曰恁麽則知過必改曰更待何時曰好隻箭放不著所在便出邃曰且來闍黎良回首邃下禪牀擒住曰一鏃破三關即且置試爲欽山發箭看良擬議邃打七棒曰

且聽這亂統漢疑三十年

丁卯四年 四月以後。梁開平元年。是歲唐亡。梁晉岐淮南西川凡五國。吳越湖南。荊南。福建。嶺南。凡五鎭。○是歲晉岐淮南仍稱唐天祐。西川稱天復。餘皆禀梁正朔。

禪師德謙住明招山

謙受羅山印記不滯一隅。激揚玄旨。諸老宿皆畏其敏捷。後學鮮敢當其鋒者。道聲遐播。衆請居婺州明招山

禪師道怤住鏡淸

怤嗣雪峯住鏡淸。學者奔湊

禪師行修幽棲四明

修泉南陳氏子。母夢呑日。驚寤而生。長耳垂肩。異香滿室。七歲不言。或問曰汝非瘂乎。忽應聲曰。不遇作家。徒撞破烟樓耳。人益奇之。比長讀書過目成誦。旁及內典。徧閱三藏。忽幡然欲遊方外。躡屣名山。至金陵瓦棺寺。祝髮受具。參雪峯。得受心印。遊天台國淸。日憩巖畔。猛虎巨蛇。往來左右。馴擾不去。至四明獨棲松下。天花紛雨。又趺坐黃尾巖。結茅爲蓋。百鳥銜花。所坐盤石。當膝處成坳

戊辰 晉岐淮南稱唐天祐五年。梁開平二年。蜀王建武成元年。是歲西川稱蜀

禪師德山下福州雪峯眞覺大師義存寂

存住雪峯。道滿天下。僖宗欽風。錫眞覺大師之號。併紫袈裟。閩主大加隆禮。問法投誠。將寂之前。自製塔銘幷序。三月示疾。閩主遣醫進藥。存曰。吾非疾也。竟不服藥。遺偈付囑。五月二日朝遊藍田。暮歸澡身。中夜入滅。壽八十七。臘五十九

禪師雪峯下福州玄沙宗一師備寂

備嗣雪峯。住梅溪。後居玄沙。一時海衆。皆望風欽服。學徒千人。應機接物。垂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示疾而化。壽七十五。臘四十四。賜號宗一

文偃禪師徧參諸方。至靈樹爲第一座。尋嗣其席

偃受法印於雪峯。後出嶺徧謁諸方。激揚辨論。到九江。尙書陳操問。儒書中即不問。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作麼生是衲僧行脚事。曰尙書曾問幾人來。曰即今問上座。曰即今且置。作麼生是教意。曰黃卷赤軸。曰這個是語言文字。作麼生是教意。曰口欲談而詞喪。心欲緣而慮亡。曰口欲談而詞

喪爲對有言心欲緣而慮亡爲對妄想作麼生是教意操無語偃曰見說尚書看法華經是否曰是曰經中道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道非非想天有幾人退位操又無語偃尚書暫且莫草草三經五論師僧抛却特入叢林十年二十年尚不奈何尚書又爭得會操禮拜曰某甲罪過最後到曹溪禮祖塔（作長興元年者誤） 靈樹知聖敏請爲第一座先是敏不請首座有勸請者但曰我首座已出家久之又請曰我首座已行脚悟道久之又請曰我首座已廣嶺矣忽一日令擊鐘接首座衆皆出迓偃果至敏迎笑曰奉遲甚久何來暮卽命之偃亦不辭而就職俄廣主劉王將興兵就敏決可否敏前知手封奩子語侍者曰王來出以似之乃就坐而逝王至聞敏已化大驚問和尚何時得疾曰師不曾有疾適封一奩子令俟王至王開奩得一帖子云人天眼目堂中首座乃勅刺史何希範具疏禮請偃繼其法席

禪師慧球嗣席安國

球莆田人玄沙室中參訊居首因問如何是第一月沙曰用汝个月作麼球從此悟入沙將示滅閩帥王公遣子至問疾仍請密示繼踵說法者誰沙曰球子得王默記遺旨乃問鼓山臥龍法席孰當其任山擧城下宿德具道眼者十有二人皆堪出世亦默之至開堂日官僚與僧侶俱會法筵王忽問衆曰誰是球上座於是衆人指出王便請球住安國禪院上堂我此間粥飯因緣爲兄弟擧唱終是不常欲得省要却是山河大地與汝發明其道既常亦能究竟若從文殊門入者一切無爲土木瓦石助汝發機若從觀音門入者一切音響蝦蟆蚯蚓助汝發機若從普賢門入者不動步而到以此三門方便示汝如將一隻折箸攪大海水令彼魚龍知水爲命會麼若無智眼而審諦之任彼百般巧妙不爲究竟

師虔禪師自青林遷住洞山

虔參洞山山問近離甚處曰武林曰武林法道何似此間曰胡地冬抽筍曰別甑炊香飯供養於此

23

人虔拂袖便出山曰此子向後走殺天下人在一
日虔栽松次有從虔乞偈虔作偈曰亭亭三尺餘
鬱鬱覆青草不知何代人得見此松老山見偈曰
此第三代洞山主人也住青林復遷洞山凡新到
先令搬柴三轉然後參堂
首建雲門宗等一世祖
諱文偃雪峯嗣嘉興張氏子幼依空王寺志澄
律師出家初參睦州尊宿發明大旨後造雪峯
深造閫奧徧參諸方幾二十年後抵韶州靈樹
敏禪師法席居第一座尋補住後遷雲門

己巳晉岐淮南稱唐天祐六年梁開平三年

大鑑下第七世雲門宗第一世祖首建雲門宗
書大鑑下第七世表來發明源也書首建表立宗也
祥符蔭曰向見雲門機用以爲英靈駿發傑出之
士也今編年歷詳檢生平知其蚤脫韝於睦州旋
蜜證於雪峯忘餐待問立雪求知出嶺徧參諸方
名宿如疎山臥龍歸宗天童鵞湖乾峯等無一不
激揚勘辨維時天下分崩雲迷霧塞師乃不避險
難孤策遨翔今讀其遺表困風霜於十七年間涉
南北於數千里外始見心猿罷跳意馬休馳之語
爲之神悚淚落是知師乃百鍊精金鑄成神鋒四
照其光芒燄彩有不望影心服者乎宋蘇澥序師
之錄有曰擒縱舒卷縱橫變化放開江海魚龍得
遊泳之方把斷乾坤鬼神無行走之路草木亦當
稽首土石爲之放光本分鉗鎚金聲玉振崢嶸世
界瓦解氷消列派分宗將錯就錯其知言哉
禪師居遁出世龍牙
遁契旨洞山服勤八載是年出世龍牙法濟示衆
夫參玄人須透過佛祖始得新豐和尙道佛祖言
教如生寃家始有參學分若透不得卽被佛祖謾
去僧問佛祖還有謾人之心也無曰汝道江湖還
有礙人之心也無江湖雖無礙人之心爲時人過
不得江湖却成礙人去不得道江湖不礙人佛祖
雖無謾人之心爲時人透不得佛祖却成謾人去
不得道佛祖不謾人若透得佛祖過此人過却佛
祖若也如是始體得佛祖意方與向上人同如未

透得但學佛學祖則萬劫無有出期曰如何得不被祖佛謾去曰道者直須自悟始得

招慶慧稜移居長慶

稜住招慶受閩主王審知請住福州長慶上堂撞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參學事畢上堂我若純舉唱宗乘須閉却法堂門所以道盡法無民僧問不怕無民請師盡法稜曰還委落處麼

庚午晉岐吳稱唐天祐七年梁開平四

沙門南嶽惟勁續寶林傳

勁集光化以來出世宗師機緣為續寶林傳

辛未晉岐吳稱唐天祐八年梁乾化元蜀永平元

祖住雲門光泰作甲午年者誤

上堂曰函蓋乾坤目機銖兩不涉世緣作麼生承當衆無對自代曰一鏃破三關

安隱忍曰雪峰禪師有函蓋乾坤句截斷衆流句隨波逐浪句雲門生平用此接人如風馳電轉自非透明大法死盡全心者難為湊泊蓋自家立地處不漏絲髮故應機垂手不期然而然

祖示法病

上堂曰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又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個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為法執不忘已見猶存坐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法身去放過卽不可仔細點簡將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

大慧杲曰不用作禪會不用作道會不用作向上商量此是雲門老漢據實而論我恁麼道有沒量罪過汝若簡點得出許你具擇法眼若簡點不出且向雲門葛藤裏參又曰而今學實法者以透過法身為極致而雲門反以為病不知透過法身了合作麼生到這裏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不著問別人問別人則禍事也

安隱忍曰透過法身雲門猶以為病正悟之難如此也後代有透一切空遂斥言句為實法以隱隱地一物為本分事不知皆墮此老呵叱之中此其有實悟者依稀彷彿輩不足論也

祖示綱宗

偈曰康氏圓形滯不明魔深虛喪擊寒氷鳳羽展時超碧漢晉鋒八博擬何憑其一是機是對對機迷闢機塵遠遠塵樓夕日日中誰有掛因底底事隔塵迷其二喪時光藤林荒徒人意滯朧胚其三咄咄咄力口希禪子訝中眉垂其四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塞却咽喉何處出氣笑我者多哂我者少其五

實雲潛曰闢之一字雲門之總持也闢則不對對則不闢闢奇而對偶也乾闢而坤闔者也闢者從無而闢者也故不知從無而出者不能知雲門之旨者也闢者從一而闢者也故不知從一而出者故不知雲門之旨者也闢則新不闢則故天下之言雲門者皆故雲門而非新雲門也故雪竇爲雲門之中興也闢則生不闢則死故天下之言雲門三句者皆死雲門而非活雲門也夕日日中誰有掛知以掛爲法者之非雲門也闢者奪其掛之飛將也晉鋒八博擬何憑知以憑爲法者之非雲門也闢者破其憑之實鏡也晉鋒八博闢之所以爲闢也此雲門之密也

禪師智暉建寺重雲

暉得法白水仁結茅中灘日以施濟爲事人莫能淺深之有癩比邱求暉洗摩暉無難色俄有神光異香忽失所在乃還圭峯深入嚴石顧見磨衲數珠銅瓶櫻笠藏石壁間觸之卽壞斂目良久曰此吾前身道具也因就建寺方薙草有祥雲出衆峯間遂名重雲虎豹引去叉塞龍潭龍亦移他處

壬申晉岐吳稱唐天祐九年 梁乾化二

禪師如訥卓菴道場山

訥湖州人得法翠微學薙草卓菴道場山乘虎道行學徒四至遂成禪苑

癸酉梁乾化三年

禪師玄沙支下安國慧球寂

甲戌梁乾化四年

禪師翠微下舒州投子山寂住慈濟大同寂

同翠微學嗣參翠微問未審二祖初見達摩有何所得微曰汝今見吾復何所得遂契悟他日問如

何是佛理徵曰佛卽不理同曰莫落空否徵曰眞空不空徵示識偈曰佛理何曾理眞空又不空大同居寂住敷演我師宗同後住投子院名寂住四月六日寂

禪師洞山支下疎山匡仁寂

仁嗣洞山祖先參大潙祐不契與香嚴閑約曰向後有住處特來相見潙笑曰這矮子向後住處近山無柴燒近水無水喫乃造洞山問未有之言請師示誨山曰不諾無人肯曰還可功也無山曰你卽今還功得麼曰功不得卽無諱處山寂後入嶺詢大潙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語安笑之且曰向後有獨眼龍爲子點破後明招謙出世(謙眇一目)徑往禮拜大悟言下香嚴出世不爽前約訪之嚴上堂答僧問不求諸聖不重己靈語仁在衆嘔之嚴躡前問仁曰何不道肯諾不得全嚴曰肯又肯個甚麼諾又諾於阿誰仁曰肯卽肯他千聖諾卽諾於己靈嚴曰師叔恁麼道向後倒屙三十年在住疎山後果屙吐二十七年而愈却每於食後抉口令吐曰香嚴師兄記我三十年倒屙尙欠三年在臨遷化示衆偈終而逝

沙門蜀禪月大師貫休寂

休蘭溪姜氏子精法華起信奧義吟詩善翰墨時謂姜體王體吳融雅相篤重入蜀署禪月大師有禪月集行世

乙亥(梁貞明元年)

禪師神宴住鼓山

宴大梁李氏子幼惡葷羶樂聞鐘梵年十二時有白氣數道騰於所居屋壁宴題壁曰白道從玆速改張休來顯見作妖祥定祛邪行歸眞見必得超凡入聖鄉題罷氣卽滅年十六夢梵僧告曰出家時至矣遂投創受具謂同學曰古德云白四羯磨後全體戒定慧豈準繩而可拘也於是杖錫徧叩禪關參雪峯峯知其緣熟忽起搊住曰是甚麼宴釋然了悟亦忘其了心惟擧手搖曳而已峯曰子作道理耶曰何道理之有峯深肯之後赴閩王請峯門送回至法堂乃曰一隻聖箭直射九重城裏

去也孚上座曰是伊未在曰渠是徹底人曰若不信待某甲去勘過遂趂至中路問師兄向甚處去曰九重城裏去曰忽遇三軍圍繞時如何曰他家自有通霄路曰恁麼則離宮失殿去也曰何處不稱尊孚拂袖便回峯問如何曰好隻聖箭中路折却了也遂舉前話峯曰奴渠語在曰這老凍膿猶有鄉情在是年住鼓山直下猶難會尋言轉更賒若論佛與祖特地隔天涯

禪師獻蘊遷夾山

蘊參洞山虔問如何用心得齊於諸聖虔仰面良久曰會麼曰不會曰去無子用心處蘊乃契悟更不他遊遂作園頭出世黃嶽蘭若遷夾山僧問月生雲際時如何曰三個孩兒抱華鼓好大哥莫來攔我毬門路凡蘊應機多云好大哥時稱大哥和尙

丙子梁貞明二年

丁丑晉岐吳稱唐天祐十四梁貞明三蜀天漢元漢乾亨元年

布袋和尙坐化明州

布袋和尙不示氏族自稱名契此形裁腲脮蹙額皤腹常以杖荷一布囊入廛市中見物則乞人呼爲長汀子布袋和尙出語無定蹤跡莫測三月於岳林寺端坐說偈曰彌勒眞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偈畢安然而化其後復見於他州亦負布袋四衆競圖其像

祥符蔭曰大士應化如月散千江風行大地甯可形迹定其賢愚日月紀其生滅豐干寒拾之倫實掌僧伽之輩偶亦云露隱而不發者山林闤闠未嘗無人順行逆施曉能測識者所以默運悲智隨類引導佐輔眞宗書一二示著者以槩一切凡聖兩忘者自能不向百草頭識取祖師也

戊寅梁貞明四年

己卯晉岐吳稱唐天祐十六梁貞明五蜀乾德元吳宣王楊隆演武義元年

禪師石霜下龍湖圓覺普聞寂

聞住龍湖神異多端凌晨跨虎出遊不復歸山而逝

禪師從展住保福

展嗣雪峰漳州王刺史創保福禪院請展居之

庚辰梁貞明六年

禪師桂琛住地藏

琛常州李氏子爲兒童時日一素食出言有異旣冠披削登戒學毗尼一日爲衆宣戒已乃曰持戒但律身而已非眞解脫也依文作解豈發聖智乎初謁雲居雪峰不大發明後參玄沙言下大悟時與慧球齊名號二大士琛能秘重大法痛自韜晦叢林共指爲雪峰法道所寄漳州牧王公請住城西石山地藏

辛巳梁龍德元吳睿皇楊溥順義元年

禪師石霜下泐潭開法九峰大覺道虔寂

虔嗣石霜諸初百丈遷馬祖舍利於海昏石門廬塔十餘年及住百丈不復還石門虔自九峯往遊遂成法席爲泐潭第一代是年安坐而化諡大覺

興化侍者守廓參驗諸方發明 興化祖寂已三十年仍書興化侍者者見不忝其爲祖之侍者也凡書職事皆無愧於其職也

廓得法興化祖行脚到德山問鑒曰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曰作麼作麼曰勅點飛龍馬跛鱉出頭來鑒便休去來日浴出廓過茶與鑒鑒於背上拊一下曰昨日公案作麼生曰這老漢今日方始瞥地鑒又休去廓行脚到襄州華嚴會下一日華嚴上堂大衆今日若是臨濟德山高亭大愚烏窠船子兒孫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華嚴與汝證據廓出禮拜起便喝嚴亦喝廓又喝嚴亦喝廓乃曰大衆看這老漢一場敗闕又喝一喝拍手歸衆嚴下座歸方丈時延沼作維那上去問訊嚴曰維那汝來也叵耐守廓適來把老僧扭揑一上待集衆打一頓趂出曰趂他遲了也自是和尚言過他是臨濟下兒孫本分恁麼嚴方息怒沼舉似廓廓曰你著甚來由勸這漢我未問前蚤要棒喫得我話行如今不打搭却我這話也沼曰雖然如是已遍天下也廓到鹿門一日見鹿門問楚和尚你終日披披搭搭作甚麼楚曰和尚見某甲披披搭搭那鹿門便喝楚亦喝兩家總休去廓曰你看這兩個瞎漢隨後便喝鹿門歸方丈却令侍者請廓

上來曰老僧適來與楚闍黎賓主相見什麼敗闕曰轉見病深曰老僧自見興化來便會也曰和尚到興化時守廓爲侍者記得與麼時語曰請舉看廓遂舉興化問和尚甚處來和尚曰五臺來興化曰還見文殊麼和尚便喝興化曰我問你還見文殊麼又惡發作麼和尚又喝興化無語和尚作禮興化至明日教守廓喚和尚和尚丞去也興化上堂云你看這個僧擔條斷貫索向南方去也巳後也道見興化來今日公案恰似與麼時底曰興化當時爲甚無語曰見和尚不會賓主句所以無語及欲喚和尚持論和尚巳去也鹿門明日特爲煎茶晚參告衆

宗統編年卷之十七

宗統編年卷之十八

壬午梁龍德二年

禪師延沼至南院

沼魁磊有英氣於書無所不覷然無經世意父兄强之仕一應舉至京師卽東歸從開元寺智恭律師剃染受具遊講肆玩法華玄義修止觀定慧宿師爭下之棄去遊名山依雪峯五年見瑞巖無留意到越州謁鏡淸淸歎其俊邁到華嚴爲維那屬守廓侍者從南院來沼心奇之因結爲友遂默悟三玄旨要歎曰臨濟用處如是耶因參祖入門不禮拜祖曰入門須辨主沼曰端的請師分祖於左膝拍一拍沼便喝祖於右膝拍一拍沼又喝祖曰左邊一拍且置右邊一拍作麼生沼曰瞎祖便拈棒沼曰莫盲枷瞎棒奪打和尚莫言不道祖擲下棒曰今日却被黃面浙子鈍置一場沼曰和尚大似持鉢不得詐道不饑祖曰闍黎曾到此間麼沼曰是何言歟祖曰老僧好好相借問沼曰也不得

放過便下參堂了知上堂頭禮懺祖曰闍黎曾見甚麼人來沼曰在襄州華嚴與廓侍者同夏祖曰親見作家來又曰他向你道甚麼沼曰始終只教某甲一向作主祖便打推出方丈曰這般納敗缺底漢有甚用處沼於是服膺爲園頭祖一日到園問曰南方一棒作麼生商量沼曰作奇特商量艮久沼却問和尙此間作麼生商量祖拈棒曰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沼於言下大徹玄旨乃依止六年

安隱忍曰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卽玄要的旨風穴於廓侍者處雖悟三玄而未至於要安得不有再悟耶汾陽因僧問如何是學人得力處答曰嘉州打大象如何是學人轉身處答曰陝府灌鐵牛如何是學人親切處答曰西河弄師子乃曰若人會此三句已辨三玄更有三要語在切須薦取此無漸次中眞漸次無得失中眞得失也洞宗亦曰士庶公侯一道看貴賤尊卑明位次知此者可與言宗旨矣

域疑城

祥符蔭曰汾陽他日又曰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合而觀之可與言一句矣沼英凛之氣蚤蓋諸方皆無留意一言服膺於祖便作園頭今之到處受人名位籠罩安排向明窗淨几間者所圖亦竟何事也哉觀沼宜知愧矣

禪師文益造地藏阻雪悟道

益餘杭魯氏子生而秀發七歲削染弱齡稟具究毗尼探儒典振錫南遊抵福州參長慶不大發明後同紹修法進三人自漳州抵湖外值天雨雪溪流瀑漲遂解包休於城隅古寺入堂有老僧擁爐三人附火次老僧問益曰此行何之益曰行脚去曰如何是行脚事益曰不知曰不知最親切又同三人舉肇論至天地與我同根處老僧曰山河大地與諸上座是同是別益曰別老僧豎兩指益曰同老僧又豎兩指便起去益大驚及周行廊廡讀寺額曰石山地藏乃知桂琛禪師也雪霽辭去琛門送之問曰上座尋常說三界惟心萬法惟識乃指庭下片石曰且道此石在心內在心外益曰在

心內琛笑曰行脚人著甚來由安片石在心頭益窘無以對遂辭修進二人即放包依席下求決擇近一月餘日呈見解說道理琛語之曰佛法不恁麼益曰某甲辭窮理絕也琛曰若論佛法一切見成益於言下大悟

禪師慧清住芭蕉山

清得法於石亭湧住芭蕉山拈拄杖示衆曰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靠拄杖子下座

禪師洞山支下龍牙居遁寂

癸未 梁龍德三年四月以後後唐莊宗李存勗同光元年

甲申 後唐同光二年

祖付延沼正法印

祖一日問沼汝道四種料簡語料簡何法對曰凡語不滯凡情即墮聖解學者大病先聖愍之爲施方便如楔出楔祖因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對曰新出紅爐金彈子簉破闍黎鐵面皮又問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對曰芻草乍分頭腦裂亂雲初綻影猶存又問如何是人境俱奪對曰躡足進前須急急捉鞭當軼莫遲遲又問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對曰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又問臨濟有三句當日有問如何是第一句濟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沼隨聲便喝又問如何是第二句濟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沼曰未問以前錯又問如何是第三句濟曰但看棚頭弄傀儡抽頭全藉裏頭人沼曰明破即不堪於是祖以爲可支臨濟宗付以法印

禪師誨機住黃龍

機嗣玄泉彥住黃龍一日眞人呂巖道經黃龍山覩紫雲成蓋疑有異人乃入謁値擊鼓陞堂機見意必呂公欲誘而進厲聲曰座旁有竊法者巖毅然出曰雲水道人曰忽遇雲盡水乾時如何巖無對求代語巖如前問機曰黃龍出現巖問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內煑山川且道此意如何機指曰這守屍鬼曰爭奈囊中有長生不死藥曰饒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亡巖飛劍脅之劍不能入遂再

拜求指歸機曰牛升鐺內蒭山川即不問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嚴言下頓契作偈曰棄却瓢囊撼碎琴如今不戀汞中金自從一見黃龍後始覺從前錯用心機囑加護嚴字洞賓京川人

乙酉同光三年　丙戌同光四年四月以後明宗天成元年越寶正元年

丁亥後唐天成二年吳乾貞元

戊子天成三漢大有元年

禪師玄沙下漳州羅漢院眞應桂琛寂

琛從還羅漢平居頹坐匡牀見僧來即擧拂子曰會麽對曰謝和尚指示琛曰見我竪拂子便謝指示汝每日見山見水可不指示汝耶又見僧來擧拂子其僧禮贊琛曰見我竪拂子便禮拜贊歎那裏掃地竪起苕帚爲甚不贊歎閱世六十有二坐四十二夏沐浴坐化闍維收舍利建塔諡眞應

禪師行崇住谷山

崇嗣法保福展住谷山報恩謂門弟子曰吾雖不在未嘗不爲諸兄弟若委悉報恩常爲人處許汝出意想知解五陰身田若委不得保汝未出得意想知解所以古人喚作鬼家活計蝦蟇衣下客欲得速疾相應即如今立地便證驗取識取有什麽罪過不然根思遲迴且以日及夜尋究將去忽一日覷見更莫以少爲足更能研窮究竟乃至淫坊酒肆若觸若淨若好若惡以汝所見事覷教盡是此境界入如入律若見一法如毫髮許不見此箇事我說爲無明翳障直須不見有法是別底法方得圓備到這裏更能翻擲自由開合不成痕縫如水入水如火入火如風入風如空入空若能如是直下提一口劍刺斷天下人疑網一如不作相似所以古人道繫與大用擧必全眞若有箇漢到與麽境界誰敢向前說是說非何以故此人是個漢超諸限量透出因果一切處管束此人不得若能如是即可若未得如此直須好看莫取次發言吐氣沉墜却汝無量劫莫到與麽時便道報恩不道

首建法眼宗第一世祖

諱文益地藏嗣餘杭魯氏子七齡秀發依新建全偉律師落髮詣趙州開元希覺律師受具足

戒初謁長慶無所契悟後叩地藏琛嗣法初住崇壽後住金陵清涼

大鑑下第九世法眼宗第一世祖首建法眼宗書法同雲門

安隱忍曰如金鑄器鐘盂鼎鼐皆金而鼎不是鐘盂不是鼐所用異也干將莫邪用在斬割臨濟雲門近之秦宮寶鏡用在彙攝曹洞潙仰似之而法眼則鼎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蓋鼎三足而立廢一則傾覆頭謂∴伊字三點略似宗門法眼以華嚴六相立爲宗旨慮後世學者偏局於一其意深矣六相者總別同異成壞是也而總不是別異不是同互爲子母以盡法界廣大之性開合之變如織錦回文詩一字百詠祖師之全體大用至五宗各立發揮盡矣玄沙宗旨有用處不換機與六相義相爲隱顯琛公善之至法眼專以此機接人故玄沙之道至法眼始大但學者未能細心研究不數傳而宗鏡出焉義解沙門倚以爲說可歎也

禪師雪峯支下天台雲曜慈濟澡先寂先新豐翁氏子母夢梵僧風神爛然荷錫求宿孕時香霧滿室初事講說後棄謁雪峯峯記之曰子異日爲王者師神人獻地開瑞巖法席二虎侍側夏則衣楮冬則扣氷而浴人呼扣氷古佛後住靈曜上堂曰四衆雲臻教老僧說個甚麼便下座是年冬閩王延入內堂問法茶次先提起槖子曰大王會麼曰不會曰人王法王各自照了留十日以疾辭至十二月二日沐浴陞堂告衆而逝茶毗祥曜滿山獲五色舍利諡慈濟

己丑唐天成四吳太和元年

庚寅唐長興元年

臨濟第三世汝州南院一名寶應祖示寂綱目作壬子年誤

祖上堂曰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僧便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祖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曰此猶未是某甲問處祖曰汝問處作麼生僧曰失祖便打其僧不肯後於雲門會下聞二僧擧此話一僧曰當時南院棒折那其僧忽契悟遂奔回省覲祖已圓寂乃謁風穴穴一見便

問上座莫是當時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麼僧曰是穴曰汝當時作麼生會曰某甲當時如在燈影裏行相似穴曰汝會也

祥符蔭曰唐季五代之際巾子山下菩薩王於江南浙閩之間佛法大振跋脚阿師方崛起於嶺南而法眼亦發軔於江右禪苑宗風於斯為盛而祖壁立千仞凝然不動聲色坐震雍容洞上同安當新豐唱拍廣播之後亦復風雲體道花檻璇璣是知傳持正脈不在門庭施設而眞風綿亘無可得而名也

益祖住崇壽

祖住撫州崇壽院上堂曰盡十方世界皎皎地無一絲頭若有一絲頭卽是一絲頭

臨濟第四世祖

諱延沼餘杭劉氏子親炙南院六年而南院寂

住汝州風穴

辛卯二年

臨濟第四世汝州風穴祖嗣宗統四十三年

祖居風穴

祖行化至汝水見草屋數椽依山如逃亡人家問田父此何所田父云古風穴寺世以律居僧物故又歲饑衆棄之而去餘佛像鼓鐘耳祖曰我居之可乎田父云可祖乃留止晝乞村落夜然松脂單丁者七年

祥符蔭曰高風冷然可想見也傳持祖道豈在閙熱門庭哉

壬辰三年

栴檀佛像復至江南

禪師雪峯支下長慶慧稜寂

稜兩處開法衆恒一千五百化行閩越二十七載五月日寂

禪師道匡補住招慶

癸巳唐長興四年閩龍啓元年

禪師玄沙支下大章山菴主契如寂

如參玄沙悟旨隱小界山刳大朽杉僅能容身居之禪者清豁沖煦同訪之頗味高論不覺及夜覩

□疑觀

豺虎奔至菴前自然馴繞谿有詩曰行不等閑行誰知去住情一餐猶未飽萬戶勿聊生非道難應伏空拳莫與爭龍吟雲起處閒嘯兩三聲二人尋於大章創菴請如居之兩處孤坐垂五十二載而終

祥符蘊曰古人住山林蛇虎皆馴伏今人居城市同類相仇讐道心何處見請試著眼看物我既一體甯復有兩般心外境無餘斯可與言道

曹洞宗第三世同安丕祖宗統止於是年（示寂年月燈錄不載故書法如此）

曹洞第四世祖

諱□志生里未詳嗣先同安

曹洞宗第四世鳳棲祖嗣宗統三十年○（稱鳳棲別於前同安也）

先同安祖將示寂上堂曰多子塔前宗子秀五老峯前事若何如是三學莫有對者鳳棲祖出曰夜明簾外安班立萬里歌謠道太平祖曰須這驢漢始得

甲午（四月以前唐閔帝從厚應順元年以後廢帝從珂淸泰元年蜀主孟知祥明德元年）

唐立試僧科（試僧始此）

功德司奏應立禪定科講經科文章議論科持念科以試僧帝從奏

禪師師靜隱居天台

靜初參玄沙值示衆曰汝諸人但能一生如喪考妣吾保汝究得徹去靜躡前語問曰祇如教中道不得以所知心測度如來無上知見又作麼生沙曰汝道究得徹底所知心還測度得及否靜從此信入後居天台三十餘載不下山博綜三學操行孤立禪寂之餘常閱龍藏遐邇欽重時謂大靜上座嘗有人問弟子每當夜坐心念紛飛未明攝伏之方願垂示誨靜曰如或夜間安坐心念紛飛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反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又能照之智本空所緣之境亦寂寂而非寂者蓋無能寂之人也照而非照者蓋無所照之境也境智俱寂心慮安然外不尋枝內不住定二途俱泯一性怡然此乃還源之要道也同時有小靜上座時號二靜上

座並終於天台

乙未 清泰二 吳天祚元 年

丙申 清泰三年十一月以後晉高祖 石敬塘天福元閩主昶通文元 年 晉以前稱 長興七年

丁酉 晉天福二南唐烈 祖徐誥昇元元 年

風穴道場成汝州牧請祖開堂

州牧盡禮請開法上元日示衆曰先師曰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會麼問在答處答在問處雖然如是有時問不在答處答不在問處汝若擬議老僧在汝脚跟底大凡參學眼目直須臨機大用見前勿自拘於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爲滯殼迷封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應是向來依他作解明昧兩岐與汝一切掃却直教個個如師子兒吒呀地對衆證據哮吼一聲壁立千仞誰敢正眼覷著覷著即瞎却渠眼

禪師省念至風穴

念萊州狄氏子爲人簡重有精識專修頭陀行纔具戒徧遊叢席常密誦法華經衆因目爲念法華至風穴爲知客隨衆作止無所參扣然終疑教外

◆氏疑氏

有別傳之旨

禪師雪峯支下龍册道怤寂

怤自鏡淸徙天龍吳越王一見曰眞道人也又創龍册請居之學侶雲臻八月日寂

禪師德韶至崇壽領悟尋往天台

韶龍泉陳氏子母夢白光觸體覺而娠年十五有梵僧拊其背曰汝當出家塵中無置汝所也遂剃染受具徧參知識五十四人所至少留後至臨川謁崇壽祖祖一見深器之韶以徧涉叢林但隨衆而已無所咨參一日有問者曰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祖曰是曹源一滴水韶於座側豁然大悟平生疑滯渙若氷釋感涕沾衣祖曰汝向後當爲國王師致祖道大光行矣無滯於是韶乃辭去遊天台觀智者遺蹤如故居睠然有終焉之心

沙門衡嶽齊已寂

已益陽胡氏子出家大潙持律躭吟詠謁德門發悟藥嶠石霜皆參請徧及後遊荊渚爲節度高季興留居龍興寺非其志也已頸有瘤贅時號詩囊

愛山水。懶干謁。有未嘗將一字。容易謁諸侯之句。與華山隱士鄭谷相酬唱。其後居西山金鼓寂。有白蓮集行世。自號衡嶽沙門明季海虞隱湖毛晉刻已及清書。貫依杼山禪月白蓮集。題曰唐三高僧詩集。行世

戊戌天福三蜀廣政元年　己亥天福四閩永隆元年

庚子天福五年　辛丑天福六年

壬寅天福七漢主玢光天元年

癸卯晉天福八南唐元宗璟保太元殷主王延政天福元南漢主成乾和元年

益祖自報恩遷清涼

金陵國主自崇壽迎祖居報恩。未幾遷清涼。示衆趙州曰。莫費力也大好言語。何不仍舊去。世間法尙有門。佛法豈無門。自是不仍舊。故諸佛諸祖。祇於仍舊中得。如初夜鐘。不見有絲毫異得與麼恰好。聞時無一聲子。聞何以。故爲及時節。無心曰。死且不是死。止於一切。祇爲不仍舊。忽然非次聞時。諸人盡驚愕道。鐘子怪鳴也。且如今日道孟夏漸熱。即不可方隔一日。能較多少。向五月一日道便成。嫌須知較絲髮不。得於方便中向上座道不是時。蕊爲賺。所以不仍舊。寶公曰。暫時自肯不追尋。歷劫何曾異。今日還會。麼今日只是塵劫。但著衣喫飯。行住坐臥。晨參暮請。一切仍舊。便爲無事人也。三界惟心頌曰。三界惟心。萬法惟識。惟識惟心。眼聲耳色。色不到耳。聲何觸眼。眼色耳聲。萬法成辦。萬法匪緣。豈觀如幻。大地山河。誰堅誰變。華嚴六相義頌曰。華嚴六相義。同中還有異。異若異於同。全非諸佛意。諸佛意總別。何曾有同異。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不留意。不留意。絕名字。萬象明明無理事

甲辰晉齊王重貴開運元年　舊唐書成司空劉昫撰。幷載佛祖異迹

乙巳開運二年　丙午開運三年

丁未開運四年二月後漢高祖劉暠入汴仍稱天福九年漢嶺南劉晟乾和五年

戊申漢高祖劉暠乾祐元漢劉晟乾和六年

祖付省念正法

祖每念大仰有識。臨濟一宗至風而止。懼當之熱。視座下堪任法道無如念者。一日念侍立次。祖乃垂涕告曰。不幸臨濟之道。至吾將墜於地矣。念曰。

觀此一衆。豈無人耶。祖曰。聰明者多。見性者少。念曰。如某者如何。祖曰。吾雖望子之久。猶恐執著此經不能放下。念曰。此亦可事。願聞其要。祖遂上堂。擧世尊以靑蓮目顧視大衆。正當是時。且道說個甚麼。若道不說而說。又是埋沒先聖。語未卒。念便下去。祖歸方丈。侍者曰。念法華因甚不祗對和尙。曰。渠會也。次日念與眞園頭同上問訊。次祖問眞曰。如何是世尊不說說。眞曰。鵓鳩樹頭鳴。祖曰。汝作許多癡福作麼。何不體究言句。又問念曰。汝作麼生。念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祖謂眞曰。汝何不看念法華下語。又一日。祖陞座顧視大衆。念便下去。祖歸方丈。念自後泯迹韜光。人莫知其所以。一日白兆楚至汝州宣化。祖今念往傳語。纔相見。提起坐具便問。展卽是。不展卽是。楚曰。自家看取。念便喝。楚曰。我曾親近知識來。未嘗輒敢恁麼造次。念曰。草賊大敗。楚曰。來日若見風穴和尙待一一擧似。念曰。一任一任。不得忘却。念乃先回擧似祖。祖曰。今日又被你收下一員草賊。念曰。好手不張名。次日楚纔到相見。便擧前話。祖曰。非但昨日。今日和贓捉敗。自是念名振諸方。祖乃付以正法

臨濟辭潙山時。仰山侍其旁。潙問仰曰。此人他日法道如何。仰曰。此人他日法道。大行吳越。遇風卽止。潙又問。嗣之者何人。仰曰。有卽有。只是年代深遠。不欲擧似和尙。潙固問之。曰。吾亦欲知。仰曰。經不云乎。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是知省念乃仰山後身也

祥符蔭曰。道雖不在踐履。然非操履穩密者。不克荷持世尊大法。必顧命之苦行尊者。祖熟視可起欲墜之緒者。無如精修杜多行之念法華。可見傳道之力。在於修證也。譬如寶舟得風。則千里瞬息。然修證而不明道。則屬染汚。此南嶽所以云。修證卽不無。汚染卽不得也。深心塵刹矣。願再來大仰可謂眞報佛恩者矣

禪師守初住洞山

初參雲門。祖問。近離甚處。曰。查渡。問。夏在甚處。曰。湖南報慈。曰。幾時離彼。曰。八月二十五日。放汝三頓棒。初罔然。至明日却上問訊。昨日蒙和尙放三頓棒。不知過在甚處。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初於言下大悟。遂曰。他後向無人烟處。不蓄

灸疑炙

一粒米不種一莖菜接待十方往來。盡與伊抽釘拔楔。拈却灸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教伊灑灑地作個無事衲僧。豈不快哉。曰你身如椰子大。開得如許大口。初便禮拜。即日辭去。北抵襄漢。住洞山。示衆。言無展事。語不投機。乘言者喪。滯句者迷

祖自風穴避地往郢州

州守延祖於郡齋。陞座曰。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祇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還有人道得麼。時有盧陂長老出問。學人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祖曰。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步驟泥沙。陂佇思。祖喝曰。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祖便打一拂子曰。還記得話頭麼。陂擬開口。祖又打一拂子。維時州守曰。信知佛法與王法一般。祖曰。見甚麼道理。守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祖便下座

己酉後漢乾祐二南漢乾和元年

首建雲門宗第一世大慈雲匡眞弘明祖示寂

祖住雲門。廣主盡誠供養。四月十日。垂遺誡已。端坐而寂

安隱忍曰。雲門說法。天縱如新生騏駒。不受控勒。信乎開宗建始之大醫王也。德山曰。有言時。踞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無言時。覿露機鋒。如同電拂。巖頭雪峯。大闡明之。至雲門與玄沙羅山輩。益精深奧。當時有問五祖演曰。如何是雲門下事。曰紅旗閃爍。蓋兼得夫睦州雪峯之髓歟。其於衲子淘鑄。舉凡情見盡淨。不留絲忽。是故嗣其法者七十餘人。臨生死若門開相似。率多坐脫。德山密。洞山初。香林遠。巴陵鑒。四老其超類者也。初之示衆曰。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雲門家風。大都如此

庚戌乾祐三年是年漢亡　辛亥後周太祖郭威廣順元年

佛滅後一千九百年

勅賜汝州新寺名廣惠

祖先因避寇來郢州。寇平。汝州有宋太師者。施第爲寶坊。號新寺。迎祖居焉。法席冠天下。學者自遠而至。勅賜寺名廣惠

壬子廣順二年

癸丑廣順三年

栴檀佛像至汴京

甲寅周世宗柴榮顯德元年

乙卯顯德二年

九月周詔廢毀銅像以鑄錢

是時天下乏錢用謂侍臣曰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耶且吾聞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乃詔悉毀天下銅像以鑄錢廢天下寺院三千三百三十六

祥符蔭曰周世宗之言似是而非也頭目布施在佛自行利濟則可而乃藉以毀像則失之甚矣夫佛尙不有何有於像像也者在以攝化衆生者也衆生因像而知有佛因佛以知有自性之眞佛安在像之非佛耶佛無量劫中行難行之苦行徧三千大千世界無有如芥子許不是曾捨身命處爲求大法以度衆生佛之恩德如此今之得生人天中者皆盡承佛之慈光照及不然方三途沉溺之不暇而何由出離苦趣乎幸得爲一日之人王於電光隙影中不思酬恩報德而乃謬加毀廢所得無幾墮陷無間噫如世宗者亦可憫夫

丙辰顯德三年　　丁巳顯德四年

戊午周顯德五南唐中興元年

己未顯德六年

法眼宗首建第一世淸涼大法眼祖示寂

祖緣被金陵三坐大道場化行異域隨根悟入者不可勝紀七月十七日示疾國王親加禮問閏月五日剃髮沐身告衆跏趺而逝壽七十有四臘五十四緇素具威儀公卿巳下素服奉全身塔於江甯縣丹陽鄉諡大法眼

宋姓趙氏代周而有天下以火德王都汴京

太祖諱匡胤在位十七年

太祖庚申建隆元年

禪師雪竇延壽遷靈隱

壽字沖玄餘杭王氏子嗣通玄詔出世雪竇學者

歸之是年吳越王見靈隱傾廢請壽中興之

禪師九峯下吉州禾山無殷寂

殷九峯虔嗣福州吳氏子僧問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鄰過此二者謂之眞過如何是眞過殷答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眞諦答曰禾山解打皷問即心即佛則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答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向上事答曰禾山解打皷臨寂集衆曰後來學者未識禾山即今識取於是泊然而化

辛酉二年

詔誕聖節京師及天下命僧陞座祝壽（陞座祝聖始此）

禪師法眼下永明道潛寂

潛法眼嗣四衆士女入院次眼問曰律中道隔壁聞釵釧聲即名破戒見前金銀合雜朱紫駢闐是破戒不是破戒潛曰好個入路眼曰汝向後有五百毳徒爲王侯所重潛後於衢州古寺閱藏宴坐中見文殊見形謁阿育王禮塔見舍利飛動行三七日普賢懺見普賢乘象在塔寺三門亭下後住永明九月十八日寂入棺之際白光晝發火浴舍利不可勝紀有屠者自惟惡業展襟就火聚乞求須臾獲七顆

靈隱延壽補住永明

永明虛席吳越王請壽住持衆至二千時號慈氏下生上堂僧問如何是永明妙旨曰更添香著曰謝師指示曰且喜沒交涉僧禮拜壽曰聽取一偈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起

壬戌三年

詔每年試童行通蓮經七軸者給祠部牒披剃（試經給牒始此）

癸亥乾德元年

禪師大潙下大隨開山神照法眞寂

眞嗣大潙安住大隨木禪菴蜀王三詔不起就錫紫衣寺額堅却不受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個壞不壞眞曰壞曰恁麼則隨他去也眞曰隨他去七月十五日辭衆端坐而化

甲子二年

禪師光祚住智門

祚浙江人入蜀參香林遠受心印回住隨州智門上堂山僧記得在母胎中有一則語今日舉似大衆諸人不得作道理商量還有人商量得麼若商量不得三十年不得錯舉

法師義寂重興天台教於螺溪

寂永嘉胡氏子母初懷姙不喜葷血出家受具學止觀於清竦嘗慨天台教文屢經兵火傳者無憑乃懇國師韶曰智者之教年祀寖遠率多散落惟新羅國其本甚備非和尙慈力孰能致之韶聞於吳越王王乃遣使及賚韶書往高麗國繕寫備足而還王爲寂建寺螺溪賜號淨光

曹洞宗第四世鳳棲志祖宗統止於是年

曹洞宗第五世祖

諱緣觀住朗州梁山

乙丑三年

曹洞宗第五世朗州梁山祖嗣宗統 約三十年

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祖曰貧楊水急魚行澀白鹿松高鳥泊難

禪師奉先下廬山蓮花峯祥菴主寂

祥得旨於奉先深爲雲門第三世住菴蓮花峰每拈拄杖示衆曰古人到這裏爲甚麼不肯住前後二十年無有契其機者示寂乃自代曰爲他途路不得力復曰畢竟如何又以杖橫肩自代曰榔標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言畢而逝

丙寅四年

禪師惟善住福昌

善參雙泉寬得悟住荊南福昌寺爲人嚴秘重法道初住時屋廬十餘間殘僧數輩善晨香夕燈陞座說法如臨千衆十餘年而衲子方集諸方畏服

丁卯五年 三月五星聚奎

戊辰開寶元年

己巳二年

詔天下僧長春節上表入殿廷試賜紫衣號 廷試賜衣始此

庚午三年

辛未四年

◎求韶來

壬申五年

禪師廬山歸宗道詮以偈止試經

詮延壽輪嗣乾德初結茅廬山是年洪帥林仁肇請住筠陽九峯賜大沙門號時僧徒例試經業詮以禪衆多習禪乃述一偈聞於州牧偈曰比擬忘言合太虛免教和氣有親疎誰知道德全無用今日爲僧貴識書州牧閱之曰旃檀林中必無雜樹特奏免試經

禪師法眼下天台德韶寂

韶住天台吳越王中弟子禮示衆偈曰通玄峯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靑山六月二十八日集衆言別跏趺而逝時謂智者再[來]

癸酉六年

臨濟第四世風穴祖示寂

八月旦日先陞座示偈曰道在乘時須濟物遠方來慕自騰騰他年有叟情相似日日香烟夜夜燈至望日跏趺而化前一日手書別檀越閱世七十有八坐五十九夏

歷年表曰自臨濟首建宗旨於唐大中三年己巳至宋開寶六年癸酉中間五宗諸祖迭興互相闡化一花五葉夙識芳蹤震旦宗乘渾成大備譬之世治文章禮樂猗歟三代之隆玉振金聲展也大成之雅維時諸藩列鎭壽禀金湯吳越閩廣均標旃鼓醍醐甘露灑羣黎於熱惱之中心地性天示斯民於分崩之際垂慈至矣利物弘焉五宗盛化凡一百二十四年

宗統編年卷之十八

宗統編年卷之十九

臨濟第五世祖

諱省念萊州狄氏子受業於本郡南禪寺纔具尸羅徧遊叢席常密誦法華經衆稱爲念法華晩於風穴嗣法歷住首山廣教寶應

宋太祖甲戌開寶七年

臨濟第五世首山祖嗣宗統二十年

祖住汝州首山

示衆曰諸上座不得盲喝亂喝尋常向你道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賓無二賓主無二主若有二賓二主卽是兩個瞎漢所以我若立時你須坐我若坐時你須立坐則共你坐立則共你立雖然如是到這裏急著眼始得若是眼目定動卽千里萬里何故如此如隔窗看馬騎相似擬議卽沒交涉

祥符蔭曰若能作賓方能作主若能作得賓中賓方能作得主中主今之一等知識只知在賓全正令而忘立主要須圓所以只知步步登高不解從空放下只知坐斷千佛頂顙不解隨一切衆生脚跟轉只成主中主不成賓中賓若槃以賓主歷然混之此中正自儱侗不少一喝分賓主是也全在照用一時行眼目定動卽沒交涉師子象王牛身全體豈容擬議於其間哉

禪師法眼下第三世杭州報恩永安寂

安詔國師嗣住報恩告衆問答跏趺而逝茶毗舌根不壞柔軟如紅蓮花

乙亥八年

禪師法眼下第三世永明智覺延壽寂

壽秉願爲震旦法施主居永明十五載度弟子一千五百人入天台山度戒萬餘人常與七衆授菩薩戒夜施鬼神食朝放諸生類六時散花日夕修持百八事寒暑無替聲被異國高麗遣僧航海問道受師印記者三十六人其國王投師叙門弟子之禮是年十二月示疾二十六日辰時焚香告衆跏趺而化塔全身於大慈山壽以賢首慈恩天台三宗互相氷炭不達大全館其徒之精法義者於兩閣博閱羣籍更相質難壽以心宗之衡準平之又集大乘經論六十部西天此土聖賢之言三百家證成維心之旨爲書一百卷目曰宗鏡錄吳越王錢俶序而行之

祥符蔭曰沙門行道須是福慧二嚴若永明壽方無愧忝眞震旦法檀大乘龍象也

丙子九年十二月太平興國元年

太宗名匡義太祖之弟在位二十二年

太宗丁丑太平興國二年

禪師雲門下第二世韶州雙峯竟欽寂

欽雲門嗣住雙峯三月謂門人曰吾不久去矣可砌個卵塔五月二十三日工畢欽曰後日子時行矣及期適雲門爽溫門舜諸老夜話侍者報三更欽索香焚之合掌而化

禪師清溪下廬山圓通道濟緣德寂

德嗣清溪進住圓通宋齊邱至僧衆趨迎德閱經自若邱問看甚麼經德擧經以示邱異之曹翰統兵入寺德宴坐如平日翰至不起翰怒曰汝不聞殺人不眨眼將軍乎德熟視曰汝安知有不懼生死和尙耶翰警悚欽歎問曰禪者何爲而散德曰擊鼓自集翰遣裨校擊之無至者德曰公有殺心故爾因自起擊之禪者乃集翰拜問決勝之策德曰非禪者所知德住持無所事事惟頽然默坐而學者自成規矩平生著一衲裙夜中其裙以當被十月七日陞堂告衆而化謚道濟

戊寅三年

詔改曹溪爲南華寺

知禮從法師寶雲義通傳天台教觀

禮字約言四明金氏子父母艱嗣禱於佛夢僧携童子授之曰此佛子羅睺羅也出家具戒學於寶雲通傳天台教旨

己卯四年　庚辰五年　辛巳六年

壬午七年

詔立譯經傳法院於東京如唐故事

沙門贊甯奉勅修撰高僧傳

靈隱禮曰臣僧之稱始於贊甯清規一書多受更竄自後臣僧之稱遵行勿失雖英邁俊傑如妙喜亦無能挽回風運其氣象亦止似與兩宋名臣碩儒相頡頏欲如南陽忠國一欽懶殘黃蘖一輩尊宿確乎以師道自守相去遠矣信乎唐宋一代人文適不相及雖出世大士亦不能不受域也與時偕行又何疑乎

祥符蔭曰雲門大師遺表有云伏念臣跡本寒微

生從草莽之語是稱臣不始於贊甯也但更寘大智清規爲葭裂從上法式耳然雲門法中特起之王南漢乃偏霸之主似不應稱臣存之以稽疑云

癸未八年

禪師善昭來參於祖言下大悟

昭器識沉邃少緣飾有大智歷參諸方知識七十一員皆妙得其機用最後至首山一日祖陞座昭出問曰百丈捲席意旨如何祖曰龍袖拂開全體見昭曰師意如何祖曰象王行處絕狐踪昭於言下大悟拜起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服勤久之遂付正法

甲申雍熙元年

乙酉二年

祖住寶安山廣教禪院

入院上堂有僧問曹溪一句天下人聞廣教一句什麼人聞祖曰不出三門外僧曰爲什麼不出三門外祖曰舉似天下人

元璉來參領悟

璉參學一日問學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曰家家門前火把子璉當下大悟曰某甲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曰汝會處作麼生與我說來看璉曰祇是地上水碙砂也曰汝會也璉便禮拜

禪師法眼下第三世杭州五雲山華嚴志逢寂

逢得法於韶國師一日宴坐有神人跪膝於前逢問汝其誰乎曰護戒神也師有一小過凡折鉢水每傾棄之非所宜也逢自此洗鉢水盡飲之（凡過退飲食及涕唾便利等並宜鳴指默念呪發施心而傾捨之）大將發超於五雲山創院奉供逢每出携大扇乞錢買肉飼虎虎每迎之載以還山

丙戌三年

歸省參祖領悟言下

省參祖祖一日舉竹篦問曰喚作竹篦即觸不喚作竹篦即背喚作甚麼省掣得擲地上曰是甚麼祖曰瞎省於言下大悟

丁亥四年

楚圓生於全州李氏

禪師雲門下益州香林澄遠寂
遠綿竹上官氏依雲門十八年爲侍者門不許學者記持語言遠以紙爲衣凡有言句皆密書之初住西川迎祥寺復住青城香林大振雲門法道將寂辭知府宋璫曰老僧行脚去通判曰這僧風狂八十歲行脚去那裏宋曰大善知識去住自由歸謂衆曰老僧四十年方打成一片言訖而逝

法師中興天台教觀螺溪義寂寂（初荊溪五傳至清竦竦傳義寂志因自後分爲兩宗寂傳義通通傳知禮遵式志因傳晤恩恩傳洪敏源淸淸傳智圓慶昭昭傳繼齊咸潤各師其說知禮闢爲山外宗云）

戊子端拱元年

詔撰三教聖賢事跡

贊甯撰集宋高僧傳成
傳凡三十卷分爲十科一譯經二義解三習禪四明律五護法六感通七遺身八讀誦九興福十雜科本傳五十三人附見一百三十人表上詔褒答之賜絹三千疋令編入大藏
祥符蔭曰甯既未達禪宗文筆亦復冗雜詮次闕茸備覽而已

性宗法師寶雲義通寂
通受學螺溪住寶雲精研教觀荼毗得舍利五色建塔

沙門遵式苦學感疾入台疾愈 發明（書之以爲力行延壽者勸）
式四明人母夢吞明珠而生受學於寶雲通苦學感疾幾殆乃入天台自誓曰若教興在我則疾有瘳否則畢命持呪滿七七日聞空中聲曰十方諸佛增汝福壽是夕見巨人持金剛杵擬其口觀音大士垂手於其口引出數蟲復注甘露疾頓愈

己丑二年

祖住寶應
祖徇衆請入寶應禪院（爲南院第三世）三處法席海衆雲臻

智嵩來參有省
嵩參祖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祖曰梵王城畔汝水東流嵩有省

庚寅淳化元年

禪師雲門下洞山宗慧寂
　僧問如何是佛答曰麻三斤七月無疾跏趺而化
禪師鏡淸下衢州烏巨山開明儀宴寂
　宴禪定深入太宗加禮詔延不赴錢忠懿王錫號
　開明壽一百十五闍維白光燭天舍利五色
僧師善昭遨遊湘沔
　長沙守張茂宗以四名刹請擇居昭一笑而去襄
　陽守劉昌言恨見之晚時洞山谷急諸名刹皆虛
　席前後八請堅臥不答
禪師雲門下洞山守初寂
　初嗣雲門住洞山四十年道及天下秋無疾而化
禪師洪諲隱迹南嶽
　諲襄水扈氏子遊方禮祖言下大悟乃入南嶽山
　隱於三生藏
辛卯二年
禪師雲門下第四世南安巖尊者自嚴寂
　嚴契心法於西峯雲豁頗著異跡有沙彌無慧而
　事嚴謹愿嚴愍之作偈使誦偈曰大智發於心於

心何處尋成就一切義無古亦無今久之世間章
句吾伊上口正月六日集衆曰吾此日生今正是
時右脇而化
壬辰三年
祖上堂示衆
　十二月四日上堂示衆曰今年六十七老病隨緣
　且遣日今年記却來年事來年記却今朝日
祖示綱宗偈汾州昭注
　偈曰咄哉拙郎君昭注曰案潔條然 巧妙無人識運機非耳目
　打破鳳林關蕩盡玲瓏性 著靴水上立塵泥自異 咄哉巧女
　兒妙智理圓融 攛梭不解織無間功不立 看他鬭雞人旁觀審勝
　距食功不自傷 水牛也不識全力能負不露頭角 背陰山子向陽多
　葉縣省曰迴無背面 南來北住意如何不墮有無邊 若人問我西
　來意從來無間斷 東海東面有新羅大地不奈何
安隱忍曰汾州葉縣注綱宗三偈徹法源底惟雪
竇得其體裁後世未有繼之者或曰達摩不立文
字豈有禪宗加註釋乎譬如愚人傲慢王憲曰我
欲法羲皇耳

茲聽來參領悟

聽參祖問學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祖曰家家門前火把子聽言下大悟

禪師智嵩住幷州承天

癸巳四年

臨濟第五世汝州首山祖示寂

十二月四日上堂示衆曰白銀世界金色身情與無情共一眞明暗盡時俱不照日輪午後是全身言訖安坐日將昳而逝闍維舍利五色

臨濟第六世祖

諱善昭太原兪氏子

甲午淳化五年

臨濟第六世汾州祖嗣宗統三十年

祖至汾州沙門契聰排闥請之發明（剖牘者道俗千人排闥而超之者聰也故書法如此）

首山祖寂西河道俗千餘人協心削牘遣沙門契聰迎請住持汾州太平寺太子院祖閉關高枕聰排闥而入讓之曰佛法大事靜退小節風穴懼應識憂宗旨墜滅幸而有先師先師已棄世汝有力荷擔如來大法者今何時而欲安眠哉祖矍起握聽手曰非公不聞此語促辦嚴吾行矣既至宴坐一榻足不越閫者三十年天下道俗仰慕不敢名同曰汾州

安隱忍曰生死之大事不了不容不遍參生死之大事覷破不容不休去惟師匠而後我之生死根株頓斷不容不起荷法之心此昭祖入辭住持而末上欣然肯來也祖接人下刃處有大方便故得慈明等大士出其門皆氣宇如王至楊岐白雲五祖而濟上宗風益振今而知汾陽爲中興也

祖示十智同眞

上堂示衆曰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眞若不具十智同眞邪正不辨緇素不分不能與人天爲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的而斷絃絃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絃壯翼牢空的俱徹作麽生是十智同眞與諸上座一一點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總同參四同眞志五同徧普

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又曰與甚麼人同得入與阿誰同音吼作麼生是同生殺甚麼物同得失阿那個同具足是甚麼同徧普何人同眞志孰能總同參那個同大事何物同一質有點得出的麼點得出者不吝慈悲點不出來未有參學眼在切須辨取要識是非面目見在

徑山杲曰汾陽老子末後若無個面目見在一場敗闕雖然如是未免喪我兒孫喝一喝頌曰兎角龜毛眼裏栽鐵山當面勢崔嵬東西南北無門入曠劫無明當下灰

祥符蔭曰臨濟六傳而至汾州百二十餘年大綱要旨流播彰彰在人耳目若非汾州祖密提樞紐括剔玄微主賓玄要盈同土籠瓦鼓供人描邈矣是以祖嘗有頌曰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故善提挈變化臨濟氏之道者莫如我汾州祖也

乙未至道元年

禪師警玄至梁山領旨

玄江夏張氏子十九爲大僧聽圓覺了義問何名圓覺曰圓以圓融有漏爲義覺以覺盡無餘爲義玄笑曰空諸有無何名圓覺講者嘆曰是兒當少識卓如此我所有何足以益之政如以穢食置寶器其可哉遊方謁梁山問如何是無相道場祖指觀音曰這個是吳處士畫玄擬進語祖急索曰這個是有相底那個是無相底玄遂有省便禮拜祖曰何不道取一句玄曰道即不辭恐上紙筆祖笑曰此語上碑去在玄呈偈曰我昔初機學道迷萬水千山覓見知明今辨古終難會直說無心轉更疑蒙師點出秦時鏡照見父母未生時如今覺了何所得夜放烏雞帶雪飛祖稱謂可興洞上之宗

禪師法眼下第三世溫州瑞鹿寺遇安寂

安嗣天台韶破句讀楞嚴經悟道將寂辭衆澡身易衣安坐令舁棺至良久自入棺經三日門人啓棺覩安右脇吉祥而臥四衆哀慟安乃再起陞堂說法誡衆復入棺而寂

丙申二年

丁酉三年　分天下州軍爲十五路 京東·京西·河北·河南·陝西·江東·江西·浙東·浙西·淮南·京湖·福建·劍南東·劍南西·廣南

禪師澄湜住棲賢

湜嗣百丈恒住棲賢性高簡律身精嚴動不違法三終藏經以坐閱爲未敬立誦行披之

禪師淸涼下雲居道齊寂

齊嗣淸涼欽聖鍾集衆笑敘出家本末揖謝輔佐叢席者而化

眞宗 名恒在位二十五年

眞宗戊戌咸平元年

己亥二年

曹洞宗第五世郢州梁山祖示寂

曹洞宗第六世祖

諱警玄祥符中避國諱易爲警延江夏張氏子嗣梁山山寂辭塔出山至太陽

庚子三年

曹洞宗第六世郢州太陽祖嗣宗統二十八年

祖住太陽明安

祖辭梁山祖塔出山至郢州太陽主席堅禪師欣然讓法席請主之退處偏室祖受其請上堂曰諸禪德須明平常無生句妙玄無私句體明無盡句第一句通一路第二句無賓主第三句兼帶去一句道得師子嚬呻二句道得師子返擲三句道得師子踞地縱也周徧十方擒也一時坐斷正當恁麽時作麽生通得個消息若不通得個消息來朝更獻楚王看

辛丑四年

禪師蘊聰住谷隱

壬寅五年　癸卯六年

甲辰景德元年

禪師元璉住汝州廣慧

楊億字大年建甯人幼擧神童及壯負才名而未知有佛一日過同僚見讀金剛經笑且罪之彼讀自若億疑之曰是豈出孔孟之右乎何佞甚因閱數葉茫然始少敬信後會翰林李維勉令參問及

由秘書監出守汝州首謁璉於言下脫然無疑作偈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師子變作狗擬欲將身北斗藏應須合掌南辰後

乙巳二年

丙午三年

清剖顯如參太陽俱悟旨

剖參太陽祖得悟作園頭有僧問剖妙竭出海乾坤震覿面相呈事若何曰金翅鳥王當宇宙箇中誰是出頭人曰忽遇出頭時又作麼生曰似鶻捉鳩君不信髑髏前驗始知眞曰恁麼則叉手當胸退身三步也曰須彌座下烏龜子莫待重遭點額回羅浮山顯如參祖祖問汝是甚處人曰益州曰此去幾里曰五千里曰你與麼來還曾踏著麼曰不曾踏著曰汝解騰空耶曰不解騰空曰爭得到這裏曰步步不迷方遍身無辨處曰汝得超方三昧耶曰聖心不可得三昧豈彰名曰如是如是汝應信此即本體全彰理事不二善自護持

丁未四年

沙門道原纂傳燈錄成曰景德傳燈錄

起自七佛終於咸平三年庚子濟宗止於汾州洞宗止於太陽共諸方廣語凡三十卷

祥符蔭曰宗門師匠絕迹忘言向上全提與人相見而禁記持言句所以傳燈一書久無人纂道原因寶林傳聖胄集纂成傳燈錄翰林楊億員外李淮等共爲校定眞宗撰序頒入大藏可謂法門文獻足徵之典但以一人而定五宗世系容有擇而不精語而不詳者史之闕文孔子以吾猶見爲幸則甚矣立言之難也寶林傳文字鄙俗序致繁亂明教嵩嘗言之矣又豈無舛漏之失乎

戊申大中祥符元年

楚圓出家

圓少爲書生遠眉秀目頎然豐碩年二十二依湘山靜隱寺出家其母有賢行使之遊方所至忽繩墨爲老宿所訶圓崖柴而笑曰龍象蹴踏非驢所堪嘗豪胥董箱以竹杖荷之遊襄沔間

禪師法眼下第三世溫州瑞鹿寺本先寂

23

0285

先韶國師嗣住瑞鹿足不歷城邑手不度財帛不設臥具卯齋終日宴坐申旦三十年如一日二月謂上首如晝曰可造石龕中秋望日吾將順化及期遠近趨仰先參問如常至午坐方丈手結寶印與如晝問答罷奄一目微視而逝

己酉二年

禪師洞山道詮移住棲賢以曉聰繼席

聰曲江杜氏子少出家頭角嶢然一帔閱寒暑周遊荊楚飫厭保社由雲居至洞山依詮座下詮移棲賢以聰繼其席示衆一大藏教是個之字祖師西來是右字作麼生是正義良久曰天晴蓋却屋趂閑打却禾輸納王租了鼓腹自高歌聽凡見僧來有所問輒嗔目視之曰我擊虎衙汝不會去

衡嶽諲住神鼎

諲隱衡嶽二十年有湘陰豪貴來遊福嚴見諲氣貌閑靜一鉢挂壁餘無長物傾愛之遂拜跪請曰師甯甘長客於人亦欲住山乎神鼎乃我家植福之地久乏宗匠願師俱往諲笑曰諾乃以已馬迎諲還諲至神鼎設魚鼓粥飯如諸方一年成叢席十年有衆三十輩

禪師歸省住葉縣

省住持嚴冷枯淡法遠義懷往參時方寒雪省訶罵驅逐至以水潑地僧皆怒而去惟遠懷整濕衣安坐省曰你更不去我打你遠曰某二人數千里來參和尚豈以一杓水潑便去即打殺也不去省乃令掛搭續命遠充典座衆苦枯淡遠乘省出竊取油麪為衆僧造五味粥省知算所值罰遠估衣鉢還訖打趁出因寄居廊房省出見復索租錢遠持鉢於市化錢還之省乃曰遠眞有意參禪乃呼之歸

祥符蔭曰神鼎葉縣皆當時明眼尊宿其高風冷韻乃如此後世喜行平易狗門庭者或未之思夫

庚戌三年

楚圓至汾州

圓與守芝谷泉俱結伴入洛中聞汾州祖望為天下第一決志親依時朝廷方問罪河東潞澤皆屯

重兵多勸其無行。圓不顧。渡大河。登太行。易衣類厮養。竄名火隊中。露眠草宿。至隴州。遂造汾陽。祖壯之。先是祖預告首座。非久有異僧至。傳持吾道。一日忽率首座出山曰。接侍者去。果逢圓至。

祥符蔭曰。寒梅雪冷。翠竹霜清。其與芳草繁花低徊於和風甘雨之下者。風韻自異矣。求師者如圓芝之造汾州。煅鍊來學。如葉縣之待懷遠。方有少分衲子風規。校他煅室商量。淨几安排者。相去夫何如哉。

辛亥四年

異僧至汾州請法

并汾苦寒。祖暫罷夜參。有異比邱振錫而至。謂祖曰。會中有大士六人。奈何不說法。言訖騰空而去。祖密記以偈曰。胡僧金錫光。請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爲敷揚。（時楚圓。守芝。慧覺。智圓。谷泉。齊舉等。在座下）

禪師楚圓悟道

圓每詣祖。祖揣其志。必詬罵。使令者或毀詆諸方。及有所訓。皆流俗鄙事。一夕訴曰。自至法席已再夏。不蒙指示。但增世俗塵勞。念歲月飄忽。已事不明。失出家之利。語未卒。祖熟視。罵曰。是惡知識。敢裨販我。怒舉杖逐之。圓擬伸救。祖掩其口。圓大悟曰。乃知臨濟道出常情。

祥符蔭曰。眞師成就學者。如天地陶冶萬物。造化無痕。和風甘雨。亦且不得已而用之。況迅雷掣電乎。觀祖之於圓可見。今之打七坐香。扭捏人家鼻孔者。皆第二三等接人者也。謂之門庭施設則可。若云行此出情之道則未也。然學者豈盡能如圓哉。則今之門庭施設。正自不可少也。金將火試。玉將石攻。宗師垂手接人。不出常情之外。學者不離常情之中。會歸出情之道。方不負參學邊事也。

居士李遵勗謁谷隱（參悟了義。居士中無如勗者。故書之）

都尉李遵勗謁谷隱聰。問出家事。聰舉徑山欽答崔趙公話。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爲。勗於言下大悟。說偈曰。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趨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

壬子五年

癸丑六年

重顯參北塔祚得其道

顯遂甯李氏子浮沉荊渚間橫經講席無有抗其鋒者嘗典客太陽與客論趙州宗旨時有苦行名韓大伯者貌寒寢侍其旁輒匿笑而去客退顯數曰我偶客語汝笑何事曰笑知客智眼未正擇法不明顯曰豈有說乎對以偈曰一兎橫身當古路蒼鷹才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椿舊處尋顯陰異之結以爲友北遊至復州北塔參光祚即伸問曰不起一念云何有過祚召顯近前顯纔近前祚以拂子驀口打顯擬開口祚又打顯豁然開悟留止五年盡得其道

甲寅七年　乙卯八年　丙辰九年

丁巳天禧元年

禪師楚圓受祖記囑造洞山爲第一座

圓服役七年同守芝輩辭祖祖曰此行不可以戒臘推聽吾偈曰天無頭吉州城外起戈矛將軍匹馬林下過員州城裏鬧啾啾圓遠出班曰楚圓何人敢受和尙如此記莂祖囑之曰吾在先師處親證三昧汝今已得宜往南方大興吾道先是祖謂圓曰我徧參雲門兒孫特以未見聰爲恨圓以母老乃辭祖歸筠州於路訪唐明嵩與楊億李遵勗機語投契尋造洞山聰陞堂請居第一座

安隱忍曰汾州參善知識者七十一人猶以不見聰老爲恨慈明已悟出情之道又依聰三年可謂朝宗百川故爲當世仰重如此

戊午二年

禪師守芝住大愚

芝自受汾陽心印辭遊南方住高安大愚僧問如何是佛芝曰鋸解秤錘

禪師重顯出世翠峯

顯自得法智門乃復徧參洞山大龍南嶽大愚諸宗匠初學士曾會與顯厚善相値淮上問顯何之顯曰將遊錢塘絕西興登天台鴈蕩會曰靈隱天下勝處珊禪師吾故人以書薦顯顯至靈隱三年陸沉衆中俄會奉使浙西訪顯於靈隱無識之者

時堂中僧千餘使吏檢脉歷物色乃至會問向所附書頴袖納之曰公意勤然行脚人於世無求敢希薦達哉會大笑珊奇之吳江翠峯虛席擧頴出世燒香法嗣北塔

神鼎諲說法智度

諲住神鼎枯淡無比一朽木牀夜則諲坐其上三十輩環聽其誨智度寺沙門本延謁諲夜語還謂郡守曰諲公所謂本色老宿惜陸沉山中郡以禮請開法諲辭不得乃陞座說法道俗歡呼得未曾有於是諲名聲普聞

◎素謹淳

己未三年

庚申四年

禪師楚圓開法南源

圓在洞山首衆三年辭去遊仰山楊億以書抵宜春守黃宗旦請開法南源

禪師法遠至太陽受祖付託（遠來太陽關係洞宗法脉故書至喜之之詞也）

遠初謁三交嵩次謁汾州次謁葉縣省受記荊天禧中遊襄漢至郢州太陽與祖機語相契祖會下有承剖兩衲子皆先卒祖歎無可繼洞宗者欲囑累遠以大法遠以業有師承辭祖曰吾老矣洞上一宗遂竟無人耶以平生所著直裰皮履示之遠曰當爲持此衣履求人付之如何祖囑記曰他日果得人出吾偈爲證偈曰楊廣山前草憑君待價焞異苗翻茂處深密固靈根書其尾云得法者潛衆十年方可闡揚遠拜受辭去

鶴林門曰太陽嚴以淸佛祖之源遠公厚以護佛祖之統余嘗歎二老當失常處變之際各有精微深遠之意存乎其間以匡法門非太陽不啓遠公之篤義非遠公不副太陽之重託故其高風峻德至今存焉嗚呼古人之心誠難及也代之一字古人以之絕濫今人以之開濫相去不天淵哉

祥符蔭曰古今人不相及時爲之也古人灼見法運汙隆之際不妨嚴以杜其濫今人誠有見於接續之重故不得不代以存其脉總之從法道起見而無庸心於其間也

辛酉五年

台宗法師省常往生淨土

常字造微淸化中住昭慶慕廬山之風易蓮社以淨行與士大夫結淨行社丞相王旦爲之首一時公卿牧伯百二十人比邱千人皆稱淨行社弟子正月日端坐念佛有頃厲聲曰佛來也泊然而化衆見地皆金色移時方沒

壬戌乾興元年

台宗法師孤山法惠智圓寂

圓字無外號中庸子又稱潛夫傳台宗於奉先淸居西湖孤山與處士林和靖爲友王欽若出撫錢塘慈雲遣使邀圓同迓之圓笑謂使者曰錢塘境上且駐却一僧蚤嬰瘵疾又號病夫講道吟詠未嘗倦預誡門人曰吾歿後毋厚葬我毋建塔以誣我毋謁有位求銘以虛美我宜以陶器二合而瘞之立石志名字年月而已二月十七日寂壽四十七門人如所誡後十五年積雨山頹門人啓視陶器肉身不壞爪髮俱長乃更襲新衣而重瘞之撰著甚富諡法惠大師

仁宗 名禎在位四十一年

仁宗癸亥天聖元年

南源圓訪神鼎

圓居南源三年棄去訪神鼎諲諲望尊一時衲子非人類精奇無敢登其門者住山三十年門弟子氣吞諸方圓髮長不剪弊衣楚音通謁稱法侄一衆大笑諲遣童子問長老誰之嗣圓仰視屋曰親見汾陽來諲杖而出顧見頎然問曰汾州有西河師子是否圓指其後絕呌曰屋倒矣童子返走諲回顧相矍鑠圓地坐脫隻履而視之諲忘所問又失圓所在圓徐起整衣且行且語曰見面不如聞名遂去諲遣人追之不可歎曰汾州乃有此兒耶自是名重叢林

翠峯顯移住雪竇

曾會守四明延顯住雪竇既至宗風大振天下龍蟠鳳逸衲子爭集座下號雲門中興

臨濟第六世汾州祖示寂

龍德府尹李侯請主承天使三反不赴使者受罰

復至曰必欲俱往不然有死而已祖笑曰老病業
已不出山借往當先後之何必俱耶使曰師諾則
先後惟所擇祖乃令設饌且假裝告衆曰老僧去
也誰人隨得一僧出曰某甲隨得祖曰汝日行幾
里僧曰五十里祖曰汝隨我不得又一僧出曰某
甲隨得祖曰汝日行幾里僧曰七十里祖曰汝也
隨我不得侍者出曰某甲隨得但和尚到處某甲
即到祖曰汝却隨得老僧言訖謂侍者曰吾先行
矣停箸而逝侍者即立化闍維收舍利起塔

宗統編年卷之十九

宗統編年卷之二十

臨濟第七世

諱楚圓全州清湘李氏子嗣汾陽

仁宗甲子天聖二年

臨濟第七世潭州石霜慈明祖嗣宗統一十七年

祖住道吾禪師方會佐之
定林沙門本延有道行雅爲士大夫所信敬神鼎
對延稱祖知見可與臨濟會道吾虚席延白郡守
請主之法令嚴肅忘軀爲法者集焉自南源從道
吾及石霜會皆佐之總院事上堂曰一喝分賓主
照用一時行要會個中意日午打三更遂喝一喝
曰且道是賓是主還有分得者麼若也分得朝打
三千暮打八百若也未能老僧失利

乙丑三年　丙寅四年

丁卯五年

曹洞宗第六世郢州大陽祖示寂
七月十六日祖辭衆又三日以偈寄王曙侍郎停
筆而化年八十五

考定　按洞宗第七世祖投子青以熙甯六年遷龍舒道俗請住白雲海會寺計其得法之歲至此適十年以符太陽之記是投子青祖受法於浮山時乃英宗治平初年也即以是年紹統從天聖五年至嘉祐八年癸卯中間三十七年洞上宗統闕爲載籍昭然書以存信

戊辰六年

性宗法師四明延慶法智知禮寂

禮傳台教於寶雲通住承天遷延慶學徒如林日本國師遣使詢法要撰指要妙宗二鈔大悲懺儀弁金光明普門諸記行世學士楊億駙馬李遵勗薦錫紫衣師號正月五日寂

七年己巳

祖受慈明師號幷紫衣

都尉李遵勗奏祖道行賜徽號及紫衣

庚午八年

法師子璿重振相宗於長水

璿嘉禾人從法師洪敏學楞嚴至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有省聞瑯琊覺道風趨參値陞座遂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覺抗聲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璿豁然了悟援留嗣之覺謂曰汝宗不振久矣宜勵志扶持以報佛恩璿依教住長水衆幾一千以賢首宗旨述楞嚴疏等行世

禪師雲門下第四世瑞州洞山曉聰寂

聰嗣文殊眞手植萬松於東嶺而恒誦金剛般若經山中人因名其嶺曰金剛比部郎中許式出守南昌過蓮華峯祥公謂曰聰道者雲門兒孫人天眼目也（聰遊方時在雲居作燈頭因僧問泗洲大聖因甚却向揚州出見聰曰君子愛財取之以道祥公聞之大驚曰雲門兒孫猶在中夜望雲居拜之）可往訪之許作詩寄之曰語言渾不滯高躡祖師蹤夜坐遶雲石春栽帶雨松鏡分金殿燭山答月樓鐘有問西來意虛堂對遠峯聰一日上堂辭衆舉復述頌末曰唯有鐵頭知我意栽松時復上金剛言訖而寂

祥符蔭曰神鼎一見石霜霜即名重叢林雅相稱揚使主法席蓮華峯菴主聞洞山片語即驚歎其爲雲門兒孫中夜拜之一見許公亟相稱道嗚呼古人何等眼目何等心行也

禪師自寶繼住洞山

寶五祖戒嗣爲人廉謹持戒精嚴參五祖主寺事一日戒病令侍者於庫司取生薑煎藥寶叱之戒令將錢回買方取與戒心重之後至洞山特加敬重聰歿遺言令繼其席適郡守亦以書囑戒舉所知者戒曰賣生薑漢住得也寶遂說法洞山

辛未九年

壬申明道元年

祖住石霜

祖自道吾還石霜贇元來參祖一見曰好好著槽廠元遂作驢鳴祖曰眞法器耳俾爲侍者助舂破薪泯泯混衆十年

台宗法師天竺慈雲遵式寂

式字知白母夢嚥明珠而生受業於四明力行四三昧淳化初住慈雲講演不倦十月十日誦佛而逝靈異之迹具於本傳

祥符蔭曰天台一宗機至幾斷幸螺溪訪求於異域得寶雲四明慈雲相承以力行三昧晢持之嗚呼弘道詎不在於人哉

癸酉二年

監院方會悟道受囑

會總院事久每咨參祖曰庫司事繁且去他日又問祖曰監寺異日兒孫遍天下在何用忙爲一日祖適出雨忽作會偵之小徑既見遂搊住曰這老漢今日須與我說不說打你去祖曰監寺知是般事便休語未卒會大悟卽拜於泥塗問曰狹路相逢時如何祖曰你且躱避我要往那裏去會歸具威儀詣方丈禮謝祖訶曰未在祖上堂會出問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峯時如何祖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會曰官不容針更借一問祖便喝會曰好喝祖又喝會亦喝祖連喝兩喝會禮拜祖曰此事是個人方能擔荷會拂袖而出

安隱忍曰後代悟繇非强作主宰便屬依通如此等悟處千中無一

祥符蔭曰汾州之於石霜霜之於楊岐方爲脫略繩墨具眼者辨取

甲戌景祐元年

善侍者坐夏金鑾可眞禪師還石霜得徹悟

眞自負親見慈明天下無可意者至金鑾同善侍者坐夏善與語知其未徹一日同山行舉論鋒發善拈一片瓦置石上曰若向這裏下得一轉語許你親見老師眞左右視擬對善叱曰佇思停機情識未透何曾夢見眞大愧還石霜祖見來叱曰本

色行脚人必知時節有急甚事夏末了蚤至此眞泣曰被善兄毒心終礙塞入故來見和尙祖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祖訶曰頭白齒豁猶作這個見解如何脫離生死眞悚然求指示祖曰汝問我眞理前語問祖祖震聲喝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眞於言下大悟

祥符蔭曰廓侍者不惜手脚於華嚴鹿門令善侍者以一片瓦去却翠巖眞心所礙塞使之再向祖言下大悟兩侍者可謂眼目諸方者矣鹿門特爲煎茶告衆曰參學龍象直須仔細入室決擇不得容易遽得個語便以爲極則道我靈利被明眼人覰破却成一場笑具圖個甚麽只爲我慢無明不能回轉親近上流賴得明眼道人不惜身命對衆證據此恩難報噫痛定思痛眞藥石之言哉

禪師悟眞補住道吾

眞參祖嗣法

禪師谷泉住保眞

泉放浪湖中訪祖於道吾登衡嶽頂住懶瓚巖移芭蕉又移保眞乃衡湘至險絕處一夕地坐祝融峯有大蟒盤繞泉解衣帶縛其腰中夜不見明日遍山尋之衣帶纏枯松上嘗以杖荷大酒瓢往來山中人問瓢中何物曰大道漿也

禪師汾陽支下大愚守芝寂

芝住大愚翠巖兩山衆未嘗登三十輩屋老以木拄將傾處過者疑將壓焉提笠曰走城郭村落寺如傳舍粥飯亦有不繼嘗作洞山麻三斤偈曰橫眸讀梵字彈舌念眞言吹火長尖嘴柴生滿竈烟又示衆沙裏無油爭可哀翠巖嚼飯餵嬰孩他時好惡知端的始覺從前滿面灰

乙亥二年

祖住南嶽福嚴書記慧南入室領悟

南玉山章氏子幼不茹葷不遊戲棄家受具坐必跏趺行必直視依泐潭澄令分座接物名振諸方文悅見之歎曰南有道之器也惜未授本色鉗鎚耳會同遊西山夜話雲門法道悅曰澄公雖是雲門之後法道異矣南問所以異曰雲門如九轉丹

砂點鐵成金。澄公如藥汞銀。徒可玩。入鍛則流去。南怒以枕投之。明日悅謝過。又曰。雲門氣宇如王。甘死語下乎。澄公有法授人。死語也。死語其能活人乎。即背去。南挽之曰。若如是則誰可汝意。曰石霜圓手段出諸方。子宜見之。不可後也。南默計曰。悅師翠巖。使我見石霜。見之有得。於悅何有哉。遂造石霜。中途聞祖不事事。侮少叢林。乃登衡嶽。謁福嚴賢。賢命掌記。俄賢卒。郡守以祖補之。南心喜且欲觀其人。祖既至。貶剝諸方。件件數為邪解。泐潭密付旨訣。皆在所斥中。南為氣索。念悅平日之語。翻然改曰。大丈夫心膂之間。其可自為疑礙乎。遂造其室。祖曰。書記已領徒遊方。借有疑。可坐而商略。南固辭哀懇愈切。祖曰。書記學雲門禪。必善其旨。如曰放洞山三頓棒。是有喫棒分無喫棒分。曰有喫棒分。祖色莊曰。聞三頓棒聲便是喫棒。則從朝至暮。鵲噪鴉鳴。皆應喫棒。祖即端坐受南炷香作禮。祖復問。脫如汝會雲門意旨。則趙州道臺山婆子我為汝勘破了也。且那裏是他勘破婆子處。南汗下不能答。趨出。次日又詣祖。詬罵不已。南曰。罵豈慈悲法施耶。祖笑曰。你作罵會那。南於言下大悟。失聲曰。泐潭果是死語。呈偈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沒來由。而今四海明如鏡。行人莫與路為讐。祖以手指沒字。南為易有字。祖頷之。遂留月餘。辭去。問祖曰。大事畢竟如何。祖呵曰。著衣喫飯不是畢竟。屙屎送尿不是畢竟。

丙子三年

居士李遵勗集廣燈錄成帝製序

禪師首山之下汝州廣慧元璉寂

璉初依招慶覺。誦維摩經。次覺問曰。經在這裏。維摩在甚麼處。茫然無以對。涕泣曰。大丈夫漢被人一問無詞可措。豈不愧哉。於是歷參五十餘員尊宿。不能契旨。遂趨首山領悟。正月二十六日。示四圓相。自書虎狗鼠牛字於中。揭方丈門。遂至九月二十六日寂。景德間宗師為高名士大夫所尊服。而又享有高壽。預知報謝。璉其冠也。

丁丑四年

祖住興化

上堂曰。山僧居福嚴。祇見福嚴境界。晏起蚤眠。有時雲生碧嶂。月落寒潭。音聲鳥飛鳴般若。臺前娑羅花香散祝融。峯畔把瘦笻。坐盤石。與五湖衲子時話玄微。灰頭土面。住興化。祇見興化家風。迎來送去。門連城市。車馬駢闐。漁唱瀟湘。猿啼嶽麓。絲竹歌謠。時時入耳。復與四海高人。日談禪道。歲月都忘。且道居深山。住城郭。還有優劣也無。試道看。良久曰。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

禪師承古住薦福

古少為書生。博學有聲。出家從太陽玄遊。又謁南嶽雅。雅許入室。遊廬山。居宏覺塔院。號古塔主。說法芝山。范仲淹守饒。迎古住薦福

戊寅寶元元年

祖至京會李都尉

都尉遵勗遣使邀祖曰。海內法友。唯師與楊大年耳。大年棄我而去。僕年來頓覺衰落。忽死以一見公。仍以書抵潭帥敦遣之。祖惻然。舟而東下。道過琊。琊為覺作牧牛歌。覺默得其遊戲三昧。至京與李都尉會月餘。而李果歿。臨終問答偈語。帝聞之嘉歎。有旨賜官舟南歸。中途得風痺疾

己卯二年

庚辰康定元年

臨濟第七世石霜慈明祖示寂

世壽五十四。臘三十二。銘行實於興化。塔全身於石霜

臨濟第八世祖

諱方會。袁州宜春冷氏子。嗣石霜

臨濟第八世楊岐祖嗣宗統一十年

祖住楊岐

祖還九峯。萍實宜春令請住楊岐。室中問僧。栗棘蓬你作麼生吞。金剛圈你作麼生透。初住老屋敗椽。適隆冬。雪霰滿牀。居不遑處。衲子投誠。願充修造。祖却之曰。我佛有言。時當減劫。高岸深谷。變遷不常。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汝等出家學道。做手脚未穩。已是四五十歲。詎有閒工夫事豐屋耶。

竟辭之翌日上堂曰楊岐乍住屋壁疎滿牀盡撒
雪珍珠縮却項暗嗟吁翻憶古人樹下居

辛巳慶歷元年 二月京師雨藥

壬午二年

癸未三年

禪師慧南開法同安

甲申四年

禪師守端來參領悟

端依茶陵郁禪師披削來參祖祖一日忽問受業師爲誰端曰茶陵郁和尙祖曰吾聞伊過橋遭攧有省作偈甚奇能記否端誦曰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祖笑而趨起端愕然通夕不寐黎明咨詢之適歲暮祖曰汝見昨日打敺儺者麼曰見祖曰汝一籌不及渠端愈大駭曰何謂也祖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端大悟 郁因楊岐化主爲舉百尺竿頭進步語參究遭跌有省述偈呈祖印可之後亦嗣祖

乙酉五年

丙戌六年

祖自楊岐遷住潭州雲蓋山

丁亥七年

戊子八年

大士法華志言寂 未詳法嗣

言壽春許氏子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大臣請擇宗室賢者居京師仁宗夜焚香默禱曰翊日化成殿具齋虔請法華大士俯臨無却左右莫聞也淸旦道衣凝立而待俄侍衛奏言法華自右掖門直趨寢殿禁兵呵止不得仁宗笑曰吾請之來耳及至竟陞御榻而坐仁宗以儲嗣爲問索筆大書十三十三數行擲筆去至英宗卽位乃濮安懿王第十三子也十一月二十三日將化謂人曰吾從無量劫來成就逝多國土分身揚化今南歸矣言畢右脇而逝

禪師大相國寺德章入對延春閣

章嗣石霜祖九月一日詔章於延春閣下齋宣問佛法

己丑皇祐元年

禪師仁勇造雲蓋頓悟

勇容止淵秀幼通台教更衣謁雪竇顯顯意其可任大法謂之曰央庠座主勇憤悱下山望雪竇拜曰我此生行脚參禪道不過雪竇誓不歸鄉即往瀏潭逾紀疑情未泮聞祖移雲蓋能鈐鍵學者直造其室一語未及頓明心印（後從增祖遷訢極玄與出世兩住保甯）

臨濟第八世楊岐祖示寂

洪覺範曰臨濟七傳而得石霜圓圓之子一爲積翠南一爲楊岐會南之設施如坐四達之衢聚珍怪百物而鬻之遺簪墮珥隨所探爲駿駿末流冒其氏者未可一二數也會乃如玉人之治璠璵碱砆廢矣故其子孫皆光明照人克世其家蓋碧落碑無贋本也

◎駿疑駁　◎[illegible]疑[illegible]

禪師德章復入內奏對

禪師法眼下第四世杭州淨土院惟正（一作政）寂

正幼從錢塘本如受業郡人欲啓帑以度牒施正歎曰古之度人以清機密旨今反是去古遠矣吾墮三寶數當有其時遂謝不受如問故正曰彼非知我者特以師之言施百千於一童子保其終身能施物不責報乎如來世尊大願度生則有慈蔭今妙法蓮華經是也當折節誦持恩併歸一於義爲安如益奇之年十八爲大僧獨擁毳袍且號復有願輸歲時用度俾繼院務正復謝曰聞托鉢乞食未聞安坐以享歷謁諸祖未聞廢學自任況我齒茂氣完正在筋力爲禮非從事屋廬之秋也遂遊方受心法於惟素素董功臣山淨土院正輔相之久而繼席內翰葉清臣迎正論道一日語正曰明日有客集願師來灑以甘露正諾之明日遣邀正以一偈授曰昨日曾將今日期出門倚仗又思維爲僧只合居巖谷國士筵中甚不宜竟不往嘗跨一黃犢出入軍持巾鉢悉掛角上故俗呼爲正黃牛侍郎蔣堂出守杭州與正爲方外交正每往謁至郡庭下犢談笑終日而去正律身精嚴冬不擁爐以蘆花作毬納足其中客至共之夏秋好玩月吟笑達旦率以爲常或問師以禪師名乃不談禪何也曰徒費言語吾懶寧假曲折但日夜煩萬象爲敷演耳言語有間吾此法無盡所謂造物

無盡藏也。孟夏日語衆曰。夫動以靜對。未始有極。
吾一動歷年六十有四。今靜矣。然動靜本何有哉。
於是泊然而逝　損圖蔭客金陵盧龍山房題政黃牛圖贈巢山至和尙詩曰。有宋山林朝市然。緣綈丹詔白雲邊。高人視此如蝸涎。翛然自適吾之天。愛騎黃犢銜華韉。軍持書卷挂角顚。風流翰墨驚名賢。雙字單詞爭愛憐。興來隨意山水前。長歌大嘯傲雲烟。馳逐不用珊瑚鞭。豈如養駿黃金韉。青松千樹夕陽懸。茅庵歸去草芊芊。高情非爲羶其僊。逸韻千古爭喧傳。以今視宋更天淵。吾師寄託事後先。誅茅縛屋師山巔。蕉團一瓢詩幾編。欲買黃犢尙無錢。寶圖晤對夫何嫌。蒼葭我問秋陵船。一庭秋雨濕苔磚。指點壁間筆墨妍。茶鐺窗外響紅泉。夫椒山下五湖連。烟波一葉可忘年。蒲芽菰米手烹鮮。漁翁舟子誰何爲。大盆弄月溯淪漣。鷗羣鷺友兩纒綿。吾師肯來掇書眠。荻花攤足竦寒肩。身入圖畫作癯仙。嗚呼。身入圖畫作癯仙。至嗣豐隱禮隱金陵獅山。時高其風操

臨濟第九世祖

諱守端。衡陽葛氏子。幼事翰墨。冠依茶陵郁山
主得度。參楊岐祖嗣法

庚寅皇祐二年

臨濟第九世白雲祖嗣宗統二十三年

祖住承天寺

祖遊廬阜。圓通訥禪師薦住承天。聲名籍甚。僧問。
如何是佛。祖曰。鑊湯無冷處。曰如何是佛法大意。

祖曰。水底按葫蘆。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祖曰。烏
飛兎走

禪師德章乞終老山林。詔住杭州靈隱。賜號明覺
禪師江州圓通居訥辭詔住淨因。舉書記懷璉自代
訥梓州蹇氏子。試經得度。以講學冠兩川。耆年多
下之。因禪者策發。出蜀放浪荊楚。至襄州洞山榮（榮智祚嗣）門座下。留止十年。嗣其法。後遊廬山。太守程
師孟請住歸宗。遷圓通。汴京自周朝毀寺。太祖建
隆間復興。兩街止是義學而已。士大夫聰明超軼
者。皆厭聞名相。而少林一宗。尙未大行。翰林楊億
晁迥首發明之。內侍李允甯奏施汴宅一區。創興
禪席。勅賜額曰十方淨因禪院。帝聞訥名。特詔開
法。以目疾堅辭不赴。舉本院書記懷璉自代。於是
詔璉。璉至引對佛法大意。稱旨。傳宣效南方禪林
儀範。開堂演法。賜璉號大覺禪師。訥號祖印禪師

禪師贊元住蔣山

元侍石霜祖久。祖歿。元廬塔種植八年。出世住蔣
山。丞相王安石丁母憂。讀經山中。與元遊如昆弟。

問祖師意旨元不答石益扣之元曰公有般若之障三有近道之資一更一兩生來或得純熟石曰願聞其說元曰公受氣剛大世緣深以剛大氣遭深世緣必以身任天下之重懷經濟之志用舍不能必則心未平以未平之心持經世之志何時能一念萬年哉又多怒而學問尙理於道爲所知愚此其三也特視名利如脫屣甘淡薄如頭陀此爲近道且當以教乘滋茂之可也石再拜受教

辛卯三年

佛滅後二千年

廬山歸宗火方丈慧南禪師入獄獲智證　發明寺火

不書此書以南禪師在獄得三昧證也

南住歸宗寺火一夕而燼大衆譁動山谷南安坐如平時僧洪準欲掖而走南叱之準曰和尙縱厭世間慈明法道何所賴耶因徐整衣起火已及坐榻矣入獄郡吏發其私忿拷掠百至絕口不言惟不食而已兩月後得釋鬚髮不剪皮骨僅存可眞迎於中途見之泣下曰師兄何至是也南叱曰這俗漢眞不覺下拜他日謂門弟子曰我在獄證法華經菩薩遊戲三昧經曰菩薩遊戲神通淨佛國土心不好樂呵小乘也以其不能成就衆生耳弟子請聞其說南曰凡獄吏之治有罪者察見其情僞必痛加捶楚欺詐之實盡則自釋雖有酷刑不能申也罪至於死亦所甘心者智盡情枯故也今禪學者馳求之狂欺詐之病不以知見之慧鍛之何由而釋

禪師倚遇住法昌

遇遊西山睠雙嶺深邃棲息三年始應法昌之請法昌在分甯北千峯萬壑古屋數間遇至止刀耕火種殊安樂之衲子不堪其枯淡多棄去坐此成單丁

壬辰四年

祖住圓通

訥以圓通讓祖自處東堂祖時年二十八自以前輩讓名席責已甚重敬嚴臨衆以公滅私宗風大振

禪師雲門第四世明州雪竇明覺重顯寂

顯初遊方時謁廬山林禪師拂其機一衆股栗林論衆曰此如來廣大三昧非汝等以取捨心可了別也駙馬都尉李遵勗奏賜紫方袍侍中賈公奏錫號明覺六月十日中夜辭衆盥浴整衣側臥而逝門人惟蓋文軫等裒集提唱拈頌諸錄行世

祥符蔭曰從上佛祖機語如乳之於水醍醐之在酥酪自雪竇發其精微剔其肯綮而乳與醍醐擇之不待鵞王味之消除雜毒拈頌之於來學開通心眼不少蓋其精脫融洽悟與辯才兼無礙者也

癸巳五年

甲午至和元年

祖徙法華　闕疑　訥初學祖住承天又遷居東堂辭詔學璉書記自代蓋慮懷無我盛德尊宿也祖退圖通一節故闕而不書

道隆賜號應制明悟禪師　發明　隆以夢召偈句酬倡留宿禁林故書法如此

隆廣慧璉嗣遊京客景德寺日縱觀都市歸常二鼓一夕不得入臥於門之下帝夢至寺門見龍蟠地遣中使視之覩隆熟睡驚覺問名歸奏帝聞道隆名喜曰吉徵也明日召至便殿奏對詳允帝大悅偈句相酬絡繹於道或入對留宿禁中禮遇特厚賜號應制明悟禪師會詔大覺璉於化成殿說法召隆問話機鋒迅捷帝大悅侍衛皆山呼隆即疏奏舉璉自代禁林待問秘殿談禪乞歸廬山帝覽表不允有旨建華嚴禪院令開堂後年八十餘寂於盛暑安坐七日手足柔和

歸宗南結庵積翠

南結庵黃檗溪上曰積翠學徒奔湊雖飽參老宿至則憮然自失就弟子之列潘興嗣嘗問其故南曰父嚴則子孝今日之訓後日之範也譬諸地爾隆者下之窪者平之彼將登於千仞之上吾亦與之俱困而極於九淵之下吾亦與之俱伎之窮則妄盡而自釋也又曰呴之嫗之春夏之所以生育也霜之雪之秋冬之所以成熟也吾欲無言得乎室中嘗問僧曰人人盡有生緣上座生緣在何處我手何似佛手我脚何似驢脚學者莫測脫有酬

者南無可否斂目危坐與嗣又問故南曰已過關者掉臂徑去安知有關吏從關吏問可否此未透關者也

禪師法遠住浮山

遠初住舒州太平興國次住姑蘇天平是年住浮山一日與待制王質論道遠畫一圓相問質曰一不得匹馬單鎗二不得衣錦還鄉鵲不得喜鵶不得殃速道質罔措遠曰勘破了也

乙未二年

祖住白雲

祖在法華衲子至無所容士大夫賢之住白雲海會示衆若端的得一回汗出來也向一莖草上便見瓊樓玉殿若未端的得一回汗出縱有玉殿瓊樓却被一莖草蓋却且道作麽生得汗出去良久云自有一雙窮相手不曾容易舞三臺

淨因懷璉乞歸山不允賜龍腦鉢對使焚之

璉進偈曰六載皇都唱祖機兩曾金殿奉天威青山隱去欣何得滿篋唯將御頌歸帝和頌不允仍

持疑師

宣諭曰山即如如體也將安歸乎再住京國且興佛法璉再進頌謝旣而還使賜龍腦鉢璉謝恩罷捧鉢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遂焚之中使回奏帝嘉歎不已

祥符蔭曰宗師格外明機往往踏毗盧頂上行道隆懷璉等遊於帝王之廷雖不失其爲道然親近國王大臣究非本色宗持所宜觀其對使焚鉢凛凛猶有衲僧風規校今山林中人倖邀天眷如恐不及者風趨日下可勝道哉

丙申嘉祐元年

開先善暹擧禪師慧圓住洞山積翠南出山見之

暹初依雪竇顯擧住金鵞暹題偈於壁而遁後住廬山開先後學多所成就圓嗣雪竇依暹於開先會洞山虛席暹擧應筠人之請時南住黃檗因出邑相見南默無所言但焚香相向危坐而已自申時至三鼓圓即起曰夜深妨和尙宴息趨出明日各還山南問永首座汝在廬山識今洞山老否曰不識止聞其名久之進曰和尙此回見之如何人

南曰奇人永退問侍者汝隨和尙見洞山夜語及何事侍者以實吾永曰疑殺天下人

丁酉二年

禪師法秀出世四面山

秀參天衣懷嗣其法出世淮四面山杖笠之外衣具而已衲子追逐秀哀祖道不振以身任之

戊戌三年

浮山遠退居會聖巖

遠退休會聖巖作九帶敍佛祖宗旨歐陽修聞遠名造其室會客棋遠收局請遠因棋說法遠命撾鼓陞座曰若論此事如兩家著棋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只解閉門作活不會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彰局破後徒勞逭斡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往往失粘心麤而時時頭撞休誇國手謾說神仙贏局輸籌卽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著落在什麼處良久曰從來十九路迷悟幾多人修大嘉歎

乙亥四年　歐陽修等修唐書成修又撰五代史七十四卷將舊唐史所載釋道之事並皆刪去

祥符蘊曰修之刪去釋氏力爲排詆乃其維持名敎之苦心但未知佛法耳晚年致仕居洛中聞禪師修顒德業一日延顒遽問曰浮圖之敎何爲者顒乃歎論指揮微妙修竦然曰吾初不知佛書其妙至此易簀時召子弟切誡之曰吾生平以文章名當世力詆浮圖今此衰殘忽聞奧義方將研究命也奈何汝等勉旃無蹈後悔修乃捐酒肉撤聲色灰心默坐令老兵近寺借華嚴讀至八卷安坐而𣩠是修之桑榆晚照未嘗不歸命覺天也今士大夫家未知修晚詣之所造而徒效其前途之所爲於佛法無纖毫之損而自已失邱山之益亦何樂而爲此哉

禪師義青至浮山

靑靑社李氏子七齡穎異試經得度習百法論未幾入洛聽華嚴五年忽猛省曰法離文字寗可講乎卽棄去遊方至於浮山時圓鑑遠居會聖巖夢

得俊鷹畜之既覺而青屆旦至遠以爲吉禮延之
令看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因緣

庚子五年

禪師谷隱下潤州金山達觀曇頴寂

頴首謁太陽次參谷隱聽太尉李端愿延居園齋
時夏竦王曙歐陽修與愿兄端愨等咸扣玄關聽
錄其語曰登門集晚住金山嘉祐四年除夕遣侍
馳書別揚州刁景純學士曰明旦當行不暇相見
厚自愛景純開書大驚曰當奈何復書訣別而已
中夜候吏報揚州持書船將及岸頴欣然令擷鼓
陞座敘出世本懷謝神贊叢林者勸修勿怠下座
讀刁書畢大衆擁步上方丈跏趺揮令各遠立良
久而化

圓通訥畢書記了元住承天

元二歲能誦論語諸家詩五歲誦詩三千首閭里
咸稱神童剃染受具遊廬山謁開先暹大稱賞之
又謁圓通訥訥驚其翰墨曰骨格已似雪竇後來
之俊也遂命掌記會承天虛席訥以元當其選郡
守見而少之訥曰元齒少而德壯雖萬者礲不可
折也於是元住承天

辛丑六年

禪師義青於浮山悟道

青在浮山經三載遠一日問曰汝記得話頭麽試
舉看青擬對遠掩其口青了然開悟遂禮拜遠曰
汝妙悟玄機耶青曰設有也須吐却時資侍者在
旁曰青華嚴今日如病得汗青回顧曰合取狗口
若更叨叨我即便歐

禪師契嵩詣闕上書進傳法正宗記

十二月六日杭州靈隱永安蘭若傳法賜紫禪師
契嵩詣闕上書進傳法正宗記十二卷祖圖一面
輔教編三冊內翰王素爲之表聞嵩字仲靈號潛
子藤州鐔津李氏子受記於洞山聰居杭之西湖
三十年閉關不妄交夜則頂戴觀音像誦其號必
滿數萬聲乃寢自是世間章句不學而能

壬寅七年

勅收傳法正宗記輔教編編入大藏

書留政府七十一日時韓公琦覽之以示歐陽修修方以文章自任見其文謂琦曰不意僧中有此郎耶當一識之與語終日大悅上讀至爲道不爲名爲法不爲身之句嘉歎久之三月十七日有旨宣傳法院收入大藏勅賜嵩師號明教大師辭讓不允

癸卯八年

禪師義靑於浮山續嗣曹洞宗統

靑領悟後復經三載遠時出洞下宗旨示之靑悉妙契遂付以太陽衣履曰代吾續洞上宗風善自護持無留此間令見圓通秀

曹洞第七世祖

諱義靑靑社李氏子從浮山圓鑑悟旨嗣續太陽正脉初住海會次遷投子

曹洞第七世投子祖嗣宗統一十九年

祥符蔭曰興滅繼絕大道爲公古今盛德事也靑祖時方閱藏於廬山至熙甯六年方住龍舒海會實繼白雲端祖之席又八年移投子茲卽嗣統者以洞上正脉旣已有在不可久曠也

禪師天衣下天鉢重元寂

元參天衣懷悟旨懷嘗目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潞公文彥博出鎭魏府請住天鉢寺示衆曰時當缺減人壽少有登六七十汝輩入我法中整頓手脚未穩須臾衰病老死至前去幾何尙復悠悠何不初中後夜純靜去一日別博曰入滅去博親往臨視執上所賜白琉璃甁祝曰佛法果靈願舍利塡吾甁果如所願博自是篤誠內典精修淨業

英宗名曙在位四年

英宗甲辰治平元年

禪師翠巖下南嶽雲峯文悅寂

悅短小粹美有精識年十九策杖遊江淮至筠州大愚見屋老僧殘荒涼如傳舍悅無留意將行而雨雨止芝陞座曰大家相聚喫莖虀喚作一莖虀入地獄如箭射下座無他語悅大駭夜造丈室芝曰來何所求曰求佛心法芝曰法輪未轉食輪先轉後生趁有色力何不爲衆乞食我忍饑不暇暇

爲汝說法乎悅不違郎請行及還移住西山翠巖悅又往依之夜詣丈室芝曰又欲求佛心法乎汝不念住屋壁疎漏又寒雪我日夜望汝來爲衆營炭我忍寒不能爲汝說法乎悅又不敢違入城化炭還時維那缺悅夜造丈室芝曰佛法不怕爛却當司一職今以煩汝悅不得語而出明日鳴犍椎堅請悅有難色拜起欲棄去業巳勤勞久因中止然恨芝不去心地坐後架架下東破桶盈自架而墮忽開悟頓見芝從前用處走搭伽黎上寢堂芝迎笑曰維那且喜大事了畢悅再拜汗下不及吐一詞而去服勤八年而芝歿東遊三吳所至叢林改觀雪竇尤敬畏之每集衆茶特設榻以示禮異出世南昌翠巖未幾住法輪給春監刈皆自董之見挾幞負包而至者則喜見荷擔者蹙頞曰未也更三十年跨馬行脚也俄遷雲峯陞座辭衆泊然而化闍維得五色舍利塔於禹溪之北

禪師雪竇下天衣義懷寂

懷嗣雪竇顯自鐵佛至天衣五遷法席皆荒涼處懷至必幻出樓觀四事成就退居吳江聖壽晩居池州杉山門弟子智才住佛日迎歸侍奉才如蘇城未還懷促其歸及踵門懷曰時至吾行矣才曰師有何語示徒乃說偈曰紅日照扶桑寒雲封華嶽三更過鐵圍拶折驪龍角才問卵塔巳成如何是畢竟事懷舉拳示之遂就寢推枕而寂

禪師宗本出世瑞光

本無錫管氏子體貌豐碩言無枝葉年十九師事蘇州承天永安道昇昇道價重叢林歸之者如雲本弊衣垢面探井臼典炊爨以給衆夜則入室參究昇曰頭陀荷衆良苦亦疲勞乎對曰若捨一法不名滿足菩提實欲此生身證其敢言勞昇陰奇之歷十年方剃髮受具又服勤三年乃辭昇遍參至池陽景德謁禪師義懷言下契悟爲侍者衆未有知者嘗寢鼻息齁齁聞者厭之白懷懷曰此子吾家精進幢也汝輩他日當依賴之無多談懷居壽聖時漕使李復圭過懷夜語及曰瑞光法席虛願得有道衲子主之時本在坐懷指曰無如此道

人也主遂請本出世瑞光開堂日衆集擊鼓鼓旋於地圓轉震響衆驚卻有僧出曰此法雷震地之祥也言畢失僧所在法席日盛衆恒五百

禪師石霜下翠巖可眞寂

眞將寂示疾甚苦席藁於地轉側不少休詰侍者垂泣曰平生訶佛罵祖今何爲乃爾眞熟視訶曰汝亦作此見解耶卽趺坐呼侍者燒香烟起入寂

乙巳二年

禪師法演自瑞光抵浮山遂參祖領悟分座

演巴西鄧氏子少落髮受具遊成都講席習百法唯識窺其奧置之曰膠柱安能鼓瑟乎負笈出關所至無足當其意者謁瑞光本學古今因緣會盡惟不會僧問興化四面八方來時如何化云打中間底僧作禮化云我昨日赴箇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卻向古廟裏避得過請益本本曰此是臨濟下因緣須是問他家兒孫始得遂謁浮山遠請益前話遠曰我有箇譬喻你一似三家村裏賣柴漢子把箇匾擔向十字街頭立地問人中書堂

之疑一

今日商量甚事演默計曰若如此大故未在遠知演根器異一日語曰吾老矣恐虛度子光陰可往依白雲此老雖後生吾未識面但見其頌臨濟三頓棒話有過人處必能了子大事演潸然禮辭至白雲祖一見曰川藞苴汝來耶遂舉僧問南泉摩尼珠話請問祖叱之又祖示以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因緣久之未契一日自廊趨上法堂疑情頓息獻投機偈曰山前一片閑田地叉手丁寧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爲憐松竹引清風祖特印可曰栗棘蓬禪屬子矣令掌磨事一日有僧見磨轉遽指以問曰此神通耶法爾耶演褰衣旋磨一匝僧無語未幾祖至語演曰有數禪客自廬山來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得有來由舉因緣問伊亦明得教伊下語亦下得祇是未在演於是大疑私自計曰既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卻未在遂參究累日忽然省悟從前寶惜一時放下走見祖祖爲手舞足蹈演亦一笑而已演後曰吾因茲出一身白汗便明得下載清風祖一日示衆曰

古人道如鏡鑄像像成後鏡在甚麼處衆下語不契學以問演演近前問訊曰也不校多祖笑曰須是道者始得乃命分座開示方來

祥符蔭曰古人眼明心公不欺後學觀雪峯古佛之於風穴（風穴在雪峰時請益臨濟四賓主峯曰我當時與巖頭欽山結伴參臨濟值濟已遷化上座要知這話須問他家兒孫始得後風穴擧似南院院嘆曰雪峰古佛乃遙望禮拜）瑞光本之於五祖可以想見其青天白日之襟懷古人一言半句之間徹見其人生平觀蓮華峯庵主以一轉語識雲門兒孫浮山遠公以一頌知白雲有過人處可以想見其紫電淸霜之眼目至演巳投機而下載淸風乃明得於出身白汗之後甚矣悟之不可不透而大法之不可不明也總之不自欺方不欺一切佛祖者不自欺而不欺一切之人也學道豈有他哉

丙午三年

積翠南遷黃龍

克文首衆慶閑典客慧元爲侍者德普以兩川義虎自綿州棄講來參彬彬集一時之盛追蹤馬祖百丈

淨因璉再乞歸山詔許之

璉復上疏乞歸獻偈曰千簇雲山萬壑流歸心終老此峰頭餘生頌祝無疆壽一炷淸香滿石樓上付以劄子曰大覺禪師懷璉受先帝聖眷累錫宸章屢貢歎誠乞歸林下今從所請俾遂閑心凡經過小可菴院隨性住持或十方禪林不得逼抑堅請璉携之東歸鮮有知者四明郡守迎致育王衆建宸奎閣蘇翰林軾知杭州以書問之曰承要作宸奎閣碑謹巳撰成衰朽廢學不知堪上石否見參寥說禪師出京日英廟賜手詔其略云任性住持不知果有否切請錄示全文欲添入此一節璉終藏不出遂委順後獲於篋笥

丁未四年（十二月杜鵑鳴於洛陽）

神宗（諱頊在位一十八年）

神宗戊申熙寧元年

己酉四年

禪師石霜支下隆興黃龍慧南寂

三月一日四祖演通法嗣書南上堂山僧才輕德薄豈堪人師蓋不昧本心不欺諸聖未免生死今免生死未出輪迴今出輪迴未得解脫今得解脫未得自在今得自在所以大覺世尊於然燈佛所無一法可得六祖夜半於黃梅又傳箇甚麼乃說偈曰得不得傳不傳歸根得旨復何言憶得首山曾漏泄新婦騎驢阿家牽翼日午時趺坐示寂闍維舍利五色塔於前山南同翠巖悅參福昌惟善時適病寒服藥出汗悅從禪侶徧借被咸無有爲有紙衾者皆以衰老亦可數相與太息曰善公本色住山人也南盛化時荊湖江淮衲子奔趨恒百里無托宿且多爲盜劫住興化禪師紹銑半五十里爲館令僧主之以接納俾得宿食而去諸方高其風銑北禪賢嗣寂後闍維目睛不壞二腸屈折如鐵

祥符蔭曰黃龍證三昧於獄中以三關把斷天下要津憧憧走英衲如鶩與楊岐祖號二甘露門然非雲峯悅極力指之幾何其不流爲棄汞銀乎噫師友之成就詎可泯也

禪師祖心補住黃龍

心初參雲峯悅三年難其孤硬造黃檗得旨南寂衆請心補住心欲舉圓璣代之璣掉頭徑去心遂繼其席慧元住吳江壽聖寺遣僧投黃龍嗣法書南視其欵識曰吾偶忘此僧謂專使曰書未欲開可令親來見老僧專使反命元即腰包而來至南昌聞南已化去因留歎息適祖心出城相會與語奇之曰恨老師不及見耳

禪師慶閑住吉州隆慶院

閑出家遠遊所至自處罕與人接有郎之者一擧手而去師事積翠南南甚重之盧陵守張鑒請居隆慶院

禪師行偉住仰山

偉初受賢首宗於太三藏因同學勸發棄講謁南坐夏積翠有省住仰山法席冠江淮平昔同參知名者皆集偉涖事有法度嘗遣化十二輩以其名付維那使明日俱來受曲折及會茶輒失一人偉

問爲誰曰承泰偉方經營巾首座曰泰遊山去請
以他僧備員偉然之俄有告者曰泰實在首座匿
之以欺衆耳偉色莊使搜得之泰自陳怯弱懼失
所受事首座實不知也偉令鳴鐘集衆曰首座已
分座授道又老師所賞識昧心罔衆他人猶不可
乃甘自破壞乎遂與泰俱出院諸方服其公

禪師黃龍下隆興泐潭洪英寂

英閱華嚴十明論發明心地趨積翠印旨又見翠
巖眞一時學者趨向住泐潭六月知事紛爭止之
不可初九日謂衆曰領衆不肅正坐無德吾有愧
黃龍呼維那鳴鐘集衆敘行脚始末曰吾滅後火
化以骨石藏普通塔明生死不離淸衆也

庚戌三年

禪師元祐歸潭州道林爲師席　發明 禪林寶訓不書此書以祐能得宗師體裁也

祐嗣黃龍南晉辯自將氣出流輩南寂去遊湘衡
衲子追隨聲蜚荊楚請師道守潭州欲禪道林之
律居蕪穢致祐爲第一世祐欣然肯來道林蜂房
蟻穴疊見層出像設之多冠於湘西祐夷廓之爲
虛堂爲禪室以會四海之學者役夫不敢壞像設
祐自鋤棄諸江曰昔本不成今安得壞吾法尙無
凡情存聖解乎六年而殿閣崇成

辛亥四年

禪師雲門下第五世廬山圓通祖印居訥寂

訥住圓通二十年移住四祖開元兩刹所至叢林
號稱第一旣老休居於寶積巖訥臨衆簡嚴不妄
言笑嘗習定初叉手自如中夜漸升至膺侍者每
視以候雞鳴其精進如此三月無疾而化

壬子五年

禪師克文開法聖壽

文陝府鄭氏子裂縫掖出家棄講南遊謁雲居舜
不契聞雲峯悅之風橐糧而往至則悅已寂嗟曰
旣無其人吾何適而不可山水雖佳未暇遊也坐
夏大潙遂造黃龍初到不契乃曰此老只是個修
行僧不會我語遂去見香城順得見南用處復回
黃龍爲首座嗣其法高安太守錢弋請出世聖壽

文方飯於州民家使至遁去緊同席數十人有見於新豐山寺者因叩首泣下曰師不往吾黨受苦矣文曰以我故累君輩如此因受之遂闡法焉

禪師道光主法平江靈巖

光道行卓絕遠近尊禮住持日荊公王安石送以詩云百花深處寺猶指舊吳宮事往人何在香消徑巳空今朝送師去茲地闡宗風別意衆鄉思依依雲樹東

禪師雲門下第五世佛日明教契嵩寂

嵩居佛日退老永安蘭若寂後闍維眼舌童眞頂骨不壞舍利紅白晶潔大如菽

臨濟第九世白雲祖示寂

祖住白雲應化龍門興化六坐道場所至衆如雲集壽四十八

宗統編年卷之二十

宗統編年卷之二十一

臨濟第十世祖

諱法演嗣白雲

神宗癸丑熙甯六年

臨濟第十世五祖祖嗣宗統三十一年

祖住舒州四面山雙泉禪院

卍菴顏曰演祖初住四面山孑然獨處凡二年始有一道士來問道乃請作知事又三年僧寶艮來與道士朝夕參叩皆得法於是祖之道寖爲人知而四方學者始稍有至者雖其後門人之盛稱天下然終身不過數十衆

青祖住白雲海會寺

祖從廬山還龍舒道俗請住白雲山海會寺實繼端祖之席上堂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祖曰威音前一箭射透兩重山曰如何是相傳底事祖曰全因淮地月得照郢陽春曰恁麼則入水見長人也祖曰祇知荊玉異那辨楚王心僧禮拜祖

以拂子擊之

甲寅七年

乙卯八年

禪師法泉住衢州南禪居士趙抃從之參悟

泉雲居舜嗣趙抃字悅道號知非子至知中為侍御居嘗以一琴一鶴自隨晝之所為夜必焚香告天與天鉢元為方外交會泉居衢之南禪抃日參扣泉未嘗容措一詞後牧青州政事之餘多宴坐忽大雷震即契悟作偈曰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舉頭蒼蒼喜復喜剎剎塵塵無不是中下之人不得聞妙用神通而已矣杲聞笑曰趙悅道撞彩耳抃嘗答富弼書略曰抃伏思西方聖人教外別傳之法不為中下根機之所設也上智則頓悟而入一得永得愚者則迷而不復千差萬別惟佛與祖以心傳心其利生接物而不得已者遂有棒喝拳指揚眉瞬目拈椎豎拂語言文字種種方便去聖逾遠諸方學徒忘本逐末棄源隨波滔滔皆是斯所謂可憐憫者矣抃不佞去年秋初在青州因有所感既已稍知本性無欠無餘古人謂安樂法門信不誣也比蒙太傅侍中俾求禪錄抃素出恩紀聞之喜快不覺手舞而足蹈之也伏惟執事富貴如是之極道德如是之盛福壽康甯如是之備退休閑逸如是之高其所未甚留意者如來一大事因緣而已今茲又復於眞性有所悟入抃敢為賀於門下也杜衍與張方平皆致政居睢陽衍每笑平佞佛對賓客必嘲之平但笑而已有朱承事者以醫學遊二老之門謂平曰杜公天下偉人惜未知此事公何不勸發之平曰君與此老緣熟勝我我止能助之耳一日衍召朱切脈甚急朱謂使曰汝先往白相公但云看楞嚴未了使者馳白衍默然久之乃至衍曰老夫以君疏通解事不意近亦倒闒茸如所謂楞嚴何等語乃爾就著聖人微言無出孔孟捨此取彼是大惑也朱曰相公未讀此經何以知不及孔孟以某觀之似過之也袖中出其首卷曰相公試閱之衍取默看不覺終軸忽起大驚曰世間何從有此書耶遣使盡持其餘來還讀之捉朱手曰君真我知識安道知之不以告我何哉即命駕見平平曰譬如人失物忽已尋得但當喜其得不必悔其晚也僕非不相告以公與朱君緣熟遣之耳雖佛祖化人亦必藉同事也衍大悅衍字世昌慶歷中號濟白宰相封祁國公

禪師淨端住湖州西余

端吳興邱氏子出家受具習天台教聽楞嚴經至

七徵八還以須自蹺曰七處徵心徵不遂懞憧阿難不嘗地直教徵得見無心也是泥裏澆土塊八還之教傳來久自古宗風各分剖假饒還到不還時也是緩跳不出斗遂作偈別本講曰彎彎曲曲以門釣一番拈起一番愁不如做個禪和子參到無心即便休參齊嶽於室中默契即出庭下翻身自擲嶽印可之後見荊師子益有警悟遂合絲爲師子皮披之因號端師子住西余西余去湖州密邇每雪朝著彩衣入城小兒爭譁逐之從人乞錢得即以施貧者常誦法華經又好歌漁父詞有狂僧號回頭以左道惑衆與潤守呂公方食肉端徑趨至指曰正當與麼時如何是佛回頭窘無以對端捶其頭推倒而去又有妖人號不托掘秀州城外地有佛像建塔其上傾城檄信端見搊住問曰如何是佛不托擬議端趯之而去

丙辰九年

丁巳十年

祖住太平

示衆將四大海水爲一枚硯須彌山作一管筆有人向虛空裏寫祖師西來意五字太平下坐大展坐具禮拜爲師若寫不得佛法無靈驗僧問如何是臨濟下事祖曰五逆聞雷曰如何是雲門下事祖曰紅旗閃爍曰如何是曹洞下事祖曰馳書不到家曰如何是潙仰下事祖曰斷碑橫古路僧禮拜祖曰何不問法眼下事曰留與和尚祖曰巡人犯夜問如何是佛祖曰露胸跣足曰如何是法祖曰大赦不放曰如何是僧祖曰釣魚船上謝三郎

戊午元豐元年

禪師道楷至海會領悟

楷幼學辟穀隱伊陽山後試法華得度謁青祖於海會乃問佛祖言教如家常茶飯離此之外別有爲人處也無祖曰汝道寰中天子勅還假堯舜禹湯也無楷欲進語祖以拂子摵楷口曰汝發意來蚤有三十棒也楷即開悟再拜便行祖曰且來闍黎楷不顧祖曰汝到不疑之地耶楷以手掩耳後作典座祖曰廚務勾當不易楷曰不敢祖曰煑粥

耶蒸飯耶楷曰人工淘米著火行者煑粥蒸飯祖曰汝作甚麼楷曰和尙慈悲放他閑去一日侍祖遊菜園祖度拄杖與楷楷接得便隨行祖曰理合恁麼楷曰與和尙提鞋挈杖也不爲分外祖曰有同行在楷曰那一人不受敎祖休去至晩問楷蚤來說話未盡楷曰請和尙舉祖曰卯生日戌生月楷卽點燈來祖曰汝上來下去總不徒然楷曰在和尙左右理合如此祖曰奴兒婢子誰家屋裏無楷曰和尙年尊缺他不可祖曰得恁慇懃楷曰報恩有分

己未二年

禪師承皓住太陽

皓眉州王氏子見北塔廣發明心要得遊戲如風大自在三昧製犢鼻褌書列代祖師名而服之曰唯有文殊普賢較些子且書於帶諸方以皓布褌呼之有僧効之皓見而叱之曰具何道理敢爾當吐血無及其僧未半年果嘔血死張商英奉使京西南路聞其名請住郢州太陽時皓首衆谷隱隱大喜曰我山中首座出世盛集緇素請陞座以爲歆豔皓陞座曰承皓住谷隱十年不嘗飲谷隱一滴水嚼谷隱一粒米汝若不會來太陽與汝說携拄杖下座不顧而去

庚申三年

禪師淨因道臻應詔說法薦慈聖光獻太后

臻古田戴氏子一鉢徧參得旨於浮山遠北謁淨因璉首衆座下璉歸遂繼其席開堂之日中使降香賜紫方袍覺照師號京都好惡萬端貴人達官盈門臻一日之萬口異詞咸以爲本色道人莫不加敬春慈聖光獻上賓詔至慶壽宮說法設廣座聽人問答上下左右聞法得未曾有歡聲動宮闕更賜淨照禪師

聖壽文移洞山

上堂洞山門下要道便道要用便用救得眉毛失却鼻孔乃喝云久雨不晴參

太陽皓移玉泉

皓住太陽數月知荊南李審言轉運使孫景修同

請住當陽玉泉景德禪院皓機鋒孤峭學者不能湊泊時闔首座維那曰某人某人嘗於某處立僧爲禪衆所歸宜依諸方例請充皓叱曰杜杜又曰孟八郎孟八郎一日皓從厨前過見造晚麪問曰有客過耶對曰衆僧造藥石皓呼知事稱之曰吾昔參禪爲人汲水舂米今見成米麪蒸炊造作與供諸佛菩薩羅漢無異能喫了並不留心參學百般想念五味馨香餵飼八萬四千戶蟲開眼隨境攝合眼隨夢轉不知主祿判官掠剩大王隨從汝抄劄消鑿祿料簿教汝受苦有日在於是徒衆不堪寂寥譖之於縣令曰長老不能安衆惟上來下去點檢寒碎縣令召皓至縣責之曰大善知識不在方丈內端坐兩廊下山門來去得許多皓曰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見前不得成佛道長官以坐是佛耶坐殺佛去也長官茫然益敬禮之

黃龍心退居西園

心謝事居西園以晦名其堂且曰吾所辭者世務耳今欲專行佛法事也榜其門以示禪學謝景溫守潭州虛大溈以致心三辭不往景溫請其故心曰馬祖百丈已前無住持事道人相尋於空閑寂寞之濵而已其後雖有住持王臣尊禮爲天人師今則不然挂名官府如有戶籍之民直遣伍伯追呼之耳此豈可復爲也景溫乃不敢以院事屈願一見心心至長沙景溫受法訓聞所未聞

詔革東林律居爲禪晦堂心舉瀏潭常總禪法

總往來黃龍之門凡二十年出世住瀏潭是年詔革東林律居爲禪居學士王韶出守南昌欲延祖心主之心舉總自代總知宵遁韶檄諸郡所在訪求之新淦窮谷中遂應命天下衲子望風而集其徒相語曰遠公有讖記吾滅七百年後有肉身大士革吾道場今符其語矣

禪師省聽住聖壽

聽嗣圓照本住聖壽蘇子由轍謫高安謁聽有省繼參洪州順順示以搐鼻因緣轍言下大悟呈偈曰中年聞道覺前非邂逅相逢老順師搐鼻徑參

眞面目掉頭不受別鉗鎚枯藤破衲公何事白酒青鹽我是誰慚愧東軒殘月上一杯甘露滑如飴

禪師黃龍下仰山行偉寂

偉律身甚嚴住仰山夏夜坐深林袒以飼蚊蚋會陽毒作十日不愈以刀絕之尺許血流不止門人泣曰師獨奈何不少忍曰爲其障我行道蒲伏牀上無所私於物得死不愈於生乎十一月日說偈而化闍維得五色舍利骨石栓索勾連塔於寺東

辛酉四年

青祖自海會移住投子山

祖自白雲海會移住投子學徒益進潛通密證者甚衆果符異苗翻茂之讖初開山大同有記曰吾塔若紅是吾再來邦人偶修其塔作瑪瑙色未幾而祖領院事

禪師慕喆自嶽麓遷大潙

喆臨川聞氏子翠巖眞遊方時喆能識之眞好暴所長以盜人號眞點胸喆與之周旋二十年無失證眞謂人曰三十年後喆其大作佛事眞歿塔於西山心喪三年乃去遊湘中一鉢雲行鳥飛去留爲叢林重輕謝景溫守潭州迎住嶽麓俄遷大潙衆二千指無所約束人人自律惟粥罷受門弟子問道謂之入室諸方纔月一再而喆講之無虛日放參罷喆自役作使令者在側如路人晨香夕燈十有四年夜禮拜持茅視殿廡燈火倦則以帔蒙首假寐三聖堂

禪師黃龍下隆慶閑寂

三月七日入寂茶毗烟氣所至東西南北四十里凡草木沙礫之間皆得舍利如金色計其所獲幾數斛蘇轍欲爲作記而疑其事方臥痁夢有訶者曰閑師事何疑哉疑卽病矣轍夢中作銘有云稽首三界尊閑師不止此憫世狹劣故聊示其小者

禪師北禪下法昌倚遇寂

遇事北禪賢最久嗣其法住法昌孤冷之風諸方共仰英勝二上座及黃龍南大甯寬寶覺心俱往訪之法韻鏗鏘琅琅扣擊龍圖徐禧爲布衣交將化前一日作偈別禧曰今年七十七出行須擇日

昨日問龜哥報道今朝吉禱大驚呼惟禱俱往遇方坐寢堂以院務付監寺曰吾住此山三十年以護惜常住故每自蒞之今行矣汝輩著精彩言畢舉杖子曰且道這箇分付阿誰禱與禱皆屏息遂擲於地投牀枕臂而化

祥符蔭曰遇與興化銑同嗣北禪賢爲雲門五世遇以峻峭之風老屋單丁持其道於千巖萬壑而銑有才量牧千衆如數一二大作佛事於荊湖之間波及蠻貊皆慕道向化章惇開梅山邀銑往蠻父老聞銑至皆合爪聽約束荊蠻以定銑之力也一孤冷一圓融共樹北禪之幟而二本亦以是時盛化南北韶陽之道於以大振自後式微淩替則漸不可問矣吁道之汙隆詎不以人夫

壬戌五年

禪師道楷北還沂水

楷辭投子還沂居馬鞍山出世住沂之仙洞

瑞光本自淨還吳穹窿

本住瑞光法席日盛武林守陳襄以承天興教二剎令本擇居蘇人擁道遮留又以淨慈堅請移文諭道俗曰借師三年爲此邦植福一住九載是年待制曾孝序載歸以慰蘇人之思住穹窿福臻

禪師普孜自太平遷東京華嚴

孜建陽謝氏子幼舉進士有聲棄去出世後謁浮山遠得法舒人請居甘露徙太平道譽大播都人士請居東京華嚴寺

禪師懷志隱居衡嶽

志初業講席參洞山文頓悟文曰子禪雖逸格惜緣不勝耳志識其意拜辭而行菴於衡嶽二十餘年士大夫造其居不甚顧答人問故曰彼富貴人辯博多聞我粥飯僧口吻遲鈍無可說自然憨癡去偈曰萬機俱罷付癡憨蹤跡時容野鹿參不脫麻衣拳作枕幾生夢在綠蘿菴問師住山有何旨趣志曰山中住獨掩柴門無別趣三塊柴頭品字煨不用援毫文彩露

從悅謁洞山文

悅首衆道吾頌數衲謁雲蓋智智與語未數句盡

23

知所蘊乃笑曰觀首座氣質不凡奈何出言吐氣如醉人耶悅面熱汗下曰願和尙慈悲智復與語錐劄之悅茫然遂求入室智曰老僧無福道不取信於人脫受首座禮拜異日定取謗於某乃問悅曰曾見法昌遇和尙否曰曾看他語錄自了可也不願見之曰曾見洞山文和尙否曰關西子沒頭腦拖一條布裙作尿臭氣有甚長處曰你但向尿臭處參取悅乃謁洞山深領奧旨

癸亥六年

曹洞宗第七世投子祖示寂

祖五位敘曰長天一色星月何分大地無偏枯榮自異是以法無異法何迷悟而可及心不自心假言象而提唱其言也偏圓正到兼帶叶通其法也不落是非豈關萬象幽旨既融於水月宗源派混於金河不墮虛凝回途復妙四月末示微疾以書辭檀護陞座說偈辭衆坐脫闍維舍利五色塔於寺之西北

雲溪挺曰浮山遠巳嗣葉縣復從太陽盡得回互

之旨遂作九帶明正偏兼帶來由太陽以皮履直裰寄之後得投子靑乃嗣正法浮山可謂一點水墨兩處成龍矣

曹洞宗第八世祖

諱道楷沂水崔氏子嗣投子

甲子七年　司馬光表進所編書賜名資治通鑑

曹洞宗第八世芙蓉祖嗣宗統(三十五年)

自仙洞遷西洛龍門上堂曰喚作一句已是埋沒宗風曲爲今時通途消耗所以借功明位用在體處借位明功體在用處若也體用雙明如門扇兩開不得向門扇上著意不見新豐老子道峯巒秀異鶴不停機靈木迢然鳳無依倚直得功成不處電火難追擬議之間長途萬里

詔關相國寺禪師宗本應召　發明(關寺爲禪律嘉帝能知道也)

帝下詔關相國寺六十四院爲八禪二律召本爲慧林第一祖既至上遣使問勞閱三日傳旨就寺之三門爲士民演法翌日召對延和殿問道賜坐本即跏趺帝問本受業何寺奏曰蘇州承天永安

帝大悅賜茶本卽舉盞長吸又蕩而撼之帝曰禪宗方興宜善開導本奏曰陛下知有此道如日照臨臣豈敢自怠卽辭退帝目送之謂左右曰眞福慧僧也

祥符蔭曰佛制出家一鉢乞食樹下塚間一宿遺形學道一無顧戀東震與西竺風土旣別乞食未便更爲殘飯人根脆弱未能露寢創立叢林雖非謀食求安然權宜之法已非佛制矣時風愈下佛制不遵應赴子孫羣居盤踞名山大刹化爲蟻穴蜂房梵宇精藍有同肉林酒舍禪學宗風闃然無聞舊目寒心誰能整理神宗闢相國寺爲禪爲律誠末法帝王尊道重法不負靈山付囑者故特書之以示世焉

詔蔣山法秀開法法雲

秀自四面遷棲賢蔣山長蘆皆千衆時號秀鐵面汴京新創法雲寺成詔秀開山爲第一世開堂之日中使降香幷磨衲皇弟荊王致敬座下仍傳聖語表朕親至之禮賜號圓通士大夫日夕問道時司馬光方登庸以吾法太盛方經營之秀曰相公聰明人類英傑非因佛法不能爾遽忘願力乎温公意因少懈李伯時麟工畫馬秀訶曰汝士大夫以畫名矧又畫馬期人誇以爲妙妙入馬腹中亦足懼麟自是絕筆秀勸畫觀音像以贖其過黃庭堅作豔語人爭傳之秀亦訶曰翰墨之妙甘施於此乎堅笑曰又當置我於馬腹中耶秀曰汝以豔語動天下人婬心不止馬腹恐生泥犂耳堅懺謝

祥符蔭曰温公初不知佛法特以主持名教之心切耳曾見其論佛曰夫佛蓋西域之賢者其爲人也淸儉而寡欲慈惠而愛物故服弊補之衣食蔬糲之食巖居野處斥妻屛子所以自奉甚約而憚於煩人也雖草木蟲魚不敢妄殺蓋欲與物並生而不相害也凡此之道皆以涓潔其身不爲物累蓋中國於陵子仲焦先之徒近之矣温公之言如此毋怪乎其不知佛法而欲經營之也温公所見特佛始棄世榮入山學道時之所示見耳豈知佛之廣大法之淵深三賢十聖尚未能測而於陵焦

先之徒能近之乎以有下劣實凡珍御以有驚異驚叔白拈佛之脫珍御著弊垢者爲度生也佛豈如是哉然溫公後來因富韓二公聞法於圓照本默有所契於范鎭之論空相以詩戲曰不須天女散已解勸禪心又曰賤子悟已久景仁今復迷又曰到岸何須筏揮鋤不用金浮雲任來往明月在天心若然則溫公末路決應不復作前此之言矣人之見識與時消長溫公既未深知佛法而遽秉筆國史肆行詆創以致疑誤後人隳正見而墮迷網其謗毀正法之失又可辭乎後之君子幸毋一時酌蠡持籌妄自量天測海而爲虛名刼持可也

清遠至太平參祖

遠臨邛李氏子初讀法華至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質其講師不能答遠歎曰義學名相非所以了生死大事遂南遊徧參至太平見祖旋丐於廬州偶雨仆地煩懣間聞二人交相惡罵諫者曰你猶自煩惱在遠於言下有省及歸凡有所問祖即曰我不如你你自會得好時遠年十七

禪師天衣下延恩法安寂

安臨川許氏子受天衣懷旨訣歸臨川住黃山如意院敗屋破垣無以蔽風雨十年大厦如化成棄去住武甯延恩寺草屋數楹敗牀不簀安殊樂之令尹糾豪右謀爲一新安笑曰檀法本以度人今非其發心而强之是名作業不名佛事也安與法秀昆弟秀嘗以書招安安讀之笑曰吾始以秀有精彩今而後知其癡也夫出家兒塜間樹下辨那事如救頭然今無故於八達衢頭架大屋養數百閑漢此眞開眼尿牀吾何復對語哉然吾宗自此益微矣七月命弟子取方丈文書聚焚之以院事付一僧八月示寂

禪師黃龍下石霜琳寂

琳在黃龍南座下機鋒穎脫名振叢林與文關西英邵武等齊名開法石霜時眞淨文在洞山琳不相識而心敬之以偈送僧有曰憧憧四海求禪者不到新豐也是癡三月八日淨髮沐浴說法端坐而寂闍維舍利五色

乙丑八年

洞山文至金陵丞相王安石請住報甯

文謁洞山事東遊三吳至金陵時王安石居定林聞文至倒屣出迎恨相識之晚聞法大悅因捨宅爲寺曰報甯延文開山請於朝賜號眞淨士大夫往來無虛日文不堪勞遂還高安菴於九峯之下曰投老學者自遠而至

哲宗諱煦

哲宗丙寅元祐元年

祖自太平移白雲海會

上堂說佛說法拈槌豎拂白雲萬里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白雲萬里然後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也則白雲萬里或有個漢出來道長老你恁麼道也則白雲萬里這箇說話喚作矮子看戲隨人上下三十年後一場好笑且道笑箇甚麼笑白雲萬里淸遠適自泥川持鉢同慨然曰吾事始濟復參往一荒縣安能究決己事耶遂作偈告辭祖送以偈曰晥伯臺前送別時桃花如錦柳如眉明年此日凭闌看依舊靑靑一兩枝

禪師玉泉下慧力善周寂

周嗣玉泉芳十二月望日沐浴淨髮說偈曰山僧住瑞筠未嘗形言句七十三年來七十三年去言畢趺坐而逝三日後鬚髮再生

禪師慈明下蔣山贊元寂

元住蔣山熙甯初王安石拜相賁震天下無月無耗元未嘗發石弟安上問佛法大意元曰佛祖無所異於人所以異者能自護心念耳岑樓之木必有本本於毫末滔天之水必有源源於濫觴淸淨心中無故動念危乎岌哉甚於岑樓浩然肆橫甚於滔天其可動耶佛祖更相付授必叮嚀曰善自護持曰佛法止此乎曰至美不華至言不煩夫華與煩去道遠甚而流俗以之申公論治世之法猶謂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況出世間法乎安石罷政府舟至石頭士大夫車騎塡山谷人寺已二鼓元出迎一揖而退石坐東偏從官賓客

滿座石環視問元所在侍者曰已寢久矣嘗饌客俄報厨庫火且及潮音堂衆吐飯蒼黃蜂窘蟻鬪而元啜啖自若高視屋梁食畢無所問又嘗出郭有狂人入寺手刃一僧卽自殺尸相枕左右走報交武於道自白下門翟從而歸元過尸處未嘗視登寢室危坐執事側立冀元有以處之而斂目如平日於是稍稍隱去卒不問一日忽曰吾欲還東吳促辦嚴俄化

禪師玉泉下聖泉紹燈寂

燈參玉泉謂芳悟旨住聖泉道法大振一日陞座說偈曰吾年五十三去住本無貪臨行事若何不用口喃喃儼然入寂兩日後聞鐘聲忽然復醒自後四大輕安身常頻出舍利大旱禱雨輒應

丁卯二年

慧林本還吳住靈巖

本以老求歸退慧林出都日王公貴人送者車騎相屬本誨曰歲月不可把玩老病不與人期惟勤修勿怠是眞相爲聞者莫不感動至吳迎居靈巖閉門頹然而學者貴相望於道

禪師從悅住兜率

悅受洞山文旨訣後寓鹿苑於老宿淸素處得透徹是年住龍安兜率

禪師純白開法昭覺

白參黃檗惟勝勝歸蜀白負巾鉢從會成都帥奏改昭覺爲十方勝舉白開法

戊辰三年

禪師圓璣住翠巖

璣受黃龍密記荷擔叢林不知寒暑墾田蔣公守一職十年不易晦堂必欲以繼黃龍席璣遁去曰先師誡我未登五十不可爲人客歸宗時年四十八佛印元勸應謝景溫之請住洪州翠巖

己巳四年

禪師善本補住淨慈

本董仲舒之後謁慧林本本特顧之善本默契其旨出世雙補淨慈時稱大小本

道林祐遷雲居

王安上嘗問法於祐延住雲居祐曰爲携此骨歸
葬峯頂耳
禪師系南禪住道林
南參祐於道林獲印可祐移雲居以南繼席
庚午五年
芙蓉祖遷太陽
九峯文住歸宗
文居高安六年移住歸宗駁談朱世英從之問佛
法大意文答以書
禪師雲門下第五世育王大覺懷璉寂
璉嗣泐潭澄無疾而化壽八十一
禪師雲門下第六世法雲圓通法秀寂
將入滅呼侍者更衣安坐說偈曰來時無物去時
空南北東西事一同六處住持無所補秀良久監
寺惠當進曰和尚何不道末後句秀曰珍重珍重
言訖而逝
祥符蔭曰雲門氏之道六傳至圓通秀而大振秀
所居莊嚴妙天下說法如雲雨其威光可以爲人
接羽翼而天飛然其同門延安方笑之以爲癡憨
道固若是其不在門庭恢閎乎日中則昃水滿則
傾行道猶然況其他乎演祖之空山荒縣終身衆
不滿百芙蓉之抗詔嬰譎投老湖菴不可謂非任
重致遠之資也

宗統編年卷之二十一

宗統編年卷之二十二

哲宗辛未元祐六年
祖自海會移東山
入院祖師塔燒香以手指云當時與麼全身去今
日重來記得無復云以何爲驗以此爲驗遂禮拜
黃梅邑宰請開堂垂語曰譬如水牯牛過窗櫺頭
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
雲蓋智退居西堂
智住雲蓋十年日荷鋤理蔬圃疾禪林便軟煖道

心淡薄來參者掉頭不納退居西堂湘中衲子聞
其接納堂室爲滿

禪師黃龍下東林廣惠照覺常總寂

總劒州施氏子自受黃龍密記決志大拔濟北之
宗住東林名聞天子詔住相國智海總固稱山野
老病不能奉詔凡兩月而得旨如所乞就賜紫衣
師號廣惠又賜覺照蘇軾遊廬山宿東林與常總
論無情話有省黎明呈偈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
色豈非淸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
人總肯之總於衲子有大緣縋拂之下衆恒七百
叢席之盛一時未有九月二十五日浴罷而化

禪師寶峯下兜率眞寂從悅寂

悅嗣寶峯文住兜率室中設三問以驗學者撥草
瞻風只圖見性卽今上人性在甚麼處識得自性
方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麼生脫脫得生死便知
去處四大分離向甚麼處去張商英漕江西時謁
東林總總印可之且曰吾有得法弟子住玉溪乃
慈古鏡也可與語英按部分寧諸禪迓之首致敬
於慈最後問兜率悅曰聞師聰敏善文章悅笑曰
從悅臨濟九世孫若對運使論文章政如運使對
從悅論禪也英默識之問玉溪去此多少曰三十
里問兜率曰五里乃過兜率先是悅夢手搏日輪
覺語首座曰日輪轉運之象張運使且過此吾當
深錐痛劄之座曰士大夫惡拂已者或起別釁悅
曰正使煩惱只退得我院也遂與語次英亟稱總
公悅未肯其說語至更深論及宗門事悅起焚香
請十方諸佛作證曰東林旣印可運使運使於佛
祖言教有少疑否曰有曰疑何等語曰疑香嚴獨
脚頌德山托鉢話曰旣於此有疑其餘則是心思
意解何嘗至大安樂境界且如巖頭言末後句是
有耶是無耶曰有悅大笑歸方丈閉却門英一夜
睡不穩至五更下牀觸翻溺器忽大悟扣方丈門
曰已捉得賊了也曰贓物在甚處英無語悅曰都
運且去來日相見翼旦遂呈頌曰鼓寂鐘沉托鉢
回巖頭一拶語如雷果然只得三年活莫是遭他
受記來悅乃謂曰參禪只爲命根不斷依語生解

如是之說公已深悟然至極微細處使人不覺不知墮在區宇乃作頌證曰等閑行處步步皆如雖居聲色寧滯有無一心靡異萬法非殊休分體用莫擇精麤臨機不礙應物無拘是非情盡凡聖皆除誰得誰失何親何疎拈頭作尾指實爲虛翻身魔界轉脚邪塗了無逆順不犯工夫遯悅至建昌有卜頌叙其事英號無盡居士後著護法論以見志是年冬悅浴訖集衆說偈曰四十有八聖凡盡殺不是英雄龍安路滑奄然而化英執政時遣文致祭請於朝敕謚眞寂大師

禪師雲門下第五世玉泉承皓寂

玉泉寺宇廣大獘漏前後主者以營葺爲艱皓曰吾與山有緣與僧無緣修今世寺待後世僧耳悉壞而鼎新之皓住山無筆硯文字緡錢無衆衣囊錢遣人至江西口白張商英曰老病且死得百丈肅爲代可矣英以喻肅肅不願往十二月日說偈示衆而寂蘇軾微服求見皓問尊官高姓曰姓秤乃秤天下長老底秤皓喝一聲問曰且道這一喝

重多少軾無對

禪師黃龍下禾山德普寂

普住禾山一日謂衆曰諸方尊宿死叢林必祭吾以爲徒虛設吾若死汝曹當先祭乃令從今辦祭衆以其老又好戲語乃曰和尚幾時遷化曰汝輩祭絕即行於是幃寢堂坐普其中置祭讀文跪揖上食普飮餐自如自門弟子下及莊力日次爲之祭絕日明日雪晴乃行至時晴忽雪雪止普安坐焚香而化

禪師黃龍下報本慧元寂

元住承天因持鉢至湖州湖人曰禪師到處爲家何獨愛姑蘇乎固留不使還乃住報本冬月陞座說偈而化元平生作止規法南公脇不至席者三十年

台宗法師龍井元淨寂

淨住上天竺凡一十七年元豐間辭而復往又三年平坐精修淨業嘗與僧熙仲同食仲視淨眉間有光如螢攬之得舍利又於臥起處得舍利將示

寂入方圓菴宴坐止言語絕飲食謂參寥道潛曰吾淨業將成若七日無障吾願遂矣七日出偈示衆吉祥而逝

壬申七年

克勤復來東山參祖徹悟爲侍者慧懃繼至留掌翰勤彭州駱氏子兒時日記千言偶遊寺中見佛書三復悵然如獲舊物曰予殆過去沙門也即去家祝髮授楞嚴俄得病瀕死歎曰諸佛涅槃正路不在文句中吾欲以聲求色見宜其無以死也遂棄去徒步出蜀謁玉泉皓金鑾信大潙喆黃龍心俱指爲法器最後見祖祖嘗曰諸方參得底禪如瑠璃瓶子相似愛護不捨第不莫教老僧見將鐵鎚一擊定碎也祖一日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汝作麼生會勤便喝或下語盡其機用祖皆不諾祖曰須是情識淨盡計較都忘處會勤便於無計較處胡言漢語總不契祖意勤謂强移換人出不遜語忿然而去祖曰待你著一頓熱病打時方思量我在到金山傷寒困極以平日見處試之無得力者

在疑所

追繹祖言乃自誓曰我病稍間即歸五祖祖一見喜曰汝復來耶即令參堂便入侍者寮勤一日問祖曰二祖云覓心了不可得畢竟如何曰汝須自參始得這些好處別人爲汝著力不得後半月會陳提刑詣祖問道祖曰提刑少年曾讀小豔詩否有兩句頗相近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提刑應諾諾祖曰且仔細勤適自外歸侍立次問曰聞和尚舉小豔詩提刑會否曰他只認得聲曰秖要檀郎認得聲他既認得聲爲甚却不是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聻勤忽契悟遽出見雞飛上闌干鼓翅而鳴復自謂曰此豈不是聲遂袖香入室通在得呈偈曰金鴨香銷錦繡幃笙歌叢裏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只許佳人獨自知祖曰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品所能造詣吾助汝喜祖乃偏謂山中耆舊曰我侍者參得禪也自此所至推爲上首一日請益臨濟四賓主怎生祖曰也秖是個程限是甚麼閑事又云我這裏却似馬前相撲倒便休懃舒州汪氏子卅歲得度每以

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味之有省乃徧參名宿往來祖之門有年恚祖不爲印據與克勤相繼而去及勤還侍祖得徹證而懟怨至意欲他往勤勉令挂搭且曰某與兄相別月餘比舊相見時如何曰我所疑者此也遂參堂一日聞祖舉僧問趙州如何是和尚家風州曰老僧耳聾高聲問將來僧再問州曰你問我家風我却識汝家風了也懟即大豁所疑曰乞和尚指示極則祖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懟展拜祖令掌翰墨

淨慈本應詔住法雲賜號大通

石塔戒受蘇軾疏請

戒嗣慧林沖住揚州石塔時軾知揚州戒告退軾率僚佐同至石塔令擊鼓集衆袖中出疏使晁無咎讀之曰大士何曾說法誰作金毛之聲衆生各自開堂何關石塔之事去無作相住亦隨緣惟戒公長老開不二門施無盡藏念西湖之久別亦是偶然爲東坡而少留無不可者一時稽首重聽白椎渡口船迴依舊雲山之色秋來雨過一新鐘鼓之音戒乃重住石塔

癸酉八年

芙蓉祖自太陽遷大洪

祖自太陽遷隋州大洪勸請皆一時名公卿洞上宗風大振西北

禪師浮山下淨因淨照道臻寂

臻性靜退似不能言奉身甚約一布裙二十年不易居都城頹然不出戶三十年如一日無所嗜好雪方丈之西壁請文與可掃墨竹曰吾使遊人見之心目清涼此君可代我說法耳時上念佛法之淆惘名相之弊卽相國寺爲慧林智海二剎凡主法必自臻擇之八月十七日語門人曰吾更三日行矣及期沐浴說偈跏趺而寂壽八十

甲戌紹聖元年

清遠還東山典謁領悟

遠參歸宗文不契乃至蔣山邂逅惟清謂曰此見都下一尊宿語句似有緣清曰演公天下第一宗師何故捨而事遠遊耶所謂有緣者蓋知解之師

與公初心相應耳遠然之踰年遠海會祖令看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甚處懺悔雲門云露這公案後命典謁適寒夜孤坐撥爐見火一豆許恍然自喜曰深深撥有些子平生事只如此遽起閱几上傳燈錄至破竈墮因緣忽大悟作偈曰刀刀林鳥啼披衣終夜坐撥火悟平生窮神歸破墮事皎人自迷曲淡誰能和念之永不忘門開少人過充勤因詰其寮學青林搬柴話驗之且謂古今無人出得你如何會曰也有甚難曰只如他道鐵輪天子寰中旨意作麼生曰我道帝釋宮中放赦書勤退語人曰且喜遠兄便有活人句也

大溈喆領詔住智海

京師士大夫想見風裁叢林以喆靜退畏鬧不敢必其來喆受詔欣然偵數衲子至解包之日傾都來觀至謂一佛出世院窄而僧日增無以容則相枕地臥有請限之者喆曰僧佛祖所自出厭僧厭佛祖也安有名爲傳法而厭佛祖乎安得不祥之語哉

禪師普聽住投子

聽得法靈巖本住投子時年八十餘有監寺者一夕爲盜所殺副寺白聽聽曰我已知其人矣副寺聞官而吏至聽如前語吏詰之聽曰殺監寺者老僧也吏卽以聽繫獄聽無異詞楊傑爲憲按部至州境夜夢神人云此州有肉身菩薩枉坐縲絏中傑訪問聽事釋之後十年有行者患迦摩羅疾而自首云昔日殺監寺者我也

禪師元靜居東山南堂

靜徧參名宿無當意者聞祖機峻欲抑之遂謁祖茫然溟涬莫之測退參歷三載入室徵詰不契乃曳杖渡江適大水泛漲因留四祖儕輩挽歸又二年祖方許可嘗商略古今執靜手曰得汝說須吾舉得汝舉須吾說今而後佛祖秘要諸方關鍵無逃子掌握矣遂創南堂居之

禪師黃龍下香城景福順寂

順西蜀人得法黃龍南然緣薄所居皆遠方小剎學者過其門莫能識順亦超然自樂視世境如飛

埃過目壽八十餘坐脫於香城山

乙亥二年

禪師克勤爲第一座

三佛侍祖於一亭上夜話及歸燈已滅祖於暗中曰各人下一轉語佛鑑曰彩鳳舞丹霄佛眼曰鐵蛇橫古路佛果曰看脚下祖曰滅吾宗者克勤耳又一日相謂曰老和尙祇是乾爆爆地往往說心說性不得因請益佛身無爲不墮諸數祖曰譬如淸淨摩尼寶珠映於五色五色是數摩尼是佛身圜悟謂二老曰他大段會說我輩說時費多少工夫他祇一兩句便了分明是個老大蟲祖聞之乃曰若說心說性便是惡口又曰猫有歃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所謂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若不如是盡是弄泥團漢開聖覺初參長蘆夫鐵脚久無所得聞祖法道徑造席下一日室中問云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阿誰覺云胡張三黑李四祖然其語舉似勤座元勤云好則好恐未實不可放過更於言下搜看次日入室垂問如前覺云昨日向和尙道了祖云道甚麼覺云胡張三黑李四祖云不是不是覺云和尙爲甚昨日道是祖云昨日是今日不是覺於言下大悟覺後出世住開聖見長蘆法席太盛乃闢夫不原所得拈香時忽覺胸前如搗遂於痛處發癰成竅以乳香作餅塞之久而不愈竟卒

祥符蔭曰宗門法喜之衆無如三佛之於五祖然皆從曲折頓挫中得之蓋祖本色鉗槌脫盡窠臼而圓悟輩鏗鏘激揚大雅元音非同細響也

禪師黃龍下雲居元祐寂

祐疾諸方死必塔者曰山川有限僧死無窮他日塔將無所容於是於開山宏覺塔之東作卵塔曰凡住持者非生身不壞火浴雨舍利者皆以骨石塡於此其西又作卵塔曰凡僧化皆以骨石塡於此謂之三塔七月七日夜集衆說偈而化世壽六十有六坐四十有二夏

禪師翠巖下智海眞如慕喆寂

喆凡驗學者舉趙州洗鉢話上人如何會僧擬對

請以手托之曰歇去自始至終未嘗換機十月初八無疾而化

丙子三年

歸宗文遷石門禪師慧洪從遊悟旨

文移居石門衲子扣問必瞑目危坐見來學則往治疏圃時文準參隨已十餘年謂同行曰老漢無意法道乎一日準舉杖決渠水濺衣忽大悟走敍其事文詬曰此乃敢爾蠢苴耶洪瑞州喻氏子字覺範少出家日記數千言十九試經得度遊方謁歸宗文及隨文遷石門掌記室文患其深閒之擊每舉玄沙未徹語發其疑凡有所對文曰汝又說道理耶一日有客問文洪上人參禪如何曰也有到處也有不到處客退洪不自安即詣文求決所疑文舉風穴頌曰五白猫兒爪距獰養來堂上絕蟲行分明上樹安身法切忌遺言許外甥且作麼生是安身法洪便喝文曰這一喝也有到處也有不到處洪忽有省及遊東吳寓杭州淨慈以頌發明風穴意寄呈文曰五白猫兒無縫罅等閑拋出今人怕翻身跳擲百千般冷地看他成話欛如今也解弄些些從渠歡喜從渠罵却笑樹頭老舅爺只能上樹不能下又作玄沙未徹偈曰靈雲一見不再見紅白枝枝不著花叵耐釣魚船上客却來平地摝魚蝦文見乃爲助喜洪自後閱汾陽語錄至三玄頌驀有所證又嘗菴於高安九峯之下因僧問臨濟賓主話洪方欲酬其問頓見三玄三要之旨

禪師圓照下筠州逍遙省聰寂

聰歷住眞如開善晚退聖壽敝衣糲食安於戒律與蘇東坡潁濱兄弟善元豐中蘇轍謫官高安與聰遊歡相得元祐末轍再謫高安聰往見曰老僧比夢與公遊於山中知公當復來此去來皆宿緣無足怪者高安之人甚敬愛之而言有如聰禪師而不坐道場者耶聰曰吾未始不坐道場也杖策入逍遙山九月戊申入滅

丁丑四年

禪師報恩住大洪

懸黎陽劉氏子。未冠舉方略擢上第。後厭塵境。請於朝乞謝簪紱爲僧。上從其請。遂遊心祖道。至投子參青祖。未久即悟心要。青祖曰。汝再來人也。宜自護持。後往隨州大洪山。與張商英友善。英嘗以書問三教大要。曰。淸凉疏第三卷西域邪見不出四見。此方儒道亦不出此四見。如莊老計自然爲因。能生萬物。卽是邪因。易曰。太極生兩儀。太極爲因。亦是邪因。若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能生萬物。亦是邪因。若計一爲虛無。則是無因。今疑老子自然與西天外道自然不同。何以言之。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嘗有欲以觀其徼。無欲則常有。徼則已入其道矣。謂之邪因。豈有說乎。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乃破陰陽變易之道爲邪因。撥去不測之神。豈有說乎。望紙後批示以斷疑網。故也。恩答曰。西域外道宗多塗。要其會歸不出有無四見而已。謂有見。無見。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也。蓋不即一心爲道。則道非我有。故名外道。不即諸法是心。則法隨見異。故名邪見。如謂之有。有則有無。如謂之無。無則無有。有無則有見。競生無有則無見。斯起若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亦猶是也。夫不能離諸見。則無以明自心。無以明自心。則不能知正道矣。故經云。言詞所說法。小智妄分別。不能了自心。云何知正道。又曰。有見卽爲垢。此則未爲見。遠離於諸見。如是乃見佛。以此論之。邪正異途。正由見悟。殊致故也。故淸凉以莊老計道法自然。能生萬物。易謂太極生兩儀。一陰一陽之謂道。以自然太極爲因。一陰一陽爲道。能生萬物。則是邪因。計一爲虛無。則是無因。嘗論之。夫三界唯心。萬緣一致。心生故法生。心滅故法滅。推而廣之。彌綸萬有。而非有。統而會之。究竟寂滅。而非無。非無亦非非無。非有亦非非有。四執旣亡。百非斯遣。則自然因緣皆爲戲論。虛無眞實俱是假名矣。至若謂太極陰陽能生萬物。常無常有。斯爲衆妙之門。陰陽不測。是謂無方之神。雖聖人設教。示悟無方。然旣異一心。寧弃四見。何以明

之蓋虛無爲道道則是無若自然若太極若一陰一陽爲道道則是有常無常有則是亦有亦無陰陽不測則是非有非無先儒或謂妙萬物謂之神則非物非物則亦是無故西天諸大論師皆以心外有法爲外道萬法惟心爲正宗蓋以心爲宗則諸見自亡言雖或異未足以爲異也心外有法則諸見競生言雖或同未足以爲同也雖然儒道聖人固非不知之乃存而不論耳良以未即明指一心爲萬法之宗雖或言之猶不論也如西天外道皆大權菩薩示化之所施爲橫生諸見曲盡異端以明佛法是爲正道此其所以爲聖人之道順逆皆宗非思議之所能知矣故古人有言緣昔眞宗未至孔子且以繫心今知理有所歸不應猶執權教然知權之爲權未必知權也知權之爲實斯知權矣是亦周孔老莊設教立言之本意一大事因緣之所成始所成終也然則三教一心同途異轍究竟道宗本無言說非維摩大士孰能知此意也

禪師悟新住翠巖

新曲江黃氏子狀魁岸黑面如梵僧以氣節蓋衆好面折人初謁圓通秀後造黃龍心大悟自譽曰天下人總是參得底新是悟得底心笑曰選佛得甲科何可當也因號死心叟住翠巖法堂後有齊安王祠鄕人祈禳無虛日新令知事毀之懼不敢乃躬自拆祠建丈室設榻燕寢俄有巨蟒盤臥覩叱去復來夜以爲常一夕夢神告曰弟子爲師所叱不遑安處欲之廣南假莊夫六十人新夢中諾之未幾莊夫疫死者如其數嘗問學者曰且道果有鬼神麼道有又不打殺死心道無莊夫爲什麼却死答者皆不契適元首座至答云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新大喜之

戊寅元符元年

禪師開先下雲居佛印了元寂

元字覺老生饒州浮梁林氏嗣開先暹圓通訥舉住承天自承天遷淮之十方廬山之開先歸宗潤之金山焦山江西之大仰又住雲居凡四十年間德化緇素縉紳之賢者多與之遊東坡謫黃州廬

山對岸元居歸宗酬酢妙句與烟雲爭麗及其在金山東坡釋還東吳次丹陽以書抵元曰不必出山當學趙州上䈎接人元得書徑來坡迎笑問之元以偈答曰趙州當日少謙光不出山門見趙王爭似金山無量相大千都是一禪牀坡抵掌稱善李公麟爲寫照元令作笑容正月四日與客語有會於心軒渠一笑而化

己卯二年

禪師天衣下靈巖圓照宗本寂

本晚住蘇州靈巖十二月甲子將入滅沐浴而臥門弟子環擁請曰和尙道遍天下今日不可無偈幸强起安坐本熟視曰癡子我尋常尙懶作偈今日特地圖箇甚麼尋常要臥便臥不可今日特地坐也索筆大書五字曰後事付守榮擲筆憨臥若熟睡然撼之已去矣門人塔全身於山中閱世八十坐五十二夏嗣法修顒住少林時富鄭公弼謁之値陞座以目顧視左右弼因之有省時圓照方奉詔住慧林弼以詩寄謝曰因見顒師悟入深喬緣傳得老師心東南謾說江山遠目對靈光與妙音

祥符蔭曰全機無間觸處皆通本與顒一回旋顧視間能使學者豁然悟入謂非全體是道而能然乎圓照法雲大雲門之道於東南譬光照映攝受廣大曾不數傳而宗祧中止以此知傳持正脉貫風綿亙不在乎道行之隆替也余嘗登靈巖拜慧林祖塔於披雲臺畔登圓照堂仰其當日風規不禁三太息焉退翁儲住靈巖日闢堂而名之曰圓照搆亭象山之半而題之曰落紅爲述富鄭公見投子顒得悟及作偈寄圓照一段昭示來玆千古道韻巖壑不磨後之君子甯無目對靈光與妙音者乎是將覿面遇之矣

庚辰三年

禪師黃龍下晦堂寶覺祖心寂

心以生長極南少以宏法棲息山林方太平時代欲觀光京師以餞餘年乃至京師駙馬都尉王詵晉卿盡禮迎之菴於國門之外久之南還再遊廬

山嘗有偈曰不住唐朝寺閑爲宋他僧生涯三事衲故舊一枝藤乞食隨緣去逢山任意登相逢莫相笑不是嶺南能可想公之標致也臘既高益移菴深入棧絕學者又將二十餘年以十一月十六日中夜而寂黃龍堅主後事茶毗鄰峯秉炬火不續堅乃顧悟新曰此老師有待於吾兄也新以喪拒堅固强之新乃執炬曰不是餘殃累及我彌天罪過不容誅而今兩腳捎空去不作牛兮定作驢以火炬打一圓相曰只向這裏雪屈擲炬應手而爇賜號寶覺

禪師惟清自太平補住黃龍

清字覺天自號靈源叟生洪州武甯陳氏方垂髫日誦書數千言有異比邱見之引手熟視驚曰菰蒲有此兒耶告其父母令出家年十七爲大僧初謁延恩法安願留就學安曰子他日洗光佛日照耀末運苦海法船也我尋常溝瀆耳黃龍心禪師是汝之師行矣無自滯清至黃龍泯泯與衆作息問答茫然不知端倪夜誓諸佛前曰倘有省發願盡形壽以法爲檀世世力弘大法初閱玄沙語眷而倚壁起經行步促遺履俯取之乃大悟以所悟告心心曰從緣入者永無退失然新得法空者多喜悅致散亂令就侍者房熟寐心鍾愛至忘其爲師議論商略如交友諸方號清侍者如趙州文遠南院守廓分世住舒州大平學者爭趨規矩不嚴而自肅江淮叢林號第一元符二年心春秋高江西轉運使王桓迎清歸黃龍欲以繼席清亦不辭而往

禪師慧懃由東山第一座出世太平

清赴黃龍舉懃於舒守補處太平時懃居東山第一座祖遂付法令往禮辭祖告之曰大凡應世路爲子陳其四端雖世俗常談在力行何如耳一勢不可使盡二福不可受盡三規矩不可行盡四好語不可說盡何故好語說盡人必易之規矩行盡人必煩之福若受盡緣必孤勢若使盡禍必至懃再拜服膺而退辭清清曰住持當以拄杖包笠懸挂方丈屋壁間去住如衲子之輕則善矣

徽宗名佶

徽宗辛巳建中靖國元年

禪師淨因惟岳等應詔就文德殿爲皇太后陞座

二月皇太后上昇五七日詔淨因惟岳智海智清等六禪長老於文德殿登座說法

禪師東京法雲佛國惟白續燈錄成

白靖江人法雲秀嗣住東京法雲後住天童續燈錄三十卷上進帝爲製序

黃龍清移疾居昭默堂

淸住黃龍未久卽移居昭默堂頹然宴坐一室人莫能親疎之然見者各得其歡心或得其片言隻句如獲拱璧嘗語洪覺範曰今之學者未脫生死病在什麼處在偷心未死耳然非其罪爲師者之罪也如漢高帝紿韓信而殺之信雖死其心果死乎今之宗師爲人多類此古之學者言下脫生死效在什麼處在偷心已死然非學者自能爾實爲師者鉗鎚妙密也如梁武帝御大殿見侯景不動聲氣而侯景汗下不敢仰視退謂人曰蕭公天威逼人吾不可以再見也景未嘗死而其心已枯竭無餘矣古之宗師爲人多類此今諸方所說非不美麗要之如趙昌畫花逼眞世傳爲寶非眞花也祥符蔭曰不涉世緣方成道業寶覺靈源住黃龍未幾俱移疾居晦堂昭默棲絕學者然學者得其片言隻句如獲拱璧嗚呼久默斯要此鍵椎之所以妙密也

壬午崇甯元年

禪師自覺應詔住東京淨因

覺靑州王氏子幼以儒業見知於司馬溫公然事高尙而無意功名一旦落髮從芙蓉遊履踐精密契悟超絕出世住大乘是年詔居淨因

禪師黃龍下寶峯雲菴眞淨克文寂

文退居雲菴十月十六日中夜沐浴更衣跏趺辭衆泊然而寂闍維五色成燄白光上騰烟所及皆成舍利道俗千餘人皆得之

徑山杲曰黃龍南下五祖只肯晦堂眞淨而已

癸未二年

禪師慧洪住臨川北禪

洪得眞淨之道辯博無礙顯謨朱世英請出世臨川之北禪先是寺有古應眞十六軸久亡其一洪至以詩嘲之未淹辰而應眞見夢所匿之家丐歸寺中因得之世以謂尊者畏其嘲而歸

甲申三年

禪師慧洪遊金陵居淸凉以事入制獄

洪退遊金陵漕使吳正仲請居淸凉未閱月爲狂僧誣以度牒冒名旁連訕謗事入制獄鍛鍊久之坐冒名著縫掖

芙蓉祖應詔住東京十方淨因禪院

祖應詔住淨因禪師齊璉首衆座下萬指時天下大興崇甯寺精擇傳法者承與經略使王序都轄運薛紹彭奏禮致璉開法崇甯

臨濟第十世五祖祖示寂

六月二十五日上堂辭衆曰趙州和尚有末後句你作麼生會試出來道看若會得去不妨自在快活如或未然這好事作麼說良久曰說即說了也秖是諸人不知要會麽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珍重時山門有土木之役躬往督之且曰汝等勉力吾不復來矣歸方丈淨髮澡身迄旦吉祥而化是夕山摧石隕四十里內巖谷震吼闍維設利如雨塔於東山之南

宗統編年卷之二十二

宗統編年卷之二十三

臨濟第十一世祖

諱克勤參五祖嗣法

徽宗乙酉崇甯四年

臨濟第十一世昭覺祖嗣宗統三十一年

祖住成都府崇甯萬壽禪寺

成都帥翰林郭知章請開法陞座一向目視雲霄壁立千仞則孤負諸聖一向拖泥涉水灰頭土面則埋沒自己如今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且實正

眼流通還委悉麼直饒高步毗盧頂不稟釋迦文婢視聲聞奴呼菩薩底來也須亡鋒結舌自餘故是出頭不得所以道三世諸佛只言自知歷代祖師全提不起一大藏教詮註不及明眼衲僧自救不了若據本分草料猶是節外生枝不涉化門一句作麼生道陣雲橫海上拔劍攪龍門

丙戌五年

禪師淸遠住舒州崇甯萬壽

遠得法後隱四面大中庵時天下一新崇甯萬壽寺舒守王渙之請開法未幾遷龍門道望頗振

丁亥大觀元年

芙蓉祖應詔住天甯　書法　書應詔不得已而應之也

冬詔祖自淨因移天甯差中使押入不許辭免

芙蓉祖表辭師號編管緇州

開封尹李孝壽奏祖道行卓冠叢林宜有以褒顯之即賜紫伽黎號定照禪師祖上表辭上令孝壽躬諭朝廷旌善之意而祖確然不回上怒收付有司有司知祖忠誠而適犯天威問曰長老枯悴有疾乎祖曰平日有疾今實無又曰言有疾即於法免罪譴祖曰豈敢僥倖稱疾而求脫罪譴乎吏太息於是受罰著縫掖編管緇州都城道俗見者流涕祖氣色閑暇至緇州僦屋而居學者益親

祥符蔭曰未時奉勅開堂賜衣錫號雖屬朝廷崇法旌善之意然沙門釋子離世間相以道爲尊若染世榮何名出世芙蓉祖躬矯其弊足爲法門一振淸風但大道無方初非一定隨機接引亦在乎人人境兩忘則又無可不可拘拘執礙反致自成過咎毫釐之間不可不辨也

宗杲遊歷諸方

杲生宣州奚氏年十三方從學鄉黌未半月棄去出家已如有宗門中事遍閱諸家語尤喜雲門睦州嘗疑五家宗派元初只是一個達摩因什有許多門庭然性俊逸不羈父母勉令參學歷明教太陽見元首座洞山微和尙盡得洞上宗旨又至眞如喆座下入慶藏主賢蓬頭之室往黃龍東林俱不合復謁心印珣珣秀鐵面高第與語大奇之欲

留會下而杲不樂因指令參寶峯準至寶峯機辯縱橫而準無可意嘗曰汝做得座主奴又一日語曰杲上座我這裏禪你一一理會得教你說亦說得只有一件事未在你還知麼杲曰未審是什麼事準曰你只欠囫地一下如何敵得生死杲曰正是某疑處杲職書記一日準見其指甲長顧之曰書記東司頭籌子想不是汝洗的杲遂求作圓頭九月後對衆曰我指甲稍長一截許湛堂先師便向十指爪上出見

雲巖新移黃龍

新自積翠領雲巖建經藏太史黃庭堅作記有以其親墓記鑱於碑陰者新恚罵曰陵侮不避禍若是語未卒雹雷擊碑析而中分之遷黃龍學者雲委

戊子二年

祖結庵於芙蓉湖

祖在緇州詔放自便庵於芙蓉湖中不下山不赴齋不發化主將本庵莊課一歲所得均作三百六十分日取一分用之更不隨人添減新到相見茶湯而已

禪師道甯住潭州開福

甯歙溪汪氏子參五祖頓徹法源潭帥席震請住開福禪子景從

己丑三年

禪師德洪復僧服

洪遊京師丞相張商英特奏復僧服改今名太尉郭天民奏賜椹服號寶覺圓明自稱寂音尊者

禪師圓照下東京法雲大通善本寂

本凡三住大刹玉立孤峻儼臨清衆如萬山環天柱讓其高寒王公貴人塡門問道寶坊地湧塗金縷碧未嘗以言銜物以色假人嘗示衆曰上士聽法以神中士聽法以心下士聽法以耳且道更有一人來將什麼聽乃卓拄杖曰高也著低也著落落圓音徧寥廓十方內外更無他不用無絃而自縛晚請於朝歸老西湖龍山杜門却掃士大夫想其高風願見而不可得十二月甲子屈三指謂左右曰止有三日已而果寂本臨衆三十年未嘗笑或問之本曰不莊嚴無以蒞衆所至見畫佛菩薩

行立之像不敢坐伊蒲塞饌以魚胾名者皆不食其眞誠敬事防心離過類如此平居作止直視不瞬及其陞堂說法則左右顧如象王旋同學者多因之悟入時以名與圓照同呼爲小本

庚寅四年

黃龍慧南詔謚普覺大師

辛卯政和元年

禪師慧懃應詔住東都智海

禪師德洪配海外

時張商英罷政事坐交張郭又左司陳瑩中撰尊堯錄當軸者嫉之謂洪頗助其筆削十月褫僧伽黎配海外

壬辰二年

祖住夾山禪師安民爲第一座

禪師紹隆來參領悟

隆和之含山人九歲辭親居佛慧院踰六年得度受具又五年謁長蘆信略沾法味有傳祖語至者隆讀之歎曰想酢生液雖未澆腸沃胃要且使人慶快第恨未聆謦欬耳遂由寶峯依湛堂客黃龍叩死心來謁祖一日入室祖問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舉拳曰還見麼隆曰見祖曰頭上安頭隆聞脫然契證祖叱曰見個甚麼隆曰竹密不妨流水過祖肯之俾掌藏教有問祖曰隆藏主柔易若此何能爲哉祖曰瞌睡虎耳

癸巳三年

禪師德洪赦歸

春赦歸冬復證獄於并州

禪師開福道甯寂

甲午四年

祖徙道林樞密郭子常奏賜紫衣師號

禪師德洪歸湘西明白庵

洪得還筠州往來九峯洞山野服蕭散以詩文自娛將自西安入衡湘依法屬以老復爲狂道士誣以爲張懷素黨下南昌獄治百餘日非是蓋謬以張天覺爲張懷素也會赦免歸湘西之南臺治所居榜曰明白庵自爲之銘有曰一庵收身以時臥

起語默不昧絲毫弗差蒙雜而著隨孚於嘉於是著疏經論發揮秘奧解易作僧寶傳三十卷林間錄二卷高僧傳十二卷智證傳十卷志林十卷冷齋夜話十卷天廚禁臠一卷石門文字禪三十卷語錄偈頌一編法華合論七卷楞嚴尊頂義十卷圓覺皆證義二卷金剛法源論一卷起信論解義二卷並行於世

閑擬居士許顗智證傳後序曰昔人有言切忌說破而此書挑剔示人無復遺意吁可怪也罷參禪伯以此書爲文字教禪而見誑新學後進以此書爲泄已解而見惛孔子作春秋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嗟哉猶未若此書有罪之者而無知之者也頃辛丑歲余在長沙與覺範相從彌年其人品問學道業知識皆超妙卓絕過人遠甚喜與賢士大夫大人遊橫口所言橫心所念風馳雲騰泉湧河決不足喻其快也以此屢縈禍讒略不介意視一死不足以驚懼之者守此以歿不少變節大抵高者忌其略已下者恥其不逮阽於死亡不足以償人意謗讟百出而覺範無纖毫之失奉戒清淨世無知者今此書復出於歿後竊度此意蓋慈心仁勇愍後生之無知邪說之害道犯昔人之所切忌而詳言之者也儻使我得罪於先達獲謗於後來而必欲使汝曹聞之於佛法中與救鴿飼虎等於世法中程嬰公孫杵臼貫高田光之用心也烏乎賢哉（顗保甯璣嗣）

祥符蔭曰寂音尊者豈是欲以語言名世然以罹身多難不得大行其志庵居著述以老識者雖爲一時惜不可不爲千古慶也圓悟祖稱其筆端具大辯才爲不可及信夫至智證傳世有罪之而無知之者當時已有明言之者矣

乙未五年

禪師慧懃退智海勅居蔣山

禪師雲庵下泐潭湛堂文準寂

準嗣雲庵文律身以約掃地煎茶皆躬爲之時宗杲在座下值其病問曰某向後當見何人準曰有個勘巴子我不識渠汝可見之當能辦子大事七

月二十日更衣說偈而化闍維設利晶圓光潔牙齒數珠不壞宗杲謁丞相張天覺求塔銘一言而契留下榻名其庵曰妙喜且言吾必助子見川勤諫議洪駒父序其錄名士李商老撰次逸事同門覺範洪述其行實其高道碩德可想見云

雲居牧曰出關走江淮閱三十年參一十八人善知識於中無出佛果佛眼死心靈源湛堂五大士而已蓋眞正宗師考其全才如此之難若佛果佛眼死心靈源之嗣固已光明於世獨湛堂開法日淺未有繼其高躅者然覽其遺編想其胸次信餘子未易企及也覺範稱進於眞淨之門所謂家名辯才氣宇遜羣者抑知言哉

禪師芙蓉支下西京天甯禧諱寂

諱蔡州宋氏子嗣芙蓉祖初住韶山次住天甯丹霞九月四日忽召主事令以楮囊分而爲四衆僧童行常住津送各一既而復曰丹霞有個公案從來推倒扶起今朝普示諸人且道是個甚底顧視左右曰會麼曰不會諱曰偉哉大丈夫不會末後句遂就寢右脇而化

考定 幻寄指月錄誤以諱此一段安淨因覺下今依續傳燈考正

禪師黃龍死心悟新寂

新晚屬疾退居晦堂訃聞諸方衲子爲之嗚咽流涕

丙申六年

丁酉七年

芙蓉庵賜額華嚴禪寺

禪師士珪出世和州天甯

珪嗣龍門遠

禪師應端住百丈

端謁眞淨文機不契至雲居會靈源分座爲衆激昂端扣其旨然以妙入諸經自負源痛劄之端乃援馬祖百丈機語及華嚴宗旨爲表源笑曰馬祖百丈固錯矣而華嚴宗旨與個事喜沒交涉端憤然欲他往因請辭及揭簾忽大悟汗流浹背源見乃曰是子識好惡矣馬祖百丈文殊普賢幾被汝帶累由此譽望四馳士大夫爭挽出世皆不就太

史張司成以百丈堅請不得已始應之嗣靈源清
禪師黃龍昭默堂靈源惟清寂
禪師五祖支下舒州太平佛鑑慧懃寂
律師錢塘靈芝寺元照寂
照字湛然精台教究羣宗以律爲本南山一宗蔚
然大振嘗曰化當世莫若說法垂將來莫若著書
撰述甚富趺坐而化
戊戌重和元年
禪師清遠奉勅住和州褒禪樞密鄧洵奏賜師號紫
衣
曹洞第八世芙蓉祖示寂
祖示門風偈其一曰妙唱非干舌其二曰死蛇驚
出草其三曰解針枯木吟其四曰鐵鋸舞三臺其
五曰古今無間各系以偈五月十四日無疾而寂
祖初以投子所付太陽皮履直裰付洞山道微微
退洞山還浙東歿於雙林祖取以還鹿門山付嗣
法法燈建閣藏之曰藏衣
存考　芙蓉法嗣二十六人　發明 法嗣不書近因洞上世次

疑案故書芙蓉丹霞長蘆以存考
丹霞淳　香山法成　大智齊璉　淨因自覺
資聖南　白水修已　石門元易　洞山道微
韶州禧誧　龍門南　鹿門法燈　寶峰惟照
普賢善秀　招提寶　大洪恭　大智
靈巖慶　合川鑑　少林江　景山居
慧日南　齊州普照　西京尼道深　太傳高世則
朝請崔居士　提刑楊居士
共二十六人十三人有錄行世
曹洞第九世祖
諱子湻劍州賈氏子弱冠爲僧徹證芙蓉之室
嗣法
曹洞第九世丹霞祖嗣宗統
上堂曰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
肇法師恁麼道祇解指蹤話跡且不能拈示於人
丹霞今日劈開宇宙打破形山爲諸人拈出具眼
者辨取以拄杖卓一下曰還見麼鷺鷥立雪非同
色明月蘆花不似他
禪師清了至丹霞契悟
了左綿雍氏子襁褓入寺見佛喜動眉睫咸異之
年十八得度出蜀至漢沔叩丹霞之室祖問如何
是空劫已前自己了擬對祖曰你閙在且去一日

登鉢盂峯豁然契悟徑歸侍立祖掌之日將謂你知有了欣然拜之

丹霞祖住大洪禪師正覺爲第一座

覺隰州李氏子幼有道韻出家具戒謁香山成一見器重聞僧誦蓮經豁然有省令造丹霞祖問如何是空劫以前自已覺曰井底蝦蟆吞却月三更不借夜明簾祖曰未在更道覺擬議祖打一拂子曰又道不借覺言下釋然祖住大洪覺掌牋記遂命首衆

己亥宣和元年

詔改僧爲德士佛稱大覺金仙法師道永抗疏不聽

發明 書詔見詔之謬妄也永不書貶不予其貶也

禪師住常德府文殊院心道聞詔上堂曰祖意西來事今朝特地新昔爲比邱相今作老君形鶴氅披銀褐頭包焦葉巾林泉無事客兩度受君恩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且道即今是甚麼時節毗盧遮那頂戴寶冠爲顯眞中有俗文殊老叟身披鶴氅且要俯順時宜一人既爾衆人亦然大家成立叢林喜得羣仙聚會共酌迷仙酒同唱步虛詞或看靈寶度人經或說長生不死藥琴彈月下指端發太古之音碁布軒前妙著出神機之外進一步便到大羅天上退一步却入九幽城中祇如不進不退一句又作麼生道直饒羽化三清路終是輪迴一幻身

祖奉詔移蔣山禪師法泰居第一座景元祖覺等來參學者無地以容

禪師淸了抵長蘆繼其席

了遊五臺之京師浮汴直抵長蘆謁祖照一語投契命爲侍者踰年分座未幾稱疾退閑命了繼席學者如歸

曹洞第九世鄧州丹霞祖示寂

五位敘曰黑白未分難爲彼此玄黃之後方見自他於是借黑權正假白示偏正不坐正夜半虛明偏不坐偏天曉陰晦全體即用枯木花開全用即眞芳叢不豔摧殘彙帶及盡玄微玉鳳金鸞分疎不下是故威音那畔休話如何曲爲今時由人施

設塔全身於大洪之南

存考　丹霞法嗣九人

長蘆淸了　天童正覺　大洪慶預　治平湡
武當佛巖　大乘昇　隨州修山　太陽瀟
歸宗明共九人
四人有錄行世

存考　近有洞上知識新出祖燈大統。查有鹿門覺親見芙蓉楷機緣。遂刪去丹霞而下至長翁淨五世。以鹿門覺直接芙蓉。此蓋誤以淨因覺爲鹿門覺。又誤以鹿門藏衣之故。而遂謂鹿門覺爲親見芙蓉也。淨因覺出青州王氏。幼以儒業受知司馬溫公。從芙蓉遊。嗣其法。崇甯初。詔住東京淨因。實在芙蓉之先。鹿門覺參天童淨。青州辨參鹿門覺。皆機語歷歷載在燈錄。豈可臆改。況丹霞長蘆天童雪竇以及長翁淨五世相承。井然可按。其間相去五十三年。豈可截鶴續鳧。因一時一語之差互而刪去。作史者所以貴闕疑。而世次有無。寧得混同筆削之例也。

曹洞第十世祖

諱淸了嗣法丹霞

庚子二年

曹洞第十世長蘆祖嗣宗統三十四年

詔復德士爲僧

詔僧復披剃。祖在蔣山陞座曰。先佛有頂顙一機。如擊石火似閃電光。祖師有末後一句。吞栗棘蓬。透金剛圈。可以敵聖驚羣。可以轉凡成聖云云

文殊心道禪師上堂曰。不掛田衣著羽衣。老君形相頗相宜。一年半內閑思想。大底興衰各有時。我佛如來預識法之有難。教中明載。無不委知。較量年代。正在於茲。魔得其便。惑亂正宗。僧改俗形。更名字。妄生邪解。刪削經文。鐃鈸停音。鉢盂添足。多般矯詐。欺罔聖君。賴我皇帝陛下。聖德聰明。不忘付囑。不廢其教。特賜宸章。頒行天下。仍許僧尼。重新披削。實謂寒灰再燄。枯木重榮。不離俗形而作僧形。不出魔界而入佛界。重鳴法鼓。再整頹綱。迷仙酒變爲甘露瓊漿。步虛詞翻作還鄉曲子。放下銀木簡。拈起尼師壇。昨朝稽首擎拳。今日和南不審。祇改舊時相。不改舊時人。敢問大衆。舊時人是一個。是兩個。良久曰。秋風也解嫌狼籍。吹盡當年道教灰

禪師正覺至長蘆居第一座

祖初住長蘆時。覺在圓通。祖遣僧邀至。大衆鳴鐘出迎。見其衣屩穿弊。且易之。祖俾侍者易以新履。覺却曰。吾爲鞋來耶。衆聞心服。懇求說法。居第一

座

禪師懷深應詔住相國慧林院

深壽春夏氏嗣長蘆信

禪師惟照詔補圓通

照幼超邁一日授書至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遽曰凡聖本一體以習故差別我知之矣即趨成都削染師淸泰令聽起信輒歸臥泰詰之曰旣稱正信大乘豈言說所能了乃謁芙蓉祖於大洪一夜坐閣道適風雪震薄聞警盜者傳呼過之有省大觀中芙蓉嬰難照自三吳欲趨沂水僕夫迷道因擧杖擊之忽大悟歎曰是地非鰲山也耶至沂祖望而喜曰紹隆吾宗必子數輩矣因留躬耕湖上累年出住招提遷甘露三祖是年詔補圓通

禪師五祖支下舒州龍門佛眼淸遠寂

書雲前一日飯食訖趺坐謂其徒曰諸方老宿臨終必留偈辭世世可辭乎且將安往乃合掌怡然趨寂塔於龍門

祥符蔭曰五祖門下三佛師資兄弟激揚鏗鏘極法苑古今之盛近日唯三峯門下聖恩靈巖靈隱一時三點成∴金玉壎篪聲振吳越庶幾似之噫難矣

辛丑三年

祖赴禪講千僧齋禪師淨因繼成喝退華嚴義虎

太尉陳良弼設千僧齋延祖及法眞慈受二大禪師幷十大法師禪講千僧帝私幸觀之太師魯國公亦與焉有善華嚴者乃賢首宗之義虎也對衆問諸禪曰吾佛設教自小乘至於圓頓掃除空有獨證眞常然後萬德莊嚴方名爲佛嘗聞禪宗一喝能轉凡成聖則與諸經論似相違背今一喝若能入吾宗五教是爲正說若不能入是爲邪說諸禪視成成曰如法師所問不足三大禪師之酬淨因小長老可以使法師無惑也成召善善應諾成曰法師所謂愚法小乘教者乃有義也大乘始教者乃空義也大乘終教者乃不有不空義也大乘頓教者乃卽有卽空義也一乘圓教者乃不有而有不空而空或作空而不有有而不空義也如我

一喝非唯能入五教至於工巧技藝諸子百家悉皆能入成震聲喝一喝問善曰聞麼曰聞成曰汝旣聞此一喝是有能入小乘教須臾又問善曰聞麼曰不聞成曰汝旣不聞適來一喝是無能入始教遂顧善曰我初一喝汝旣道有喝久聲銷汝復道無道無則元初實有道有則而今實無不有不無能入終教我有一喝之時有非是有因無故有無一喝之時無非是無因有故無卽有卽無能入頓教須知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不及情解俱忘道有之時纖塵不立道無之時橫徧虛空卽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入此一喝是故能入圓教善乃起再拜成復謂曰非唯一喝爲然乃至一語一默一動一靜從古至今十方虛空萬象森羅六趣四生三世諸佛一切聖賢八萬四千法門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契理契機與天地萬物一體謂之法身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四時八節陰陽一致謂之法性是故華嚴經云法性徧在一切處有相無相一聲一色全在一塵中含四義事理無邊周徧無餘參而不雜混而不一於此一喝中皆悉具足猶是建化門庭隨機方便謂之小歇場未至寶所殊不知吾祖師門下以心傳心以法印法不立文字見性成佛有千聖不傳底向上一路在善又問曰如何是向上一路成曰汝且向下會取善曰如何是寶所成曰非汝境界善曰望禪師慈悲成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善膠口而退聞者靡不歎仰皇帝顧謂近臣曰禪宗玄妙深極如此淨因才辯亦罕有也近臣奏曰此宗師之緒餘也

禪師德止錫號眞際居圓通

止金棠徐閎中之季子也雙瞳紺碧神光射人强記過人學文有奇語弱冠夢異僧授四句偈持念不忘隨父漕西洛一夕忽大悟力求出家父弗許欲官之止曰某方將脫世網出三界豈復剌頭名利中耶遂祝髮受具印記於寶峯照名振京師賜號眞際俾居圓通

壬寅四年

癸卯五年

祖移金山禪師道元來參

元字徹菴謁大別道看廓然無聖語忽笑曰達摩元來在這裏道舉之參佛鑑佛眼俱蒙賞識依祖於金山以所見告祖未之許後祖以拳擊之元撫掌大笑而徹

禪師黃龍下東京天甯長靈守卓寂

卓嗣黃龍淸閣維日上遣中使賜香持金盤求設利爇香罷盤中鏗然視之五色者數顆大如豆使者持還上見大悅

甲辰六年

祖奉勅住東京天甯爲國開堂曇玩侍行禪師宗杲中仁等領悟

玩徧參叢席值朝廷改僧爲德士與同志數人入頭陀巖食松自處久之祖至巖頭令去鬌髮及祖住天甯與玩偕行命掌香水海未幾舉枹擊鼓頓明大法凡有問皆對曰莫理會故流輩咸以莫理會稱之杲先至候祖入院晨夕參請祖舉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令下語杲參及一年凡下四十九轉語皆不契一日祖赴一達官宅陞座舉此公案曰若有問天甯只向道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涼杲聞舉豁然祖察其雖得前後際斷動相不生爲却反在淨躶躶處語之曰未也子雖有得矣而大法未明但可惜死了不能得活不疑言句是爲大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因令居擇木寮作不釐務侍者因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詰杲杲纔開口祖便曰不是不是如此者半載一日問曰見說和尚當時在五祖亦曾問此話不知五祖如何答祖默不應杲懇曰和尚當時不可獨自問須對大衆前今說何妨祖遂曰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五祖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忽遇樹倒藤枯時如何五祖云相隨來也杲當下大悟祖遂舉古今誵訛徵詰之杲了無滯礙祖拊掌稱善自是縱橫踔厲莫敢嬰其鋒未幾遂命首衆仁初窮經論於宗門未之信謁祖一見服膺奮然造前祖曰依經解義三

世佛寃離經一字卽同魔說速道速道仁擬對祖甥口掌之因墮一齒卽大悟東湖居士徐俯掛鉢擇木寮善見居士李彌遠等俱入室參叩

祥符蔭曰師資之間間不容髮古人眼明心公造就來學如春風秋露時節因緣自然成熟不可强也浮山遠未識白雲之面決其能了演祖大事令往依之湛堂準未見勤祖亦決其能辦杲之大事囑以必當往見演祖與杲卒如其言而毫髮無爽夫演祖與杲當時在浮山湛堂座下器局爲何等二公豈不能攘而收之衣鉢下然二公不以一已門庭之私自欺欺人惟演祖與杲亦決不肯輕易自欺受人欺故能後來徹證造極而成光輝盛大之業演祖於浮山則灣然禮辭杲於湛堂歿後盡心喪襄後事俱克踐其言所以事之者亦至嗚呼賢矣

禪師泐潭下天童普交寂

交幼頴悟往南屏習台教因爲檀越修懺有問曰公之所懺爲自懺耶爲他懺耶若自懺罪性何來若懺他他罪非汝烏能懺之交不能對易服造泐潭乾足纔踵門乾卽呵之交擬問乾卽曳杖逐之一日忽呼交至曰我有古人公案要與你商量交擬開口乾遂喝交豁然領悟於是名聞四馳學者宗仰掩關天童却掃者八年郡守請開法恐其遁預遣吏候於道不得辭上堂曰咄哉黃面老佛法付王臣林下無情客官差逼殺人三月二十日沐浴陞堂說偈而寂

乙巳七年

禪師紹隆歸省父母住開聖

禪師泐潭下二靈庵主知和寂

和玉峯張氏子兒時嘗習坐垂堂堂傾父母意其必死和瞑目自若因使出家謁泐潭乾乾問作甚麼和擬對乾便打復喝曰你喚甚麼作禪和驀頷旨隱雪竇之中峯棲雲逾二十年嘗有偈曰竹筧二三升野水松窗五七片閑雲道人活計只如此留與人間作見聞和初與天童交盟曰他日吾二人宜踞孤峯絕頂目視霄漢作世外之人不可作

今時藉名官府屈節下氣於人者交後爽盟住天
童和絕不與接見住二靈居無長物唯二虎侍其
側一日忽感於人以偈遣之四月十二日趺坐而
逝異跡甚著

欽宗

欽宗丙午靖康元年

禪師正覺由長蘆第一座出住泗州普照

慧林深還吳住靈巖

深力請還山優詔不允命大丞相固留之不可拂
袖出都遍遊江浙所至衆擁歡迎如一佛出世主
靈巖化大行蔣山虛二禪席以請吳人遮道不放
行乃留靈巖慰其意

高宗

高宗丁未靖康二 五月建炎元年

祖遷金山改住雲居杲居第一座

十一月初六日在鎮江浮玉山受劄召赴行朝十
七日朝見奏對賜號圓悟奉勅住南康軍雲居眞
如禪院舉杲首座立僧舉端裕為衆入室

曇華來參

華蘄州黃梅江氏子年十七出家於邑之東禪首
謁隨州水南遂染指法味徧歷江湖所至激揚無
不投契上雲居參禮祖一見拊勞痛與提策服勤
趨走惟恐後

禪師紹隆結廬銅峯郡守李光延居宣州彰教

禪師宗珏首衆長蘆

足庵智鑑時在座下珏居第一座即器之

禪師智訥住靈隱

訥秀州夏氏十四得度練習戒行已如大僧歎曰
修無上道而求之文句中是刻舟也謁長蘆信禪
法中高第淮人敬愛之延住眞州天甯鼎新法席
幾至萬礎住靈隱獻皇后臨幸詔陞座說法賜號
妙空大師

戊申二年

禪師芙蓉支下洪州寶峯闡提惟照寂

照復居泐潭正月七日寂闍維得設利如珠玥舌
齒不壞

禪師眞淨下筠州淸涼寂音覺範德洪寂

洪才稟天然與士大夫游議論衮衮至必奪席黃山谷贈之詩有曰不肯低頭拾卿相又能落筆生雲烟恨東坡不及見之張無盡稱爲天下英物聖宋異人然工呵古人而拙於用已不能全身遠害嘗自謂識不知微道不勝習夏五月寂於同安門人建塔鳳棲山閱世五十有八

長蘆祖退席禪師正覺補住長蘆

覺至雲居祖有請長蘆覺禪師上堂法語

祖歸昭覺

宗杲辭居古雲門道元首衆晤堂慧遠入蜀叅祖曇華往謁彰教

祖入蜀指華見彰教

己酉三年

禪師紹隆從虎邱曇華從

隆從虎邱華爲之先馳未半載通徹大法頓明祖爲人處機用越格道聲藹然洽於叢林

庚戌四年

長蘆了祖遊四明主補陀入台州住天封綱目作甲子誤

祖既退長蘆東遊四明主補陀旋移台之天封相國李綱寄之詩曰煩師飛錫過天台爲問了公何事了又侍郎李彌遜投謁詩曰紅塵白髮不相投來就閑房借板頭未幾入閩住雪峯

長蘆覺住天童

禪師大溈下和州光孝慧蘭火化

蘭嗣大溈喆嘗以觸衣書七佛名叢林稱爲蘭布褫建炎末賊犯淮執蘭見酋長長曰聞我名否蘭曰我所聞者唯大宋天子之名長恚令左右以鎚擊之鎚至輒斷還長驚異延麾下敬事之經旬蘭索薪自焚無敢供者親拾薪成龕怡然端坐烟燄一起流光四騰賊跪伏多灼膚者火絕得五色舍利併燼骨北歸所執僧尼悉聽自便和人至今詠之

禪師宗杲入閩

杲避亂走湖南轉江右間關入閩築庵長樂洋嶼從之者彌光道顏等五十三人未五十日得法者

十三人後皆角立前此未之有也給事江少明請住小谿雲門庵

妙喜杲竹庵珪集禪林寶訓
杲因亂隱古雲門邂逅珪同避地襄陽共集訓五十篇後東吳淨善續集成寶訓

辛亥紹興元年

壬子二年

禪師長蘆下蘇州靈巖慈受懷深寂
深住靈巖三年得包山廢院一新之嘗有偈示學人曰醍醐與毒藥萬味同一口美惡盡消融是故名慈受
深住靈巖時登振雲臺有懷藥山十詠嗣法郎菴冲正勒石跋曰道無古今而人有古今人無古今而時有古今道苟同矣雖歷世千百如同乎其時如見乎其人不爾雖同堂邈乎千里遙也禮陽遺韻昭煥異代可謂無間然矣噫以古驗今以今視昔安知異時不有懷吾慈受如慈受之懷藥山者乎退翁儲和尚住此山歲甲午建二閣於法堂之左右右曰慈受蓋取毒來慈受之義也已而濬閣前洗硯池得石碣磨洗讀之乃深懷古十詠也慈受二字閣名先兆衆異之儲曰了菴欲公至正間住此山集中有跋深禪師偈語云深公既退此席逸老包山聞靈巖禪堂落成有我亦老來思舊隱異時還借被頭眠之句今禪堂上梁方四日此碣出深師所以靈禪堂之成也遂用其韻成十頌適中峰徹至各再和諸方門弟子咸有和章

禪師雲華住處州妙嚴
華禮辭虎邱分座於處州連雲處守以妙嚴請出世

靈隱訥住吳靈巖
咸安王韓世忠表請平江靈巖為功德院薦先福請訥主之寺據絕頂而飲不給訥伐石鑿井出泉今號佛海泉

癸丑三年

禪師士珪奉詔開山鴈蕩能仁
珪紹興間奉詔開山鴈蕩能仁時眞歇了祖聞珪至恐緣法未熟特過江迎歸方丈大展九拜以誘溫人由是翕然歸敬未到院有徒懼行規法深夜放火鞠為瓦礫之墟珪就樹縛屋陞座曰愛閑不打鼓山鼓投老來看鴈蕩山傑閣危樓渾不見溪邊茅屋兩三間聽法檀那弁力營建遂成寶坊

甲寅四年

禪師太平下何山守珣寂
珣造太平參佛鑑懃隨衆參請邈無所入乃封其

衆曰此生若不徹去誓不展此蒲坐宵立如喪考妣踰七七日忽懃上堂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珣聞頓悟懃曰可惜一顆明珠被這風顚漢拾得囑令護持是夕厲聲謂衆曰這回珣上座穩睡去也圓悟祖聞之令人召至因與遊山偶到一水潭遽推珣入潭忽問曰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珣曰潭深魚聚祖曰見後如何珣曰樹高招風祖曰見與未見時如何珣曰伸脚在縮脚裏祖大稱之懃移蔣山命分座說法出住禾山後徙何山及天甯解制日退席謂雙槐居士鄭績曰十月八日是佛鑑忌則吾時至矣迄還漳南越三日雞鳴端坐如平時侍者請遺偈珣曰不曾作得言訖而逝

長蘆了祖應詔主育王

乙卯五年

禪師五祖支下嘉州九頂山清素寂

四月二十四日書偈遺衆而寂

禪師五祖支下大隨南堂元靜寂

秋七月山中大雨雪有異象別衆遺誡而寂荼毗異香徧野設利五色

臨濟第十一世成都昭覺寺圓悟眞覺祖示寂

八月己酉示微恙命首座道元補住昭覺趺坐書偈投筆而寂荼毗舌齒不壞設利五色無數塔於昭覺日寂照謚眞覺禪師

祥符蔭曰祖說法如雲雨璞玉渾金奏希聲於天闕來學皆龍象鞭雷策電展逸足於天衢觀白雲之接演祖五祖之於祖祖之於虎邱妙喜諸公獅子教兒與老牛舐犢相去夫何如哉祖示隆知藏杲書記法語尤爲獅乳醍醐沾其味者決不作盲驢跛牛見解也

臨濟第十二世祖

諱紹隆

臨濟第十二世平江虎邱祖嗣宗統二年

上堂曰凡有展拓盡落今時不展不拓墮坑落塹直饒風吹不入水灑不著檢點將來自救不了豈不見道直似寒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斷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拈拄杖畫一畫

曰。劃斷古人多年葛藤。點頭石不覺拊掌大笑。且道笑個什麼。腦後見腮。莫與往來

長蘆了祖徙溫州龍翔。復移徑山

丙辰六年

臨濟第十二世虎邱祖示寂

五月八日乙亥示微疾而寂。塔全身於寺之西南隅

歷年表曰。自開寶七年甲戌至紹興六年丙辰。凡一百六十四年。二株嫩桂久蔭垂昌。五葉芳華方秋凝實。首山汾州嚴冷以全滹沱之令。梁山太陽孤峻而清洞水之源。石霜手段出諸方而不事事。全心事之者有兒孫徧地之楊岐。投子異苗翻秀界以再來。脚下承之者有面帶烟霞之定照。芙蓉楷錫號定照　五祖起白雲之家聲。三佛極東山之法喜。丹霞拈空劫以前自己。長蘆轉去來不滯位功。睡虎風生。葛藤劃斷。其間永明淨土。延法眼清涼之脉。雪竇靈巖。振雲門匡眞之緒。螺溪中興台教。而實雲繼之。靈芝復振律門。而南山永隆。開堂結制。著叢席之宏規。錫號賜衣。隆王臣之外護。楊李蘇黃皆餐法味。江淮濂洛盡仰禪風。宗門於焉極盛。法苑實以垂秋。此北宋之昌期。迄南渡之晚葉。時爲升降。法有醇漓者也

宗統編年卷之二十三

宗統編年卷之二十四

臨濟第十三世祖

諱曇華。字應菴。嗣虎邱

高宗丁巳紹興七年

臨濟第十三世歸宗祖嗣宗統二十六年

祖住衢州明果。禪師感傑來參

住明果上堂曰。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眼見如盲。口說如瘂。蘇州人默常州人打野大宋國裏只有兩個僧。川僧浙僧。其他盡是子。淮南子。江西子。廣南子。福建子。豈不見道。父慈子孝道

在其中矣傑福州鄭氏子其母夢廬山老僧入舍
而生自幼穎異過人及壯剃髮進具遍參知識遂
謁祖孤硬難入屢遭呵遣

禪師袁覺住眉州象耳
覺嗣昭覺祖嘗語客曰東坡云我持此石歸袖中
有東海山谷云惠崇烟雨蘆鴈坐我瀟湘洞庭欲
喚扁舟歸去傍人謂是丹青此禪髓也又曰我藏
禪牀竪拂時釋迦老子孔夫子都齊立在下風

禪師宗杲住徑山能仁
丞相張浚在蜀時圓悟祖爲言杲眞得法髓及造
朝遂以臨安徑山延之七月二十一日入院法席
之盛冠於東南學者百舍重研赴惟恐後至無所
容乃建千僧閣居之衆二萬指

戊午八年

己未九年
祖住薦福

庚申十年
咸傑辭祖省覲
一日祖問如何是正法眼傑遽答曰破沙盆祖頷
之未幾辭回省親祖送以偈曰大徹投機句當陽
廓頂門相從今四載徵詰洞無痕雖未付鉢袋氣
宇呑乾坤却把正法眼喚作破沙盆此行將省覲
切忌便埰根吾有末後句待歸要汝遵

辛酉十一年
徑山宗杲遷衡州
杲住徑山侍郎張九成少卿馮楫等一時名士大
夫俱問道座下有神臂弓之語當軸秦檜惡之遂
捃拾毀衣遷衡州安置

壬戌十二年

癸亥十三年
祖住林東

甲子十四年
長蘆了祖應詔開法臯亭崇先
皇太后韋氏壬戌八月歸自金居慈寧宮詔了祖
開山臯亭崇先太后垂簾聽法

乙丑十五年

禪師道行住衢州烏巨
行參龍門遠悟旨
禪師芙蓉支下成都大智齊璉寂
璉晚居大智林樾岑蔚可以佚老德臘益高倦於應接忽語主事僧爲我置一籃輿吾將有所適遲明趺坐涉筆書偈泊然而寂火浴設利五色百餘粒
禪師保甯下育王淨曇寂
曇嗣保甯璣一日上堂曰本是深山臥白雲偶然來此寄閒身莫來問我禪兼道我是喫飯屙屎人夏辭衆書偈收足而化設利如霰
丙寅十六年
禪師龍門下溫州龍翔竹庵士珪寂
珪次補江心七月十八日召法屬宗範付後事沐浴聲鐘集衆就座泊然而逝茶毗日送者均獲設利塔於鼓山
丁卯十七年
法師道永寂

◎枯坐或字倒歟

戊辰十八年
禪師端裕住育王
裕自得旨昭覺徧住大剎詔住徑山賜號佛海又移育王
己巳十九年
禪師法順住婺州廣教
順依龍門遠透明大法初住白楊後遷廣教示衆曰染緣易就道業難成不了目前萬緣差別祇見境風浩浩凋殘功德之林心火炎炎燒盡菩提之樹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爲衆一似爲己彼此事辦不見他非我是自然上敬下恭佛法時時見前煩惱塵塵解脫順律身淸苦寂後火浴設利無算目睛齒舌數珠不壞
禪師龍門下黃龍牧庵法忠寂
忠幼習台教至龍門諷佛眼遠因觀水磨旋轉發明心要後至廬山枯坐樹中絕食宣和間湘潭大旱禱而不應忠躍入龍潭呼曰業畜當雨一尺雨隨至居南嶽每跨虎出遊儒釋望塵而拜十一月

望示寂塔於香原洞

祥符蔭曰普庵肅頗著神異乃發源於忠嘗有問忠如何是佛忠曰莫向外邊覓如何是心曰莫向外邊尋如何是道曰莫向外邊討如何是禪曰莫向外邊傳畢竟如何曰靜處薩婆訶定力冥證性眞顯發有自來矣

庚午二十年

宗杲徙梅州

杲遷衡凡十年又徙梅州梅瘴癘寂寞之地衲子畏禍從之雖死不悔

辛未二十一年

佛滅後二千一百年

壬申二十二年

癸酉二十三年

曹洞第十世長蘆悟空祖示寂

祖九坐道場四膺丹詔高宗宸翰贈答有云草深烟景重林茂夕陽微不雨花猶落無風絮自飛二月朔忽呼首座曰吾行矣跏趺俄頃而逝禪師月明杲同嗣丹霞方作務聞之亦呵呵倚樹而寂諡悟空塔桐華塢

存考　長蘆法嗣一十三人

天童宗珏　長蘆妙覺　鵝山義初
保甯興嚳　北山法通　壽山德初
龍翔道暉　上藍祖卿　能仁崇壽
幽巖子詠　長蘆慧悟　神光道新
雪竇鑑
五人見錄　八人無錄

曹洞第十一世祖

諱宗珏久依長蘆嗣法

甲戌二十四年

曹洞第十一世天童祖嗣宗統十四年

上堂曰劫前運步世外橫身妙契不可以意到眞證不可以言傳直得虛靜斂氣白雲向寒巖而斷靈光破暗明月隨夜船而來正恁麼時作麼生履踐偏正不曾離本位縱橫那涉語因緣

祖住歸宗

上堂曰參禪人切忌錯用心悟明見性是錯用心看經講教是錯用心行住坐臥是錯用心喫粥喫飯是錯用心屙屎撒尿是錯用心一動一靜一往

一來是錯用心更有一處錯用心歸宗不敢與諸人說破何故一字入公門九牛車不出時杲在梅陽見祖歸宗垂示語極口稱歎以偈寄曰坐斷金輪第一峯千妖百怪盡潛蹤年來又得眞消息報道楊岐正脉通先是晦堂遠庵衢州定業有傳其語至者杲駁曰老師暮年有此如是耶因寓書通誠幷寄贈圓悟祖所付法衣

祥符蔭曰退翁儲和尚行三峯之道於天台能仁時雪竇雲和尚在景星以天童悟和尚所服伽黎致之儲復書引妙喜歸宗話噫虎衷雅韻藹然可想古道照人可稱法門盛德事也

乙亥二十五年

禪師曉瑩集羅湖野錄嗣大慧杲

宗杲詔自便

丙子二十六年

禪師道顏住圓通

顏號卍菴久參圓悟祖有省洎祖還蜀囑令依杲仍以書致曰顏川彩繪已畢但欠點睛耳他日未可量也杲居雲門及洋嶼顏皆在焉朝夕質疑方大悟丙子杲過九江守請住圓通三辭不獲因舉顏補其處

宗杲復僧服詔住育王

詔杲住阿育王山十一月杲至明州開堂說法裹糧問道者萬二千指百廢具舉冠於今昔

丁丑二十七年

禪師丹霞支下天童宏智正覺寂

覺住天童創闢一新九月辭衆十月八日沐浴更衣端坐作書遺育王杲請主後事書偈擲筆而逝

禪師長蘆下平江靈巖佛海智訥寂

訥前後凡五住靈巖更二十餘年尙書孫覿題其丈室曰五至堂每見訥所爲輒歎曰才智不下澄觀也異跡炳著覿銘其塔

禪師靈隱下徑山藏叟善珍寂

珍謁妙峯善於靈隱入室悟旨出世光孝遷承天雪峯詔移育王徑山

戊寅二十八年

祖自蔣山徙天童

育王宗杲詔復移徑山

杲再住徑山道俗歆慕如見其所親普安郡王時在建邸遣使入山請法親書妙喜庵及製真讚賜之

己卯二十九年　　庚辰三十年

辛巳三十一年

杲退居明月堂

禪師印肅住南泉

肅號普庵宜春余氏子嗣牧庵忠因閱華嚴合論至達本情忘知心體合豁然遍體汗流曰我今親契華嚴法界矣自此弘誓開化人天

居士龍舒王日休述淨土文

日休字虛中爲國學進士端靜簡潔博通羣書訓傳六經諸子數十萬言一旦捐之曰是皆業習非究竟法吾其爲西方之歸自是一意念佛年六十蔬茹布衣重趼千里以是教人風雨寒暑弗皇恤閑居日課千拜夜分乃寢面目奕奕有光見者知爲有道之士紹興辛巳述淨土文十卷刊行於世刊時舍利流於板

壬午三十二年

孝宗

孝宗癸未隆興元年

臨濟第十三世歸宗祖示寂

祖住天童遠近奔湊時宗杲住徑山叔姪相望往來憧憧必至二大士之門六月十三日臨終或以辭世偈爲請祖曰吾嘗笑諸方所爲而自爲之耶區處院事纖毫不遺奄然趺坐而化祖於普說小參問答勘辨之間皆從容暇豫曲盡善巧而室中機辯操縱殺活尤號明妙飽參宿學一近椎拂亦汗下心死嘗領徒典剎者俱晦匿名迹以待寓巾鉢爲幸至於行業高潔每當住持雖料理建置小物細故動爲無窮計而纖毫不可意即飄然徑去莫能回奪嘗自言衲僧家著草鞋住院何至如蚖蛇戀窟勉勵徒衆不許放逸事事必身率之其將示寂也猶掛牌入室至夜分他日多類此塔全身

於天童

臨濟第十四世祖

諱咸傑福州鄭氏子嗣歸宗華祖法

臨濟第十四世常州華藏祖嗣宗統三十二年

徑山宗杲詔號大慧禪師

禪師昭覺支下徑山明月堂大慧普覺宗杲寂杲以老退居明月堂詔以明月堂爲妙喜庵八月十日親書遺奏封畢侍僧請留偈杲勵聲曰無偈便死不得也索筆大書曰生也只恁麼死也只恁麼有偈與無偈是什麼熱大投筆而逝上聞歎惜諡普覺塔於本山日寶光

晉陵尤焴嘗題大慧語錄曰大慧說法縱橫踔厲如孫吳之用兵而廣闊宏深不可涯涘如大海水魚龍飲者莫不取足今舉平昔聞見二則朱文公少年不樂讀時文因聽一尊宿說禪直指本心遂悟昭昭靈靈一著十八歲時從劉屏山屏山意其必留心舉業暨搜其篋只大慧語錄一帙爾次年登科故公平生深知禪學骨髓透脫關鍵此上根利器於此取足者也焴蚤得於潘子善丈云爾因取語錄讀之至老不放釋手往在春陵永嘉徐棣卿瑄亦貶是邦未幾忽遷象臺憂愁涕泣焴授以所携本徐卿亟取讀之達旦不寐次日欣悦忘憂與昨日頓然二人也遂携以去手抄一本乃見還後三年徐歿於貶所臨終殆同遊戲不疾沐浴而逝此書之靈驗如此蓋焴之親覩也

虞山錢謙益曰佛祖闡教以言說法有宋最著者三家鐔津以孤亢崇教其文裁而辨石門以通敏扶宗其文奧而麗徑山以宏廣應機其文明而肆夫文而至於辨也麗也肆也其城塹日以堅其枝葉日以富其機籠引接日以博浩浩乎卮言之日出而岌岌乎津梁之日疲也繫辭有之易之作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豈不信哉

長蘆了明補住徑山

明豪邁荅衆身長八尺腹大十圍所至人必聚而觀之妙喜謫梅州防送甚嚴獨在不測明爲荷枷以行間關辛苦未嘗少怠既至貶所衲子追隨問

道者衆明肩栲栳詣街坊日給參衆無不具足十
七年如一日杲法嗣之盛在貶所接者居其半明
之力也畢住投子遷長蘆所至衲子輻湊叢林改
觀及杲寂特詔明補徑山一日陽和王夢一異僧
長大皤腹緩行而言欲化蘇州一莊覺而異之未
言也翼日明忽杖履徒步而至門者呵不止以白
王王出見之遙望明與夢中無異遽呼其眷屬出
觀之並炷香作禮茶罷首言願大王施蘇州一莊
以爲徑山供佛齋僧無窮之福王未有可否因令
辦齋齋畢便出更無他語時內外閧傳施莊一事
達於帝聽會王入朝帝曰聞卿捨蘇州莊與徑山
朕當爲蠲賦稅王謝恩歸次日以書至徑山請明
入城而明二日前先已坐化矣自是王宴居寢寐
之際或少倦交睫即見明在前語曰六度之大施
度爲先善始善終斯爲究竟王即以莊隸本山其
疏略曰特來謁郡王故意丁甯說冷處著把火大
家相暖熱兩堂坐禪僧眞個修行徹心源湛如水
脊梁硬似鐵等心供養渠因果豈虛設福慧自莊

嚴共出輪迴劫又偈曰做事還須烈漢拈起筆來
便判若要功果完成切莫前思後算

甲申二年

禪師石室祖琇撰隆興佛運通論

乙酉乾道元年　丙戌二年

丁亥三年

祖住衢州乾明

八月初一日住衢州烏巨山乾明禪院上堂曰一
箇葫蘆纔倒地滿地葫蘆盡傾倒欲識單傳直指
禪今日鬬湊得恰好

禪師祖先來參領悟

先蜀之廣安王氏子從羅漢院德祥出家聞緣老
宿住昭覺往參扣語契令奉圓悟祖香火一日從
方丈前過緣問庵頭有人麼先云無人語未竟緣
劈胸與一拳云你聻先忽有省出峽依澧州德山
涓祝髮受具徧扣諸方抵蘇之萬壽值雪夜坐自
念行脚數年未得悟徹正悶悶間忽見鐘動趨後
架擧首見照堂二字疑情頓釋旣而見水庵一於

雙林一日師子尊者被罽賓斬却頭且置你道西天翁子爲甚麼無鬚先曰非雙林不舉此話一日作家禪客先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一遂以手拓開先曰勘破了也迨水庵謝事來參祖即命典客一日祖對旁僧舉不是風動不是旛動語先聞豁然大悟次日祖過先於寮前謂曰總不得作伎倆試露箇消息來先應聲曰方丈裏有客祖呵呵大笑

禪師崇岳來參

岳處州龍泉吳氏子天姿純篤首造靈石繼見大慧杲於徑山杲陞堂稱蔣山應菴祖爲人徑捷岳聞不待旦而行既至入室未契退愈自奮勵朝夕咨請蔣山舉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岳曰鈍置和尚蔣山厲聲一喝岳有省蔣山大喜以爲法器說偈勸使祝髮隆興初岳始得度於臨安西湖白蓮精舍自是遍參諸大老罕當其意者乃入閩見乾元水庵永一日辭永永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岳云裂破永云琅邪道好一堆爛柴薺岳云矢上加尖如是應酬數反永云吾兄下語老僧不能過其如未在他日拂柄在手爲人不得驗人不得岳云爲人者使博地凡夫一超入聖域固難矣驗人者打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渠骨髓何難之有永舉手云明明向汝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後當自知逾年見祖於衢州之西山隨問即答祖微笑而已岳切於究竟至忘寢食

戊子四年

曹洞第十一世明州天童珏祖示寂

曹洞第十二世祖

諱智鑑滁州吳氏子兒時母與洗手瘍因曰是甚麼對曰我手似佛手長失恃怙依眞歇祖於長蘆大休珏首衆即器之後遯象山百怪不能惑深夜開悟求證於延壽然復見大休嗣其法住雪竇

曹洞第十二世雪竇祖嗣宗統四年

祖住雪竇上堂曰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一夜落花雨滿城流水香

己丑五年

祖自明果還祥符

禪師牧庵下慈化曾庵印肅寂

肅嗣牧庵忠住慈化隨宜說法廣作津梁神變莫測或問修何行業而得此肅當空畫曰還會麼曰不會曰止止不須說又嘗自贊曰蒼天蒼天悟無生法談不說禪開兩片皮括地該天如何是佛十萬八千七月日書偈於方丈西壁云乍雨乍晴寶象明東西南北亂雲深失珠無限人遭劫幻應權機為汝清書畢趺坐而逝

庚寅六年

祖住蔣山太平興國

禪師慧遠應詔住靈隱

遠眉山金流彭氏子往成都習經論還峨嵋雲殿寺時徽禪師住焉徽黃龍南四世孫知見甚高遠初入門值徽飯罷於庭廡間閒行遠纔見即放包問曰文殊為七佛祖師未審甚麼人為文殊之師徽云金沙溪畔馬郎婦時有起鐵拂者為首座遠亦往親近起嘗誘掖之兩歲未有所得一日靜坐次有僧獨行自語云假四大以為覆蓋緣六塵而生心忽遇六塵頓息喚甚麼作心遠聞之忽有省遽起告首座首座可之上方丈告徽徽亦可之明日即告行同志挽留遠不聽曰吾師以為可而我終未釋然也時圓悟自雲居歸蜀住昭覺遠造焉每問話請益辭旨峭硬圓悟深器之一日圓悟普說舉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馬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遠聞舉豁然大悟仆於眾中眾以為中風共掖起之遠乃曰吾夢覺矣至夜圓悟小參遠出問曰淨躶躶空無一物赤骨律貧無一錢戶破家殘乞師賑濟答云七珍八寶一時拏遠曰爭奈賊不入慎家之門答云機不離位墮在毒海遠隨聲便喝悟以拄杖擊禪牀云喫得棒也未遠又喝圓悟連喝兩喝遠禮拜悟大喜以偈贈之有舊鐵舌轉關棙之語眾目之為鐵舌遠自此機鋒峻發無所抵牾紹興乙卯春眉守延居象耳山不赴是歲圓悟示寂歎

曰哲人云亡繼之者誰乎乃扁舟下峽初抵淮南住龍蟠八年遷琅邪又移婺之普濟衢之定業遠自發明心要卽得游戲如風大自在三昧俄遷光孝安定郡王趙表之與遠爲世外交侍郞曾開從妙喜遊甚久而未頴脫從遠參叩始盡餘疑乃延住湘江南臺時龍王璉方廣行皆月庵高第道著湖湘間私相語云此間壁立萬仭遠何所措足乎因請陞座設三十餘問皆誵訛險節關棙遠隨機開答辭旨深奧議論超詣始大歎服璉卽率其屬環拜曰此膝不屈於人久矣未幾過天台歷住護國國淸鴻福三寺乾道丁亥尚書沈德龢守平江以虎邱大道場比不得人力邀遠主之至則接物無倦法令整肅適丁荒歉雖齋粥不繼而戶外之屨常滿忘軀爲法者集焉道益顯著遂奉詔住皐亭山崇先寺再詔住靈隱開堂中使降香

如淨至雪竇參祖領悟

淨生而岐嶷不類常童長學出世法參足庵鑑祖於雪竇看庭前栢樹子話有省呈頌曰西來祖意庭前栢鼻孔寥寥對眼睛落地枯枝纔踍跳松蘿亮鬲笑掀騰祖頷之

辛卯七年

靈隱遠召對宣德殿

正月二十日遠召對於宣德殿賜坐問如何免得生死曰不悟大乘道終不能免曰如何得悟曰本有之性以歲月磨之無不悟者曰悟後如何曰悟了始知陛下所問與臣所奏悉皆不是曰一切處不是如何曰脫體見前了無毫髮可見之相上大悅遠復曰古德道無所是是菩提曰卽心卽佛如何曰目前無法陛下喚什麼作心曰如何是心遠正身叉手而立曰只這是上又問德山臨濟機緣遠一一陳之復曰悟後千句萬句乃至一大藏教只是一句曰是那一句曰好語不出門曰不與萬法爲侶可參乎曰老龐致此一問驚天動地塞海超古今脫是非離言說絕依倚如陛下至尊至貴大道本然曰得道者誰曰覺道之人隨其器量淺深驗在意表得底人他亦自知時節學佛者

衆機緣亦廣恐勞聖聽不敢具奏
禪師可觀應丞相魏杞請住姑蘇北禪　發明觀淸韻冷
觀字宜翁一室蕭然曰松風山月此我無盡衣鉢
然杷願力不昧故並書
也丞相魏杞出鎭姑蘇請住北禪入院指法座曰
胸中一寸灰已冷頭上千莖雪未消老步只宜平
地去不知何事又登高杞擊節不已杞字南夫壽
春人累官參知政事篤信佛法每發願祈來世爲
僧一日命丹靑寫爲僧相揭之高堂請德光禪師
作贊曰身從果位中來位冠百僚之上只因熟處
難忘故見比邱眞相後杞將卒命諸子曰吾已去
當爲削髮著袈裟以僧相殮之諸子遵命以三衣
一鉢投棺中
曹洞第十二世雪竇祖示寂
曹洞第十三世祖
諱如淨號長翁出世屢主名刹
曹洞第十三世天童淨祖嗣宗統三年
祖應詔住天童上堂曰雲門九天看彩鳳銜出且
道如何委悉急急如律令勅
禪師　覺來參領悟
覺來參値淨祖上堂擧靈雲見桃花悟道因緣頌
曰一箇烏梅似本形蜘蛛結網打蜻蜓蜻蜓落了
兩邊翅堪笑烏梅皺鐵釘覺不覺失笑曰蚤知燈
是火飯熟幾多時後承印記
壬辰八年
祖住常州褒忠顯報華藏
靈隱遠賜號佛海禪師
祖先還蜀祖付以偈
癸巳九年
曹洞第十三世天童淨祖示寂
祖六坐道場未言稟承衆以爲請祖曰我侍涅槃
堂裏拈出臨終果拈香曰如淨行脚四十餘年首
到乳峯失脚墮於陷穽此香今不免拈出鈍置我
住雪竇足菴大和尙弁書辭世偈曰六十六年罪
犯彌天打箇䠁跳活陷黃泉咦從來生死不相干
擲筆而逝塔全身於本山

約略的

存考

寶雲月函潛和尚洞宗世次疑問曰洞宗有祖燈大統之刻見聞其書者多非之非之不一端其著者沒浮山之代續刪濟宗之兩祖而據青州塔記創去芙蓉楷下自丹霞淳至天童淨五世其沒浮山代續刪濟宗兩祖見聞者非之南潛亦非之而不疑者也其據青州塔記創去芙蓉楷下自丹霞淳至天童淨五世見聞者非之南潛則甚疑而不敢驟決其是非考古越雲門顯聖寺散木湛然澄禪師語錄卷第一嗣法門人明懷編萬歷甲寅二月吉日師開法於雲門傳宗廣孝寺正拈香云供養北京大靈堂上嗣曹洞正宗第二十六代淸涼大和尚用嗣法乳之恩乙卯開法徑山拈香辭同而散木宗門或問源序明會稽雲門顯聖寺住持嗣曹洞正宗第二十七代沙門圖澄撰如湼槃會疏諸書自序皆世次殉然今之非祖燈大統者以雲門澄和尚稱曹洞正派三十二傳爲世數合芙蓉五人然考之語錄則實稱其本師爲二十六代其自序題名則稱二十七代使雲門拈香之是則祖燈大統之創五人不可非也使雲門拈香之非則今天下曹洞宗派不知當證準也天下之大未必遂無二人之知也與册之縈文獻尚存未必遂無一字之證也南潛於是甚疑疑則必問敢遽雲門拈香自序題名及孤陋疑而未定之見不敢深匿謹出而質於洞宗主法諸尊宿吾宗主法諸尊宿與天下垂意兩宗諸護法長者居士必有鑒然之言爲之「約指」時己巳中秋後五日○洞宗第三十五世法孫智拈戊子年刻出洞山正宗源流略記末云曹山一枝今以斷絕諸方安有不知者據此論之洞山爲洞宗第一代雲居第二代以及雲門乃三十二代百丈老人三十三代而我本師實三十四代也遡而上之晉本師望達摩爲四十四世望迦葉爲七十一世望釋迦文佛爲七十二世再以洞山論之則三十四世更以青原論之則三十八世矣此係世系所傳載在洞山源流傳法正宗等書故云洞山正宗也拈於往年間侍本師於弁山因命發笥得百丈先翁手定稿即請梓行師止之曰比年謬說多端人之所厭今暫止之俟時可行然後行之可以洗法門之謬氣即欲爲之恐非其時也遂還命止之今戊子夏師受潤州焦山請乃商較時事偶於狼藉堆中檢出一册題曰洞宗源流正脉其文旨簡約世系不混亟請梓行師可之乃附尊稱達摩說及洞山正宗略云爾實雲潛云據此則後來所出洞宗源流世次乃瑞白禪師手定者也其間云比年謬說多端又言題曰洞宗源流正脉其文旨簡約世系不混亦可以想見當時立說之不一也○北京廖果寺曹洞源流碑日佛祖源流曹洞門庭過去莊嚴劫千佛現在賢劫千佛未來星宿劫千佛至七佛西天二十八祖東土六祖下分五派曹洞臨濟雲門潙仰法眼曹洞正傳青原思石頭遷藥山儼雲巖晟洞山价雲居膺同安丕同安志梁山觀太陽延投子青芙蓉楷鹿門覺青州辯大明寶王山鑑雪巖滿萬松秀雲庭裕少林泰少林遇少林才大覺彝已上祖佛各有傳法之偈正統十一年春三月吉日

祥符蔭曰洞上一宗中興於雲門澄和尙雲門以前南北杳邈兵燹頻仍而圖記散失不能具考澄參慈舟念祖入室付偈印證曰曹源一滴水佛祖相分付至今授受時大地分甘露咄五乳峯頭無鏃箭射得南方半個兒未見授以洞山源流所以澄和尙拈念祖香或稱三十一代翻刻散木湛然澄禪師語錄二本一本嗣法門人明孟重訂法孫淥嵦淨符淨超重編錄凡四卷首拈香云一生辛苦半世殷勤擔著個沒眼睛的老和尙授我折脚鐺子特爲拈出雖然家醜不可外揚也要人天證

據供養北京大覺堂上傳曹洞正宗第三十一代清涼慈舟念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或稱三十代又一本參學門人能譯錄嗣法弟子弁山明雪編次錄凡七卷題云古越雲門顯聖寺散木湛然澄禪師語錄首拈香云供養北京大覺堂上嗣曹洞正宗三十代清涼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或稱二十六代原錄再拈香云供養北京大覺堂上嗣曹洞正宗第二十六代清涼大和尚又雲門湛然禪師語錄八卷門人明海編正拈香云供養嗣曹洞正宗第二十六代清涼大和尚又一本嗣法弟子明雪編受業門人明聞校閱拈香亦云曹洞第二十六代清涼大和尚皆增減不一後來門下移改翻刻亦無一定此世次所以淆訛議論所以紛錯者也洞山正宗源流略記定於瑞白雪和尚稱雲門乃三十二代而云此年謬說多端俟時可行然後行之戊子年始於狼籍堆中檢而刻之題曰其旨簡約世系不混是洞宗世次斯時亦未有定據者也近刻祖燈大統據青州塔記削去芙蓉楷下五世與二十六代合又北京勝果寺正統年間所刻曹洞源流舊碑亦無丹霞淳五世與二十六代亦相合似可據以定洞上之世次矣但立言取信於天下後世不可稍涉一毫之私見倘一毫涉私則餘皆不足取信祖燈大統削去芙蓉楷下五世雖有二碑可據然削去濟宗兩祖則實一時孟浪之見至沒浮山代續公案則尤不得從上大公無我之旨者以此二端徵之則削去五世亦未遂可以二碑之文遽爲定案也青州辨塔記眞僞且不必論勝果寺碑亦復茫昧可疑洞山价作介鹿門作六門此等字面尚且不合而況其他至大覺彝嗣少林才則傳燈世譜諸書並所未見考世譜諸書淳拙才下爲松庭子嚴其同條諸人曰佛巖稔曰熊耳登曰華嚴遇曰鎰都亮曰普甯敬曰古蔡元曰奉先孝曰香嚴忍無所謂大覺彝者豈勝果寺碑記儼然而世譜反遺之耶此亦一疑案也疑則不可以必信今且存之以俟後來公心明眼確有眞實證見可以信及天下後世者考定而詳正焉

佛祖法脉所繫久之自定正毋庸彼此喧豗紛諍也

曹洞第十四世祖

諱　覺姓氏生里闕

曹洞第十四世鹿門祖嗣宗統五年

住鹿門示衆曰盡大地是學人一卷經盡乾坤是學人一隻眼以如是眼讀如是經千萬億劫常無間斷諸人還看讀得麼如看讀得老僧請他喫箇無米油糍

禪師一辨來參領悟

辨精究內典來參祖問如何是盡乾坤是學人一隻眼祖曰汝被一卷經遮却也辨擬對祖搖手曰不快漆桶去辨言下有省

居士龍舒王日休往生淨土

自書日課佛積計九百十二萬五百於壁又遍囑諸人勉進道業忽厲聲曰佛來迎我屹然立化

甲午淳熙元年

乙未二年

丙申三年

雪竇慧暉勅補淨慈

暉字自得會稽張氏子扣長蘆了祖微有所證謁天童覺許爲入室眞子紹興丁巳開法補陀徙萬壽及吉祥雪竇勅住淨慈

禪師靈隱佛海慧遠寂

正月十五日衆集遠腐方丈書偈付衆所鬬音一黑猿而寂

禪師德光應詔住靈隱冬入對選德殿賜號佛照

光新喩彭氏子母夢異僧入室驚寤有娠既生乃祖曰吾家世積德是兒必光吾門因命名德光有術者相之曰是子伏犀貫頂出家必作法門棟梁力懇出家初謁月菴果歷參知識五十餘員末後見大慧杲於育王嗣法詔住靈隱遣使降香開堂恩寵優渥是冬召對便殿問佛法大意光敷奏直截帝大悅留禁中觀堂五宿兩賜御頌特賜佛照禪師之號

禪師簡堂行機住江州圓通

機台州楊氏子嗣護國元

詔天台宗教同大藏流通

丁酉四年

祖住徑山禪師崇岳頓悟

祖移蔣山華藏徑山岳皆從之會祖入室次問旁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岳侍側豁然大悟乃曰今日方會木菴道開口不在舌頭上自是機辯縱橫

圓通機移台州平田

松窗居士錢端履從護國景元發明己事丁酉秋示微恙修書召平田機及國清瑞巖主僧有訣別之語機與二僧詣榻次禮起趺坐言笑移時即書曰浮世虛幻本無去來四大五蘊必歸終盡雖佛祖具大威德亦不能免這一著子天下老和尚一切善知識還有跳得過者無蓋爲地水火風因緣和合暫時湊泊不可錯認爲己有大丈夫磊磊落落當用處把定立處皆眞順風使帆上下水皆可因齋慶讚去留自在此是上來諸聖開大解脫一路涅槃門本來清淨空寂境界無爲之大道也今吾如是豈不快哉塵勞外緣一時掃盡荷諸山垂顧咸願證明伏惟珍重置筆顧機曰某坐去好臥去好機曰相公去便了理會甚坐與臥耶禮笑曰法兄當爲祖道自愛遂斂目而逝

曹洞第十四世鹿門祖示寂

曹洞第十五世祖

諱一辨嗣鹿門

戊戌五年

曹洞第十五世普照祖嗣宗統九年

祖住青州普照設百問勘驗來學遷東都萬壽燕秦齊晉之間推爲尊宿

禪師　寶來參領悟

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祖曰昨日有人恁麼問被打出去也寶曰今日又如何祖曰你得恁麼不識痛癢寶禮拜祖曰可惜許棒折也寶直得汗下忽然猛省

靈隱德光引對便殿

己亥六年
庚子七年
祖住靈隱
禪師德光歸老育王
淨慈智暉退歸雪竇
禪師楚明召對還徑山

明初參圓悟祖次謁徑山杲後依華藏民而徹悟住雪竇召對上問曰三教聖人本同此理明曰譬如虛空東西南北初無二也上曰但聖人所立門戶異耳故孔子以中庸設教明曰非中庸何以安立世間法華云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與實相不相違背華嚴云不壞世間相而出世間法上曰今時士大夫學孔子者多只工文字語言不見夫子之道不識夫子之心惟釋氏不以文字教人直指心源頓令悟入不亂於死生之際此爲殊勝明曰非獨後世學者不見夫子之心當時顏子號爲具體盡平生力量只道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如有所立卓爾竟捉摸未著而聖人分明八字打開向諸弟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以此觀之當時弟子尙不識夫子心況今人乎張商英曰吾學佛然後能知儒此言實爲至言上曰朕意亦謂如此上又曰老莊何如人明曰只是佛法中小乘聲聞以下人蓋小乘厭身如桎梏棄智如雜毒化火焚身入無爲界正如莊子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老子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大乘人則不然度衆生盡方證菩提正如伊尹所謂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有一夫不被其澤若己推而內之溝中也上大說賜號實印卽日詔住徑山

辛丑八年　　壬寅九年
癸卯十年
帝註圓覺經
二月遣中使賚賜徑山刋行詔禪師楚明序之
禪師宏智下雪竇自得慧暉寂
甲辰十一年
祖住天童

乙巳十二年

曹洞第十五世普照祖示寂

祖示十六頌一識自宗二死中得活三活中死四不落死活五背捨六不背捨七活人劍八殺人刀九平常十利道拔生十一言無過失十二透脫十三透脫不透脫十四稱揚十五降句十六方入圓雲溪挺曰祖爾不了殃及兒孫浮山遠嘗以此十六題拈示投子投子至青州凡九世絲絲相續因爲作頌

曹洞第十六世祖

諱　寶嗣普照

丙午十三年

曹洞第十六世大明祖嗣宗統四年

住磁州大明上堂曰若論此事如人作針線針針相似忽見人來不覺失却針祇見線這邊尋也不見那邊尋也不見却自曰近處尚不見遠處那裏得來多時尋不得心煩不好昏悶打睡拽衣就枕方就枕時驀然一劄曰原來祇在這裏

侍者　體省悟受印記

體爲侍者偶於出生臺見雀捨食雀飛去祖在體背上打一掌體驚顧祖曰還是雀子孤負你你孤負我體罔措祖曰自可憐生却乃互相孤負去體豁然有省從此執侍久之秘重深嚴一日辭祖或問祖曰侍者何往祖曰諸方來諸方去何介意哉又問參學何似祖曰道有參學栽他頭角道無參學滅他威光一衆方知已蒙印記

丁未十四年

戊申十五年

徑山楚明退居別峯

禪師智策詔住徑山

己酉十六年　朱熹大學章句或問成　熹言生平精力盡在此書

曹洞第十六世磁州大明祖示寂

曹洞第十七世祖

諱　體嗣大明住王山

光宗

光宗庚戌紹熙元年

曹洞第十七世太原王山祖嗣宗統三年
祖久隱太原西山當道請住王山示衆曰師子有
三種第一超宗異目第二齊肩共躅第三影響不
眞若超宗異目者見過於師堪爲種草若齊肩共
躅者滅師半德落在今時若影響不眞者狐犴猥
勢羊質虎皮　發明　按洞宗自靑州至萬松皆王化大河以北爲金界內兵燹紛更語錄失傳諸祖聊得其大槩云爾
禪師　滿參祖領悟
滿初參普照祖祖曰兄弟年俊正宜叩參老僧當
年念念常以佛法爲事滿避席進曰和尙而今如
何祖曰如生寃家相似滿曰若不得此語幾何枉
行千里祖下禪牀握滿手曰作家那滿與勝默同
參嘗跪受呵斥或問其故滿曰今諸方師資法屬
諍訟招譏卽蟲自食身中肉也某雖不肖敢復蹈
覆轍耶後造王山祖舉洞山覩影因緣滿大疑祖
曰不疑言句是爲大病子今旣疑則病發也子知
此病卽子藥麽一日讀五位頌至折合終歸炭裏
坐忽然悟曰今日方知病是藥也去呈祖祖曰料
掉沒交涉滿曰老和尙這囘瞞我不得也
禪師華藏下寶印慈辯楚明寂
辛亥二年
禪師崇岳住饒州薦福
壬子三年
禪師教忠下靑原信菴唯禋寂
禋嗣教忠光五月十九日書偈曰末後一句覿面
分付擬議思量世諦流布踟趺而逝
禪師雲巖下徑山智策寂
策號塗毒謁天游於雲巖道經雲居風雪塞路坐
閱四十二日午初版聲鏗然豁爾大悟及造門游
獨指策曰甚處見神見鬼來曰雲居聞版聲來曰
是甚麽曰打破虛空全無靶柄曰向上事未在曰
東家暗坐西家厮罵曰嶄然超出佛祖他日起家
一麟足矣戊申詔住徑山七月將入寂陞座別衆
囑門人以文祭之策危坐傾聽至尙饗爲之一笑
越兩日更衣說偈而寂
詔育王光移徑山辭不允

曹洞第十七世王山祖示寂
祖示宗旨曰旣有尊貴之位須明尊貴底人須知尊貴底人不處尊貴之位方明尊貴不落階級

曹洞第十八世祖

諱 滿嗣王山住雪巖

癸丑四年

曹洞第十八世雪巖祖嗣宗統二十七年

上堂擧洞山解夏云夏末秋初兄弟或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良久曰祇如萬里無寸草處又作麼生去石霜曰出門便是草太陽曰直饒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三個老漢雖然異口同音未免撞頭磕腦何也一人大開口了合不得一人高擡脚了放不下一人緊閉門了出不去雪巖卽不然遍十方界非外全在一微塵在一微塵非內遍十方界祇者一微塵許也須極盡不可得向那裏安門甚處入草還會麼休侵洞口初秋草請看疎山巖月蓮

禪師行秀參雪巖祖付衣偈
秀河內蔡氏子參祖經二十七日不覺伎倆已盡祖曰你但行裏坐裏心念未起時猛提起覷見卽便見不見且却拈放一邊恁麼做工夫休歇也不礙參學參學也不礙休歇遂留記室潭柘亨過祖秀夜扣其門告侍者燒香請登亨便相見秀問如何是活句如何是死句亨曰書記若會死句也是活句若不會活句也是死句秀自此參究登力一日見雞飛乃大悟曰今日不惟捉敗沙老虎亦乃捉敗岑大蟲也走見祖祖可之乃付衣偈

甲寅五年

師範登具戒
範蜀梓潼雍氏子出家陰平山經書過目成誦冬圓具

甯宗

甯宗乙卯慶元元年（金章宗璟明昌六年）

禪師祖先住臥龍
先至夔州向書楊輔以臥龍請未幾辭去復遊吳

禪師師範坐夏成都

有老宿名堯者範請益坐禪之法堯曰禪是何物
坐底是誰範受其語晝夜體究一日如厠提前話
有省

禪師行秀應金詔入禁庭說法

秀携萬松庵以自適三河兩晉皆飲秀名金章宗
詔入禁庭陞座躬自迎禮聞法感悟賜錦綺大衣

丙辰二年

師範謁佛照光於育王

光問曰何處人範曰劍州人光曰帶得劍來麼範
便喝光笑曰這烏頭子也亂做範貧甚無貧薤嫛
故以烏頭子目之

丁巳三年 金承安二年

薦福崇岳詔住靈隱臥龍先首衆師範從之有省

臥龍先時居第一座師範在座下一日同先遊石
筍庵有道者問先曰猢猻子捉不住時如何先曰
用捉作麼如風吹水自然成文範從旁有省

禪師行秀應金詔住大都仰山棲隱寺

臨濟第十四世華藏祖示寂

祖晚居天童太白示寂塔於寺之中峯

宗統編年卷之二十四

宗統編年卷之二十五

臨濟第十五世祖

諱祖先嗣華藏

甯宗戊午四年

臨濟第十五世臥龍祖嗣宗統一十四年

祖住常州薦福上堂曰十五日以前明似鏡十五
日以後黑似漆正當十五日又且如何鶯遷喬木
頻頻語蝶戀芳叢對對飛

己未五年 十二月諸州大水 庚申六年

存考 蜀中近傳大慧杲下圜州西禪鼎需傳鼓山安永永傳淨慈悟明明傳苦口益益傳筏渡慈慈傳一言顯顯傳小菴密密傳二仰欽欽傳無念有有傳荊山寶寶傳鐵牛遠爲妙喜一支未絕存之以俟詳考

祥符蔭曰七佛以來不許無師自悟佛祖付屬皆

人天衆前心法印證初祖東來必以袈裟表信示佛祖慧命重在傳持稍有淆訛則以訛傳訛誤人不小今世有傳雲門源流錄本者豈雲門兒孫猶在耶又有突出法眼宗卷子并妙喜源流記斷橋倫後續派雖繼絕爲盛德事然必確有眞實證悟不違從上心眼機語方可以上續宗祖不然何容冒昧也

靈隱岳退居東庵

岳居靈隱六年法道盛行上章乞老詔許之

辛酉嘉泰元年

祖遷眞州靈巖

壬戌二年

禪師華藏支下東菴松源崇岳寂　發明（書東菴與其退也）

陸游號放翁官待制封渭南伯參岳問曰心傳之學可得聞乎岳曰既是心傳豈從口得游頷解呈偈曰幾度馳車入帝京逢僧一例眼雙青今朝始覺禪宗別說有談空要眼聽岳歷住平江澄照江陰光孝無爲冶父饒州薦福明州香山平江虎邱杭州靈隱退居東菴俄屬微疾猶不少廢倡道忽親作書別諸公卿且垂二則語以驗學者曰有力量人因甚擡脚不起開口不在舌頭上及貽書顯法香山光睦雲居善開囑以大法因書偈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瞥轉玄關佛祖罔措跏趺而寂實嘉泰二年八月四日也得年七十有一坐夏四十奉全身塔於北高峯之原

癸亥三年　金國學士屛山李純甫著鳴道集（甫字純之）

（號屛山參萬松秀祖有得因取迂叟司馬光橫渠張子厚程明道顥伊川頤謝上蔡良佐劉元城安世楊龜山時張南軒栻朱晦菴熹等諸儒語論析訂正融會性理指歸大道凡二百十七篇曰鳴道集）

屛山曰儒佛之道原本一心其功用之殊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便生分別以爲同異者何也如劉子翬之洞達張九成之精深呂伯恭之通融張敬夫之醇正朱元晦之峻潔皆近代之偉人也想見方寸之地旣虛而明四通六闢千變萬化但其知見只以夢幻死生操履只以塵垢富貴皆學聖人而未至者其論佛老也實陽擠而陰助之蓋有微意存焉唱千古之絕學掃末流之塵迹將行其說於

世變自不得不爾如胡寅者詬詈不已嘻其甚矣豈非翻著祖衣倒用如來印者邪吾恐白面書生輩不知諸老先生之心借以爲口實則聖人之道幾何不化而爲異端也伊川之學今自江東浸淫而北矣縉紳之士負高明之資者皆甘心焉余亦出入其中幾三十年嘗欲箋註其得失而未暇也今撤藩籬於大方之家滙淵谷於聖學之海藐諸子胸中之秘發此書言外之機道冠儒履同入解脫法門翰墨文章亦是神通遊戲姑以自洗其心耳或傳於人將有怫然而怒憫然而疑凝然而思釋然而悟啞然而笑者必曰此翁亦可憐矣又曰僕與諸君子生於異代非元豐元祐之黨同爲儒者無黃冠緇衣之私所以嘔出肺肝苦相訂正止以聖人之教不絕如綫互相矛盾痛入骨髓欲以區區之力尙鼎足而不至於顚仆耳或又挾其衆也譁而攻僕則鼎覆矣悲夫僕非好辯也恐聖人之教支離而不合亦不得已耳如膚有瘡疣膏而肉之地有坑塹實而土之豈抉其肉而出其土哉僕與諸君子不同者盡在此編矣

禪師大慧下育王佛照德光寂

光住天台鴻福天甯杭州靈隱明州育王臨安徑山慶承召對宣賜優渥住育王謂產薄不足贍衆遂以所賜及王臣長者所施之資置田歲增穀五千斛數椽以自處號曰東菴掩關自娛接人不倦時許衲子入室三月告衆曰吾世緣將盡至十五問左右曰今日月半也左右曰然又二日索紙作遺書與平昔所厚者二十日蚤集衆敘別皆法門旨要無半語及他事索更衣大書曰八十三年彌天罪過末後殷勤盡情說破趺坐而逝塔全身於菴後勅諡普慧宗覺塔曰圓鑒

禪師昭覺支下天竺佑堂中仁寂

仁住大覺遷中竺徙靈峯淳熙甲午詔對說法是年陞堂告衆而寂

甲子四年

禪師白雲下鄭州普照佛光道悟寂

悟蘭州寇氏子聞馬嘶大悟至能耳謁白雲海先

是人問海何不擇法嗣海作頌有芝蘭秀發獨出西秦之語比悟至夜聞空中人言來日接相公黎明海呼僧行令持香華接我關西弟子寺乃唐郭子儀建今渠自來住持也既至一言相契徑付衣盂寺前嘗有剽而殺人者來告急悟呼衆擒之曰即汝是賊尋得其巢穴賊衆請命悟與要言而釋之數十年路不拾遺人以此益信是汾陽王云悟自後化行遠邇甲辰海遷寂悟出世鄭州普照復遷三鄉竹閣菴時著白衣跨牛橫笛於洛川人莫之測嘗謂人曰道我是凡向聖位裏去道我是聖向凡位裏去道我不是聖不是凡鑴向毗盧頂上有些行履處五月日晚參畢呼侍者足未及門而逝方丈上有五色雲如寶蓋中有紅光如日者三

乙丑開禧元年

丙寅二年　元太祖武皇帝十二月即位于斡難河自號可汗

祖住蘇州秀峯穹窿禪師法薰來參

上堂舉楊岐乍住屋壁疎滿牀盡撒雪珍珠縮却項暗嗟吁翻憶古人樹下居楊岐關勝不關劣秀峯關劣不關勝秀峯乍住沒親疏箇箇盡懷滄海珠滿眼湖山看不足釋迦彌勒是他奴薰字石田慕祖道望來參祖一見器之

丁卯三年

禪師師範自瑞巖第一座領明州清涼

祖過天童掃密菴祖塔範偕往未幾至瑞巖分座忽夜夢偉衣冠者持把茅見授翼日明州清涼專使至範受請入院見所謂伽藍神茅其姓衣冠與曩昔所夢無異

戊辰嘉定元年

祖應陽和王請住湖州資福

己巳二年

祖應張約齋鎡請開山慧雲

清涼範遷焦山

庚午三年

栴檀佛像至金國迎供內庭

禪師可宣詔住徑山

宣蜀嘉定許氏子參華藏民悟旨詔住徑山遠近

輻湊宜悲夫重跡而來者窮其日力食息無所攴於雙谿之上築室百間爲接待菴濟其所不及寧宗錫化城二大字賜號佛日

辛未四年

禪師道生住妙果

臨濟第十五世臥龍祖示寂

祖時啓徑山將示遷槃手書別交遊六月九日復書偈曰末後一句已成忉怛寫出人前千錯萬錯

書訖端坐而逝

禪師天童無用淨全寂嗣徑山杲

止菴居士錢象祖錢塘人嗣無用全參護國景元元曰欲究此事須得心法兩忘乃可法執未忘契理亦非悟也曰纔涉唇吻便落意思如何曰本自無瘡勿傷之也祖渙然有得守金陵日專修淨土創止菴高僧寮爲延僧談道之所嘉定元年拜左丞相辭歸益進淨業四年二月示微疾書偈曰菡萏香從佛國來琉璃地上絕纖埃我心清淨超於彼今日遙知一朶開後三日僧有問疾者祖曰我不貪生不怖死不生天不爲人惟求生淨土耳言訖趺坐而逝同時有饒節字德操者臨川人以文章著稱往來襄鄧間嘗令其僕守舍一日見僕歸占對異常怪問之僕曰守舍無所用心聞鄰寺長老有道價時往請一轉語忽爾開悟身心泰然無他也節歎曰汝能是我乃不能何哉徑往白崖問道與其僕祝髮爲僧節法名如璧僕名如琳節自號倚松道人嘗勸呂紫薇專意學道詩云向來相許濟時功大似頻伽飼還空我已定交木上座君猶求舊管城公文章不療百年老世事能排兩頰紅好貸夜窗三十刻胡牀趺坐究旛風 發明爲道

忘分有公叔同升
之意故附書之

臨濟第十六世祖

諱師範嗣臥龍

壬申五年

臨濟第十六世徑山祖嗣宗統三十八年

祖自焦山遷雪竇別山祖智來參

上堂曰若論箇事直是省要奈何諸人自作艱難

自作障礙。所以尋常西廊東廊見諸人和南問訊。山僧便乃低頭相接其實無他只要諸人識得長老是西川隆慶府人氏。智蜀之楊氏子。年十四得度初聞僧誦華嚴經彌勒樓閣入已還閉恍如夢覺見祖於雪竇祖知是法器待之彌峻時或棒喝交下一語不少貸智擬對輒噤不能發出是知解都喪曰吾平生伎倆皆死法也今始行活路

癸酉六年

法師天竺北峰惠行宗印寂　發明講不背宗故書

印字元實生鹽官陳氏年十五具戒謁竹菴觀明教觀之旨凡諸祖格言必誦滿千遍講止觀深砭學者支離名相之病玄隱雷峯遷德藏超果圓通北禪所至宿德前革道譽盛著學徒恒五百詔居靈山召對賜號惠行法師

甲戌七年

禪師靈隱大川普濟纂修五燈會元

濟字大川明州奉化人嗣徑山琰住靈隱自景德傳燈錄後有廣燈續燈聯燈普燈濟合五爲一曰

◎搏疑捧

◎平下疑脫生字

五燈會元。至密菴傑祖止。敘集詳明。學者便之

乙亥八年

丙子九年

祖被詔移育王了慧侍行

慧蓬州羅氏子垂髫與兒羣戲必搏泥沙爲佛塔像既長遂出家見祖自陳來歷祖呵曰熟睡去既而令充不釐務侍者。一日祖謂慧曰覷不透處只在鼻尖頭道不著處不離脣皮上討之則千里萬里慧抗聲曰將謂有多少祖遷育王慧侍行

丁丑十年　戊寅十一年

己卯十二年

禪師道冲由徑山第一座應嘉禾光孝請尋遷蔣山

冲號癡絕生而資性絕人少以進士業應詔受釋氏學於梓州妙音院遊成都習經論出峽回翔荊楚間時松源岳唱密菴祖之道於饒之薦福徑造其廬以歲饑不受曾曹源生出世妙果冲造其門有省俾侍香老拳痛棒不少貸平知見至是都無影響曹源徙龜峰侍行又三年以偈辭遊浙其言

有曰徧餘窮相一雙手要向諸方癢處爬至京師崧源主靈隱沖依焉嘉定己卯由徑山第一座應嘉禾光孝請嗣曹源生俊彥耆宿多集會下道行聞於朝除蔣山瀕江易潦田多無秋沖忍饑鳴道行乞養士居十三年無倦色

曹洞第十八世雪巖祖示寂

曹洞第十九世祖

諱行秀嗣雪巖祖

庚辰十三年

曹洞第十九世萬松祖嗣宗統十七年

辛巳十四年

祖移報恩洪濟示衆向上一機鶴沖霄漢當陽一路鷂過新羅直饒眼似流星未免口如匾擔

法薰出世蘇州高峯

高峯蕞爾剎薰勞苦戢縮以身率之未三年爲改觀

壬午十五年

禪師福裕參萬松祖印可之

裕太原文水張氏子五齡解語日了千言九歲入學一日十行遭亂喪家道逢老僧令裕出家曰汝能誦得法華經則一生事畢裕曰佛法止此乎莫更有向上消息否老僧異之遂偕謁休林古佛於仙巖曰此子龍象種也得奉巾瓶他日必成大器林欣納之乃爲祝髮受具遂與雙溪廣同參者七年次參萬松祖祖一見便許入室問子從何得箇消息便恁麼來裕曰老老大大向學人納敗闕作麼祖曰老僧過在何處裕曰學人且禮拜暫爲和尚蓋覆却祖大喜遂爲印可

癸未十六年

高峯薰遷楓橋旋補鍾山

薰遷楓橋寒山寺衆繩繩然鍾山虛席廟堂精選擇旋以熏補處

甲申十七年

理宗

理宗乙酉寶慶元年

祖被詔住徑山祖智分座了懿爲第二座

祖住徑山慧侍行將授藏主而有以力遷是職者適訥侍者寂命藏主起龕怯衆一辭不吐祖即令維那請慧侍者代之慧至龕前連喚訥侍者者三乃曰三喚不應果然是訥　門放出遼天鶻祖因擢前藏主而以慧代其職未幾居第二座聲動叢林慧先依妙峯善於靈隱兩廡壁面繪五十三參相令禪衲各呈偈慧亦有而忌之者不以登卷善閱卷問曰慧侍者何無曰有不足登卷善曰試擧看偈曰幸是十方無壁落誰將五彩繪虛空善財眼裏生花翳去却一重添一重善親爲書之卷首自此聲名斕熳後慧住天童創幻智庵別祠奉妙峯用報知己　發明書之以爲叢林忌才亂衆者戒勸

丙戌二年

祖應詔慈明殿陞座

十月祖應詔入內上御修政殿引見祖奏對詳明上爲之動色賜金襴僧伽黎仍宣詣慈明殿陞座上垂簾而聽乃賜佛鑑禪師號是年徑山燬祖逆知其數略不動容經意

鍾山薰遷淨慈

丁亥三年

禪師祖欽來參居侍司

欽婺州人初參天目禮令看臨濟三頓痛棒話一日纔上蒲團忽覺有省後參祖於徑山因鑄鍾令著語欽呈偈曰通身只是一張口百煉爐中輥出來斷送夕陽歸去後又催明月上樓臺祖即俾居侍司

戊子紹定元年

己丑二年　元太宗文皇帝即位

徑山寺成　發明寺之成燬不書此書嘉道業無營也

祥符蔭曰禪林建立無非佛事自然成就則爲道力所感若用意經營只成福業於道無預也徑山燬而祖略不動意寺以成就閱六年又燬而祖不驚不變多助如雲復以崇成謂非道感而能然乎

禪師妙倫參祖得悟

倫號斷橋黃巖徐氏子徧叩諸方而未透徹參祖祖以狗子因何有業識令下語凡三十轉皆不契

一日叩曰可無方便乎祖乃舉真淨頌示之倫悚然良久忽聞板聲大悟後住淨慈上堂曰荊山有玉獲得者不在荊山赤水有珠拾得者不在赤水衲僧有無位真人證得者出入不在面門橫按拄杖曰會麼幽州江口石人蹲

庚寅三年

萬松祖復主中都萬壽至温爲侍者

祖應元太宗詔復主萬壽大振洞上宗風上堂說偈曰蓮宮特作梵宮修聖境還須聖駕遊雨過水澄禽汎子霞明山靜錦蒙頭成湯也展恢天網呂望稀垂釣月鈎試問風光甚時節黃金世界桂花秋温字其玉號全一邢州郝氏子幼聰敏異常兒六歲祝髮年十五參祖博記多聞論辯無礙祖命爲侍者凡祖偈頌法語一聞輒了遂得法焉常以侍者代應對機鋒不可犯太保劉秉忠長温一歲少時相得歡甚忠厭世故思學道温勸之爲僧後忠爲元世祖知遇薦温可大用得召見與語大悅將授以官弗受曰天下佛法流通臣僧之願富貴非所望也憲宗命印簡主釋教詔天下作資戒會温持旨宣布中外而輔成之

辛卯四年

壬辰五年

萬壽祖退居從容庵禪師福裕補住萬壽

時元太宗破汴祖刹荒亂祖退居從容庵朝命以裕補之

癸巳六年　　甲午端平元年

乙未二年

徑山復燬

祖不驚不變而多助雲至

禪師育王下廬山妙峯之善寂

善生紈綺中姿性高潔年十三即辭家祝髮經論一覽輒了大意遍參諸大老時佛照光唱道鄮山往參禮蒙印可贈以偈曰今日與君通一線斬釘截鐵起吾宗自是辯慧融釋然不以自足遊衡湘還入匡廬卓錫妙高峯下面壁坐十年一時學者尊稱之曰妙峯禪師分座鴈蕩能仁出世慧因洪

福萬年諸刹退居皋亭又十餘年復領明之瑞巖蘇之萬壽常之華藏晚至靈隱亦非所樂靈隱密邇行闕輪蹄湊集善掩戶若不聞一無所將迎公卿貴人或見之寒温而已會天童虛席時鄭淸之秉鈞軸念非善莫宜居因勉善行善對曰老僧年踰耄矣尙夜行不休乎辭弗就鄭公益高之上堂曰應物見形如水中月信手拈來一時漏泄以拂子擊禪床左邊云者裏是鑊湯爐炭擊右邊云者裏是劍樹刀山前面是觀音勢至後面是文殊普賢中間一著還知落處麼又擊云毗婆尸佛蚤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九月二十八日寂火浴舍利不可數計塔於靈隱之西岡鄭淸之銘其塔

淨慈薰遷靈隱

丙申三年

侍者祖欽領悟

欽爲侍者十年每遇入室擧起衲僧巴鼻佛祖爪牙更無下口處一日偶佛殿前行擡眸見一枝古栢觸著向來所得境界和底一時颺下方始見祖立地處

曹洞第十九世萬松祖示寂

祖於孔老莊周百家之學無不俱通三閱藏教恒業華嚴得法者一百二十人束髮執弟子禮者不可勝紀編祖燈錄三十二卷又撰淨土仰山洪濟萬壽從容請益等錄及文集偈頌釋氏新聞鳴道集辨宗說心經風鳴禪說法喜集竝行於世四月五日書偈曰八十一年只此一語珍重諸人切莫錯擧侍者驚報大衆足甫及門已圓寂矣壽八十一荼毗於通玄門外舍利無數諸方門人各分建塔

雲溪挺曰萬松有語云雪巖先師嘗舉穴細金針纔露鼻芒長玉線妙投關此乃洞上血脉非其中人不易知也雲巖寶鏡石頭參同千年桃核裏覓甚舊時仁空拳誑惑小兒祇要應箇時節兩刃交鋒唱出新豐一曲畢竟如何是回互霽雨過水澄禽泛子霞明山靜錦蒙頭莫謂萬松不道也萬松說法禁庭宫人羅拜甘露霄降祥雲繞空丞相湛

然居士親承授記語人曰吾見萬松巍巍若千仞峯滔滔如萬頃波莫能涯際當時人共稱之爲儒佛彙通宗說並到眞天人師也

曹洞第二十世祖

諱福裕嗣萬松

丁酉嘉熙元年

曹洞第二十世雪庭祖嗣宗統

雪庭祖奏對稱旨詔總領釋教

戊戌二年

高峯妙生

生於蘇之吳江徐氏母夢僧乘舟投宿而誕離襁褓輒喜趺坐遇僧入門輒愛戀欲從之

己亥三年

蔣山道沖應詔主天童

侍郎東獻曹公豳帥閩聞沖道望以鼓山來聘未行雪峯牒至領事半年而天童詔下衆集如海法度修明雖宏智盛時殆不之過育王虛席攝住持事往來說法兩山間上堂曰天童用底來育王用不著育王用底歸天童用不著雖然如是用不著處用有餘一箭雙鵰隨手落

庚子四年　　辛丑淳祐元年

壬寅二年（元定宗立）　　癸卯三年

甲辰四年

禪師臥龍支下靈隱法薫寂

天童沖歸隱金陵

時有旨沖移靈隱而世故有不滿其意者伐鼓告衆歸隱金陵京兆尹遣屬官追挽至蘇臺不可朝命以虎邱俾養老不就留守虛齋趙公以蔣山起之不應

乙巳五年

丙午六年

禪師育王下北磵敬叟居簡寂

簡潼川王氏子閱卍菴語有省後參育王佛照光機契追隨甚久出世天台報恩光孝退居飛來峯之陰大參眞西山時爲江東部使者以東林雲居力致之高臥不起後奉旨還淨慈上堂識得一萬

事畢了事衲僧一字不識直饒恁麼未稱全提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是年春寂有北磵集十九卷行世

丁未七年

戊申八年

祖退居明月池上

祖竭居徑山不數年寺宇崇成去寺四十里築室數百楹接待雲水額曰萬年正續正續西數百步結菴一區爲歸藏所上建重閣秘藏後先所賜御翰歇室東西偏奉祖師與先世香火遇始生日爲飯僧佛事以贊冥福蓋蜀亂祖之先祀遂絕故茲祠奉以旌孝嘉云上聞而嘉歎賜扁圓照是秋祖築室明月池上榜曰退耕乞老於朝上留之不可乃退居

己酉九年

臨濟第十六世徑山佛鑑祖示寂

祖居徑山二十年海衆雲騰信施豐積法席爲東南第一三月旦升堂示衆曰山僧既老且病無力得與諸人東語西話今日勉强出來從前所說不到底盡情向諸人面前抖擻去也遂起抖衣云是多少十五集兩班區畫後事親書遺表及遺書十數函言笑諧謔如平時其徒以遺偈爲請乃執筆疾書云來時空索索去也赤條條更要問端的天台有石橋移頃而逝停龕二七日遺表上聞上遣中使降香賜幣奉全身塔於圓照菴

宗統編年卷之二十五

宗統編年卷之二十六

臨濟第十七世祖

諱祖欽嗣徑山

理宗庚戌嘉熙十年

臨濟第十七世仰山祖欽嗣宗統二十九年

辛亥十一年 元憲宗立

佛滅後二千二百年

金陵冲詔移徑山

沖隱金陵育王虛席朝論以大覺故家不輕畀付特召沖於隱所三返卒不奉詔徑山虛席復詔起之先是京兆尹趙公將逝沖來吳之法華而徑山之命繼至沖謂不赴法華則不信重違君命則不恭失恭與信何以為後學法乃幡然而起留法華踰月即登徑山

壬子十二年　圖淛大水

原妙出家

妙年十五懇請父母出家嘉禾密印寺名原妙

癸丑寶祐元年

祖住潭州龍興

上堂曰純清絕點正是真常流注打破鏡來未免一場狼籍不若遇飯喫飯遇茶喫茶曉來獨立空庭外閑對寒梅幾樹花

甲寅二年

原妙圓具戒

乙卯三年

丙辰四年

祖遷湘西道林

丁巳五年

禪師慶壽下海雲印簡寂

簡甯遠宋氏子生而神悟七歲父授孝經開宗明義章遽問父曰開者何宗明者何義父異之俾侍中觀沼出家學佛一日侍沼行沼舉看他家事忙且道承誰力汝作麼生會簡將沼手一掣沼曰這野狐精簡諾諾沼曰更須別參始得元兵破甯遠四衆逃散簡侍沼如故沼曰吾迫桑榆汝方富有春秋何當玉石俱焚宜自遠遁簡泣曰因果無差死生有命安可離師苟免乎沼察其誠囑曰子向去朔漠有大因緣吾將與子北渡經年至赤城書偈曰七十三年如掣電臨行為君通一綫泥牛飛過海東來天上人間尋不見偈畢忽無疾而逝闍維收頂骨舍利簡為乞緣造塔供養一夕聞空中呼簡名簡瞥然有省復聞人告曰大事將成毋滯於此黎明遂策杖之燕過松舖值雨宿崖下因擊

火乃悟曰今日始知眉横鼻直信道天下老和尚不寐語明日至景州見本無玄玄問從何所來簡曰雲收幽谷玄曰何處去簡曰月照長松玄曰孟八郎漢便恁麽去也簡諾諾趨出初沼臨終簡問某甲當依何人了此大事沼曰賀八十去迨入燕至大慶壽寺乃省前識於是謁璋嗣其法兩主慶壽王臣尊信啓導接引衛法護世之功不淺有孔子之後元措者渡河謁簡請復曲阜廟祀簡微言之乃復襲封閏四月說偈畢泊然而逝荼毗獲舍利無算諡佛日圓明大師

戊午六年

元廷詔辨正焚燒道藏僞經加雪庭祖師號

時有道流出一書曰老君化胡成佛經及八十一化圖鏤板傳布其言鄙陋誕妄意在輕蔑釋門而自重其教少林祖以其事奏聞憲宗有旨令僧道二家同詣上所辯析二家自約道勝則僧冠首而爲道僧勝則道削髮而爲僧僧問道曰汝書爲諭化胡成佛且佛是何義道對曰佛者覺也覺天覺地覺陰覺陽覺仁覺義之謂也僧曰是殆不然所謂覺者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三覺圓明故號佛陀豈特覺天地陰陽仁義而已耶憲宗特語近侍曰吾亦先知仁義是孔子之語謂佛爲覺仁覺義其說非也道士又持史記諸書以進欲出多說僥倖取勝僧曰此是何書道曰前代帝王之書上曰汝今持論教法何用攀援前代帝王僧曰我天竺亦有此書汝聞之乎對曰未也僧曰我爲汝說天竺頻婆羅王贊佛偈曰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世間所有我盡見一切無有如佛者當其說是語時老子安在道者不能對僧又問汝史記有化胡之說否曰無又問老子所傳何經曰道德經曰此外更有何經曰無道德經中有化胡事否曰無僧曰史記中既無道德經中又無其爲僞妄明矣道者辭屈尚書姚樞曰道者負矣上命如約行罰遣近臣脫歡將道者樊志應等十有七人詣龍光寺削髮爲僧焚僞經四十餘部天下佛寺爲道流所據者悉命歸之祖加號光宗正法大師

祥符䕃日化胡經妄撰於晉王浮當時已明其謬今復昭雪於祖龍一炬良由五濁惡世人多邪倒堂堂大路不肯行偏向荊棘林中別生枝蔓自取泥犂良可悲也老子淸淨守玄修之原不失爲善法乃不善遵其教者謬妄取戾一至於此佛慈廣大如太虛空亦何所損失而又何所不攝受之但引人墮邪見坑中失正知見爲可懼耳憲宗此舉可謂崇正驅邪而雪庭祖辯正之功亦不少也

原妙入淨慈立三年死關學禪

己未開慶元年

禪師原妙謁斷橋

妙請益斷橋倫倫令參生從何來死從何去話於是脇不至席口體俱忘或如厠惟中單而出或發函忘扃鐍而去時同參僧顯慨然曰吾已事弗克辦曷若輔之有成朝夕護侍惟謹

庚申景定元年

祖寓北磵原妙來參

妙來北磵參祖方問訊揷香祖便打出閉却門一再往始得親近乃問已前做處妙一一供吐祖當下悉與勦除令看無字自此日日參叩祖忽問阿誰與你拖箇死屍來聲未絕即打如是者不知其幾妙扣愈虔

辛酉二年

祖住處州南明原妙省悟

祖住南明上堂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三千里外賣却布單不遠而來因甚放下泥盤呵呵大笑毗婆尸佛蚤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原妙從徑山歸堂夢中忽憶斷橋所舉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疑情頓發三晝夜目不交睫至第六日隨衆詣三塔諷經擡頭忽覩五祖演和尙眞贊末兩句云百年三萬六千朝反覆元來是這漢驀然打破拖死屍之疑解夏至南明祖問阿誰與你拖箇死屍到這裏妙便喝祖拈棒妙把住云今日打原妙不得曰爲甚打不得妙拂袖便出翼日祖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曰狗舐熱油鐺曰你那裏學這虛頭來曰正要和尙疑

書祖休去

壬戌三年

妙度夏江心過雪竇見希叟曇

曇問那裏來妙拖下蒲團曇曰狗子無佛性上座作麼生妙曰拋出大家看曇乃自送入堂

禪師徑山支下天童西巖了慧寂

慧參徑山祖居第一座蘇州守趙節齋請開法定慧寺遷東嘉能仁江州東林及明州天童咸有聲續佛涅槃日上堂拈拄杖召大衆云黃面瞿曇乃竺乾猛將以慈悲爲弓矢以智慧爲戈矛統百萬雄兵勇不可當布三百餘陣勢不可敵如是四十九年演出五千餘卷兵書雖流落人間而未嘗有一字漏泄因與生死魔軍爲寃爲對遂於跋提河邊築一巨城名爲涅槃於其城中先以紫磨金軀犒賞諸兵令其瞻仰取足再三撫諭而又散以八斛四斗珍珠其謀意無他必欲打破生死牢關普與盡大地衆生共行通天活路得到大安隱大解脫之場而後已豈謂二千餘載猶未遂其志而未奏其功山僧既知其力盡計窮不免拔劍相助去也以拄杖畫一畫云四海泯平龍睡穩九天雲淨鶴飛高晚居幻智菴無疾而化

癸亥四年

禪師文泰參雪庭祖受囑

泰汾州陽城魏氏子禮本鄉智禪師薙染受業精修僧事服勤有年辭智遊學獨適太行經入東魯初習教乘於演三藏德律師法席飫領大義次扣禪關廣參知識始參濟下宗師依雲峯恒參請累年親蒙授記仍付衣頌次參曹洞宗師後造太原深丈室復蒙印證後詣燕京大萬壽寺參雪庭祖祖問當機一句試拈出看泰擬開口祖曰家產被人籍沒了也還在這裏叫屈泰撫掌曰誰奈我何祖曰這風顚漢曰仁義道中且與一拜於是侍錫十載受囑

祖遷台州護聖

甲子五年

祖住湖州光孝

度宗

度宗乙丑咸淳元年

祖掛牌道場開法天甯原妙侍

丙寅二年

妙侍者入龍鬚山

祖一日問妙曰日間浩浩時還作得主麼妙曰作得主又問睡夢中作得主麼妙曰作得主復問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處妙無語祖囑曰從今日去也不要你學佛學法也不要你窮古窮今但只饑來喫飯困來打眠纔眠覺來却抖擻精神我者一覺主人公畢竟在甚麼處安身立命妙遂奮志入臨安龍鬚自誓曰撥一生做箇癡獃漢決要者一著子明白

丁卯三年

祖住袁州仰山

法席爲天下第一僧問如何是五家宗旨祖曰有口祇堪喫飯曰若不借問爭達本源祖曰未敢相許曰如何是潙仰宗祖曰父慈子孝曰如何是臨濟宗祖曰迅雷不及掩耳曰如何是曹洞宗祖曰三更不借夜明簾曰如何是雲門宗祖曰體露金風曰如何是法眼宗祖曰山自青水自綠曰五家宗乘蒙師指向上宗乘事若何祖曰頭頂天脚踏地

賾藏主集古尊宿語錄成

唐宋傳燈嘗賜入藏諸師之語傳燈不能備載者賾別集自大鑑一世而下南泉趙州以及眞淨佛照二十餘家計四十八卷名之曰古尊宿語錄育王大觀序之

祥符蔭曰古尊宿錄敘述眞奧博而不華實有裨於宗傳開後學之心眼傳燈之外必不可少者也微言不墜大意昭然藏主之功爲不淺矣

禪師萬松支下上都華藏普安至溫寂 溫堅持雅操不爲好爵所縻勝於秉忠一籌故書

太保劉秉忠薦溫有經世才世祖召見與語大悅留內庭三載多有贊益將授以官堅辭還山錫號佛國普安大禪師五月示疾右脇而逝異香三日

茶毗舍利無數

戊辰四年

己巳五年

元世祖實供仰山致尊敬之禮

庚午六年 大旱

原妙聞墮枕徹悟

妙居龍鬚經五載因同宿道友推枕墮地作聲廓然大徹自謂如往泗州見大聖遠客還故鄉元來只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

辛未七年 大饑 壬申八年

癸酉九年

禪師從倫應元詔入對內殿

倫參高松祖見阿那律得聞天眼因緣忽有省曰設使五眼俱瞎又能開我向上眼矣因學似祖祖問如何是向上眼倫曰瞎祖曰眞箇瞎倫復曰瞎瞎祖頷之九月詔入內殿從容問辯薄暮將退帝曰在先有問者言無說今何却有說耶倫曰理本無說今且約事而言帝曰何故理無言說倫曰理

與神會如人食密中邊皆甜若問密之色相喫白可言若論味之形容實難訴說

禪師持定力疾參悟 發明 定忘身苦參得悟書之以爲嚴懸形骸者鑑

定淸苦剛介來仰山參祖爲衆持淨六月日衆患痢委身事之未幾定亦疾疾革醫謂不可乃取一獨桶就屏處危坐其上漿飲禁絕單持正念目不交睫者七日第七日夜將半忽覺山河大地草木叢林徧界如雪於明月下堂堂一身乾坤包不得久之如聞擊木聲驚醒徧體汗流疾亦愈踴躍自慶日詣方丈擧似祖祖擧公案詰之酬答無滯示偈曰昭昭靈靈是什麼眨得眼來已蹉過翻邊譯子放光明直下元來只是我

甲戌十年

妙遷雙髻

妙隱龍鬚九載縛柴爲龕風穿日炙冬夏一衲不扇不爐日搗松和糜延息而已嘗積雪沒龕旬餘路梗絕烟火咸謂死矣雪霽宴坐如初有僧名若瓊焚祠隳從妙於龍鬚忽染病妙曰病中絕緣正

鄭疑節

好做工夫汝臭皮袋悉委之於我但和病捱去洪不相赚瓊病亟索浴俯見湯影郎有省喜笑如脫沉疴信宿書曰三十六年顚倒今日一場好笑娘生鼻孔豁開放出無毛鐵鷂妙問如何是娘生鼻孔瓊竪起筆妙曰又喚甚麼作無毛鐵鷂瓊擲筆而逝妙遷武康雙髻峯

禪師如珙被旨住育王

珙初參石田癡絕於靈隱疑礙無所入聞天目禮居太白往投以疑禮舉南山筀笋東海烏鰂珙擬對禮打之忽有省遂留侍斷橋倫住國清延之典藏倫遷淨慈居第二座尋歷第一座丞相以膩蕩靈巖表請出世遷能仁退歸放牧菴不應外緣有旨授育王不得已應之

恭宗

恭宗乙亥（德祐元元至元）十二年

曹洞第二十世雪庭光宗正辨祖示寂

祖歸故里創建精舍曰報恩祖姿頴悟三閱藏教而成誦誨掖後學無倦色遍羣書善翰墨吟詠其

上堂普說幾十萬言播在叢林門人請梓之祖聞而叱之曰此吾一時遊戲所發安可以形迹爲哉既老倦於接納歸棲嵩陽是年秋示微疾書偈告終塔於寺之西隅

祥符蔭曰雪庭博洽融通大展新豐之令於大河以北爲王臣尊禮而辨正摧邪功在法苑不小與仰山祖同時南北輝映甘露雙垂者也

曹洞第二十一世祖

諱文泰嗣雪庭法（雪庭之門時稱二泰謂中林智泰祖乃首推也）

丙子（德祐二五月以後端宗景炎元）年

曹洞第二十一世少室祖嗣宗統一十四年

開堂少林祖剎上堂曰塵劫來事只在於今河沙妙德總在心源試教伊覿面相呈便不解當風拈出且道過在甚麼處卓拄杖曰祇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禪師中竺雪屋珂辭靈隱

珂靈隱薦嗣住中竺上堂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且道衲僧知箇甚麼知道飯是米做直饒恁麼

闍黎老子索飯錢有日在珂以宋鼎旣遷卽辭寺事時金山默菴雍禪師尊師道行時元兵下江南默菴被總兵伯顏羈置幕中從至武林默菴言於伯顏請珂住靈隱親持請䟽扣門珂抽關露半面問曰汝爲誰默菴曰故人某甲也珂落關曰我不識你蓋珂雖處世外而以忠自持故不屑靈隱之命斷江恩有詩曰雪屋今亡四十年高風凛凛留依然伯顏丞相拜牀下不肯爲渠來冷泉

鮮符蔭曰當宋鼎革遷元兵南下之時臨安美沸雪屋乃以世外緇衣折伯顏牀下之拜而不起其高風淸韻有足多者况其意亦世外之文山疊山也時珂座下有首座某年八十餘歎曰我生於宋老於宋乃不得死於宋遂絶粒而死瘞於禮林中果無異議

丁丑二年

禪師妙峯下徑山藏叟善珍寂

禪師普度住徑山

度字虛舟江都史氏子初見鐵牛印於靈隱徧歷諸方若天童晦巖光大慈石巖璉虎邱石室祖皆一見器異之參無得通於饒州薦福決志親依嗣之湻祐初出世金陵牛山繼潤之金山潭之鹿苑撫之疎山蘇之承天補中竺復詔陞靈隱被命住徑山値火餘志圖興復將有緖而遽寂

禪師雲壑　瑞集心燈錄成

瑞纘五燈會元集臥龍先祖以後宋季元初諸宗語曰心燈錄　發明 心燈錄以援邱玄素銘遺德山出馬祖下致阻抑不行然邱銘覺傳実書成以見此書有係法門徇私掩公者之失自見也

戊寅 三五月 帝昺祥興元年　己卯祥興二年　宋亡

元 姓奇渥溫氏太祖鐵木眞子宋開禧二年自號可汗傳太宗窩闊台睿宗拖雷定宗貴由憲宗蒙哥至世祖諱忽必烈國語曰薛禪即位開平於宋景定元年庚申建元中統至宋景定五年甲子改至元改開平爲上都己卯宋亡混一天下世祖在位凡三十五年元制凡皇帝即位之始必先受佛戒方登大寶布告天下

世祖庚辰至元十七年

禪師妙高自蔣山遷徑山

高字雲峯長谿人家世業儒母夢池上嬰兒合爪坐蓮華心手捧得之覺而生高因名夢池自幼嗜

書史允貌釋典固請學出世法父母以夢故不忍奪出家受具首參道沖沖曰此兒語纚纚有序吾宗瑚璉也又參範祖祖允器重擬充侍職高歎曰懷安敗名吾不偏參諸方不止也遂之育王見廣聞入室掌藏鑰一日聞舉譬如牛過窗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高劃然有省答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聞曰也只道得一半後出世南寒大蘆歷遷至蔣山歷十有三載乙亥寺被兵革軍士有迫高求金者以刃擬高高延頸曰欲殺即殺我頭非汝礪刃石辭色雍容了無怖畏軍士感動擲刃而去是年詔住徑山徑山燬高殫心興建

帝師發思八（此云聖壽）寂　發明　元列朝皆有帝師書發思八以槩其餘凡天下高僧師號皆錫自帝師

辛巳十八年

禪師原妙鍵死關西天目

妙住雙髻丙子學徒避兵四去妙獨掩關危坐及安堵啓戶視之則那伽如故於是戶屨彌夥應接不暇乃以拄杖橫肩顧左右云大衆會麼榔標橫肩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已卯春腰包宵遁直造天目西峯有獅子巖拔地千仞崖石林立妙樂之有終焉之意未幾慕羶之蟻復集是年復造殿西石洞營小室如舟扁曰死關上溜下淖風雨飄搖絕給侍屏服用不澡身不薙髮截甕爲鐺併日一食晏如也洞非梯莫登撤梯斷緣雖弟子罕得瞻視設三關語以驗學者云大徹底人本脫生死因甚命根不斷佛祖公案只是一箇道理因甚有明與不明大修行人當遵佛行因甚不守毗尼下語不契閉門弗接

禪師報恩從倫奉詔再焚道藏僞經

道藏僞經前已燒禁是年復有道流搆簧十月二十日有旨就大都憫忠寺再勘焚燒道藏僞經除道德經外盡行燒燬命倫舉火倫陞座以火炬打一圓相曰諸仁者祇如三洞靈文還能證此火光三昧也無若也於斯會得家有北斗經人口保安儻其或未然從此灰飛烟滅盡任伊到處覓天尊

中書丞相耶律鑄翰林院唐方等奉勅撰碑紀其
事
壬午十九年　　癸未二十年
甲申二十一年
禪師行端來參
端臨海何氏子世業儒一切文字不由師授自然
通達初參藏叟珍於徑山珍問汝是甚處人端曰
台州珍便喝端展坐具又喝端收坐具珍曰放汝
三十棒參堂去端於言下豁然頓悟珍寂端以淨
慈靈隱山水清勝往挂錫爲自稱寒拾里人橫川
珙在育王以偈招曰寥寥天地間獨有寒山子端
竟不渡江而謁覺菴眞於承天遂參祖於仰山祖
問何處來端曰兩浙祖曰因甚語音不同端曰合
取臭口祖曰獨徑橋高集雲峰峻未識書記在端
拍手曰鴨吞螺螄眼睛突出祖顧笑謂侍者點好
茶來
乙酉二十二年　　丙戌二十三年
丁亥二十四年　徑山還舊觀

◎原下疑脫妙字

祖授侍者原法印
妙在天目死關中祖寄竹篦塵拂及綠水靑山一
同授記與高峯原妙以讚示曰上大今已無人雪
巖可知禮也虛名塞破乾坤分付原妙侍者
臨濟第十七世仰山雪巖祖示寂
臨濟第十八世祖
諱原妙嗣仰山
戊子二十五年
臨濟第十八世高峯祖嗣宗統八年
祖開法天目明本侍
緇素共築師子院請祖開堂適大仰寄到竹篦頂
相遂拈香上堂示衆曰海底泥牛銜月走巖前石
虎抱兒眠鐵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鷺鷥牽此
四句內有一句能縱能奪能殺能活若人檢辨得
出一生參學事畢明本號中峯錢塘孫氏子母夢
無門開道者持燈籠至其家翼日遂生本本神儀
挺異具大人相纔離襁褓便跏趺坐能言便歌讚
梵唄凡嬉遊必爲佛事年十五決志出家禮佛然

指誓持五戒日課法華圓覺金剛諸經晝夜彌勵困則首觸柱以自警期必得乃已閱傳燈至菴摩羅女問文殊生不生公案有疑遂志在參決往天目參祖祖孤峭嚴冷未嘗一啓齒而笑獨見本歎然欲爲祝髮本以父命未許祖曰可舉闔夜多尊者出家因緣喩汝父勿自沉溺未幾誦金剛經至荷擔如來處恍若開解本自謂識量依通非悟也

丁亥年二十五遂剃染侍祖開法天目

詔集諸宗徒廷辯禪師徑山妙高詣闕奏對詳明上大悅

時詔立御講三十六所於江淮諸路有譖毀禪宗者有旨集諸宗徒廷辯住徑山雲峯妙高歎曰此宗門大事吾當不惜詣闕爭之上問禪以何爲宗高奏淨智妙圓體本空寂非見聞覺知思慮分別所能到宣問再三高歷舉西天東土諸祖以至德山臨濟棒喝因緣大抵禪是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超最上乘孰有過於禪詞旨明顯餘二千言又宣趦趄前與譖者再復論難譖者辭屈上大悅禪宗安堵如初

徑山復災

住持高謂衆曰吾宿負此山債耳遂再營建邇殿坡爲池他屋以次落成

禪師平江承天夢眞陞座說法寢陞教班居禪上之旨

眞字覺菴嗣雪竇謙住承天時有華嚴宗講主某奏請江南兩浙名刹易爲華嚴教寺陞教班資居禪之上奉旨南來抵承天次日覺菴陞堂就爲說法博引華嚴一經宗旨縱橫放肆剖析諸師論解是非若指諸掌其時華嚴講主者聞所未聞大器法器且謂承天小寺長老尚如是矧杭之鉅刹大宗師耶因回奏遂寢前旨

本侍者具戒

己丑二十六年

祖付侍者明本法印

本一日觀流泉有省即詣祖求證祖打趁出既而民間訛傳官選童男女本因問曰忽有人來問和

徇討童男女時如何祖曰我但度竹篦子與他本
郎言下洞然徹法源底陸沉衆中人無知者於是
祖書眞讃付曰我相不思議佛祖莫能視獨許不
肖兒見得半邊鼻且俾參徒詣本請益
曹洞第二十一世少室祖示寂
祖於正月示微疾謂門人曰古人坐脫立化郎不
無於衲僧分上皆餘事也言畢掩息右脇而寂
禪師天目下育王橫川如珙寂
曹洞第二十二世祖
諱福遇氏族闕
庚寅二十七年
曹洞第二十二世寶印祖嗣宗統八年
祖住寶印上堂曰機先一句越韻超聲句後一機
彌乾蓋宇衲僧家隨緣開拓妙惠人天祇如不落
前後一句作麼生道昨夜西風惡吹折案山松
辛卯二十八年
禪師雲峯寺如意撰至元辨僞錄
先是有道士邱處機李志常等毁西京孔子廟爲

文城觀謀占梵刹四百八十二所傳襲王浮化胡
僞經惑亂臣民時少林裕祖詣闕陳奏對辯處機
等辭屈奉旨焚僞經罷道爲僧者十七人還佛寺
三十七所辛巳冬復奉旨除道德經外其餘說謊
經文盡行燒毁乃詔大都雲峯寺住持如意撰至
元辨僞錄上喩曰譬如五指皆從掌出佛門如掌
餘皆如指僞宜辨也辨凡五卷窮釋老之淵源分
邪正之眞僞復勅翰林學士知制誥臣張伯淳序
而行之
壬辰二十九年
癸巳三十年
禪師淨慈下徑山雪峯妙高寂
甲午三十一年
成宗
成宗乙未元貞元年 四月蘭州河清三日上下三百里
禪師東林悅堂誾應詔入對 發明 成宗踐祚之初召問大法誾能以道引導之故書
誾嗣雙林朋九江守錢眞孫請出世西林遷開先

〇六字原本不明

又還東林召對稱旨賜璽書號通慧禪師幷金襴法衣

禪師牧潛圓至住建昌能仁

至高安姚氏子父兄皆名進士至參仰山祖受記荊住能仁所著有牧潛集明汰如河法師重刻[六]

臨濟第十八世高峯祖示寂

祖上堂拈拄杖召大衆云還見麼人人眼裏有睛不是瞎漢決定是見以拄杖卓一下云還聞麼箇箇耳裏有竅不是死漢決定是聞既見既聞是箇甚麼以拄杖○見聞即且止只是六根未具之前聲色未彰之際未聞之聞未見之見正恁麼時畢竟以何爲驗以拄杖①吾今與汝保任斯事終不虛也以拄杖㊂三十年後切忌妄通消息靠拄杖下座冬十一月大覺寺祖雍師子院院主明初來省祖竟以後事付囑十二月一日黎明辭衆曰西峯三十年妄談般若罪犯彌天末後有一句子敢累及平人自領去也大衆還有知落處者麼良久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復說偈曰來不入死關去不出死關鐵蛇鑽入海撞倒須彌山泊然而寂啓龕七日端然如生塔全身於死關祖爲人至慈勤懇誨人善語和易或繼以泣及至室中行祖令鞭策龍象盡情勘驗絲粟無貸嘗戒學者今人負一知半解不能了徹參徒一詰茫然莫辨邪正句來句去如手搏兒蓋得處鹵莽故也直須大徹親見親證明得差別智方解勘辨殺活其機用險峻不可湊泊如此尤矜細行崇戒律雖創兩刹目未嘗覩信士金從進得所剪髮朝夕供禮舍利纍纍如貫珠天下識與不識皆讚歎曰高峰古佛

安隱忍曰金剛王劍佛祖不留至虎邱應菴十有二傳如器注器當時有與臨濟先後出世者如石霜多枯木衆以勝妙境界作究竟至首座化去不會宗旨微九峯孰能反正之歟後流爲默照邪禪而眞淨五祖妙喜諸老宿痛斥其非迨勝朝此病熾作雖沒量大漢不免從狐鼠蹊徑中來賴是二老生鐵鑄成終得正悟雖悟後痛訴昔時之謬往路之非而學者就著恬寂卒不能捨甚哉邪法入

人之深也緣是國初至今多坐不語禪南北甚行
牢不可破天童三峯相並而出十餘年中擭盡黑
暗魔軍窠臼然而狂打濫罵記名泥跡之弊不旋
踵而生末世說法其難如此要當扇以這風感以
至誠驗以宗旨擇以人類復還馬祖百丈臨濟興
化以來之元氣根本全機大用非徒囂囂然口舌
爭也若夫雪巖父子拈提濟上綱領下刀發藥去
古人實有間設使施之今日獨不可以稱良劑乎
故曰道蔵也聖人時也

祥符蔭曰弘教集載元世祖實錄百餘篇字字句
句以宏法爲已任菩薩住初地作大功德主以
法化衆生者也其時綵綈丹詔絡繹雲林金刹香
幢輝煌道路而祖一關壁立於千仞雲霄之上眞
風偏界攀仰無從此所以能支滹沱欲倒之瀾續
少林面壁之旨迄今三百年來衰薾之極猶有一
線眞機存而未艾者不可謂非祖持之力也

宗統編年卷之二十六

宗統編年卷之二十七

臨濟第十九世祖

諱明本嗣高峯

成宗丙申元貞五年

臨濟第十九世中峯祖嗣宗統二十八年

學者輻湊歸之如水就下而祖深自韜晦一時宰相公卿上及天子每虛徑山靈隱諸大刹齎幣迎祖卒不可致示衆曰今之參禪不靈驗者第一無古人眞實志氣第二不把生死無常當做一件大事第三捹捨積劫以來積習不下又不具久遠不退轉身心畢竟病在於何其實不識生死根本故也夫根本者性眞圓明本無生滅去來之相良由不覺瞥起妄心迷失本源虛受輪轉以故迷之則生死始悟之則輪迴息當知山河大地明暗色空五陰四大動不動法皆是生死根本若不曾向眞實法中脫然超悟更於悟外別立生涯不存窠臼豈堪向生死岸畔剳脚或纖毫不盡未免復爲勝妙境緣慧在那邊起諸異想雖曰曉了其實未然惟痛以生死大事爲已重任者死盡偷心方堪湊泊直下儻存毫髮許善惡取捨愛憎斷續之見則枝葉生矣可不愼乎

具疑其

八疑入

禪師晦機元熙出世百丈

熙豫章唐氏世業儒兄元齡登進士第熙年十九志不可奪從西山明祝髮將遊方其母憐之具白金爲裝熙謂財足喪志善辭謝母不持一錢以行至吳名宿皆欲出巳座下不顧也聞物初覩闡化玉几往謁之覩與語大驚異之朝夕諮叩盡發具祕遂嗣法至元中有旨取育王舍利塔進入供養使者詣熙求記述舍利始末因招與俱熙辭曰我有老母兵後存亡不可知遂歸江西則元齡先以臨江通判從文丞相起兵死獨母在堂熙奉之以孝聞隱居里之灊山元貞二年出世應百丈之請居十二載而法席振興

丁酉大德元年　戊戌二年

己亥三年

祖居吳閶棲雲菴

祖晦迹三吳廬阜是冬憩吳閶西麓見松檜蔚然成林問名於居人則曰此鴈蕩也祖喜曰永嘉有鴈蕩山乃應眞諸矩羅示見之所名與之同其殆若之當興耶遂縛草菴三間以居扁曰棲雲問道者聯翩而至

庚子四年

祖結草菴平江名曰幻住

祖曰大覺世尊棄王位臥深雪夜覩明星與無邊有情同時涉入如幻三昧嗟乎衆生迨今沉酣情妄而不自知我曹出家雖依此如幻三昧而住亦有未悟者於是所至結菴一名幻住

雲南玄鑑來參

鑑素聞教觀每曰吾聞大唐有禪宗使審是耶吾將從其學未當將易其宗旨俾趨教觀繇是與其徒來謁祖言下忽大悟後方圖歸倡道而歿於中吳鑑之徒畫祖像歸四衆迎像入城異光從像燭天萬日仰觀翹勤傾信自是興立禪宗奉祖爲第一祖

禪師行端出世湖州資福旋主天竺

端嗣藏叟珍住資福學徒奔湊名聞京國特旨賜慧文正辯禪師中書平章事張閭公任行宣政使首學端主中天竺開堂之日公率僚屬親臨座下

辛丑五年

壬寅六年

元長禮祖求示法要

長字無明一號千巖蕭山董氏子七歲諸書經目輒成誦出入蹈矩循矱有若成人其父喜曰是子當以文行亢吾宗乎年十七從諸父曇芳遊涉獵九流百氏之言已而曰此非出世法也薙髮受具走武林習律會行丞相府飯僧長隨衆入時祖亦在座遙見謂曰汝日用何如曰惟念佛耳曰佛今何在長方擬對祖厲聲叱之長遂胡跪作禮求示法要祖授以狗子無佛性話

相宗法師五臺山祐國寺眞覺文才寂

才少孤盡孝慧悟生知於書無不精究尤邃理學

善吟詠平居敎僕若無所知或對客討論如河漢莫窺其涯涘徧遊講席得賢首之學嘗曰學貴宗通言必會意以意逆志則得之矣語言文字糟粕耳豈能開人之慧目乎初隱成紀築室樹松號松堂將終焉世祖降旨主洛陽白馬寺成宗建祐國寺詔爲開山第一世鑄金印署眞覺國師帝師親賫旨起之辭不受不得已而行大弘淸涼之道至老無怠九月朔說法辭衆端坐而寂闍維舍利數百粒塔於東臺之麓

癸卯七年

時蔚生是爲高峰

八月二十九日生於樂淸金氏

甲辰八年

乙巳九年

悅堂誾遷靈隱

丙午十年　丁未十一年

武宗

武宗戊申至大元年

百丈熙遷淨慈

入寺之日行中書省行宣政院官屬俯伏迎請發揚宗旨四方英衲一時輻湊

己酉二年　庚戌三年

辛亥四年

革罷僧道衙門

祥符蔭曰沙門封官爵自秦魏始梁唐繼之宋世不廢然但加銜食祿未鑄印信設衙門也至元世祖設立宣政院僧錄綱正錫以印信行移各路主掌敎門雖屬崇敬護持之意然而冒濫之流奔競傒傯汙羞不避忘出世之謂何復膠盆之剃腦是何異織女七襄牽牛負軛者乎武宗罷僧道衙門可謂知其所貴得崇護法門之大體也

仁宗

仁宗壬子皇慶元年

天竺端遷靈隱

禪師淨慈下溫州江心一山了萬寂

萬幼業儒有聲出世謁偃溪聞荊叟珏簡翁敬皆

機契東叟頴領南屏延掌記嗣其法開法天台寒巖遷紫籜疎山江淮總統會諸山於靈隱以廬山開先迎居之升江心少不適意輒棄去徒衆追留之不可十一月更衣坐逝舍利五色如菽目睛頂齒不壞時新豫章烏遜塔行省令以銀匣貯之同佛舍利置塔中

癸丑二年

元長徹悟祖付以法印

長自祖開示後縛茅靈隱山中隨順世緣殆將十載一旦忽喟然曰生平氣志充塞乾坤乃今作甕裏醯雞耶跏趺危坐脇不沾席者三年因往望亭聞鵲聲有省亟見祖具陳悟因祖復斥之長憤然來歸夜將寢忽鼠翻食猫之器墮地有聲恍然開悟覺身躍起數丈如蟬蛻汙濁之中浮游玄間上天下地一時清朗披衣待旦復往質於祖祖問曰趙州何故云無曰鼠食猫飯曰未也曰飯器破矣曰破後云何曰築碎方甎祖乃微笑囑曰汝宜善自護持棲遯巖穴時節若至其理自彰長遂隱居天龍之東菴

祖與大覺長老泰定書

衆請祖住大覺祖力辭舉參定應命定嘗印證於一山萬後復參祖乃拈香欲嗣祖祖以書却之曰古人於法嗣嫡傳所以深明宗系者大法源委不可誣也世濟俗薄奉金請拂以院易嗣者有之某嘗痛心於此夫大覺雖先師開山然十方叢林儘有尊宿捨彼不取而必欲某尸之何識量之不廣也某非畏住持實畏嗣席於開山也故退避力辭而舉足下以足下自師一山禪師豈可狥世俗而易其所師哉或欲狥俗易嗣則某斷然不敢與足下一日相聚也

甲寅延祐元年

詔祖不起賜金襴袈裟號佛慈圓照廣慧禪師

淨慈熙遷徑山未幾返仰山

法師刑峯大同出世肅山淨土寺

同字一雲號別峯上虞王氏子生時父見龐眉僧振錫而行問僧來自何所曰崑崙山竟排闥而入

父急追之寂然無有聲聞兒歸聲笑曰兒豈向來浮屠也得度受具會春谷遇講經景德同往依之遇歷實林召問謂曰子學精且博矣恐滯於心胸以成癡執曷從事思惟修以劉滌之乎同卽出錢塘參元熙舊所記憶者一切棄絕惟存孤明耿耿自照如是者閱六暑寒依參祖同將久留祖曰賢首之宗日遠而日微矣子之器量足以張大之毋久淹乎此也爲贊清涼像而遣之出世蕭山淨土

禪師薦嚴竺元妙道詔住黃巖鴻福

道嗣育王珙住慈源遷崑山薦嚴詔主鴻福賜號定慧圓明淨慈靈隱兩刹交請俱不就晚終紫籜

法師秦州景福寺英辯寂

辯傳法於栢林潭住秦州景福摧伏異見樹正法幢道行眞純如玉含璞不加雕繪人愛重之雖悍卒武夫亦能敬其爲無佛世之佛也世祖聞風降旨旌異六月無疾而寂

祖示居士趙孟頫心要

頫字子昂號松雪宋宗室年十二卽好寫金剛經與僧語親若眷屬每受祖書必焚香望拜提舉江浙儒學時叩祖心要祖爲說防情復性之旨後入翰林遣問般若大意祖有淨土偈一百八首頫作一百八贊手書之

祖復居士馮子振問道書

振號海粟訪道祖祖復書曰今古利達之士靡不知三界是大夢宅苟不會一回親切警悟則與此所知之心俱落夢寐故曰所知障也惟閣下於吾道信根未嘗不深獨未見其於信處能脫略所知否世間浮光幻影能幾何時向者鄙偈中有拔衣終日坐茅堂之句曾蒙閣下許踐之今日所謂賓人索舊債也祖宗風廣播有識知歸儒門理學一經指示皆融通同異洞徹淵源時參祖者有胡長孺字汲仲天台人特立獨行留心內典著大同論曰孟子沒一千四百年而周子出周子之傳出於此固壽涯禪師程子朱子皆得之周子朱子後得張欽夫講究此道方覺脫然元來此事與禪學十分相似學不知禪禪不知學互相排擊都不會劄

書病處眞可笑也漉漉數十言深明宗要復有居士孟珙字璞玉號無菴歸安人留心宗門力學不倦參祖於言下得大透徹理宗朝爲制置卒謚忠襄好周易而尤深於禪機進則料敵設奇輪刀上陣退則掃地焚香隱几危坐遠貨色絕滋味自贊云老拙愛遊戲忙裏放癡憨正當恁麼時無處見無菴臨終偈曰有生必有滅無菴無可說踢倒玉崑崙夜半紅日出

乙卯二年五月秦州成紀縣山移

時蔚出家

蔚年十三從演慶昇法師受業便知向上宗乘

禪師徑山下湖洲何山鐵鏡至明寂

明嗣徑山偃溪聞住何山十一月寂

丙辰三年

勅建栴檀瑞像殿詔翰林承旨程鉅夫撰文 發明

瑞像承如來記廣利震旦歷代尊崇以彰聖化故書

丁巳四年

勅加法師東林慧遠妙覺寂光宏辯大師 發明

遠道德純備累朝未崇師號今勅特加宜也

法師京都崇恩德謙寂

謙甯州楊氏幼學佛出世長遊秦洛諮訪逾河而北受般若於邠州甯受圓覺於乾陵一後受唯識於陝州頃至京師受華嚴圓旨於萬安揀詔居萬甯又詔居崇恩前後一紀道德簡於宸衷流聲溢於衆口未嘗以寵遇顯榮改其素嘗語人曰畦衣之士抗塵世表苟不愧於朝聞夕死可矣尙何慕於外哉退居幽隱正月二十八日寂皇太后賜鈔五千緡賻葬有司備儀衛荼毗獲舍利建塔

戊午五年

禪師印原自日本來參

原字古先日本國之藤氏子藤爲日本貴族原出世南詢初謁無見覩於天台覩指令來天目參祖充給侍發憤力究久之領解祖囑曰善自護持

己未六年

瀋王奉旨謁祖請法

九月六日駙馬太尉瀋王王璋奉聖旨御香入山

請祖於幻住菴虁日請就師子正宗禪寺陞座

法師鳳山儀應瀋王齋成禮而還

鳳山儀住下天竺延祐初賜三藏鴻臚卿號不受教門少有齟齬必整理之瀋王就明慶寺設齋齋諸山住持省官以下躬董其事以瀋王居中位講堂法座上衆官以次班法座下諸山列兩廡旣坐而儀後至竟趨座上問王曰今日齋會何爲王曰齋諸山儀曰旣齋諸山王爲主人而自處尊位諸山列兩廡至有席地而坐者與邏齋何異於禮恐不然瀋王惶愧請謝卽下座前揖諸山分賓主而衆官退就兩廡齋畢王握儀手曰非吾師幾不成禮

禪師育王下大鴻佛智元熙寂

法師京都寶集寺妙文寂

文蔚州孫氏子遊學雲朔燕趙抵京師依大德明智圓頓教陸沉於衆十有一年衆請出世始陞座縱無礙辯若峽倒川奔及乎閑居簡默言不妄發遷薊之雲泉勤儉睦衆廩有餘粟以賑饑民懷其德世祖召見顧謂羣臣曰此福德僧也詔居寶集斯時講席紛錮名相礙滯殊途文振以圓宗融通定慧晚修念佛三昧預知時至手結寶印稱佛名面西而逝

庚申七年

曹洞第二十二世寶印祖示寂

曹洞第二十三世祖

諱文才字這拙氏里生年闕嗣寶印住香嚴

英宗

英宗辛酉至治元年

曹洞第二十三世香嚴祖嗣宗統三十年

祖住香嚴上堂曰滿盤打算了只有這一著最占便宜敢問諸人且道是那一著卓拄杖云切忌卜度僧問如何是道祖云針錐不容僧云如何是禪祖云車馬有路僧云和尚爲甚麼翻古人公案祖云擧直措諸枉

相宗法師五臺山普甯弘教了性寂

性號大林嗣眞覺才成宗徵居萬壽聲價隆起至

大聞太后創寺臺山曰普甯延爲第一代性剛毅不能俛媚於人不入城隍不謁權貴嘗曰苾蒭弘法是務餘復何求時尊寵西僧名德諸師多爲致禮摳衣丐其摩頂謂之攝受性長揖而已識者高之九月三日寂諡曰弘教

壬戌二年　平江路南康建昌大水山崩

元叟端補徑山　先有道士伏章入不得報云閉天門選徑山四十八代住持端適當其數

端時退隱梁渚西菴徑山虛席三宗四衆相率白於宣政院以爲非端不可至是凡三被金襴至則足不越閫者幾二十年慕其道者鱗萃至無所容

相宗法師金陵天禧至德寂

德號雲巖東昌鍾氏子法照禧宏慈恩之教於龍興寺從之盡得其蘊世祖召見賜紫命主天禧錫號佛光居天禧三十年一衲一履終身不易過午不食危坐達旦歲儉粢糜食殍餓者數萬出衣鉢盡新殿廡以律繩衆有犯必罰因苦誦喪明忽夢梵僧迎居內院高座空中散華如雨頃之安坐而逝火浴舍利無算趙孟頫銘其塔

法師玉山普安寺寶嚴寂

嚴號幻堂與大林性俱嗣眞覺才繼才之席詔住普安方寸湛如止水渾樸無僞表裏大林共宏淸涼之教七月寂

癸亥三年

臨濟第十九世中峯佛慈圓照廣慧祖示寂

祖居無定所或船或菴咸名幻住有幻住家訓僧俗爭相瞻禮稱江南古佛八月十五日說偈辭衆曰我有一句分付大衆更問如何無本可據置筆安坐而逝塔於天目中峯之西岡

安隱忍曰幻住老人福寵三朝道尊一世彙殊方異域之俗總戴髮含齒之民見之則頂禮敬聞之則神意崩悅無老少無貴賤自王公大臣以及奴隷工作孩童孺子皆以江南古佛稱之似宜衣被六銖食羅千品矣師乃冬絺夏衲未嘗求適非果位大士乘願再世以勵末世其能如此哉世傳師膚肉細膩不能衣布雖下體亦以綾絹余初謂或然及考師行狀碑銘而精苦砥勵出於天性師

體既豐嘗隆暑病渴膚腠汗腐有遺細葛褻衣者。師受而不著則下體綾絹之言可知矣。今吳山雲居菴有師遺履補綴宛然亦足爲證。余特表而出之非敢以激近世之習。但欲朝誦暮詠。策所未逮耳

臨濟第二十世祖

諱元長嗣中峯

泰定帝

泰定帝甲子泰定元年

臨濟第二十世聖壽祖嗣宗統三十三年

祖入伏龍山聖壽道場成（荒刹重興成大伽藍故書法如此）　發明（祖志圖棲遁。無心營建。而道緣孚感）

祖受纓隱天龍之東菴。諸山宰護爭相勸請。祖逃至烏傷之伏龍山。卓錫巖際。誓曰山有水吾將止焉。俄山泉溢出作白乳色。祖遂依大樹以居。初山有禪寺曰聖壽。荒廢已久。嘗祖入山。鄉民咸獲異夢。遂相率披蒙茸以訪見祖晏坐不動。各獻飲食。共營起律寺。因舊號成大伽藍。朝廷三遣重臣降香錫號佛慧圓鑒普濟大禪師。幷錫金襴法衣。上堂僧問如何是第一句。祖曰有口如瘂。曰如何是第二句。祖曰有眼如盲。曰如何是第三句。祖曰棒折也未放你在。乃擲下拂子。曰此是老僧第一句。如何是第一句。便下座

乙丑二年　　丙寅三年

丁卯四年

祖示警世偈

祖居聖壽。內而齊魯燕趙秦隴閩蜀。外而日本三韓八番羅甸交趾琉球。莫不奔走膜拜咨決心要。祖警以偈曰。百年只是暫時間。莫把光陰當等閒。努力修行成佛易。今生蹉過出頭難。無常忽到教誰替。有債元來用自還。若要不經閻老案。直須參透祖師關

禪師天倫住廣德東泉

倫參晦機熙於淨慈。居侍司。復掌藏鑰。歎曰世降道衰。人根浮薄。宿師碩德。具大知見。猶不爲學者信服。無他。蓋表裏不純也。乃縛茅吳興之桃花塢。

一日灌園忽雲暝驟雷疾風拔木胸中疑礙頓釋出世東泉遷明之佛巖笑隱訢住龍翔招居第一座後住金陵保甯

戊辰致和元九月改天歷元年

禪師大訢住金陵龍翔自如補中竺

訢字笑隱參晦機熙於百丈淨慈俱掌記出世湖之烏回遷杭之報國中竺文宗以金陵潛邸爲大龍翔集慶寺簡名德開山訢首膺其選號曰廣智全悟大禪師如字一溪訢舉補住中竺

文宗

文宗己巳二年

敕謚中峯祖日智覺塔曰法雲詔奎章學士虞集撰銘

庚午至順元年 正月朝廷命趙世延世安纂修經世大典加封孔子父齊國公叔梁紇爲啓聖王母魯國太夫人顏氏爲啓聖王夫人顏子兗國復聖公曾子郕國宗聖公子思沂國述聖公孟子鄒國亞聖公河南伯程顥豫國公伊陽伯程頤洛國公

禪師嘉興大中祥符寺梅屋念常集佛祖歷代通載成

常華亭黃氏子年十二出家十四薙髮受具佛智熙自江西百丈遷杭之淨慈常往參承熙上堂舉太原孚上座聞角聲悟道因緣頌曰琴生入滄海太史遊名山從此揚州城外路令嚴不許蚤開關常於言下豁然有省投丈室呈所解熙頷之俾掌記室迨熙遷徑山常職後版表率一衆後奉旨還召出世祥符集佛祖通載凡二十二卷

祖復居士宋濂書

濂字景濂號無相居士金華人生時母夢異僧手寫華嚴經來謂母曰吾乃永明延壽願假一室以終此卷覺已濂即生因名曰壽後更名濂六歲日記二千餘言九歲能詩入青蘿盡閱鄭氏所著書數萬卷聞祖吐辭如奔雷欲屈之特往謁相與詰難數千言不契而退復上祖書祖答曰前日承一宿山中今日有書來報無明讀一過不覺失笑笑個甚麼笑景濂坐井觀天又如貧兒拾得錫說與人要做銀子賣只是自不識貨教別人不識貨則不可何以故景濂每嘗在塵勞聲色境界中輥得

爛骨地熟了思量計較文字語言弄聰明業識多
了乍聞吾輩說一個放下可以做寂靜工夫透脫
生死暫起一念厭離心退步靜坐乃見無思量無
語言處便錯認作法身喻如玲瓏八面窗喻如須
彌山言說不得這個只是暫時岐路如何便罵得
佛贊得祖贊得無明耶贊罵憎愛心不除但增長
我見我見我見未忘目前只見別人過失不知自家過
失要成辦透脫生死大事難矣景濂果欲辦這件
事只向無思量無言語處仔細推窮不用說向人
驀忽命根斷偷心絕絕後更甦欺君不得却來求
印可亦不遲

辛未二年

禪師淸珙出住當湖福源

珙常熟溫氏子首謁高峯祖服勤三年後參道場
信中途舉首見風亭豁然請住當湖福源堅臥不
起往返至再勉就入院後隱居霞浦山淸苦自持
不事干謁苟絕食飲水而已作爲詩偈多警發語
誦之者心爽神慕以爲有古德遺風高麗國師大
古愚嘗侍珙得旨王聞欽仰表達朝廷勅諡佛慈
慧照禪師仍請舍利歸國供養

壬申三年　五月白虹並日出長亘天　八月天鼓鳴于東北

禪師紹大出世烏龍

大嚴州吳氏子參虛谷陵於徑山佩服心印遍遊
江湖出住郡之烏龍遷雲黃寶林法席稱一時之
盛後坐化舍利如紺珠

順帝

順帝癸酉元統元年

重修百丈淸規

百丈德輝龍翔大訢奉勅重修
圓通訥曰昔百丈大智禪師建叢林立規矩欲救
像季不正之弊曾不知像季學者盜規矩以破百
丈之叢林上古之世雖巢居穴處人人自律大智
之後雖高堂廣厦人人自廢故曰安危德也興亡
數也苟德可將何必叢林苟數可憑曷用規矩
胼符蔭曰圓通之言爲叢林行淸規者言之也昔
不知修淸規而主之行者曲狥世典大意不中道

23

隨時替烏乎難哉

甲戌二年　正月汴梁雨血　三月彰德路雨毛如

禪師高峯支下天目正覺了義寂

義住師子正宗禪寺元統元年歲除日謂侍者曰有一件事天來大你還委悉麼良久曰明日是年朝正月六日詣法雲塔西指空地曰更好立箇無縫塔其夕與禪者談笑如平時至夜分乃曰老僧明日天台去也禪者曰某甲隨師去義曰你走馬也趁我不及翼日趺坐而化化之日雷砰雨射白晝晦暝及葬雪華繽紛林木縞素送葬者數千人悲動山谷初中峯祖示寂會葬齋次義謂衆曰後十二年更爲老僧一會衆未深信至是始驗勅諡佛慧圓明正覺普度禪師

禪師時蔚來參居第一座

蔚參止巖於虎跑巖示以南泉三不是語因入明州達蓬山佛趾寺側卓菴晝夜力參一日聞寺主學潙山踢倒淨瓶公案豁地觸發說偈曰顚顚倒倒老南泉累我工夫却半年當下若還親薦得如何不進劈胸拳聞祖直造丈室祖曰將甚麼來與老僧相見蔚竪起拳曰者裏與和尚相見祖曰死了燒了向何處安身立命蔚曰漚生漚滅水還在風息波平月印潭祖曰莫要請益受戒麼蔚掩耳而出明日普請斫松次蔚拈圓石作獻珠狀曰請和尚酬價祖曰不値半文錢蔚曰瞎祖曰我也瞎你也瞎蔚曰瞎瞎即呈偈曰龍宮女子將珠獻價値三千與大千却被旁觀人決破誰知不値半文錢祖謂左右曰蔚山主頗有衲僧氣息遂命居第一座尋卓菴於蘭溪之嵩山

禪師瑞巖下華頂眞覺無見先覩寂

覩仙居葉氏子參方山寶於瑞巖盡得其法要結茅華頂學者雲集道俗以爲無田不可畜衆往往持田券來施皆却之冬夏一衲食惟充饑遷化火浴忽胸中淸水迸出如注得舍利大如菽光耀人目勅號眞覺塔曰寂光

乙亥至元元年

禪師梵琦自海鹽天甯遷杭州報國

琦字楚石。嗣元叟端。出世海鹽福臻。遷天甯。復主杭州報國

丙子二年　浙江自春至八月不雨民大饑　正月宿松縣地震山裂南陽鄧州五月至八月霖雨瀧河白河水災秦州山崩

禪師高峯支下處州白雲空中　假寂

假嗣高峯祖。棲白雲山。四方禪衲聞風來赴。屨滿戶外。夏一日援筆書偈曰。地水火風。先佛記。掘地深埋第一義。既免檀那數片柴。又省人言無舍利。書畢坐化

丁丑三年　六月京師大霖　八月京師地震

戊寅四年　四月京師雨紅沙晝晦　六月信州山崩邵武路大水　十二月太白晝經天

禪師法林住靈隱

林字竹泉。參元叟端於中竺。掌藏鑰。居淨慈蒙堂。不出戶者九年。丞相脫歡請住浙之萬壽。遷中竺。復遷靈隱。宗風大振。帝錫金襴法衣。時元叟在徑。山同時唱道五山。傳為盛事

己卯五年　六月汀州大水　七月常州宜興山水溢高一丈　自七月至九月太白晝經天

禪師疊靈開山瑞龍

靈嗣徑山端。初出世慶元保聖。遷國清。己卯瑞龍更禪剎。請靈開山。每戒諸徒曰。研究空宗。當外形骸。忘寢食。以消累劫宿習。然後心地明明耳。自是日唯一食。終夜凝坐。有重修歷代高僧傳行世

庚辰六年

辛巳至正元年

禪師藏叟下徑山慧文正辯元叟行端寂

壬午二年　四月冀寧地震裂聲如雷　惠州羅浮山崩

禪師惟則住吳閶菩提正宗寺

中峯本祖寂後。諸名山屢請惟則主席。則堅却不赴。隱居華亭城北。距城二里許。至元辛巳客吳門幻住。至正壬午。門人相與築室於姑蘇城中。師子林號菩提正宗寺。奉則居焉

禪師了堂一住台州紫籜

一薦福道嗣。住紫籜。次遷天童。上堂曰。長嘴烏芳樹不棲。摩斯迦滄溟不入。龍泉與鈯斧同鐵。利鈍懸殊。良驥與駑駘同途。遲速有異。以拂子畫一畫曰。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

禪師智及住昌國隆教

及字以中。吳縣人。俗姓顧。初生時。靈夢發祥。祝髮受具。往聽賢首法界觀。未終章。莞爾而笑曰。一眞法界。圓同太虛。但涉言辭。即成朧法。纔獲天雨寶華。於我奚益哉。遂走建業。見大訢。訢以文章道德傾動一世。見及文彩彰露。交相延譽。有同袍訶曰。子才俊爽若此。不思負荷正法。甘作詩騷奴僕乎。無盡燈偈。所謂黃葉飄飄者。不知作何見解。及舌噤不能荅。即歸海雲。胸中如礙巨石。目不交睫者踰月。忽見秋葉吹墜於庭。豁然有省。於是登雙徑謁元叟。端自列其所證甚悉。端勘辯之。及隨機參會。不間一髮。未幾命侍左右。俄遷藏室。及取教典益溫繹之。宗通說貫。若決江河。出世昌國隆教

禪師輔良住嘉興聖壽

良字用貞。號介菴。范文正公十世孫。誕鍾粹氣。聰悟夙發。見佛書輒躍然。朗誦若所素習。有相士謂父母曰。是兒清聳。恐非世間法可縛。若使學佛。必能弘大宗乘。里名何蘭若。良日與羣童遨遊其間。徘徊愛慕。終日不忍去。父察其志。與相者言合。乃曰。昔范蜀公好與名僧交。嘗勉圓悟勤參叩道要。卒爲天下禪宗。吾能惜爾而不使遂其志乎。遂俾薙落受具。即慨然曰。學佛將以明心。心非師無以示肯綮。終日牆面可乎。去習天台教。白雲約諭之曰。教乘固當學。若沉溺不返。如入海算沙。徒自困耳。何不更衣以事禪乎。笑隱訢公見主龍翔。其道大被東南。盍往依焉。良即往參訢。問答之際。棒喝交馳。一剎那間。凡情頓喪。久之遂契心法。出世嘉興聖壽

禪師松隱茂住明州瑞雲

茂字實菴。奉化鄭氏子。幼嘗中夜趺坐。母惡之。推其使仆。輒達旦不暝。年十六。剃染受具。主僧使司米鹽細務。茂歎曰。離家爲求道耳。有羈絏於此。何異狗苟蠅營者耶。乃潛行至江西。見南澗泉。泉命入室。一夕聞巖泉泠泠。微有覺觸。遽往白泉。泉曰。此間不足發子大機大用。古林茂乃橫川嫡嗣。子當往依之。茂即趨謁古林。林曰。爾來欲何爲。茂曰。

生死事大特來求出離耳林曰子明知四大五蘊是生死本何緣入此革囊耶茂擬對林以杖擊之茂遂悟自是機辯峻絕出世明州瑞雲

癸未三年

祖招嵩山蔚復分座

蔚居嵩山凡九載雲水頌德祖三爲手書殷重招之復居第一座尋返嵩山

禪師徑山下雪竇石室祖瑛寂

瑛嗣徑山熈住雪竇天童晚得痿痺疾造一龕曰木覆日坐其中不涉世事是年三月見一衰衣婦人叩頭請瑛應身爲國王瑛曰我不願生天王家逾十七日趺坐而化臨終偈曰五十三年弄巧成拙踏破虛空赤脚行萬象森羅笑不輟

甲申四年　明太祖是年托身皇覺寺

禪師徑山下金陵龍翔廣智大訢寂

訢嗣徑山熈住龍翔驛召赴闕見上奎章閣賜坐諮問法要及順帝御極待遇益隆後以老病求退優詔不許勅外臺護視使安居終老五月示微疾作手書別交遊囑其徒以兩朝所賜金幣作萬佛閣上報國恩二十二日書偈趺坐而寂黃文憲溍撰塔銘虞文靖集著行道紀有四會語錄蒲室集行世

乙酉五年　丙戌六年

丁亥七年

禪師天甯下妙果竺源水盛寂

盛謁無能教於無爲州之天甯盡脫玄妙知解隱居南巢遷杭之西湖妙果毳拂之下懸崖壁立務期實證實悟示衆曰凡學道人當洞明諸佛心宗行解相應歲久月深具大無畏如透水月華萬浪千波觸之不散方始不被生死陰魔所惑

祖復答居士宋濂書

濂每致書論道祖復答書曰士林中來者無不盛談左右乃間氣所生文章學問絕出爲浙東羣儒之冠且猶深於內典欣羨無已承敘自幼讀佛書領其要旨出入有無空假中中至於中且不有有無何在三復斯言此今之士夫執有執無離邊離

◎常圖賞

中分彼此儒釋之異。如左右儒釋一貫者。能有幾人。人言爲不虛矣。張無盡云。余因學佛。然後知儒。古德云。居無爲界中。而不斷滅有爲之法。居有爲界中。而不分別無爲之相。暗合道妙。不易不易。審如是。則有爲底便是無爲底。左右已百了千當。何處更有身心之慮。未祛事物之來未息。又何處更有眞實工夫可做。而後出離有爲。了生死大事耶。左右與山野交二十年。會或劇談。別或寄語。未有如此書之至誠也。人天之際。唯誠朋友之道亦誠而已。只如左右未動念未操觚拂紙。未陳一言。及寫在紙上了。是有爲是無爲。是生是死。是生死法。是出生死法。這些子直是諕訛。故孔子謂子路曰。未知生焉知死。孔子底說話。莫道子路不知落處。盡大地人都不知落處。豈不見黃山谷訪死心。死心云。聞公會禪。諸方皆印可。是否。答云。不敢。死心云。我有一問。問公。公試答看。彼此燒作一堆灰。在甚處相見。山谷茫然。後參晦堂。示吾無隱乎爾一言。聞桂花香。打破漆桶。鼻孔撩天。大丈夫欲成辦箇事。自有箇般時節。山谷雖是一塊精金。須入死心晦堂作家爐鞴。惡辣鉗鎚。始得這一隊漢。若到無明門下。更須一一勘過。何也。不是弄潮人。休入洪波裏。山野如是杜撰。左右以爲如何

報國梵琦錫號佛日普照慧辯禪師

戊子八年

己丑九年

嵩山蔚入吳

先是祖謂蔚曰。汝緣在吳。可往化導。大振吾宗。蔚遂入吳。凡三築精藍方之。鄧蔚

庚寅十年

辛卯十一年

佛滅後二千三百年

曹洞第二十三世香嚴祖示寂

曹洞第二十四世祖

諱子嚴。氏里失載。嗣香嚴

壬辰十二年

曹洞第二十四世南陽萬安松庭祖嗣宗統三十年

祖韜光晦迹

祖翁耕南陽嘗作力田偈云晝拈塊石驅山鳥曉坐巢菴逐野豚腸斷秋風頻擊柝目窺夜月更消魂時比之鏡淸風穴

祖付首座嵩山蔚衣法

三月十四日祖令源藏主賫法衣頂相付首座時蔚曰老僧袈裟一頂付與嵩山蔚長老表叢林之道念

癸巳十三年

甲午十四年

禪師高峯首座無象易寂

易字無象將門之子應襲父封爵棄去出世危坐禪定屹如枯株上天目謁高峯祖機語契合俾爲首座至正初至明州海會端居一室棲絕諸緣年九十九正月禮佛告衆趺坐泊然而逝闍維舍利無算

師子林惟則錫號佛心普濟文慧大辯禪師秉賜金襴法衣則不住山居恒隨機開導行省平章咸稽顙執弟子禮屢起江浙諸名山堅却不赴遁跡吳湘間緇素就吳中搆地結屋名師子林寂後塔於水西源

乙未十五年　六月明太祖起兵太平路

禪師徑山下靈隱竹泉法林寂

林嗣徑山端二月二日集衆叙平生行脚本末且誡之曰佛法下衰無甚於今宜各努力索筆書偈曰七十二年虛空釘橛末後一句不說不說遂化葬全身於松源塔西其時塔前古桂富春吐華淸香滿路見者歎異

丙申十六年

台宗法師杭州普福弘濟寂

濟字同舟號天岸餘姚姚氏子從舜田滿出家丱時駿發絕倫持律不違繩尺依牛山全習台教悉通其旨一日定中覩四明尊者付以犀角如意自是談辯無滯泰定元年出世萬壽明年陞官海岸毀居民朝夕惴惴恐爲魚鱉之宅丞相脫驩甚憂之乃禱觀音大士於上天竺令濟師海岸建水陸

◆入疑入

大會濟人慈心三昧取海沙誦大悲呪率衆遍撒其處凡足跡所及岸皆復固還集慶萬壽有旨主杭之普福濟以年高八十堅臥不起門弟子强之受詔未幾退歸舊隱三月十日書偈而逝濟凡講法華一百十會天雨寶華者再三

丁酉十七年

禪師清欲住吳靈巖

欲字了菴嗣古林茂住靈巖上堂石門巇嶮鐵關牢學目分明百倒高四十年中重到此始終不隔一絲毫

臨濟第二十世聖壽圖鑑普濟祖示寂

六月十四日示微疾沐浴更衣集衆說偈曰平生饒舌今日敗闕一句轟天正法眼滅投筆而逝弟子用陶龕奉全身瘞於青松菴

安隱忍曰佛祖之道不言福德操行要非無福德操行者所能傳持但恐偏墜而入道不精耳自應菴華藏以後臨濟之道日就浸溺餘波末流無所不有欲求高峯之履踐中峰千巖之韜智以振起末運烏可多得哉臨濟正法眼藏至祖之世已若太羹玄酒備而不用久矣厥後天奇祖爲只以一誰字誨人至於廣通輩遂明目張膽數滹沱一法爲奇名異相法運之變否亦甚矣而天童之棒三峯之宗旨恰恰乎激揚於是豈徒然哉

宗統編年卷之二十七

宗統編年卷之二十八

臨濟第二十一世祖

諱時蔚嗣聖壽祖初住蘭溪嵩山後開法萬峯

戊戌至正十八年

臨濟第二十一世萬峯聖恩祖嗣宗統二十四年

祖開法萬峯

祖卓錫蘇州鄧尉山衲子奔集遂成叢林上堂舒兩手云大開方便門便從這裏入復握雙拳云閉却牢關說家裏話且道不開不閉一句又作麼生

道昃久斂僧伽黎下座解制上堂曰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解開布袋口衲僧得自繇脚頭脚底風雲起撒土揚沙輥入流逼塞虛空無影像啼鶯元在柳梢頭畢竟作麼生取用喝

禪師德然繼住聖壽

然嗣聖壽祖嘗參石屋珙書松隱二字授之因以爲號刺血書華嚴經足不踰閫者三載有天華滿庭之異感居民爲建寶坊泊祖遷化衆請繼席

禪師徑山下文敏宏覺古鼎祖銘寂

銘嗣元叟端貌寒寢因精修二十年忽化爲福德之相住徑山十二年錫號慧性文敏宏覺普濟禪師將遷寂遺書囑丞相外護復書偈曰生死純眞太虛絨滿七十九年摇籃繩斷擲筆而逝荼毗舌根數珠皆不壞舍利無算

禪師普仁應明詔住婺州智者寺　發明（明朝詔宗師開法之始故特書）

仁智者義嗣明太祖是年親帥六師至婺州幸智者寺詔仁主之後遷淨慈

禪師古林下平江定慧大方火化

方嗣古林茂住平江定慧不檢細行跌宕自如謝院事寓靈巖老宿華公房與郡守周義卿善周入山訪之方云某此月十四日卽此山火化矣其爲我證明周戲諾之乃措薪爲棚與衆僧訣說偈趺坐棚火發烈燄熾然於火聚中祝香云云度數珠學華云聊當遺念火燄到處多得設利周聞之驚歎不已

己亥十九年　十一月元大都有杜鵑

庚子二十年　正月丙辰五色雲見

禪師崇裕出世太平光孝遷圓通

裕笑隱訢嗣三十載脇不沾席住太平日圬人塡壁壁中隆然有物函抉之獲悉達多太子像乃佛牙所刻成裕召工傳以黃金金迸裂舍利從中湧出離小香殿奉之尋遷九江圓通

辛丑二十一年　十一月黃河淸凡七日

禪師天童下雪竇無印大證寂

證參洞宗雲外岫於天童與教藏機甚契嗣其法

至治間詔天下善書者金書藏經事竣賜織金屈眴南還丞相脫驩請住衢之南禪繼領光孝遷信之祥符移明之定水升雪竇九月寂闍維舍利明瑩牙齒數珠不壞

壬寅二十二年　癸卯二十三年 十月山東赤氣千里

甲辰二十四年 明太祖建國號曰吳稱吳元年

禪師慧曇住蔣山

曇天台楊氏子十六嗣笑隱訢明太祖定鼎南京曇謁上上一見歎曰眞福德僧也命主蔣山時大內新成詔曇引千二百衆披閱大藏曇陞座說法上親帥羣臣幸臨嚮聽曇法音洪暢妙契皇情山內祭帛以施遠邇學徒聞風奔赴堂筵至無所容凡祖庭規矩曇備行之觀者咁咁曰三代禮樂無以加焉

乙巳二十五年

禪師竇金賜衣號詔住海印

金字壁峯乾州永壽石氏六歲出家徧歷講席後精禪定嗣縉雲眞入五臺山秘魔巖建靈鷲菴僧俗趨風常至萬指召入內廷値大雪夜有紅光自金室中直透霄漢上驚歎賜金襴伽黎明年禱雨輒應勅賜寂照圓明大禪師號詔住海印寺

丙午二十六年 二月黃河北徙

丁未二十七年 正月絳州天鼓鳴

禪師天童下天界孚中懷信寂

信嗣天童坦至正間住天童御史臺奉疏命主龍翔及明兵下金陵僧徒竄散信宴坐一室高皇帝親幸嘉之勅改龍翔爲大天界寺一日晨興沐浴更衣趺坐謂左右曰吾歸去矣遂瞑目侍僧撼之請說偈信瞋目叱之復哀請遂握筆書曰平生爲人列挐七十八年漏洩今朝撒手便行萬里晴空片雪書畢復瞑時帝統兵江陰夢信謁見問信來何爲對曰將西歸告別耳帝還聞信遷化與夢符異之詔出內府帛幣助喪且命卜藏龕之地於伏牛舉龕之日帝親致奠送出都門荼毗舍利如菽附以寶瓶光發瓶外

戊申 至正五十八年 大明洪武元年 是歲元亡

明 姓朱

太祖高皇帝 諱 以壬辰起兵，歷十有七年，至戊申正月，文武羣臣百司衆庶，合辭勸進，尊爲皇帝，以統一天下，卽位於南郊，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

太祖己酉洪武二年

禪師梵琦曇曜等應詔主蔣山法會 發明 法會之建不書，興朝方新，崇重法化，諸山禪宿一時雲集，彬彬盛事，黼黻文明，故書之

元年秋，詔徵江南高僧十人，建普度大會於蔣山。二年春，復建法會，海鹽天甯梵琦應詔至京，名居第一，親承顧問，再召說法，賜伊蒲舘於文樓。瑞龍曇曜旣奏對，上憫其老，放還。淸泰子楩，淨慈智順，定水來復，靈隱元瀞，萬壽至仁，徑山福報，福林智度等，俱應詔至京。上親臨勞問，請法具饌，同主蔣山普度大法會。天界善世宗泐奉勅撰獻佛樂章進呈，御署曰善世、昭信、延慈、法喜、禪悅、徧應、妙濟、善成，凡八曲，勅太常歌舞以節奏之

禪師天台雲峯祖燈寂 嗣法未詳

燈住雲峯，苦行自給，影不出山者踰五十春秋，人多化之。有以土田布施者，辭曰：先佛以乞食爲事，

◈祥麟評

吾焉用此。忽示微疾，集衆說偈而逝。火化，異香襲人，舍利不可勝計

禪師普明下宜興龍池弘教了悟永甯寂

甯字一源，南通朱氏，嗣普明無用寬。寬囑曰：汝緣在南，逢龍卽住，遇池便居。甯受命南還。至治癸亥，宜興龍池疏請，甯以名符懸記，欣然赴之。先是，山巓有池，其深叵測，龍出每大水，居民苦之。甯授龍三皈戒，遂不復出。居久，復至絕巘築室，壁立如削，斷木爲棧，棲板空中，足不越限者三年。帝師稔知道行，降號宏教普濟禪師。尋召入京，宣命龍光殿陞座說法。上大悅，賜金襴法衣，加號佛心了悟。庚子出領善權。是年夏六月示微疾，囑弟子裁紙製內外衣，且曰：吾將逝矣。命移龕至絕巘，索筆書偈曰：七十八年，守拙明明，一場敗闕，泥牛海底翻身，六月炎天飛雪。書畢，吉祥而逝。先一月池水忽竭，及甯順寂，噴湧異常。時黑白戀慕，至有然頂灼臂以供養者。茶毗，五色光燄，齒牙舌輪珠皆不壞，設利無算。門人分餘骨與不壞者，就龍池太平齊山

業雲巖蘚五所建塔藏焉
台宗法師杭州集慶寺士璋寂
璋字原璞生即伏犀貫頂雙眸炯如點漆喜讀佛
書鄉寺僧請其父曰此釋氏種也盍乞師我父怒
曰吾兒如芬陀花非若倫也遂令入傳法寺薙染
侍我菴無於上竺力學無怠時有天心瑩者高亢
不服人獨豔璋相與切劘時目雙璧我菴無化去
東溟日補其席璋復承陶冶至正十三年住棲眞
往來南竺才演福繼二老之門更臻玄微嘗對衆
曰佛法教藏渺如烟海固非獨善所能究盡使吾
自畫而不進其能免於孤陋之誚乎元季兵亂不
以世難易其業牧衆演法無虛日洪武初詔江浙
名宿咸集天界諸方雲集莫知規繩璋獨出方略
具有條叙時十萬衆共聚法制井然是年六月既
望預知時至安然坐蛻璋器度瀟灑論議慷慨操
直道而不狗流俗所住之剎誓不薙畜一人
相宗法師紹興寶林大同寂
同住蕭山淨土遷景德及嘉禾東塔改寶林寶林

乃清涼國師肆業之地同欲高臥不起郡邑交疏
請至再始投袂起至則天下俊衲多從之賜號佛
心慈濟宏辯弁金襴僧伽黎鍾山法會同年八十
預焉召見賜珍秘同神守超邁修偉玉立而吐辭
溫美扶植宗乘辟紛排難無自他猜忌之嫌持律
甚嚴無一長物然性至孝遇父母忌日必流涕不
已十二月登座說法端坐而化同初謁春谷於講
席谷謂之曰子之學精且博矣恐滯心於蠹執但
益多聞縛於知見非見性之本宜潛修而滌之乃
見晦機熙於其揮麈之間夙習見聞一時蕩絕惟
存孤明耿耿自照復參中峯祖祖賛勉之還付春
谷谷命分座
辟符蔭曰說不通宗難免滯於名言之病維璋與
同皆不自滿假得承師友磨切之力而學以有成
所以二公之道較之口耳相資者異矣
庚戌二年
克新奉詔招諭吐番　發明　沙門出世預人國家事不可以爲訓故新創書
禪師

新字仲銘號雲廬博通內外典遊歷名山水交一時名流如楊廉夫顧仲瑛丁仲容程文張翥輩自稱江左外史上詔往西域招諭吐番不得辭乃行

梵琦宗泐等召對奉天門

秋七月朔上於奉天門召梵琦宗泐萬金妙聲等入見賜坐焚香供茶午就賜齋問以宗門大意琦泐等首以靈山付囑繼以迦葉傳化為對次及鬼神之事琦等援經據論以對上感悅

禪師華頂下處州福林白雲智度寂

度嗣華頂親住福林己酉應詔建法會還至杭居虎跑秋趨華頂明年春示微疾仍回福林沐浴更衣索筆書偈曰無世可辭有衆可別太虛空中何必釘橛擲筆而逝闍維舍利五色牙齒數珠皆不壞

辛亥四年

禪師徑山下天甯寺梵琦寂於金陵天界寺

琦應詔至京館於天界寺七月二十一日趣左右具浴更衣索筆書偈曰真性圓明本無生滅木馬夜鳴西方日出書畢謂夢堂曰我去矣堂曰何處去琦曰西方去堂曰西方有佛東方無佛耶琦乃震聲一喝而逝上聞嗟悼久之時禁火葬以琦故特從闍維例火餘齒舌數珠不壞舍利五色紛綴遺骼弟子文晟奉及諸不壞者歸琦所築西齋建塔文憲宋濂為之銘

虞山錢謙益曰師學行高一世宗說兼通禪寂之外專志淨業作西齋淨土詩數百首皆於念佛三昧心中流出使人讀之恍然如遊珠網瓊林金沙玉沼間也

詔三宗名德復建大法會於鍾山

詔集三宗名僧千人及徒從二千人建普度大法會於鍾山住天界萬金總持其事冬十二月上御奉天殿集公侯百官宣諭建會之因禁天下屠宰上先齋戒一月

壬子五年

鍾山啓大法會

正月十五日三鼓時上御奉天殿集公侯百官奉

上佛表命禮部尚書齎赴鍾山啓建法會焚之五鼓上服袞冕乘輅輦赴法會至日夕迎佛上率公侯百官臨法筵供佛行大禮樂用善世等曲天雨娑羅子禪僧同菴曇簡賦鍾山法會詩八首紀事

禪師縉雲下五臺璧峯寶金寂

禪師聖壽支下婺州清隱德馨寂

癸丑六年

復召名德高僧

詔有道浮圖十人集大天界寺徑山智及居首以病不及召對

禪師天寶下淨慈智順寂於天界寺

順嗣天寶樞初應詔建會陞座說法上幸臨慰勞備至南還主淨慈是年復召入京俄示微疾沐浴說偈坐逝

禪師徑山下象山瑞龍文懿夢堂曇噩寂

噩主浙東三名剎錫號佛眞文懿禪師夏一日忽戒浴易衣出器物分遺交友集衆說偈曰吾有一物無背無面要得分明涅槃後看言畢危坐而逝爲斯道少從噩授文法遂以名家宋景濂序斯道之文以爲經噩公之指授得其心印云

禪師徑山下天界西白萬金寂

金吳郡姚氏子初習台教更衣謁古鼎銘於雙徑分座後堂嗣其法至正丁酉出世蘇之瑞光效編蒲尊宿作孤雲菴於城東以養老洪武改元起住持大天界寺萬機暇時召入禁庭奏對稱旨四年春詔集三宗名僧十人及其徒二千建法會於鍾山命總持齋事承旨創建規式金以母耄舉全室泐自代復還菴居五年冬復建會大駕臨幸詔金闡揚第一義諦是年十二月一日示疾委順而化

甲寅七年

禪師台州瑞巖恕中無慍赴闕以老病辭日本請

慍臨海陳氏子參竺元道嗣悟拈香嗣之初住象山靈巖遷黃巖瑞巖一日謝事入松巖萬山之巔入跡罕至蕭然獨處衆泣哀請堅拒不出是年夏日本國遣使入貢稱慍道風奏請往化其國以水晶數珠峨山石硯爲贄上召至闕慍以老病辭上

惘而不遺留處天界全室泐延致丈室時宋景濂方在翰林詣愠劇談道妙是年冬奉詔東還住鄞之翠山四方叩謁者無虚日金齒大理僧至京特入翠山五十餘人拜牀下各求偈語而去

智者寺普仁移淨慈

乙卯八年

禪師智及賜還穹窿海雲　發明與朝崇法不應召無以見國王之信向不引退無以明山林之素志及與靈皆以病不及召對得賜還山其于出處之道兩全之矣

禪師龍翔下竹菴懷渭寂

渭南昌魏氏子嗣廣智訢訢住龍翔渭居座下得從名縉紳張起巖張翥危素輩遊歷主兩浙名刹洪武初一奉詔至鍾山退居錢塘之梁渚是年寂

丙辰九年

萬峯道場成

萬峯山水相拱祖創建道場三十餘年道風遍布龍象駢集座下

禪師聖壽支下金華花山明叟昌寂

昌本郡浦江人縛茅於里之華山往謁千巖祖示以入道旨要旋歸晝夜孳孳不怠十月三日忽辭衆說偈曰生本無生滅亦無滅撒手便行虚空片月語畢端坐而逝

丁巳十年

祖付寶藏持法

持參祖於萬峯悟旨付法偈曰大愚肋下痛還拳三要三玄絕正偏臨濟窟中獅子子燈燈續燄古今傳

宗泐奉詔同法師如玘箋釋心經金剛楞伽三經御製序文頒行天下

戊午十一年

禪師宗泐奉詔往西域求法

朝廷以佛經有遺佚詔天界寺宗泐禪師領徒三十餘人往西域求之

己未十二年

禪師徑山下愚菴以中智及寂

台宗法師上竺東溟慧日寂

日住天竺前後二十五年洪武改元詔見日年最

高白眉朱顏其班前列上親問以升濟沉溟之道日備述其故上悅顧衆謂曰邇來學佛者惟飽食優游沉貍歲月而已如金剛楞伽諸經皆攝心之要典何不研窮其義苟有不通質諸白眉法師可也數召見字而不名及建鍾山法會請曰說毗尼淨戒辭歸上竺日修西方安養之學秋七月朔日夢靑蓮華生方池中華色敷腴淸芬襲人旣寤召弟子曰此生淨土之祥也吾去人間世殆不遠乎至四日趺坐書頌合爪而寂藏全身於山之西峰日軀幹修偉眉長一寸餘其白勝雪目睛閃閃射人道德餘光所照不問髦倪見日經行輒曰我白眉和尙來也爭持香華以爲供養居嘗顏面嚴冷片言不妄發雖對王公大臣未嘗出一軟媚語至於誘掖後進色溫如春陽

彝簡住大天界

庚申十三年

辛酉十四年

臨濟第二十一世慈光寂照圓明利濟萬峰祖示寂」

祖隨機開導不假雕琢而道風遐布嗣法門人有寶藏持雪山熙仰山學日照慧寶峯眞虎邱圓海舟慈天界華及果林首座等十餘人皆以偈印之正月上元日告衆曰老僧時節至矣至二十九日乙卯午時囑門人曰如今已得者須向山間林下钁頭邊接引一個半個闡揚吾道報佛恩德不可攀高接貴輕慢下流逐利追名迷眞惑道末法將沉汝等切須仔細乃結跏趺坐說偈曰七十九年一味杜田懸崖撒手杲日當天語畢而逝春秋七十九僧臘六十停龕十三日肢體溫如形容儼若塔全身於寺西涅槃山額曰永光茗溪花城隱士沈貫撰銘

唵噴香雲外錄明僧傳首萬峰祖曰臨濟正宗二十傳至伏龍千巖長名傾華域而遐方諸國莫不歷還咨禮塵下衲徒恒數千指惟萬峯禪師一人最稱首貫嚴謂其純粹質樸有古人氣象云又曰我明二百六十年間禪源一脈繩繩相武有足嘉者然根流旣博稱倂誠艱自宋景濂護法錄外煥

乎耳目者必為立傳後有傳燈不無小補如萬峯禪師龍蛇之生大澤麟鳳之見明時因列藉首不獨以年壽稱也

臨濟第二十二世祖

　諱普持字寶藏嗣法萬峯繼席為第二代

壬戌十五年

臨濟第二十二世聖恩祖嗣宗統　發明 燈錄皆稱寶藏實藏乃祖號聖恩寺賜額于正統八年今以別前萬峯故稱聖恩洞宗松庭無方諸祖皆以號行者文獻之闕也

祖繼住萬峯

禪師宗泐還自西域

三月泐自西域還求得莊嚴寶王文殊等經授右街善世尋以事謫往鳳陽槎峯建寺

詔道衍等十人同十王之國　發明 衍等以世外而預人國家事故

創書禪師

禪師徑山下蘇州萬壽行中至仁寂

仁番陽吳氏子嗣元叟端蒲圻魏觀為蘇守見萬壽廢址慨然有意興復聞仁寓虎邱致書幣凡三往返而後應是年三月望示疾十九日同參如愚仲訊侯曰師行矣盍賜一言為末後訓乎仁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曰與師締交五十秋矣此別直詣淨土相見仁厲聲曰盡大千界是個淨土何處不相見良久泊然而逝

癸亥十六年

萬安祖付凝然改法

改參萬安嘗舉路逢死蛇莫打殺問祖曰這箇莫是背觸不得的意麼祖曰笑破山僧口改罔措祖曰你在鬼窟裏討什麼碗改愈不安一日值祖上堂次改通身汗下釋然祖乃付法

曹洞第二十四世南陽萬安松庭祖示寂

祖洪武間開法萬安王公以下皆師尊之

曹洞第二十五世祖

諱　改字凝然嗣法松庭出世少室

甲子十七年

曹洞第二十五世少室祖嗣宗統

祖出世少室上堂曰莫向言中取則直須句外明

宗若能如是會徹古徹今自由自在

祥符蔭曰昔雲門雅不欲以言句流傳禁學者記錄其語蓋欲學者自悟忘言也洞宗雪庭裕奉詔說法幾千萬言時人欲爲刻行裕叱止之數傳以後遂致語錄絕傳又明初佛事雲興化儀鼎盛丹詔宸書馳鶩天下而一二傳持祖脉者泠然格外獨振眞宗故聖恩少室諸祖語錄失傳然存大統於一絲迄今昭然如十日並照又何在弗諸祖語錄之所流布也耶

乙丑十八年

台宗法師松江與聖寺原眞寂

眞號用藏傳天台教觀戒行精潔博極羣書禪坐達旦隨緣演說索浴書偈告衆而逝

丙寅十九年

禪師古拙俊奉旨至繁昌剃度千僧

禪師薦巖下台州瑞巖空室無慍寂

七月示微疾諳諳勉衆書偈端坐而逝遺命闍維煅骨散水竹間有二會語山菴雜錄淨土詩行世

丁卯二十年　戊辰二十一年　己巳二十二年

庚午二十三年

禪師道成奉詔考試天下僧徒

成字鷲峯別號雪軒洞上靈巖秋江潔嗣歷住普照智藏奉旨考試天下僧徒進試卷奏對稱旨賜金襴袈裟命住持天界親灑翰墨送之日不荅來辭許默然西歸隻履舊單傳鼓鐘朔望空王殿示座從前數歲年傳懸之法堂

辛未二十四年

壬申二十五年

禪師惟則上偈止籍僧　發明 籍僧非制也上因一時之見而則能上偈止之可謂以道事君者矣故書

八月二十九日晚朝上命凡天下僧人但淸理册文上有名籍者不問度牒已給皆娶他俗家餘丁一人充軍則時在京聞上命進偈七章其一曰天街密雨却煩囂百稼臻成春氣饒乞宥沙彌疎戒檢袈裟道在祝神堯上覽偈能籍僧

癸酉二十六年　甲戌二十七年　乙亥二十八年

丙子二十九年　丁丑三十年　戊寅三十一年

、建文皇帝

建文己卯建文元年　庚辰二年

辛巳三年　壬午四年

成祖文皇帝

成祖癸未永樂元年

禪師道成奉詔往諭日本

上以日本在鯨波萬里外俗尙佛乘以成道行尊碩命捧璽書往諭之陛辭賜金鉢錫杖軍瓶等成迴涉洪濤如踐平陸宣布朝廷恩論闡揚佛祖宗源自國王而下莫不俯伏臣化

禪師天童下徑山杲菴敬中普莊寂

莊仙居袁氏子嗣天童了堂一住撫州北禪雲居徑山洪武初應詔說法稱旨後銜命祀廬山禮成是年十月二十三日寂於不動軒

甲申二年

詔徵天下名僧纂修藏典　發明 佛法付囑國王纂修藏典誠爲欽世先務故特書之嘉帝能尊法也

璧菴完如珪瑾指南東曉菴啓等應詔纂修

道成還自日本

乙酉三年

禪師永慈參太初原

慈字海舟蜀成都余氏子原籍秣陵齠齔見僧輒喜棄俗趨彭縣大隋山景德禪寺投獨照月公剃染月寂慈襄塔事畢入西山八載行脚首依太初原於羅陽三峯一日問父母未生前那個是你本來面目慈從東過西叉手而立

丙戌四年

丁亥五年

禪師慧昱參祖受法至安溪掩關

昱字虛白湖廣王氏子父爲丹陽稅課司因家焉母黃氏方娠夢僧頂包入門及產有異覺警悟不凡夢坐稠人中揮麈立論醒以告母母曰此高僧說法像也他日令汝出家年十四禮邑之妙覺寺湛然老宿求度湛問曰汝爲何事答曰志願作佛湛奇之爲淨髮聞松隱晦道雲間往參叩有契至

一小菴禪定六日安祥而起舉目覩松豁然有省尋至聖恩見果林榮針芥相合指見祖具陳因由祖斥之曰佛法如大海轉入轉深那許泊住由是親炙座下一日問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汝云何會乃向前問訊叉手而立祖呵曰汝在此許多時還作這個見解因發憤忘寢食次日驀徹源底呈偈曰一拳打破太虛空百億須彌不露蹤借問個中誰是主扶桑湧出一輪紅祖仍未點首久之盡得其道乃嗣法別去圓具昭慶隱杭州安溪古道山

戊子六年

禪師烏石下溫州瑞安太初啓原寂

原日本源氏子九齡出家年十九與宗猷等十八人同誓請旨行求大法准賜繭紙度牒金襴袈裟及鉢盂錫杖等檄於艆艄遊參上國歷三年抵福州歷參知識四十五員後謁烏石愚嗣其法結茅廬阜復移石龍出世廣度還羅陽三峰再遷護龍一日集衆說偈而逝

臨濟第二十二世聖恩祖示寂

臨濟第二十三世祖

諱慧昆嗣聖恩持祖法隱杭州安溪遂成叢林

宣德間賜額東明禪寺

己丑七年

臨濟第二十三世杭州東明祖嗣宗統三十一年

祖安溪掩關天下趨風素緇奔向誨廸奬勵未嘗少倦有疑而決者析以片言莫不泠然省解學徒恒集數百人

纂修藏典成

庚寅八年

禪師契斌參少室祖嗣法

斌字俱空睹秦封槐樹豁然省契參改祖祖嘗問曰趙州勘破婆子婆子敗闕在甚麼處答曰一對無孔鐵鎚曰祇如趙州意作麼生答曰荊棘林中重加陷穽曰石頭道書亦不通信亦不達是何意旨答曰千里同風曰青原垂足又作麼生答曰禍事禍事遂嗣法

辛卯九年　壬辰十年
癸巳十一年
曹洞第二十五世少室祖示寂
祖晚歸二祖菴坐脫周王蜀王伊王修塔法濬故
事登山敬禮一時歎所未有
曹洞第二十六世祖
諱契斌嗣少室出世嵩山
甲午十二年
曹洞第二十六世嵩山祖嗣宗統三十年
詔天下名德入京較對三藏大典
乙未十三年　丙申十四年　丁酉十五年
戊戌十六年
禪師徑山文琇增集續傳燈錄
琇字南石嗣虎丘中住吳靈巖遷徑山大鑑十八
世至二十世宗傳卓佚者增集續入成書曰增集
續傳燈　皇清庚子宗伯錢謙益出二書與虎丘儲一增集續傳燈一山菴雜錄儲刻行之
己亥十七年　庚子十八年　辛丑十九年
壬寅二十年　癸卯二十一年　甲辰二十二年

仁宗昭皇帝
仁宗乙巳洪熙元年
宣宗章皇帝
宣宗丙午宣德元年　丁未二年
戊申三年
禪師道成乞歸天界之西菴
先是仁宗在靑宮有忌成者搆詞間之及登極謫
海南宣宗嗣位召還入見慰勞甚至是年春乞歸
南都天界寺之西菴以終老上從之詔金幣命中
官姚忠驛舟護送
己酉四年
禪師佛妙寂
庚戌五年　十二月二十夜含譽星見
辛亥六年
禪師靈巖下天界西菴道成寂
成經事四朝四會說法臘八日寂上諭祭賜塔所
曰靈峯禪寺
壬子七年

禪師竺曇下淨慈佛鑑簡菴希古師顧寂
顧嘉禾李氏子嗣時菴敷永樂中徵修大典顧應詔事竣勅主淨慈是年月日忽語衆曰吾行矣命浴更衣書偈曰須彌一拳大海一口海竭山崩烏飛兎走危坐而寂

癸丑八年　八月戊午景星見

禪師永慈至金陵首衆靈谷
慈謁靈谷雪峯請充首座

甲寅九年

禪師永慈自金陵靈谷至東明
慈居靈谷第一座制解造武林遂至東明參祖

乙卯十年

安溪古道山道場成賜額東明禪寺
祖因衆集無以容乃拓基營構遂成大叢林賜額東明俾度僧　東明寺在餘不溪之西山中建文帝遜位南遊嘗駐錫三年今御像在焉

英宗睿皇帝

英宗丙辰正統元年

永慈領悟受法
慈居祖座下經二年一日擬伸問祖掌之復擬開口祖復掌之乃豁然開悟展具珍重三拜而出祖曰居古道山三十載今日只見得這僧遂付正法

丁巳二年　　戊午三年

己未四年

祖自東明遷湖南淨慈
祖遷淨慈罄供施重建大雄殿

庚申五年

辛酉六年

禪師普慈自吳西洞庭來參旬日大悟
慈亦字海舟吳郡海虞錢氏子世業儒出家破山寺往參鄧尉山萬峰蔚祖付以法偈遂結廬太湖西洞庭山三十年不過湖聞虛白昱祖在安溪東明說法親承萬峯祖遂往叩旬日大悟　見宗伯錢謙益傳

臨濟第二十三世東明祖示寂
六月二十七日祖命齋僧衆衆知祖意請留偈祖曰一大藏教無人看著爭得這幾句閑言語至二十九日晨興言別疊趺而逝停龕七日形容如故

火煆獲設利如白珠者無數葬於山之東塢而塔焉禮部尚書毗陵胡濙撰銘

唵囕香雲外錄東明昱祖傳曰祖住世七十僧夏五十五弟子僅百人傳戒請益者數萬餘得契祖意乃海舟永慈秣陵人蓋師平昔隨機設變應病發藥若遇初根則恬言軟色使人醉心快意於春風和煦中也及勘宿學務必推窮蘊奧毫髮不容虛假苟有果於道者則解衣推食而勉王之雖屠獵之屬遇緣訓導無不改惡遷善惟其道力純固解行兼全身肩宗旨志在利生故能致人信向歸順之如是也

禪師普慈繼席東明（拈香有受恩深處便爲家有乳方知是阿爺之語）

祥符蔭曰近因文獻互見未之合考遂有海舟慈祖一二是非之疑謹按宗伯錢謙益海舟慈禪師傳歷歷明白宗伯以海虞人而傳海虞僧初非傳聞之訛此足徵先參萬峯後參東明居東明而承嗣其法者乃海虞之普慈也永慈祖原籍金陵生緣於蜀行蹟昭然詳於碑碣及雲外錄嗣法東明而住金陵東山翼善寺與普慈兩人名號雖同履歷實相霄壤即如近時海虞三峯先住者爲匡瀑戒青係豁堂嵒之嗣於漢祖爲第四世後住者爲僧鑒曉青係退翁儲和尚之嗣於漢祖爲第三世若更百年後而稱述之均曰三峯青安所別其爲前後彼此乎又三峯前住爲檗菴正志後住爲碩揆原志百年後同稱三峰志不幾滋是非一二之疑如海舟慈祖者乎以是而推天皇天王之兩道悟亦猶是也其可以任行刪削哉

廬陵居士蕭先樂讀續指月錄凡例第十二條曰信史有闕疑之例傳燈有並載之條蓋以續佛慧命重在師承萬難以臆見刪削也瞿錄並載兩天皇悟因符碑邱碑各承宗派遂爲千秋疑案紛端久矣茲錄有兩海舟慈而昭然不疑者有說焉兩慈皆濟宗之人有一家言可按也一爲金陵翼善開法之海舟永慈一爲杭州東明繼席之海舟普慈其姓氏生里不同其長幼年歲有別其悟道機緣可證其付授時日甚殊普慈則有天童悟爲之

立傳花城沈賁爲之作拈頌序見在也永慈則有南澗問之續燈存稿靈巖之南嶽單傳錄見在也惟續燈萬峯嗣下削去海舟慈之沈賁問答一則另詳註於二十八世普慈之後編年稽稿於癸亥夏續指月錄見於丙辰夏

宗統編年卷之二十八

宗統編年卷之二十九

臨濟第二十四世祖

諱永慈字海舟原籍金陵余氏生緣蜀之成都齠年出家嗣東明法住金陵東山翼善寺

英宗壬戌正統七年

臨濟第二十四世東山翼善祖嗣宗統二十一年

癸亥八年

勅賜蘇州鄧尉山寺額聖恩禪寺

從僧道立奏請也

法師東白善啓寂

啓蘇之長洲人甫能言通佛典出家屏迹龍山見知於獨菴衍南洲洽應詔纂修大典校大藏經與瞿宗吉賦牡丹一韻往復殆將百首錢文通海銘其塔

甲子九年

曹洞第二十六世嵩山祖示寂

祖坐脫偈曰吾年八十七出夕復入夕撒手威音前金烏叫天碧

曹洞第二十七世祖

諱可從字無方

乙丑十年

曹洞第二十七世西京定國祖嗣宗統二十九年

頒行大藏安置天下名山

勅賜常州府武進縣祥符禪寺聖旨曰朕體天地保民之心恭成皇曾祖考之志刊印大藏經典頒賜天下用廣流傳茲以一藏安置直隸常州府武進縣祥符禪寺永充供養聽所在僧官僧徒看誦

讚揚上爲國家祝釐下與生民祈福務須敬奉守護不許縱容閒雜之人私借觀玩輕慢褻瀆致有損壞遺失敢有違者必究治之諭

丙寅十一年

智瑄出家領悟

瑄姓范初爲梓人因營建創居聞提誨而有省遂出家力參无火頭偶因火燄燎眉照鏡忽然大悟

丁卯十二年　戊辰十三年　己巳十四年

景帝

景帝庚午景泰元年

禪師萬峯支下東明普慈寂

辛未二年

佛滅後二千四百年

壬申三年　癸酉四年

甲戌五年

祖付智瑄正法

瑄依祖座下久得其道付法有殺活出來總見成之記

乙亥六年　丙子七年

丁丑八年

禪師紹琦住蜀方山雲峯寺

琦字楚山別號荊壁叟唐安雷氏子九歲投玄極通出世究卽心卽佛語詣西岷孜孜不失一夕身心虛凝對境湛寂參無際悟聞淨板聲礙膺氷釋衆請主天成百廢具興衆四千指嘗與雲溪瑛素處理光澤惠大機用互相激昂至宗門極則處稍覺胸次未穩復加力行者四載浮漚細識始得滅盡一段孤明迥無瑕翳再謁東普徵詰無礙普鳴鐘集衆以袈裟拂子付之復歸東山潛跡十載弟子白琦曰佛法下衰禪林秋晩眞風委地吾師傳佛心印荷擔大柄當馭法利生豈可淹遲林壑孤付托以安眠哉琦幡然東下抵武昌過黃梅登東西二山禮諸祖遺像蘄陽荊王欽道價召求心要至白門歷西浙由匡廬歸蜀所至大闡玄猷毳徒臻萃韓都侯建方山雲峯寺延琦開法上堂以拂子打一圓相曰機前一著觀面全提復擊禪牀曰

句外一言和聲揭露箇裏不許停思顧慮豈容開口分疏只饒貶得眼來劒去久矣縱是佛祖到此攢眉有分若是英俊衲僧向未舉以前自當點首一笑嗟觀近世以來人心不古禪學之者不務眞參實悟惟是接響承虛以覺識依通爲悟明穿鑿機緣爲參究破壞律儀爲解脫貪緣據位爲出世以致祖風凋弊魔說熾然塞佛法之坦途瞽人天之正眼使吾教外別傳之道於斯而委地若是本色道流以十方法界爲個圓覺期莫論長期短期百日千日結制解制但以擧起話頭爲始若一年不悟參一年十年不悟參十年二十年不悟參二十年盡平生不悟決定不移此志直須要個眞實究竟處方是放參之日也

睿皇復改八月改元天順

戊寅天順二年

詔嚴濫度僧徒

己卯三年　庚辰四年

辛巳五年　大明一統志成

禪師物外圓信諱廣善月幻

信字無念金臺高氏子別號物外九齡謁大覺悅出家慨然曰體佛轉法僧途恒務未明生死稜稜何爲聞無際悟演教於京都隆恩寺特往請業示以無字猛力提究忽爾話頭成片身心凝然悟曰暫時靜念不得認著更衣入終南山立限十年聞火院破薪聲有省然自知未是徹處更加逼拶覺活潑潑地脫灑無依有偈曰崑崙倒跨淸風舞凋底泥牛鬭石虎磕著蒼松眼上眉蟭螟踏破虛空肚回牛山縛茅晏坐不臥滌盪餘習乃詣繁昌入峰山廣善寺叩月幻幻爲臨濟下二十三世問答契機幻驪然一笑撫之曰善自保護報佛恩德乃付之衣法復居山三十周寒暑後開法伏牛山

壬午六年

臨濟第二十四世金陵東山翼善祖示寂

塔於寺側

臨濟第二十五世祖

諱智瑄字寶峰住南京高峰寺

癸未七年
臨濟第二十五世金陵高峰祖嗣宗統十六年
甲申八年
憲年純皇帝
憲宗乙酉成化元年　丙戌二年
丁亥三年　戊子四年　己丑五年
庚寅六年
禪師弁山下碧巖空谷景隆寂
隆姑蘇洞庭龍山陳氏子。初見懶雲安於弁山。開示法要。後於虎邱禮石菴祝髮。會菴遷靈隱。隆相隨七載。因往天目禮高峰祖塔。憩錫歲餘。忽有省入。造安求證。安爲助喜。後住碧巖。僧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隆曰。此問最親切。曰。覿露堂堂時如何。隆曰。途路未爲眞。曰。南人如問雪。我道是楊花。隆曰。喚鐘作甕。又爭得。晚年於西湖修吉山。卜地爲生壙。築室以居。隆機辯峻逸。儒釋貫通。所著空谷集。尙直尙理編。
辛卯七年　壬辰八年
癸巳九年
禪師方山下金陵高座寺古溪覺澄寂
澄山後蔚羅張氏子。年十歲。爲牧牛之童。十四從雲中天暉杲圓髻。閱藏五載。從默菴學禪。機穎迅徹。道聲藹起。景泰三年。宗伯胡濙延住南陰香嚴寺。自惟大事未明。不一年而退。登太岡山。參月溪得其奧旨。往西蜀。謁方山琦。久之。大事了徹。付法後。辭琦南下。天順五年。住高座寺。寺即雨華臺。東晉時。西域僧開山。後梁天監年間。雲光法主講法華經。天雨寶華。故名其臺。澄住後。足不履城市者十載。是年八月初九日。端坐而化。澄能文。曰。吾將藉此以明佛知見。胡濙序其雨華集。曰。將與蒲菴全室。逃虛媲美於後。
禪師惠通住寶禪寺
曹洞第二十七世西京定國祖示寂
曹洞第二十八世祖
諱文載。字月舟。初住少室。後隱烟霞。著洞上緒餘傳世

甲午十年

曹洞第二十八世嵩少祖嗣宗統四十四年

祖示衆引臥龍語云道個正字蚤已落偏葢本位都無言說但有言說卽屬偏也古人道偏正不曾離本地無生那涉語因緣又道不落今時句妙在未聞前不落今時須虛一位不得當頭道著直須玄行始解相應半夜日頭出日午打三更皆是無語中有語道個露地白牛明妙法身猶是文彩須向文彩未生前妙會始得

乙未十一年　丙申十二年

丁酉十三年

禪師本瑞來參

瑞南昌鍾陵江氏子隨父商潁州偶厭世相遂信步至荊門禮無說能剃染爲沙門令看萬法歸一話乃徧參耆宿與全首座者同行至襄陽道中偶聞老嫗喚豬聲全說偈曰阿娘牆內喚哪哪途路師僧會也麼拶破這些關棙子阿娘依舊是婆婆疑滋甚一日病中聞僧擧大慧臨滅因緣頓明全首座偈意入蜀見楚山雪峯多所發藥益臻玄奧末後至金陵見祖祖問曰什麼處來曰北京祖曰莫有別處去麼曰隨方瀟灑祖曰曾到四川否曰曾到祖曰見法鑑否曰曾見祖曰見楚山否曰曾見祖曰法鑑會下多少衆曰三十祖曰楚山會下多少衆曰三十祖曰且不一般曰本無差別豈分彼此祖曰四川境界與此間如何曰江山雖異風月一同祖竪拳曰還有這箇麼曰無祖曰因甚却無曰非某境界祖曰如何是你境界曰諸佛不能識誰敢强安名祖曰汝豈不是著空曰終不向鬼窟裏作活計祖曰西天九十六種汝當第一瑞拂袖而出遂留止一冬機語甚契

戊戌十四年

祖付本瑞正法

祖以袈裟拂子付本瑞偈曰濟山棒喝如輕觸殺活從茲手眼親聖解凡情俱坐斷曇華猶放一枝新

臨濟第二十五世南京高峰祖示寂

臨濟第二十六世祖

諱本瑞字天奇別號桀絕嗣金陵高峰祖

己亥十五年

臨濟第二十六世金陵祖嗣宗統三十年

祖示衆曰汝等除去心中諂曲截斷人我貪嗔直教一念不生萬緣頓息然後向此乾乾淨淨處提個話頭字字明白念念相續看他是個甚麽道理務要討個分曉日久歲深不煉昏沉昏沉自退不除散亂散亂自絕純一無雜心念不生忽然會得如夢而醒覆看從前俱是虛幻當體本來見成萬象森羅全機獨露天上人間悉無別法蕩蕩然無拘無束坦坦地自由自在於這大明國裏也不枉爲人向此法門也不枉爲僧却來隨緣度日豈不暢哉

禪師東明支下天目活埋菴月江覺淨寂

淨姑蘇雙楊沈氏子嗣東明昱祖匿影天目活埋菴日惟一饘歲惟一衲鹹酢不沾枕簟不御著六年愛君溪清幽遂駐錫水心院歷二十稔道行精峻世莫得而遠近之唯以法施未嘗少倦正月十九日寂四衆皇皇如失慈父

庚子十六年　辛丑十七年　壬寅十八年

癸卯十九年　甲辰二十年　乙巳二十一年

丙午二十二年　丁未二十三年

孝宗敬皇帝

孝宗戊申宏治元年

己酉二年

禪師如香集禪宗正脉

香嘉禾人嗣空谷隆輯佛祖機語曰禪宗正脉

庚戌三年　辛亥四年　壬子五年

癸丑六年　甲寅七年

乙卯八年 十二月天鼓鳴　丙辰九年

丁巳十年 五月各省天鳴地震　戊午十一年

己未十二年　庚申十三年

辛酉十四年

禪師天界下樵陽君峰大闡惠通寂

通政和邵氏子年二十造歐甯斗峰禮寶積玉溪

得度出關參天界中久之付袈裟拂子常侍黃高扣法有省八月延至寶禪寺復捐貲建寺奏上賜額曰正法禪寺延通主法戊戌冬南還故山住邵武君峰是年寂

壬戌十五年　癸亥十六年　甲子十七年

乙丑十八年

武宗毅皇帝

武宗丙寅正德元年

祖付明聰正法

聰邵武光澤縣人姓奚母吳氏將誕前一夕有病僧告宿吳辭之夜半遂生聰而病僧是夜亡里人咸謂此僧再來十七從隱菴得度二十受具精毗尼兼修止觀深究唯識等論一日遊百丈山逢一老宿問聰曰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見前不得成佛道此理如何聰依文對老宿訶罵而去聰疑情頓發一日聞馬嘶豁然大悟乃曰如斯之事如來明見無有錯謬往謁金陵祖久之付正法印

丁卯二年

少室祖奉詔說法伊鄭諸王往來問道

戊辰三年

臨濟第二十六世金陵祖示寂

祖得法弟子三百四十有奇未及百年湮沒殆盡獨無聞聰祖傳持正脉至今

雲外香曰天奇老人徹底為人老婆心切當時法運庶幾稍振自茲以降景逼桑榆雖有魯陽之戈烏能挽其萬一者哉

臨濟第二十七世祖

諱明聰字無聞別號絕學嗣金陵瑞祖住隨州關子嶺龍泉寺

己巳四年

臨濟第二十七世隨州龍泉祖嗣宗統三十五年

庚午五年　辛未六年

壬申七年

禪師古音淨琴住瑞巖

琴閩之建溪興賢蔡氏子晚號玉芝老人幼敏邁

每日歎云世間所求皆是苦不如蚤覓出身途年二十五出家歷參樵陽大闡將樂性空泉南靜晃虎林印宗皆當世宏道之士也最後往巫山叩壽堂松遂蒙印可囘閩隱雙峰三十年四方懷道之士踵至是年應瑞巖請後於斗峰重創大剎宏化一方所著有醒酬集三卷

德寶生於金臺吳氏（是爲笑巖翁）

癸酉八年　甲戌九年

乙亥十年

曹洞第二十八世嵩少祖示寂

假享挺日當宏正嘉隆時九鼎單絲祖道不絕如綫緒餘一冊（嵩少祖著有洞上緒餘山堂淯載列人天眼目）播在叢林沿襲舊聞未爲無補然烏焉成馬已經三寫之訛晉參殺人徒聞市上之口今日拈來好與他禪板蒲團一齊焚却

曹洞第二十九世祖

諱宗書號小山初住少林遷宗鏡

丙子十一年

曹洞第二十九世宗鏡祖嗣宗統三十年

丁丑十二年　戊寅十三年　己卯十四年

庚辰十五年　辛巳十六年

世宗肅皇帝

世宗壬午嘉靖元年

勅開萬壽戒壇詔選宗師爲十座首　發明（如來滅後戒乃大師自唐麟德年間詔律師道宣開戒於終南山後歷代聖君每見舉揚以宏遺範今世宗登極之初即有勅開戒壇選師傳授之詔可謂不負靈山付囑者矣故特書）

詔開戒壇選宗師爲十座首宗林等應詔演說毗尼多所利益上時奉玄林上書規勸請宏護大法上不以爲忤林字大章餘姚宋氏子捿隱於杭之安隱淨慈間薄遊都下屏跡香山乃膺詔選

癸未二年

笑巖寶出家

寶年十二偶至禪林聽演華嚴大疏至十地品世尊作轉輪王布施國城妻子身命等廓然如釋桎梏歎曰千古猶今同一夢幻於是決志披緇禮本境廣慧寺大寂能爲師名德寶號笑巖

禪師果斌住南京天界

斌字半峰與顧華玉談禪和詩題王十岳山寮避暑詩云小隱空山絕四鄰野雲孤鶴自相親誰知一徑深如許猶有敲門看竹人

甲申三年 正月五星聚于營室南畿諸郡大饑 乙酉四年

丙戌五年

禪師無相圓應中丞毛埕請住天池華山禪寺重修大殿

華山寺爲晉時古剎峰前天池一泓湛碧高僧注經於此池中三見青蓮有鉢盂翠屏諸勝中峰本祖建石殿安置藏經歲久荒圮埕字貞甫讀書殿側見石柱流光之瑞遂發心重修延無相圓主席說法有手記及詩文述其事

丁亥六年 五月京師雨錢 戊子七年 己丑八年

庚寅九年

禪師如遷同佐謁宗鏡祖於立雪庭

遷鳳翔岐山李氏子首參悅菴喜指示向上一路尋入青峰山弔影單棲有所開悟同天然佐來少室謁書祖入室陶鎔機契俱蒙印可

辛卯十年

禪師如進通玄同謁宗鏡祖

進字隱菴廣平永年陳氏子玄字古風鄴下王氏子同謁書祖於少室一見期以龍象久之俱付衣法

壬辰十一年

禪師德寶至龍泉參祖

寶徧參名宿一日渡溪失足墮水衣履俱濕更衣呂家店默坐忽聞婦人責子有省遂造關嶺謁龍泉祖呈所得明旦入室祖曰上座昨日許多絡索向甚處去也寶擬對祖笑曰鷂子過新羅寶復問日十聖三賢已全聖智爲甚不明斯旨祖曰如何是斯旨下語皆不契因臨泉洗菜忽一莖菜墮水逐水圜轉捉之弗得遂豁然喜躍來歸祖舉玄沙未徹語勘之寶曰賊入空房祖曰不得草草寶便喝拂袖而出旋辭祖入楚

癸巳十二年

禪師常忠謁書祖於嵩山

忠字蘊空生緣建昌爲儒時嘗講姚江良知之學出世後聞中州小山祖道風即往參謁祖問來爲何事忠云爲生死求出離法祖曰生死在何處要你出離忠無語祖曰且去務下著一日忠又問如何得見性成佛祖曰你喫飯也未忠云巳喫了祖曰舌在你口裏還見麽忠云舉竟如何得成佛祖曰佛是乾屎橛汝咬得破麽忠擬再問祖搖手曰不是不是忠益心疑之乃辭祖遍參諸方

甲午十三年　乙未十四年

丙申十五年

書祖自少室遷宗鏡

祖謝少林事往住北京宗鏡時蘊知忠徧訪諸方名宿有省乃徹見祖作用復返嵩山隨侍住宗鏡服勤三載祖付以偈

丁酉十六年

祖付德寶法印

寶入楚參大覺圓覺齒高儀貌豐碩辭音如鐘住山數十年不與人事禪門巨匠也寶侍覺數月朝夕扣擊舉拈放風轉方便莫測一日室中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便悟覺曰既不涉有無良久亦是閑名正當恁麽時外道悟箇甚麽寶擬對覺以手掩其口曰止止猶挂齒在寶曰可謂東土衲僧不若西天外道遂作偈曰一自當年畫模則幾番紅了幾番黑如今謝主老還鄉那管平生得未得覺爲助喜未幾回歸嶺祖付以法印諭出世

戊戌十七年　己亥十八年　庚子十九年

辛丑二十年

禪師常潤參宗鏡祖付法

潤字幻休別號大千南昌進賢王氏子初謁萬松林於徑山復參大方蓮後參宗鏡祖力行二年愈益精進祖舉洞山我今不是渠詰之曰既不是渠畢竟是何人潤領悟以偈答曰若要識此人有箇眞消息無相滿虛空有形沒踪跡曾爲佛祖師嘗作乾坤則龜毛拂子清風生兎角杖頭明月出祖

曰子無勦說更須自入悟門潤曰尚不借緣從何門入祖曰既不借緣何爲至此潤曰因不借緣所以至此祖曰就不借緣一語於意云何潤曰彩鳳飜飛身自在鐵牛奔吼意常閑祖曰善哉明日辭行祖付偈曰定作人天主當思少室秋潤曰常潤是甚麼人安敢當此祖囑曰吾道不振久矣豈宜袖手耶潤唯唯

壬寅二十一年

癸卯二十二年

臨濟第二十七世龍泉祖示寂

宗統編年卷之二十九

宗統編年卷之三十

臨濟第二十八世祖

諱德寶金臺吳氏子嗣龍泉祖

世宗甲辰嘉靖二十三年

臨濟第二十八世圓通祖嗣宗統三十八年

祖居圓通

仲夏朔祖入都居圓通寺上堂拈拄杖曰有麼有麼時有一僧出作禮祖劈脊便打曰多口作麼曰某甲一言未措何爲多口祖復打曰再犯不容

乙巳二十四年

祖結夏圓通

四方禪侶終南南岳伏牛五臺等處聞祖道風皆來參禮

丙午二十五年

曹洞宗統止於是年

按洞宗宗鏡書傳少室潤廪山忠隱菴進大方遷古風玄天然佐五人少室潤傳清凉念無言道智

空睿繁谷銀無疑信五人廬山忠傳經昌經一人清凉念傳雲門澄一人壽昌經傳博山來東苑鏡鼓山賢黃龍謐四人無言道傳少室喜金山鏊二人雲門澄傳若溪徹明因懷佛日方愚菴孟東山湌弁山雪六人博山來後有雪關誾檀度密華首獨金陵嚴四人東苑鏡傳天界盛一人鼓山賢後有鼓山沛一人諸家傳持正在繁衍從此至本朝諸師之出世行蹟年月有徵者書焉宗統之歸須俟後定

幻休潤和尙繼席少室　發明（洞宗宗統已盡諸師皆稱和尙後詳諸方聯紀）

宗鏡祖示寂僉議繼席非潤不可潤執意謙退再請再却衆乃舉祖付囑之偈潤遽墮淚不復言辭乃住少室潤體貌豐碩聲若洪鐘與諸學人甘澹泊而襟度夷曠力荷大法朝夕乾乾無少倦色告香入室者二百七十人

丁未二十六年　戊申二十七年　己酉二十八年

庚戌二十九年　辛亥三十年

佛滅後二千五百年

壬子三十一年

癸丑三十二年

隱菴進和尙應請北遊

進自得法於小山書祖後養道於大伾之興國寺影不出山足不蹈闠者數載久之開堂說法機如走珠口似懸河衲子肩摩踵接趨謁如狂一日應請北遊途宿三教堂主僧進曰此中向有慈布袋像供西壁後爲羽士居此於項上安雙髻敗呼爲鍾離仙遷供東壁每每緇衣黃冠爭衡代位至今葷酒淫祀妖孽一方死爲怪事求和尙除之進以拄杖指其像曰者塊泥團變怪多端不守本分惱亂人間髡頭佛祖丫髻神仙出乖見醜魔魅閭閻彼此搬弄東那西遷妄生喜怒暮四朝三不遇老僧行正令多年冷地受牽纏四大各復返本還源從此一方齊物論即刻送汝上長安咄咄連棒粉碎而邪孽從茲肅淸

甲寅三十三年

祖辭衆南遊

仲秋祖辭衆南行有答三際禪人問法語

蘊空忠和尙棲隱廬山慧經從之出家

盱江之新城有廩山去郭二十里八面秀拔忠遊喜之因結茆棲止者二十年不與人接諸士紳故人多來相訪唯默坐而已羅近溪鄧潛谷與論性命之學皆超出情見及舉宗門向上事人多未能領略經撫州崇仁裴氏子誕時難產祖父誦金剛般若經而娩因名經初生頴異長貌蒼古九歲入鄉塾便問浩然之氣是箇甚麽塾師異之嚮忠道行高峻特求出家常疑金剛四句偈必有指據偶見傅大士頌曰若論四句偈應當不離身不覺釋然遂辭忠隱峨峯嘗登絕頂顧盻而作偈曰踏上雲頭第一峯眼中廓博小虚空當時欲見無由面今日相逢處處同結廬三年人無知者

乙卯三十四年

丙辰三十五年

禪師方念參少室休和尙於立雪庭受付

念字慈舟別號淸涼古唐楊氏子十歲投金臺義公出家旨念生死事大受具參方一日聽古道法師講楞嚴經至七處徵心後頓知緣生不實茫無下落乃遍歷講席精研性相宗旨終不自肯往少室參幻休潤於立雪庭禮拜次潤問甚處來念曰北方來潤曰北方道法與此方如何念曰水分千派流出一源潤曰恁麽何用到此念曰流出一源水分千派潤見念言辭迥邁命充維那時提大事因緣激發之念曉夕體究至忘寢食一日至五乳峯前初祖面壁處忽然契悟亟詣潤呈偈曰五乳峯前好箇消息大小石頭塊塊著地潤可之囑曰從上佛祖以自己所證遞相承襲欲令一切衆生知有此事余得之小山先師十餘年矣今將從上佛祖心印源流付囑於汝汝當上體佛祖之心爲心以續慧命燈燈相繼毋令喪失然雖如是尙宜晦跡林泉乘時一出付以偈曰無上涅槃心佛祖相傳付吾今授受時雲淨風頭露

丁巳三十六年

禪師伏牛下徑山萬松紹林寂

林仁和沈氏子幼入法輪出家習瑜伽教林愀然曰是豈生死大事所竟耶趨天目謁平野老人獲聞心要翱翔講律研窮玄奧者久之嗣伏牛大休實入川峽登峨嵋復歸虎林邂逅徑山道風彌著問法者響至書偈而化

雲外香曰萬松老人操履眞潔玄宗幽邃近代主匠不多指屈其於徑山踞師子座撾塗毒鼓法窟非暫也世諦非促也度生非簡也傳法非一衆也及考山志列諸法侶類中而不入祖位何所然耶吁異哉明眼人前不妨舉似

戊午三十七年　己未三十八年

庚申三十九年

禪師吉菴下嘉興天甯法舟道濟寂

濟秀州張氏子嗣吉菴祚初住龍淵景德移鹽官俱胝故院院有靈泉甘美且利浴薦因產婦觸穢致震雷墜石要以百祀矣濟謂衆曰院破可完井覆可啓以密語禱之石徙其半至今有半井之稱尋移武康雙髻有池蛙聽經之異嘉靖初中貴張永請出世秣陵安隱由陽羨開堂禾之天甯復開爐鞴於靈光精器諸剎乃浮舟南湖信風所如三年棄去居湖之弁山是年秋寂濟氣宇退暢禮度閑逸律身惟謹造次瑣屑必規檢寒暑屋漏亡改替性沉靜素無干謁隨緣轉化先後二十餘所解包之後足不越戶庭旦晚持秘密伽陀嚴甚燕暇則孤坐泊然似不能言者錢帛蔬果必均同在諸義無礙如春風披拂不自知其意之消也

辛酉四十年　壬戌四十一年

癸亥四十二年

禪師天童下天池玉芝法聚寂

聚鹽官富氏子兒時恒籍地趺坐折草念佛出世後結廬澉湖習靜芝產座下因號玉芝嗣天童碧峯顯移錫武康天池搆玉芝精舍提唱宗乘隨機明捷如太阿發穴秋水生寒不犯鋒鋩任情磅礴二十餘年之間歸誠緇素鑑覺一大事因緣者琳琅輝映有語錄六卷五月十九日寂

甲子四十三年
祖復北遊寓寶禪
乙丑四十四年
禪師正傳參祖於北京寶禪
傳溧陽呂氏子年十九從善權樂菴薙髮看父母未生前話無所入刻苦歷二七日一夕經行纔就坐聞琉璃燈光爆爆豁然有省乃曰古人所謂虛空粉碎大地平沉一人發眞歸源十方虛空悉皆銷殞非虛語直造燕都參祖通所得語未竟祖忽趯出隻履曰向這裏道一句看傳無語立簷下自夕達旦祖出見喚傳傳回首祖翹一足作修羅障日月勢傳乃大悟
禪師智空赴天界請
空字妙有雲南太和葛氏子出家後往雞足山然一指偕友往南嶽下煉魔場卓菴仰山日唯一食西踰江浙訪諸祖遺跡閱藏天目頓明大旨謁萬松林於雙徑遂受記莂是年應天界請
丙寅四十五年

圓悟生是為天童
十一月十六日生於常州宜興蔣氏
穆宗莊皇帝
穆宗丁卯隆慶元年
禪師瑞巖下禺川眞慧寂
慧雉城符氏子事母以孝聞却姻出世書法華十二部以報罔極力參有悟往印於玉芝聚首衆飛霙院爲程令不崇三寶陷之於獄體無完膚同事數人咸謂非魏藥柴衛不可以生慧獨毅然曰酒爲大過犯吾佛首禁生死等幻耳毋多言至夜說偈而逝
戊辰二年
己巳三年
祖付正傳法印
傳悟後服勤數載禮辭南歸祖書從上源流付之臨行覆以一笠曰無露圭角
慈舟念和尙掩關五臺
念掩關五臺晝則一食夜則孤坐久之自念差別

智不可不明乃肆遊諸方一切苦行人所頬壓者皆身親歷後至石城精厲過分雙目忽盲念曰幻身非有病從何來將身心一時放下硬坐七日雙目復明

庚午四年　辛未五年

壬申六年

憨山德清參祖

淸全椒蔡氏子出家長干大報恩寺大殿燬淸與雪浪恩矢志興復乃北遊京國尋之五臺以憨山自號謁祖祖問何處來淸曰南方來祖曰記得來時路否曰一過便休祖曰子却來處分明淸作禮侍立請益祖開示向上數語而出

神宗顯皇帝

神宗癸酉萬歷元年

法藏生是爲三峰

十月七日生於常州無錫蘇氏

甲戌二年

禪師天甯下大雲雲谷法會寂

會嘉善懷氏子參法舟濟於天甯寢食俱廢一日食盡不知碗忽墮地陡然省徹得受記剏韜迹香林見明教嵩日課遂效行之徐魏國公延於叢桂庵請住三藏殿會危坐不越閫者三載誅茅棲霞千佛嶺陸儀部光祖訪之機洽欲爲建寺力辭之嘉靖丙寅集五十三人結禪期於天界壬申吳吏部默泉鄭刑部旦泉等請還故山達觀可扣華嚴宗旨爲發揮法界圓融之妙歎未曾有會定力攝持住山四十餘年如一日晝夜端坐前置一爐香烟不斷終身禪誦無間眞末法精進幢也當江南禪道梗澀之時出入滅裂之地始終無一議之者其操行可知已正月五日四方之衆覲會住處談發及明趨視而會已寂住棲霞時有開示袁文學了凡行功過格語載本傳

乙亥三年

無明經徹悟

經閱傳燈見僧問興善如何是道善曰大好山曰夜提撕至忘寢食一日因搬石次堅不可舉極力

0447

23

◎入藏入

推之豁然大悟即述偈曰欲參無上菩提道急急
疏通大好山知道始知山不好翻身跳出祖師關
遂往廩山呈偈忠即爲印可始許薙髮受具
丙子四年
勅法師覺湝等校訂續入大藏經典
丁丑五年
戊寅六年
祖自五臺回至京結菴西城柳巷
己卯七年
庚辰八年
禪師萬松下蒼山妙有智空寂
空威儀豐偉望之儼然一應眞住天界遷超果晚
居余山寂徐階銘其塔
禪師東塔下敬畏如空寂
空香水施氏子嗣野翁曉
雲外香日斷橋倫傳方山寶寶傳無見覩覩傳白
雲度度傳古拙俊再四傳至寶芳進進傳野翁曉
曉傳敬畏空空傳古湛沖沖之後遂斬無傳衣偈

留車溪菴
辛巳九年
臨濟第二十八世圓通祖示寂
正月十九日寂塔於城西之小西門
禪師無念深有住龍湖
臨濟第二十九世祖
諱正傳字幻有嗣圓通
壬午十年
臨濟第二十九世禹門祖嗣宗統
癸未十一年　甲申十二年
乙酉十三年
曹洞三十世西京萬壽幻休潤和尚寂宗鏡書祖嗣
發明潤當嗣宗統以俟後定故書法如此
順德鵲山天然佐和尚寂曹洞三十世宗鏡書祖嗣
佐隱鵲山有請說法者堅辭之十月預知時至浴
畢坐逝
丙戌十四年
詔頒藏經施天下名山

國初刻藏有北方撰述諸經未入藏者詔補入之
勅頒十五藏散施天下名山

慈舟念和尚南遊普陀禪師湛然圓澄參謁受印證

念遊普陀歸由越之止風塗衆請說法湛然澄來參念問止風塗向齊山近越王城畔滄海遙時如何澄曰月穿滄海破波斯不展眉念復舉洞上宗旨逐一問澄澄乃說偈呈似曰五位君臣切要知箇中何必待思維石女慣弄無鍼線木偶能提化外機井底紅塵騰霹靂山頭白浪滾飛飛誕生本是無功用不覺天然得帝畿念閱曰語句綿密不落終始眞當家種草也遂召入室印證曰汝後開兩片唇皮截斷天下人舌頭有分在卽付偈曰曹源一滴水佛祖相分付至今授受時大地爲甘露咄五乳峯頭無鏃箭射得南方半個兒

慈舟念和尚住嘉禾東塔

念應請住嘉禾之東塔遷豫之雲居匡廬後欲投老臺山越中緇白力挽歸寶林道場（汰如河法師續高僧傳稱師爲清涼國師後身）示寂後法嗣湛然澄迎龕塔於顯聖南山之麓

丁亥十五年

禪師萬松下嘉禾東禪千松明得寂

得號月亭以嗣萬松易號千松烏程周氏子始參百川海不契單衣芒屩徧歷叢席備嘗艱苦所遇皆外道法事自念般若緣薄益奮勵投上竺哀籲普門大士祈姤明師乃謁萬松林泫然請決凡十載無所入一日閱楞嚴經至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恍若雲散長空寒蟾獨朗呈偈松頷之松住雙徑得爲衆負米縛薪不憚艱苦獨行樸蔌間遇虎橫踞得卓錫正立虎俛首避去時咸異之適覽棗柏合論至十地品午夜隱几而坐夢遊兜羅綿世界闡華嚴奧旨至於結座乃說偈曰從本已來無今日何曾有一毛頭上見虛空笑開口喝一喝寤白松松撫之松寂後懸鐺守塔者千有餘日乃孑身趨淩霄峯結茅孤坐衣草食木苦行精研一夕趺坐心境豁爾疑滯氷釋自此道價崢嶸毳徒輻湊陸五臺率衆請法吳司寇韞菴請說法

卍八疑入

於靈隱管僉憲東溟請闡法於天池沈儀部觀頤請住圓證寺世方崇事眞武比邱有披法服而膜拜者得見悉叱曰此北方一水神耳教中謂毗沙門天王願興神力爲佛外護爾授七佛袈裟而禮何譖倒乃爾往往毀像設而更廟宇俾學者專心正道得爲人修餘玉立性度伉直以勝法爲自重以傳道爲己任禍患不苟避儀言不形色至於登座白椎則慈雲靄然三千炳著八萬森嚴七衆無不渥其沛澤而醉心者夥矣所遇公卿未甞降禮作卑詔態羣小成憎詬之百折不回是冬示疾吉祥而逝

相宗法師蘇州華山祖住寂

住字幻依號麓亭丹徒朱氏子八龍蟠山出家受法華華嚴諸大部自謂覺識所依非關眞際遊少室依大章五載復至伏牛依高安十二夏次遊都下謁松秀二法師盡得清涼之旨淮安胡給諫延住鉢池山造大藏經作無遮會訪無極於南京居第二座鉗鎚之暇即入衆作務演華嚴於京口萬壽寺至入法界品地震天雨甘露寶華時無極妙峯承印亦居座下萬歷甲申憩錫蘇州蓮華峯下建精舍居之立三不留軒謂不留骸骨不留衣鉢不留徒衆也九月告衆而逝異香積時不散塔全身於蓮華峯之陰王世貞銘其塔住持常不踁行提奬孜孜所至皆成寶坊

戊子十六年　藏大饑

己丑十七年

沙門眞可募刻方册大藏

可字達觀號紫栢甞復楞嚴寺以大藏京板印購煩難欲易梵筴爲方册便於流通上首道開法本慨肩鉅任馮夢禎陸光祖等共相倡舉布告天下今之嘉禾楞嚴藏經是也

庚寅十八年

無言道和尚住嵩山少室

道字無言新建胡氏子嗣幻休潤嵩山四衆請住少室祖庭周藩國主迎道說法主大開悟汝甯王聞之亦迎道至世子病足倚杖而視道乃引之周

擊節錄

行七轉汗流如注而足即瘳僧問外道問世尊曰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意旨如何道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道機鋒敏捷襟懷平實後寂塔於少室祖塋

禪師儀丰方叅安禪蓮居

叅達州羅氏子出家太平興國叅鬼神觀不破之機三年有省南詢結茅雙徑鵰摶峯藟糝不給深究玄要之旨棲止清平山一日聞午炊作聲徹去疑滯返興國葺故字薦至杭郡時蓮居首啓禪期一時究心之士咸集請叅說法因秉戣鼓示衆法要

祥符蔭曰白馬叅禪師員參力究密證宗乘秘重大法不以禪師自居禪關時蓮居開禪期皐亭永慶關枯木堂儀丰開谷二大師實以禪攝講淨而不滯理致不墮名言者也

辛卯十九年

法藏出家

藏得度於邑之五牧德慶院命今名

壬辰二十年

沙門眞可禮石經於雷音寺感舍利放光

可書法華經以報二親薦入都門復潭柘古刹西遊峩嵋由三晉歷關中踐棧道禮普賢大士順流下瞿塘過荊襄一登太和住錫匡阜重新歸宗故址自皖公山北上探問石經遺跡掃琬公塔院啓石室佛座獲一寶函中有佛舍利若干出視光燭林壑適慈聖太后曩歲拜爲弟子命近侍致齋供乃紫伽黎可以偈辭有云自慚貧骨難披紫施與高僧福更增因請舍利進宮三日修敬出帑金重固於石窟憨山德清記之以文

癸巳二十一年

沙門南岳伏虎巖眞清寂

清字象先湘潭羅氏子依伏虎巖寶珠得度參無字因舟觸岸有省戒行精嚴道聲藹著慈聖太后錫金紋紫方袍以褒崇之復慈雲禪刹是歲正月二十九日往生淨土

甲午二十二年

乙未二十三年

祖住龍池圓悟出家侍行

悟正月詣興親禮祖爲師祖以悟學道勇銳志期徹悟命名圓悟是春祖應太常唐凝菴請住龍池悟爲荷橐而往身任衆務以至礱薪陶器負米百里之外雖刻苦事衆而參究益力

憨山德清戍雷陽

清因前頒藏使者觸上怒併及之下鎭撫獄以私創牢山寺院遣戍雷州淸乃謂衆曰佛爲一切衆生不捨三途今東海蕞戾車地素不聞三寶名今予敎化十二年三歲赤子皆知念佛捨邪歸正予願足矣第以重修本寺志未酬可痛心耳乃離卽墨士民傾城涕泣追送下獄時京城諸刹皆爲誦經禮懺保護衲子中有然香煉臂水齋持呪以加護之者在獄八閱月冬十月發遣朝士大夫多褻服策蹇相送安肅鄭大司馬範溪公子在金吾素未相識時設燕會在朝縉紳請救以至涕泣訴其無妄

丙申二十四年　丁酉二十五年

戊戌二十六年

圓悟始納僧服

先是悟出家時祖卽命薙染而苦願終身苦行供僧役故祖上下舟車悟隨行有類厮養後嘗正色語衆云老僧三十一上侍先師參禪學道都在作務裏辦汝輩要安坐修行耶老僧不願叢林遺此法式是年四月八日始納僧服

無明經和尙住寶方元來參謁契悟

經省悟後服勤左右日夕溫研影不出山者二十四年出住寶方時年五十一矣（經住山日有僧問住山前曾見何人經曰總未行脚僧激之曰豈以一隅而小天下乎經善其言遂徧參蓮池宏達觀可憨山淸語各投契）來廬州舒城沙氏子生而白衣重包葷酒性絕年十六禮五臺靜菴通公修空觀五年參壽昌經於峨峯不契復謁於寶方經問蟻子解尋腥處去蒼蠅偏向臭邊飛是君邊事是臣邊事來曰臣邊事經曰大有人笑你在來曰先所論皆是到這裏因甚不是經曰此一不是彼一切都不是一日如廁

見人上樹豁然大悟越見經入門便拜經曰子近
日如何來云有箇活路秖是不許人知經曰因甚
不許人知來曰不知不知經舉龍吟霧起虎嘯風
生公案來立呈頌曰殺活爭雄各有奇糢糊肉眼
曷能知吐光不遂時流意依舊春風逐馬蹄經笑
曰子今日方信悟不爾欺也來曰向後還有事也
無經曰老僧秖知二時粥飯亦不知有向後事來
曰豈無方便經曰子後得座披衣幸無籌策足矣

沙門眞條焚身供舍利塔

條錫山梁氏子形材劣衆精鋭過人歷名山而參
尊宿者十有六夏得悟性宗兼以念佛三昧萬歷
二十六年結制日卓錫四明展敬阿育王舍利七
寶塔光中獲覩釋迦如來丈六紫金身率然而奠
擗然而泣曰眞條何德乃感我佛希有瑞相誓欲
焚身以報佛恩遂數日不食啜油而已遐邇道俗
然否者半有一闍提姗笑曰何物闍黎敢爾誑惑
有如爇然不勝其楚而逃吾必挽以爐之一快衆
念是月二十五日荼毗於寺後之塔山用緜纏體
塗以香油結趺端坐層薪四周手中一艾丸摩挲
久之忽烈燄迸發自膝底然至襟次俄而青光一
道直衝碧落頂間見化佛一尊約修二尺許金色
爍人胸前兩臂併作黃金相時聞送衆佛聲浩浩
復開目云不用念佛當念心經衆皆朗誦般若波
羅蜜多心經條復云不是這心經是會不下萬衆
歡踴者悲戀者讚仰者頂禮者但知迴心三寶而
已惜無一人薦取其意者如前姗笑闍提亦知叩
顙謝過火餘建方墳於峯頂條初入山時見一黑
虎夕踞崖石有二神人作禮求條記莂及火化時
郡中一童女倚樓遙見碧落之光乃望空歸禮愛
護處身畢生修道云

雲外香曰自喜見菩薩以身供養如來河沙諸佛
讚言善哉是眞精進以法供養名第一之施嗣後
見聞亦寥寥矣法不云乎出家菩薩應燒身燒臂
燒指供養於佛乃至餓虎狼獅子一切餓鬼悉應
捨身肉手足而供養之然後一一次第爲說正法
使心開意解近代如君山永隆禪師救免沙彌北

地花子觀音議開戒壇及緣三人一者爲佛一者爲法一者爲僧吁彼三師者若非多生成熟即是再來菩薩更由一切色身三昧利及無量有情而見於是也

己亥二十七年

悟掩關龍池

庚子二十八年

元謐謁無明經和尙於寶方

謐字闐然一字見如詣寶方一見傾服求剃度經難之遂抵撫州禮法師鎧祝髮來寶方充火頭屢呈所見經皆不許經遊勘諸方謐隨行後往金樓峯力參歲餘一日因推磨失手有省詣經呈偈曰累我多年繞處尋無端石塊解翻身老儂問我何緣故眉目依然面上橫經曰前三句即不問後一句是如何謐云不堪雪上更加霜經曰今日且放過夜坐菜園偶聞蝦蟆聲當下身世一空無法可喩偈曰虛空逼塞一聲蛙水鳥含靈共一家十字街頭閑意思自歌自唱哩蓮花

辛丑二十九年

時朝廷戒壇未開先授息慈戒

藏乞戒雲棲

元鏡參經和尙於寶方

鏡字晦臺號湛靈建陽馮氏子參寶方力究諸祖誵訛公案偶閱圓覺隨順覺性章豁然氷釋經印以偈

憨山德清興復曹溪祖庭

先是淸與達觀可共念禪席陵夷皆由本源壅蔽欲往曹溪以濬法脈而淸遣戍至雷陽制府戴觀察任南韶道任皆感服淸德化延入曹溪時曹溪四方流棍集於山門開張屠沽穢汚之甚積弊百餘年矣墳塋率占祖山僧產多侵之且勾合外棍挾騙寺僧無敢正視者淸歎曰此心腹之疾也苟不去則六祖道場終將化爲狐窟往白制臺戴曰無難也試爲公力行之卽下令本縣坐守限三日內盡行驅逐不留一人山門積垢一旦如洗開闢路徑重修祖殿一二年間百廢具擧

祥符蔭曰大師嘗曰吾師佛聖人出家學道乃止雪山修行葢雪山淸涼處也衆生爲五欲煩惱之火晝夜燒煑而欲其出離非置之萬仞氷雪之中使之徹骨嚴寒又何以止烈燄免銷鑠哉大師初行脚即決志登五臺向淸涼絕頂於慤山氷雪堆中撥出老屋數椽孑然居之一日經行立定忽覺萬境澄湛唯一大光明藏圓滿如大圓鏡山河大地影見其中自覺身心了不可得從前疑會當下頓消出定視釜已生塵矣從此以淨光明幢到處作大佛事乃至荷戈投荒入炎瘴饉癘之鄉身坐尸毗林而心遍作淸涼散今讀其從軍詩有曰火宅誰堪避淸涼自可求則知師雖乘願入此熱惱叢中布慈雲灑甘露然非從氷雪懸崖一迴撒手過來亦何能法法無生得大自在也至濬復曹溪一段公案則又法苑一大快事而以逆緣得之所謂順逆皆方便也師眞可謂大雄後勁矣他日詠大雪則又曰回想六年饑餓處令人不覺鼻頭酸聰痛定思痛難矣哉

居士幻寄瞿汝稷集指月錄成

錄凡三十二卷始自七佛終於大鑑下第十六世節次詳明旨要該悉雖儒門所集而衲子使之

壬寅三十年

祖移錫燕都圓悟監龍池院

是時講席盛行衲子相見不齒向上祖孤任單提儼然汾州當擧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語辨驗方來衲子士大夫罕契其機

無異來和尙住廣信博山

癸卯三十一年

圓悟銅官山悟道

秋過銅官山豁然大悟昭昭靈靈之境一時打徹情與無情煥然等見覓纖毫過患不可得

漢月藏詣龍池

藏徧參諸方求眞師走荊溪見祖至龍池下院知祖北遊見祖自題頂相而還

眞可寂於詔獄

可庚子歲將往曹溪以濬禪脉泊湖口值榷使紛

梗南康守吳寶秀被逮可窮詰曰其如世道何即策杖入都多方調護秀得末減妖書震發遂下詔獄金吾訊鞫對曰礦稅不止則我救世一大負傳燈未續則我出世一大負時忌者欲死之可乃沐浴端坐而逝次年秋塔於雙徑可氣宇雄毅面稟嚴肅中懷慈愍接機利物不假常情一棒之下頓欲剗絕是故歸誠甚夥而親詣者甚希然性耽山水若雲行鳥飛所受檀信四事紛然而服無餘衣重興梵刹一十五所而居無常處除刻大藏凡古尊宿語錄及所著經論文集世所不聞者盡搜出流行喜蘇長公易解閱歷書必加額而後啓四十餘年脇不契席恒誦毗舍浮佛半偈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每每示人曰吾持二十餘年已熟句半若精一句死生了然矣有內外集行於世

祥符蔭曰禪宗至神廟間波靡極矣得雲棲五乳及可一鼓作氣而後天童萬峰兩祖乘頹崛興可尤秉眞實心凜然以大法爲己任惜時無黃檗睦州一流宗師縱奪之遂使可不能如臨濟雲門吁此今古之所以貴師承也可深慨五家綱宗不振後學茫茫無從趨正亟欲輯續傳燈辨明眞僞乃以世緣掛礙齎志長往噫汨沒而至今日更自難言安得大乘氣象如可者一樹精進幢哉

甲辰三十二年

乙巳三十三年

弘儲生是爲靈巖

二月八日生於南通州李氏

悟監院入京省覲

四月偕圓修入燕京覲祖冬十月始達普照寺祖聞悟來先使人待之閫門及至便問有新會處麼悟曰有祖曰有什麼新會處悟曰一人有慶萬民樂業祖曰汝又作麼生悟即問訊曰得得來省覲和尚祖曰念子遠來放汝三十棒悟便出

丙午三十四年

祖駁空印正量論

晉僧肇依二諦立宗破小乘凡外妄見作四論一

曰物不遷二曰不眞空三曰般若無知四曰涅槃無名大意謂本無實相法性性空緣會一義耳時有講師空印作正量論駮肇論故祖直駮空印之非

丁未三十五年

悟辭祖南遷

戊申三十六年（正月南京天鳴鼙如濤聲旬餘乃止）

無明經和尚住壽昌元賢從之剃染

經是年開塔壽昌賢建陽蔡氏子幼補邑庠讀書僧寺聞僧誦經至我於爾時爲見清淨光明身不覺心大歡喜閱之又茫然意旨乃往問經經勉看乾屎橛話年四十親歿棄家往投經剃染一日經自田間歸逆問曰如何是清淨光明身經振衣而立賢曰只此別更有麼經拂衣便行賢隨入方丈不及啓口經連打三棒曰向後不得草草

己酉三十七年

律師古心如馨開戒法於金陵靈谷法藏從之圓戒

時戒壇久閣馨開南山法門戒儀一新藏得圓戒

庚戌三十八年

禪師法藏住海虞三峯

藏徧求眞師時禪風絕響乃遊方至海虞北麓見烟一穗起深樹間藏曰此有隱者撥草而進豁流繞門鏘鏘然古院沉寂主僧曰師氣宇非常人三峯乃東南靈秀師宜住此山藏曰我亦樂之院久廢藏擕四五苦行力參如風穴當年

辛亥三十九年

祖自燕京還龍池

祖付圓悟衣法

祖自北歸南遊越窮天台龍湫諸勝庚戌歲杪還龍池祖一日陞座召悟悟近前祖舉起拂子曰諸方還有這箇麼悟震威一喝祖曰好喝悟遂喝兩喝歸位祖顧悟曰更喝一喝看悟卽出法堂明日擂鼓上堂以大法印付之

三峯法席成

五乳弟子包疆明十餘人破家成三峯叢席額曰清涼禪院

憨山德淸赦還

壬子四十年

三峯藏悟道

二月朔藏八百日不語死關。才上蒲團忽眩暈歐痰一斗。遂放身熟睡如墜千尺井中。求出相似手足都無攀攬。至第五日巳間方深睡。窗外二僧夾簷拗折大竹。聲若迅雷。頓見虛空粉碎。大地平沉人法俱消。一眞不立。盡大地覓纖毫過患了不可得。無有譬喩能喩。揭開從前文字。但見紙墨義理了不關。默偏坐終夜如彈指頃。無思惟中觸著趙州云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凡古栢樹子。乾屎橛。新婦騎驢阿家牽。八角磨盤空裏走。至雲門扇子𨁝跳上三十三天。種種三昧一時見前。因勘破向來橫說竪說。行棒行喝。總未是向上全提。在所以。雲門道。盡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色。始是半提。直得如此。須知更有向上全提時節。儻臨濟不會得黃檗佛法無多子。德山向疑天下老和尙舌頭。何能棒下成等正覺。喝下成等正覺耶。後復深研立要之旨。從梅花蓓蕾時閉關。疽發於背不自覺。忽推窗見黃梅墮地。千門萬戶劃然天開

癸丑四十一年

甲寅四十二年

湛然澄和尙開法雲門

憨山淸返初服

臨濟第二十九世禹門祖示寂。

二月十二日圓寂

禹門祖付天童悟磬山修雪嶠信抱朴蓮四人。諸家法脉正在繁衍。書則不勝。定則未可。年紀止於禹門。宗統之歸須俟後定。

歷年表曰。自宋高宗丁巳紹興七年至明神廟甲寅萬歷四十二年。凡四百七十八年。其間正宗法脉時汙時隆。大道機宜若顯若晦。南渡晚葉猶重法以尊師。理學名儒或內秘而外見。元廷隆禮遵於尋常。明時尊崇著之令典。碩德耆緇盛行南北英流俊衲不減宋唐。鬱鬱以興。繩繩相成。但以兵

癸頻仍雲山深隱微言妙義多霧晦以烟消斷簡殘編每蛛絲而蠧篆禪林文獻遂致渺茫法苑淆訛因之流播然眞傳大意授受明的之機緣正續雄風紹述後先之次序皎然如氷輪霜洗光藹徹乎中天儼爾似璽蟄春回聲隱蟠於大地高峯中峯之冷嚴而韜晦萬松雪庭之圓敏以精持皆所以深培厚蓄而伏隆隆振振之緒於末艾圓通禹門凛乎太華之雪照晨曦嵩少宗鏡冷然玉井之宗流夜瑩此其九鼎之繫縹緲未墜單絲千鈞之機舉發方期鉅力焉矣

宗統編年卷之三十

宗統編年卷之三十一

諸方略紀上

臨濟宗統止於禹門曹洞宗統止於宗鏡從明季至
皇清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其間諸方之出處大段有年月可徵見聞所及者附書年甲之下曰略紀俟後之宗統定而詳系焉

乙卯萬歷四十三年

正月悟和尚心喪併柩龍池傳祖臨寂命悟繼住悟斂鉞閟彩三年泯泯心喪山頂高寒焚香却坐簡古公案近二百則爲之頌　發明　法王宗統如一人端拱化寓方君前臣名宗至尊無外也故凡皆書名宗統未定諸方名分不一通書和尚從法門稱謂也

七月四日雲棲袾宏蓮池大師寂宏仁和沈氏子年十七補邑庠每書生死事大四字於案頭一日失手碎茶甌有省作七筆勾見志投西山性天和尙祝髮北遊參偏融後謁笑巖祖於柳巷南歸過東昌道中聞譙樓鼓聲忽悟偈曰二十年前事可

疑三千里外遇何奇焚香擲戟渾閑事魔佛空爭
是與非重復雲棲古刹以淨業普攝三根汲汲孜
孜專精無間以法利生緇素咸稱古佛問參禪念
佛可得融通否答曰若是兩物用得融通著半月
前預知時至西向而逝

丙辰四十四年

十二月悟和尙奉傳融骨入塔

丁巳四十五年　七月京師怪風　八月宣府天鳴地震

四月望日悟和尙嗣席龍池心喪既畢衆請開堂
同門初若易之一陞座衆屈服爲之改觀

憨山淸大師自五乳抵雙徑弔紫栢可大師襄學
塔事入雲棲弔蓮大師留二旬發揮大師生平密
行至有聞而泣者銘其塔旋至吳藏和尙同錢受
之太史延至三峯

戊午四十六年

寒灰聞谷二老宿以徑山法席久虛同諸士大夫
請藏和尙藏辭之

正明十七日壽昌慧經無明和尙寂經住寶方峨
峯壽昌三刹別建庵院二十餘所七旬尙混勞侶
耕鑿不息丈室蕭然惟作具而已益王嚮德深加
褒美每歎曰去聖時遙幸遺此老十三日示微疾
至十七日蚤取水盥漱拭身曰不必再浴索筆大
書曰今日分明指示擲筆端坐而逝荼毗火光五
色頂骨諸牙不壞卽於本寺方丈建塔

己未四十七年　庚申萬歷四十八年泰昌元

熹宗悊皇帝

辛酉天啓元年　壬戌二年

癸亥三年

悟和尙住通玄開堂演法有通玄峯頂別是人間
之語夏六月始定九旬安居之制深山曠野相依
衲子十數輩多正因行脚之士而茆堂草榻不倦
鎚拂寅夕提策往往有開發者

黃山惟安普門大師寂安邵縣奚氏子幼孤賤苦
行矢願精勤鍛鍊萬歷三十二年立黃山道場破
雪登奇捫蘿陟峭得黃山之勝地賜額慈光寺衆
滲金佛像天啓三年至夫椒祥符厨粟無炊七日

不餐。是時權璫播虐。人不聊生。安矢心化濁。救民水火之中。挈杖而北。行至清源之乘願村。是安十年前所建。少傅蓼水朱公留結夏。六月十三日。趺坐說偈而逝。廣護居士中丞許鼎臣銘其塔。曰安志氣猛烈。從萬死一生中。悟無生法。骨力挺堅。從廝養卑賤時。證尊貴性。力參涉險。如少林五臺太行諸處。不啻人烟一飯。少山雪獨行。深再上五臺。斷惑證眞。前後際斷。禮空印。呈偈人爲無明。用安能用無明。人受煩惱。使安能使煩惱。初不識字而字從心生。初不立言而言如泉湧。所過開設叢林。用棒喝以成上上之器。用煉魔以接中下之機。嘗曰。究心必集法。忘我必爲衆。無慧之福。癡無德之慧。狂。以法破人。未嘗以人破法。有不像語諸錄。可謂苦行貫天地。大慈包古今者也。祥符陰曰。禪廟之際。宗旨式微。如九鼎系單絲。其時諸方多以苦行持之。如火場水齋煉魔等。雖皆不無偏枯。然精禪力用。實足以祛救衰靡之病。如普門大師者。生平於逆風惡浪中。操慈航以接人。可謂險夷一致。

其自敘行實。幼時鄙賤。一無所諱。黃山檗菴志和尙嘗曰。若普門大師者。可謂具大人知見者也。許青嶼侍御嘗述大師住祥符曰。先大中丞廣護公同張清惠二無公入山。問道丈室。留餐。即大衆黃虀糠糰。中丞公曰。弟子即得。張公初入道。恐未諳此。麤淡風味也。大師擲糠糰起曰。我非以世法奉承。檀護僧也。噫今禪門鄙習。已至不堪。安得如大師者一力挽哉

十月十一日。曹溪德清憨山大師寂。清返僧服。後結庵五乳峯下。六時刻漏。專修淨業。居四年。復往曹溪。沐浴焚香。集衆告別。危坐而逝。世壽七十八。僧臘五十九。清長身魁碩。氣宇堂皇。所至及物利生。機用善巧。所著有楞伽筆記。華嚴綱要。楞嚴懸鏡。法華擊節。楞嚴法華通議。起信唯識解。觀老莊影響論。道德經解。大學中庸直指。春秋左氏心法。夢遊集。清興復曹溪。備載中興錄。建塔於曹溪之天峙岡。弟子吳應賓錢謙益銘塔。陸夢龍述傳。幷碑記。小師雲居觀衡作曹溪中興傳。靈巖擔雪儲

贊序曰昔吾通陳大司馬節制兩粵歸對鄉先達曰仕宦不足道我得見憨大師視僧中之龍鳳儀童子時聞此語及脫白萬峯月朗望雲集必首禮五乳堂上大師特上方丈請示先師曰曇者匡廬從遊憨山大師也問其道品則曰果位人也往來胸懷三十年於茲爰發其書而讀之恨不曾身侍五乳也眼中見宗門稱師匠者絕非大器深夜敬禮先佛世尊願得如五乳棠栢法王氣象者荷綱宗於末法泫然感歎憨山宗伯所謂深山大澤龍亡虎逝則變怪百出誠法門金石之論也爲之贊曰敬皈禮法中王譬之材爲棟梁於過去遠有光後世思勿能忘

三峯藏和尚集宏戒法儀成自戒壇久闕儀法亡失藏以參禪者務持律以固禪宗受戒者當參禪以求戒體乃考求古規會歸宗旨爲諸說戒之儀式曰宏戒法儀諸方遵而行之

甲子四年 七月勅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天尊關聖帝君

悟和尚開堂金粟山廣慧寺四月到寺冬結制衆盈千指破山明石車乘瑞白雪皆在座下漢月藏爲首座藏謁悟和尚於金粟請示臨濟宗旨來源和尚特上堂舉黃檗見百丈丈舉再參因緣黃檗不覺吐舌丈曰子以後莫承嗣馬祖去麼檗曰不然因師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丈曰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見故臨濟三度問佛法大意三度被打濟後出世惟以棒喝接人不得如何若何祇貴單刀直入藏出衆便喝和尚曰好一喝藏又喝和尚曰汝試更喝一喝看藏禮拜歸位和尚復曖顧藏舉僧問古德朗月當空時如何德曰猶是堦下漢僧曰請師接上堦德曰月落後相見且道月落後如何相見藏便出堂卽曰請藏居第一座制完辭行和尚手書從上承嗣源流幷信拂付囑藏

乙丑五年

丙寅六年

金粟冬制衆盈五百五峰學爲西堂

春三峯藏和尚開堂蘇州北禪。冬。住杭州安隱。金粟悟和尚專使送法衣至

冬十二月紹興雲門顯聖圓澄湛然和尚寂

丁卯七年

梵伊致和尚繼席三峯。致海虞陶氏子。事三峯藏和尚爲侍者。令參竹篦話。時三峯初闢支石爲牀縛籬爲壁。値隆冬寒風砭骨。乃詣庫司乞紙。藏聞而怒曰。汝不念歲月飄忽。已事未明。反瑣瑣牀席間。希宴安耶。後凡有所問。卽詬罵不已。一夕經行至五更時。聞松濤大作。有省。復力參。遂入堂奧。繼住三峯

毅宗烈皇帝

戊辰崇禎元年

三峯致和尚寂

己巳二年

春。藏和尚結制海虞天甯。制解。四月到萬峯。吳江令熊開元建說法堂。請藏和尚開堂

八月。金粟悟和尚受福建黃檗山萬福寺請。九月。歸龍池。掃傳祖塔。還展先塋。入鄧尉山天壽聖恩禪寺。掃萬峯寶藏兩祖塔。嗣法主席漢月藏率大中丞趙士諤孝廉周永年等請陞座。郡之士衿皆齋候於城東之瑞光寺。萬衆喧闐。街衢巷陌爲之不通。乃登塔之絕級一受瞻禮。過虎邱。掃隆祖塔閣寺辦嚴。而譁逐愈甚。遂不及舉七而還。過松陵舟人不敢維舟近岸。僅於中流受熊明府開元一齋

八月。樹朴蓮和尚寂。嗣龍池傳祖。住湖州淨名

九月瑞白雪和尚住顯聖。雪桐城楊氏子。謁棠陌可授以毗舍浮佛偈。禮雲門澄。一日聞鐘聲大徹擢第二座。參學時無被。臥不解帶者十三年。開法鍛鍊學者。不假辭色

冬。悟和尚結制。衆一千。學費隱容爲西堂

藏和尚開爐梁溪錦樹院。付一默成。問石乘在可證。頂目徹。有四雄玉兎出龍峯北禪寺迦葉尊者瞬目之瑞。繼起儲投萬峯藏和尚出家

破山明和尚住嘉禾東塔。明蜀之蹇氏子。聽講楞

嚴至一切衆生皆由不知常住眞心有疑出蜀徧參憨山清博山來雲門澄皆不契乃住破頭山猛力參究一日立萬丈懸崖上自誓曰悟不悟性命在今日了辰時立至未時眼前唯一空明世界忽舉足墮崖損足至夜半翻身覺痛有省天明曰屈屈參悟和尚於金粟悟問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恁麼時以何爲界明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悟頷之

問石乘和尚住焦山乘竟陵熊氏子初遊黃檗雲門金粟之門後參三峰藏和尚力究二載一日侍立次有僧問藏曰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時如何藏震聲大喝乘從旁省悟乃歎曰和尚接人直如還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服勤六載受付出住焦山楚王嚮道化致書幣請法

庚午三年

春悟和尚赴閩川黃檗請三月二十七日入院四月十五日開堂

頂目徹和尚繼席三峰徹字幻空金陵栢氏子少孤失學知事佛嘗習業緇染家客吳門從古心律師受優婆塞戒二十四歲投三峯披剃乃乞戒藏和尚執收飯之役藏一日問曰出家奚事徹曰將學經藏曰循行得字頭巳白矣其奈生死何徹駭然曰若爲卽得藏曰顧子如木石且持偈發慧去口授南嶽偈俾持之徹緊念不輟三年不少懈一日忽覺風聲鳥語皆轉此偈自念至此何故不知此意因求進七日關力究之足纔跨門目前一迸大地平沉頓省偈義亟趨方丈擬申問藏卽打趁旣而示一歸何處話徹罔解厥旨時值上元雪霽有摶雪羅漢於庭藏令衆僧作頌以驗悟解徹倩書以呈偈曰虛空一尊雪羅漢思惟甚處阿誰判一片氷壺難指擬恰來正是正月半藏嘉賞之乃曰惟爾幻空潛蛟伏虬若遇春雷倒嶽傾湫後一日聞竹椅倒地作聲豁然大悟藏爲助喜命字頂目遂繼三峯法席

漢陽方伯蕭伯玉幷楚紳士請藏和尚住大別興國寺却之

秋。博山元來無異和尚寂。來住博山上堂曰博山今日不說有法。不說無法。不說亦有亦無法。不說非有非無法。離四句絕百非。石人點頭。青山皺眉。深寒博得三春暖。破霧披雲入翠微。將示寂。闍首座問和尚尊體如何。來曰儘有些子受用。座曰還有不病者也無。來曰熱大作麼。座曰來去自由。請道一句。來為書歷歷分明四字。投筆坐化。塔全身於本山之西峰。祥符蔭曰博山雖未分明付授。然雪關闇出世於瀛山。嵩乳密闡化於權度。空隱獨開法於羅浮。竹山嚴韜迹於獨峯。皆拈香承嗣。而法脉未湮。蓋博山秘重。密嚴而闇等久親實證。各有所得。不敢辜負。非今之承虛接響者。能藉口而望項背也。

東苑元鏡晦臺和尚寂。鏡號湛靈。建陽馮氏子。嗣壽昌經。開法於仙亭一枝山。退隱武夷。風韻孤峻。儀部黃端伯銘其塔。

八月。悟和尚離黃檗。

九月。瑞白雪和尚住紹興延慶。

辛未四年

元日。悟和尚在吳北禪寺。受明州司李黃端伯侍御祁彪佳請住阿育王寺。上元日別吳門。藏和尚侍送。二月十五日到寺開堂。三月過天童掃應菴密菴兩祖塔。侍御李遵。徐之垣等。請主太白名山。橋李太常吳中偉。中丞徐從治。給諫虞廷陛等。請再主金粟。兩郡交迎。集衆決之。衆請主天童。四月三日入院。藏和尚自鄧山同立具德禮為參首頂目徹和尚住瑞光。上堂有時電閃星馳。金蛇尾後轟雷。有時天高雲淨。玉兎空中迷影。有時入林不動草。有時入海不揚波。汝等諸人甚處見瑞光。

六月。廬山開先智明若昧法師寂。明海陵毛氏子。騙鳥揚之東隱。少不檢。將蹤迹天下名山水。投宿潤州銀山。見其經營嘈雜。而方來幢幢不已。怪問之。曰將延三大師講楞嚴。三大師者。雪浪恩也。視門牓曰楞嚴必稔前五卷者與淋歷急求楞嚴展誦。不終日前五卷如建瓴下。乃竟誦而恩至。見之感切涕慕。淋褋不自禁。誓將如今大師恩辯慧滔

濟無涯岸愛明超逸獨輪壺奧示精微因綸貫諸部納戒雲棲叩禪棠栢趨太行伊闕物色高人韻士以淹洽百氏家言橐中載寂音僧寶傳當山水佳處出而吟哦既而頓足擗膺曰嗟乎我獨不得與此八十一人者同遊哉則又泣復傲然挈之而往陟匡廬居古黃巖遷開先生平禪戒並急而以首楞嚴爲講法之要自謂於楞嚴有深證叢林有味楞嚴之稱說法江楚吳越間三十年身外無長物四方遺問塡門隨手而散去來不預計意至則行追隨者方喘急而一笠脩然已莽蒼在望矣手書別檀護誡門人訖自詣龕室跏趺笑謂衆曰我且試耳遂寂山翁忞乃其手度退翁儲從之修東林淨業

九月瑞白雪和尙住白雀

冬十月藏和尙赴揚州天甯請士庶擁道十一月浙人士復請結制安隱繼起儲悟道儲自期七日明道至第六日危坐如塑像堂中開靜見兩行僧對問訊嘿然自落積刧未明之事徹底見前亟趨方丈藏望見顏色曰看箭儲喝藏曰看箭儲又喝藏起立大呼曰看箭儲放身倒時侍者于磐鴻燒香曰儲兄何不禮拜儲卽下去藏當晚小參儲方作禮藏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儲曰恰恰今朝臘月初三藏問與趙州衫子同別儲曰一滴水一滴凍藏問如何是奇特事適大殿撞鐘儲曰鐘聲咬破七條

心空居士朱時恩集佛祖綱目恩秀水人凡四十一卷起七佛終萬峰蔚祖泛敘而不詳系無當宗傳

壬申五年

正月瑞白雪和尙經始弁山龍華

金山法肇縉雲和尙寂

癸酉六年

夏藏和尙住淨慈寺藏受杭州兵轄蔡雲怡護法聞子將嚴印持忍公等請開堂淨慈緇素省發者自豁堂嵒燓雲殘前後二十五人入雲棲掃蓮大師塔衆請陞座特示禪淨大旨先是嘉禾人士請

住長水眞如寺吳門人不從王是大理朱大啓太
僕李日華諸公力懇解淨慈制住眞如寺制中曰
提寂音尊者智證傳助顯第一義東園居士偉人
華宏曇曰在昔余心嚮往三峰老人而恨未覩其
書也有禪宿齎視老人所提智證傳喜而驚慢歎
曰禪典中乃有是書耶立起如鄧尉咨決所疑老
人多方垂手輾轉難搆一日請益問佛而答乾矢
橛問西來意而答庭前栢樹子話推出棵子曰爭
奈者箇何老人奮舉界尺劈破之曰百雜碎余嚮
爾心開言下薦得馬祖以來拔地傾天用處於是
以白衣執侍研究臨濟宗旨偶讀雲門錄至盡大
地無絲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色始是半提直
得如此須知更有全提時節胸中障翳頓釋乃知
臨濟立法如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千萬世天
度範圍於斯雲門則夏正也中星之用未移故徹
見雲門卽透臨濟一句三玄三句一句臨濟雲門
豈非均此全提時節也哉
少室心悅喜和尙應周藩請入汴寓給苑香林兵

憲曾應秋同諸士大夫問道無虛曰
破山明和尙住西蜀梁山太平寺
十月費隱容和尙繼住福州黃檗容福淸何氏子
初參壽昌經有省冒雨謁悟和尙於吼山便問覿
面相提事若何悟以番菩提珠照頭便打容曰錯
悟又打容便喝悟又打至第七打所有伎倆知見
一時氷釋悟問熏風自南來殿角生微涼汝作麼
會容曰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曰離
了此又作麼生容曰放和尙三十棒曰除却棒又
作麼生容便喝曰喝後聻容曰更要重說偈言悟
休去住黃檗上堂今朝初一好箇消息若還不會
又是明日所以道舉一不舉得二放過一著落在
第二山僧舉一了也是汝諸人如何委悉便下座
問石乘和尙住楚九峯正覺寺
心空居士集居士分燈錄首維摩詰終宋景濂參
禪學道分身應化師承有據者共七十二人
甲戌七年
磬山天隱修和尙住報恩修字天隱荊溪閔氏子

自幼失怙鬻蔬奉母弱冠聽講楞嚴一切衆生皆
由不知常住眞心性淨明體用諸忘想此想不眞
故有輪轉惕然知有生死大事遂投龍池幻祖出
家年二十四得度參父母未生前話久未有入一
日隨幻祖運磚次有人說四大名山菩薩出見神
通廣大祖曰這裏也不少修便問如何是這裏神
通祖曰快度磚來遂於言下有省一日偶展楞嚴
至佛咄阿難此非汝心處打失本參會幻祖北行
乃掩關龍池力究雲門扇子話閱兩載忽聞驢鳴
大悟破關與同參密祖北覲幻祖祖曰別來三載
各呈似看修進曰人言北地寒我說南方暖寒暖
不知人窮人知寒暖祖頷之次日入室問歷歷孤
明時如何祖曰待汝到這田地與你道修便喝祖
曰汝還起緣心麼修拂袖便出命掌記室久之印
可前後親炙一十八載累命分座說法皆辭遯初
入磬谷値雪深五十餘日炊烟懸絕於饑禽野獸
中安坐晏如次遷法濟後住報恩上堂曰禪非解
會道絕功勳妙體湛然眞機獨露不可以心思不
可以意想不可以言宣不可以默照不可以色見
不可以聲求一念回光便同本有這裏透得頓越
三祇坐斷報化佛頭隨時著衣喫飯還有向上一
路在

石雨方和尙住雲門顯聖明方武塘陳氏子年二
十二因見雙塔僧行道威儀有感辭親出家精修
淨業一日擊木魚高聲誦佛號有省遂摘椎曰不
惟西方東土亦不可生有一老宿聞而謂之曰且
莫草草南泉三不是話子作麼生方茫無所置答
後閱楞嚴至我眞文殊無是文殊若有是者則二
文殊不覺身心世界打成一片往參憨山淸禪師
於匡阜往還叩擊快說無生後過雲門時澄和尙
爐鞴洪開方挾袱入堂矢不語刻期七日徹證示
必死無還生想一日聞澄上堂曰放下著頓覺通
身慶快即呈偈曰平空一擲絕躊躇轉眼風波徹
太虛會得竿頭舒卷意放生原是釣來魚澄痛加
訶斥揮之而出一日經行次聞僧舉大慧淨剎菰
枝話遽豁然軒渠一笑首座撿住曰道道方曰恰

值某甲持不語戒座奇之澄授斷拂一枝自號斷拂子退隱黃安鶴子山俄而澄逝奔赴雲門復入天台一時四遠趨風王冢宰祁中丞請住雲門顯聖門庭日闢道望愈隆

天童悟和尚與萬峯藏書藏和尚提智證傳力闢綱宗諸方驚疑謗議競起悟和尚與之書曰祖師西來秉教外單傳別行一路自佛果作碧巖集大慧謂宗門一大變今吾徒提智證傳則臨濟宗至吾徒又一大變故老僧去夏與吾徒云當以本色本分者此也藏復書曰竊惟法門事大任荷自心者苟非深得祖宗的骨之髓那可承虛接響叟我兒孫中外洶洶之議何足知此血心哉蓋以法門建立之密千古萬古不能撲破藏謂宗旨未破則臨濟猶生也那可一時以舉揚之不易承接之無人便欲越過此宗別行坦路耶覺範曰此如衣冠稱孔門弟子而毀易繫辭三尺童子皆笑之其言痛切可爲寒心唯望和尚洞此至愚之誠鑒其玄要之請俾後世興起之人確有本分之據勿使狐狼野犴溷同獅吼則佛祖幸甚法門幸甚子孫幸甚靈巖儲重刻天童和尚七書三書序宏儲於崇禎癸酉在萬峯侍者寮見此錄歎曰大人哉用處乃爾爾丙子丁丑見此錄廣布鄉邑逮壬午以後問之來學禪林中流行漸少空山無事閒行至香乳寮復見此錄慮其日久湮沒隨命刷印房重梓流行宏儲生平逆順因緣一切消歸向上即先三峰和尚前後復言慮不知者謂事屬於爭槩不行世茲刻蓋以昧昧然傳天童者唯恐是書之不行道豈有是非勝負乎哉祥符蔭曰佛祖綱要自神廟而後茫昧幾希而臨濟宗旨已同淪墜非天童祖一棒振其頹綱何以砥滔天之瀾然不得三峯祖力提血戰大聲而呼玄要主賓掃土盡矣是知非天童無以起臨濟之廣大非三峯無以盡臨濟之精微兩祖蓋互相成覩以逆爲用者也文殊起佛見法見世尊擯向二鐵圍山佛果作碧巖集大慧欲毀其板佛祖大機之用而可以聖見凡情測哉昧昧者分水火鎗左右袒則過矣

悟和尚却杭州靈隱之請

乙亥八年

天童祖席成天童自晉義興開山宋宏智中興以來號江南第一法席宋王安石有句云二十里松行欲盡青山捧出梵王宮可想見之滄桑代變荊蘚荒涼悟和尚自辛未夏受請入院至佛殿基有虛空作殿日月爲燈之語乃作興修偈曰太白山下天童寺洪水漂流殿如洗普告四衆諸檀那大家出手共扶起至是年壽七十天人師殿善法堂寢堂丈室皆莊嚴妙麗如湧天宮衆踴三萬指上堂有不用材木殿閣成見不勞斧斤法堂本彰不動舌頭只向青天白日下要轉便轉之語

秋七月臨濟三十一世嗣天童法三峰和尚法藏寂時年六十三春正月吳江士大夫迎開堂聖壽寺藏慨然曰臨濟大師至於今七百餘年我鞠躬盡瘁死欲倡明其道而終不能大遂我志今老且病安能僕僕對世人費口舌哉終不忍其請入日到寺告香畢繼起宏儲潭吉宏忍立僧輪贊制完還山宗伯董其昌來謁於證心堂自陳於臨濟無位眞人語有省藏剔發痛罵宗伯躍然再拜出語人曰如出雲霧四月朔命侍司估倡衣鉢設十方普會齋擂鼓爲最後辭衆上堂書從上源流幷衣拂付囑宏儲等五月朔就證心堂設死關自榜曰歇處又自題云佛法有入說天山好自埋天山晩年自號也七月二十一日泊然而化十一月八日奉全身塔於證心堂後夜素光從塔起直上如虹亘天茂苑相國文震孟祭文云浩然剛大佛祖咸在其陶鎔動若風雷凡聖疇知其變化倒日迴天七百載宗綱未墜茹荼集蓼六十年辛苦自知讀者以爲得生平之概宗伯董其昌撰塔銘靈巖儲天山塔廟記曰賢劫第四尊釋迦文佛直下六十九世臨濟正宗淨慈藏和尚和尚望虎邱隆十九世望楊岐會二十三世望臨濟玄三十一世不稱南嶽而專承臨濟別四宗也楊岐虎邱特表而出之者石霜下出匾頭道人南公晩住積翠有大名稱當時與會祖爲二甘露門嗣其法者晦堂眞淨

仰山雲蓋死心靈源草堂湛堂兜率法雲寂音諸老子孫赫然一時我會祖得白雲端端得五祖演落落孤行五祖之子三佛佛果老人巍然號楊岐正脉佛果當時稱得人最盛虎邱徑山傑出徑山負雄望如南公得記莂者九十餘人楊岐正脉不私其子而偏歸我華祖華祖爲虎邱單傳故虎邱之道獨尊藏和尙波瀾如徑山峻拔如虎邱生不逢諸老鏖戰之日隆慶萬歷間法運衰涼綱宗長夜和尙手捧日月安於九天赤身支臨濟七百年已墜之業而獅虓威音已後無師自悟遽爲師範則後學何所宗承特請定宗旨於悟和尙師資道合響應人天當是時悟和尙之得和尙猶斷際之有慧照和尙遂恣逸羣作略施無畏眞說將使一塗毒一聲魔宮震裂至博通三藏之流支雲與瓶瀉之辨和咸思礱南山之竹木佐其鞭笞揚東海之怒濤衍其流毒悟和尙爲此懼倒行逆旣百計奪之入不見其用遂使及門之士恐道格綫行不爾其父而爾其祖嗟乎道之所在果如是耶滹沱之言曰第一句薦得堪與祖佛爲師奈何奴呼菩薩婢視聲聞而計名聞利養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乎當積翠徑山兒孫滿天下我會隆二祖欲覓針鋒許插脚不可得孰謂如來正法眼藏於是憑依至於今遍照塵刹我和尙之道光明無礙踐履深嚴靈骨所在龍神呵護乾坤有毀天寶弗墜道行詳傳銘不具載稱淨慈藏和尙者和尙八坐道場而淨慈則五山之首唐宋諸尊宿說法之席也八月剖石宏璧和尙繼席萬峯璧無錫鄭氏子十七剃染坐閱華嚴五載謁三峰藏得悟遍參諸方見博山黃檗匡廬諸老遊兩浙禮悟和尙於金粟復歸三峰透徹臨濟綱宗付法遂繼聖恩法席上堂曰臨時眼目千古絕同或縱或奪有始有終電光莫及石火罔通若也擬議白雲萬重

丙子九年

春正月繼起儲和尙開法常州夫椒祥符禪寺先是毗陵迎藏和尙住夫椒祥符藏顧儲曰汝旣辭

萬峯可竭力於我父母之邦宜主夫椒到寺法堂揭五宗要旨室中出十二種日旋三昧以驗方來一時東南衲子賢士大夫目爲龍門

二月瑞光徹和尚開堂金山龍遊寺衆盈萬指人皆謂圓悟再來時值淮揚流寇將迫徹至寇遠去先一夕官守同感異夢謂有肉身菩薩來此地無恙矣因是總戎領軍士裝束出迎有司爭禮之海岸居士黃端伯親見壽昌不可一世與徹機緣相見遂服膺

七月費隱容和尚遷建安蓮峯禪院

潭吉忍和尚住杭州安隱忍蜀之鄭氏子少負才略二十出家自恨無眞師良友乃汨沒於章句中十有五載每當山水友朋詩文適意之際輒懷慚自責曰我出家儻爲此乎即道念勃興發足南詢至吳中邂逅同鄉劉長倩孝廉見三峯語錄不覺身毛卓豎遂偕入山請益藏每詬詈不已忍意失所求遂辭去往參天童亦不契後臥病武林偶閱黃龍見慈明語忽歎曰古人笑怒皆方便也亟還見藏於鄧尉負病求入精進堂衆以爲不可藏曰參禪致死不愈於他病乎師因激勵神益旺志益堅或勸放參自鑷者則避去不欲聞藏因忍聞慧深入恐猝不能枯令究雲門折足因緣有省復學潙山有無句公案徵詰研窮久之日臻玄奧到寺日拈拄杖卓一下召衆曰千佛列祖頂顖與諸人一擊洞開了也設有撩起便行底脚下也好與三十拄杖掩關集從上列祖悟由起自釋迦終於天童三峯凡六十九世以盡臨濟一宗串珠而下有建立者有守成者有扶救者其間升降歷歷可觀使宗祖眼目不致委地以待夫天下後世英傑者出再振起之曰五宗救凡十卷祥符蔭曰五宗救一書揭示佛祖精微闡揚宗旨肯綮實有功於法門但其間於天童三峯之際只當論明道法不當存諸形迹諸方具眼者以太虛圓攝之而不分彼此見斯爲善也

九月湖州聖日峯大香唵嚫法師寂香吳洞庭名士吳鼎芳也少工詩文留心梵乘鍵關閱藏夢中

感大士舒光印攝遂決志出塵年四十復因亡母感夢誡其出家以懺己罪乃宵征入雲棲薙染於蓮大師像前徧叩諸方志在扶教而於己躬下事實密證精徹然不敢以禪自任開講說法道風秀出吳越之間所至一衲蕭如閑雲孤鶴不求伴侶而去住自如會心所至趺跏坐樹往往絕粒茶毗之夕栴檀香氣芬鬱累日不散遠近緇素禮敬得未曾有所著有雲外錄明僧傳及道德經解等行世詩歌有皎然貫休之風持律冷然與世無忤孝廉夏元彬傳其生平塔於聖日峯之陰祥符蔭曰崦嚵法師道韻風標足爲近今緇流坊表明僧傳摭拾見聞精核不膚後來有志燈傳者所宜參考也

冬十二月杭州眞寂廣印聞谷大師寂印嘉善周氏子母夢玄武神仗劍率諸甲士擁護其門而生七歲嘗瞑目端坐父母送之杭州開元寺剃度後歸省親母誡之曰三朝新婦一世禪和子其勉之印每述其兩句終身受用不盡一日見壁間法界圖問其師曰十界從心生心從何處生其師不能答時儀峯和尚結茅淸平往叩之峰曰汝要會須妙悟始得印曰如何得悟去峰乃教看雲門露字印一聞便信直下挨拶至忘寢食尋上雙徑結茆白雲峯下看亮座主參馬祖因緣疑不能釋一日見黃瑞香花忽大悟曰却是虛空講得經礙磚瓦礫正堪聽向來扭捏娘生鼻錯認葫蘆作淨瓶於是往雲棲盡得蓮大師之益次參龍池幻祖機緣相契而不自肯祖曰更欲如何印曰視圓悟大慧爲多愧耳祖憮然曰當今學者未會先會那能得不自肯如子者乎老僧當避一頭地矣北遊五臺還眞寂四衆懇請開堂堅持不允生平滴水滴凍不肯一念外馳洞透祖關終不以悟自居敎律皆洞晰精微時或爲衆演說聞者靡不心服臘月辭衆告寂塔全身於孔靑之陽

祥符蔭曰龍門濫觴砥定須憑天柱啓禎之間禪風以天童三峯兩祖而大振爲之先後左右者雲棲紫栢憨山三大士而外有眞寂印鷲湖心儀峯

衆無念有諸公為之防閑提挈所以數十年來令行吳越幾欲復追唐宋盛時今波流漸靡矣安得挽回流俗者一峻金堤之潰哉

丁丑十年

春天童悟和尚遷費隱容為座元時容自閩川解院事歸省也六月悟和尚却弁山圓證之請

九峰問石乘和尚應相國何芝岳請住白門天隆

十月天童悟和尚立朝宗忍為西堂忍常州陳氏子

隱元琦禪師繼住黃檗琦嗣費隱容

冬十二月荊溪禹門請悟和尚主法辭之

戊寅十一年

春二月嘉興金粟適乘石車和尚寂乘金華朱氏子聞龍居士問石頭因緣有疑年二十六棄室出家完具參天童悟豁然侍悟七載不惜勞苦嗣法住金粟上堂諸佛出世為一大事因緣達摩西來指人見性成佛金粟不諳老婆禪祇要諸人棒下見血若也恁麼會得觸處逢渠纖塵不立垂手人間和光化物既然觸處逢渠且道渠是阿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喝一喝二月十二日將示寂僧問此後向甚處與和尚相見乘曰遍界不曾藏僧作禮曰恁麼則向這裏與和尚相見去也乘曰且莫錯認泊然而逝

三月荊溪士紳以悟和尚臘高宜歸桑梓請住法藏寺汪大心申狀略曰和尚闡教海天一切有情皆得濟拔唯荊溪乃和尚梓里甘露未承火宅難出引領慈雲有傒我後來之歎吳洪裕狀曰禪師為法門龍象海內瞻依當此佛法傾頹而師硬竪脊骨肩此重任所謂拚却一條窮性命刀山劍樹也須登非師而誰此大丈夫之事非公侯將相之所能為與言及此吾輩眞當愧死然度盡海內衆生而於桑梓反恝然無情冥然不顧則法門所言平等者果安在乎此某某所以不能已於今日之請也吾里中富貴者如油入麪永無解脫貴賤者

貴疑責

如北行南轅愈趨愈遠專望法席光臨一為指迷謹此合詞以請悟以衰病力却之

五月十五日杭州安隱宏忍澐吉和尚寂塔全身於祥符寺之東山有安隱錄法嗣振西攜之入閩三遭於亂兵火寨中而獲存并五宗救行世

秋七月費隱容和尚補住金粟徵修傳燈錄明三百年間諸祖語錄散行宇內多所亡失天童悟和尚遍求遺言如破菴無準寶藏東明寶峯本支祖錄皆無從考訂容住金粟念從上法脉所繫失今弗圖後彌不易乃啓行徵輯欲續五燈會元心燈錄後上下數百年間成一家言祥符蔭曰會元濟宗至密菴傑祖而止心燈錄續其後未甚流傳以至元明以來文獻傳聞異同不一非唯定哀之隱桓幾等洙泗之杞宋矣費和尚住金粟徵修燈錄之舉可謂急所先務者也

具德禮和尚住雲門光孝禮會稽張氏子幼就玄術長好空宗投普陀山薙髮旋遊講肆適聞三峯藏於安隱開法趨見之初究本來面目話一日窺鏡猛省藏未之許後充圜頭還糞下山因轉肩次匾擔連觔豁然了悟機用橫出叢林有鐵棠之稱

旣而遍參諸方仍依藏於鄧尉密契玄旨嗣法後住雲門光孝寺刀耕火種有古德風衲子爭依之

己卯十二年

天童悟和尚會吳越護法及法孫三峯下諸山於樵李孫園三峰藏寂後一時慫慂者有三闢七闢之刻安隱忍因而作五宗救時天童和尚以修列祖塔與山鄰徐氏不合八月拂衣出山過虎林太史錢瑞星中丞洪淸遠等咸執弟子禮留供養却之至吳出資囑方伯申青門解元楊維斗等修虎邱隆祖塔九月費隱容迎至金粟如樵李止孫集公園問道者如市有梅溪錄時舊檀護咸趨侍法孫三峯下祥符儲雲門禮等皆追隨護法王金如周君謨張二無祁季超等及天童諸尊宿共白和尚言法門不應異同當消釋之和尚特上堂將從前葛藤一時斬斷祖孫父子一志同心迴挽道法

十月和尚還天童學林野奇爲西堂

浮石賢和尚住青蓮賢平湖趙氏子父母爲娶室將親迎而逃於普陀剃染圓戒雲棲初參雲門澄

於東塔謁悟和尚於金粟付法
吳江華嚴宏鴻于磐和尚寂鴻毗陵蔣氏子性極聰敏少而失恃其父挈之登三峯求剃染俾之給侍久而有省藏一日上堂次鴻出作禮藏便打鴻曰已知神用且莫先施藏作嗚聲鴻曰當陽斂手請師進戰藏復以拄杖打三下鴻曰今日親見和尚便禮拜藏頷之温研既久乃獲印記出住吳江華嚴嘗謂衆曰如今道眼不明出世者多也向高座上廣衆中拈起拄杖子胡亂打竪起拂子來欺誑人貪他恭敬利養如聾如瞽相似豈不賺煞人你道睦州一向閉門魯祖終年面壁是爲人耶不爲人耶臨寂謂門人曰吾滅後靈骨入普同塔中表生死不離大衆耳

冬十二月十五日少室慧喜心悅和尚寂

庚辰十三年

春閏正月悟和尚再却雪竇請先是丙子冬僧發光凡三請却弗赴至是復以宗伯顧錫疇之狀來踏曰大師如鑒其誠而許之錫疇不難再渡錢塘親送大師之雪竇疇亦擬搆數椽於徐鳧巖與大師之鐘鼓相聞亦浮生一愉快事也悟力却之

夏國戚田太傅奉旨頒錫瑞光徹和尚金襴袈裟

雪嶠信大師住廬山開先

牧雲門和尚住古南門嘗熟張氏子二十歲投破山洞聞乘出家原名契門力事參究便有省入後參天童悟和尚於金粟以偈呈方丈悟略閱兩行問即今事作麼生門擬議悟以番薯提珠便打門禮拜悟又向背築一拳曰你若作打會入地獄如箭射異日悟舉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凉驗衆門呈三頌悟看至末首曰不親切門曰前二首齊悟曰此不親切和前都不親切門便問如何是親切處悟便掌門即竪一指曰某甲也悟曰你未知落處在門隱隱疑後上天童題萬松關偈曰古路松陰廿里長過時誰覺骨清凉悟曰何不道過時誰不骨清凉門於言下有省又作活眼泉偈寮中思索偶然停筆右手將左臂一觸忽然觸發直下湛然前所疑一掌落處不言而喻一時呈行由曰諂

實供通悟曰者些都不是實消息你再供通實消息看門進前展兩手悟曰不是不是門曰和尚如今瞞某甲不得悟曰瞞卽瞞不得且恐亂你一上後乃付囑住古南上堂拋下拄杖曰撲落非他物復擊起作舞曰縱橫不是塵汝諸人還見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麼復擊香几曰一片榆楠木敲來響殺人上堂向虛空中畫青畫黃本無甚事對無位眞人說生說死笑殺旁觀卓拄杖

辛巳十四年

五月國戚田宏遇齎紫衣入天童請悟和尚陞座

八月田宏遇奏請奉旨詔悟和尚開堂南都大報恩寺悟以衰邁力辭

朝宗忍和尚住曹溪寶林忍先參三峯藏爲侍者復參天童和尚於金粟久之印可初住靈祐住曹溪上堂諸佛諸祖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見於世據實論此一大事因緣不用開口不用動念直下一一天眞一一明妙祇貴直截契證超越死生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所以世尊於明星祇得一覩六祖於金剛經直用一聞諸公若也得恁麼一回去便堪傳佛心印方爲佛祖嫡骨兒孫試問諸人既是見成舊公案又用舉作甚麼迴機同本得一舉一回新

杭州橫山兜率宏成一默和尚寂成錢塘人幼孤事母盡孝年二十三棄室薙染遍參耶溪明宗紹覺諸講席因乞戒謁雲棲修六時課習一心不亂逢僧激勸參究乃於祥符寺請寒灰奇老宿結制成爲期主適三峯藏和尚過祥符奇挈成參問藏曰我若開示只要悟去無甚工夫窟子與你擔閣成遂上三峯力參七年不得契悟時同參澹予垣策之曰此事因循多年若不明白如何折合成愧汗浹背而不能答是夕坐至四鼓垣又舉竹篦話詰之成方擬酬對垣以手驀掩成口遂有省乃曰我會也垣曰會則且置祇如生死到來時如何成便喝曰一喝意旨如何成曰截斷老兄舌頭去在遂趨入方丈呈所得藏頷之命居第一座天啓乙丑藏著五宗原付室中四子而成居其首越四載

23

藏復以源流衣拂授之住兜率院僧問如何是佛
法的的大意成以拄杖拄其口曰急急如律令僧
擬議成連打三棒塔於鄧尉
祥符儲和尚入天台儲住祥符六年直指堂五宗
門風垂問臨濟門風廣大圓備囊括千差包羅萬
有鹵莽者得其相似穿鑿者失其指歸三要印開
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覿體全彰底何愁不眼
目定動孤蟾獨耀江山靜長嘯一聲天地秋隨緣
瀟灑底幾時得脚跟點地果是龍生金鳳子何難
衝破碧琉璃三峯先師謂臨濟一宗跨四家而獨
步未免抑人揚己少縱多擒山僧道主賓互換貴
在機圓事理雙關應須眼俊君臣向背莫犯當頭
父子唱隨雖分兩口識得心外無法何妨滿目青
山苟非句裏該玄那許通身鐵壁門風雖異堂奧
匪殊融攝五宗方稱大匠〇藏雲室十二種曰旋
三昧(◎)生佛未形如何通信(心)脩然素潔試請安名(智)心識不到別有生機(卍)迴脫
很塵方旁通一線堪讚歎(◎)許汝商量(雲)乍卷乍舒閑適自在(山)萬仭壁立湊泊還難(入)
有二岐路不可不知(木)應物隨機爔然無間(女)和合諸塵不入衆數(尾)披毛戴角佛眼難窺
◎十字縱橫一眞不立 儲痛老成凋喪宗風衰下禪林蹤遇
日繁乃抽杖入天台至則館於蒼山下慧日破院
十月百癡 和尚住建甯蓮峰嗣金粟容
慧刃銛和尚補住祥符銛武進柳氏子參三峯藏
和尚於鄧尉究雲門折足話一日藏晚參舉話畢
有僧纔出藏起身便出法堂銛忽有省作頌曰纔
來便去兩門關箇中力重破千山若問當年折足
意至今露拄血斑斑藏可之一日值藏上堂次銛
才出藏曰第一句不許問第二句不須問銛隨聲
便喝曰且道是第一句是第二句藏便打銛禮拜
而出既而執侍巾瓶日臻玄奧遂獲印記初居武
康山之淨名院繼住湖之高峯雙髻後住毗陵祥
符上堂藤樹交加仔細參藤頭拄杖語喃喃夜深
雙影抱明月輥作連環玉一團僧問如何是號令
佛祖底句銛曰獨踞妙高峯又問如何是開示人
天底意銛曰竿頭通一線
壬午十五年
春正月悟和尚歸天台通玄

三月儲和尚住台州能仁

六月十六日紹興東山明濵𡨚密禪師寂濵嗣雲門澄晦迹東山香雪塢有大溈之風

七月七日臨濟第三十世天童圓悟密雲和尚寂於通玄天台縣百里內居民咸見通玄峯四山變白夜有流光如火照耀巖谷門弟子奉全身建塔於天童山幻智菴之右隴嗣法木陳忞年譜後述師以海山容納之量誘掖方來凡聖一目之懷等觀大地說法不帶枝葉為人絕諸廉纖操惡辣鉗鎚單提持向上碎莽蕩二見之窠窟剪差宗異目之稠林徵犯必訶纖情不顧所以士大夫中往往有聞時富貴見後貧窮者多矣況諸學子一以從上綱宗納諸海印三昧苟有差互痛與排斥昔人稱佛印元牽牛蹊人之田而奪之牛元弗惜師亦有焉力爭祖命靡愛厥身卒俾少室重光濟河復漲三十年間風行草偃蹤走天下宿衲嚮往一世鴻儒道滿神州名傳紫閣愚頑知慕德率土盡欽風故過化則掃邑空都來施則傾廩倒橐坐立之際千指圍繞顧盼之餘蜃樓幻出雖晚年謝跡名藍投身絕壑而蠅趨蟻附奔輳愈殷及夫慧日停輝慈雲掩彩四方聞訃如喪所生千里哭臨有同儒慕山川為之變色太白況乃效靈童子指點古塔則皆師生平教澤所普被至行所感通若其約眾持身之法紹先啓後之謨動必合章程必該典則可謂津梁百世師表人天者也

碩機聖和尚住焦山聖荊溪巫氏子六歲始能言七歲聞鄰老云一子出家九族昇天忽發心因求出家父母不允年十九病劇幾死泣告其親遂送邑之淨名院斷髮未幾而病愈即受具於澄古鑒律師學戒五年乃遊講肆意終不愜謁三峰藏參萬法歸一話經二載一夕在月下經行至夜半露地跌坐忽爾身心世界蕩然一空至五更驀聞鐘聲如迅雷擊開頂門相似起而移足宛在虛空中行一步過了千萬里一般藏曰此乃輕安境界耳遂痛策之經年終不能契旨遂辭藏出山歷參博山來黃檗有二老宿益加迷悶因參天童悟於

23

0479

金粟屢遭痛棒歷四十餘日會有一僧問話才開口悟便打聖從旁猛省卽向前接拄杖一送送倒曰老漢今日瞞我不得隨後便掌悟頷之依止四載復歸覲藏給侍左右朝夕咨扣大法洞然藏以竹篦衣拂珍重付之出住潤之焦山後遷湖之高峰上堂雲封谷口霧鎖長空把斷要津不通凡聖汝等諸人向甚處下脚衆中還有見義勇爲底㮈子麼良久曰騎駿馬繞須彌過山尋蟻穴能有幾人知

鶯湖妙用禪師寂用從興善廣得悟晦迹吉陽山與雪嶠信大師善

癸未十六年

木陳忞和尚繼席天童忞粤之茶陽林氏子幼有宿慧因讀大慧杲錄忽憶前身雲水參方歷歷如見卽日走匡廬開先投明法師薙染明以忞志慕禪宗爲舉五臺婆子話遂於言下薦得趙州意旨自驗生死關頭未破徧參憨山淸黃檗有諸尊宿終不自肯後參悟和尚於金粟機緣不契直趨雙徑謁語風信信問曾到金粟否忞曰曾到曰曾問話否忞曰不曾曰你怕打那忞曰某甲一向不曾置得問頭請師處借轉問頭信乃開示忞不肯復回金粟舉前話悟曰你喫飯還問人借口麼忞擬議悟便打後因參殃崛產難因緣打破疑團始明得從上古人關鍵凡居侍司掌記室親炙悟者一十四秋日臻玄奧繼席天童上堂目擊道存鋒鋩不犯頭頭顯露物物全彰只爲是因高就下曲爲今時況復言中取則句裏呈機舉古明今拈三播兩大似鄭州出曹門何異南轅而北轍殊不知當人脚跟下立地一著如天普蓋如地普擎抽一機則千機頓赴展一目則萬目畢張透聲色絕遮攔亙古亙今無處所還生死得伊麼還汙染得伊麼還榮枯得伊麼還推遷得伊麼縱有德山棒如雨點也則打他不著臨濟喝似雷奔也只無伊下口處更說甚麼百問雲興千酬瓶瀉一毫端際出見無盡身雲一舉步間遊歷無邊國土正是泥裏洗土塊蝦跳不出斗諸仁者從上旣有如此廣大門風

穩密田地何不推他阿爺向後放出渠儂一頭與麼直截承當去正恁麼時接續流通一句作麼生道卓拄杖曰天高羣象正海濶百川朝

寂光三昧律師應詔修建南京大報恩殿勅黃甫宣董蘆蕩中神木湧見光率衆舁致皆楩楠巨材遠近驚異

雪嶠信大師住嘉禾東塔

林野奇和尚繼住通玄

萬如微和尚補住龍池

五月聖壽海印印乾法師寂乾廣陵韓氏子分座於京口聖壽悟心融講席下往來巢松一雨若昧法師之間已講貫無滯自念長水從瑯琊開發太原孚因禪衲悟明德山鑒擔青龍鈔出蜀擬掃南方魔子而卒自焚於紙燭下宗門豈無長哉我未達耳乃謁博山來於天界尋因山茨際參磬山修力究十有九日而省修益鍛鍊器重之復見悟和尚於天童親炙逾年將抗迹西山而山茨際初住東明老屋敗椽僅蔽風雨乾毅然往佐之東明由此復振歸京口省融棲八公洞融寂委以聖壽非其志也而義不可辭甫一年而談對坐逝山翁忞和尚傳其生平

十一月杭州顯甯宏垣澹予和尚寂垣姑蘇朱氏子狀貌豐碩有玉彌勒之稱十歲出家於太倉聖像寺十五夢遊地獄遂醒悟人世之幻由是求道念切十九參雲棲問如何是佛知見棲笑而不答垣疑之後謁三峯藏參萬法歸一話稍有省悟未得灑然因與靈隱禮阻雪於長安鎭屢承策勵忽得契證親炙三峯二十年深入法奧乃獲付囑出住皐亭顯甯僧問三峯室中嘗論臨濟三玄要是否垣曰三峯無此話莫謗三峯好曰和尚何得諱却垣曰不特謗三峯又來謗老僧住持八載說法不容紀錄將示寂與數僧問答一僧進前問曰和尚尊候如何垣曰苦又曰和尚是善知識焉得如此垣曰未離三界外還在五行中僧無語垣曰你道者兩轉語那一轉救得生死僧擬議垣喝出復手書二偈端坐而化

甲申十七年

靈機觀禪師開法湖州資福觀聞之龍溪周氏子母翁夢一金神入室衛從頗盛香光馥郁而誕禮金浦九雲慧曇老宿芟染曇耆年有道行爲一方推重見觀志不羣乃欣然曰子乃法門令器詎可虛滯於此吾年雖邁當送子行脚也即束裝偕觀出嶺首參天童悟參究頗切雖役重務未嘗放捨明年甲戌參金粟容愈加猛礪徹夜不眠一夕雷電驟閃不覺話頭脫落山河大地凝成一片久之豁然不被從上佛祖舌頭欺瞞復待十載乃住翔鳳山資福闢草開山刈茅縛屋淒凉盈目豺虎爲鄰人不堪其憂而觀怡然獨樂律身最嚴同衆食息禪學之士自遠趨風單提向上勘驗方來參請無虛日

春南岳繼蘿通際山茨和尚寂際通州李氏子初從東隱若昧法師習講謁悟和尚於金粟嗣磬山修貴彌伯司理請住東明遷南源登南岳止擲缽峯下蒸虎穴也桂林王聞而異之訪卓錫處步行三百里就見之以誤食野芹怡然而寂山翁忞序其錄行世謂的的提持本分殊無語言文字與人齩嚼蓋與今時不黍不陽豔競栽桃李春者迥異矣塗毒鼓聲當有聞之而命不全活者師蓋未死也

三月律師寂光奉詔南都懺薦

大行皇帝

天童忞就崑山安禪院啓建薦嚴

毅宗烈皇帝道場疏曰龍去荊山曾動軒臣之哭天崩杞國每懷佃士之憂千邦喪統御之尊萬姓失大明之照仰五岳拔地之雄光華猶昔緬長松擎霄之勢忠節自儕敬仗佛光嚴資仙馭千聖不攜已護曷重處處爲人作主頭頭本地風光

能仁儲聞　哀詔到台陞座陳奠上堂說偈曰塗毒鼓聲何處起三乘五性聞皆死夜來萬籟動悲風白日麗天莫知止

宗統編年卷之三十一

宗統編年卷之三十二

諸方略紀下

大清天下一統都順天

世祖章皇帝平定天下在位一十八年

甲申順治元年

冬十月能仁儲和尚開堂國清。儲入台深入東掖山三年迹不出天台。邑宰文可紀請住國清景德寺。衆懇開堂一期。全提向上道大振。辭天台士民錦幰曰。出家辭親割愛。於深山窮谷中草衣木食是其分也。本不獲已垂手入廛。草鞋邊已是七花八裂。那堪應物見形。虛空中加點畫耶。前日機緣因風吹火偶爾成文。初非本意。斯皆諸當道好生之德。救民水火。豈山野區區之所能也

乙酉二年

閏六月初四日金陵千華寂光三昧律師寂。戒弟子雲居晦山戒顯撰次行實

八月二十日鎭江焦山宏槃問石和尚寂

丙戌三年

雲門石雨方和尚住皐亭佛日

五月初六日雲居觀衡顓愚大師寂。衡號傘居。徧參雲棲紫栢雪浪諸尊宿。結茅華頂。一夕踏月經行。忽然徹悟。入粵參曹溪淸大師。機緣甚愜。淸書偈囑之。毀元劉孝則給諫熊靑嶼請住雲居。明月堂成。委印首座領衆說法。命舟南下金陵。開法紫竹林。日與元白尊宿提唱綱宗。鉗錘來學。順治初年。豫王欽風。命宗伯王鐸迎請說法。以病固却。倏然坐逝。傾城士女持香頂禮。酷暑越三晝夜。顏色如生

秋木陳忞和尚退天童入五磊。請費隱容和尚補住

九月十六日無錫華藏宏證大樹和尚寂。證無錫朱氏子。髫年學佛。謁三峯藏和尚。力參六載。迴無入處。一日目前壁立白光照耀。忽如胸脊迸裂。俯見背後牀帷之物。叢林咸稱爲破背比邱。後隨藏往莫江慧壽。七晝夜目不交睫。忽憶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頓爾開解。閱四載。獲付衣拂。繼住三

峯上堂喝一喝曰此一喝用在機先立命中電揮雲路用在當機劒刃上雷迸禹門用在定盤星子時眇忽合度用在紅爐烈燄處大器鍛成雖然且道者一喝畢竟從何而出嘗示衆曰夫爲宗師者須具佛祖爪牙衲僧巴鼻握杓柄於手中出一頭於天外有時大機大用讓主驗賓有時踞地隱身自成不顧乃至殺活縱奪舒卷抑揚互換各成藏頭露尾若能全備如上衆體之妙方可出世爲人解粘去縛以至辨魔異於言前驗龍蛇於棒下原是伊尋常手脚本分草料又何有奇特哉僧問如何是爲人底句證曰綠玉遶峯千箇竹蒼鱗滿壑萬株松歷住名刹晚居華藏祖席寺從密菴伊菴塗毒之後宗喝不聞至證法席鼎新道風遐播塔全身於三峰

冬京口夾山本豫林臯和尚寂豫晚號晦夫崑山陳氏子十九脫白於姑蘇堯峯誦金剛般若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有省初參博山來次謁天童悟後參磬山修付法歷主武林寶嚴姑蘇堯峯京口竹林雖日雜傭作不間操七箸不倚重外護爲足爲匡徒者法上堂若論此事心不可求智不可學担斲百匝千重於中下機一時鬬却突出孤危方教峻峭都盧取拾將來非心非色非如非異要用即用要舍即舍要行即行要藏即藏擬思一毫地便落生死關頭到者裏作麼生相救得復曰五蘊山頭自在身了然物物應天眞頓教直下無思議玄要全分見本人卓拄杖一喝預計逝日說偈辭衆而寂著有宗門誠範四卷并語錄行世

丁亥四年

正月八日佛日明方石雨和尚寂入閩部院遣官致幣請主雪峯芝山兩刹方堅辭不就時東南風雲未息忽語衆曰境界如此不若歸去好衆莫之覺也初三日擂鼓上堂人人藤斗笠箇箇水雲包出門踏著草途路更迢遙到這裏不倒斷得一回直饒說箇同途得妙就路還家便是千里萬里且久云只因你不能向異類中行且道異類又如何行乃握指云一雞二犬三豬四羊五牛六馬爲甚

麼七不道參首座驚問其故我來日要上龍門座曰和尙幾時回方曰初八九便來初七日至龍門晚示微疾次蚤命湯沐浴囑托後事畢端坐不語諸門人問和尙還有分付也無方曰更有甚麼分付適寄浮法師問疾方一見微笑而逝越九日封龕顏貌如生奉安丈室忽山兵寥至欲燬龍門見方龕儼然不忍與寺俱焚舁而出之百夫震撼力莫能舉由是羣相驚異寺賴以存二月門人依法茶毗牙齒數珠不壞頂骨樓五色舍利弟子收餘骼及諸不壞者建塔前山瘞於金龜嶺

天界盛和尙應太平請因事下獄事白主棲霞道盛字覺浪號杖人閩浦張氏子生而頴異幼習舉子業年十九因祖坐亡遂發心出家偶於街次聞墮猫聲有省決志棄家薙染閱高峯枕子語有所證復於倒刹竿句起疑迷悶成病乃取古人未悟旣悟因緣反復參勘勘至百丈再參語不覺豁然曰昔馬駒亦復踏殺天下人也一日見壽昌頌臨濟三頓棒頭開正眼何曾傳得祖師心語大吼曰此時尙有若而人乎我當往師之始出嶺之董巖從博山來和尙受具問從上佛祖行履不契辭往壽昌道經書林見東苑鏡和尙言下投機遂折節過冬一病瀕死鏡親調藥療之有閒鏡究其生平參悟及五家堂奧之旨大驚曰不期子深入此秘密法門吾宗慧命囑子流布去也因付源流法偈盛拜受遂隨鏡禮壽昌經和尙重加參證經頷之自是荷擔大法當仁不讓一時金陵焦弱侯周海門曾金簡諸公皆師事焉追經示寂辭東苑鏡歸省覲時年方三十曹能始諸公請於興化開堂期畢復上博山與來和尙問答雷轟電掣來奇之東苑博山兩和尙一時相繼入滅盛痛有風穴深憂之感乃一杖復入閩南海內鉅公名士肩摩問道蘄州荊王豫章建安皆延說法內庭盛自天界應太平請會嫉盛者以原道論下盛獄盛不辯居圜中一載著金剛經以自見陳太宰旻昭遣人省盛索偈盛書問余何事棲碧山詩遺之事白金陵諸公請主棲霞盛欣然有遂老計

五磊悫和尙移住台州廣潤

雲門禮和尙住揚州天甯禮自石梁毗尼孟城地藏兩處結制英靈衲從之如雲省悟者衆住天甯豁堂嵒爲第一座巨渤恒剖玉璞爲西堂江淮之閒法道大振衆至七千

國淸刼田國淸有塗田二千畝流入健跳軍戶四十年矣當道按籍爲開復住山儲和尙曰我法以慈濟爲心一切自宜付之無諍稍留難便非道人行履力却之知事請曰田畝二千歲除糧差雜用外合得米千石以之裕衆不亦可乎儲曰二千畝業固重也抑天下千騶華野耕夫等於一介林下人取辦鋤頭鉗斧蓋亦審之素矣曰此千年常住不可以我一人高尙遂廢其業曰必以恢復爲心何所顧惜然我法中無如是事在昔化行南國虞芮卒有閑田山僧忝持道化德愧古人復使你輩費心力妨道業耶抑此中有不忍言之隱於是卒謝却之山翁悫聞之曰國淸眞能恢復先業者記之布水臺集

林野奇和尙住東塔

八月雲門雪嶠信大師寂信春遷雲門信眞率不羈詆訶諸方無當意者寡耦少徒一筇孤往後歸老徑山一夕呼茶飲畢唱自所書小兒曹生死路上好追遊皎月淸霜曉喫杯茶坐脫去了遂示寂覺浪杖人爲建塔雙徑後宏覺悫奉靈骨復遷全身塔於雲門右麓

戊子五年

九月瑞光宏徹項目和尙寂於穹窿草堂徹說法凡十一會居恒穆穆不輕置可否至辨異揀魔驅耕奪食單提陷虎一機同時幾與天童三峯稱鼎峙所至人天擁戴勇退急流則眞不愧天童之孫三峯之子初八日說偈喚侍者燒香泊然而逝甯書張有譽銘其塔

中興範和尙繼席瑞光

百癡　和尙補住金粟

冬十月十八日天甯具德禮和尙結制皐亭佛日制完過顯甯

己丑六年

春二月具德禮和尚住靈隱豁堂嵒告山中僧衆曰靈隱領袖五山爲自古宗師法窟今丈室久虛惟雲門禮和尚具大轉力實堪振起而寺衆有欲延寶望高大者惟香谷谹公是嵒言借諸檀護飭牘迎請禮曳杖來上堂曰白雪與陽春無人和得親目前千聖眼月浸五湖氷以拄杖畫一畫曰劃破長天霧風搖雨後晴靈隱掀髯只一笑普門佛日杖頭生喝一喝禪子浩歸宗風丕振一再鼎新寶殿樓閣堂舍林立翬飛巨刹規模諸山莫並

三月豁堂嵒和尚開法皐亭顯寧嵒杭州衛郭氏子母王撫嵒七歲聞鄰人歌舌頭能有幾時肥即矢不茹腥十歲父愛溪公捨入靈隱出家十五上天台謁無盡燈和尚次見古心律師受沙彌戒遍參廬山清遠觀可諸尊宿每以思議不及言說不到處極力參究至忘寢食後參三峯藏於淨慈藏詶曰此皆依識解卜度正爲生死根本以是求禪猶北適而南轅也嵒當下竦然請益藏彈指一下曰吾者裏無逐日長進底禪乃拈竹篦子話提撕七晝夜至倦劇放身欲臥忽聞靜板聲疑礙撲落即呈頌曰平地不風起波無端四面滔天突出南山鱉鼻鼇頭一氣歕乾藏領之天童悟聞而喜曰漢月得人之盛過於老僧招爾相見於太白峰靈隱耆宿延歸著破堂集以自見時豪勢有覬覦飛來峯卜宅兆者當事皆左袒之嵒奮然堅持以大義當事直之峯卒歸寺橫山一默成和尚首受三峯藏和尚記莂獨高尚不羣久韜衣珠晚年始憮然有懸絲之歎適僧素如侍側曰靈隱豁堂係嘗三峯化後世無真師恩報師恩爲法腸熱必肯遂志擔荷即往白嵒謂三峯家嗣之繼師恐視其遂絕乎語未竟嵒惻然動容遂詣橫山叩請陞座成畢迦葉阿難付授公案普告人天降子爲孫事兄爲父具德禮和尚即請嵒繼席皐亭顯寧上堂月不住空未免印泥印水雲無繼岫有時落二落三務使追風真驥行乎其所不得不行得水真龍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斯則句句截流不失靈和之利

懺機赴的全超毒海之源且道還有具如是手眼者麼若無今日快便難逢

夏六月二十一日國清儲和尚住蘇州靈巖儲因葬父出台事竣南還度夏梁溪將歸天台門人辨菴光念靈巖孤秀爲吳山第一請儲住靈巖儲道韻既高法言能發古人之秘奥海內英衲名流皆雲集座下

秋七月二十二日夫山祥符宏話慧刃和尚寂

八月巨激恒和尚繼席天甯上堂一花初放春光遍塞虛空五葉分枝瑞氣宣流大地其始也混萬別於大同何彼何此其次也裂眞源於千派孰是孰非天甯今日於彼此不得處轟霹靂於晴空就是非交結時飛電光於掌上權施物外令展先天言鋒截八面之威機辯伏千鈞之弩直得山崩海竭佛祖難窺斗變星移主賓合拍在推倒處建立誰云至道無難於建立處踏翻須識大功不宰衲僧分上休話如何後學初機好生著眼恒痛念法道式微流弊遍野思欲鄭重一時挽迴風化有捧香花請陞座者一應謝絕

建昌黃龍光謐聞然和尚寂謐從壽昌經記莂後住山二十餘年養靜自高並不開堂道風遐播

廣潤忞和尚住越州大能仁寺

庚寅七年

林野奇和尚補住天童

費隱容和尚住石門福嚴

靈巖儲和尚赴台州天甯請

辨菴光和尚住台州靈石光長洲金氏子出家靈巖參儲和尚於能仁得悟出世靈石移能仁

蓮居大眞新伊法師寂嗣紹覺雲棲弟子結菴上稱曰蓮居眞依止之嗣其席悃樸無文精戒律登壇靜穆望者意消居恒禮懺修觀寒暑不輟著唯識論行世趺坐稱佛號而逝玉筋垂尺許本金聖先兩法主相次繼其席講淨並不替其時西谿天竺古德內衡兩法師皆宏台宗教觀行業講著

辛卯八年　江浙大荒靈隱天童諸大禪林盡行散衆

佛滅後二千六百年

壬辰九年　六月飛雪赤地千里

春顯甯嵒和尚補住三峯

冬古南門和尚補住天童

冬毅菴英和尚住天台國淸寺嗣靈巖儲

癸巳十年

甲午十一年

徑山容和尚嗣祖燈嚴統成愚菴盂和尚聞之宜南澗問和尚靈巖儲和尚解之　發明法門大段自應公論至聞之宜即遍告故直書之而是非曲直自見也　儲和尚復徑山容和尚書曰某頻見諸方聚訟盈庭紛紜溢路未嘗不寢食彷徨撫髀浩歎蓋法門而至今譬之尫羸久病之夫若更投以攻擊之劑則元氣頓盡其亡可立而待焉能冀其浸昌浸隆乎此二十年痛心疾首欲使天下咸歸無諍之風盡坐柔和之室吾祖之道久而愈光雖赴湯蹈刃亦所不辭承紳士殷勤致懇謂兩家所信諒者惟某一人故不自揣越俎而治得邀佛祖之靈俾法門不致瓦裂則彼此幸甚

覆山和尚與靈巖和尚書曰東震旦土自鼻祖西來六傳至大鑑宗雖列五派實兩枝總屬大鑑的骨兒孫藥山得悟於馬祖而仍嗣石頭太陽寄託於浮山而代付投子兩枝又何嘗非一派也宗教分河飲水尙謂泥於文字語言豈同爲的骨兒孫幾欲操戈對壘於千古之下甯不爲識者痛哭嗤笑乎徑山嚴統有當嚴不嚴之弊遂開不當嚴而嚴之釁天皇天王其說已久闕疑成信著書立言之愼固應如是會元以南岳靑原俱稱大鑑第一世足見古人之公而南岳居靑原之首亦豈有人我生滅心乎壽昌雲門眞不忝爲曹洞中興之祖有統系無統系而洞宗的旨敢不尊崇東苑隱德深潛得棲霞而大闡車溪一段公案去世不遠見聞當有公評法眼自應洞照也是是非非法門關係甯免紛爭獨至藉力有司世諦流布此實下策不得不爲洞上諸公扼腕棲霞顯聖久係祖知徑山復同法嫡血自無坐視之理昨至吳門審知尊還座元往還兩間周旋微密在今之世甯復有秉爲法無私之公如吾老任禪師者乎敬爲前佛後

佛額手稱慶靈巖與姜伯璜書兩宗角立老僧與南澗和尚不惜性命以成彼此之好何心哉彼時即對天界渥兄愚菴三兄曰雲門法眼歸青原無滅於南岳歸南岳何損於青原吾輩爭之盡成戲論祥符蔭曰徑山嚴統固有不當嚴而譏者然以十餘年心血徵求數百年來之散落續五燈之緒成一家之言其有係於繼往開來者何止一綫千鈞乃徒以爭論雲門法眼二宗出自天皇天王之故以致世諦流布付之祖龍不憧大公惟封私見擔荷佛祖慧脉者當如是乎迄今讀金粟徵修燈錄之啓不禁爲之痛哭流涕欷歔累日若非南澗靈巖二老人消此釁端法門法戰尚忍言哉

二隱謐和尚住華亭船子法忍寺謐嗣林野奇三住剡溪獅峯太史曹爾堪少宗伯曹勳等俱問道

乙未十二年

秋靈巖儲和尚受古堯封寶雲禪院請吳中侍御李模宮詹韓四維太僕陳濟生等請儲住古堯封喜其巖壑幽邃可以投老受之

靈巖原直賦首座出住九峯正覺寺賦毗陵王氏子裂縫掖出家從儲自夫椒入天台艱苦力參深入閫奧首衆靈巖握竹篦鍛煉方來諸方龍象景服儲宏法嬰難無祖庭內顧憂賦綱維之力也寮中唯草鞋衣鉢而已是秋出山衲子裹糧靡然從之行化江漢首住九峯法令森嚴道大振

嵩乳密和尚住淮南檀度拈香嗣博山來

九月二十七日杭州南澗理安通問箬菴和尚寂於吳江應天寺問吳江俞氏子參磬山修得法住理安上堂望剎竿便橫趨而過猶是不𡁠嚕漢電影裏穿針弓絃上走馬也須是個衲僧始得匙挑不上的如稻麻竹葦千劄不回的亦如稻麻竹葦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問如何是汝諸人全身獨脫句舉拂子曰漫天網子百千重是年夏磬山解制後將方丈所有道具手書分送諸方乃杖錫出遊至武康報恩掃塔瘞玉林琇𤀹托法門細大預定行期於九月二十七日行至吳江寓應天寺如期坐逝所著有續燈存稿宏覺忞爲之銘塔靈巖

儲聞訃上堂曰山僧廿年神契一面傾心方期共樹徽猷何意中途唱滅

丙申十三年

夏三峰豁堂嵒和尚移住杭州南屏淨慈嵒住三峯衲子向風門庭整飭武林居士葛愚古世為淨慈金湯慨宗鏡塵埋乃創牘請嵒以藏和尚建化之地不容辭初夏入寺久荒之後薜棘盈前嵒任運自如未幾三韓周侍郎問道有契同諸當事興修大殿堂宇次第改觀自是南屏名勝與靈隱同稱

秋中峯讀徹蒼雪法師寂徹滇南人號南來與高松汰如河法師標賢首宗幟於吳西山支硎之間道韻映帶落木庵主徐元歎波靈巖退翁儲和尚晚年俱相往來儲住靈巖每歲二三月間草花滿田野八九月間白鴈青楓天氣一竹輿由中峰而天池飯於落木故儲輓辭有寥寥今古幾知心慚愧虞公與道林之句虞山毛隱湖居士晉及宗伯紅豆蒙叟皆善徹徹將寂以山藏袍及詩文集屬晉行世

憨璞聰和尚住京都海會寺聰費隱容孫都門宗風自此大振

去息複和尚住無錫實安複蘇州徐氏子參靈巖儲嗣法

丁酉十四年

木陳忞和尚再住天童

冬十月海會憨璞聰和尚結制萬善殿先是
上狩南苑因幸海會延見聰奏對稱旨復召入禁庭問佛法大意乃詔結冬萬善殿賜明覺禪師號
上後謂天童忞曰朕初雖尊崇象教而未知有宗門耆舊知有宗門耆舊則自憨璞始憨璞固有造於祖庭者也

十月十七日福州鼓山元賢永覺和尚寂賢嗣壽昌經住山三十年道望孤高未嘗輕易許可一人所著有寱言補燈繼燈禪餘內外集共八十餘卷行世祥符蔭曰壽昌門下博山來黃龍謐鼓山賢等皆敬嚴法道風韻孤高住山三二十年座下皆

數百來本色鍵椎而不輕易許可噫古德風規安
可復見於今日也
十月二十九日宜興龍池通微萬如和尚寂
十二月俞昭汾和尚住廬山西林乾明寺嗣靈巖
儲
戊戌十五年
為霖霈和尚繼住鼓山霈參永覺賢二十餘年得
其法嗣住鼓山二十餘年海內瞻依以為東南一
大法窟有餐香錄聖箭堂共古諸錄行世
報恩玉林琇和尚應詔至京以疾聞未幾延見旋
歸山
上特留首座茆溪森問答稱　旨
上因海會聰奏對之後留心參究復召玄水杲說法
內庭乃詔琇行至天津以疾聞
上手札諭之入見說法賜大覺師號未久乞還山
夏五月二日高峯宏聖碩機和尚寂於龍牙聖兩
主法席一日忽晦迹遁去遊楚湘間弊衲蒙首世
莫能識臨行時以衣二頂託儲和尚造就一二禪
學儲代囑峻明提嗣法出世龍牙而聖適掩關興
化遂迎養於東堂無何示微疾值五月之朔忽曰
吾行矣旁僧曰二日吉聖喚僧僧近前聖隨與一
掌曰吾為汝再留一日遲明整衣鉢端坐而化
冬十月天笠珍和尚住蘄州普提寺嗣理安問
南菴依和尚住淮南報恩嗣檀度密湨杖人盛曰
博山先大師生平勘驗學人獨於生死性命處著
到天下英奇難於搆附使雪關首座與嵩公不自
倔起幾不盡溺殺於急水灘頭拋竹篙乎今者依
子實是英奇衲僧嵩公實是本色尊宿一旦英奇
能死心於本色而本色能授法於英奇此非師資
之妙合更自親得博山家法獨有取於生死性命
之不可欺者乎所以能使博山之家風復振也
兀菴源和尚住湖州道場山嗣天童忞
醒熱粹和尚住延令靈雲嗣靈巖儲
己亥十六年
願雲顯和尚住洪州雲居顯太倉王氏子有聲黌
序裂縫掖出世參雲門禮於揚州天甯得法化行

江漢住雲居道大振

原直賦和尚住南岳福嚴賦自九峯移興國嚴頭衲子皆趨之興國三峯藏和尚曾受蕭方伯請未赴住嚴頭日理簽祖廢塔得四十九粒舍利於匣歸再來堂南岳福嚴請賦日賦住九峯興國諸剎皆一期應緣說法賦昔辭老師於姑蘇大鑑堂下言全賦行且汎大江掃讓祖最勝輪塔今住南岳蓋先請命於老和尚者也到院日諸山老宿龐眉白髮咸迎歎日眞讓祖孫也送三峯藏和尚入傳法祖堂

楚奕豫和尚住潭州雲蓋豫生綠岷蜀初參藏和尙於三峯有省藏寂依安隱忍一載丁丑懷香謁儲和尚於夫椒藏雲室歷寒暑二十周始蒙記莂辭去菴於楚黃之芙蓉山茆茨石室晨夕嚴持衲僧傳誦不減善公之住福昌時也越二年遷雲蓋緇素聞而手額會日古佛也趨歸恐後豫㬋然一室復類汾陽靈巖之道盛行湘漢南岳雲蓋時稱甘露雙垂

雍簑晟和尚住梁溪實安嗣靈巖儲古道自持諸方重之

冬十月十五日天童忞和尚奉
旨開堂春閏三月遣右闡教僧法璽賷勅召忞入京進見萬善殿傳諭免禮賜坐慰勞敘譚畢卽諭萬善愍忠廣濟三處結冬

上時攜學士王熙馮溥曹本榮狀元孫承恩徐元文至方丈問法時茆溪森玄水杲憨璞聰皆承
上召對有三世奏對錄臣僧紀蔭日
帝馭金輪誕膺天命智周萬機道融一貫虛懷好問念切死生座右大書莫道老來方學道孤墳盡是少年人之句以自警惕與宗門耆舊法苑禪學相見不令稱臣致拜從容諮訪握手溫顏情適師友因馬蹶而知解頓忘聞雨聲而得大自在眞承願而來不忘靈山付囑者也

金陵天界道盛覺浪和尚寂盛復住天界倡修報恩大藏一日旦起禮佛畢開示大衆飲茹如常亭午取紙筆書偈日萬象指頭明卓異縱擒不換機

何利無端拶斷破蒲鞋翻然直入千峯去擲筆而
逝歷坐道場大小五十餘處說法四十餘年著述
甚富有傳燈正宗行世

庚子十七年

四月勅封天童道忞宏覺禪師賜銀印
五月望宏覺忞和尚歸山留嗣法本月旅菴本晳
山曉兩和尚在京開法善果隆安兩剎
上躬送出北苑門差臣劉之武送還山
御書敬佛二大字及 御畫山水蒲桃各一幅贈行
幷送七寶莊嚴關壯繆作天童山門護法忞有師
善堂說及參禪要語等載北遊集
靈巖儲和尚辭都諫嚴顥亭沆請住徑山
秋八月靈巖儲和尚住虎邱太傅金息齋之俊侍
御李灌溪模等以虎邱自隆祖瞎堂松源諸老唱
道後曠數百年寂然林壑以儲宗孫見督八月十
九入院衲子至無以容
冬十月報恩玉林琇和尚再應詔奉
旨開堂結制制畢即辭還山賜大覺普濟禪師金印

曇應杲和尚住天台國淸寺杲毗陵孫文介公愼
行之猶子太史放園自式之從弟裂縫披投夫山
儲和尚出家入傳小杲補住國淸

辛丑十八年

三月二十九日福嚴費隱容和尚寂容入坐道場
垂四十年有古德之機用古浴得舍利二百四十
餘粒晶熒五色有大如菽者晦山顯著有舍利記
靈巖儲和尚住金粟孤雲鑑和尚寂緇素延補住
五月七日靈巖首座月函潛和尚住古堯封潛吳
興董氏子學綜天人之奥文字奇古裂縫披出世
居靈巖第一座儲和尚以古堯封高曠命潛居之
潛絕近今畦徑敲石鋤雲日拈提古人所未到五
湖俊逸衲子多裹糧從之
六月遠菴僼和尚繼住天童
皁牧謙和尚住虎邱儲遷金粟命謙主虎邱厭喧
鬧將投杖湘衡楚鹽緇素迎歸開山兜率德氣凝
原遠近尊爲古佛出世謙生緣廣陵沙氏脫白射
州嗣靈巖儲

南岳原直賦和尚住曹溪寶林祖庭。賦住曹溪曰。某服勤靈巖首座寮三年。今主曹溪。法夫主曹溪法號命天下。非我老和尚不可。某當代老和尚領衆。遂設儲和尚頂相。侍側三日。告衆曰。我寶林第一座也。一時座下雲湧

杭州皐亭永慶寺大珏玉菴法師寂。珏嗣曲水古德賢法師。爲雲棲第三世

忍菴玟法師住龍居永慶。嗣玉菴珏

鐵關能和尚住龍池。嗣萬如微

今上皇帝

康熙壬寅元年

二月百愚斯和尚住荊溪善權。嗣百丈雪

檗菴志和尚住海虞三峰。志出世後。行杜多行。初依靈隱禮。後參儲和尚於靈巖得法。後隱澄江。輿濟諸方檀護及法門尊宿。以三峯祖席請。遂入院。古道洽衆。遠近趨風

鼓山爲霖霈和尚住泉州開元寺

隆安山曉皙和尚住皐亭山佛日寺

癸卯二年

春正月甯波雪竇通雲石奇和尚寂。雲太倉徐氏子。脫白南廣。參悟和尚於金粟。一夜經行。因僧劈面摸破鼻孔有省。後於棒下頓脫疑滯。隨悟赴青王天童一十三年。付衣拂。出住靈鷲。遷雪竇。先是悟和尚記曰。折箸無一雙。狗子無一隻。是你住處。雪竇爲古道場。兵燹之後。徒存殿塹。雲住未久。四衆趨風。重新法席。人稱爲古佛。上堂。當陽一著。獨露無遮。八面玲瓏。十方軒豁。明眼作證。豈敢囊藏。直得瓊樓玉殿。百草頭上全彰。千丈報身。瓦礫堆邊頓見。塵塵爾。刹刹爾。突出無位眞人。發明見成公案。直饒三世諸佛。歷代老古錐。到來個個退身有分。正當恁麼時如何。水歸大海波濤靜。雲到蒼梧氣象閑。辛丑返南廣。曰我老矣。當不忘本也。寂後仍迎龕建塔雪竇。學士史大成撰銘

山夫　和尚繼住雪竇

秋八月皐亭山顯甯眞詠梵音和尚寂。詠仁和白氏子。初依顯甯澹予垣。求了徹。垣寂。以衣拂託靈

隱禮令擇器付授禮住顯甯詠力參丙戌冬同仁庵義隨禮至高郵結制地藏煎藥次廓然開悟頓見臨濟用處復隨侍禮溫研密諗透盡法中閫奧禮念垣末後遺托乃以衣拂授之兼仁菴義亦曾親炙垣者遂并付義住顯甯而令詠輔佐之乙未春住普甯村院荒頹未半載學侶輻輳奐然改觀時土寇內訌顯甯幾罹兵燹四衆堅請詠詠堅却禮和尚謂之曰叢林有難忍坐視耶詠不得已移錫進院有二虎朝夕環繞哮吼一月餘盜氛不敢近引去衲子漸集虎亦絕迹八月二十六日示微恙寂前三日鼻中流出一珠大如豆作琥珀色光爍四表泊然坐化雲居顯曰詠與仁庵義後先唱導響振松堂不負靈隱代屬眞臨濟睡虎也詠最慈忍不與人牴牾得法門大體而細務必謹又入文字三昧法語精到超出尋常手眼出格諸方重之祥符蔭曰皐亭山三十里五叢林而顯甯最岑寂余脫白龍谿嘗行脚至焉長松疎篁疑虎聲颯然而過入寺土牆竹筧淙淙滴寒泉而灑飛霰時梵音和尚正住山說法時也飽食黃虀琖飯而去不及登堂一見至今猶想見此時風景云

冬檗菴志和尚退三峯祖席館婁江潮音尋住華山華山支公舊院吳人士請儲和尚作退居儲命志居之至則振刷林巒吳中耆舊如李灌溪模鄭桐聲敷教等皆復從遊問道東晉風韻邈然一新

甲辰三年

雲居晦山顯和尚住四祖

彙藻文和尚住台州興化嗣靈巖儲

延令慶雲濟義仁菴和尚寂

佷亭挺和尚住雲溪挺仁和徐氏子俗號逸亭嗣愚菴盂初出世錢塘令慕天顏請住河渚雲溪

乙巳四年

玉林琇和尚住天目　天岸昇和尚住金粟

春二月鼎州德山全賦原直和尚寂賦壬寅受荊州護國請道經桂林傾城留主風穴寺過鼎州竹帆和尚主德山曰我久望原和尚也率衆請住德山道大行二月二日應供如常夜三鼓命取水一

盃刀一口一眾驚集賦拈起刀顧衆曰學道人一切處如當門按一口劍相似擲刀於水大喝而逝火浴烈燄中騰起紫今梵相寶櫝抹額郡當事數千環擁震驚號佛崩角咸以爲周金剛再來云觀察陳士本有德山紀異建塔德山曰慧光之塔實雲濟曰余挈鉢袋從本師浮湘過潭州黃龍祠州父老競言原和尙住燎心日黃龍神緣夢乞淸淨戒事甚奇而韶州所行爲淼馘刻曹溪爲虎說法語虎領子遠遁瀟湘天秀龍虎耀靈化行江漢豈偶然哉

澄鏡月和尙住蘇西園嗣雪竇雲

確菴靑和尙住三峰靑蘇州朱氏子英雋絕人幼遊講席棄講參儲和尙於靈巖從入天台悟徹大法於光孝機敏才洽首衆靈巖儲舉住靈巖辭不願拂衣遨遊江淮間至檇李鶴洲太守朱葵石請出世松陵長慶移三峯祖席機用縝密道譽藹然

葵雪靑和尙住湖州弁山法華寺嗣南屛嵒初補住三峯

石菴戒和尙住袞昌嗣靈巖儲操行淸貞法語穩密有古法昌之風

山菴林和尙住太平釆石乳山普明寺嗣靈巖儲

仁山震和尙住天台寶華嗣鄧尉璧法眼淸晰堪紹鄧尉門風

冬十月西湖愚菴明孟三宜和尙寂孟錢塘丁氏子參雲門澄嗣法歷住顯聖梵受珠明問法者日繞萬指晚築愚菴西湖閉門奉母母順世哭之慟日爲失明十月初八日無疾忽語侍者曰三日後吾行矣至期衆集相與語曰師今尊候甚安豈得撒手便行孟曰大衆好看老僧登場一笑語畢而逝嗣法門人偃亭挺曰師天性峻爽英邁不羈每引端師子政黃牛泉大道以自托雖屢錫獅座往往負泉石之志住湖上携小舟危坐終日或自爲櫓棹放之中流竟夜忘返客至見鮮衣怒罵輒避去孤兒乞士相往還甚善也獨喜放生臨湖築小池日晚携錢米就漁人買魚或蛇鳥蚌鱉至者輒買即窘迫以他物償全活無算應機接物有古雲

門之風動止謦謔無非密義法席遍江左老並棄去獨以愚菴終其身學者稱愚菴嘗曰吾恥近世禪者高心空腹不明一經故勞勞講說實不得已他人以語言目我失之矣

丙午五年

春正月二十七日揚州天甯濟恒亘瀚和尚寂恒住天甯二十年敬嚴道法崇正鋤邪堅剛不磨之力雄峙淮南浴畢書偈曰哆哆啝啝六十二載罵雨訶風大功不宰今朝踢倒娑婆好看出頭天外擲筆跏趺而逝

二月退翁儲和尚應湖南撫軍周召南請浮湘祝賦德山後事

雨南　和尚住江甯靈谷嗣豁堂嵒道風卓冠省會

三月十六日四州夔州海明破山和尚寂明歷主嵒岳大峨萬峯中慶鳳山棲靈祥符無際蟠龍佛恩雙桂十刹宗風遐播後當蜀變方便化導救免僇殺者甚衆夔守夢明授一扇展讀其偈曰屐聲滑滑響蒼苔老去尋山一快哉回首五雲堆一笑澹然瀟灑出塵埃覺即遣候而明已化去矣郡守驚異刊布行世

爾愚環和尚住崑山安禪嗣雪竇雲在雪竇職庫司十五年有楊岐寶壽之風

夏五月南屏淨慈嵒和尚遽謝院事命嗣法瑯琊宗衡繼席擬退居普甯怨罹無妄當事檢丈室經籍之外蕭然無一物咸太息至江甯下獄在囹圄中隨宜說法人人感動雖獄卒囚兇聞開示皆警發悲悔佛聲浩浩一時稱地獄西方

法鐘覺和尚住常州天甯嗣太白雪雪嗣福嚴容初住育王遷琴川維摩至姑蘇寄笠虎邱山塘放小艇古鶴澗中作山頂扣舷歌以見志瀟灑自得有政黃牛之風

一足恩和尚住蘇州瑞光嗣頂目徹初住揚州福緣將退遊匡山乃住瑞光頗著道譽

水鐵宗和尚繼席德山嗣原直賦

冬具德禮和尚退靈隱住徑山靈隱百廢具興法

席冠天下功成不居徑山上乘和尚躬詣直指堂以徑山祖庭扶衰振敝請禮慨然應之

四祖晦山顯和尚繼席靈隱

支本孝和尚住湘西南臺白雲乘嗣

諸輝輅和尚住堯峯興福嗣靈隱禮

南澗梅谷悅和尚集列祖提綱及臨濟正宗錄嗣箬菴問

一樹蔭和尚補住天甯嗣亘渤恒

雲德賫和尚開法潤州報恩嗣永甯淵報恩古刹久廢為戎馬之場僅餘敗椽佛像而已賫居之以恢復力任伉直不狥時流鑱慝誅茆有古德之風

丁未六年

七月蘇州遜村報恩通賢浮石和尚寂

八月懷海淸和尚住語溪北禪寺嗣洞上紫仙陽

九月天笠珍和尚住南澗理安寺

丮松澄和尚住南禪嗣古鏡符符嗣龍池微

壁蛙　和尚嗣席靈谷　與雨南　同參折節承嗣任道為衆法席為南省首推其後普門　雪亭相繼住持道風不替祥符蔭曰南屏嵒荷積山將絕之緒不以名位介懷其後子孫皆多折節成就任重道法凡紹隆法脈者宜知所重矣

冬十月十九日徑山宏禮具德和尚寂於揚州天甯禮再應天甯期制之請欣然至止衲子雲擁應機說法倍於常時甫經七日命設闔山供是夕劇談過夜半方寢至五鼓興易新衣履疾呼侍者頓足一下曰快隨我上方去先一日法嗣碩揆志迎師過上方說法故云侍僧亟至而已逝矣門弟子以陶龕封函迎歸靈隱建塔慧日軒祥符蔭曰鄧山靈巖靈隱海內稱佛法僧三寶靈隱門庭甲天下學衆滿數萬指不減南宋佛海時具大方便有大慧圓悟不及施之手眼至沉幾駿發則又度越於古雲門真欵唾廻天揚眉倒日所謂弄大旂手者非歟蓋全力不欺逢緣不借故能擔荷如來稱後勁之郎子也

豁堂嵒和尚事白還山

退翁儲和尚退靈巖門人卑牧謙迎至楚鹽兜率

曇應杲首座繼席靈巖

鎮江常樂寺濟廓無鄰和尚寂靈巖儲嗣

戊申七年

多羅惠王悟道受法王三歲愛持棕拂自幼體誦法華受愍忠寺普潤老宿菩薩大戒法名靜慈康熙七年年甫十八詣西山參天峯清禪師於青塔清問如何是殿下佛性義王云徧體多是又問如何是西來大意王云心之所發師連問如何是大佛頂王云所謂是實又問十二面觀音那一面是正觀音王云行住坐臥又問千百億化身那一身是眞佛王忽然起身端拱而立又問五千四十八卷經論那一卷是眞經王云無思無慮又云普天之下那一員是眞僧王云心佛無二王以偈呈清日數日前頭非我見我今觀我遮那身見聞即我生之性我見精微義入神空性圓明無滅故我心六照性空眞空空佛性眞爲妙妙處總然分主賓一日參清清問秋蟬夢破三更月古寺敲殘午夜鐘試問見色聞聲畢竟是誰王舉起手云合掌當胸清云秋風開玉殿夜雨滴金臺只如玉樓人醉杏花天且道得何三昧方得斯人惺惺不睡王正目而視清云揚眉瞬目宏彰大法王作禮清云人王法王今日同條中元日清問杲日當空無所不照爲甚麼不照覆盆之下王云逢人且說三分話未肯全拋一片心清深異王之機鋒卓越乃復徵云如何是臨濟宗旨王以牙箸一卓復打圓相清云王年十八悟道即與優波毱多同也堪繼祖燈乃付以源流衣拂祥符蔭曰　與朝藩屬皆尊向佛乘俱乘大願力而來者若　多羅惠王之蚤登戒品年十八悟證本有而機契無礙則尤超邁僅見眞示見人王身而說法者矣故書以爲吾道慶幷以風世焉

碩揆志和尚補住徑山志鹽城孫氏子參靈隱首衆嗣法住上方禪智寺毅然自任刈茅闢土欲圖恢復徑山虛席僉謂非志不可乃遷住

己酉八年

春懸山藏和尚住海甯安國寺嗣孤雲鑑

冬十二月蘇州鄧尉宏璧剖右和尙寂除夕前二日將入滅告衆曰老僧自受先師之命住院三十五年只是稱性而說如今年老不能領衆且放身那畔佛法自有人說遂辭別道舊襯散衣鉢巡視衆寮苦切示誨至深夜歸寢室歛僧伽棃行數步而逝門人華頂震受遺命編次語錄十二卷行世

庚戌九年

秋七月二十日南屏正喦豁堂和尙寂喦歸山後將泛三泖尋船子姓空遺迹而淨慈嗣法衡以疾往衆乃迎喦還南屏不入方丈但下榻香世界曰吾不久即辭世矣何復以南屏荷我肩耶取歷日選吉沐浴端坐書偈擲筆而逝相國馮溥銘塔宗伯龔鼎孳撰道行碑曰師道風峻上慧藻泉流六坐道場滌凡滋聖理徹詞腴染翰會心無不臻妙益都閣學馮公與師最契欲延之都下師舉政黃牛偈句以謝昔張文定言黃梅曹溪以下諸尊宿皆顏閔一流人特儒門淡薄收拾不住余於豁公亦云

晝林運和尙住夫山祥符運山陰祁中丞之子幼隨其叔密菴老人季超居士學道有得從儲和尙脫白儲令承嗣密菴菴嗣愚菴盂

辛亥十年

秋資福靈機觀和尙住福嚴

徑山碩揆志和尙遷三峰三峯僧鑒青和尙建法堂成退院啓迎儲和尙儲以志事出無端不當久留徑山居恒謂其剛毅有斷主法有條適黃山檗菴和尙書來有合儲心遂請志住三峯禪學赴之聲譪起

山學慧和尙住粵西南院嗣德山賦

僧鑒青和尙補住支硎華山檗菴志和尙應請住黃山儲和尙以青退三峯命補住青以舊時聽講之席林巒泉壑有當於心欣然從之

冬十一月望日嘉興古南通門牧雲和尙寂門晚退隱京口之鶴林不陞座上堂往來無定迹示誠法嗣條約十章其首章以饑荒洊臻人情蕭索稱和尙者盈街塞路苟求餬口人皆生厭所施何來

此亦甚不知時節者凡我會下人甯去徒衆煨爐過日等語切中時病預定逝期怡然坐脫於吳門之觀瀆愐廬塔全身於京口黃鶴山未幾而塔示斜側啓壙茶毗獲五色舍利無算有七會語錄嫺齋別集行世祥符蔭曰宗師設化因時而已出處權宜無有定法當天童三峯振興之後諸方教化盛行未免有末流之弊鶴林門和尙身矯其偏以挽滔滔之變態可謂救時之尊宿也

壬子十一年

遠菴僼和尙住甯波瑞巖山開善寺

秋九月二十七日蘇州靈巖宏儲退翁和尙寂儲退老堯封辛亥方伯慕天顏請回靈巖問道舊學雲臻不倦參請七月粵西郡主專使來迎不欲往遂示疾自製塔銘自說封骨藏偈書遺囑切誡門人九月二十七日顧大衆曰老僧行道不力有愧三峯先師遂索浴更衣跏趺而逝闍維放異光明頂齒不壞舍利無算塔於堯封山巓曰大光明幢諸會語錄百餘卷行世嗣法寶雲南潛述行錄曰臨濟氏沒七百年綱宗墜而不學雖白日在天沈雲晦冥隆萬之後天童悟和尙藏大機於一棒三峯藏和尙顯大用於三玄從奇入正道合如離一時見聞之者無不人人目眩股栗而不知所措足吾先師靈巖儲和尙起而躬集大成大機大用如日月雷霆之在天下奔走方內外之豪傑江出寥廓禮樂森備臨濟之道至先師爲極盛矣師曠情遠度以古今爲懷抱說法獨存古之大意嘗與東園人華大師書曰西乾東震兩大聖人之道盡失其眞者大段在不知其意意者行其所無事而已矣聖人經綸天地拔擢山川莫不具大有爲之略極其有事而總還其無事此大法也

冬十一月兜率皐牧謙和尙繼住靈巖謙住兜率古道自持恬退秘重前後天台國淸興化及三峯諸刹請皆力却之儲和尙簡諸門人中能任重無加謙者囑方伯慕公力請繼席一登座內外歎服

冬呆亮和尙住荊溪寶明寺嗣退翁儲

癸丑十二年

堯封月函潛和尚晦迹若西潛自儲和尚寂後棲
遯若溪洞庭之間或一棹浮遊於五湖山椒水湄
除上堯封展塔足迹雖菴園不一至衲子欲追隨
之不可得唯華山青靈巖謙和尚間攜竹爐茗餌
相從於村澗谿橋邊繫船一日夕談
以晉輪和尚住堯封興福嗣靈巖儲
居士毛坤叩請諸方重復天池古刹天池自毛中
丞重建以後後人嘗私遂成丙舍驅僧伐木乾沒
名山坤字公厚爲中丞冢孫蚤年從古南靈巖諸
尊宿遊知有因果慨念祖德涚於後人乃走諸方
以還復天池古刹叩請松帶井人晾首贈以詩碓
菴青漏霜潛及諸山名宿各有詩文獎勉之

甲寅十三年

夏六月乾菴和尚退靈隱五岳和尚繼住
六月二十七日天童宏覺禪師道忞木陳和尚寂
忞晩號夢隱道人投老於會稽化鹿山之陽明洞
天自卜塔黃龍峯下有九會百城北遊等錄行世
嗣法天嶽晝和尚繼其席

秋遠碧和尚補住育王嗣天甯覺
天輿贊和尚住常州天甯嗣靈巖謙
冬天笠珍和尚住龍池
補菴喻和尚住蘇州陽山大慈寺嗣靈巖儲初住
杭州淨土院古道自持不徇流俗陽山大慈爲晉
支公道場荒廢已久喻居之芟蘿翠棘博飯裁田
頗存古德風致

乙卯十四年

夏五月阜收謙和尚退靈巖僧鑒青和尚繼住
諦輝齡和尚住靈隱
七月初十日報恩大覺禪師通琇玉林和尚寂於
淮安慈雲菴琇晩居天目聞善權災盡屏參侍不
食粒米子身潛出渡江而北至清江浦止慈雲菴
示微疾唯飲冷水索筆書曰本是無生今亦無死
此是正說餘爲魔說擲筆而逝先是過江都晉以
後事屬居士黃于升升以問疾至値巳寂乃治龕
送天目建塔
潭州海會行源璞中和尚寂萬如微嗣

丙辰十五年

仰山正志檗菴和尚寂志自黃山移仰山將終焉以老囘吳寓穹窿山前扊際院寂建塔黃山門人虞山錢陸燦孝廉撰述道行兼銘塔祥符蔭曰檗菴和尚在也出世皆以道自任晚尤循戒彌謹眞當於古人中求之也

秋立勝樞和尚住梁溪摩竭嗣靈巖儲

寶華仁山震和尚修三峯燈史

丁巳十六年

秋金陵東山大成咸和尚寂咸天童忞嗣臨寂以海舟慈祖行實示嗣法太守陳寅囑以力辨諸訛

國淸觀英毅菴和尚寂於梁溪衆香菴英靈巖儲嗣歷住祥符國淸

堯封文杲曇應和尚寂

戊午十七年

輪菴揆和尚住紹興大能仁揆茂苑文相國之後少以名家子從儲和尚於靈巖參悟壯遊四方從戰洞庭湖因礮警出家嗣靈巖儲

廣陵蠢先樂讀居士續指月錄

己未十八年

龍池行淵素巖和尚寂淵嗣萬如微初住射州永甯遷吳江接待後住龍池操履縝密緇素重之去息溟和尚住靈巖僧鑒靑和尚退居華山

金陵寶華山讀體見月律師寂體承三昧光律師之緒大振南山一宗嚴淨毗尼爲天下戒學之所趨止門人定菴德基嗣其席

今釋澹歸和尚寂

常州太平崇原問松和尚寂原江陵張氏子受具戒於寶華光律師領書記詣天童不契入夫椒見儲和尚服膺痛加錐劄股勤五年嗣法深入天台歷諸方值金粟容陞座原犯衆喝之容曰鼓粥飯原作聽勢容曰裝聾作啞原呼蒼天而退蔣晦菴請住玉泉未幾棄去侍御許靑嶼孝廉李確菴請住太平五月朔預示偈曰草鞵脚板倘離披倒跨虛空嫌電遲欲識問松眞面目西風黃葉敗殘時臨寂書囑語幷偈畢侍者進茶揮手曰不用了跏

趺端坐而逝

庚申十九年

碩揆志和尚住揚州善慶志自三峯退席後遊歷茗西五州山水之間住善慶未幾遷靈隱

金山鐵舟　和尚寂嗣磬山問

童碩宏和尚住靈巖旗因箴饑退宏補住

井人际和尚住金陵碧峯石頭菴际字笠居別號不菴生緣莆田林氏初遊白下講席棄登雙徑謁禮和尚禮寂參退翁儲於古堯封服膺入室儲寂復遊白門卞孝旨居士請居石頭菴孤懷大意落落難合衲子多及門而退祥符蔭日庚申之春余汎棹白門時巢山至和尚隱獅峯園瓢莆莊雲和尚以筆墨遊戲於藏山樓而井人和尚方高臥石頭每曳杖過從探梅古寺聯榻空齋今巢山莆莊已寂而井人亦音問杳然因對秋風爲之一歎

道目眼和尚住弁山龍華嗣伴我侶遷皐亭佛日

舜巨　和尚住淨慈嗣豁堂嵒

芙蓉雪厂　和尚遷莉豁法藏　　嗣

大覺徵塁圖和尚住支硎圓通寺嗣靈巖儲

寶林宗徹孤朗和尚寂嗣靈巖儲

海虞白雀寺雪爐治和尚寂治嗣黃山志

辛酉二十年

雪悟恩和尚住揚州天甯恩嗣巨渤恒初住延令慶雲退隱廬山鏡湖天甯荒頹之後恩至一振起之衲子復雲集

秋八月二十四日蘇州靈巖式謙卑牧和尚寂謙赴紹興大能仁之請過武林督闢樞部使慕見蒼留供巢雲堂問道遂坐脫趺坐三日顏色如生傾城士女瞻禮感歎奉龕還吳建塔夫椒嗣法門人祥符紀蔭曰師誠愨慈愛出於天性尊師重法深達大體生平無倨詞傲色淵默持重俯身狥物樂易和平使人卽而親之軟語甘言皆導肯綮至入室投機雖上根宿學皆瞑涬莫能湊泊惠施不蓄鉢無留供說法能得儲和尚之旨有語錄十餘卷行世

九月二十九日湖州資福行觀靈機和尚寂觀住

資福三十八載凡樵採之山安僧之地尺寸皆縮衣鉢親置始則草屋荒基終焉瓊樓絳殿門庭嚴冷風規整肅諸方咸稱為楊岐高峯再世云塔全身於本山祥符蔭曰禪雖不在於坐然塵水方濁非靜以澄之何以令其淨極光生近日諸方禪風浩浩滔天資福以乾爆爆一耆子坐斷天下人而南澗繼之遂使忙忙食程之流不致走殺白雲後學初機且使狂心頓歇但死水活龍須是點睛得妙此稱法苑龍門之所以不易易也

子昂　和尚繼席資福旋寂松菴正和尚補住

靈隱三目淵和尚寂碩揆志和尚補住

壬戌二十一年

癸亥二十二年

天輿贊和尚退天甯過菴輪和尚補住贊連遇洊饑力支叢席以病瘁退延輪主法

中峯曉菴了法師寂嗣蒼雪徹

京都鎮國寺廣林山菴和尚寂林復乳山法席重新鎮國寂嗣法載月舟和尚繼其席

雪菴致和尚補住靈巖嗣擔雪儲

甲子二十三年

鑾駕南巡

冬十一月　幸揚州天甯平山各灑宸翰二天甯曰蕭閑平山曰怡情　幸金山勅重修飾　御製文紀之勒石金山御書扁曰江天一覽　幸夾山竹林及蘇州瑞光虎邱有　御製修竹賦尚書張玉書等勒石竹林寺

臣僧紀蔭曰爰自虞舜定典五年一巡狩厥後帝王雖有封禪巡幸之舉然未有超邁古今如今皇上者也

乘輿南巡

聖政大端山野之人不能窺測亦所不敢扢揚謹書臨幸法門　光垂禪苑者一二大段恭志龍躍　奎章山林千載傳為盛事佳話流播眞佛心天子垂護無疆者也

揚州北來國道寺別傳　和尚疏請修理天下名山法席　發明疏雖不報書之以見為法之公而不恤私也　嗣紫崟

衡住北來圓通寺荒頹志圖興復而力任不倦至

天甯觀

上乃上疏

乙丑二十四年

山曉晳和尚寶積錄成錄集於山翁忞和尚載古德嘉言懿行及斷簡殘編未竟業而晳足成之學士徐元文為之序

檗巖黃和尚住婁東海甯嗣天童忞

侶巖荷和尚住湖州烏山龍泉嗣金粟昇

如皐大覺天揆晉和尚寂晉嗣紫蓋衡

伊阢晳和尚住嘉興竺溪嗣天童忞

冬十一月兜率蛤菴圓和尚寂嗣山翁忞

椒菴音和尚住三峯嗣南岳儲

山䜖杲和尚住江陰湯𩂯嗣天童忞

寄菴園和尚住雲門顯聖嗣且拙　嗣瑞白雪

證南　和尚重興越州開元寺靈隱渭嗣

丙寅二十五年

堯封寶雲南潛月函和尚寂潛晚寓蘇臺之簑衣菴以著述為事有玉椒筆乘表正集法華頌太極圖表周易七略等書皆發古今人天之秘奧

利禪亘和尚補住資福嗣靈機觀

丁卯二十六年

穆文德和尚恢復天池嗣靈隱禮初住婁東法輪

夾山與天甯法諍　發明法本無諍以法為諍非法也故書以示儆

天笠珍和尚住南磵時有一居士從南磵往靈隱參碩揆志和尚問女子出定公案志答之而珍別其語僧傳至維揚天甯雪悟思和尚晚參舉而評之夾山聞而上堂批摘天甯天甯因出正辯錄夾山出杜邪說祥符蔭曰古人拈提公案如太阿礰礴八面受敵而太虛無痕或擡或搦皆塗毒鼓聲聞者皆死有聞之而不死者則非塗毒鼓聲也靈隱之答出定語雖未必言中有嚮南磵之別豈能句下無私天甯之學亦非黨親不黨理者正辨杜邪之出均之過矣法門以無諍為宗行道當先忘我見雖曰為法實未忘情不能不為之扼腕也

戊辰二十七年

揚州天甯上思雨山和尙寂門人師昇元繼席
香山智操寒松和尙寂嗣百愚斯歷住靑龍龍華
喩葦蘯和尙住靈巖未幾退居承天嗣南岳儲
夏五月二十三日緇素公集虞山燬五論雜詩板
鶴林牧雲門和尙寂已久時刻其嬾齋後集末附
五論雜詩皆毀誣三峯靈巖之語鶴林法孫雪鑑
秀峯兩和尙皆云論詩之刻爲人所誤親賫板至
虞山興福集闔邑士紳耆舊禮佛懺悔劈板焚之
鐵牛居士錢湘靈七十九老孝廉札報許靑嶼侍
御曰是役也非爲三峯奮螳臂正是爲古南拔鶴
箭耳祥符蔭曰佛祖住世各相讚歎稱揚以引衆
生信向增長福慧未聞有毀訾雌黃退人善根者
況途汙先達而快已私乎書之以示立言者不可
不愼毋逞一時之媢忌而爲正人公論所不容也
己巳二十八年
聖駕南巡
春二月初五日
駕幸鄧山聖恩寺拈香禮　佛　駐蹕桂軒　賜書
松風水月四字初六日　幸靈巖登琴臺時寒溪
揆侍特加
顧問　賜靈巖　御書嵐翠二字　幸杭州靈隱雲
棲等處　賜靈隱　御書雲林二字
駕渡錢塘祀　大禹陵　回鑾至姑蘇欲遊華山因
雨阻　御書遠淸二字　御製詩一首曰欲向靑
山澗壑行春雲又變曉陰輕句陳不遣驚禪定恐
礙林間碧草生遣中使馳　賜華山僧鑒靑詣
行在謝特見　優禮　幸江甯大報恩寺復
駕臨金山天甯等處　回鑾臣僧紀蔭恭跋
御書遠淸後曰帝王治天下以字垂世實自大禹始
嘗覽岣嶁峯前第一碑知天經地畫載更鴻濛結
繩之治比之蝌篆蟲書歸然河漢宜其平成敷奠
萬國救甯也恭惟
今上皇帝御極致治度越古今道德渾全無能稱述
伏覩二次　南巡竊窺　聖意大端同乎舜禹至
於仁風道韻光及林泉則又自昔名山大澤之所
未有　龍蹕奎章震耀巖壑爲山靈海若之所訶

護者非一。而華山遠清二字。則尤仰歎用意據典不同。況然以此知睿智周知。而無一事一物之不得其當也。蓋華山以山如蓮花得名。宋儒周敦頤之愛蓮說有曰。吾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香遠益清。亭亭淨直。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碓菴和尚住是山。寒溪揆和尚稱其道韻。

皇帝聞而欲遊華山。雨阻未往。錫之詩云云。碓菴名曉青。命意製詞。藹然可見。復大書遠清二字。勅寒溪颺賜青謁見行在。

帝令進詩染翰。撤

御前寶爐以予之。可謂千載光華。躬逢其盛。和尚退而炳香告衆。勒石昭後。手書五湖山中。屬臣僧紀蔭恭跋之。蔭跧伏菰蒲。何足以測高深。唯是久涵至化。同沐恩光。謹以平昔欽仰　聖德之純全。及今茲欣慕　聖意之淵雅者。而颺言之。眞覺如天之仁。有同大舜。而無間之德。實類神禹。是以望秩山川。肆覲羣后。而民之愛戴。咽路歡闐。不啻赤子之親慈父。近乳母。此固從來鑾輿巡幸之所無。而銀鉤寶勅。寵賚禪林。則又與嶽瀆千秋。昭其奠麗者異矣。額手式瞻者。知

皇上尊貴。渾忘禮遇山林守道之士。而凡山林學道者。其益銘頌無疆。勉効潛修。以無負我

佛心天子光揚道化之至意。其庶幾乎。

臣僧紀蔭曰。恭惟

聖駕二次南巡。有曠古難逢者五事。一儀衛不設。老幼擁戴。而滿路歡塡。二風日晴和。江山効靈。而

皇情悅豫。三供億無需。閭閻安堵。四綸敕大霈。恩澤淪肌。五山林法席。均荷恩光。其他

聖德汪洋。稱頌者普天之下。莫不尊親。惟茲編年。恭逢其盛。額手炳香。於以敬祝太平有慶。

睿算無疆云爾。

僧一琁和尚住夾山。琁初住金陵。志行道法。天笠和尚退竹林。還南磵。延琁補席。

石菴琈和尚住金粟。接機明白。娓娓不倦。

湘翁沄和尚住龍華。輯散木正傳等錄。

悟則覲和尚住顯聖。嗣無際　嗣麥浪怌

大慈補菴喻和尙集靈山一會語錄錄集嗣退翁儲法百餘人

佛滅後二千六百三十八年

祥符蔭日自明萬歷四十三年乙卯至今

皇清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凡七十五年其間天童磬

山廓龍池禹門之緒而臨濟之道以興雲門博山

振清凉壽昌之業而洞上之宗聿起三峯力闡綱

宗善繼述者有靈巖靈隱之廣大精徽宏覺丕承

帝眷相唱和者有福嚴古南之卓立瀟灑雲棲之淨

業普攝三根寶華之戒範克宏三聚皐亭天谿由

水蓮居之間台教之輪傳持絢爛秣陵金閶普德

中峯之際相宗之席講貫續紛刹竿相望名藍星

布於江山爐鞴爭開俊衲雲蒸乎龍象

天子佛心統金輪而調御

皇風法運綿玉歷以遐敷令行吳越端藉

一人以指南道亘古今方慶千秋而未艾今玆略紀

僅識大端教之誨之深有望於

大方知我罪我亦何辭於今日見聞未及俟諸筆

以載登　高明不遺幸投珠而惠示　三十二終

後序

宗統編年三十二卷　國朝祥符釋繼蔭譔蔭字湘

雨號宙亭又號損園嗣卑牧謙住祥符康熙二十八

年

聖祖仁皇帝三次南巡　召見　行在契

旨嗣慶

詔入都賜

御書神駿二字以易寺名並水月禪心額又

御製詩一首

御臨諸家書賜之蔭皆恭摹上石以識

恩幸汔今雖寺屋毁敗殆盡而

奎章

昭瀁巋然獨存當時毗陵諸山大德莫能方其

寵遇蔭少通儒術深得文字三昧脫白龍溪徧參釋

乘謁退翁儲於靈巖得受記莂退翁爲三峯藏得法

弟子道價傾海內蔭承心印聲譽大起以其餘爲古

文辭與勝國諸遺老相唱和一時有齊己貫休之目

嘗以佛祖紀綱宗師血脈歷數千年來紀述之家或

體例未精或徵采踳駮未足爲千古正傳退翁嘗欲著法苑春秋而未果蔭因博采經史釋乘一仿朱子綱目體例斷以周昭王二十二年我佛降生爲始汔國朝康熙三十八年曰佛紀祖紀五宗紀其自明萬歷四十三年以後諸方之出處附書年甲之下曰略紀以俟後之宗統定而詳系焉上下二千六百四十年間紹述宗風之次序授受法印之機緣備及朝政廢興之有關釋氏者淹貫翔核融儒釋爲一貫正其謬闕其疑自爲註以發明之謹嚴一遵史法固法苑之龍門而緇林之實錄也書成表上之朝許青嶼侍御之漸爲刊板序而行之板藏瑪瑙寺仰山西房當時以天童三峯二世互相成覙開悟來學厥後子孫各立門戶分左右袒論者又以三峯子孫尊父嶬祖多不直之蔭雖三峯的裔而中立無所倚毗故是書不甚流傳然其論臨濟宗旨至明神廟而後已同淪墜非天童無以見臨濟之廣大非三峯無以見臨濟之精微旨哉言乎此誠正知正見傳之後世而昭昭靈靈自有不得而泯沒焉者粵匪之亂是書板片蕩焉無存吾郡天甯鳧璽上人訪於神駿寺僅僅得一部已於殘編斷簡中湊集成帙幸無缺失亟謀重付剞劂嘉善陳仲泉清玉仁和許息庵樾身慨然出貲助成之當夫世風刓弊祖道寖衰九鼎單絲不賴有淹通宗匠宏宣綱要其何以謂人天眼目哉鳧璽之亟欲流傳與蔭之著述是書固同一發明現成公案者也蔭之住天甯嘗重修正殿太守于公琨爲之記事在康熙三十一年固嘗有功於天甯今鳧璽於二百年後重爲流通亦力闡綱宗之一大機緣也印用聚珍板易於譌舛遂弁原本之誤爲校刊記附焉

光緒十有三年夏六月毗陵雅浦居士陸鼎翰識後